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八七冊目次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

（宋）祝穆輯 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四） （元）富大用輯

元泰定三年廬陵武溪書院刻本

〇〇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
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

（宋）祝穆輯

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四）

（元）富大用輯

元泰定三年廬陵武溪書院刻本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三 別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書法部

篆書 隸書

群書要語

敘頭蚕王鼎足垂金 篆皃小篆 蔡 隸書 秦時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 書斷 篆籀

自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目隸以下吾不欲觀 郭忠恕汗書北

詩句 漉箔銀鉤連 杜

古今事實

作大小篆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謂之小篆亦曰秦篆

作玉筋篆

李斯變蒼頡籀文為玉筋篆成一家法更八姓无出其右者

畫中濃墨

江南徐鉉省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乃筆鋒直下不倒故鋒常在畫中盖自謂吾晚年始得偏𠀋 書火反 匾法凡小篆喜瘦而長偏匾法非老筆不能 湘山野錄

隸字之始 以下係隸書

秦下邽人程邈字元岑始為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云陽獄中覃思十年易小篆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用為御史 書斷

隸文尚書

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尚書序

刻碑效篆 以下係篆隸

漢靈帝命蔡邕為古文篆隸書之刻石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千餘兩填塞街陌

勢若游龍

羲之善隸書論者稱其筆勢飄若遊雲矯若驚龍

隸書書扇

王僧虔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惟跡踰子敬方雅過之

書戈字法

唐太宗工於臨書師虞世南常患戩難於戈法一日書戩字乃空其落世南取筆填之常以示魏鄭公公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卿看之公曰天筆所臨万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書所可擬仰觀聖作惟戩字戈法頗逼真上深歎公鑒識 書斷

柿葉隸書

鄭虔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隸書歲久殆遍

虞褚薛魏 以下係草隸

魏徵子叔瑜善草隸以筆意傳子華又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渴驥奔泉

唐徐浩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以絹寫選

梁行然草隸名家帝以絹素寫文選

被中畫腹

王紹宗工草隸曰聞虞世南被中畫腹與余正同

周之六書 以下係篆体

保氏養國子教之六書注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声 周礼

篆体之始

周宣王時史籀變科斗文以為大篆 史記所作蒼頡篇取籀省文謂之小篆 此篆之始 秦始用篆奏事二繁多難成 即令隸人佐書 曰隸字 或曰程邈因獄中改籀文皆為隸字 工之始 皇大書兒其異此隸之始 上谷王次仲作八分 篆法二分隸文 書斷勞如八字有偃波之文 佩觿集 又云二試皆非 古書有二体 蔡伯喈於八体之後又分此法故曰八分 此八分之始 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書 此楷之始 書斷 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 盛行于世 行書即正書之小變 務從簡易 相尚流行 又云非草非真 離方遁圓 非真者都之真 行帶草者謂之草行 此行書之始 書斷 漢興有草書 不知作者姓名 至章帝時則有杜伯度崔瑗崔寔皆稱工 張伯英因而轉精巧 下筆則另匆匆不暇草書 十幾不謂 此草書之始 晋衛恒詩 蔡邕見皇都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 此飛白之始 雜記集

〈卷之十三〉 三

論八体書

秦燒滅先典 蔡古文更用八体 一曰大篆 周宣王史籀作也 二曰小篆 始皇時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 三曰刻符 傳也 四曰摹印 施於印璽也 五曰蟲書 為蟲鳥之形 施於幡信也 六曰署書 門題所用也 七曰殳書 銘于戈戟也 八曰隸書 始皇時程邈所定也 說文

又論八体書

篆籀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体 書斷

論八分書

蔡文姬云 臣父割隸字八分取二分 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 或名八分 法書苑

論六文八分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体有稾書楷書蓬書懸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奠書鵠頭書象形篆尚方大篆鳳鳥書科斗篆書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書龜書麒麟書金錯書蚊脚書 凡數十種 皆出於六文八分之書 而因事生变者也

論四體書

晋衛恒四体書勢 云 點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

論真行草 行三体 書

東坡曰 真生行 行生草 真如立 行如行 草如走 未有未能立而能行 未能行而能走者也 志林

古今文集 〈卷之十三〉 四

雜著

王箴篆志 郝元寅

秦丞相李斯書頓稱文為王箴篆体 尚太古 謂古昔無人 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 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 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 無有出其右者 嗚呼 天發於篆之道 不可以終絕 故稍之以道 邵李氏 陽冰 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 不陷於凝骨 入篆室擅能 陽一千年而与秦相相見 可謂能下 孰矣 當時議書者亦皆輸伏之 凡謂其格峻 其力猛 其功備 光大於秦斯有倍矣 此直見上天以予 堂 矣 不然 何能更姓氏而寂寞無人 其道不工 篆而識其點畫皆有 秦丞相真跡 會秦丞相去久 剛其有八字刻在荊下 有洪碑揭嶧山巔 今荊璧為塵飛上天矣 固不可得而見也 洪碑留在人間 往往有好事者躋攀得見其本 亦間得夫嶧山道路 異日將來 足觀之 未 間行長安

吾同年客有得陽冰書其遺留在六幅紙上皆篆訴恨咨嗟張之
見蟲蝕鳥步痕跡若砌鐵石陷入屋壁霜雪所刻者如龍蛇蚪解
斷罔活動皆欲飛去察月幌之分明觀文字之根柢吾掌中然
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爲
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捫其煙煤所侵暴日久攝弱坼裂王
筍欲折矛以褒慢譏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留其如是安耶予
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尽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遠
矣向使秦斯与予比肩子能貴之乎篆吾尚欲若辛登嶧山之
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猶不爲予貴予不過生於唐而得与冰
同爲唐人吾知冰殁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必得
爲予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予又安得使造次而
見遺壁耶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吁冰既即世是字入地
矣後之思欲之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斯遠
下略
固爲門戶見觀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爲糞土必遭其
詬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顏眉間欲卷而避知其退也必因
循而不止強止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爲字也不

篆詞曰

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
待之後千年无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迹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
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
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
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
遜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
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万變任心所
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万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
冢旧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豊同豐李丞相將束爲
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
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
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克復之主人思惟新之令以導古
爲務以文明爲理欽若典謨嘗欲以實誠刻石作篆備書六
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无所損
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无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
國万里家无宿舂之儲出不以安之乘入无終年之樽極逢於冊書若
殞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嘆於古人矣大夫衛
命北闕秉筆史大匠利國家爲之可也伏奉如今令題閣名猶
到十人寒天已暮閣燭之下聽命書之霜深無沼筆未嘗沐勢權
歸奏之日一使閒天米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
伏惟去就之陽冰再拜

文勛篆銘　蘇子瞻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
汲冢魯壁周鼓秦山

古詩

李潮八分小篆歌　杜甫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
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
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
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
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之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
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
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知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

送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柰汝何

石鼓歌　韓愈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柰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藏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一作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蘇子瞻

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入坐螭隱壁空齋晝靜聞登登奇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誇友朋書來乞詩要自寫為把栗尾書溪藤後來視今猶視昔過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草書

群書要語

凡章草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恣意輒書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不辦素食言其難卒置也 法苑

詩句

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翔 杜贈汝陽王 總角草書又神速 杜贈姪勤 比風古樹折顛崖蒼煙老藤掛絕壁 山谷草書歌

古今事實

章草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有杜伯度崔瑗崔寔皆稱工杜操字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令上表亦作草字謂之章草 書斷 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 書斷

隔行不斷

張芝字伯英善草書氣脈通連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 孔敬通亦草書然一筆一行不斷而已 法書苑 張芝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 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凡衣帛必書而後練韋仲將謂之草聖 衛恒傳

比崔杜方羅趙

趙襲敦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見稱自矜夸故張伯英書與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一毫二妙

衛瓘与索靖俱爲尚書郎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
張芝亦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洒墨成字

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二中有墨汁如淳漆灑
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 拾遺記

一筆環寫

呂向工草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號連綿書

張顛草聖

張旭善草書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
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世呼張顛 張旭草書如驚蛇入草飛鳥
出林

懷素書蕉葉

僧懷素傳云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

酣興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芭蕉萬餘株以供
揮灑又漆一盤一方兩板皆穿

一瘦一肥

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 國史補

草書有法

顏魯公与懷素同學草書於鄔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
娘舞劍得低昂回翔之狀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腳爲對魯
公曰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可言耳 此聞而草書長 志林

貴在變体

釋亞棲善草書自云凡書通即變王變子之法歐變右軍体柳
變歐陽体猶未深師法逐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
法後皆自變其体俗得傳名若執法不變縱爲書奴
號楊風子

楊凝式善草書筆跡猶得有二王顏柳之餘風以心疾致仕人
謂之楊風子

古今文集

雜著

草書狀 索靖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
睿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麗
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
蛇虯蟉或往或還類婀娜以贏羸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游盼
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窿揚其波芝草蒲萄還
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於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
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
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

間騰猿飛鼬相奔趣凌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倚而未墜或若自
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
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
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
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
度運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壯觀

非草書 趙壹

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出中
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
飛故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今之學草書
者不思其簡易之指直以爲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鼠齒以上
苟任涉學者嚴處詡史稚克以杜崔爲楷私書相与延獨就書

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大杜崔張子皆有超世絶俗之才博學餘暇游手於斯後世慕焉專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昃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見鰓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為字無益工拙亦效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声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猒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虫

魚草木之花実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変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遺錙銖精（一作情）炎於中利欲闘進有得有丧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於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无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評草書　　蘇子瞻

書初无意於佳乃佳尓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時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書雖不甚精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跋章草千字文　　黄魯直

集書家定為漢章帝書誤矣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千字乃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那得有之疑是蕭子雲書之最得意者

書自作草書後　　黄魯直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偲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飲酒忽十五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処時時蹇澁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顧況詠白髪出嫁宮人云幾擬人看似舊時山谷草書无乃似之

跋米元章草書大字　　范至能

礼部行草政用大令筆意稍跌宕遂自成一家後生習米者但

得其踰繩越矩之風則善學柳下惠者也

古詩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杜甫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兹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万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群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与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尽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旭蘇州人也）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展忘寝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草書歌行　　李白

少年上人号懐素草書天下稱独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尽山中兎八月九月天氣凉酒徒詞客満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縄床須臾掃尽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

如斗挑二如闘神鬼驚時二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雷勢
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二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
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藝不師古古
來万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題王逸少帖　蘇子瞻

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
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淡丰
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天門蕩蕩驚跳龍山林飛鳥一掃空為君
作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忽忽

戲答趙伯充勸莫學書及為席子澤解嘲　黄魯直

平生飲酒不盡味五鼎饑肉如嚼蠟我醉欲眠便遣客三年窺
墻亦面壁空餘小家翰墨場松煙兎影傍明窗偶隨兒戲灑墨
汁衆人許在崔杜行晚學長沙小三昧幻出万物真成狂龍蛇
起陸雷破柱白晝奇觀繞繩床家人罵笑寧有道汚染黄素敗
粉墻譏不如南鄰蒂明府蛛網鎖硯蝸書梁懷中探丸起九死
才術頗似漢太倉感君詩句喚夢覺邯鄲初未熟黄粱身如朝
露无牢強玩此白駒過隙光從此永明書百卷白公退食一炉
香

飛白 又見御書門

彙考

羣書要語

古今事實

蔡邕始作

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
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大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王愔
又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案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
皇篇二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
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
署宮闕其体有二別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
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　書斷

子雲飛白

梁武帝謂蕭子雲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二白之間
在卿斟酌耳

飛白蕭字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因[illegible]
張延賞於江南得蕭二字靜書飛白蕭字一匣以歸洛陽授張
謐二置之脩善里結亭號曰蕭齋

為飛白贊

吳郡顧生光早悟多奇自以伎能王僧虔秀俊挑以書以示之
宝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冠矣

作三百點　見御書門

古今文集

雜著

文与可飛白贊　蘇子瞻

嗚呼哀哉与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欤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
其詩与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没一年而復
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万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軽雲之蔽
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
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
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与可者固
無幾而其所不知者盖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碑刻

【羣書要語】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而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称矣（陸龜蒙野廟碑）舊碑斷折其半仆地（韓文）

【詩句】欲將碑上十三字答我不堪讀（李白）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韓詩）蒼苔字滿土埋龜風雨銷磨絕妙詞（王建題蔡碑）

【古今事實】

杜預碑

杜預脩召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田万餘頃衆庶賴之號曰杜父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杜預刻二碑一沉水中一立山上云百年後必為陵則碑出預但知陵谷有遷變而不知石亦有磨滅此一蔽也然深谷為陵則必實以土然後為陵谷既為陵則石亦埋沒豈復可見此亦不達物理（陳后山叢談）

羊祜碑

襄陽百姓於峴山羊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蔡邕碑

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与之飲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无所點定朗嗟歎不暇毀其草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草堂碑

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欲酬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詞翰不及古人与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

韓山寺碑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升所作韓山寺碑或問信曰北方何如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餘若驢鳴犬吠耳（玉泉子）

推倒淮西碑

元和中有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因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釋勅段文昌別撰之（出錄）

近捨皇甫

裴度保釐洛邑皇甫湜為從事裴討淮西賞賜鉅萬盡捨以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在坐怒曰近捨皇甫湜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裴婉辭謝之因請湜為之文湜歸飲斗酒乘醉揮毫立就明日挈本獻之文字古怪裴甚奇之因以寶車名馬器玩之具約千緡令小將就第酬之湜怒叱之曰多謝令公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顧況為集序外未嘗輙許人某碑約三千字每字三疋絹更減不得裴聞之笑令依數酬之湜受之无媿色

碑作碪石

唐碭瑒仕至左散騎常侍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碪石耳

立奸黨碑

崇寧初蔡京為元祐奸黨籍刻石文德殿門又立於天下州廳長安召匠李安民安民曰司馬相公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安民不忍鐫府官欲罪之匠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鐫字於碑

恐後世併以為異也　長編

古今文集

雜著

另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昔太師顔魯公為湖州牧産碑材石毎使工琢之与辭兼行趺本而龜護頂有螭盤躩噴皿如神如灵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與湖州无所称立罷守歸朝載而塗出蘇臺入毗陵亦无称立轉丹陽逰建業亦无称立次江州州南有湖ニ東有山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頻止之処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兆往時所歸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覩其詭秀与碑材叶即日以酒脯奠神造亭曰祖亭製亭之文乎勤斯碑而立之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傾圮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賓巳之述今為九江驛之碑焉嗚呼以祖亭方九江驛則層堂宏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犀礲糟粕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綉桌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石不能言豈無其冤故吊之嗚呼繼世牧詎無賢哲將覩乎斯將悼乎斯庶滌所黷而復攸宜

集古録序

歐陽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蛮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万里之外更十餘譯乃復乎中国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其中者率常數百人其遠且難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天漢魏以来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来至宝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无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沦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閒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无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巳篤則力雖未足尤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録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无世之先後盖其取多而未巳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目録因其載夫可与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学庶幾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无不散何必區ゝ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跋瘞鶴銘

歐陽永叔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没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ゝ祇得其数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巳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余字独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顔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為况者碑无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按蘇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真作右軍書矣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

西甫詩話

跋石鼓文

歐陽永叔

右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廼足其文可見有四百五十六字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見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眞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無石鼓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

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記傳不載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可見而今不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爲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跋唐中興頌碑　歐陽永叔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顔眞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旣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眞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眞本也尤爲難得爾

古詩

立碑　白居易

勲德旣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銘勲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復以多爲貴千言直萬貲爲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詞

觀兗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陳無己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略已聞其風中年見二子已復哉一終呼我過其廬所得非所蒙　先朝羣玉殿冠佩環琴筑公神文章伯書已見天容御榻誰復登　帝書元自工貞觀尚大字一出渙無從似欲託其子天意与人同歷數兒有歸敢有貪天功集千一千卷明明並羣雄誰云第一手未有百世公廟器刻科斗簨簴猶楷虫繡繅弁服士酬獻鳴琮瑲琳架一萬軸遺子以固窮素琴久絕弦甚酒頗賜供向來一辦香敬爲曾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日以遠千歲幸一逢吾老不可待寶草濕寒蛩

書磨崖碑後　黃魯直

春風吹船着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奔竄烏擇棲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舂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爲洗前朝悲

題磨崖碑詩後　潘邠老

公從浯溪春水船繫船脣烏青崖邊次山作頌今幾年當時治亂春風前明皇聰明眞睥睨乾坤付与哥奴子骨肉何傷九廟焚蜀山駢驪不回首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眷皇吾敢惜兒不終孝聽五郎父子幾何不豺虎君臣寧能責朔雲南內淒涼誰得知人間那家作端午平生不識磨崖去

年不答高將軍去來讀碑淚沾臆公詩與碑當並行不崇功勳
宰有許不殺奏章猶未語兩淋日炙字未訛千秋萬歲所欽答

讀中興碑　張文潛

玉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高於山万里君
王蜀中老金戈鐵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為風偃為
雨灑掃九廟無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
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蛟龍字天遣二子傳將來高山百丈磨
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興廢增感慨當
時數子今安在君不見荒涼浯水棄不收時有遊人打碑賣

讀中興碑　張安國

孀嫠兒啼思塞垣漢家宮闕群胡黃塵錦繡無蹤一夜驚
惆悵往朔方天子神武謀三郎歸來長樂懷二前拜碑作奇
業嗚呼興之功不贖罪只此玉冊十丈碑紛龍盤呼與天齊北望
神京淚又無只今何人老文字
佳詩

題中興碑詩後　范至能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商周魯之頌篇
可以槩見今浯溪山乃以魯文筆法崇詳含譏蓋之而章後來詞
人復發明是齋則磨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為未安
題五十六字刻之石傍與來者共商略之
三頌遺音和者希半文字有刺譏詩絕嗟元子春秋法却寓唐
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秉書自當望瑕疵紛紛健筆剛題
破從此磨崖不是碑

詩話

毀司馬墓碑

司馬溫公紹聖初有旨令毀墜碑我李先生自黔安至荊南作
詩云司馬丞相駿登庸擢用元老起群公楊鉉登朝天下喜熙
寧碑零落卧秋風謂此也孫舍人君孚云方毀折之際大風走石
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及碎忽仆碑下死其碑
元賜精忠粹德治宅坊

雷擊姦黨碑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為首一旦為雷所轟張山人有
詩昨夜風雷起霹靂擊碎姦黨碑若問張山人不知

雷擊薦福碑見宮命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三

建安　祝穆　和父編

○文房四友部

硯　古瓦硯　水滴附

【羣書要語】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釋名) 弘農陶泓(韓毛穎傳) 石虛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也(蔡襄)方圓中心凹然隱道不仕因採訪遇之端陽拜即墨侯與管城毛元鋭燕人易玄光華陰楮知白同出處(文嵩作石虛中傳) 蘇易簡封硯為石鄉侯(龍頭志)

【古瓦硯】觚稜金爵號託石瓦玉女朝人爭來睥睨 又云昔之藏歌舞荒日千齡繁華幾代零落一朝要世而合隨塵土依人而却伍瓊瑤(吳融古瓦硯賦)

【詩句】硯寒金井水(杜) 紫潭出玄雲翳我潭上是(坡) 王德全璧寫於石(坡) 文章忠義老研磨(坡) 硯中旗鼓龍虹動(文孫) 片墨磨穿三寸石(唐詩) 贈君洮州綠石含風漪能淬筆鋒利如錐(山谷贈張文潛)

【水滴】宮硯玉蟾蜍(杜)

【古今事實】

少同席硯

漢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硯及帝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驂乘

磨圍著筆硯(見著書門)

欲焚筆硯(見文人相推門)

幼知祖硯(見相孫門)

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石揚休以錢三万得之(硯譜)

廢鐵硯

五代桑維翰或令其改姓維翰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

硯可呵水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直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為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得此何用遂不受(筆談)

不持一硯(見清廉門)

硯久不洗

呂正獻公著惡居疑塵席案澹然弗顧所用硯或十數日不洗滌亦不問也(家傳)

銅雀古瓦

魏銅雀臺遺址人掘地得古瓦以為硯貯水數日不滲(硯譜)

得玉蟾蜍

廣川王去疾發晉靈公冢或云幽公冢得玉蟾蜍一枚腹空容五合水王取以為盛水滴(西京雜記)

【古今文集】

雜著

硯譜　蘇易簡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石為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世傳端溪中有草萸葉可愛匠者琢石成硯以草果之故自顏表延中貴而硯損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豬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黄色點者謂之鸜鵒眼脉理黄者謂之金線紋其山號斧柯昔人採石為硯必以牛羊祭之不尔雷電失石所在○硯譜以青州紅絲石為第一然乃下品特存古物耳端所出有四岩石為甲右岩次之西坑又次之

後歷又劣巖与西坑相去二十里去後歷七里而所產迥然不
同擣建安産㳂比北苑壑源去沙溪數十里而氣味殊然若
石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別圓暈相重黃黑相間瞳睛在
内晶熒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略
具内外皆白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
○鄭樵云端溪有斧柯國將軍也同是一溪唯斧柯出者大不
過三四指一兩呵滓汗滴瀝貢雜得之物次國次之將軍又次
之○歐永叔云端石以子石爲上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流俗
訛爲紫石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眼爲貴眼石病也官司歲以
爲貢在他硯上然十无一二發墨者但充玩好而已○唐彥猷
云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鸜鵒眼石文精美如木有節令不知
者乃以爲石病吁可不痛哉石有上下巖西坑後歷惟上巖有
眼眼之美者青綠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其大者
尤爲希有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七八以眼多少爲價
重輕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池者曰低眼高眼尤
可尚以不爲墨漬常可觀也或云取石祭以中牢故也云无之
又云石有金線爲美正其病也○蔡君謨云端石瑩潤惟有鋒
者尤發墨歙石多鋒唯膩理者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歐永叔云歙石出龍尾溪以金星爲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
而發墨端溪以北巖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龍尾在端溪上而
端溪以後出見貴耳

家藏古硯銘并序　唐子西

硯与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
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
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
乎其爲用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
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
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与硯久遠也矣然寧
爲此而勿爲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鼎硯銘　蘇子瞻

鼎無耳盤有趾鑑幽無光几不倚彌蟲隕羿彀厥喙羽角之化
帝柷尾不周僨裂東南地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爲此昔未始
歲銘其背加幻詭

龍尾月石硯銘　蘇子瞻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也哉生明而運墨也旁
死魄忽玄雲之霾空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
簡冊照千古兮如在耿茲月之不没

端硯銘　蘇子瞻

与墨爲入玉靈之石与水爲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
匪以玩物惟以觀德

端硯銘　蘇子瞻

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一噓而泣歲久愈新
謂其功之我懷斯人

孔毅父龍尾硯銘　蘇子瞻

澀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穀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閱
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鳳咮硯銘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咮有石蒼黑
緻而玉熙寧中太原王頤以爲硯余名之曰鳳咮
然其産不富或以黯黮灘石爲之狀酷類而多拒
墨時方爲易傳銘曰

陷土塗鑿山石玄之嚢顆之歲幽清泉閟重谷聲如銅色如鐵
性滑堅善凝墨弃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
非相待為誰出

鳳咮硯銘　蘇子瞻

帝規武夷作茶囿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瑯玕玉乳金
沙發靈竇殘璋斷璧澤而黝治為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
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

跋婺源硯譜　范至能

龍尾硯歙溪爭天下硯石第一今其坑塞已數年大者不生
之不復可取或因洪水漂濤沙礫間得異時斧鑿之餘至斲碎
者亦治為硯縱横不盈二三寸稍大者即是故家所藏舊物士
大夫既罕得見故能察識者少而遂以端石為貴端石絶品猶
不能大勝龍尾東坡鳳咮硯銘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此乃武夷
硯石那得度龍尾前一時謔語非確語也

東坡作鳳咮硯銘云帝規武夷作茶囿胡仔曰武夷山未
有茶茶出北苑名鳳山石亦頑礦非硯石詢之土人才是
以為硯方悟坡公為人所誑若劍浦縣溪灘有十種石黑
眉黃眼人以為硯鳳咮必此灘石也然去武夷遠矣苕溪
詩話

古詩

眉子石硯　蘇子瞻

君不見李成畫手開十眉横雲却月爭新奇游人指點小顰處
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横雙碧腸斷浮雲遠山色
書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爾來喪亂愁天工偏向君
家書研中小顰書幌相嫉婿令君曉夢生春紅毗耶居士談空
處結習已空花不住試教天女為磨鉛千偈瀾翻無一誤

謝寇十一惠端硯　陳無己

百工營材先利器市道居貨如作賈書生侍計亦隨裝斷碑半
生家求備端溪四山下龍淵鑿貯中州晴嵐北金聲玉骨不為
容江河翻流雲作使附如女居色馬肝茲半神光際天地誰天
撥花百神喜知有聖人當出世役人投深亦千丈探頷適遭龍
伯睡雖轉撼抱出為人賀千歲之藏一朝致璞為時獻從猶墨干
歲包藏百金貴北行乃日更界日艱難好事不計費南鄰居士
郢之孫豐悴相投不為異似游開死磨窟蝶揚贈不減前人志
人言寒士莫作事鬼奪天偷天破碎亂玉器擴與無同歸盒還
谷棄往東乘所欲得留有緣天獨於予可無意敢書細字往益
角要使華嚴八千偈
往詩

謝唐秀州端石硯　劉禹錫

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因知正草玄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靈
下豈天然玉蜍吐水霞光淨彩翰搖風綵錦鮮此日傭工記名
姓因君數到墨池前

古詩以下係古異體

銅雀硯　梅聖俞

歌舞人已死臺殿棟已傾舊基生黑棘古瓦埋深耕玉質光
行松棟為埃燼苔緊風雨剝蝕和鉛骨猶不作鴛鴦飛乃有科
斗情磨失沙礫旋扣知金玉聲初求賦嵌下遂刷凡席備人用
因為貴論古從與并端溪劉柒瓷空負世上名韓者毛穎傳何
獨稱陶泓以較歲年猶當視如兄

謝聚之教授惠澤州呂道人硯為賦長句　陳去非

君不見銅雀臺邊多事士走上瓜稜歌舞鎔香分盡始不除
却寄書林汗練裙豈如此瓦疑青膏冷面不識奸雄曹呂翁已

去玄餘歷通譜未許弘農陶泓年得君真祕文瑳琢玉質雲生
手未知南越石磊中亦有文章似君否西風揉擯莽荒此興尚
清濁何年分一朝面地真尾碎莫笑韓公無麥文

律詩

相州古硯尾　　王介甫

吐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聲
名動世人

詩話

歙石有數種

茗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緻密可以敵玉
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為硯故世所珍石雖多惟羅紋者有子者
刷絲者最佳東坡作龍尾硯銘云澀不拒墨者此羅紋石也又
詩云成都畫手開十眉者此眉子石也汪彥章詩云水蒼吐蛋
抽銀怒雲網裂斷擲殘縷偷入空山作尤物中書君老不任事
蛛網陶泓空谷骨故令玉質傲松腴萬豪奴毫聊出沒此刷絲
石也硯譜云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
多用之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硯錄云歙石其最可上者
每用墨訖以水滌之候乾盡去不復留漬於其間最是過端石
矣

端石佳品

硯錄云端溪石則色貴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有芒入水貴
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為佳品李長吉詩端州石匠巧如神踏天
磨刀割紫雲傭刓抱水含滿唇暗灑萇弘冷血痕東坡銘云與
墨為入玉靈之石與水為出陰鑑之陂盡言其發墨頤滋潤也

雜著 以下係水滴

水龜銘　　傅玄

鑄茲靈龜肧象白然含出源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
申情寫素經籍疊言

古詩

麒麟硯滴分韻得文字　　張安國

秦王西狩獲筆削呂斯文茂陵一角獸妙語聞然軍壯哉筆硯
間英姿欲凌雲名受龍瑞威掃狐兔群豈獨濡毫端正可備
妖氛會當侍君王玉硯清夜分輸寫胸中奇恩波被無垠

筆

筆架

群書要語　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釋名楚謂之聿吳謂之不
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說文聿我飛管書刀不利
筆不鈷宜加砥削之揚子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
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
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朱綠之衣踐雕玉之履矣傅子昔蜀諸
郡多以青羊毛為筆或用雞鴨毛或以山雉五色可愛得非江
淹夢中所得者乎筆有豐狐之毫虎豹之毛鼠鬚羊毛狸毛羊
毛鼠鬚然未若兔毫鄭谷謝詩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
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王羲之筆經許稷封筆為毛刺
史異聞記宣城毛元銳字文鋒封管城侯文嵩作傳

詩句　筆出狡兔翰文選落筆以壓萬物筆補造化天無功李賀

古今事實　始製筆

秦蒙恬製筆博物志牛亨問曰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也世
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為管以鹿毛
為柱羊毛為被非兔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崔豹古今注

蕭何刀筆見書簡門

弢筆

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見謂忠謹

投筆

後漢班超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管有三等

湘東王著書忠孝事以金管書之德行以銀管書之文章以竹管書之

筆落於地

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大懼方作書不覺筆落於地 呂蒙

夢筆如椽

晉王珣爲孝武時爲左僕射夢人與大筆如椽覺語人曰當有大手筆事俄帝崩哀冊謚議皆珣草

夢五色筆 見文章門

夢青鏤管筆

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因日進

夢筆生花

李白夢筆生花自是才思日進

蠅集筆端 見通門

制筆 見文房門

潤筆 見文章門

閣筆 玉䉼事

挾筆硯 並文章門

宮妓呵筆

李白於便殿草詔時大寒筆凍帝令宮妓十人各執牙筆呵之令白遂取書字

筆諫

不擇筆 並見字學門

筆耕 見文章門

狸毛爲管

歐陽詢子通書亞於父號大小歐陽詢尚有以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牙犀角未嘗書

筆塚

僧智永逸祖逸少習書積年學書有禿筆頭十甕每甕皆數石後取之瘞退筆塚 自爲銘

詩贈筆工

羅隱寄筆工李長風詩人曰筆文章貨也吾當助子取高價即以紫毫百幅爲贈士大夫聞之價金陌價

安用毛錐

五代漢史弘肇位方鎮兼中書令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曰何呼我爲卒弘肇議帶樞密蘇逢吉以爲不可限之會飲嘗首同平章弘肇厲聲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搶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弘肇默然

筆牀 以下係筆牀

梁簡文答徐摛書特散書幌下置琉璃筆牀筆四管爲一牀也

石架

蘇州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其上點點生潤以此占雨無差 天寶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

而生已而果然明眡八世孫𪕮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不仕云居東郭若一𩣡狡而善走与韓盧争能盧不及盧怒与宋鵲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華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国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illegible]高劉中

車府令下及國人无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弃終黙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与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决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与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与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尽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国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国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无聞穎始以俘見卒任使秦之滅諸侯穎亦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筆說　蘇子瞻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盖製毫太熟使然也鬻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志林

藏筆法　蘇子瞻

杜叔元君懿善書学李建中法為宣州通判君懿厯筆法每一百枚用水銀粉一錢匕皆以沸湯調研和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志林

筆銘　張敬夫

司馬文正公所筆黃紫及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文正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淳熙六年敬銘

孚陵之賜文王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辭縠粟方出豈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物諱哉斯藏推德其物

贈筆工吳說　蘇子瞻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士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屠狗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亦因而人益国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工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字頗適人意久在海外舊所賞筆皆腐敗至用雞距筆撫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脚挂鐙者今日忽於叔靜家用諸葛筆驚歎乃尔蹁躚耶

跋蔡藻筆　朱元晦

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沅州呂使君語也因試其所製果

心撰喜其老而益精并除以陽翟令之感

始用兔毫　　崔豹之

張子訓問牛亨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亨曰非也古亦有筆但用兔毫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詩云貽我彤管春秋云夫子絕筆獲麟非子云亦筆和墨用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穎傳備載之

古詩

鼠毛筆　　蘇叔黨

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炎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饒餓貓分髯雜霜兔揮架刀與健倍蛟龍蛇驚物理未易詰時來即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著

紫毫筆 譏失職也　　白居易

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喫竹飲泉生紫毫宣城之人採為筆千万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功甚重管勒工名充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頒左右臺起居郎搦管趨入黃金闕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姦邪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致每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錄制詞

林為之送筆戲贈　　黃魯直

閻生作三副規模宣城苟外貌雖銑鋭其心或蘼穲功將希栗尾拙乃成棗核李慶縛散卓含墨不能滿病在惜白毫往二平巧拙小字亦周旋大字難曲折時時一毫亂乃似逆梳髮張飛枝有表除猥元無骨援毫謾姓名亦可媿含辭為之銜南居時通籍下謁晴對生風凉惟我把枯筆闊若捉雞遣奴送一束

洗硯磨松煤揮灑至日沒老年多病廃適用因疎慵廣文困齏鹽身亦對秋月略無人問字況有客招輀文章寄呻吟詩授費鄭舌開無用心如雕蟲劉筆墨時不與人游孔子尚愛日作詩當鳴鼓聊自攻短闕

律詩

和錢穆父詠猩猩毛筆　　黃山谷

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勲勞又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為謝楊朱

戲詠猩猩毛筆二首　　黃山谷

批擲葉晴猩郎紅袍友翔呼隨酒中政以多知巧言語故應來作管城公　前奉錢父明窗脫帽見蒙茸曜看青鞋在眼中東縛歸來儻無辱逢時猶作黑頭公　後奉李子將

謝送宣城筆　　黃山谷

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求得市中無漫投墨客摹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非草玄手不將閑寫吏文書

筆架　詠筆架　　劉羲沖

列書筆兮勢戶功崛輿郄坳窗開書案高卧敬中書

紙

紙　砥也平滑如砥石也　釋名　會稽楮先生　韓愈毛穎傳

事類賦　薛稷為紙封九錫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領万字軍　事類賦　古作契以代繩兮文造紙以當策皆之則舒舍之則卷　傅咸紙賦　漢官儀以紙為黃為幅為故　北戶録

詩　高文郵紙綫出巴蜀光耀　刺藏開玉板坡洛陽紙價頓作高卧麥光鋪几淨無塵坡

蔡倫造紙

後漢蔡倫爲中常侍尚方令有才思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亦謂之紙(東觀漢記作帛其字從巾)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曰麻紙及敝布魚網爲網紙楮皮爲谷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

洛陽紙貴 見賦門

与紙九万

王右軍爲會稽令謝公乞牋紙庫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語林)

用桑根紙

雷孔璋曾孫穆之有張華与祖書乃桑根紙(紙譜)

造側釐紙

張華獻博物志製側釐紙万番南越所獻也漢人言陟理与側理相乱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

造銀光紙

齊高帝嘗造銀光紙賜王僧虔(丹陽記)

受紙百番

唐杜暹爲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万余張贈之暹唯受一百時人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薛濤牋

唐蜀妓薛濤造松花牋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乃狹小之人以爲便号薛濤

造烏絲欄

霍小玉取珠絡縫綉囊中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王生生援筆成章(異聞集)

雜著

悲剡溪古藤文 舒元輿

剡溪上綿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絶盡生意予以爲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死色遂問溪上人有道者云溪中多紙工刀斧斬伐无時擘剝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瘁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爲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東洛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悟曩見剡藤之死職止由此過固不在紙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无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抑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日以給自然殘藤命易甚桑葉波波頽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而剡溪猶不足以給况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至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爲天閼予謂今之錯爲之文者皆天閼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爲文者无涯无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古詩

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 黃山谷

王侯須若緣坡竹哦詩清風起空谷古田小紙惠我百信知溪
翁能解玉鳴砌千杵動秋山呆稻万里來傳數儒林丈人有蘇
公相如子雲再生蜀往時翰墨頗横流此公歸來有邊幅小楷
多傳樂毅論高詞欲奏雲門曲不持歸擣蘇公門乃令小人今
拜琴去騎且遠文章卑靑虎不成書勢俗董狐南史一筆無誤
掌設有司記錄雖然此中有公議或辱五鼎榮半攱顏令進德
使見書不敢求公米不斛

長句謝陳適用惠送吳南雄所贈紙　黃魯直

廬陵政事無全牛恐是漢時陳太丘書記姓名不肯學得紙無
異夏得裴珓詩包紙送贈我自狀明月兆皆投詩句鐵横剪竹
錦楷無阿買書錄鈎粟溪功勝卷盈百番滑蜜真白想當
鳴杵砧面平桄根竟風從水碧千里飛毛意不將瘴衣肝膽杜
鄭客君侯詩處不自供胡不贈世文章伯一洗之未容牛跡識

字有數我自知小時雙鈎學楷法至今兒子憎家雞雖然嘉惠
敢虛辱姜況續筆成大軸寫心與君心莫傳平生落魄不問天
樽前苑屋幸好藏名君絕境湖風煙已無兩須拘那手詩誦南
華内外篇

次韻謝微之贈池紙并詩　王介甫

微之出守秋浦時椎冰看擣萬穀皮波工龜手咤今様負纇肯
數荊州池霜紙奪邑賈不售虹玉氣舞山無輝方船穩載獻天
子善價徐取供吾秋十年兆落尚百一持以贈我酬清詩君家
父寄金穀地方飛陽筆惠協蝦當留此物朝上國日侍帝側書
新儀不然名山副史本藏孜元凱討論奇落字文章非世用畫
錢空爾糜米脂揮毫才足記姓字稱學文取從師宜
晉右軍責不師宜燕作之怨三點污亦何忍嘉眖但資雖爲醫
猶今有書乏國恐誤運城歸便當劇聊一報安敢坐

以奏爲難（見王孟晉君傳）

律詩

李員外寄紙筆　韓愈

題是臨池後分從起草余兎尖針可迎繭淨雪難如莫惜殷勤
謝虞卿正著書

蜀牋寄兄　韓洎

韓浦韓洎咸有詞華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
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
手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洎云
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
脩五鳳樓

墨

羣書要語

墨晦黑也（釋名）墨染紙三年字不昏暗者爲上（相）
墨經　凡墨日日用之一歲終減半寸者方金不换
同上　梁朝以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北户錄）絳人陳玄（韓毛穎傳）
陳子墨客卿（揚如賦）薛稷爲墨封九錫拜玄香太守兼亳州楮郡
平章事（龍異錄）燕人易玄光字處晦封松滋侯（韓志）
詩句　墨出靑松煙（曹植樂府）遂致烏玉玦（坡）

古今事實

月給隃麋

漢尚書令月給隃麋墨大小二枚（西京雜）

贈墨一丸

漢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住東齋夜有女從地出称越
王女与肅語曉別贈一丸墨肅方注周易因此便竟文思開悟
（顧野王輿地志）

仲將墨法

韋仲將合墨法以好純烟擣訖以細絹簁於缸中墨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梣皮汁中梣江南樊雞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解膠又益墨色可下雞子白去黃五枚亦以真朱一兩麝香一兩皆別治細簁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擣三万杵多益善合墨不得二月九月溫時敗臭寒則難乾潼溶見風日破碎重不得過二兩太平御覽仲將之墨一點如漆齊子良答王僧虔書

贈石墨二螺

陸雲与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万斤云燒此消復可用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

賜名龍香劑

唐明皇一日於御樓上見一道士大如蠅隱二而行帝叱之即呼万歲曰臣陛下御墨之精也帝因賜名龍香劑唐錄

造墨致富

王大質燎松九墨爲富家

以頭濡墨

張旭每大醉以頭濡墨而書

泚水及墨

張之伯英臨池夲書池水及墨

以墨麗人

婁師德居官多選人填委紛遝争進至灑墨不去

作墨乃書

裴行儉毋曰褚遂良非佳墨精筆未甞輒書

磨墨數升

見爲文敏使門

李廷珪墨

李超易水人唐末与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超本姓奚江南賜姓李其墨有劒脊圓餅而多爲龍紋仁宗宴羣臣於羣玉殿嘗以其墨賜有能作詩者以爲佳品澠水燕談

太祖下江南得李廷珪父子墨不以爲貴後有司更造相国寺門詔用墨漆取墨於主藏吏皆給廷珪父子墨至宣和間黄金可得而李墨不可得矣虜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墨說　　　蘇子瞻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著我兩屐吾有佳墨七十枚而猶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二將磨子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无恙可以爲好事者之戒吾爲見鄉顏先生作振刋其子復長道以廷珪墨見遺形製類此墨以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所畜賜墨也此墨最久而黑如此殆

是其耶志林

貴墨而光　　　蘇子瞻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无神采亦復无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二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懷民遺僕二一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志林

古詩

孫莘老寄墨　　　蘇子瞻

徂徠无老松易水无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肥熟万杵犀角盤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蓬萊春晝永玉殿明房櫳金箋灑飛白瑞霧紫長虹遙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編刻分餘幸見及花落一歎瓶
我貧如飢鼠長夜空嚙齧瓦池研竈煤䒷嘗書柿葉近者唐夫
子遠致烏玉玦先生又繼之圭璧爛箱篋晴窓洗硯坐蛇蚓稍
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

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　蘇子瞻

書窓拾輕煤佛帳掃餘馥辛勤破千夜收此長寸玉疑人畏老
死腐朽同草木欲將東山松涅盡南山竹墨堅人苦脆未用歎
不足且將注蟲魚莫草三千牘

贈潘谷　蘇子瞻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胷中一
斛泥与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
龜未害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争妍姸一朝
入海尋李白空見人間畫墨仙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
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与之一日忽
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
之盖跌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志林

和舒教授觀所藏墨　蘇子瞻

異時長笑王會稽野鶩膻腥汙刀几莫年却得庾安西自厭家
雞題六紙二子風流冠當代顧与兒曹爭愠喜秦王十八已龍
飛嗜好晚將蛇蚓比我生百事不挂眼時人謬說能工此世間
有癖念誰无傾身障簏猶堪鄙一生當着幾兩屐定心肯爲微
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瓶
雖未罄罍先恥逝將振衣歸故国數畝芳園自鋤理作書寄君
君莫笑但覓來禽与青李一螺點漆便有余万竈松煙何処使
君不見永寧第中擣龍麝列屋閒居清且羨倒暈連眉秀嶺浮
双鴉斂翼香雲委時聞五斛賜蛾綠不惜千金求獺髓聞君此
詩當大笑寒窓冷硯冰生水

古墨行　陳无已

陳履常云晁无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
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爲文理質如金玉亦
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真庭
珪所作也世惟王四李士有之与此爲二矣嗚呼
世不乏奇之識者且敬爲平甫卒无斁同作

秦郎百好俱第一烏丸如漆堅如石巧作松身与鏡面借美於
外非良質潘翁拜跪醫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了知至寶无道
形王家旧物秦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黃金
白璧孰不有古錦句囊聊可敵睿思殿裏春夜半灯火闌殘歌
舞散自書細字答边臣万里風塵入長算初聞橋山送弓劔宰
知玉盌人間見夜光炎炎衡牛斗會有太史占星变人生无物
不必有時一過目鸞老醜念子何忍復磨研少待須臾圖不朽
明窓淨几風日暖有愁万斛才入斗徑須脫帽管城公小試玉
堂揮翰手

詩話

墨磨人

公擇見墨輙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
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曰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
可凄然云　志林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五 別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禮樂部

禮 儀礼附

〔羣書要語〕礼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語注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易卦 謙以制礼 康節 曲礼曰毋不敬 曲礼 道德仁義非礼不成教訓正俗非礼不備分爭辨訟非礼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學事師非礼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礼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礼不誠不莊 曲礼 夫礼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 曲礼 夫礼自卑而尊人富貴而知好礼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礼則志不懾 曲礼 礼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 礼器 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義理礼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同上 礼者猶體也礼有大有小有顯有微經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 同上 礼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 礼運 相鼠有體人而無礼〻〻〻〻胡不遄死 詩 礼義廉恥謂之四維 管牧民

〔詩句〕頗聞延諸儒放議作將礼 山谷

〔古今事實〕

祭祀之礼

礼太古之時燔黍捭豚汙尊抔飲猶可以致敬鬼神

嫁娶之礼

伏羲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礼 本記

軍賓之礼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可為軍礼九牧倡教可為賓礼 通用

修五礼

舜修五礼 注 吉凶軍賓嘉 舜典 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 注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礼 天叙有典勑我五礼五惇哉

秩宗典礼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 天地人 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三代之礼

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周公制礼

周公制礼作樂而天下大服 明堂位

孔子問礼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礼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敬叔与俱至周問礼於老聃 家語 老子搥提仁義滅絕礼學吾无取焉耳 揚子

愛礼存羊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尒愛其羊我愛其礼

叔孫綿蕞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皇帝於定陶羣臣飲爭功或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說上願徵魯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儀於是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兩生不肯行曰礼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吾不忍為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与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曰吾能行此乃令羣臣習肄會長樂宮成諸侯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无敢讙譁失礼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

意貴也　識礼如聚訟

曹褒上疏具陳礼之本章帝拜褒侍中班固言京師諸儒多能說礼宜廣招集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礼之家名為聚訟帝令黄門持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救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可依礼條正使可施行褒乃撰次天子至庶人冠昏吉凶制度以為一世大典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

以曲礼為狗曲　見邪生門

議礼廢礼

譙郡嵇康与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礼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魏晉　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与別人或譏之曰礼豈為我輩設哉

正觀開元礼

房玄齡魏徵与礼官學士因隋之礼增為正觀礼　元宗詔王仲丘等撰定為百五十卷是為開元之礼

本朝之礼

開寶間命劉温叟撰開寶通礼　全書并開元礼變　慶曆間命賈昌朝撰慶曆新礼天聖間命王皡撰礼閣新編政和則有五礼新儀　大觀有之　數以諸之　諸新刊

漢儒儀礼　以下係儀礼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礼十七篇前後倉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礼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礼而致於天子之說　前漢藝文

河間王獻礼

漢只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學古李氏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無敢傳之者惟古經十七篇与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　正義

徐氏傳授

孝文時徐生以容頌為礼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礼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后倉　倉授戴德戴聖謂之五傳弟子　正義

古今文集

撰者

讀儀礼　　韓愈

余嘗苦儀礼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於其間嗚呼盛哉

朱文公所編儀礼條目

儀礼附記上篇

士冠礼　附冠義　　士昏礼　附昏義　　士相見礼

鄉飲酒礼　附鄉飲酒義　　鄉射礼　附射義　　燕礼　附燕義

大射礼　　聘礼　附聘義　　公食大夫礼

覲礼

儀礼附記下篇

喪服　附喪服小記大傳月服問間傳　　士喪礼　　既夕礼

士虞礼　附曾子問喪大記奔喪問喪　　特牲饋食礼

少牢饋食礼　　有司　附祭義祭統

礼記大篇

曲礼内則王藻少儀投壺深衣六篇為一類

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為一類

文王世子礼運礼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与喪小記喪服多實疑正

樂記七篇為一類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坊記儒行六篇為一類

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学五篇為一類

右問伯恭三礼篇文以上恐有未安幸更詳之

儀礼問答數條

儀礼是經礼記是解儀礼且如儀礼有冠礼〻記便有冠義儀礼有昏礼〻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而然只是儀礼有士相見礼〻記却无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他亦

李礼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礼

今儀礼多是士礼天子諸侯喪祭之礼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享之礼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礼皆是將士礼來增加為之漢河間獻王所得礼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礼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礼以為天子諸侯之礼者班固作漢書时此礼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

陳振叔亦儘乃見其說儀礼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礼書儀礼只載行礼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礼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礼須有个文字

問祭礼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礼亦附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礼若儀礼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礼是諸侯大夫礼士人只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若附儀礼此等皆无入頭処於中間欲將周礼中天子祭礼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礼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又皆編出

惟儀礼是古全書若曲礼王藻諸篇皆戰國士人及漢儒所裒集王制月令内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說礼物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礼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礼王藻只附在末後不說礼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

或謂礼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〻〻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礼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到這裏想只是古來流傳得此个文字如此

問儀礼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人作檀弓恐是子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胡明仲云礼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成

大戴礼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作礼記了然尚有零碎好処

四先生礼

問四先生礼曰二程与横渠多是古礼温公則大槩本儀礼而参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穏其中与古不甚相遠是七分好若伊川礼則祭祀可用婚礼刈惟温公者好大抵古礼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伊川知礼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文正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学得喪礼如此熟後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曾丁母艱也不消如此說人自少讀書如礼記儀礼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礼亦平时理會了到這时更把來温審不是到居喪方始來理會

樂

〔群書要語〕夫樂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
雨 礼記 八音克諧无相奪倫 尚書 宮乱則荒其君
驕商乱則陂其臣壞角乱則憂其民怨徵乱則哀其事勤羽乱
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乱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国之滅亡无日
矣 樂記 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為鍾石為磬絲為絃
竹為管匏為笙土為塤革為鼓木為柷敔 五聲并義 五声者宮
商角徵羽也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
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声綱也徵祉也
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則角為木五
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礼為視羽為水
為智為聴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
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 漢志 煩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和
平謂之鄭声 左

〔詩句〕賜道者誰子叩商者何樂 白 誰把碧梧枝刻作雲門樂 王
常作金應石怨為宮別商 王

〔古今事文〕黃帝之樂

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 莊子 又作雲門大卷 注 言其德如雲之
所出 大司樂

帝王之樂

黃帝作咸池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
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

夔典樂

舜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書 下管鞀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
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
尹允諧 同上

古樂新樂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以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
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鈞天廣樂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曰昔繆公嘗如此七日不知人七
日乃寤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
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声動人心 史記

季札觀樂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美哉
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
天之无不幬也如地之无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加於此矣 左襄二十九

在齊聞韶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後世淫樂

鄭衛之音乱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
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樂記

漢之樂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
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声故房中樂楚声也孝惠二年使樂
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
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
始四時五行之舞

唐之樂

唐興即用隋樂武德九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定樂既成奏
之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沿情以作樂国之興衰未必由此

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国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声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奏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霓裳羽衣

元宗即位新声散樂倡優之技有諧謔而賜金帛朱紫者揚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声益緩

本朝之樂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范鎮与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与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独得於心元豐三年凡神宗詔鎮与刘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 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刘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声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謝曰此刘几樂也臣何与焉司馬君實嘗謂人曰吾与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 苕溪叢談

（古今文集）

雜著

論舜武王之樂 朱元晦

按書中說韶樂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此是韶樂九章合他意思是如何判得武樂所謂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与夫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意思与韶自是不同 語錄

造律起於黃鍾

声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敝而声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声遂亡也乃多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声者以律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分為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為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声必至声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於有形而必弊声藏於無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声其法具存无作則已苟有作者雖去聖人於千万歲之後無不得焉 唐志

論樂之君臣

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声濁短者声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声如今大樂有十六箇十六因是正律外有四清声清声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声最短而清或蕤賓為之商則是商声高似宮声故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為清声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 語錄

律以中声為定

律管只吹得中声為定若謂尺或羊頭山黍雖應徒不得中声終不是大抵声太高則焦殺低則盛緩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刘歆為王莽造樂又成而莽死後荀勖造於晉帝時即有五

胡之亂和峴參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　本朝太祖皇帝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听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音遂和唐太宗定樂及　本朝樂皆和平所以世祚久長然公如此議論又似在樂不在德也朱語錄

古詩

七德舞　　白居易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樂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〻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饑人賣子分金贖魏徵夢見天子泣張謹哀聞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剪須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含血吮瘡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則知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江南遇天寶樂叟歌　　白居易

白頭病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華清隨至尊是時天下太平久年〻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環佩合萬國會同車馬奔金鈿照耀石甕寺蘭麝熏煮溫湯源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颻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歡娛未足燕寇至弓勁馬肥胡語喧豳土人遷避夷狄鼎湖龍去哭軒轅從此漂淪到南土万人死盡一身存秋風江上浪無限暮雨舟中酒一樽涸魚久失風波勢枯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荒村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暗鎖黃昏紅葉紛〻蓋欹瓦綠苔重〻封壞垣唯有中官作宮使每年寒食一開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五　別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六　別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性行部

德量 堅忍

羣書要語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泰卦 諺曰川澤納污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左宣十五

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搢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披文

堅忍 小不忍則乱大謀 語 必有忍其乃有濟 君陳 一慙不忍而終身慙乎 左

聯句 容民宇量恢曾試觀馳騁人意氣宇宙窄 荊公 全德在包荒 難蕩志溢八荒豁持以可推折職中難測度量 歐 堅忍 旡人明此心忍垢符漽盤 山谷

古今事類

縱縛不問 見酗飲門

木強少文

周勃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向坐責之趣爲我語其椎鈍少文如此

吐茵不問

丙吉爲丞相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吐丞相車茵中吉亦不以醉飽之失去士

小便不問

張安世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其隱人過失皆類此

翻羹不問

劉寬夫人欲試寬令恚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污朝服寬遲取之神色不異乃徐曰羹爛汝手其淡度如此

破敵圍棊 見棊門

浮海不懼 見風濤門

謀害不懼

桓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散

杖輕不問

桓公在荊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從朱衣上過武曰向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公曰我猶患其重 世說

腹可容人 見腹門

不見喜慍

衛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

賜死圍棊

宋明帝臨崩慮王景文以后族必擅朝權有異圖詔賜之死敕至景文方與客圍棊叩函觀之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爭劫竟局斂子納奩中徐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飲藥而卒

盜米不問 見米門

取馬鞍金

唐楊行密嘗撫士卒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金行密知而不問人服其度量

兵至不走

唐李石爲相中人自边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至京師

護定犀起百官或議而敬宰相鄭畋將出召曰事未可知且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閭里羣無賴望南闕陛持兵候變金吾陳君賞分立望仙門中使趣闔門君賞叉不從日入而退是時微石鎮靜君賞有誅殺劇

矢印不問 見印門

單騎見虜

僕固懷恩誘吐蕃等南下急召郭子儀屯涇陽回紇曰謂令公死矣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請無往子儀曰虜騎數十倍於我今力誠不敵至誠感神況虜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子儀曰適足以為害也即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冑而勞之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綺歡言如初乃遣首領入朝

遲更錯發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日擊鼓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以上宗紀

奴盜銀

柳公權嘗著盃盂一笥縢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匡測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

詐跌寶器

呂文靖公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奕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要金帶但未知誰作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若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至元祐中果大拜 [illegible]

誤碎玉盃

韓魏公知北部有獻二玉盃公答以百金乃開宴召貴客特設一卓置杯其上將酌酒偶勸坐客為吏誤觸臺倒玉杯俱碎者皆失色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曰物破亦自有時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illegible]

偷兒求首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邵氏聞見

刺客取金帶

東定間元昊冦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臥內遽褰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請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 [illegible]

執燭燒鬚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見聞

黑白不分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
富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卒罹遷竄

勇至飲博

寇準在雷淵每夕与楊億飲博歌謳諧謔諠呼常達旦或就寢
其鼻息如雷 上使人覘之喜曰得寇準如此吾復何憂 言行録

拜勑復飲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賫勑往受之公方与郡官飲
上下皆皇恐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
此勑公乃從録事借綠衫著之拜受於庭升階復飲至暮而罷
記聞

倉卒應變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
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
國史

息從卒喧 見收斂門

毀語佯不聞

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
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
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
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忘不如毋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伏
其量 涑水記聞

呼名不問

富文忠公少時嘗有詬之者文忠公聞如不聞或以告之文忠
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文忠曰天下固有同名姓者竟置不
問

辱以激志 以下係發志

張儀說蘇秦秦戒門下不為通又不得去數日已而見之坐於
堂下賜僕妾食曰張儀天下之賢士吾恐其樂小利故召辱之以
激其志

窮困忍辱

蘇秦窮困歸兄嫂妹妻皆笑之不為下機秦乃閉室 讀
周書陰符後合六國從約相六國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廉藺相避

賈寇相避 並見同列和門

佯死廁中

魏齊笞擊范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醉者溺
之

俛出跨下

漢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
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孰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
為怯

圯下取履

張良亡匿嘗從容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
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乃強忍
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弩不為鼷發

魏杜襲為丞相長史太祖以將軍許攸擁部曲有慢言欲伐之
襲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万石之鍾不以尺莛起音今
許攸何足勞神武太祖曰善

為忍須臾 見識見門

笑待攘臂

劉伶嘗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臂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

當尊拳其人笑而止

唾面自乾

婁師德温恭謹慎未嘗與人有毫髮之嫌弟拜代州刺史戒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曰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去師德曰只此不了凡人唾汝而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

杖吏無怍

蘇少保頌知揚州日呂温卿出使杖孔目官以下四十餘人公怡然一驗所爲 琛公談圃

三斗醋

見貧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爲宰相矣 沂公筆錄

佩韋自緩 見假門 以下係褊急

自投爐炭

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

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廢于爐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至是 左定三

皇棟擠面 見面門

屐碾雞子

晉王述字懷祖性急常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屐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無奕性麤嘗忿述極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挽犯雅俗

鄧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 責有煩言 左傳注有煩言至也煩言忿爭也

拾碁不投局 見棊門

嚼蜂擠液

皇甫湜性急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

嚙臂血流

皇甫湜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嚙其臂血流

怒蠅棄筆 見怒門

熱殺胡孫

楊仲嗣躁率魏光乘目爲熱殺上胡孫 朝野僉載

古今文集

雜著

量有大小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

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爲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益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只是識量不足也 程氏遺書

容齋燕集詩序　陸務觀

廉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既成置酒落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爲人人貌而天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爲何如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鄭文學高第入爲博士公

鄉盡須名流彥士物眷皆有拳而狀爲單騎雍容行者避
避譏論共發則省傾聽傲色不至於目殽言不接於耳方是時
容物固無甚難也及轉徙江湖白首下吏會有席過於途者
相誰何公之容固非矣至於雁口語往吏議少年之喜評前輩
者閑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彼問所以能此者何也
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
其人容之故吾過客而驕然過酒而醺然遇怒罵㶉侮如風葉
之過吾前候虫之鳴吾旁止子欲聞其說乎方子之使酒也排
諸者窶踞角觝若裸裎十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爲此者非醜耶
此吾所謂以情容之也世有排讒鬼蜮者於爲惡勇於爲不義
者識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耶固不至此彼小人耶
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无幾何耳此又吾所謂
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而子獨何惟於吾坐客媿

且對曰吾儕識小人哉其在衆人中尤號褊乎盖嘗數也酒酣
客皆賦詩而屬其爲記既不得辭則因以識其媿將脊觀之以
自警焉

律詩

答黄聞善　黄魯直

推床破面搌觸人作无義語怒四鄰嵩中歡伯笑爾輩我本和
氣如三春

志氣

群書要語

君子以獨立而不懼遯世无悶大過傳 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行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語九 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公孫丑上

斡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奮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唐文粹 屹屹中立爲天一柱同上 擲長江如指瑟擎太華若破塊同上 蟄怒則蹴翻五嶽鯨擊則掉破百川皮日休 幽分國如錙銖儒行 塊視三山杯觀五湖文粹

詩 長劍倚天外兮掛扶桑宋玉 安得還入滇爲君洗乾坤杜 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李太白 巨鼇莫戴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李太白

古今事實

飲食嘗膽

吳王敗勾踐於夫椒越王保棲會稽及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
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恥耶伍子胥
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宰社見志見社門

乘駟題橋見橋門

棄繻出關

乘車出關並見關門

有志竟成

車駕至臨緇勞軍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
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
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本傳

投筆封侯

班超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
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
子安知壯士志哉

不掃一室

陳蕃字仲舉室有蕪穢不除薛勤曰孺子何不掃洒答曰丈夫當
掃天下安能事一室乎勤大奇之

恥役厮役

郭泰字林宗世貧賤母欲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安能從斗
筲之役乎遂就屈彥宗季　注前給事縣為亭長時尉過潁侯拜
謁既而撫衣歎曰大丈夫安能為役吏之長安季焉

封侯廟食

梁竦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
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
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竟無所就

探虎穴

呂蒙字子明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
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
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朝暮運甓

陶侃在荊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
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若此

當復神州

周顗與桓彝王導諸名士登新亭相視流涕王導曰當戮力王
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

耳後生風 見車門

自取富貴

北齊高昂曰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
博士也

笑人寂寂

齊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及爲中書郎撫案歎息曰
爲爾寂二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遂搥車壁曰車中
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

提劍取侯

後周宇文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
公侯何能爲博士也

渠老一儒

馬燧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
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

不作章句儒

李靖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磨鐵硯 見硯及鐵門

寘籍太大

王文安於兗臣答蘇之曰狄武襄公始隸軍籍王公嘗名自內
出傳呼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儕類數人立於道傍或歎曰彼
爲狀元而吾等始爲卒窮達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顧才能如
何耳聞者笑之後狄公爲樞密使王公爲副適同時焉

揖去驛撮 見驛門以下係無業守

便液俱下

真宗晚得風疾寢卧宮中旨多出後宮與之謀欲令太子監國寇準
政東宮官也出與楊億謀之准遂議立太子廢劉后黜丁謂等
使楊億草定詔書寇準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
語稍泄丁謂夜乘婦人車至曹利用謀誅寇准罷政黜準召億至中
書億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
官煩公爲一好詞耳億乃少安 龍川志

既隱復仕

歐永叔在政府以詩寄穎陰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十

年騎馬聽朝雞既而王介甫秉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秋二逸
起有无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當處士邦來馬上聽朝雞幾
遊録

古今文集

古詩

李翰林　　皮日休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碑碣千丈
林聳徹万森碧附中草樂府十編筆一息召見承明廬天子親
賜食爵曾吐御床傲幾觸天泼權臣妬逸才心如斗筲薄失恩
出內署海岳甘內適刺謁戴接籬赴宴著穀履諸侯百步迎明
君九天擅竟遭偶得疾醉魂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摘
蓬萊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嶽為辭鋒四溟作胸臆惜哉千万
年此後不可得

書懷　　李泌

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
遊帝都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詩話

詠山見志

寇萊公八歲吟華山詩云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齊其師謂萊
公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陳輔之詩話

賦詩見志 見科第門

舟詩見志 見册門

賦梅見志 見梅門

作賦見志 見賦門

剛正 圓曲附

羣書要語

六三德一曰剛克彊弗友剛克洪範剛亦不吐烝民剛毅木訥近仁語六三德一曰正直洪範好是正直詩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小明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學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同上

詩句

壯志性剛決火中見石裂孟何以鑑高明柔中有剛大韓
賢心如鐵石孟東野欲經百鍊坡當為壯士鬚皆裂髮聳蝟毛磔
簡齋寧折持書毋去邪柳

古今事實

欲焉得剛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養氣至剛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大剛則折

漢武帝末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捕盜賊威振州郡雋不疑曰凡為吏大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立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納其戒

百鍊剛

晉劉琨為段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為五言詩贈其故吏盧諶末云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遠想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二諶无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

剛腸疾惡

晉稽康与山濤書曰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其不可二也

剛正被譖

魏謩論切无所回畏卒以剛正為令狐綯所譖罷之

帥以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終日正言

西鄰有秦趙良見之鞅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可乎商君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子果終日正言鞅之藥也

（古文集成）

雜著

剛說　蘇子瞻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以是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言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之有罪者麟因以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致之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留不進諸將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預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其二事以遺其子紹勳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擊蛇笏銘并序　石介

祥符間天災見有蛇妖神在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為龍衆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駭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祗無敢怠者今龍圖待制孔公時任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怪乎惑吾民亂吾俗殺无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于前則蛇无異焉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　在唐虞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噫公之笏其傳與一此而已軒陛之下有佞人出其民先惡媚佞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饕賢嫉能邪說亂政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讒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此笏之功也

雜著

惡圓　元結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戲兒之器請而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皂不圓為卿

筭方為汚辱不圓為頭柴其甚者則終身不俯視曰吾惡夫圓或有喻之以天天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下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必惡焉次山奔河任造削轉之器恣令提始嬰兒小直之意必好之教兒不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之嬰次山入門受嬰兒之弄圓出門當受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稚尚辱我吾絕忽乎吾弟為後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矣哉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鄉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兄上叔盈謂曰向夫子曲全其歡當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殉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鄉里

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然人曰無惡我之小曲其揩鄙悉辯也吾當全直出乎未嘗曲氣以轉辯曲辭以避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思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劾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為不黎其直溷哉若能苟曲於鄉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州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州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苟能苟曲於邦国豈不能自曲於天下以揚標義若言行名令並喪我皆斷豈有鐘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己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曲惡其國音白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頭顙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自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建安　祝　穆　和父編

性行部

清廉 貪濁

群書要語

儒有砥礪廉隅 儒行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 孟子 廉吏民之表 文帝詔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 楚辭 世人皆濁我獨清 誰知予之廉正 班彪說 廉不沽名 韓非子家

古詔 吏以賄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武帝詔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 賈誼策 橐帛櫝金 孫樵文 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 牛秀才公集

古詩 冰壺玉鑑懸清秋 杜 炯如一段清冰出万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杜 亂山深處長官清 黃 古詩 犬吠何喧二使君要覓錢 唐詩 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 坡

古今事實

頑廉懦立

伯夷聖之清者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

仲子為能廉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不貪為寶

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 左

受魚失祿

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

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禄無以食魚不受得禄終身食魚矣

震畏四知

楊震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令謁見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故賛曰震畏四知

清白遺子孫

楊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開産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父子俱清

胡威父質父子清謹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

羊續懸魚見魚門

時苗留犢見牛門

孟嘗還珠見珠門

一錢太守

劉寵爲山陰太守召爲將作匠山陰有六七老送百錢曰自明府下車犬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棄去故自扶送寵爲人選一大錢荅曰數多刻寵更以爲鬼

金付縣曹

後漢雷義爲郡功曹嘗濟人死罪二者後以金二十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黙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見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乃付縣曹

有三不惑

後漢楊秉爲太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常從容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故賛曰秉去三惑

不受黄金

後漢盖勲中平元年黄巾賊起武威太守酒泉黄儁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儁勲爲言得免儁以黄金二十斤謝勲勲謂儁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遺金上聞

魏田豫爲幷州護軍校尉鮮卑素利多以牛馬遺豫二送官胡乃密懷金三十斤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牛馬公輙送官今密以此上可以爲家資豫張袖而受之胡去之後具以狀聞詔

藏絲付吏

晋山濤爲右僕射初委毅爲鬲令貪濁賂遺公卿以求虚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之閣上後毅事露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封印如故

酌貪泉飲

晋吳隱之傳廣州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故前後刺史多黷貨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爲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懐無厭之欲隱之既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懐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後至自番禺其妻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投于湖亭之水

不受米舟

有麥舟米 並見米門

裂納爲襌見布帛門

不受粱肉

梁沈顗齊末兵荒與家人併日而食有餽粱肉者閉門不受唯采蓴荇根供食

酌一盃水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及詔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後爲原州司馬，在道夜行，從者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袖金不受

唐李商隱爲廣州都督，人或袖金以贈，商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受紙百番 見紙門

詠清真清

唐陸景倩爲扶溝時，按察使畢構發州縣，欲必得賢，有吏言狀，曰：某令清，某尉清，唯景倩曰真清。

玉界尺

大傅致仕趙逢仕唐及梁，叢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

遺金不受

太宗在晉邸，聞劉溫叟清介，遣使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受賜，令吏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猶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尚不用，況他人乎。齎白太祖，太祖曰：執廉節如溫叟，有之矣。 訓鑒

一琴一鶴

趙清獻公抃初任成都，携一琴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鶴，以一蒼頭執事。

不持一硯 見硯門

不載一物

余靖爲廣西安撫，乃北歸，不載南方一物還。

恨市白集

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 筆談

不市一物

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孤雅意，委辭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即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 言行錄

一毫不取

劉道原家貧，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公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與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尚不受，他人可知矣。 十國紀年序

金柔敢遺 見金門

謂之饕餮 以下俱貪賄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舜投諸四裔。 左

受賂加賞

漢文帝時，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坐贓百万

陳湯先誅郅支單于，有大功，成帝時受王參妻金五十斤，爲其子比例上奏，事下封，湛長太守張匡坐贓百万，使人報湯，爲公求得踰冬月，謝千二百万，事發覺，爲庶人。

放梟囚鳳

後漢陳球爲司徒時，詔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其內官子弟賓客，雖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有惠化者，球與曹操上言，公卿所舉，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 劉陶傳

賂細布

晉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得不坐

船載綿絹

宋孔覬爲司徒長史二弟東還覬迎之二弟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覬命置岸側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

賂紫纈

後魏封回爲度支尚書鄭雲諂事劉騰賂紫纈四百匹得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詣回問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御位爲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慙去

胡椒八百斛

元載受賄賂後事敗有司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斛

遺絹二百萬

文宗時鄭注得幸後以甘露事敗誅受人饋遺絹至一二百萬

受贓棄市

宋
太宗朝著作佐郎盧琰坐監昇州榷酤受贓棄市

受贓流棄

眞宗朝著作佐郎張清以贓敗杖脊配沙門島　仁宗朝胡知進水軍鄭餘慶等坐枉法自盜贓杖脊配嶺南

饋楊梅仁

送牛酥並見績道門

古今文集

雜著

伯夷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此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以爲明崒乎泰山不足以爲高巍乎天地不足以爲容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旣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夫豈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師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冰壺誡 并序　姚元崇

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天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徹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官當以割剥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親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以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貧爲珍以勸其德以全其貞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其陋酌泉靡恭致冰席皮洸憤縕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庸當恪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古詩

元魯山 七愛　皮日休

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輦母遠之官宰邑無點瑕三年魯山
民豐稔不暫飢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
山薇一室冰蘗苦四遠聲光飛退歸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雞黍
匪家畜琴樽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
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髮既臥黔婁衾空立陳寔碑
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詩所恨不相識援毫空涕洟

廉泉　蘇子瞻

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摩尼廉者謂我
廉乃以此名爲有廉則有貪有慧則有癡誰爲柳宗元孰是吳
隱之漁父足豈潔許由耳何淄紛然立名字此水了不知毀譽
有時盡不知无盡時朅來廉泉上捋鬚看鬢眉好在水中人到
處相娛嬉

律詩

上知府寇相公　魏野

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聖主詩方
和親王狀始迴鎮臨求二陝詔終報三台鳳閣須重去龍墀暫
擁來下東三度雨上事數聲雷未暇聽琵琶先蒙薦草萊栽思
趨相府憩[illegible][illegible]徘徊

恬淡

羣書要語

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人不婚官情欲減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列子聊假日以相羊楚辭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隱處无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莊子農夫[illegible]共談壟畝間業正則文

詩句

高眠看琴枕散帙檢書簽張籍　拔卉坐落花王元功　解組使爲吏處士輕裘短笠伴耕鋤歐陽詩　愛花林下飲愛聾野中眠姚少監　睡鴨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原守愚　踏苔行引興枕石臥論文賈閬仙　摘花浸酒春愁盡燒竹煎茶夜臥遲姚少監

古今事文

爲相寧灌園

陳仲子字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子曰僕有箕
帚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
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
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
世之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爲人灌園高士傳

山北山南

法正傳法正字高卿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
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爲功曹如何正曰以明
府見待有禮故以時朝覲若欲吏使之正將在北山之北南山
之南守遂不敢屈志

不愛熱官

北齊王晞爲并州司馬昭帝欲用爲侍中苦辭不受請人曰非
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但歸葱肆

南史呂僧珍爲冠軍將軍封平固侯其兄以販葱肆爲業及
僧珍貴其兄子棄業求官僧珍不許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
求但當速歸葱肆耳

逍遥自樂

徐勉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負杖躡履逍遥陋館臨
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幾居常

以待終（本傳）

安貧樂道

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號爲安樂窩（呂氏家塾）

不謁貴人

陳襄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英宗實錄）

初若恬退

王荆公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羣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少時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恐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西刑獄嘉祐中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職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後章十餘上有旨令閤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廁而去安石使人追而与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又辭七八章乃受尋除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聞見錄）

【古今文集】雜著

內制序　歐陽永叔

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曰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存孰亡是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談笑之一噱也亦因以誇田夫野老而已

豪俠　刺客

日指氣使是爲賢者（[illegible]）此三術游之賊

【群書要語】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私結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說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勢者謂之遊行三者乱之所由生也（荀悅）

【詩句】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都市傍（張華）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古詩）

【古今事實】

季心任俠

季布字季心豪氣聞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爭爲死

劇孟投客

雒陽劇孟以俠顯袁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

父喪致客

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

元龍豪氣

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禮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君憂國忘家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

張相義俠

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羣

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顧吾輩粗疏，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盌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為數段，舉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怡，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豫讓報仇（以下俱刺客）

趙襄子滅智伯，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後竟殺之。

聶政為人報仇

初，軹人聶政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而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隙，求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政勇，仲子乃以黃金百鎰為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政因自披面抉眼，韓人暴其屍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嫈聞而往哭曰：是聶政也。以妾在，重自刑以絕從，妾奈何畏殁身之誅，滅賢弟之名。遂死於尸旁。

荊軻刺秦王

燕太子丹怨秦王，欲報之。聞衛人荊軻之賢，卑辭厚禮請見之，謂軻曰：今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唯卿留意焉。荊軻許之。於是奉養荊軻，無所不至。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乃私見於樊於期曰：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今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軻。入秦，荊軻至咸陽，王大喜見之。荊軻奉圖以見於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揕之，袖絕。荊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王負劍，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遂辭以徇。

郭循殺費禕

蜀大將軍費禕歲首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所殺。禕性資汎愛，不疑於人。越嶲太守張嶷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為警。禕不從，故及禍。

盜刺武元衡

憲宗朝，吳元濟縱兵侵掠，王承宗、李師道屢上表乞赦元濟，上不從。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刺客說師道曰：請客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罷兵矣。師道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為吳元濟游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氊帽厚，得不死。傔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太常公卿家有僮僕兵仗者皆有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恆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神策軍士上則

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張晏等具服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遁去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納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遣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長夏門望山而遁都人駭以安東都西南境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專以射獵爲生人皆驍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爲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爲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万陽爲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臨刑

歎曰誤我事不得使京城流血元膺鞫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以方討吴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雜著

游俠傳序

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雞鳴狗盗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𢾊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罔疎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

古詩

公子行　聶夷中

漢代多豪族恩深益驕逸走馬踏殺人街吏不敢詰紅樓宴青春數里望雲蔚金缸焰勝晝不畏落暉疾美人盡如月南威莫能匹芙蓉自天來不向水中出飛瓊奏雲和碧簫吹鳳質唯恨魯陽死无人駐白日

羽林行　王建

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

定鄉吏籍中仍改姓出來仍旧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

逢楊開府　韋應物

少事武皇帝无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隷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雨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未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学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宫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旧涕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

韋蘇州此詩乃身在三衛日縱此類如此非自謂也正可与王建羽林行並看書詩者往往如流出肺肝非幸力世言其所至掃地焚香而坐不媿爲人老少類異可見書詩寓言耳　後村

刺少年　李賀

青驄馬肥金鞍光龍腦入縷羅衣香美人狎坐飛瓊觴貧人喚

云天上郎別起高樓連碧筱絲曳紅鱗出深沼有時半醉百花
前背把金丸落飛鳥自謂生來未爲客一身美妾過三百豈知
斸地種田家官稅嚬催役人識長金積玉夸豪毅每揖閒人多
意氣生來不讀半行書祇把黃金買身貴少年安得長少年海
波尚變爲桑田枯榮遞傳急如箭天公不肯於君偏莫道韶華
鎮長在白頭面皺專相待

少年行　李白

君不見淮南少年遊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万終不惜
報讎千里如咫尺少年游俠好經過渾身裝束皆綺羅蘭蕙相
隨喧妓女風光去處滿笙歌驕矜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
乂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爲知已黃金
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廻花落一回新府縣盡爲門
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徇書受貧病男
兒百年且樂身何須徇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戰士窮儒浪作
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
不如當身自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〻身後名

少年行　高適

邯鄲城南遊俠子自言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度報
讎身不死宅中歌舞日紛〻門外車馬常如雲未知肝膽向誰
是令人却憶平原君不見即今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疏索以茲
感歎辭旧遊更於時事无所求且与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
山頭

律詩

少年行　杜甫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牀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
瓶索酒嘗

雜著　俠刺客

責義士　胡明仲

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效忠則其
忠必不久雖然滔〻皆是也之人也殆庶幾乎莫觀而不作於
衷改矣使智伯有後而豫子爲之舊不能身其報仇之心未可
知也智伯无後矣氣勢无可倚矣富貴无所可求矣子孫无所
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国士之遇以死許之至三而愈篤焉則
无所爲而爲之者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爲委質事人之
法无所爲而爲善雖大帝之道不過如是也襄子知其如此獨
无以勉而旌之乎而終於殺之何以爲人臣而不懷二心之勸
哉前史列讓於俠士非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七　別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別集

性行部

勇敢 勇力

群書要語

仁者必有勇 語十四 見義不為無勇也 語一 勇者不懼 十四 蓋客氣也 注 言非勇 左八 撫劍疾視曰彼烏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孟子 賈余餘勇 左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 光武紀

勇力 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超踰躍也投石以石以投擿也 吳都賦注 力能列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尤憾其弱 列子 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 列子 力扛鼎手搏熊羆猛獸 突太子傳 批熊碎掌拉虎摧斑 七啓 攫戾執猛納堅摧剛 張平子南都賦 力蓋海而拔山 文選 握鉤伸鐵撫梁易柱 蜀山鬭賦

詩句 有能揭之行可謂仁智勇 韓 老去丈夫勇 韓 鄧子喜談兵魁然萬人敵 荊公

古今事實

古之勇者

卞莊子之勇 語十四 孟賁之勇 焉上 許少施巧 古捷人 秦成力折 古壯士也見西都賦

四十不動心

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公孫丑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一挫若撻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養勇無懼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夫三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千萬人吾往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如尊乃勇

漢王尊為東平相時王以至親不奉法度尊謁見王太傅王前誦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後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色變意欲格殺尊即好謂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侍郎曰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和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大為尊屈

奏妓斲骨

高駢道有矢鏃在頰石醫出之乃斲骨置楔其間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閉道奏妓進膳不輟 唐高駢

石敢當

五代漢高祖劉知遠為晉高祖押衙潞王從珂反唐愍帝出奔晉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椎侍晉祖晉祖與愍帝議事帝左右欲兵之知遠擁晉祖入室石敢格鬬死知遠以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

射日斷蛇 以下係勇力

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猰貐斬九嬰射河伯斷脩蛇禽封狶 淮南子注

手裂虎兕

惡來有力手裂虎兕 秦紀

婁娥負山

婁娥氏有神力二子負二山一居朔東一居雍南

二桃殺三勇士

齊景公畜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乳虎聞晏子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見公請去之公乃使人餽之二桃令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接一搏特猏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杖兵却三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一流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人皆曰河伯也若冶子視之則大黿之首也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二子恥功不逮而自殺古冶子亦自殺 晏子春秋

螳臂能勇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御者曰此知進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勇力矣於是回車而避之由是勇士歸之 韓詩外傳

投石拔距

漢甘延壽為羽林以投石拔距絕於倫等嘗超踰羽林亭樓 注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者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能拔取之也

折關牛角 見牛門

空手搏熊

廣陵王胥有勇力嘗於文帝太子思賢苑別圈命搏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 西京雜記

負薪絕力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絕有膂力以負薪自給里人號為一谷柴晉祖因出獵行德方入城擔薪見其魁岸所負之薪令左右數人不能舉壯其力留帳下後至節師 錄見

三十將兵

唐李英公勣嘗言我年十二三時為無賴賊逢人即殺十四五時為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為好賊上陣殺人二十領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也

古今文集

雜著

倡勇敢 蘇子瞻

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不勇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

原力 以下論原力 劉禹錫

劉子于藩舟次泗濱維舟逆之于淮陰傳吏適傳呼曰乘驛者方來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宜為八七敢言于上有旨趣于京師填其至則伉焉五輩咸碩其体殺其容動騎猝如魚牡支如頡頏遮回飲啖有聲泗濱守任由將援也說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發揚如無人中若有焉有舉舟如沿者挽鼎如飛者絢縆如麻者

開而弧而脉不憤者投巨石而齊如虎者異哉果以力勝世而鬪于匕也異曰話於儒家者流有客怫然自奮曰爲誠力矣上之不過羿胡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僥期門而採捎服我之力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實左衽以威用之可以舉大鼎而斷右臂由是而言拔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由聊其蹻其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痛其輪鶴其筋矣子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矣聆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子不能齊也客於邑乗席谈劉子解之曰羇羊於肆淡味於衆口也攻玉於山疾知於偽見也貪日得則鼓刃利娶哉討而鋸棋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欲多於哉討也哉吾欲其我與汝

等子本乖子　程泰之

今衞士邑駕清道者其著籍名爲等子嶽矣東方朔傳夏育爲鼎官顏籀注夏育衞人力舉千鈞鼎今殿前東鼎者也然則今之衞士以力選而誰河把殫者當爲鼎子不應爲等子也若謂等爲差等之等而取其軀幹中尺寸則凡今軍人不以長短率中等乃得刺補何以獨此曹名等子也 演繁露

精敏

聰察　遲鈍　疑惑　遺忘　錯誤

羣書要語

文理密察 中庸 [心察] 明察秋毫 孟子 苛察繳繞 馬遷傳 察見淵魚者不祥 列子 吹毛求疵 中山靖王傳 [遲鈍] 噬臍無及 左傳 [疑惑] 中心疑者其辭枝 易係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易 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 洪範 當疑毋謀 周官 河冰合須狐聽而行 述征記 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稱狐疑 漢文紀注 羣疑滿腹衆難填胸 諸葛亮傳

積疑羣疑渙然冰釋 杜元凱左傳序 [遺忘] 〇人少好文有則忘事長則善忘 魏文紀注 [錯誤] 允觀騎持榮 王 雖貴豈不明乎野豈不聰 孟 [遲鈍] 臨事迷回種 又 遲 韓 山 [遺忘] 又蜂叙天性拾棄貳孔頭離 丁 [遺忘] 尋前顧後失得一念十忘 杜 清吟雜浮麻得句旋已忘 坡 [錯誤]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杜 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 坡

古今事類

事應繩墨

諸葛武侯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如始至

發兵得任

鄧超曰吾昔與蒯玄共在桓公府備見其才雖發兵間亦得其任

竹頭木屑

陶侃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

屬辭敏贍

梁朱异爲散騎常侍兼掌機密甘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勅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斷獄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間諸事便了

目覧耳聽

宋劉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目覧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文

五事俱舉

隋劉炫自言精明視日不眩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

事同系无所遺失

擿姦手

唐裴琰求徵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命書吏數人連紙須臾剖斷立畢時謂之擿姦手

發其告訐

趙廣漢為潁川太守教吏為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託以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家家結為仇怨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

知守令事

北齊邢邵字子才為西兗州刺史守令長短无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系州不知所以

遣人察事

李輔國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按唐陳敬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

佩弦自急 見佩門以下係遲緩

見事遲

范雎與秦謁者王稽入秦逢丞相穰侯行縣雎曰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我且匿車中穰侯至勞稽因曰謁君得无與諸侯客俱來乎稽曰不敢即別去雎曰穰侯智士而見事遲鄉疑車中有人忘索之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无客乃已

識性遲速 見聯字門黄縮分婦

遲頓

翟方進號遲頓不及事

疑竊鈇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列子

海鷗不下 見鷗門

曾參殺人

三人言虎

一國三公

晉獻公使士蒍築蒲屈未就公子夷吾以告公怒士蒍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史記

孟賁狐疑

蒯通說韓信曰隨廝養之役者失万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計誠知之而決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

明珠闇投

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

盃中蛇影 見飲酒門

病忘 以下係遺忘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魯有儒生能治之試若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注列華子之忘同不自然以明無心之極 列子

善忘

元帝為太子時不安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疾愈乃歸 漢書

壯而迷忘

宋人逄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臭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列子

坐忘

大忘

魯哀公問孔子曰吾聞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使其君樂須臾而忘終身之憂家語

誤對忘諱

石勒治門門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翥胡問走馬入門爲是何人翥惶遽忘諱對曰有醉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

卿自難記

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乃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隱史纂異

忘其前語

漢師丹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故貧宜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

忘記還家

北齊劉臻住儀同性恍惚躭經史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舍人臻住城南訥住城西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既叩門至尚未悟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可出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盻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忘記易帽

客有造胡文恭宿者具公服韡版而忘記不易帽胡公與之對語盡礼而退終未嘗色動呂氏家塾記

狀忘書名

韓魏公在攸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潜卷從容以授之別錄

誤書本姆 見書問門以下條錯誤

唱名誤字

東漢王愔典選令史唱名誤以處士深爲士琛深自呼其名愔曰歷郎詢閣所以加王

書馬恐誤

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愼雖他皆如是

誤筆爲蝿 見畫問

誤遺空函 見書問門

聚鐵鑄錯

羅紹威帥魏博以牙軍驕恣盡殺之由此勢弱爲梁祖所制乃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鑄一箇錯不成也

古今文集 闕

儉約 奢侈

群書要語

儉德之恭礼 君子以儉德避難否卦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 儉不中礼詩唐風 礼與其奢也寧儉語 儉則固語 昭其儉也明 三寶二曰儉老子

奢侈 奢則不遜語 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左

詩句 勝肚智眾見其末故有懸鶉杜

奢侈 肯隨胡貨嬌方恶馬

融者州自古幽并重豪俠只應行樂費黃金或

古今文集

怒拔園葵

昔公儀子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前董仲舒傳

公孫布被見戒門

一錢不貸

王羽傳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朽倉而不忍貸人一斗胷內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

燭下散籌

司徒王戎儉吝其從子婚与一單衣後更責之償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家資

賣李鑽核 見李門

食有三九

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齊書

一食二九

魏李崇家富而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葅李元祐曰李令公食十八種謂二韭十八 世說

自弊泉鑰

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 周太祖紀

數米秤炭

韋莊性慳數米而炊秤炭而爨 唐

爛蒸去毛 見譏會門

舊青幃

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声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洪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靳者愧之

無地起樓臺

處士魏野贈寇萊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見投贈門 及上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使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 政要

一瓠一飯

杜正獻公衍食於家惟一麪一飯或美其儉曰某本一措大名位壽福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 一旦去身復為措大何以自奉

食不過味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侯鯖

費與事稱

范文正公仲淹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為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書所為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愧恥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枕

貴亦尚儉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

俸若此雖自奉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爲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聞見錄

既貴而儉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謁沂公相留云喫飯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 韓莊敏遺事

貴不忘貧

范文正公既貴常以奢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以蚤世吾之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遺事

漿酒藿肉 以下係奢侈

鮑宣疏曰陛下多賜董賢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注)視酒如漿視肉如豆藿

金爲彈丸

韓嫣好彈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 西京雜記

人乳飲㹠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食蒸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

兒口承唾

苻堅從兄朗初過江常與朝士燕時賢並用唾壺朗欲誇之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 裴景仁晉書

蠟新錦帳

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嘗以珊瑚樹賜愷高二尺許枝柯扶疏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多恨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恍然自失

水碓三千

石崇任俠无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水碓三千餘區他珍寶貨賄皆稱是

玉鳳金龍

晉元保奢侈録云石崇燕姬猶能盡列雕新元保窓戶以玉鳳銜鈴金龍吐旆 洛陽伽藍記

媵妾數千

陰侗媵妾數千人侍數七珍奇寶玩富於天府

日食万錢 見食物門

象檀造床

梁魚宏性侈靡車馬服玩皆窮一時之麗嘗以象牙檀沉造一眠床四面周匝皆用鍍金花寶鈿四腳別以金蓮花捧琥珀龜以負床腳 梁史逸

杯費三万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万雜珠玉貝寶朱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即棄其滓 拾異志

胡椒八百斛 見貪鄙門

肉陣遮風

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列行於前令遮風謂之肉陣 同上

器皿極奢

安祿山起第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床二皆長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甖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他物稱是 玄宗紀

金銀疊屋

唐王元寶以金銀疊為屋以銅線穿木錢花徑中貴泥雨不滑時号為富窟 開元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時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号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紙被銘 見衾枕門 司馬君實

十五

訓儉文 司馬君實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弃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称与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与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 真宗遣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之觴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果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既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十六

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德之共也奢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習其家風今多窮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舉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儉德帖

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衰病多因飲食過度以致近養肉多爲害尤甚自丁巳正旦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飣如是菜羹漿水下飯即肉飣不得用大楪只用菜楪大小一般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寬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戕全生尽年儉德遊難之方一等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体此意

律詩

書懷　白居易

吉凶禍福有來由俱欲深知不欲憂只見火光燒潤屋未聞風浪覆虛舟名惟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災合少求唯異匏瓜難不食大都食足便宜休

雜著 係奢侈

戒奢侈 係奢侈　柳玭

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万錢王曰七十万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万此妖物也必与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万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藉勢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尽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八

別集

○性行部

愚拙

羣書要語

下愚不移（語）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同上）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賈乙）愚而好自用（礼）哲人之愚（詩）拙巧詐不如拙誠（韓子）

詩句　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杜）癡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坡）拙用拙存吾道（杜）本欲將勤補誰知弄巧成（杜）謀身拙為安蛇足（韓滄）

古今事實

回如愚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柴也愚

子曰柴也愚參也魯

邦無道則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愚公移山

北山愚公年九十欲平行行王屋二山或笑之愚公曰我死有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告之於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列子）

晁錯愚

揚子或問晁錯曰愚

屠龍無用（以下係拙）

宋評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產以學屠龍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莊子）

拙於用大

莊子曰夫子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藥者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

畫蛇添足

昭陽為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為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歸

拙於用多

潘安仁閑居賦序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昔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證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

拙於用長

周弘叔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世說）

古今文集

雜著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愚齋記　　唐子西

元符三年洛陽蘇公還守南陽治書室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愚而屬某為之記某告於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甯武子之愚揚子以晁錯為愚柳子厚自以為愚顏子之愚老子所謂盛德若也高柴之愚中庸所謂不及者也甯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戾者也晁錯之愚則語所謂古之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方冊有不可掩者文章學術為百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以韓柳而自以為愚可乎然正元之黨雖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悟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數子者其愚同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為高柴之愚則才非不及於道以為甯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遇於時以為晁錯之愚則無吳楚之變以為柳子厚之愚則無伾文之事其將與公以顏子之愚則公豈有意乎公生平聚書萬卷手不釋披既已自得於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卓然有立其長子大壽以文學知名于時而公猶以愚自處此其有意於所謂盛德者歟傳曰睎顏之人亦顏之徒公何辭焉請以是為記

拙賦　以下俱拙　　周茂叔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撤上安下順風清弊絶

拙軒頌　　黃魯直

覓巧了不可得拙從何來打破砂盆一問狂子因此眼開弄巧成拙為蛇畫足何況頭上安頭屋下架屋畢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養拙堂記　　洪景盧

人必有所養以直養氣以蒙養正以恬養恬以寡欲養心以靜養生以義方養子以善養民以爵養士以法制養兵以節養財養木於山養禾於田養牛羊於牢養雞於塒養魚於淵養龍於江海養萬物於天地蘇黃輩以還亘古往今來之歸理具是矣一失所以養則位養祿拔養交款侮養焉酒食養口体養疾以誘養謚以竊養虎以貽害養奔以害穀養鼠以齧衣養蛾虱以嗇

癡養癡拙以戕身觀其所養拙將毋失畜夫待於乾下而獨[illegible]
獨未聞以拙自養者也今宋君允賁以養拙名堂吾誠不知其
說拙於用大乎拙於作偽乎拙於政乎拙於巧乎拙於謀己乎
拙於官乎不龜手之藥不免於洴澼絖夫固有所不用也与人
无戕叙安事偽奇能非逃科罔不收滄州之下甘心淡寂閭閻
望二若營四海妻子[illegible]突或淵[illegible]不然是官得[illegible]漫不
作明日討巧而謀者若是乎春秋五十六乃儒衣冠猶未脫
八品擢財從事外蔓苕之泊如新意自得其所謂優游以養拙
亦頗有類於潘安仁安乎杜子美之詩乎[illegible]華[illegible]養拙異
考槃先賁蓋出諸此歟又作詩五十一[illegible]所以賦名之意
乎不服纘也故援引其義而暢之先審[illegible]用拙
古詩

詠拙　白居易

所禀有巧拙不可改者性所賦有厚薄不可移者命我性拙且
蠢我命薄且屯問我何以知所知良有因亦曾舉两足学人踏
紅塵從茲知性拙不解轉如輪亦曾奮六翮高飛到青雲從茲
知命薄摧落不逡巡[illegible]而厭[illegible]比天地間我
豈異於人性命苟如此反則成苦辛以此自[illegible]
萬茎為我屋[illegible]門縫布作袍[illegible]古人
書閑釣清渭[illegible]以充一己身

姦邪　諛佞　阿附

羣書[illegible]

崇信姦回　泰誓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　盤庚　去其溺息与其奇衺之民

天官　阿附　有具於此猥集於葭葦之顛天風則葭折而巢壞所託者弱也稷蜂不攻社鼠不燻其所託者然也　莊子　[illegible]非[illegible]

則說　賈捐之　阿諛順旨要領絕　漢光書　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語
公貴人既志得皆樂與軟媚耳目者不喜聞正語　見韓戒
以絕　韓文王君誌

[illegible]　猖狂百怪起冠蓋忽回愚　[illegible]　孟德黠老狐姦言嗾鴻豫　[illegible]
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
直為狂癡　[illegible]力事秘書司馬公　山谷

古今事類　順旨進號

周甚張猛為赤縣等所語元帝无所取時長安令楊興以材
能幸称蓄甚上欲以為[illegible]乃問興曰朝[illegible]不可光祿卿何
耶興者傾巧士也[illegible]因順指曰其[illegible]不可於朝廷自
州里亦不可也上[illegible]由是疑之

誤天下蒼生

王衍嘗造山濤[illegible]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
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不知姦邪

唐德宗[illegible]位以來宰相曰盧杞清忠強介人言
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illegible]曰顧陛下[illegible]之[illegible]中之亂乎

防其間病　[illegible]

內含狡黠

以范陽王盧[illegible]度使安祿山[illegible]御史大夫[illegible]山体貌充肥腹垂
過膝自称重三百斤外若[illegible]直內實狡黠[illegible]上前應對敏給
雜以詼諧上益信愛之

教蠱君心

仇士良請老中人[illegible]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語
乎天子不可令閑暇[illegible]以觀書見儒臣[illegible]玩好[illegible]游幸吾屬

恩且薄而權輕矣莫若殖貨財盛廬馬曰以悦獵聲色蠱其心使不得息則万機在我 云云 衆再拜

論事爽約

趙憬之入相陸贄实引之既而有憾於贄以贄所識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爲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已而贄与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帝怒形于色憬默然无一言贄罷爲太子賓客

爲高麗舞

楊再思爲宰相閒合承容兄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穀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手動合節滿座鄙笑昌宗以姿兒偉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以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无恥類如此

詞頭醜詆

曾布以翰林李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羅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无所益也遂亟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公當国子京爲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余醒猶在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憮然而去 東軒筆錄

言荊公奸

嘉祐初王介甫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薛明允与之遊而介甫亦願交於明允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明允獨不往作下奸一篇以譏之

言荊公奸

呂獻可中丞於熙寧初荊公拜參知政事日力言其奸每指荊公曰乱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〻〻下本无事庸人擾之耳溫公初不以爲然至荊公虐民乱政溫公悵然曰呂獻可之先見余不及也然明允先生其知荊公又在獻可之前十余年矣豈溫公不見下奸也 聞見錄

詆辱 見疾病門 以下係阿附

問病獨留 見疾病門

阿附爲累

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太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竇敗固死獄中

正直所羞

馬融初爲大將軍鄧隲辟乃上廣成頌忤鄧氏後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於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時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出五侯家

樓護字君卿爲京兆吏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驩心

能駕馭卿

晉士浮虛无实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无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无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安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〻不遇不過如孟嘉

郭奕

後魏郭景尚从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為郭尖

海市蜃樓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詬託如市甲第奢侈李迥曰此海市蜃樓比耳豈長久計耶未幾禍及 前唐遺事

冰山

楊国忠權傾天下進士張彖者力李有大志或勸謁国忠以速榮顯彖曰小輩謂楊公之勢可倚如泰山耶吾所見乃冰山耳皎日大明吾人必耳後果如其言

向火乞兒

宰九齡見朝士諂附權勢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矣 天寶遺事

嘗糞 見疾病門

因巫得相

趙彥昭本以壻附進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常衣婦服乘車与妻皆詣其所卒相巫力也

企奉溺器

宋之問傾心張易之弄寵甚之問与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詩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

簾外教歌

宋之愻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其善歌使教婢日执笏在簾外唱吟自如

不欲冷語

孟蜀時潘在廷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此以冷語冰人耳 見史補

一網打盡

蘇舜欽監奏院因十月賽神會館中同列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會杜皆坐斥劉謂時宰曹昌朝曰為相公一網打盡 張師正倦游錄

古佞人 以下係諛佞

蜚廉惡來革等 紂時佞人 皆作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東方朔傳 雷開佞人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 史記注

望塵雅拜 見趨延門

滿座皆悅

王導為揚州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人逐一撫接不及一胡僧并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徘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朱語錄

每言輒佳

司馬徽字德操括囊不談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之曰人質疑問君君一皆言佳豈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言亦復佳 世說

哭貴妃悲 見因哀門

果為佞人

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吾誰意殆是汝今果不誣士及叩頭謝

摸稜兩端

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摸稜持兩端可矣時謂之蘇摸稜

代犧請疾

武后有疾遣編祭神廟以求福消災閻朝隱時為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齊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

進退大笑雖厚賜然亦鄙其爲人（勢要諂笑門）

善佞

大曆中荆州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嘗謁長林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日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虫食人令戲詰之希樂遂曰是必掠食便過

爲宰相放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爲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爲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皂吏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閑詩什乃以大籠貯雀鴿籠前搢笏開籠每一鴿一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之或對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爲丞相放生（東軒筆錄）

爲宰相拂鬚（見鬚門）

妄認舅甥

故相魏仁浦在中書陶僕射穀自言出於魏氏遂拜仁浦爲舅每見仁浦望塵輒拜其爲佞如此

願相公遠佞

王荆公初爲參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爲館職亦在坐曰爲政必先放鄭声况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声不若遠佞人呂自是与平甫相失（東軒筆錄）荆公与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内荆公遣人諭曰請吾弟放鄭声平甫即應声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聞見錄）

卞奸

蘇明允

王衍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无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无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乱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国然不学无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拾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顔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与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举而用之則其爲天下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運命論

李蕭遠

凡浮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俯仰尊貴之顔逶迤勢利之間意无是非讚之如流言无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与身孰親也得与失孰賢也榮与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馬冒其貨賄淫其声色脉二然自以爲得矣盖見龍逄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悪來之滅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无忌之誅夷於楚也盖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盖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知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丐論

元結

天宝戊子中元子遊長安与丐者爲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

乎對曰古人鄉死君子則与雲山為友里死君子則与松栢為友鄽死君子則与琴酒為友出遊於國君子則友之乎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与之友也乎者乎論子能听乎吾既与乎者相交論求罷乎友相喻曰子姜吾為乎耶乎宗黨於人乎娛娶於人乎名位於人乎顏色於人其有則乎權家奴㝵以受邪佞乎權家婢類以容媚惑有貧富乎貧自貴乎賤於刑乎亦二不可得就死乎時就戮乎身至死乎全形而終者不可与若更有甚者乎家僕於僕圍乎性命於臣妾乎宗嗣頋於鄰乎妻子而不辭有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從人之棄衣者人之棄食搓覆荷杖在於路傍且欲与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死頭容行於人間夫乎衣食資止以為之所心不慈跡与人司示死畏世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吾不在山林亦宜且畏汝隨我作乎者之狀貌乎者之言辭乎者之相逢使乎者之死恥庶幾時世炳能相容吾子光騎然取不容也於戲乎者言語如斯可為編為乎論以補時翫

詩話

詩剌姦邪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其不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詠假山詩假似平為險分明假本其 詠山詩話

詩剌阿附

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一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飲隨齊梁子詩此回休嘔殘凡事且從宜 朱語

建安祝穆和父編

人性行部

滑稽 謿詼同

群書要語

滑乱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 乱异同也 謂能亂同異也 談言微中亦可解紛 滑稽傳序

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揚子 東方朔 詼謔浪笑激然風

義戲謔兮不為虐兮 詩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為晏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 揚子

詩句 初喧或紛爭中靜摧嘲戲蔣一時傾坐笑百慮變忘談善傑千金雅前言戲之耳 談諧最詼諧發口如有神 謝公

古今事實

晏子使楚

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及晏坐左右縛人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人為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晏子春秋

淳于髡諷齊

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

持苦夾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
璧十雙車馬百駟

優旃諷秦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寒優
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我即呼汝汝疾應以諾居有頃殿上上壽
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
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優孟諷楚

優孟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
槨大夫禮葬之優孟曰大夫禮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
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
曰請為大王以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齎以薑棗薦
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
屬太官

優孟救叔敖見父執門

智囊

秦樗里子滑稽多智號曰智囊

方朔諷武帝

東方侍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本紿之朱儒也
朱儒短人也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
曹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
臣等上召問朔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三尺餘奉一囊
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礼
不可用罷之無令索長安米上大笑稍得親近

弟子朝師 目師生門

折字相朝

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嘲闞澤又不能荅薛綜下行酒
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
曰不當復說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
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對

馬矢雞卵

吳諸葛恪字元遜吳太子嘲恪曰元遜可食馬矢卿使人食雞
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口中狗竇

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復何為狗竇荅
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 対昭幼童傳

牽船操檣相戲

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操檣劉曰女子何不調
機利杼而操檣女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荅甚切吾

乞兒乘車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調曰君釋褐登宰府三
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
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以祖相譏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奉充鎮關中充由是
不平充嘗在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
少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
魁者充純以此相譏充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
為壽何敢不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發怒曰賈充
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
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自劾

覓官

以名相戲

晉孫盛子放字齊莊年七八歲與父俱從庾亮獵亮曰君亦來耶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耶放曰仲尼生而知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問曰安國何在答曰庾稚恭家爰客笑曰諸孫大盛有如此兒放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以犬相戲

晉張天錫嗣位涼州時苻堅彊盛天錫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江左赴日大宰博有口才大司馬桓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刀彝嘲之曰君是韓盧後溫笑曰刀以君姓韓故相問他自姓刀那得韓盧後耶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為刀也一坐推歎

以藥名戲

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後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出世說

強辯為戲

晉習鑿齒與孫綽共行性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戲弄口吃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為是幾艾鄧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出世說

肥瘦相戲

沈昭略性狂見王景文子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大笑曰瘦也勝肥狂又勝癡

以姓為戲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曰有言則訢近犬便狂加頸足為馬施角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曰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虗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

酒瓶加帽

後魏元孚為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々餘一斛瓶上皆加帽欲戲孚々見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歸周文撫掌大笑

戲稱妳母

宋何承天年老為著作佐郎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妳母耶

因人加號

宋王玄謨孝武狎侮羣臣短長肥瘦各有比擬多須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曰齴劉秀之儉吝呼為老慳宗靈秀体肥每一集會於坐勝拜服飲食相係欲其自前倒踣以為歡笑太原人愛老傖之目尋為文謨作四時詩堇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飡炮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

尊名何戲

宋王彧子絢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曰可改郁々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男

我獨詐善

張湛矜嚴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焉人或譏湛偽詐湛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以何忍戲

隋何妥年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曰汝姓是何荷之荷為河水之河妥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為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以柳姓戲

隋柳調為侍御史楊素見調曰柳條通体弱獨搖不須風調正色曰調信无取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有可取公不應發此言素甚奇之

嘲姓麥寶

隋麥鐵杖為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豈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无以應之

嘲脣大

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脣闊李勣謂曰封道弘汝脣可斟卧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 談藪録

以論語戲

隋侯白拔辯敏捷寄与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憔悴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 啓顔録

姓虞嘲愚

陳虞寄年數歲客有候其父遇寄於門嘲之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声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

口鈌目翳

方干貌而兎鈌性好侮人嘗与龍丘李主簿同飲李目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塩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喫酒點塩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著襴未見口唇開胯 摭言

耳大自笑

節度李忠臣因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也忠臣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徐肺沈脾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飡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眞安穩邪語

喜談諧

李濤喜談諧不修邊幅 周世家

九百相戲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詰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其右曰此亦九百 歸田録

以腸賦相戲

楊大年初與客綦石資政中立自大全坐於一隅大年目之賈誼鵩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歸田録

文嘲俗忌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冗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薑於是公為大笑而易之 歸田

以猴牛相戲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体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声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 歸田

作賦為戲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无類王沂爲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猶之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著題也歸田

時語相呼

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于時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歸田

以姓名戲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歸田

以姓名相謔

石中立參政滑稽有上官泌郎中勸以慎口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歸田錄

園外狼

石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者曰縣官日破肉五斤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園外狼焉敢望園內獅子乎衆大笑涑水

出令相謔

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獧慧赴筵發輦酒自如令揚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人古人姓名爭一物沙門曰古人有張良有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曰禹傘次公曰古人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由曰由葫蘆錯曰錯葫蘆讌談

以名相謔

劉攽嘲王覿云汝何故見賣覿曰賣汝直甚分文攽早朝王汾戲之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

以姓名相謔

劉攽性滑稽熙寧中爲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馬默爲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曾布劾其違法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攽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嘉問字望之倦游雜錄

識不見知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荊公公曰好箇翰林學士某久以此奉待公門撫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然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視熟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棄你后山談叢

跌碎石學士

石曼卿善戲謔嘗出御者失鞚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百家詩

鼻孔陷

世以癩疾鼻陷爲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子瞻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后山叢談

夾註轎子

楚道民爲孫威敏所黥既而復得爲民借小字軍人肩輿而出

曾子固見之曰好一隻夾註轎子聞者爲絕倒 志林

解書爲戲

王介甫多思而善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常與劉貢父食輟筯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爲後世君子一笑 志林

頭閑安帽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古今詩話

嘲縮頭

祖擇行常縮頭諳柏南郡始下車柏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漏屋下來 續世說 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

同列相謔

翟資政公巽喜嘲謔初爲祕書郎同列多見侮諸時俞向書與亦同在省中嘗會飲明旦翟自外至抗聲問曰余與某安在衆愕然余亦自失翟徐曰吾聞昨夕餘瀝欲復飲耳衆始大笑他日或諫止之翟曰同列相嘲戲三館之舊也吾欲修故事耳豈得已哉平日談論喜作才語雖對使令亦然爲中書舍人時後省有庖者藝頗精翟亟称之後更懈怠衆以尤翟翟不得已呼使前責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称賞而敢踈慢如此使衆人以吾僕夫之罪歸汝主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者竟不解爲何等語也 却掃編

嘲清涼傘

劉子儀三入玉堂望大用頗不懌称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餌一服清涼散謂兩府方得張繖也 詩史

官位相謔

閑僻子容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揚特服中過南徐客次見一緋魚朝士倨坐閑揖而問之彼疑閑爲擬徒因詬閑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久復詢閑閑答以某之官乃是皇后騎牛低釣鼈朝士駭曰是何官位閑笑曰且欲與君對偶親切 泊宅編

八百不死

昔之黠者僞爲翁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嫗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授畢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爲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 石林詩話

招飯相謔

文潞公說頃年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柬於任曰來日請餐皛飯任不曉厥旨如約以往將日中方具糲飯一盂蘿蔔鹽各一盤餘更無別物任曰何謂皛飯郭曰白飯白蘿蔔白鹽豈非皛飯耶任勉強食之而退任一日復致柬於郭曰來日請食毳飯郭亦如約而往迨過日中迄無一物郭問之任答曰昨日已曾上聞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蘿蔔也毛鹽

也毛只此便是毛飯耶大嚎而退蜀人至今爲口談俗呼無曰毛飯王語錄

杜園熟熟

陳和叔爲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科聚爲舒朴時号熟熟旗回時孔仲舉對制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而被斥和叔曰孔生眞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熟熟顏回 澠時錄

譏謔時好

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潁陰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既而介甫秉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都來馬上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講解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諱其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所在青苗本錢權行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 遯游錄

嘲爭閑氣

東坡示參寥公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戶門何暇爭閑氣耶請妙總大士看此一轉語 志林

煩糟鄙俚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煩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孫公談圃

以言語戲

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荊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罷胡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故聞而歎曰是應曾子避席望之儼然望之言訊問字也

以名相戲

賈黃中爲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鐵有蝗蟲盧曰其間所有乃假蝗蟲賈曰亦聞不傷稼但盧多損耳 文酒清話

以名相戲

姚峴滑稽姚南仲兼祭陝郊峴以宗從見之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因錄

戲舉自代

劉攽與王介爭牽人用南字事曉金將雍子方爲開封推官戲曰攽舉召南字挾十三攽曰吾已入文字云功見雍子方身材長大臂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東軒雜錄

屬對相戲

晉宗道直龍圖閣將濟陽公方用事一日以公事造其第盤辟之際丁謂曰學士拜時移舉地起聲答曰侍中宴處慢漫天將丁有異心神愕髣無不能文 聖宋掇遺

汗淋學士

王平甫學士家幹遲頑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眞所謂汗淋學士也 東軒

坤賦爲戲

張亢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鼻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曰非講經之坐主即傳法之沙門 東軒

口吃被嘲 見口門

文人相嘲 見文章門

種胡荽機語

冲晦處士李退夫者爲事矯怪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須夫婦口誦猥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云云不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皇祐中館閣或談語則曰宜撒胡荽一巡 湘山野錄

以論列爲職

元城先生爲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先生再三論列不降出劉貢父爲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曰若遂回不去當率全臺論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非謂是瞻簫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笑留先生素莊毅亦有笑容 澠水燕談

嘲好水利

王荊公好言水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湖八百里水以爲田其利大矣荊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荊公笑而止予以爲類俳滑稽憂城諧爲齊寒之語故書之 聞見錄

嘲狀元

上庠錄政和丙申歲試何處爲狀元潘良貴於之皆年少有風貌而第二人郭孝友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貞何卽標緻甚潘卽第二人真郭郎也

試經爲戲

濮州試經童試官舉經頭一句曰三千大千時一澗童誦不過因操南音上請曰誦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死世界耶聞者大笑

娶婦行令

村俗娶婦禮夕有秀才曹吏醫人巫者同集行令取本藝爲句曹吏先曰每日排衙公第一醫人曰藥有溫涼寒燥秀才曰夜深娘子早梳粧巫者曰太上老君急急急

戲人之貪

有人家富而性吝弟入京告行不得已与千錢一壺作簡曰弱一條血一壺右件捉骨獻上伏惟鐵心肝人留納

歇後語

有頑民因天旱盜決人水灌田爲主者執赴伏罪狀云右某只因天亢律呂調切恐田由宇宙洪荒遂偷某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兢其不識始制文今來甘認弔民伐一聽本官吏則尽

戲人性急

有人性質緩一日共人圍爐見人裳尾爲火所燒乃曰有一事見之已久欲言之恐君性急不言恐傷君大多然則言之是耶不言之是耶人問何事曰火燒君裳遽收衣火甚大怒曰見之久何不早道其人曰我言君性急果是

一蟹不如一蟹 以下係艾子

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褊且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蝤蛑也既又見一物圓褊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螃蟹也又於後得一物狀貌皆如前所見而極小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也艾子喟然歎曰何一蟹不如一蟹也

求得效方

艾子事齊宣王一日而有憂色宣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与圖事者雖在樹所心實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服之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賜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成王問之故愀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黄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辱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苜蓿爲饋

齊地多寒春深未茹甲方坼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饋艾子

宜曰此物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艾子辱曰煩汝致新然我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割以餧驢也

噦出四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与謀曰此不可以諫止惟以險事怵之宜可誡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彘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臟猶可活况四臟乎

明年同歲

艾子行出鄲都道上見二媼相与讓路一曰媼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鞋楦為核

有人獻木屐於齊宣王无刻斷之迹王曰此屐豈非生乎艾子曰鞋楦乃其核也

好古器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携敗席一蕃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喜以為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逾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王避狄杖策去豳時所操之箠也蓋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貲悉為之既而又有持朽漆碗一隻曰席与杖皆周時物固未為古也此椀乃桀造漆器時作蓋又遠于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為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宅資用及去致无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哀公之席把太王之杖執桀所作之椀行丐於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

辯給鋒

營丘有士性不通慧每事多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大車之下与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為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回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矣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上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高巢以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驚鳥鵲也豈向車駝比耶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縧線偶為木枝所綰則振翼之際鈴声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為木枝所綰而便於尋索也但不知挽郎之足用皮乎用繩乎艾子慍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為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而樂其尸耳

用鴨搏兔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諸其子括為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用白起一戰雷破掠趙括抗其衆四十萬邯鄲幾破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鳧不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于地至三四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尔為鶻可以獵兔耳乃鴨耶鳧舉掌而示笑而言曰看我這脚手可以搦得他兔否

蝦蟆无尾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聞水下有人哭声復若人言遂聽之有曰昨日龍王有令水族有尾者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无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无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一首又一首

艾子爲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逆旅夜聞鄰房人曰一首也少間又曰一首也少間又曰一首也比曉六七首艾子意其必詩人清夜吟詠兼愛其敏思凌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衣冠若有疾者艾子深惑之豈有是人而能詩乎抑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辭曰某貨販也安知詩爲何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唱曰一首也須臾又曰又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曰君誤矣昨夜每腹疾累下弃紙不及因污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污手故云耳非詩也艾子有慚色門人因戲之曰先生求騷雅乃是大儒

舞曲報德 以下係蘇黃滑稽帖

蘇曰杜黃裳少年好行陰德枯骨輙葬之鬼輙報德或獲寶物或獲藏鏹士有效之者見一枯骨緋袍而葬之忽寒至三更鬼嘯於旁曰秀才會唱凉州伊州否僕是開元中梨園舞妓意待與秀才舞箇曲破聊以報德

夢太眞妃

黃曰有舉子宿馬嵬坡店夢太眞妃他日舉子故投慕而宿此店遂夢播綽

河神所侮

蘇曰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虀無處消破耳

作虀賦

黃曰范文正公少時作虀賦其警策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忍窮故得虀之妙處

夜卧蓋硯

蘇曰貧家無閑錢買氈與其露冢寧且露手君觀吾儕有頃刻離筆硯者乎至於閉戶猶似筆也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蓋輙答云蓋淹墨硯其大陋撻而飛之曰後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出見客而腰帶挂穀見從後呼曰且除下上被此所謂作僞心勞日拙者耶

貧欲烹富

黃曰有二士並鄰一溫一寒寒者相呼坐問曰溫士之妻遣兒來告曰爛已熟當作何士曰斟酌下水蓋作羊羹也寒士之妻少焉亦遣兒來告曰爛已熟當云何士亦效之曰斟酌下水兒拊掌曰豈不成馬料耶

喫衣着飯

蘇曰無糊紙以桑柴灰水煮爛更以清水煮脫灰氣細研如粉酒煮麪糊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十丸治風壯元此所謂着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着衣非可喫答曰所以着飯不過爲餐所以喫衣不過爲風正与孫子荊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喻曰夜寒蓋紙餐宜非着飯也耶

同前

黃曰治蚓血塊錦與苗綿治陰陽燒棉乃喫衣也余在北都大雪中見妾通宵數十皆藏於稍衷出其間乃着飯也

此東坡山谷札閒中戲筆滑稽也蓋非周患子不幸并相遭者或問二先生語何經見子曰坡谷閒之憑虛公子憑虛公子聞之亡是公〻〻〻聞之非有先生痛痠揚方里

書

譚道爲說 以下係藉川笑林　呉取善

五代丹馮瀛王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

見過名曰不敢說何不敢說只當不敢說

雞貫猶同

浴中中省試大舜詩與人同賦一秀才見題以其不平其大破題云昔有大舜聖心至仁貫於乃世昔者同於與人或謂之曰以柔韆對油當宜乎點綴路

孝經策題

有錢塘葉生爲太學官示孝識有學士假作判策題云孝經一書義亦雖明但章是何代之士宋國錄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秋孔子之孝四時長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沒而又何以行鯉趨而過庭

好占便宜

有人說話好占便宜常曰我被蓋汝被汝氈蓋我氈汝若有錢相共使我若無錢汝錢上山時汝扶我腳下山時我扶汝肩汝有妻時借我睡我有妻時我共眠汝從此誓時我死在汝後我從此誓時汝死在我先

新守宴語

有太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口號名爲報吏民因唱曰賀星退去福星來太守聞之遂對曰本州自來舊例

酒令

有儒道釋吏同酒席行令取句語首尾字一同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道士曰道可道非常道釋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吏曰牒件狀如前謹牒

古今文集

雜著

答客難　東方朔

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可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黃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解嘲　揚雄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綱人紀析人之圭儋人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群鹿爭逸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向使上世之士處乎今業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紫且吾聞之也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以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

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龍何律以書虞之相則謬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門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爲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賓戲　班固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之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不能振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亙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可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兩執取三術以讚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爲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而徼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酋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洒埽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説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

冊發與窮之數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末逢蒙絕伎於弧矢班輸推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詩話

危語相嘲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危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援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也　世說

殺風景詩

李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潁以惠山泉烹日注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籃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荊公元豐末居金陵大唐蔣之奇夜謁公於蔣山鳴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　西清詩話

以名相戲

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金山僧舍酒酣君謨題詩於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云蔡襄無口便能囊聞者絕倒又以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牙角雖一時嘲謔之詞然亦有深意　青箱雜記

藥名詩

陳郎中亞滑稽嘗爲藥名詩有風月前湖夜軒窗半夏凉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曰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葫蘆巴又孔毅父有藥名詩云鄙性常山野尤甘草舍中鈎簾陰卷柏障壁坐防風客土依雲實流泉架木通行當歸老矣已逼白頭翁此地龍舒國池隍獸血餘木香多野橘石乳最宜魚古瓦松杉冷旱天麻麥穰穎詩非杜若成家物難書竟史 詩話

人名詩

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膚走入紡幃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閬四詩人名也 遯齋閑覽

姓名爲謎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近官姓名爲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

蜺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著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也 夷堅志

作賦爲戲

東坡常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皆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初士大夫效東坡頂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 王直方詩話

譏其體肥

顧子敦肥偉號顧屠故東坡送行詩有磨刀向豬羊之句以戲之又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笑又以三十金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片批四兩來

顧子敦身體肥偉與山谷同在館中夏多晝寢山谷俟其熟寐即於子敦背腹間爲字子敦苦之一日據案而寢既覺以衲亦無如我何又疑含夫人詰其背字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乃市井鄙用以文背者 東皐雜錄

祥正詩十分

秦少章云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生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來坡曰十分來也祥正大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志林

朝面黑詩

題詩嘲肥

揚球喫人面黑詩笑似烏梅裂嘴如豆汁流眉間粘帖子已上是幞頭 丁酒詩話

以姓名爲戲

郭忠恕朝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爲聵攀龍只是聾雖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聰崇義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遯齋閑覽

戲作羊詩

書生王勉吟羊詩云頭上兩條皂角項下一撮髭鬚不知是何方聖者看經裹打撒數珠又作雪詩云上天燒下豆粕灰鳥李須數做白梅道士變成銀底菜師姑化作玉茶提 丁酒清話

賀醫獐詞

李源作四相太保賀啓云伏惟太保統離五部之中便轉四廂之職紫袍象笏猶存醉手持金牙旣生銀耳之符舊時攤馬只是一匹如今唱道約有十人據此威風下梢須爲太尉亦宜念舊第一莫打長行 丁酒清話

譏誚

既微且尰職爲亂階巧言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正
月国狗之瘈無不噬也注瘈狂也左襄十八梟音
不慘鴟張益熾白集

古今事類

灌夫罵坐
灌夫罵坐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乃效兒女曹呫
囁耳語本傳

臺中三狗
曹爽進用丁謐何晏鄧颺等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

譏無氣義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
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鉤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
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鉤又曰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氣
義丈夫爲餌丞相悚然

好面折人
馬子將純貞才自任好面折人人敬畏之建炎中呂元直作相
子將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任公可往否子將曰乞鈞
旨待先去爲相公蓋一宅子秦侯揮麈錄

也買脫空
降虜初有胡㵎者大言詭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薦引
命以官曾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
曹頭顱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阜民在座未遽前云也買脫空
胡㵎然同上

生老病死苦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荊公改新法日爲生事
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称病不出唐參政与荊公爭

𢿘問欲與理直不勝恚發背死趙清獻惟若苦時范忠宣爲侍
御史皆劾之聞見錄

古今文集

詩話

作詩相譏
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賦詩先唱者譏北人云榆生欲飽
漢草長不肥驢謂北人食榆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即續之
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煮魚謂南人無義同炊異撰也吳人服
之讚歎

狂狷不遂
覃羣狂狷行薄執政惡之故不預選羣憤公於與化作池亭島
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荊
棘滿庭公始知人皆惡其不遜古今詩話

嘲隱士詩
林和靖傲許洞洞作詩嘲之云寺裏掇齋飢老鼠林間咳嗽老
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項好客臨門鱉縮頭同上

無名子詩
丁晉王丞礼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煎身
後無名只有錢喏喏僕射王介甫寄奇歡我宋昭宣臣言井口
難爲戰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
甚家經府指言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
他大臣張曰某自來多作十六十七字詩着題詩某吟不得府
尹笑而遣之王直方詩話

作不雅名
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無名子結爲一社紀事嘲諸士大夫無
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豬嘴關呂惠卿察

誚京東呂大資清瘦語話之際喜以双手指畫社人呼之曰説法馬留又淒爲七字曰説法馬留爲案訪社中貓兒不能對一日邵篪因轉氣泄出知東平邵高唐眷社人曰之曰淒氣獅子仍對曰淒氣獅子作知州惠卿術之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與祠遂爲纛粉 桐江詩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

別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別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仕進部

愛君

群書要語

善則稱君過則稱己 坊記 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 劉向傳 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 曹子建

古今

馳心輦轂下 曹子建 揮涕恣行在道途猶恍惚 杜 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 杜 獨留前宗水 李 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 杜牧之 微臣敬獻與康壽遥指南山對衮龍 王維 只因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 坡

古今事實

乃心王室

康叔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康誥

恥君不及堯舜

昔先正保衡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 説命

三宿出晝

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三宿而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

曝背獻芹

宋國有田父常衣縕黂至春自曝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之 列子楊朱

按列子所載止如此杜叔夜与山巨源絕交書亦云野人有

然炙背而美芹子欲獻之至尊後世遂有獻芹之說矣元祈嵩特裕叔夜合而言之耳

瞻顧其国

屈原雖放流睠顧楚国繫心懷王而不忘

心居魏闕

魏子牟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 莊子

頭入禁闥

汲黯補淮陽太守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

事君之礼不同

元祐初　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国重事召程頤正叔為　崇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　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上畏之潞公對　上恭甚進退唱名侍立終日　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公年九十矣或為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恭議者以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与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聞見録

古今文集

詩話

一飯不忘君 見詩門

終是愛君 見詩門

退不忘君

朱文公晚年家居題桃符云愛君希道泰憂国願年豐則見公非不欲仕但道不合則去耳

憂世

羣書要語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節南山 憂心如惔 同上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小弁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世憫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 韓文 處廣廈宜念巣居露處者食兼味宜念餬口飢餒者處清涼宜念勝日而耕者冬温燠宜念寒歲无衣者 黃華慶州食堂記 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 歐集

詩句 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 白樂天 我若未忘世雖閑心亦忙世若未忘我雖退身難藏 白 遂我一身逸不如万物安 元稹 志士白髮早 孟郊 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万国愁 荊公 白髮憂民雖種種一丹心許国尚拳拳 歐 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国謀 歐 親先年老因憂国事与心違始乞身 歐 挽杜祁公

古今事實

古聖憂勞

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憂勞百姓甚矣 淮南子

仲尼憂世

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 万章 仲尼皇皇 韓文 轍環天下卒老于行 韓文 孔席不暇煖 班固傳

孟子憂世

孟子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 趙岐序

不忘社稷

楚子囊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 左

漆室憂魯

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過觀馬圉中跳乎葵使吾終歲不飽葵鄰女奔使吾兄追之逢水溺死使吾終身无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汝三百步今魯国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避乎 戦国策

嫠婦憂周

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 左

藿食憂国

東郭祖朝者 書於晋献公曰願請聞国家之計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者寧得无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无預国家之計乎 説苑

歴詆公卿

漢息夫躬論議无所回避上疏歴詆公卿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隋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禄司隷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内实騃不曉事諸曹以下僕遬不足數如狂夫噪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使边境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武蓬猜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 注 窺音跬半步也言一举足也

臨終憂国

于坦之臨終与謝安桓冲書惟以国家為憂言不及私 晋武紀

憂喜為国事

杜正献公衍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悦公曰適覩朝報行其事二二非便所以憂尔又一日喜見于色曰今日見朝報某人一二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荷国厚徳退居以来家事百不関心獨未能忘国耳 言行録

老猶憂国

韓魏公雖在外其心常繫社稷至晚老而心益篤或有時閲吏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終日不食 言行録

退歸默坐

王文正公旦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静室中默坐家人皇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敢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言行録

先天下憂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誉歓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神道碑

憂過在位

呂献可病卧洛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 神道碑

古今文集

雑著

時化 元結

元子閑泿翁 山野叟也 説化化無窮極因爲論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可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戯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乱礼楽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大家父子為惛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化為讎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児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権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

野鞋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凶為恩幸
亦遊斯民化為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
或曰書於草詞原野化為控扞或曰舞於鳥獸江湖化為鼎鑊
或曰繫於魚鱉祠廟化為宮寢或曰徵於月鬼翁能記於此乎
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誘之心声呼為風
俗所化无不作謟媚僻淫之態顏容為風俗所化无不作姦邪
慼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元結

浪翁聞元子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
也天地化為炎鎖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
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声黄英化為粱
肉一息化為千歲鳥大化為君子元子感之浪翁曰于不聞往
昔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鬪斷骨爛肉萬里相藉大地非斧
蹟也耶人民腊衣盃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
耶人民相与寄身命於蛇虺深谷之底始能声呼動息山澤非
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薈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
人民夫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尽暫休風雨非邸舍也耶人
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露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
寃瘡痍相尋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声也耶人
民多飢餓溝瀆病傷道路棄河非粱肉也耶人民奔亡潜伏戈
矛相拼前傷後死兒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彊王霸卿相枕
路隅為獸誰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耶

訊甿　劉禹錫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甿增二扶斑白挈鶵角
齊生聚何憂用擧肩而西徙未告予曰斯宋人梁人亳人潁人
之適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之予聞攏西公暢毅之止才踰月矣
今爪曹之來也欣二然似恐後者其間有勞來之事歟醫復之
條歟振贍之恩歟頌兵士歟稅徇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沒都
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盜潰兵而武臣顓為牧守由將校以授皆
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鶚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
民其下也鶩其理而蜂其賦民弗堪命是軼于他土然咸重迁
也非牯危傍蹙不能違之羸者雖歸成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
復今聞吾帥故為丞相也能清淨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佐
嘗宰京邑也能誅鋤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奔斯二必而來歸
懸待事實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
而声先馳声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二矣政在終二
也試當論声實之先後曰民黠政頗以須理而後勸斯實先声
後也民離政乱須感而後化斯声先實後也立實以致声則難
在經始由声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理俾先後
始終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古詩

舂陵行 并序　元結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户經賊
以來不滿四千太半不勝賦税到官未五十日承
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
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乱刺史欲焉逃罪
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
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作舂陵行以達其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
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乱亡遺人實困疲大鄉无十家大族命
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絶意速行步遲追呼
尚不忍況乃鞭撲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迹相追更無寬大恩但

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悲使奈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恐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蒸黎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并序　元結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州破郡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年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紛二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時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命來豈不知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海邊

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　杜甫

覽道州元使君結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參錯天下為邦家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辭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也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舂陵作欻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獄訟久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颷振南岳之子寵若驚色沮金斗大興含滄浪清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新安吏　杜甫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石壕吏　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人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所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官政

羣書要語

學古入官書　不媚于位詩　委蛇委蛇　退食自公詩

羊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語　敬共朝夕恪居官次襄二十二　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成十六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注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

細弱不勝任亦不居朝廷 昭十一 縣回措枉造次秉直事不失
當舉無秕政 柳御史苏版
詩句 肯君稱黄紺綃冊披腕衒 坡 卯申縛壯士入廿信少忿 注
倉庫法旱入脱出 陳尚書 鈴蘇辛將親師席東向時容問治民
曰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 坡 意解 終年但如此真
竊大官懿 曾

古今事實

争田質成

虞芮二國争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以其所争爲閒田 家語

甘棠聽訟

甘棠召伯聽訟也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始謗終誦

孔子相魯魯人謗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无郵及三月政成化行民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无我私 孔叢子

子產相鄭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誦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日晏不休

前漢薛宣守左馮翊及日晏休吏職曲暠投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

苛抑豪強

後漢周紆爲洛陽令下車問大姓主名吏以閭里豪強對紆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部吏望風爭以激

切爲事京師肅然

杖吏從輕

拓公在荆州取以威刑肅物令吏受杖止從朱衣上過拓式云向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識不着公曰我猶患其重 世說

赤子龍蛇

扶風馬公燕爲鄭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剥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万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又曰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列怨而憾以恩則横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雖也又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 韓愈鄭州溪堂詩序

拷罪立名

李嵩武后時爲御史鞫獄備諸慘酷其訊罪人皆有名如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車驢兒拔橛鳳凰曬翅獼猴鑽火之類 唐宋擬遺 周興爲周秋官侍郎性慘毒推劾殘忍法外苦楚无所不爲拷縛罪人有仙鶴曬翅胡孫擡茶鬼搜擴牛拔撅之名時人呼爲牛頭夜叉 談實錄

戲爲判語

李白誠爲長葛宰一雜職犯過乃戲判曰豈有終日挑之而不知其味者乎 国史補

能辨冤獄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尉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州官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

之留其獄數日不決一旦諸州界人言曰已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乃垂簾引女奴父母示之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知州曰推官之力也其人趣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為若水祈福 涑水

丈散軍粮

王德用在定州一旦倉中給軍粮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〻〻曰汝從我受日入倉乃往召專副問曰取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叱從者杖專副又呼四卒詰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与汝曹受棄之乎汝何敢乃尔喧譁如此欲求死耶乎皆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涑水記聞

應變倉卒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驚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魏宮畏之龍圖韓公孫婿也嘗以此事告韓魏公〻曰當是時其亦不敢措置 忠直弟録

西房争業

張公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彦均割家貲不平公詰而責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若下馬召章并彦曰汝弟訟汝治家業財物幼小不知貨多少故又分之不均果平否彦曰均平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服 青瑣高議

判斷擲筆

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擲停罵不已知縣以聞府魏公使問曰汝爲吏官任否曰當時乘怒實有之公曰汝為禁卒既差在彼便有所縱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使容平和略不變色衆僚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公震怒問之亦對如實亦判與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耳 元城語録

年高勤職

韓魏公勤于吏職〻書文牘撿察研覈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老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揮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老且俸禄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辨僧免獄

向榆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其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盗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墜智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贓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因密使吏人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獲之并得其贓一府以為神 涑

水記聞

不省吏事

向文簡公敏中罷相出鎮多以吏事為委寮寀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勿要令人或付與寮寀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記聞

反陷吏姦

包孝肅尹京號明察有編户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約曰今見尹汝但號呼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分辯不已吏訶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弄權杖之於庭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不知乃為所賣青瑣

時來則為相

劉沆擢右正言知制誥陝西用兵沆見執政白事畢曰請對極言得失 仁宗送其議於中書執政不悅曰須令人作狀自行

事類卅　十四

之沆曰宰相豈有常哉時來則為之

禁絕異端

程明道先生任京兆鄠縣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與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視之自是不復有光行狀

捕龍折竿

明道先生為上元簿日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蒙齋

僕告其主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脊杖二十其僕怒之翌日即抱其狀走府曰秀才日學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具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石林燕語

開陂罰錢

韓真卿守潤州民有開陂者本業之外別令先陂者出錢與陂應者小人嗜財衆不惜出錢終日紛爭相視無敢下手者責集

作相不先急務

或謂趙丞相欲放洪補數員云方今大倫恁地不成模樣身為宰相合是以何為急都要急去理會這般事如何恁地不識輕重此他日是亂之態以為宣和末年番人將至宰相說此事只看實錄頭一板便見且說太學重委才做時又不好衛道是識世界否且如今待補取士有甚不得如何道恁地便取得人才如彼便取不得人才只是亂說朱語錄

日啟士何　見後道門以下俱要

事類卅　十五

適百乃聞

陳遵為司徒掾公府掾史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適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請斥大司徒馬宮優士又重遵聚能治劇補郁夷令

衆事不理

蜀將琬為廣都長先主嘗奔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將加罪戮諸葛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

爲罪不以脩飭見異乃不加罪但免官而已

預備錄獄

蜀何祗爲督軍從事承相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錄獄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亮晨往祗悉已闇誦對答無所疑滯亮甚異之

似是馬曹

晉王徽之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答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遇雨徽之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沖嘗謂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調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摴蒱廢事

陶侃鎮荊州時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常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投之江中將吏則加鞭朴曰摴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

張目不答

晉王述字懷祖性沈靜年三十未知人名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唯問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一言一坐稱善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父祖但曠淡微不及耳

君侯信癡

晉謝萬字萬石才器俊秀簡文作相召爲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與帝共談移日揚州刺史王述萬妻父也萬嘗著白綸巾乘平肩輿徑造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還傳問吏

晉孟嘉字万年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

三宜休

唐司空圖隱中條山王官谷作亭名休休亭作文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自目爲耐辱居士時盜賊所過必掠獨不入王官谷

二宜去

唐孔戣爲尚書左丞以老自乞韓愈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戣曰吾豈爲吾老吾年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貧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于言

遊山飲酒

唐潘孟陽爲戶部侍郎憲宗詔視江淮財賦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聲望大減後鄭敬司財忌江淮者誡曰卿其行宜諭朕意毋若潘孟陽嫚財費飲遊山玩而已

坐鎮雅俗

姚崇嘗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盧懷慎不能決皇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

愛置閑官

唐鄭虔玄宗愛其才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爲博士虔不知廣文曹司詣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

廿言虞文博士自君姑不亦弟乎

苦吟廢事

孟郊字東野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二兩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冬條大合數千抱叢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可污魚鼈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經驀投金渚坐工積水之旁苦吟到日昳或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下急不佳東野之爲乃白上府請以他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 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後

嗜酒廢事

王績丞一無功求爲大合丞以嗜酒不任事

古今文集

古詩

雜詩　劉公幹

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有感　張耒

羣兒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痴傍笑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相鞭以爲戲翁怒鞭人血流地等爲戲劇誰後先我笑謂翁兒更賢

律詩

書王元之畫像側　歐陽永叔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煖荷君恩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二

建安祝穆和父編

性行部

讒毀

羣書要語

惟截截善諞言泰誓尚口乃窮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論語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淮南子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秦紀流言飛文譁于民間前漢好譽毀者衆口所毀浮石沉木陸賈新語俗諺有之衆人成其詆訕言其不純貞金者欲其售取攝以見其此爲衆口鑠金因俗通積毀銷骨鄒陽書積羽沉舟羣輕折軸史記衆响漂山聚蚊成雷中山靖王傳女无美惡入宮見妒士无賢不肖入朝見嫉鄒陽書腹誹幽訾仲長統傳有誹謗爲惡言闘上灌夫傳從彼口語揚揮傳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東京賦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馬援傳衆女嫉予之蛾眉兮謠諑謂予之善淫楚辭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九重猛犬狺狺而近吠兮關梁閉而不通九辯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楚辭維申申以詈予兮終蹇蹇而服躬桂集詆訶萬端旁午構𦤺柳文身居下流爲謗藪浮譽先生者不忘陵先生者无謫柳答問有无兄而云盜嫂娶孤女而云撾婦翁柳文有耳者相鄰傳作醜語柳文弄口鳴舌百葉者抄變蘇長公㦤駁集分謗毋令獨家恐聲蘇秦傳

詩句 自從別君來遠出遭巧譖韓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韓調張籍李兒畏遂佽低頭惟避謗歐哀讖命不偶每以才得謗蘇謾黠罵猜謗謗讒言來詬譏山谷舌

端万变乘春輝又選 利背迎人着不得 刘賞答

聖讒說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注聖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 舜典

四国流言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国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豳

詩周公攝政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国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金縢

巧言如簧

巧言刺幽王也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職爲乱階既微且尰尓勇伊何爲猶將多尓居徒幾何

萋斐貝錦

巷伯刺幽王也詩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与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青蠅刺讒

青蠅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无信讒言

同列相譖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爲鬼爲蜮則不可得面靦有目視人罔極

采葛懼讒

采葛懼讒也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注威王之時政事不明臣无小大使出者則爲讒人所毀故懼之

采苓聽讒

采苓晋献公好听讒

假蜂造讒 見後母門

何傷日月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无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 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道廢有命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三言成虎

龐恭与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恭曰夫市之无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遠於市議臣過三人願王察之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

曾參殺人

秦王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与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許之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听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与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云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以曾參

之賢焉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
曾參王之信臣又不若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
王投杼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
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
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
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武王崩昭王
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无
用讒乎

行止皆天

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者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无見
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宰人辨謗

晉文公時炙有髮繞炙命斬宰人宰人曰臣有死罪者三焫川
歲炭曾治釦歃金石可銷而不能燒髮臣罪一也臣刀可斷犀
兕不能斷髮臣之罪二也与宰夫共視不如視膳者兩目臣之
罪三也公悟乃釋之

尚浴辨誣

僖侯湯浴中有礫僖侯曰尚浴黜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
僖侯召而來誚之曰子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黜則臣得代
之是以置礫湯中也

以訐加誣

魏王遺楚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褎知王悅之也愛之甚於王王
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所
悅其愛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
褎既知王以爲不妬因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之鼻子
見王必掩其鼻美人從之王謂鄭褎曰美人見寡人必掩其鼻
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謗書盈篋

樂羊爲魏文侯將攻中山三年拔之文侯封之靈壽樂羊歸而
辭曰臣攻中山有謗臣於大王者謗書盈篋大王終不信之故
臣得拔中山此乃大王之功非臣之功也 ○一云文侯示之謗
書盈篋

因文進讒

楚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平爲令衆莫不知每有一令出平伐其
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平平嫉王聽之不聰也讒諂
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不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
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因隙進讒

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
吳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

烹阿封墨

齊威王即位不理國政數年之間諸侯並侵於是會羣臣召即
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
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
助也封之萬家召東阿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守東阿譽言日
至然吾使人視東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鄄子弗能
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
東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

乍毀乍譽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召欲以爲御史大夫或

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郎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
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
此必有人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
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上默然慚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
耳

盜嫂受金

絳灌等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居
家時盜其嫂今欲令護軍而受金願察之

免死狗烹

有告韓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實欲襲信高祖令
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械至雒陽赦
為淮陰侯

進用見忌

天子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曰雒陽之人年
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
長沙王太傅

仄目而事

武帝初轅固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
餘矣公孫洪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
學以阿世

上書誣告

武帝病篤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與金日磾上官桀桑洪羊
受遺詔輔少帝是時昭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其後桀等與
光爭權皆怨恨時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於是桀等與燕
王謀又共詐令人為燕王上書光與推曰是桀等不敢復言

意以致謗

馬援在交趾常以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為種
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後人有上書譖之者以為
前所還載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
其家詐冤書六上然後得葬

後宮被譖

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俄而大幸為婕妤趙飛燕譖
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
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
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
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

謗撾婦翁

第五倫字伯魚光武問以政事戲謂倫曰聞卿為吏撾婦翁寧
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帝大笑

藏餳誣毋

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左右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召問藏
吏吏叩頭亮問曰左右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求者
不伏侍中刁玄張邠啟云二人詞語不同請付獄推究亮曰此
易知令破鼠矢鼠矢裏燥亮又使人以銀碗并蓋就藏取交
州所獻甘蔗餳使者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啓言藏吏不謹
亮呼吏持餳器入亮曰器既蓋之無緣有此將所使有恨於汝
乎吏叩頭曰嘗從其求宮中莞席二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
也覆問所使果服首伏即加髡鞭斥付外署

譖毀莫措

王猛為苻堅輔國將軍在中領選被中五選權傾內外宗戚舊
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
為甘泉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敢有言

不以攻短

北齊崔暹爲文襄親遇爲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此皆實事不爲嫌也

力士進讒

唐王毛仲恃寵不法中使至其家欲說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倨見忤意即侮慢高力士銜之毛仲嘗生子玄宗命力士授子五品官還問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貶死

讒毋墮井

唐白居易爲贊善大夫宰相不悅俄有言居易毋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行貶江州司馬

因詞進讒

上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篇其略曰可憐飛燕倚新粧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曰始謂妃子怨李白入骨顧何乃拳拳於是妃曰何李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上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楊妃別傳

以文被譖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 眞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歸田

一網打盡

范富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illegible]等不便其所爲蘇舜欽乃仲淹所薦又娶杜祁公小女少能文章議論進奏院祠神舜欽循前比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開席會客拱辰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奏因欲動搖衍公事下開封府治於是舜欽及劉巽俱坐自盜王洙等與妓女雜坐江休復刁約周延雋延讓又服喪未除益柔并以謗訕周孔坐之 益柔作傲歌云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 同時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爲過舉拱辰曰吾一舉網盡矣

斬人使徇 以下係分謗

韓獻公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左成二年

致書妖乞

于君爲兄所憑言事或驗士庶輻湊事之後以傳習妖教下獄詔差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曾以下皆有之而文潞公獨無上問其故公曰臣但不知耳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溫公日錄

雜著

讒國 沈顏文粹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說說國故人君弗爲意也且曰彼誠佞耶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耶予不過黜一臣予復天命者天下豈少若人乎奈何弗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退矧忠者寡而佞者衆乎是以宰嚭說子胥而吳滅趙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囚焉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說說國非夫

卜居 屈原

朱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背違正直故陽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蓍龜以決之遂為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无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大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无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使騏驥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釋言　韓愈

有來謂愈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愈曰然曰有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之愈曰前之讒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讒我於翰林者相國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必曰彼傲相國又傲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今乃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韓文

毀　段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無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琢其所違藏覆而覆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杼有諸巧乎言非有乎

大和新修辯謗略序　李德裕

臣聞行險而言訐上者非謂謗也是實之所招也蹈仁而被誣者非己所召是盜之所憎也夫舉身絕嫌人臣止謗之術積受不納人君辨謗之明然則正若邪之所徒直者曲之所擠有能為不才所忌有功為無庸所嫉四者苟立四謗必隨況仍必類負俊夾以智鑠金之口不詳□尚鳴成雷之蚊未萌而先合以羣陰而蔽孤陽以衆比而排□立結其禍患成本謗言莫不巧中於隱伏之微藏成於疑似之際忠賢被之无以自辨亦良可哀哉伏惟皇帝陛下体乾坤簡易之德合日月无私之照視聽自天神明其化慮諸嗟之亂聽狀采也之敗目聖其謗說常詠格言臣等將順天聰綴緝舊典發東觀藏書之室得元和辨謗之文緝過方言者成十卷以其覈而寡要繁則易蕪方驗情僞之源於資詳略之當遂辨加研考所以理昔賢被謗之狀表前

王者鑒之明矣須視則倚衡否則有坐絕其根柢杜其未兆欲懲之於未形鑒之於無象夏后盤盂之誡比周王丹几之銘測深慮遠取為殷鑒使播紳者有所渭其家尊乘无以成其文忠臣得納其誠武臣得盡其力矣於是伏之周秦漢及歷代必及精簡有合箴規特立新編成三卷號綿為封進臣等上奉宸謀竭其鑽仰敢不虔序聖言冠于篇首云

古詩

君子行　陸士衡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福鍾恒有兆禍集非无端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懽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梁甫吟　諸葛亮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塚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国齊晏子

傾陷

羣書要語

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 中庸　抑登高而去其梯 孫子　排擠英俊 杜欽傳　或以害好陷人於罪 匡衡傳　為之機陷禁錮其短 李陵傳　相出入於機穽 主父偃

古今事實

易以薄酒

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楚王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 淮南

巧於相傾

周堪張猛為恭顯等所譖元帝无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之

醉陷太子

賈后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太子醉迷不寤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 晉惠紀

上前背約

趙憬之入相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以所談裴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為計帝由是信延齡於不是贄已而贄與憬約至上前論延齡帝怒形於色憬默然无一言

累及善人

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上怒撲子諒於廷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 唐玄宗紀

乘時排擯

李德裕為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出鎮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太保分司

口蜜腹劍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其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者必有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以計不召

乖崖自成都召為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大作不可巾幘乖崖自陳求補外　真宗使軟裹趍朝乖崖曰豈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　上聞之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千兩貽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後山談叢

彎弓下石

楊文公億為執政者所忌言事者攻之不已公有謝啟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彎弓而未已　青箱記

胥魁見陷

陳李士貫為省副三司有一胥魁桀黠狡猾善通權倖省中事率以咨之陳悶而不平既求參見厥類以待一日會女客使胥辨事胥乃攜十餘歲女來至堂門街捧紙標子手女子前曰陳副使尚未嫁女子令監廚照錢陪備賞此女子要錢若干遂結皇城司密邏具得其情以聞朝廷將降黜賴宰臣辨解歲餘竟罷去

卷遺錄

〔諸子文集〕

雜著

柳子厚墓誌　韓愈

平居閭里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顏魯公祠記　唐子西

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者命也史臣謂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以賊于是未必然公孫洪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李希烈其用意正相類耳然於數君子者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斬然自以為得計不亦謬乎

古詩

讀史　白居易

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構人罪至死人不疑掇蜂殺愛子掩鼻戮寵姬弘恭陷蕭望趙高謀李斯陰德既必報陰禍豈虛施人事雖可罔天道終難欺明則有刑辟幽則有神祇苟免勿私喜鬼得而誅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二

建安祝穆和父編

官政部

租賦 征商附

羣書要語

什一天下之正中通典，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易益卦

征商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孟子。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上同

詩句 誰知和君門令下竟征賦杜甫 田毛渠竟征籍

古今事實

三代取民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

魯之取民

魯宣公初稅畝杜預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一

聚斂之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

二猶不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貪如碩鼠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蚕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魏風

保鄣繭絲

趙尹鐸守晉陽鐸曰保鄣乎繭絲乎

秦之取民

秦始皇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董仲舒曰秦用商鞅之法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廢井田開阡陌食貨志 秦頭會箕斂之供軍費財力言陳餘傳

漢除田租

漢高祖以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漢文帝詔賜民田租今年之半是歲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唐租庸調

唐太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蚕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

唐青苗錢

代宗詔天下田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

上供送使留州

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作兩稅法

德宗時楊炎作兩稅法夏輸不及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通典

政拙催科

陽城為道州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賦當上考功城自書

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

輸租增耗

五代漢王章爲三司使狂時民租石輸二升爲雀鼠耗章增一石輸二升爲二斗

荊公青苗法

荊公知明州鄞縣貸穀于民立息以償新陳相易[illegible]伍邑人便之暨爲相所行之法皆本乎此然荊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 邵氏録 後司馬光范鎮呂公著李常孫覺程顥韓琦蘇軾爭言不便而罷 見國史

文王不征 以下係征商

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

成王之征

周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武帝重斂

武帝初算商車又算緡錢又令民占緡者以其半與之 注 有不輸稅令民得告以半與之又師旅之後用度不足乃摧興廢斂権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

唐德之征

唐陳京請稅富商錢德宗以趙贊判度支搜督甚峻諸道律貨置吏閱商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屬軍用迫蹙不能備常平之積趙贊復請稅間架等除陌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戶樓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 食貨志

本朝寬征

太祖詔勿得苛留行旅齎裝除貨幣當算者外不得輒發篋搜索

不稅農器

真宗祥符間呂夷簡請免農器之稅

寧征商賈

仁宗慶曆間議欲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仲淹以爲茶鹽商稅之入但分商賈之利耳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省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山澤及商賈必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商賈

置市易法

文彥博奏市易司遣官監賣果實有損國体斂民怨乞罷罷凡衣冠之家罔利於市搢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爲物議所非者乎王安石曰陛下不須𥟖利豈於果實收數千緡息以規利者直以細民久困於官中須索又爲兼并所苦故爲立法耳 通鑑

不稅日用物

高宗曰關市之征本以抑商賈如米麪民間日用之物豈可一槩收稅朕已爲蠲免今耕牛亦如是也宜令監司守臣察其違戾者

罷攔頭稅

孝宗朝或乞復置西溪攔稅 上曰關市譏而不征去城五里之外豈可復攔稅 宋聖政

古今文集

雜著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
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
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
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
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
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
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
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
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
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
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
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
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
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
土之所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
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
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
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
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古詩

重賦　白居易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
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淫明勑內
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
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疋繰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
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煙火盡霰雪白紛々
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端與寒氣併入鼻中辛昨日輸殘
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為羨餘物隨月獻
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

傷田家　聶夷中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
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

織婦怨　文與可

擲梭兩肘倦踏籋雙足趼三日不住織一疋纔可剪織處畏風
日剪時謹刀尺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持入庫何事監
官怒大字雕印文濃和油墨污父母抱歸舍抛下中門下相看
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
宵停火燭當須了租賦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肩髀露
里胥踞門限叫罵嗔納遲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田家詞　元結

牛吒々田确々旱塊敲牛蹄趵々種得官倉珠顆穀
六十年來兵簇々月々食糧車轆々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
駕車食牛肉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鉏犁作斤劚姑舂婦擔去輸官
々輸官不足歸賣屋願官早死有兒牛有犢不遣官軍糧不足

打麥　張舜民

打麥々々彭々魄々聲在山南應山北四月太陽出東北纔離
海嶠麥尚青轉到天心麥已熟鶡旦催人夜不眠竹雞呼雨雲
如墨大婦腰鐮出小婦具筐逐上隴先捋青下壠已成束田家
以苦乃為樂敢憚頭枯面焦黑貴人薦廟已嘗新酒醴雍容會
所親曲終厭飫勞童僕豈信田家未入脣盡將精好輸公賦次
把升斗求市人麥秋正急又秧禾豐歲自少凶歲多田家辛苦

可奈何將此打麥詞兼作插禾歌

野老歌　張籍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田家行　王建

男聲欣欣女顏悅人家不怨言語別五月雖熱麥風清簷頭索索繅車鳴野蠶作繭人不取葉間撲撲秋蛾生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

當窗織　王建

歎息復歎息園中有棗行人食貧家女為富家織翁母隔牆不得力水寒手澀絲脆斷續來續去心腸爛草蟲促促機下啼兩日催成一匹半輸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著當窗卻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

治盜　偷盜

羣書要語　稍未半道群盜滿山賈山至言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賈誼過秦大攻城邑小掠鄉聚漢書王莽傳織厥渠魁脅從罔治書胤征延及于平民因不寇賊姦宄奪攘矯虔呂刑偷盜提撕鼓盜物理鼠竊狗偷文選探囊發篋莊子胠篋椎埋鼓鑄貨殖文

詩句　長年身將老關河信不通村荒風動萬里群盜正縱橫杜討身白刃裏殺人紅塵中李白東旅西征急風起戰伐多少天兵徇西北征兒向稽誅已經百日窮荊棘身上無衣肌骨杜

偷盜　何况亂杆欲偃拊發女偷偷兒夜探赤白丸蘇

古今事實

萑苻之盜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以是和　昭二十

不擾民麥

宓子賤為單父宰齊攻魯父老請曰麥熟請放民皆使出獲麥宓子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有寇也　家語

潢池弄兵

宣帝時渤海盜賊並起丞相御史舉龔遂召見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赤子盜弄陛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至渤海移書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有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探赤白丸

漢尹賞成帝時長安少年群輩殺吏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賞以選守長安令修治獄穿地方深數丈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長雜舉輕薄惡子得數百人分行收捕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死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令死者家發取其

戶長安爲之語曰安所求死于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
後何葬注桓字如和今猶謂之華表即和表也

綠林赤眉

王莽末民並起爲盜賊王鳳馬武王常成丹共聚藏綠林山中至七八千人樊崇起兵一歲間三万餘人恐其衆与莽兵亂乃皆赤其眉以相識別後馮異擊破之

焚書安反側

後漢光武拔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与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黃巾之寇

靈帝時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徒衆數十万皆著黃巾以爲幖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帝遣方伯皇甫嵩○集討賊戰大敗之

賊不入境

後漢鄭弘詔以太山賊聚偽號連年不能破詔以三府掾選爲奉長賊聞其賢不入其境餘縣多被寇盜流入縣界者安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詔曰長活溝壑之人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聞許德竟无所坐

單車降賊

張綱傳廣陵賊張嬰寇亂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大將軍梁冀恐綱曾奏己以爲廣陵太守欲因事中之綱單車之職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拜泣曰荒裔愚人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乃降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病吏人咸爲祠祀初張嬰言千秋万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制服行喪

以口擊賊

四將朱伺守何文爲江夏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大守楊珉府請督將議于賊討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

姊妹遇盜

晉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皆藏穴間盜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群盜乃捨之而去

兄弟遇盜見兄弟門

黃巢之亂

黃巢衆衆數千以應王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万入鄆黃北掠齊魯入鄆淄沂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万掠淮南寇浙

東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遂陷閩福州泉汀潮地諸州皆没陷桂管進寇廣州破澧州攻鄂州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万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弩射殺賊將賊驟乃還破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陷睦婺二州濟采石侵揚州犯泗渡淮犯申光潁宋徐兖等州陷東都張承範以彊弩三千防閤巢攻閤克潼關外候而巢至斬大呼川谷皆震巢衆黃金甲衛者繡袍華幘騎士數十万先後之陷京師自春明門升太極殿僭即位號大齊求袞冕不得繪弋綈爲之取黃明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為弋黃明年李克用破巢於渭南四年二月克用追巢敗之擒巢姿子巢甥林言曰若取吾首獻天子言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函首獻行在

夷令貫致盜

淳化間彭山縣令齊元振若貪暴苦民王小波因其服賞之以
錢蓋若其誅求无厭也衆推其妻弟李順為帥入成都僭號王
繼恩討平之

化賊為民

張詠知益州時四郊多壘城門晝閉王繼恩首送三十餘請誅
治之詠悉令歸田業繼恩怒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詠
與公化賊為民何不可哉

敗儂智高

廣西源州蠻儂智高反陷十餘州命狄青討儂智高青敗智高
於歸仁鋪詳見上元門

敗范汝為

建州民范汝為作亂詔孟庾宣撫韓世忠副之次福州福帥程
邁請世忠曰宜少休以俟元夕世忠曰吾以元夕亂擒見公矣

次年春破殺賊衆范汝為自焚死

盜能却兵 以下係偷盜

齊興兵伐楚子發帥師以當之兵三却楚有用其計齊師愈強
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子發許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
之幬子發使人歸之明日又取其枕子發又歸之明日又取其
簪子發又歸之齊師大駭將軍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乃
還師而去

雖賞不竊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詳

雞鳴狗盜 已見賓客門

偷長擒盜

張敞守京兆尹其市偷盜多敞乃召偷盜首長數人見之責問因
貰其罪令致諸盜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詣府恐諸偷驚駭願

推補吏職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
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門閱出者污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
數百人及行法罰由是市无盜賊

梁上君子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為太丘長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
命子孫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不善習以性成如梁上君子
是也盜驚自投地寔徐諭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
反善然當由貧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无復竊盜

殺賊不顧子

後漢橋玄為太尉以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劫之
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率河南尹至恐并殺其子不欲迫之
玄瞋目曰姦人无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
玄子亦死玄乃言天下凡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者師劫

質不避吏責於此遂絕

操刀捕賊

吳孫堅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塘會海賊掠取賈人財物於岸
上堅操刀上岸東西指麾若分部羅遮賊狀賊見以為官兵捕
之散走堅追斬一級父大驚

拊床盜遁

婁逵舍有貧乏者昏暮有二偷入室逵拊床一呼二盜俱
顛故閣州仍婁以雷鋒焉

可留青氈

王獻之夜臥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
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

盜賢及采

宋會稽郭原平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奔走陷溝乃於溝上

立小橋令通鄰里衚衕。○武康沈道虔見人竊其園菜，乃自隱
逃。有竊園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此筍欲成林，更有大者送與之。盜者
慚不敢取。

罰偷掃街

六合吾家則為吴興守，錄得一偷，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令兼諸
偷自代，諸偷恐，皆去境內以請。

墻壞致盜

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暮而果大亡其財。
韓非子

婦能擊偷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盜數
十持杖鼓噪，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
往至姑側，為賊捶擊幾死。

盜沒為官户

隋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建中為群盜，
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為官户，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
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時，仍又執
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帝惜其勇，捷誡而捨之。
煬帝朝為賊戰死。

執偷而榜

晏丁部公剛峻，閤皁盜入其第，執而榜之，既委頓，以送官，執至
門即死。言行錄

託鐘辨盜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人有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
述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
引群囚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
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祭訖，以帷圍之，乃陰使人以墨
塗鐘，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
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為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
出於小說。筆談

取刃斷盜足

柳開字仲塗，幼警悟，膽勇過人，頗恣意，未冠為南縣令，有盜入其室，衆
不敢動，開年十三，亟取刃逐之，盜踰垣，開揮刃斷其足二指。

古今文集

雜著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數之，及詰，公曰：請理君朝廷
之寇也。公曰：君察其職，及責我，欲辭其罪責也。曰：然。君不聞嚴
鼠之牙乎？食人之百穀，寡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曹国
之牛，蹢食其角矣，請以是喻焉。牛之寢，蚊蚋撓其膚毛，必
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鼷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
甚於蚊蚋千嘴乎？以其口銜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
公議戰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也。既役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
寇，其鼷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甚患大而君不知
也。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而揮之，
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
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為鼷鼠於齊
矣。

律詩

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死　杜牧

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死綏卻是古來有，驕將自
驚今日無。青史文章爭點筆，朱門歌舞笑捐軀。誰知我亦輕生

者不得君王丈二殳

皇祐中儂賊犯廣州閩郡清夫雅守古晋督戰死之妻方產子棄之草間賊後訪之尚呱呱然　元厚之

轉戰維門日欲暯空拳猶自犯戈鋋身爲丞虎口方知命存爲毛更失呼柱下呆御存斷節榜中許曰得遺孤空餘三尺英雄氣不愧西山大丈夫

詩詠

作詩贈賊

陟嘗過九江皖口遇盗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一絕曰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古詩 以下律詩附

次韻子瞻送顧子敦河北都運　黃庭堅

儒者給事中顧公甚雅論議明往行河朔詩書熟經潤色暑頗懸史發民之費之國計安能已成功渠有命得人斯可喜似聞阻飢餘祭少紓篤閭里療飢採錄金錢撩取嫌美郤中十溢餘一二書奏紛西遲魏三河東太守曰擾此豈小事哉何但役治水使民皆無恐築乃是真儒耳

寄盧仝　韓愈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有奴長鬚不裹頭有婢赤脚老無齒 云云 昨夜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闞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爲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五百 伍伯人吏行杖 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況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仆肋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耀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

里翁行　陳去非

里翁無人支殘急天雨壞墻白晝驚賣衣鉏人梁得墻不處偷兒披戶入夜寒千挑 五十載 八年行役也 不經過偷兒若來知奈何君不見巴丘古城如培塿當年万人守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三　别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四　別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人事部

慕名　辭名附

羣書要語

君子萬夫之望（易繫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車舝）。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卷阿）。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

先哲孝經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季氏）。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孟子）。令名，德之輿也（左宣）。君子務積於身，則貴名起之如日月（荀卿）。藏諸閭馬甚久日以矣，漢武制求諸馬下風之行（謝靈運書）。改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霍光傳）。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況錄於人以為榮（李太白）。游談布衣之賤，往往擁門下之客，皆見四不如親一面，僕對錄得名公卿也，不可多取。盛名之下難居（越世家）。

詩句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東漢馬廖傳）。誰能齊嶺谷，揖君山嶽德（孟郊）。落日升暴京，猶疑見顏色（杜）。名高海內人所慕（荊公）。平生乾楩最欣慕泰山（公）。詩名 晰喜父游能幽，君不用名，何須身後千載名（李）。以咏窮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許）。若藏難役是詩名（坡）。白頭學步役要身名石以

古今事實

學孔睎顏

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公孫丑）。揚子曰：睎顏之人，亦顏之徒（學行）。

捧心效顰

師金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莊子）。

慕藺

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季諾

曹丘生曰：楚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

暴公威名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立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敬納其戒。

登龍門

不見其生　見別類門

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得御李君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荀爽嘗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林宗巾

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

所敬敬賢

陳矯為功曹，謂陳登曰：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礼有法，吾敬華

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故適元道傳附演記奇材吾嘉吾
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徐子將二焉足
錄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呂布傳

披霧覩天

衛瓘見樂廣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
青天也

欲識莫致

陶潛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常往廬山弘令潛故人
龐通之齎酒於半道要之及至欣然共飲

會坐不相識

晉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因會張華二以其並大才謂曰
今日相見可勿作常語陸舉首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
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張曰荀何遲
荀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今乃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一
坐撫掌

名著晚衰

周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
鳳德之衰也

掩鼻效詠

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
能及或掩鼻以效之

願出其門

韓愈上宰相書曰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

泰山北斗

自韓愈没其言盛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本傳

景星鳳凰

韓愈與李渤書朝廷之士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爭先
覩之為快

紫芝眉宇

房琯每見元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爭令出門下

柳子厚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
下交口薦譽之 墓誌

盧前王後

王勃與楊盈川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
駱盈川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草木知名

德宗世張仍為豪州刺史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
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因復賜舊名

名下無虛

閻立本見張僧繇舊畫曰名下定無虛士 國史纂異

至洛先訪

邵康節居洛士大夫之道洛者有不入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 墓
誌

婦孺知名

司馬公光上疏論新法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
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
司馬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 行狀 坡詩云兒童誦君實
走卒知司馬

名聞宮禁

王拯笠畸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德初梅以副使梅夫人入
謝恩詣宮 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 太后笑曰

是聖人創家乎由是始知聖人命名開眾宮禁也 歸田録

解紛辭賞 以下係辭名

魯仲連為趙卻秦軍欲封仲連仲連辭謝曰所貴於天下之士排患難解紛乱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

大名難居

范蠡與句践既滅吳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為書辭王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君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請從會稽之誅句践曰孤將與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宝珠玉乗舟浮海終不反句践表會稽山為蠡奉邑蠡浮海出齊変姓名鴟夷子皮耕于海畔父子治産居无幾何致産数千金齊人聞其賢以為相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間行以去止于陶云云

賣藥避名

後漢韓康字伯休賣藥長安市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我何用藥為 逸民傳

恐名太盛

王儉幼篤學手不釋巻賓客或相称美僧虔曰此兒不患无名故恐名太盛耳

身不可見

宋纖有遠操不與世交馬岌高尚之士具威儀造焉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徳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矣

名不可取

白居易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况詩人命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已

造物忌名

陳摶隱華山幼時戯渦水一青衣媼抱置懐中乳之曰令汝更无嗜欲聡悟過人先生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无完名子名將有物敗之放晩節後飾過爰營産用雍鎬間遂發清節 玉壺清話

辟人推罵

蘇軾曰得罪以来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与漁樵雜處往々為醉人所推罵輙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无一字見及有書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東坡回李端叔書

雜著

與韓荊州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戸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帰之一登龍門則声誉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収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脱穎而出即其人焉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題品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白謨獻[illegible]書安能及 務至於制作積成巻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墨兼人書之然後退帰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緑長價於薛卞之門

盛名難居

房琯贊曰唐名儒多言琯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
矣一失衆師記不復振琯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
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
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
失爲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爲
累也戒哉

律詩

獻僕射相公　薛能

清如冰玉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絕攀強虜外聞須破膽平人長
覬盡開顔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致却垂衣更何
事幾多詩句詠關關

迎候

主人肅客而入曲禮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陶集　趨拜送迎韓信傳

〔羣書要語〕

〔詩句〕殊慚賓將迎柳　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illegible]　世人無往復
鄉老有邀迎坡　客至從嗔不出迎杜　昔年結客曾遊處今見焚
香夾道迎坡　道左旌旗諸將列馬前弓劒六番迎歐

〔古今事實〕

敢犒從者

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
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襄二十二

避席爭席

莊子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
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
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言其尊形自異
故與之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矜夸故也

虛左自迎

魏公子信陵君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
生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曰臣有客在市
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故久
立語微察公子顔色愈和乃就車酒酣侯生曰今日嬴之爲公
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公子自迎於衆人廣坐之中欲
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市中人皆以嬴爲小人以公子爲長
者也侯生因進朱亥曰屠者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
史記

負弩前驅

漢司馬相如武帝時邛筰君長願爲臣妾請吏比南夷上拜相
如爲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
人以爲寵

謝絕迎者

主父偃爲齊相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与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
我內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
門

竹馬郊迎

郭伋爲刺史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
迎拜曰聞使君到故喜來迎

故友邀迎

范式爲荆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
野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
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勅縣代嵩
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華嶠後漢

倒屣出迎

蔡邕見王粲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 後漢

逢迎

段會宗傳康居太子欲降漢遣衛司馬逢迎

迎廷

唐王諤傳回鶻入朝諤悉軍迎廷 子放反迎也

望塵迎拜

石崇与潘岳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雅拜 本傳

門生出迎 見門生門

迎一逢掖

皇甫規歸安定曰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与同坐極歡先是鴈門太守至規不礼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責不郊迎

竇參按江淮獄楊州節度使陳少游復遲不郊迎遣軍吏致問參厉聲謂責少游遽往謁參三不顧即去

古今文集

雜著

送鄭尚書序 韓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隷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帥如至四府必使其佐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礼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于郊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春今相國李公儞爲吏部員外郎愈嘗与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劉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帕首韃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偏立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又館又如是卒不得辭云云今李公既朝夕左右端公歲時來壽其親端公李益世字相與之子登進士第幽州劉濟辟爲從事 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万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律詩

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希夷 張復之

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眞要盡得虛名

餞送

羣書要語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 息曾 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 左傳 祖道之際是作一土堆置犬羊於其上祭畢而以車碾從上過象行者險阻之患如周礼犯軷是也又云祭畢則以酒肉食之謂之餞礼用兵時用犯軍法當斬底人斬於路却兵過其中 朱語錄 百两將之 詩 送朋友以言餞行 令 衆与晁會宗書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九歌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江淹別賦 長安東關橋迎來送去皆至此故呼爲銷魂橋 開元遺事 漢朝卿士供帳餞於東都晉國名賢傾城祖於西郭 陳子昂集

詩句

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 孫子荊征西詩 六樂陳廣坐祖帳揚春風 鮑明遠 衣冠列祖道 劉長卿 一天開罷餞五馬爛生光 杜 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杜 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杜 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 杜 臨分出苦語願子書之笏 坡 惟應

故山夢隨子到吾廬岩知何風雲乘興送歸人坡南鳴正光
來早寄詩十首 山谷 南鼻羽沆見李白眉前問訊今何如 杜 鳴
笛急吹催落日清歌緩送滅行人 許 君見孤公杖藜鼓草志街
雪送君時岐馮君說與滌參軍莫嫌相逢不相識坡青衫白酒
留故人莫愛一醉至曉角 山谷

祖道神

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為行神也祖祭
因饗飲也 從崔寔 江王傳 共工氏曰脩好遠遊祀以為祖神從以
于日祖 荀彧傳

餞以百壺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註祖將去而犯載也
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
出宿 韓奕

送人以言

孔子適周見老子辭去老子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
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
不可以有己為人臣者不可以有己 史記

送荊軻

荊軻將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二十餘人皆白衣冠以送之
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歌為濮上聲士皆
流涕 春秋後語

遠行以贐 見辭受

六卿郊餞

鄭六卿餞宣子于郊 昭十六

祖二疏 見致仕門

客歌驪駒 見燕飲門

不許出郭

陳蕃為豫章太守性峻不接賓客撤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

不過虎溪 見道士門

追送出界

郭奕字大業為野王令羊祜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
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祐出界數百里
坐此免官 晉史

為鬼揶揄

羅友答桓溫曰旦出門逢一鬼大揶揄云我祇見汝送人作郡
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 世說

自送吏部

宋何尚之字彥德為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其父叔度曰
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

共到前亭

王奐為豫陽太守范雲送於道旅別之奐曰可共到前亭宿息以
敘分隔 齊書

送不越閾

齊沈顗不尚榮華從叔勃仕宋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顗不
至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閾勃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也

並不出門

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之官有勸謐餞之謐曰柳為
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送之
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柳生中古之人情非吾心所安也

遺物亦送

唐楊憑為京兆尹御史中丞李夷簡劾之貶臨賀尉獨所善客徐晦至藍田慰餞權德輿曰君送臨賀誠厚无乃為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弃邪有如公異時為奸邪譖斥又可介乎夷簡聞之表為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賦詩祖道

張東之授襄州刺史中宗為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

百官班餞

李光顏復還忠武宰相百官班餞帝御通化門臨送

羣公追餞

柳宗元送苑論登第歸序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

送別遭劾

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召山時為徐州教授告徐守孫賁願往見而賁不之許乃託疾謁告來南京送別同舟東下至宿而歸後為劾安世所彈

古今文集

古詩

送柳淳入關　孟郊

青山輾為塵白日無閑人自古推高車爭利西入秦王門与侯門待富不待貧空齋一束書獨立誰相親

山中送從叔簡　孟郊

莫以手中瓊言邀世上名莫以山中迹文向人間行松柏有霜操風泉无俗聲應憐枯朽質驚此別離情

送韓愈從軍　孟郊

志士感恩起變衣非變性親賓改旧觀僮僕生新敬坐作羣書吟行為孤劍詠始知出處心不失平生正凄凄天地秋凛凛軍馬令驛塵時一飛物色極四靜王師既不戰廟略在無競王粲有所依元瑜初應命一章喻檄明百万心氣定今朝旌鼓前笑別丈夫盛

送石洪處士往河陽幕見隱逸門詩話　韓愈

送李礎判官歸湖南　韓愈

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隨鴻鴈少江共蒹葭遠歷歷余所經悠悠子當返孤游懷耿介旅宿夢婉娩風土稍殊音魚蝦日異飯親交俱在此誰与同息偃

送蘇公知杭州　陳無己

平生羊荊州追送不作遠豈不畏簡書放麑誠不忍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昔如馬口銜今作禁門鍵一兩五月京中胥大江滿風帆自力短江空歲年晚渴道者不及再見也

送河[illegible]少尹赴絳州　刘禹錫

祖帳臨周道前旌指晉城午橋羣吏散亥字老人迎詩酒每同樂別離方見情從茲洛陽社吟詠欠書生

送遠人　張籍

日日望鄉國空歌白紵詞常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失意還獨語多愁自不知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

送人南中訪舊知　喻坦之

春盡火方熾思君便白頭地蒸川有毒天暖樹無秋水接三巴險猿分五嶺愁緣知己分南國以淹留

送楊子　岑參

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梨花千樹雪楊葉万條煙惜別添壺酒臨岐贈馬鞭看君潁上去新月到家圓

送蕭李二郎中兼中丞充京西京北覆糧使　岑參

霜闈映金章相輝同舍郎天威巡虎落星使出鵷行樽俎成全

東京城闕見猿歸來虚塵滅盡北奏明光

送人赴安西　岑參

上馬帶吴鈎翩翩度隴頭小來思報国不是愛封侯万里鄉為
夢三边月作愁早須清黠虜无事莫經秋

奉送裴司徒令公自東都留守再命太原　刘禹錫

星使出関東兵符賜上公山河帰旧国管籥發新宮行色旌旗
動軍声鼓角雄愛棠餘故吏騎竹見新童漢垒三秋静胡沙万
里空其如天下望旦夕詠清風

送令狐相公自僕射出鎮南梁　刘禹錫

夏木正陰成戎装出帝京沾襟辞闕淚回首別鄉情云樹褒中
路風烟漢上城前旌疑谷去後騎踏橋声久領鵷行重无嫌虎
節輕终當得一葦幷入福蒼生

陽関三疊　王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尽一盃酒西出陽
關无故人

送李侍郎赴常州　賈至

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呉山道路難今日送君須尽酔明朝相
憶路漫漫

送呂晦叔赴河陽　程伯淳

曉日都門颭旆旂晚風鐃吹入三城知公再為蒼生起不是尋
常刺史行

送司馬君實　程伯淳

二龍閑臥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
意在蒼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四　別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五　別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人事部

行旅

〔羣書要語〕

旅瑣瑣〔注〕瑣細小也最處下極寄旅不得所安而為斯賤之役所取致災 旅卦

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同上

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注〕旅而無所容以巽則得所入也 序卦

載脂載舝還車言邁 泉水

星言夙駕 定之方中

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 莊子盜跖

適百里者宿舂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莊子

跋履山川踰越險阻 左成十三

征夫勞于周行 毛詩

僕夫悲予懷兮馬蜷局而不行 楚詞

日既西傾車殆馬煩 洛神賦

裹足入秦 李斯書

已業行 孝公傳

蒙霜露沐風雨 崔駰

賜祿扶以辦裝 傳

櫛風沐雨多在道路

行旅不齎糧 文選

驅足千里 刘禹錫

齎吾車兮秣吾馬

行李之李字人姓之外更无別義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究意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舊文使字作𡔈傳寫誤作李 資暇集

〔詩句〕

誰能從京洛緇塵染素衣 謝玄暉

夜聞漢使歸獨向刀頭泣 杜甫

單行馬是賊來賓皇因情得𢦏

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 孟郊

平生未到處落日獨行時

長為万里客有愧百年身

旋呵皸手凍枯髯 羅鄴

朝遊九城陌肥馬香車欺殺客暮宿五侯門殘茶冷酒愁殺人 李白

〔古今事實〕

迷途莫問

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

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遇大隗
至人也 莊子

異鄉見似人

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徑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乎有昆弟親戚謦欬於其側者乎 莊子

百舍重趼

士成綺見老子百舍重趼而不敢息 莊天道

就國夜行

師尚父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国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史記

躡蹻擔簦

虞卿躡蹻擔簦説趙王 注 簦笠有柄者

思歸不忘

漢書韓王信報柴將軍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

微行被辱

漢武帝嘗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長不内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羣聚夜行動衆此不欲為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因乞漿飲翁曰吾止有溺无漿也有頃還内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安過客嫗歸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乃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不如因礼之其夫曰此易與耳鳴鼓會衆討此羣盜何疑不然嫗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圖也翁從之時上從者十余人既聞其謀皆懼勸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禍不如且止以安之有頃嫗出謂上曰諸公子不聞主人翁言乎此翁好飲酒狂悖不足計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无他嫗因還内時天寒嫗酌酒多与其夫諸少年皆醉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明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其夫為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 漢武故事

隨牒遠方

康衡曰但以无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 注 謂隨補選之常牒不被拔擢也

萍浮南北

鄭康成萍浮南北黃巾為害復歸邦鄉

宿処輒掃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身洒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所宿処也

夜宿古家

陸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見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里至故人家云此數里中无人居却尋昨宿処乃王弼冢雲本无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本傳

途窮而哭

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富惜覓錢

平陵士孫奮富出京師性儉悋嘗宿客舍償錢直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 三輔決錄

新豐逆旅

馬周留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

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收狹獨弱衆異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子長遊贈蓋邦式序　馬子才

子友蓋邦式嘗爲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切有志於斯文也子其爲說以贈我子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本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在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可怪之处將与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此文矣子長生平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尽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渚混太虛呼吸万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疑之芊綿巫山之嵯峨湘靈舜嶺蒼梧慕煙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姸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㦛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班〻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万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攀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覩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万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尽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万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予謂欲學子長之爲文先學其遊可也不知學遊以采奇而欲操筆弄墨紐綴腐熟者乃其常〻

可背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絕縱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爲我遊者予吾欲觀子矣醉把盃酒可以呑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乎子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古詩

途中　白居易

早起上肩舁一盃平旦醉晚憩下肩舁一覺殘春睡身不經營物心不思量事但恐綺与紈只如吾氣味

長安秋夕　戎昱

八月更漏長愁人起常早閉門寂無事滿地生秋草昨宵西窗夢夢先入荊南道逆旅歸去來在家貧亦好

早行　孔文仲

客夜謂巳旦出視見落月瘦馬入荒陂霜花重如雪海風吹万里兩耳凍欲脫歲晏已苦寒近北尤凜冽況當清曉行迴此原野闊笠飛帶繞頭指強不得結羈家煙火微炙手粗可熱豈能逐我留而就苟且活仰頭視四宇夜氣亦澌豁苦心待正晝白日想不缺

遠遊篇十九歲作　朱元晦

舉坐且停酒聽我歌遠遊〻〻何所至咫尺視九州〻〻何茫〻環海以爲疆上有孤鳳翔下有神驊驤孰能不憚遠爲我遊其方爲子奉尊酒擊鋏歌慨慷送子臨大路寒日爲無光悲風來遠壑執手空徊徨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憂傷東征憂暘谷西遊畏羊腸南轅犯瘴毒北駕風裂裳願子馳堅車躐險摧其剛我〻既不支瑣〻誰能當朝登南極

道奠宿臨大行睥睨即万里起忽凌八荒无為漫遅寄終日守
空堂
行路難　張籍
湘東行人長歎息十年離家帰未得弊裘羸馬苦難行僮僕尽
飢少筋力君不見牀頭黄金尽壯士无顔色龍蟠泥中未有雲
不能生彼昇天翼
羲和謡　楊廷秀
中秋夜宿辟邪市詰朝早起曉星已上日欲出而
月未落光景万変蓋天下奇觀也作羲和謡以紀
之
羲和夢破欲啓行紫金畢逋啼一声〻從天上落人世千村万
落雞争鳴素娥西征未帰去簸弄銀盤浣風露一丸玉弾東飛
來打落桂林雪毛兎誰將紅錦幕半天赤光絳氣貫山川須臾
[illegible]

却駕丹砂轂推上寒空輾碧玉詩翁已行十里強羲和早起道
无双
律詩
河陽道中　王洞
舊風仍蹋凍換轡手頻呵翻憶江濤裏船中睡蓋蓑
途中早發　劉禹錫
中庭望啓明促〻事晨征寒樹鳥初動霜橋人未行水流白煙
起日上綵霞生隱士應高枕无人問姓名
商山早行　温庭筠
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郷雞声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落山
路枳花明驛墻因思杜陵夢鳬鴈滿迴塘
秋江晩泊　杜荀鶴
一望一蒼然蕭騷起暮天遠山横落日帰鳥度平川家是去年

別月當今夜圓漁翁似相伴徹曉苦吟邊
早行　賈島
早起赴前程鄰雞尚未鳴主人燈下別羸馬月中行踏石新霜
滑穿林宿鳥驚遠山鍾動後曙色漸分明
早行　許渾
失枕驚先起人家半夢中聞雞憑早晏占斗認西東蹊熟知行
露衣單覺曉風秋陽弄光影怒吐半林紅
絶句　李義山
君問帰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窻燭却話巴
山夜雨時
渡桑乾　賈島
客舎并州三十霜帰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
州是故郷

辭後　劉商
春草秋風老此身一瓢長醉任家貧醒來還愛浮萍草漂寄官
河不属人
秋霖夜憶家　韓偓
垂老何時見弟兄背燈愁泣到天明不知短髮能多少一滴秋
霖白一莖
尤溪道中　韓偓
水自潺湲日自斜盡無雞犬有鳴鴉千村萬落如寒食不見人
煙空見花
早發　羅隱
北去南來無定居此生生計竟何如酷憐一覺平明睡長被雞
聲惡破除
看花　羅鄴

花開只恐春來遲及到愁如未春將家在楚鄉身在蜀一年春色負歸期

行次　前人

終日長程復短程一山行盡一山青路傍君子莫相笑天上由來有客星

題驛舍　盧秉

青衫白髮病將軍旋糴黃粮買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

宿濟州西門外旅館　晁端友

寒林殘日欲棲烏壁裏青灯乍有無小雨愔愔人假寐卧聽疲馬嚙殘芻

秋雨　張復之

叢篠蕭蕭竹院深客懷孤寂伴燈吟無端一夜空階雨滴破思鄉萬里心

次韻王稚川客舍　黃魯直

五更歸夢常苦短一寸客愁無奈多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

王稚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盼未歸予戲作林夫人稚川妻欵乃歌二章與之　黃魯直

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實已垂臘雪在時聽馬嘶長安城中花片飛

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日日倚門人不見看盡林烏反哺兒

春夕旅懷　崔塗

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胡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惟兩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倦客　鄭谷

十年五年岐路中千里萬里西復東疋馬愁衝晚村雪孤舟悶阻春江風達士由來知道在昔賢何以笑途窮閑烹蘆笋炊菰米會向漁鄉作醉翁

舟行即事　杜荀鶴

年少髭鬚雪欲侵別家三日幾般心朝隨賈客憂風色夜逐漁翁宿葦林秋水鷺飛紅蓼晚暮山猿叫白雲深重陽酒熟茱萸紫却向江頭倚櫂吟

秋日旅中　杜荀鶴

浮世浮名能幾何致身流落向天涯少年心壯輕爲客一日病來思在家經雨凍蟬隨葉墮過湖秋鴈趁雲斜前程雖有投人處爭奈鄉關日漸賒

容州貸居寄蕭郎中　周朴英華

扣店茅軒向水開東頭舍賃一排佪寒吟苦爲秋江靜枕實驚因曉角催滿舍見愁臨酒與主人知去處來眼看白華爲霖雨肯使紅鱗便曝腮

別離

羣書要語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詩　歌驪駒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逸詩　悲莫悲兮生別離楚辭　憭慄兮若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同上　問何躕諸葛亮傳

詩句

嬌兒不離膝畏我却復去杜　契闊阻風期荏苒成雨別揚　徙亦青吾勸經秋載笑知曷月同上　斬肖酒色朱顏發欲語離情笑蹙眉張耤

孔子贈言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贈以帛乎贈汝以言乎對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无功不忠无親不信无復不恭无礼謹此五者而已矣子路曰願終身奉之家語

老子贈言

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送人以金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也家語

晏子贈言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荀大略

離羣索居

子貢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礼

乃若婦人

子高游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趙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拱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而先生厲聲高揖无乃非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耳今乃知其婦人人生有四方之志豈鹿豕哉而常羣聚乎孔叢子

贈以不拜

陳遵使匈奴過辭於王丹丹謂遵曰俱遭世反覆唯我二人爲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无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東觀漢記

不見黃生

後漢黃憲字叔度同郡陳蕃周舉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唐賀知章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士別三日

呂蒙曰士別三日則刮目相待吳志

覩物思人

王猛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晉海西公下

相別作惡

謝安嘗謂王羲之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常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晉王羲之

夜宿誰家

宋選茂弟入洛登舟挂帆東下還憩何久之語細君曰恍過南浦兮夜清風明月宿水後誰家

雜著

別賦　江文通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况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櫂容与而未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卧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曾楹而空揜撫錦幙而虛凉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乃万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与玉兮豔暮秋羅与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

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乃有劍客慚恩少年報士韓國趙
廁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驅征馬
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
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鴈
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鏡
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煙熅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
裙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左
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荊兮增恨惟樽酒兮敘悲值秋鴈
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又
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
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慚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閟
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
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
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
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暫遊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
主人兮依然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
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
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
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
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
稱辯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古詩

古樂府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万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
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
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
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
樂不如早旋歸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
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
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贈蘇武別　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
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路各在一天隅長當從此別且復去
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同前　李陵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溪路側悢悢不能離行人難久
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
為期

別李陵　蘇武

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
胡會見何詎央愴悢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
相忘

同前　蘇武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
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
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別離　陸龜蒙

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間杖劍對樽酒恥為遊子顏蝮蛇一螫
手壯士疾解腕所思在功名離別何足歎

古別離　劉微明

為別未幾日，一日如三秋。猶疑望可見，日日上高樓。惟見分手處，白蘋滿芳洲。寸心寧死別，不忍生離憂。

贈崔純亮　孟郊

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有礙非遐方，長安大道傍。小人智慮險，平地生太行。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與我懷，離別俱迴遑。譬如浸蘗泉，流苦已日長。忍泣目易衰，忍憂形易傷。項籍豈不壯，賈生豈不良。當其失意時，涕泗各滂滂。古人勸加餐，此餐難自強。一飯九祝噎，一嗟十斷腸。況是兒女怨，怨氣凌彼蒼。彼蒼若有知，白日下清霜。今朝始驚歎，碧落空茫茫。

怨別　孟郊

一別一回老，志士白髮早。在富易為容，居貧難自好。沉憂損性靈，服藥亦枯槁。秋風遊子衣，落日行遠道。君問去何之，賤身難自保。

汴州留別韓愈　孟郊

不飲濁水瀾，空滯此汴河。坐見遠岸木，凡為遠海波。四時不在家，弊服斷線多。遠客獨憔悴，春英各婆娑。汴水饒曲流，野桑無直柯。但為君子心，敘自愁比他。

岳安留別李士遠　孟郊

惡別時在頭，貧別愁銷骨。懸知孤劍鳴，還見新白髮。古樹春無花，子規啼有血。離弦不堪聽，一聽四五裂。世途非一險，俗慮有千結。有客步大方，驅車獨次轍。故人韓與李，逆翰雙皎潔。哀我摧折歸，贈詞縱橫設。徐方國東樞，元戎天下傑。禰生投刺遊，王粲吟詩謁。情無遺照朗，抱開曉月。有士不埋冤，有仇皆為雪。願為直草木，永向君地列。願為古琴瑟，永向君聽發。欲識丈夫心，曾將生刀說。

生別離　白居易

食蘗不易食梅難，蘗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別之為難，苦在心兮酸在肝。晨雞載鳴殘月沒，征馬重嘶行人出。迴看骨肉哭一聲，梅酸蘗苦甘如蜜。黃河水白黃雲秋，行人河邊相對愁。天寒野曠何處宿，棠梨葉戰風颼颼。生離別，生離別，憂從中來無斷絕。憂極心勞血氣衰，未年三十生白髮。

別三子　陳無已

夫婦死同穴，父子貧賤離。天下寧有此，昔聞今見之。母前三子後，熟視不得追。嗟乎胡不仁，使我至於斯。有女初束髮，已知生離悲。枕我不肯起，畏我從此辭。大兒學語言，拜揖未勝衣。喚爺我欲去，此語那可思。小兒襁褓間，抱負有母慈。汝哭猶在耳，我懷人得知。

有所思　盧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弦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

醉留東野　韓愈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韓子稍姦黠，自慚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駏蛩。東野不迴頭，有如寸莛撞鉅鐘。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

律詩

不見　杜甫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匡山讀書処頭白好歸來

夜与故人別　于武陵

白日去難駐故人非旧容今宵一別後何處更相逢過楚水千里到秦山万重話來天未曉月落滿城鐘

寄南遊弟兄　竇鞏

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湖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銜山

淮上与友人別　鄭谷

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數声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陽関三疊

絶句　孫覿

亭〻畫舸繫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与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

元相公貢有時書記飲酒醉後因争令擲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出幕醒來乃作十離詩上献或云蜀妓薛濤為連帥所怒作此以献

出入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浄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　右犬離主

越管宣毫始称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尽不得羲之手裏擎　右筆離手

雪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驚玉貌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　右馬離廐

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去無方便不得籠中再喚人　右鸚鵡離籠

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常愛語交〻銜泥穢汚珊瑚枕不得梁間更壘巢　右燕離巢

皎潔圓明内外通清光似照水精宮都緣一點瑕相穢不得終宵在掌中　右珠離掌

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綸鉤無端擺斷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游　右魚離池

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兎稱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手上擎　右鷹離手

蓊鬱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為緣春筍鑽墻破不得垂陰覆玉堂　右竹離亭

鑄瀉黄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遭无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　右鏡離臺

詩話

詠曹顏遠詩

殺浩甥韓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醉中分袂

蕭凝使玉門関求爾勸酒頻〻謂兄曰醉中無分袂不悲杜送王判官黙陽信使應稀少莫厭頻〻勸酒盃

奪胎換骨

東坡長短句云无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張文潛詩云亭〻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与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王平甫變而論之不知其出於外此奪胎換骨法也

還歸 詩見思鄉門

群書要語 薄言還歸 采薇 言還言歸 黃鳥 式遄其歸 烝民 還
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 荊子 已出反舍
叔孫通傳 出有賜曰錢路反有勞曰快脚 楊國忠傳

詩句 阪裝反柴荊 陶 新歸且慰意生理焉足論 杜 北征 錦城雖
云樂不如早還家 李白 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 漢 獨退樂莫
樂於還故鄉 岑 踏着家鄉馬脚輕 王黃

古今事實

來歸自鎬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衮衣公歸
東山周公東征逆九罭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是以有衮衣
兮無以我公歸兮

馬生角
燕太子丹爲質於秦〻不禮乃求歸秦曰待烏白頭馬生角當
放子歸太子仰天哭烏將爲頭白馬角生秦王大驚乃遣丹歸
遊歷見聞

拔節歸漢 見半門

彭澤賦歸 見采門

角巾還第
有往來者言使公前來下虞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
公曰我與元規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
還烏衣何所稍嚴

角巾歸里
羊祜與從弟琇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
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 本傳

千載來歸
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一白鶴少年欲射之乃飛徘徊言曰有
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
纍纍 搜神記

罷軟脚局
郭子儀自同州歸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率三百千 大唐

古今文集

雜著

歸去來辭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舟摇〻以輕颺風飄〻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
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
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〻以
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以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
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
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〻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〻以向
榮泉涓〻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
宇內能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皇〻欲何之富貴非
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
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古詩

休假還舊業便使　王維

謝病始告歸依依入桑梓家人相佇立相候衡門裏時輩今長年成人舊童子上堂嘉慶畢顧与姻親齒論舊忽餘悲行存且相喜田園轉蕪没但有寒泉水蕭條秋光清邑里入門作如客歸騎非便止中飲顧王程離憂從此始

示三子　陳無已

去遠即相忘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極不得語淚盡方一哂了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

還里　陳無已

觸士發吾驚遊子悲故鄉慷慨四方志老衰但悲傷虛名自成誤失得略相當夏年還家樂未覺道路長閭里喜我來車馬塞康莊至前借言色草木亦昆光向來千人聚一老獨倘佯手開南陽阡松栢鬱蒼蒼永願守一丘脫身万里航平生功名念倒海院我腸尚恐比山南有文移路傍

子引別大五　二

律詩

秋晚歸故居　李昌符

馬首曾行處連嘶曖晚河忽驚鄰舍出漸識路人多蛩穿禾黍類園廢寄蘿作歸猶似客鄰叟亦相過

送孟六歸襄陽　王維

杜門不欲出久与世情疎以此爲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

還鄉偶書　黃拱

離別家鄉歲月多歸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

歸計　沈存中

仕山人少說山多空只年年憶薜蘿不是白心應不信眼前歸計又蹉跎

歸洛言懷　司馬君實

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唯清白不負明時有朴忠早避喧煩眞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觴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髮翁

合弁

君子古要語

勿疑朋盍簪（注）勿疑則朋合疾也豫卦　避近相遇

對有萋草脫然若沉痾之去體灑然若執熱之濯清風也　韓文

文引別大六　九

詩句　江湖十年別衰老一樽同劉長卿　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山谷　江山千里俱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山谷

古人事實

傾蓋而語

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家語

班荊而食

楚伍舉將奔晉聲子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注）布荊坐地　左襄二十六

刮目相待

吕蒙遇魯肅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相別一世

孫冲年少與逆人傳霖同李公既顯達求霖二十年不可得後

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守宛丘有
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閤吏走白公曰傅先
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
知世間有我哉公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公
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古今文集

雜著

張星冥書屏贊并序 朱元晦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无僕役乃使元方
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少載着車中既至荀
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
着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考亭陳氏故有雞
栖名以聚星蓋取諸陽秋語中更殘燬近始作新
適過傲戶因得相其役事既又為之本原事迹畫
着屏上并為之贊以視來者云

猗與陳子神嶽鍾英文淵毓靈道貫心平危孫內隆卷舒自我
是日無我无可不可斂身安舉弔稱全邦炯然方寸秋月寒江
顧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蓋對起瓶罍清溢
僾而不見有躍其足薄言造之願无僕役獨呼二兒寔子以出
青蜍黃犢布襪柴車策杖前猗杖謀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
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顧謂汝靖往應于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
靖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時斯晨得見德輝命爽行觴旅饋次陳
獻酬交錯礼度情親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邁乃獻以輔斯世
髫髦兩稚亦置膝前淵深本固莫出匪賢維此煌明特謝傳臣
脫際圍屯敢憚濡迹發揮之命將以少延邦朋之最執而為先
都乃附曹彝亦忘漢嗣符之難古今共歎崇臺回極于以占天
猶曰兹野德星萃焉我寫有斗旧象斯著今刻前聞宗戚以告
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詠述青屏獨與余哀古作鑒臨鏡考毋怠
死因承家永奉明戒

古詩

贈衛八處士 杜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
時鬢髮各已蒼訪旧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
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
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
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贈史修文 沈千運

故人阻千里會面共別期擇手於此世當徹返故迹念離寬消
眼俄已經共恭曉昔皆少年別來髮如絲不得舊故人相逢知
是誰吾並爲務何客君所示不皆曰無其才命理應有時別路
斷欲少不蓋生消淚

元稹為御史奉使東川於褒城贈黃明府詩其序云
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爲觥錄事嘗於竇明府亭有
一人至須把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因逃去醒後問
之前虞卿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奉
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驛適遇舊黃明府見迎瞻其
形容髣髴似識問之前虞卿即曩日逃席黃丞也說向
前事黃生惘然而悟因饋酒一樽艤舟請余同載余
不欲孤其意爲之盡歡因問褒陽山水則褒姒所奔
褒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路次其右感今懷古作贈
黃明府詩曰

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

字積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壯鄉眼猶明便邀遲揭笑詠芸荊船行酒思涼風乱颭稜拂地平不看深淺酌貪傖古今情逆遞七盤路坡拖數太城花疑嶽女笑挨息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葵閣千載兮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五 別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六 別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人事部

書問

羣書要語

簡牒也說文 簡書編也釋名 簡謂之畢爾雅 牘書版也說文 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釋名 斷木為槧論衡 槧版長三尺即牘牒也釋名 子寧不嗣音詩子衿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白駒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莊子 千里之情通管子 言心聲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揚子 面相之辭相適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嚍嚍憤也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㫚㫚㫚㫚目所不見傳千里之忞忞忞忞心所不可者莫如書揚子 時有奏記朱博傳 移書頭責之薛宣傳 心悶目明反覆披閱曉然發襟蔡邕傳 執玩反覆不能釋手劉寬傳 万里之心存於尺書劉毖傳 闊然久不報幸勿為過馬遷傳 公府奏記郡將奏牋文心雕龍 蔡邕曰相見無期唯是書疏可以當面本傳 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覩文帝答吳質書 信到奉所惠既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吳質答曹植書 因江漘而涉記兮欽乎楚之湘纍揚雄反騷 承問震悚精爽飛越劉越石書 申詠反覆曠若復面文選 讀之喜笑把玩無厭同上 東望於邑裁書敘心文選 尺牘書疏千里面目顏氏家訓 坐馳之際翰驛往來閱成式書 抽黃對白喻弄飛走騈四儷六錦心繡口柳宗元乞巧文 黃鶴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懷想隆想飛廉以寄声於寥廓耶柳宗元山人序 言之微妙書不能文也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張敞封事 陳遵占辭旨意各且稱衡代書親疏得宜文心雕龍 蓋

鴈鯉時流尺素情風明月傷寄相思周弘讓答王褒書欲投
一書問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漣欲將教復已至于不能成就
其說退之答侯喜書

【詩句】悅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陸機詩謂情可盡尺書非尺牘
謝逵今朝聽喜聲家信必應歸沈約贊詠鵲　開緘書札光杜甫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杜秦中指
思千萬里一書直千金杜奉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万金杜折書八
九讀淚落千万行元稹　怨因西飛雁贈我以瓊瑤書贈物　行數
雖不多字字有委曲同上　去憑遊客寄來爲問家書杜甫　書來
細作行杜詩　欲問平生無使來杜甫　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
時早寄書樂府　不枉故人書無由之江水韓　親朋無一字杜寄
書推在頭無樣簡与繒韓　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江淹　厚祿
故人書斷絕北書不至雁無情杜　紫燕西飛欲寄書　頭況此信
的雁中路見亂山何處拆書看杜牧之　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
要自三過讀杜　開緘死見諫議面盧仝謝孟諫議茶　毋付書至
妻寄衣開緘發封淚痕稀韓

【古今事實】書藏記室

成王有病周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云云乃書而藏之記室蒙恬傳

寓書

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左襄二十四

書付其子

趙簡子少子老無恤簡子自爲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子以書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韓詩外傳

刀筆吏

筆何曹參起秦刀筆吏【注】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本贊

奉咫尺書

廣武君謂韓信曰君若使一介奉咫尺之書史記

中涓

万石君爲中涓受書謁本傳

嫚書之辱

漢匈奴冒頓爲高后時遺書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无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汚弊邑无罪宜在見赦

鴈足繫書

蘇武留匈奴十九年昭帝與匈奴和親求武等詭言武死後漢使至常惠夜見漢使教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〻〻驚謝曰武等實在武等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買桑求益

後漢臧光傳注後漢使西羌侯子道奉報書報光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之光曰買桑求益乎

藏去爲榮

陳遵性善書与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本傳

憑几口占

陳遵爲河南太守當道從史西召善書吏於前治私書謝京師親故憑几口占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

問訊

趙廣漢爲京兆尹嘗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多問趙君亭長至廣漢謂曰界上亭長寄声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注多問趙君者言殷勤若今人于丙問訊也

手跡

後漢馬融与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

青泥封

鄧訓故吏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歩推鹿車載青泥至上谷遺訓東漢記

妻不寄書

後漢王良東海人爲司徒司直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到東海過候良家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掾人也故來受書妻曰妾是也苦掾无書收歎息去

折簡可呼

王凌面縛水次遥謂司馬宣王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何敢不至而乃引君來乎宣王曰以卿非折簡可呼故也魏略

通權貴書

漢陳咸滞於郡守時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御家子公湯字力得入帝城死不恨本傳

拜跪讀父書

吳顧愷以孝悌兼正聞於鄉黨每得父書洒掃整衣服設几案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

口授

蜀王平爲鎮北大將軍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備知大義

不作草書

楊脩與子弟爲書不作草字周文翼曰尊卑有分不敢略草書

黃耳傳書見物門

自沉自浮

殷羨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置書郵晉傳

賢十部從事

劉弘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晉孫弘

竟遺空函

桓溫將以殷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之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廢○殷浩致書於簡文具自申叙

張下兒讀

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蚩之曰如是之作欲使孫郎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典略

輕重得體

禰衡爲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皆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欲言也

不喜作書

嵇康作絶交書曰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則不能久

小紙匆報

何曾好孝博聞武帝拜爲太尉性奢侈人以小紙爲書勑記室勿報

莫不手荅
陶侃為荊州遠近書疏莫不手荅

音詞流暢
徐湛之善於尺牘音詞流暢 出約宋書

書效人書
魏鍾會與鄧艾平蜀艾先入成都會善效人書文章表白軍皆
易其言令悖傲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

用小却字
晉人此中往二用小却字其意猶言小退也南史宋武帝紀帝
疾召太子戒之曰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
也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

荅書不廢應對
南史劉穆之與朱齡石於宋武帝坐並荅書自旦至日中穆之
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不廢

隨機報荅
後周中書蘇亮柔太祖引為行臺郎對事機密時治劇之間多
牽義來附書翰往返日餘百牒柔隨機報荅皆合事宜

五雲體
唐韋陟常以五采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荅受意而已皆
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
五雲体

始為疊幅
盧光啓受知於租庸張濬每致書凡一事別為一紙朝士效之
蓋重疊別紙自光啓

號柳箴子
柳璨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箋奏時以其博洽目為柳箴

千里對面
房元齡傳高祖曰若人機識貴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
猶對面語

書唯稱郡
李稹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刺史與人書唯稱隴西李稹
國史補

書不輒開
劉寔任權當務乃其增經書疏報荅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節

繫書鴿足
張九齡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上飛往投之目為飛奴
天寶開元遺事

焚書不辨
錢徽為禮部段文昌李紳以書託徽徽不從二人怨奏徽取士
以私坐貶江州或勸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
事辨證勑子弟焚書

求書先荅
顏蕘大順中同平章事修史時劉子長從外郎有清名求高蕘
休諫議官為先荅蕘潛啟湘之凡一幅紙下言蕘但云昭業尋
擬將一尺三寸汗腳踏他龍尾道而已摭言

無名
王鍔節度淮南嘗得無名書納鞾中俄取他書焚之人謂日因不
罪并以所告驗示眾以為神明

半夜傳緘
杜牧之作李賀集序云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
傳緘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書

一道曰吾士友李賀曰死以其文水學

家書抵萬金

王鎔父在沙場一日偶得家書曰抵得萬金耳

斷不附書

李翱答獨孤舍人書所不數附書者性頗褊躁使一切書盡斷抵作報書

漢上題襟

段成式與温庭筠等唱和往來書目之為漢上題襟大抵多閨閣中清泥事

投之苦海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哂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摭言

無書被薦

司馬光薦劉安世充館職謂安世曰光居閑足下問訊不絕光居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商人通書

丁晉公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其他多為歲久不問商人異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要何物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冬有中使至坐因作禾巧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人曰公以某日來但須等候中使投之商人於羅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遣不敢私欲匿之又中使曰見遂因中使同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談圃

謹其私書

王荆公薨後溫公謂呂公知政事曰介甫既得位遂叛荆公出荆公平日私書有曰無使齊年知者以告上請馮公京書荆公與馮公皆辛酉生又曰無使上知　神宗始不悦荆公矣聞見錄

安書不讀

侍講胡安定公瑗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無日不覩

張文潛每見親友書无月日便擲於地更不復觀

避人家諱

本朝梁揚三公布於儕言凡與交遊書開其父祖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諱凡小書簡亦須恐及當之於几案後作書又避公与故舊款接一坐未嘗犯其父祖名雜志

焚書息禍

方諫議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逐鎬言得其家得仕大夫書多千請問遺者上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厚德錄

古啟文字變

閣下諸帖十卷乃宋花叶朝廷所徙其中多手書問疾人多以之比見刊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極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間時國禁書疏非吊喪問疾不得行尺牘故羲之首云死罪違制令故也且於事論其皆短而繁貴易於隱藏雜志

古禮頻繁

昔人最重契誼朋從年長則以兄事之齒少則以弟或以友呼焉父之交遊敬之爲丈見之必拜執子姪之禮甚恭丈人行者命與其諸郎遊子又有孫者宗族行略不紊亂如分守之嚴舊例書札只云啓或稍尊則云再拜鞠躬行高而近崇者不過曰頓首再拜而已非父兄不施覆字宰輔以上方曰台候孫不敢也

前輩名公尺牘中可考今俱不然誠可太息

書簡稽晉

近代士人相承於書尺語言浸爲奇澀雖有賢識不能自改亦小簡問委自言所在必求新異之名子守濮則爲濮陽守許書云潁水有驛笑之濟下潁水者彼是一水耳郡中未嘗知此不足以爲丁當言下邑屬邑足矣爲縣丞者元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負丞其處哦松無補於筆承之皆厭爛陳言至於丞曰貳田珠爲可笑初赴州郡兩人書必曰前政類聚倉庫匱乏未知所以善後公胥一律正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乎到當塗日謝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庫錢倉粟自可支吾得坐笑道院誠爲至幸周益公答云從此荊得外郡太守書未嘗不以窘乏爲詞獨創見來誠如此蓋無意其爲俗習也此兩者皆扭熟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書簡題目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則爲牽強乃以麥秋書坊桃源居士輩所減耳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案日而往率者一切不書子有婿生子遣報云今日巳時得一子更不知爲何時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孫鼎臣每致書必題其後曰公節至云小暑前一日驚蟄前兩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云有孫鼎臣書須着置曆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上巳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況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容齋隨筆

長人索報書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澁不肯即答者記白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案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也乃知畏於答書其來久矣容齋隨筆

古詩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古樂府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酬崔十五見招　李白

爾有鳥跡書相招琴溪飲手把尺素書如天落雲錦讀罷向空笑疑君在我前長吟字不滅懷袖且三年

以詩代書答元丹丘　李白

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書與我忽飛去鳥去凌紫煙書留綺窗前開緘方一笑乃是故人傳故人深相勗憶我勞心曲離居在咸陽三見秦草綠置書双袂間引領不暫閑長望杳難見浮雲橫遠山

寄皇甫湜　韓愈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拆書放床頭涕與淚垂四昏昏還就枕惘惘夢相值悲哉无奇術安得生兩翅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　杜甫

久客多狂友朋書業書一月九一束康但家來惟問迟愛下
邦滿溺屏満落末是无心人舌上聊作箭淚如雨手扎遍得
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中何處泣王

答邊信　長孫佐輔

征人去年戍遼水夜得邊書字盈紙揮刀就燭裁紅綺結作同
心答千里君寄邊書二莫緘書合同心心自結同心耳解心不
離書字頻看字愁滅結成一夜和淚封貯書只在懷袖中莫如
書字因緣久願李同心長可同

律詩

寄高詹事　杜甫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疎天上多鴻
雁何須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從中得衢州趙司馬符郎書因寄詢復　盧綸

孤海寄双魚中宵達我居兩行灯下淚一紙嶺南書地說炎蒸
極人將老病餘殷勤報賈傅莫共酒杯疎

送桃楚材兼寄山谷　陳无己

多問黄安士終年欠一書因人問消息有逆淚何如

寄張大夫　陳无己

一別今何向三年訊不通不堪書字倦未有北來鴻

逢入京使　岑參

故園東望路漫漫双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无紙筆憑君傳
語報平安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常郎官　見前徐明

送蕭三十二赴歙州婚期　盧仝

淮上客情殊冷落蠻方春旦客何如相思莫道无來使回雁峯
前好寄書

寄元明　黃魯直

但知家裏人死志不用書來細作行一百八盤携手上至今猶
夢繞羊腸

寄叔父夷仲　黃魯直

鬪寒塞雲欲寄音燕雁排天河鯉沉百書不如一見面登日帰
來兩慰心

詩話

求書得詩

蔣堂侍郎告老姑蘇有僧將遊杭塘求呂濟叔書公作詩乃云
告老於君惟掩戶年來无事老江干吾師莫討无書去開得
還不必看青蚨高叔

十年无書

章子厚与刁約先生有場屋之旧又頗相善子厚居京口子七
守姑蘇以新臨問疑春寄之子厚答詩曰洞宵宮裏一閑人東
府西樞旧老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其後契闊
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者其相志遠引之意子先以詩
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慵不迥西兩処共瞻千里月十
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与雲霄隔驚馬難追汗驥才莫謂无心
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爲牽屢遂至户部
侍郎

事書要語

投贄　暗投

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
匹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无贄以纓拾矢
可也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曲禮士相見之礼贄冬用雉夏
用腒礼記

暗投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无不按劍

拊聆何則與鼓而至前也又曰彼非所明而授之（注）是猶對牛
鼓簧耳又曰大声不入於俚耳（注）非委巷之所尚也又曰折楊
黄華則嗑然而笑（注）俗人得嘖曲則同声動笑也 莊子 指黃華
潛發於巧心終見嗤於拙目 史通
（詩句）此路無知己明珠莫暗投 高適 白雲非幾夜光忌暗投
山谷

古今事實

執贄還贄

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 荀堯問

以鼠為璞

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宝燕石緹襲十重出閫子夫觀之者掩口胡盧而笑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示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晏類要

好竽鼓瑟 册

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而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不工於求齊也 韓文

以玉為石 見玉門

問柏板名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 唐 孺揖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即推卷問曰且以柏板為什麼 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因此名振

古今文集

雜著

上任總管學十五歲作 唐子西

蘇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上之鬼良瑤服方領抱書束帶俟游於泮宮者數百人英俊豪傑往々輩出有少年書生曰唐某者誦書不甚ゝ多屬文不甚工碌ゝ落ゝ無可稱首一日持一軸書捍三寸舌草木麻發秋登門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見而礼貌之三見而侃恤之勸戒勤篤教誨欲審其如之而不能曰安退而諮之於客曰公於我[illegible]吾將圖報矣吾欲[illegible]為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illegible]之報也吾將抱長劍挾匕首[illegible]以血濺其襟以是報[illegible]可乎客曰是俠客之報也吾將洋文鋒砥詞鍔磨幾起勝[illegible]甚飛吾名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指之曰斯人也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々是國士之報也因書以爲序

古詩

瑠璃凝光贈晚二 張文潛

火維元[illegible]地軸傾下有積水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為[illegible]金烏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巨神日月[illegible][illegible]思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風雨[illegible]長[illegible]下掃千里[illegible]洲一[illegible]為城[illegible][illegible]女[illegible][illegible]天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飛[illegible]中之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万金明珠[illegible]白衣夜明[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室中[illegible]光出[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青[illegible]吾[illegible][illegible]春[illegible]中[illegible]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坐花而飛[illegible]手[illegible][illegible]

錯顏百瓶苦渴玉市死光輝流傳人間入吾手色以百殺兵綿
厚擇人而附今子挍爛然光輝子文章清明元吐君肺腸比君
之德君勿忘吾君同升白玉堂

九江千歲龜歌贈元叔　張文潛

靈龜千年口不食以背負床欲其息吾家而龜定徙不食亦六
息壽乃万古死於極濟南龜君博物天地通夜窺斗牛識物晉
司空指我湖龜有名字六思爲九江小龜呼千歲花龜洞庭怒
濤投兗九州雨嘯水平流九江死波拍天浮中有大靈皆如
丘南風吹楚浣漣渠青蛇秀有物中依果二寸玄介黑霞衣倒
人驚如霜欲以南極之光洗舟顧老答一作猿啼不掃見飛度
東海果一作鬼扶桑近來歸桃枝有了大知能浮遊輕於鳥一
作飛鳥若江海一回首青珊瑚枝翠瑞宮水仙黃香吹作
風頻戲蓮葉西莫遊蓮花東秋風蓮子熟悄去清江國小千歲
大之江我父不見之向君案前取我渦龜君一物故以我與子
国有守龜吾子是樂無天下之宝器黃金之珠鼎緣寅天王歸
是先再拜一逆一從定大事我身有無用頗終千歲者決淵不
匡人間斯金錯二万富貴似道寄身江上一葉之稅逍万物才
不才用舍不在天寄去聞龜君然不然

贈二蘇公　陳無已

岷峨之山中巴江挂璇璣藏風雅擇請公當與七冊以良狀史馬
羽不足窮異之獨出幾回天發王文帝司馬遷一翁二季對裸
望古堂横道躍照相誰其識首言風陽大料異乎國其常小邦
鑒之白玉堂典謨雅頌用所長笑趨出漢長安殿一藏之下有
素王平陳鄭毛相亂之後生不作諸老亡文体變化不可量乎
口一陸卻苑老妖狐幻入犬陸衆鬼角舞走逐作芒上帝虛頭
截不祥天門之下麗虎章前驅兵回後從甚緣旗丹轂朱冠衆

從以甲胄万鬼行乘風縱燎元留藏天高地下日月光投公以
柄扶瘡傷士如猶田作公秧臨流不度公爲航如大醫下治膏
肓外針口已解中尚獨採囊一試黃帝湯一洗千年新辛腸老生
垂口不敢當何求狂殺今尚狂請公別試囊中方

古風二首上蘇子瞻

一首見梅門一首見松門

律詩

一首見松門

上知府寇相公　魏野

文武兼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元宅起樓臺奚乞詩方
和親王狀殺回頭臨來二陝調變輟三台鳳閣須重去龍墀暫
輔來下車三變兩上事數丟番未暇瞻珪壁先蒙訪草萊幾思
旌招府慾候楼作迴

謁張安国　楊廷秀

昔苑化蕭況涯遊男人回首看龍頭也知句月膺龍而已過雲
霄又作州別後隨公非故我學林着脚到前修巷門猶說同年
諸未賞再舊與曰鴻
辭詰

梅花賦

劉禹錫上崔舍人書曰昔宋廣平之沉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爲
按察使首薦廣平按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乃列於文人
之目

投贄不開

樂天不爲按察公所書每寄詩文李織之一篋未嘗開詩話

先倨後敬

樂天未冠以文謁顧況況觀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
乃披卷讀其著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歎曰吾謂斯文

足絶今後得子矣前言戲之耳

塗賀獻文

牛僧孺赴舉之秋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經過汝州駐旌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公承名望愧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鬬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宣撫三朝後生印可必昇降由可也於是移憂貴又方敎其子弟也劉乃戒其子咸允承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汝輩進退年中爲上占今詩話

文房二六

十八

補詩只知

王沂公曾爲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蒙正中有早梅詩其警句云雪中未論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云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了後果相矣已而果然 湘山野錄

慶賀

羣書要語

大夏成而燕雀相賀 淮南子 慶者在堂弔者在閭 禍與福鄰莫知其門 荀子 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我 郎八

詩句

閭里自相賀 還鄉酌井邑上堂多慶喜歸來見院牧擇手相弔慶所覡資拙求除未見可弔賀哉

古今事實

慶弔相隨

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俯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之相隨也

賀錢萬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紿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不賀而弔

高祖使使拜蕭何爲相國益封爲相國衛諸君皆賀故秦東陵侯召平獨弔謂何曰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上悅

殺敵不受賀

後漢劉表爲荊州牧時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奔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卒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

文房二六

十九

諸君何賀

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甚悒悒有賀者勗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賀錢一千

呂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不爲通強之乃進 梁書

遷官不受賀

唐岑文本初拜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

門無賀客

向敏中文翰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真宗謂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門下賀

客必多鄉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必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閑悄然无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賀之公但唯唯卒无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宴會亦寂无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筆談

官尊上賀

王文正公晚年官重每家人出賀正令止之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瞋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名臣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誡子孫　柳玭

蓋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

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文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妄筆之禍憤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對賀者　柳宗元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无以唁敢更以為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為无益乎道故若是而已矣吾之罪大會主上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群比以為名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尔有不汗栗危厉偲偲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无以奉宗祀近丘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无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賀下不賀上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大夫歷官一任得外无官謗中无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佩訪林泉顧平生一无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公門最久見其致仕歸田可謂切於退矣或者以為蚤公發於至情如飢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則觀与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為好進者之戒容齋

人事部

建安祝穆和父編

謁見 先容 簡儀

群書要語

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貴盛人務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故謂之門狀 錄世說 消人如謁者當與來客除之人也 陳勝傳注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詩 頗望主簿慢下雅子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 貢子 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 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 韓 送李愿序 君出我入若相避然 韓文 野渡斷橋非彼乎仰訪魏野之使也 路砂君非宰周公會許由之所 誠齋与周益公書

先容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万乘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 鄒陽書

詩句 有客叩我門係馬門前柳 杜 君來不過我二去不逢君 唐 詩肯訪浣花老翁無与故白飯馬青芻 杜 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隨 杜 玉川先生洛城裏杜門不出動一紀勤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 韓 從門見欲深如海三十年來拽臂行 邵康節

古今事實

握髮吐哺

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世家

瞯亡往拜

陽貨瞯孔子之亡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而往拜之

來謁無益

穰侯謂王稽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

難見如鬼

蘇秦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 戰国策

乃肯臨臣

漢韓信為淮陰侯居常怏怏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伍

幸肯臨況

田蚡傳將軍乃幸肯臨況魏其 詳見飲酒門

掃門求見

漢書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百騎造門

爵祿不相貴以礼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故東方先生居蓬戶窮穴之中魏公子以百騎造之大丈夫相知何必援塵而游垂髮各年哉 東方朔与公孫弘書

內謁徑入

前輩方進內謁徑入 注 猶今之通名也

延李左顧

淮南厲王薛子高延李左顧 注 猶言枉顧

閶闔

前諸君過存閶何限逢諸葛

躡履出迎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
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
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不可解吏白勝之開閤延請衣冠甚
偉勝之躧履起迎

曳裾王門

鄒陽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无国不可奸飾固陋之心
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不避寒暑

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候謁造兩

漢樓護家居長安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罷朝欲候
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至護家〻狹小
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強諫
反雨立閭巷或以主簿語白商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

望塵不及

後漢趙咨字文楚東郡人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
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為留暠送至亭次望
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
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為時所重如此

半面之雅

後漢應奉字世叔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
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
呼之

不喜造謁

後漢井丹字大春受業太學京師語曰性清高未嘗脩刺候人
○張敞曰臣性不耐造請

不造二人

後漢許劭字子將避地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
喪妻還葬郡劭獨不往或問之曰太丘道廣〻則難周仲舉性峻
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且留東閤

漢朱雲成帝時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
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
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
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造門不見

後漢高彪將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見乃覆刺遺融書曰聞
高風為日久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叙腹心
之願不圖休之以疾昔者周公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尊至要
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豈當遠哉今君不能相
見其哉融省書大慚追還之彪遂去不還

不行報謝

陳蕃傳公卿相造請者不行報謝

詣荀朗陵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
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
食世說

未嘗修謁

井丹字大春博學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
刺候謁人梁松請交用不肯見後遂屈造

昔負一刺

孟宗為豫章太守謁令接曰君昔為太守一刺不識之恨何日

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爲官資運以剌詔君雖見幾遂何乃
久爲耶 吳錄

先謁其父

劉驎之尚書諸葛亮道車騎將軍桓沖聞名辟爲長史固辭沖
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
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

通謁悖慢

後漢禰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數稱於曹操言衡欲見操操大
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梲
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怒謂
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
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衡臨發衆人爲之祖道乃
更相戒曰衡悖虐無禮今因其後至咸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

衆人莫肯興衡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塚臥者爲屍屍塚
之間不能不悲乎

懷刺漫滅

禰衡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
懷之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
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

造門敘謁見於交門

載刺常盈車

郭林宗傳林宗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謁以遲遲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
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
不濁 世說

不見黃生

黃憲字叔度同郡陳蕃周舉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
之萌復存乎心

束帶出迎

李膺有疾不通賓客唯陳仲弓來束帶出迎之 青瑣

名登龍門

荀爽嘗就謁李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膺
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獨拜床下

後漢龐德公 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
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堂呼德
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
羅拜堂下奔走供設德公還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

謁見畢詣

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
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
問卿前在鴈門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遽
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
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道逢公綽

後种拂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拂出逢之以
下車公謁以愧其心

約來相見

劉琨將王翔與蔡謨書曰貧賤困苦何可終身宜一來與州尊
相見謨答曰僕服將乎壠畝之中誦巢氏之箪瓢詠原憲之蓬
戶類翔林澤聽又作之幽吟聽鶴鳴於九皋斯乃僕得志之秋

何困苦之戚哉宋書

不見弟

王虞翻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與書曰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奇之

題門作鳳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後來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作鳳字凡鳥也

爲忍俄頃

桓溫謀不軌郗超為之謀主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其推重當時如此晉書

主鞭門幹

桓玄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轝直進忱對立便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晉書

前倨後恭

謝過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衣跣出至戶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賓不識主

劉琮詣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獨鋤園左右問馬君所在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問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稱徽更倒頭歸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別傳

開達求意

晉范汪字玄平初為桓溫安西長史溫征蜀還授署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朝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後為安北將軍溫北伐汪以失期免為庶人汪居吳郡後至姑孰見溫時方起屈滯以頑朝廷謂汪詣己頗身引望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至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

記爵里刺

魏夏侯榮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奏一刺書其鄉里姓名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

醉不能見

魏常林傳注將苗字德胄為壽春令蔣濟為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

倒屣出迎

魏王粲蔡邕見而奇之邕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

候見不眄

宋關東之隱君丙平吕錫延之等候見散髮被黃布帕席於榻挑白布一裾而臥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入謁非是

齊張融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取刺勿通

北齊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俊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上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因進縱橫之策

洛見者必納贄畢刺

終日奔謁

何思澄天監間敕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嶸等五人以應選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晚使命駕朝將無不悉與押處所會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暝還家所齎名刺必盡 南史

不詣京尹

唐韋貫之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三至舍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告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

不與俗交

甫里先生陸龜蒙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榮辱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齎一束書茶竈筆床釣具擢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去山鹿駭走之不若 甫里先生傳

不見刺史

唐王績字無功絳州人刺史崔喜請相見答曰奈何坐致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善士請見

王適聞李將軍喜士乃踏門曰天下善士王適願見將軍白事 韓墓誌

遣謝門者

唐潘炎為翰林學士時京兆尹有故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緡炎妻劉知之曰豈有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緡其志可知也乃勸炎避位

請見不語

高士廉備禮請見朱桃椎與之語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

迎謁悵怏

唐令狐峘為吉州刺史時齊映觀察江西按部及州峘輕映故出至迎謁頗怏怏請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雖不以此賤死我懷怏至峘入謁從容步進不抹首[illegible]戎器映以為恨摭峘事貶衢州司馬

溺於客次

五代唐趙鳳與于嶠俱在翰林相善鳳後為相嶠以才名出鳳上而不用數非斥時政太誹鳳一銜之因事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酣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且溢而去吏白嶠溺於客次且詬鳳又以聞明宗奪嶠官長流

見客問事

李昉為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 李宗諤

謁見遭沮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人褊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按下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須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得中家宴見諭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無從檢

拔也蔡確劾潞公不治　神宗批轄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
舊德故頗優護此門細事未必勞心轄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對
有所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无狀幸諸
君寬之監司皆愧懼因出御批以示轄之轄之皇恐逃歸託疾
辭以出未幾補外　聞見錄

兩及吾門

諫議大夫孫甫德謂也又云談錄中曰師德兩詣王沂公門皆不
得見恐為人輕毀沒采後公從容聞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
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吾嘗於　上前論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
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奔競
使无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其如
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
有闕望公亦遣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厲薄俗也

名臣遺事

鄙其請謁

王沂公當軸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嘗詣沂公盛稱張才
德沂公以未識爲辭胥吏諷張見沂公始終職事一往沂公辭
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擬知制誥沂曰无以易張矣沂公
曰張公器識德行足以當此但尚有請謁耳遂寢年方除掌誥　澠
水燕談

野服見客　見致仕門

禮有降殺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府坐見監司
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爲轉運判官亦謁其客君燠曰先公
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爲恨耶其密避之燠曰潞公所爲
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戒以
門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府見監
司矣義問獨留之復謂燠曰微君幾有失於潞公也

所從抗禮

寶相自當以宰相之禮迎賓客見者无長幼皆拜賓和平立少
更于扶之送至本廳下皆客伏鞠又則吏從旁喝扶公每重客
敢踏起迎及當郡爲相節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
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幕公剏效之　記聞

遊輔有道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
年孫生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
動色曰母老无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
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
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
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東軒

相見不言

東坡在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坡曰豈非以
身世爲傳舍耶

餞酬不見

蔡文忠公齊大中祥符舉進士第一名狀元山東人賈同亦名士
也與公同州鄉里往謁公值公放榜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
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
量海何涯公因此戒飲

坐春風立寒雪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
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
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淵源錄

一團和氣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見客端重

劉忠定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坐不交談

劉元城與人相見終坐不肯交談欲起者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曰人坐久必倦久久而不傾乃必賢人也 朱子語錄

拜跪有禮

王貽孫字象賢溥之子 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偏問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其所出對曰大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載其事普大稱賞之 賓退錄

門題午字

李安義嘗謁富人鄒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牛不出頭耳此亦昔人題鳳之意 西湖遊覽志

因徐辟見 以下擬先容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因景監見

衛鞅因景監求見孝公 前漢王記

請為紹介

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為紹介 注 相佑助也 史記

因介而見

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符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

無先容

若被行成曰古今用人必因媒介君行成者無先容也 本傳

沐髮不見 以下傲倨慢

王導子恬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己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還

白衣揖其貴

後魏任城王澄子順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順嘗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激然若無所覺謂衆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澄聞之大怒杖順數十

古今文集

雜詩

門不停賓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僮僕引接折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 顏氏家訓

上節度使書 房啟 文粹

今之君侯垂金印紆紫綬處內則堂奧數仞侍婢妍然衣羅曳縠鳴珮環珍翠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屏介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俟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蜺睨而責士布衣有塵飢童顏衆色兼羸病塵而來不謁誠志業不恢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為心亦不能無懼其望非望欽承惟勉策之華指授之驗也所以望者盍祇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

其性非愧布衣耕食觀童奚驗也所以愧者役何人也子何人
也

溫公客位榜

司馬溫公作榜日親書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
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
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
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
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于身計並
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
語及某再拜啓白 出溫公集

宋文公客位榜 見交遊門

冠帶出謁

楊叔功曰去歲初得官欲冠帶參先生以與道言而止今思之
亦是失禮文公曰畢竟是君命及父笑曰斷道亦出世間法索
幼聞劉諫議初仕時着冠帶東京轎乘人事然又聞李先生云
羅豫章山初得官時亦冠帶乘轎遶人事往又前輩皆如此今人
都不理會其間有如此者遂兩之更之冠帶為禮 朱子語類

與湖北陳提舉 楊廷秀

僕與執事出處不齊如相避然寸心欲然至今遺恨今乃欲以
尺紙之欸效徐中情之勤以納交於英蕩之末光前無以後無
以為文舉與李元禮初無一日雅而文舉遂引仲尼伯陽之交以為
外援或者以為輕一則野人一則顛倒或者以為階為抽關孔
北歎元禮然之吾家廷珪與公家孔璋同為子建之賓客非世
契乎豈巳輟之云乎張文潛與公家後山初不相識而以一書
定交所謂朝陽之光在柳之矣若其書云耳則僕之入書豈曰
倍之云乎太史公曰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古詩

贈張徐州謖 范彥龍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僕從皆珠
玳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方牧旣是復
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恨不
具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又淚下空霏又寄書雲間鴈為
我西北飛

謝熱客 程曉

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只今褦襶
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搖扇臂中疼流汗正
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歐陽永叔王原叔二翰林韓子華吳長文二舍人同
過弊廬值出不及見 二月七日 司馬君實

梧竹蕭門巷可羅雀東騎況知有廣文無氈藉賓位臘冬月微
七貴客盈王門尚有錦衣里閭下揖呼童稚問我何所往共留傷
上宰見吳不拒辭金章言照地既爲婦大夫恨莫覩希顏程
回巳高駕距容接我躅又鄰巷居相見嗟自嘆豈獲寬君翁能
今賢達至昔將達蕭極有此盛事

謝刺 劉彥沖

袖刺謁諸鄰排徊寄人貴游又廣厦深陂哩生涯蟹甕邦懷地
貴況余奔祥微何知蓬蓽士貫賤安所恭

高軒過

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又入門下
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又
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
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撫言云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
皇甫湜覽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
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
無人仍名高軒過二公大驚

尋山家　　羊士諤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
菜飛黃蝶

尋隱者不遇　　魏野

尋真誤入蓬萊島香風不動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
地無人掃

謁客　　張文潛

入門投謁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賓主兩無語客起疾
去如避燄我已不恭愧昔賢況復令吏朝衣冠人生會晏鳴

川春風吹飛何接先

律詩

鄭果州相過　　王維

斜日照溪春初晴草木新牀前磨鏡客樹下灌園人五馬驚窮
巷雙童逐老身中厨辦麤飯當恐阮郎貧

喜孫狀元訪　　魏野

道同忘貴賤盈巷每來看相見唯呼字留題不著官在吟无所
忌靜話有餘歡却恨歸公署黃堂會宿難

謁華州李相不遇　　唐平曾

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抛書袋裏匹如閑
看華山來

訪李廓不遇　　韋應物

九日驅馳一日閑尋君不見又空還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
流雲滿山

謝寇相公相訪　　魏野

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村童傳
呼宰相來
中書兩入寇尚書出鎮雄藩半載餘棠樹陰中无訟聽閑騎白
馬到茅廬

謝吏　　司馬君實

野軍羸馬犯塵泥移到朱門偏又齊相國舍人雖驟見將軍馬
監豈相知因循歲月勞何補顛倒風塵鬢自宜惆悵東園行散
在桑心空負白雲期

詩話

東閣不見

李商隱為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惡

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為忘家恩疎之重陽日詣綯不見商
隱留詩於其廳事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
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
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綯見之乃扃太學博
士集為東川柳仲郢判官罷歸客滎陽卒　唐詩紀事

獻其父詩

李吉甫之父𢡟昕以一絕投淮陽郡謀宋甄大夫宋殊無意李
後生吉甫吉甫除判青州有弟子吳武陵詣府投獻並不禮之
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厚賂之請為題壁詩曰十處投人九
處違家鄉萬里又空歸嚴霜亦以排人骨誰念高堂未授衣留
成紺

典謁所阻

劉魯風投謁所知為典謁者阻因賦詩云万卷書生劉魯風煙

砂方里謁文翁无錢乞与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 擲言

題屏萬翻

江南处士朱貞白善嘲詠嘗謁一貴人不礼蹤車有格子屏風貞白題詩云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都是眼還解識人无 談苑

說寢不見

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因題詩于壁云公子乘閑卧綵紬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貴賤當年只唯无魏公之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牀之選 青箱雜識

懶謁朱門

李迪初爲太常丞因上言彼法不便出通判処州題詩曰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渕數且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

小螻不見

陳希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有次韻詩云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温言見緫縷雖无性命要且復忍埼須後九门不預府宴默其與閣詩云從弟恨如雲不散歸鄉心似雨誰同其不堪如此

建安祝穆和父編

人事部

知人

昧於知人　不見知　知己

群書要語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爲政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漢雜傳 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照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剛雷霆而稱爲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 列子

知己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

不見知 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 老子

詩句 翔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 山谷

知己 馬因回首雖增價桐遇知音已半焦 白集

古今事實

知人爲難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舉直錯枉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知賢不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爲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聞絃賞音

賈公使蔣幹說周瑜瑜先責之謂幹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

知其必貴

何充嘗詣王導，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及導薨，充竟錄尚書事。王珣與謝玄為桓溫掾，溫甚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並本傳

誤天下蒼生

王衍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號為冰鑑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龐德公嘗謂徽為冰鑑。

能知房杜

吏部侍郎高孝基有知人之鑒，見房喬曰：當為偉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見杜如晦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

知其必叛

張九齡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本傳

知其內險

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曰：杞貌陋而心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

為道出處

蘇子容丞相始為南都從事，時杜正獻公方致仕居南都，見蘇公大器之，為道其平生出處本末甚詳，曰：子異時所至亦如老夫，願勉旃自愛。蘇公唯唯謝之。徐度却掃

知入玉堂

熙寧間蘇公頌以集賢校理守杭州，梁況之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錢塘，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月，行過其家，既別，復遣介于江干，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石硯一枚，留為異日玉堂之用。梁公始謝而留之。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至急，所行而節所用硯濡滯，倉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面受旨：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歸玉堂，方將思命詞，涉筆之際，視所攜硯，則當年錢塘蘇公所贈也，因愀然久之。驚見文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之，蘇公一笑而已。揮麈錄

心服二人

溫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劉陳議集

[illegible]丁相氣

寇萊公與丁晉公始甚相善，屢以丁文才薦於李文靖公。文靖為相，丁公尚為兩制，萊公屢以丁薦，而公不用，何也？文靖答曰：今已為兩制矣，稍進則當用。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萊曰：如丁之才，相公自度能抑之否？文靖曰：他日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果相傾軋，竟如文靖之言。言行錄

知其[illegible]

王沂公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呂公方為太常博士、倅濱州。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如不收農器之類。沂公訪之，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相，以平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皆嗟歎，以為非所及。龍川志

知王荊公

韓魏公當一世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

太平唯長文獨語曰王安石公強性很不可大用 魏公別録 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崇政殿司馬温公密問曰今日欲言何事獻可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温公愕然獻可正色曰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若在侍從猶可容置諸宰府則天下受其弊 劉諫議集 王安石始爲政司馬温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及二十余年无一不如公言 行狀 神宗將召用介甫訪於大臣爭稱之張安道時爲承旨獨言安石言僞而下行僞而堅用之必亂天下 記聞

不以貌取

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下相焉以卑相士以居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家語

不能擇人

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 哀二十九

知我者鮑叔 以下係知己

列子曰管夷吾与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与鮑叔賈分財多自与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有親也吾嘗爲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昔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內漿寗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用馬爲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知安用水哭雖爲之死亦何傷哉 韓詩外傳

伸於知己

晏嬰之晉至中牟見弊冠反裘負芻息於道側者嬰問曰吾子何爲者對曰我越石父者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嬰曰何爲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爲僕也嬰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与之俱將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嬰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曰臣聞士者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吾三年爲臣僕人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爲知己矣今不辭而入是与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今也見客之意遂以爲上客

哭无知己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无与爲善矣惟夫子知我 昭十三

惜无知己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爲質矣吾无与言之也 莊子

破琴絕絃

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波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无賞音者 説苑

伯樂一顧

蘇代爲燕説齊先説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三旦立市人莫知往見伯樂而顧之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伯樂乎髡入言之齊王大悅 蘇子戰國策

行見其異

茅容与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其異遂与共言

感知不忘

羊曇為謝安所知安薨後輟樂弥年行不由西州路

戕至不遇

晉習鑿齒有才器宣武器之未三十用為荆州治中謝箋曰不遇明公荆州老從事耳世說

莫知然已 以下俱不見知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東之高閣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晉書

獻玉遭刖

楚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刖其右足武王薨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史記

遺餽不受

牛僧孺詣襄陽于頔求知頔以海客遇之牛怒而去後召客將秀才發未曰已去矣命小將賫書絹五百疋追之僧孺不啓封擲回幽閑鼓吹

自惜不遇

吉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難縛也唐元紀

魏公不見知 又見評語

韓魏公鎮揚州王介甫以新進士充僉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文章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引古義爭公事其言迂闊魏公多不從介甫快快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介甫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以為韓公輕己由是怨之 聞見

雜著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吾邑河陰丘生儼門諸丘儒貴求知余誦自露頑以是非賜決語其今邦術頗之富賅其音詞清朗之寒測其列於場行期美商鞅之法而斥秦刑吾盤焉而易之遂齒年將鬭其藝於洛下吾遂求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貝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之野未有不以為迂困乎吳子將安貨哉吾師賢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子其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頗少勢能移乎諸孫為一不知為一相移門變而復黑倒上而為下五尺未知之何父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其持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若乃叙其行

答陳商書　　韓愈

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无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也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无与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与馮宿論文書　　前人

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无害也後

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云可歎
也其特相譏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云豈止与老
子争強而已乎此誠未必然知雄者其芽子侯芭頗知之以為
其所之書勝周易然侯巴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
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此下某不謂然乎

古詩

詠貧士　陶淵明

仰對安貧居進合生高遂對然　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辛出而知
者止有一劉龔況士明獨然寡田罕所同介然安其業所樂非
窮通人事固已拙聊得長相從

詩話

魏公不見知

韓魏公知揚州王荊公以爲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
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荊公年少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
謂荊公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荊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
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荊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荊公終不爲之屈召
館職不就之類是也故荊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
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荊公有挽詩云幕府少
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又入瓜
步望揚州詩云白頭追想當年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揚善　隱惡附

羣書要語　宗族稱其孝焉鄉黨稱其弟焉　或執之或推之欲死
人得乎 第十四　借譽左右 鄒陽傳　諸公譽之不容
口 呂先生傳　相与提衡言相提攜也 引劉傳　王潤人金石陶器程雅

列子傳　風塵之暗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
清明　韓文　今子之來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与行不失其世
守借夫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 韓愈與王秀才序
隱惡　君子隱惡而揚善 中庸　攻其惡毋攻人之惡 語
詩曰　名与行朋友皆責其沃以爲 韓愈送羅士詩　隱惡　順物無瑕疵
山谷

古今事實

曹丘稱揚 見書問

稱述多過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
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
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則聲名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矣今拔
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無惜齒牙

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顗粗有才筆未爲時所知孔珪嘗令草
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宜齊名
立推其賢成無惜齒牙餘論 本傳

吃吃不離口

謝瞻答揚子書曰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故不待相見相信
已熟然相見不要約已相親

取言人過 以下隱惡

漢文帝躬修元默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論議務在寬厚恥
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風流篤厚 刑志

掩匿人過

曹參見人有過掩匿覆蓋之 本傳

不責小文

陳蕃入公府曰北鄙廢曹事裁啟西曹請斥之大司徒馬宮董
遂劾以譬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

盜衣不言

宋褚彥回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
門生慙而去

能蔽風露

齊王僧祐父遠時人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能蔽風雨

書題必封

韓魏公爲相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封之人未嘗見 別錄

古今文集

古詩

贈秦少儀　黃魯直

秦少儀好爲詩初不甚工既而以新詩見山谷山谷贈以詩當時多以爲許子之過然少儀緣此詩思大發

汝南許文休靖馬磨自衣食但聞郡功曹滿世名藉藉秦氏
顯悔非人作通家秦氏多英俊少游眉目最朗開鴻鴈行筆皆
万人敵吾早知有觀而未知有覿少儀袖詩來剖蚌珠的皪乃
能持一瓣香我前鋒直自吾得此詩三日卧向壁攬衣不能寸
推去忽數尺寸雖不其然有亦未易識

律詩

贈項斯　楊敬之

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雜著 以下係德愚

不顯臣過　賈誼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誡兄子書見叔姪門

求託 依託同

羣書古語

蔦與女蘿施于松栢 詩弁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左隱六 皮之不存毛將焉傅 左僖十四 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以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 荀子 蒙鳩鷦鷯也 楚 攀龍附鳳並乘天衢 西漢 [illegible] 蚊虻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鵠則翔四海 四子講德論 以肺腑爲相 注 如肺腑之相附著也 田蚡傳 [illegible]交流喘息[illegible]當此之時依[illegible]下則脫然而喜矣 注 [illegible]人樹上大木小如車蓋狀爲擬言多依也 前 城狐社鼠 晉紀 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 中山王傳 猨狖不攻社鼠不熏其所託者然也 韓詩外傳

兔絲附蓬麻 杜 雙雙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古詩 依水類浮萍寄松如絡蘿 [illegible] 但得有錢留客醉難能騎馬傍人門 盧秉 一攜偶依陳太守 羅隱 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 蘇麟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杜

古今事實

屈許邑子

前趙劉殷拜東萊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屬託邑子西人數日不敢見曰此賢將也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為李將軍地

田蚡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將軍地乎 詳見鬪門

我獨有二天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古今文集

賦

凌霄花賦　梅聖俞

彼草惟夭彼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緣根兮附幹有藥兮數苗朱華燦兮上覆本幹敝兮不暇苟兮此木殘成幾年而至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旦一夕而送曰凌霄使緣蔓竟以交柔高懸而仰翹三也安知蘋藻自處蕙蘭芳芙蓉出污而自潔芝蘭不滋而自長或紉佩帶或采頂簪或製裳於騷客或登歌於樂章皆得為榮為薦為羞為祥皆無附著亦以名揚必託芘柯不後凋君喬木多被風傷必擇當是時將恐摧為朽蠹不復明蘢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古詩

兔絲　元稹

人生莫依倚〻〻事不成君看兔絲蔓依倚荊與榛荊榛易蒙蒙石與榛棘鳴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縱橫樵童斫將去柔蔓與之并雖曾生可恥束縛死无名佳樹月中生珊瑚石上生俊鶻渡海食健龍升天行彼物本特達不復相纒縈竟何者荊榛与飛莖

律詩

題木居士　韓愈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榦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无窮求福人

求哀　求援

君臣要語

同恤災危備救凶患 右救人 於危振人不贍 太史公自序

上無許史之屬下无金張之託 鄒昌書

無公輸一言之遺无左右為容之助中不失船一壺千金 鶡冠子

哀窮悼屈 韓文 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茍不至欲其死者則將大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 韓文 朝无一命之覲路无回盼之由 韓文與鄂州邊丞相書

詩句

愧不如鴻鵠空羨紅鶴翅飛還誰肯假羽毛雲路相追攀 韋應物

遠客登羅雁留念門客如今只下徐 匪隱

古今事實

肉袒求哀

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左宣十二

涸鮒求水

莊周貧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曰昨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曰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求渡得脫

伍子胥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子胥北不得脫追者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子胥之急乃渡子胥

佯死求脫

魏齊笞擊范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卽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范睢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睢出

匿布藏柳見避匿門
藏匿復壁見避禍門

舉幡救罪

鮑宣下廷尉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遮丞相孔光車不得行宣滅死一等

門生求役

晉王裒字偉元城陽人門生爲本縣所役求裒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執筆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詐己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爲恥

不知救己

王敦舉兵劉隗勸帝盡誅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又上表明導言甚至導不知救己而甚銜之及敦得志問顗而導不言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流涕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顗傳

託鬼求援　以下係求援

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溫雖以才學遇之以其放誕許而未用同府有得郡者溫爲坐叙別友亦被召至尤遲溫問友答曰中路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久溫後以爲襄城太守

古今文集

雜著

論求援與報仇

王子晉云佐饗得嘗佐鬭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於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亦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己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耳　顏氏家訓

與韋舍人書　韓愈

天地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地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

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八九年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有命而且鳴且號者亦命也

上李夷簡相公書　柳宗元

某聞人有行道三塗之艱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俛首深顰大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某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大阨窮躓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顰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伏惟閤下念陷者之至以鴻鈞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没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

律詩

旱魚詞上苗相公　姚鵠

以龍鱗已足唯是欠登門日裏腮猶濕泥中目未昏乞鋤防蟻穴望水瀉金盆他日能為雨公田報此恩

律詩

下第後寄池州鄭員外　杜荀鶴

省得蓬蒿伴詔初家知曾不見生疎候門數處將書薦帝里經年借宅居未必有詩堪諷誦只憐無援過吹噓而今足得成持取莫使江湖却釣魚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八　別集

人事部　　建安　祝穆　和父編

富貴

【群書要語】 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 太宰 儒苟利於國家不求富貴 儒行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里仁 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泰伯 富貴不能淫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 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公孫丑 志氣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公 文中子 平原君謂虞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 戰國策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 [illegible] 云 富九五福一曰富 洪範

富家大吉 家人 富潤屋 大學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大學 富而無驕易 論語十四 爲富不仁爲仁不富 陽虎云 君子周急不繼富 論語 小人富斯驕 孔叢 富觀其所不爲 文中子 富觀其所與達觀其所好 [illegible] 知此者貴爲君子 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 [illegible]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同上 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比之者命曰素封 史記貨殖 貴者歸也謂物所歸仰 汝顏富貴如歸往之歸 說文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 孟子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孟子 今之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 莊 [illegible] 重累 [illegible] 香 [illegible] 則綺襦紈袴通籍則玉環書據動則兩驂如舞坐則 [illegible] 列 [illegible] 張公碑 服觀前改貴人之用心與興子共 [illegible]

有常病貴臣有常禍與見倚而驕傷於飽貴臣常得傷於寵也 潛夫論

【詩句】 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左太沖 老覓腰金重慵便玉枕涼 白樂天 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 白樂天 [illegible] 老門何處酬恩八百州誰家金釵十二行 山谷 當釘圍腰更黑 [illegible] 凜富貴安能潤黃壤 山谷 **【詩】** 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 杜 **【詩】** 君看裴相門金紫光照地杜鵑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爐香 杜

【古今事實】

身愈恭儉

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 荀子

富貴浮雲

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illegible]

蘇秦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及相六國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送之擬於王者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笑謂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他人乎 史記

物禁太盛

李斯歎曰吾聞之荀卿有云物禁太盛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盛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史記

富貴無忘

陳勝常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五十富貴 見丈夫門

依佛求富貴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
有或親爲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爲失宰相躬范縝盛稱無佛
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
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
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
竟在何處子良無難 齊紀

衣錦還鄉

項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富貴無常

蓋寬饒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閱人多矣

不說富貴

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劉夫人(安之妻)戲謂
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安乃捉鼻曰恐不免耳

富貴逼人

周武帝謂楊素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曰臣恐富貴來逼人
臣無心富貴

當取富貴

李靖言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玉臺盤

五代孫晟爲李昇相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
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玉臺盤時人多效之

以侈而敗

盧多遜初參政事服用漸侈其父億愀然不樂曰吾家世儒素
一旦富貴遽至如此未知税駕之地多遜不能念父言竟以事
敗

華封祝富 以下保富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富壽堯曰辭封人曰富人之所
欲也堯曰富則多事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富而使人分之何
事之有 莊天地

有駟無德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執鞭求富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有苟美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
苟美矣 子路

結駟連騎

子貢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結駟連騎聘享諸侯孔子譏曰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家語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
家累千金 史

大富淫人

傳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於其舊惠伯曰天殆富淫人慶封
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
將聚而殲旃 左襄二十八

彼富吾義

孟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
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三致千金

越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十年國富遂報強吳范
蠡歎曰計然之策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浮江湖變
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
散與貧交昆弟 貨殖傳

資擬王公

猗頓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貲擬王公富於猗氏 孔叢子

不義之富

齊晏氏下分其邑与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不受對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 左

漢世富民

漢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踰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 洒削刀劍 鼎食擊鐘之世 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皆越法矣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價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

鄧氏鑄錢

文帝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富貲累名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万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 王本論衡

淮酒權富

鮑宣上疏曰陛下何獨私養外親与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万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 漢書

金玉之富

郭況遷大鴻臚上數幸其第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東觀漢記 郭況累資數億庭中起高閣立衡石於其下以稱量珠玉 王子年拾遺

塢中金銀

董卓築郿塢高与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万斤銀八九万斤奇玩雜物山崇事積不可知數 說苑

石崇富侈

石崇字季倫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金宅與馬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阿沼殫極人巧崇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粉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以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恍然自失

富氏殖田

晉王戎園田水碓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恆若不自足後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万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錢乃釋然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以此獲譏

自保富貴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謂曰郡政術非惟新麗飲食豈可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真長曰卿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氏富室

王元寶巨豪常以金銀疊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又置禮賢堂以沉香為軒檻以碔砆甃地面以錦文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雨不滑人呼王氏富窟

半錢 廣見錢門

多田翁

盧從愿為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玄宗薄之欲以為用者

矣乎以是止時號多田翁

以富送獄

陳子昂父世爲豪富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聞其富欲害之又子昂家人納錢二十万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遂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 本傳

和嶠錢癖

蕭史錢愚 並見錢門

五侯同封 以下係貴部見家世門

成帝封舅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

懷祖宰輔 見宗族門

稽古之力 見爭辯門

布衣至三公

蜀楚字茂明起家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布衣至相

岑文本或問其治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耶訪口不言家事

二十四考

郭子儀身任安危者四十年校書中令考二十四富貴壽考哀榮終始

貪進不已

錢惟演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恨不爲使相歎曰使我於黃紙盡頭著一个字足矣竟不登此位○蘇易簡能參政知鄧州有不勝寒冷之歎後書請友曰退位者雖能做竟不登強仕而卒

欲背惡嫌 見失義門

官高惡擢 見變異門

既貴而做 見驕傲門

貴不忘貧 並見儉約門

古今文集

古詩

讀史二首 白居易

季子憔悴時婦見不下機買臣負薪日妻亦棄如遺一朝黃金多佩印衣錦歸去人妻不敢視婦嫂俯伏爲富貴人重貴與賤交子歎其前賤富盛後何殊爰命沒生中必沒以求富貴又令下人分若不同則交道相則勢求取與予忌漢日大將軍少時亦賤貧時故以侯老依撫於士春華何辟戰闘中無桃李相爭剖判洸合竟爲岸桑田成海水無定來滄海將求何爲苦苦柘樂者於貴珠末已

律詩

公子行 黃滔

春堤綠綿綿騎驕驕撒煙擺風飄紫袍半日醉遊遊打鵲拋金盞招人舉玉鞭田翁與蠶婦平地看神仙

詩話

說富貴

富貴於人亦物所關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誰在於晚景若少年富貴者亦有之矣亦竹芥人矣然能富貴以享富貴承世寶第其故安以保其平生亦不足者如鄧大詩不多小車門錢登老去人到了不由歸何公雅詩云但三月錢故落葉猶且強如人終少年讀此一詩使人悽然識不必爲此也 詩人漁隱

評富貴詩

晏元獻公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
牌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
繡惟説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
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窮人家有此景否

看人富貴詩

後山詩話云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
笙歌散畫戟門開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山谷云不
如杜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富貴詩

秦韜玉京人父為左十軍軍將韜玉有詞藻有公子行云階前
莎綠毯不捲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線妝點池臺畫
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斗雞走狗家世事抱
來皆佩黃金魚卻笑儒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饑面為田令孜
擢用未幾歲遂丞郎摭言

善與富貴

桐江詩話云本朝侍郎李留後知鄆州詩乃士君子之氣富貴非
庸鄙有力者所可為詩云北州雄郡家齊泰士深聞政有成
細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鐙按轡分行立玉麈高
談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未嘗滿酒有餘清

一場春夢

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於田間有老婦年七十謂坡
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之為春夢婆

雜著以下徵富

貨殖傳敍　司馬遷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
陣卻敵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
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不避法禁
其實皆為財用耳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
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醫方諸食技術之
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
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
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
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
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是故本富為
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
亦足羞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
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橫山吳氏佚老菴記　呂伯恭

橫山吳君築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役斤斧收聲韜

杖屨于前閒揭語於楣者曰某歐縮晚紙東京擁書掛壁萬
卷間森比吾壯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闥行語於壁
者曰豈林谷寺猿姐啼鶴鶩不驚風月相吞此吾妻長者所
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閑聚語於塾者曰浩瀚以學既歎寫
勇狀策以禮既偏既涵此吾鄉文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吳君
為予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如何吳君曰皆得吾粹沒濟吾渴
樂得吾悔沒逸吾名吾寔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所也畏暑
疲肉身閒心悸僚然門靜耳睨君難書曰佚崩閒以往有
頹腹搖者雖相接或不升庭痛困猶呻吟交於大達尊一室
之佚樂乎或者里中望也盍勸族黨揭而扳之已責經通同其
矣於是鄉則猶橫山表裏皆吾佚老地也其視又移乎帝境狹
何若吳君謂曰君奚予之拓吾境也願聞其説於楹間以
勸

古詩

詠史　左思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窗繡桷金蓮花桂柱玉盤龍珠簾無隔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千萬為爾一朝容

京洛篇　鮑照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寓意　白居易

赫赫京內史炎炎中書郎昨傳征拜日恩賜頗殊常貂冠水蒼玉紫綬黃金章佩服身未煖已聞竄遐荒親戚不得別呑聲泣路旁賓客亦已散門前雀羅張富貴來不久倏如瓦溝霜權勢去尤速瞥若石火光不如守貧賤貧賤可久長傳語宦遊子且來歸故鄉

古樂府

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樽酒使作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

貧窮部總論

揚子方言

□凡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illegible]或謂之褸[illegible]裂[illegible]或謂之襤褸[illegible]故左傳曰篳路襤褸以啟山林殆謂此也[illegible]

行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illegible]

禮曲禮[illegible]貧者不以貨財為禮

[illegible]六極四曰貧[illegible]終窶且貧莫知我艱[illegible]貧而無怨難[illegible]

財粟米入於家少有者之謂貧至無有者謂之窮[illegible]家有長

[illegible]立之資[illegible]抱朴子[illegible]

臨鑊服戴注臨鑊言衣敝[illegible]無立錐之地[illegible]

家人[illegible]

[illegible]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illegible]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illegible]

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illegible]孟子

詩句

[illegible]

字取誰薪[illegible]

家[illegible]草[illegible]

苗山[illegible]

故紙[illegible]

古今事類

[illegible]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貧非病

端木賜結駟連騎以役原憲[illegible]子貢曰甚矣夫子之病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衣若懸鶉

子思家貧[illegible]

肢胼胝

曾子居衛[illegible]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illegible]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莊子

縕袍不恥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貧非憊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

帶索而歌 見知足門

貧賤驕人

魏文侯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子擊不懌而去

衣弊金盡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 戰國策

以席爲門 見門門

甕牖繩樞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 過秦論

家徒四壁

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自著犢鼻褌

無甔石儲

揚雄家貧產不過十金無甔石之儲晏如也

土銼無煙

王褒家貧土銼經日無煙土銼瓦鍋也蜀人呼釜爲銼

衣食不充

郭林宗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郭林宗

卧牛衣中

王章爲諸生學長安病無被卧牛衣中

環堵蕭然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

鬻文爲活

段偈家貧鬻文爲活後子孫多歷顯要 野史[illegible]

多乞後散

昉任昉不事生產人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

貧爲鬼笑

南史劉訏代能貧窶無所營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大笑龕曰貧困如此而乃爲鬼所笑

食二十七種 見北門

坐席穿

管寧家貧常自坐一藜牀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牀當膝處皆穿

踏雪履穿

東郭先生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

浣衣披絮

吳隱之字處默歷顯職祿賜皆分親族冬月無被浣衣乃披其絮

雪中脫襦

謝朏嘗見江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席而耽學不倦朏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

方冬衣葛

隋裴充少時以貧過門方冬充尚衣葛或之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斁

羸餒亦甘

柳宗元與李建書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

飢不飽菜

孫樵曰飢不飽菜寒無襲衣

蓬背爲鶉

唐盧肇曰貧者疏蓬背爲鶉弊衣爲襜樵爲盌

曹舜天寒

晏子以貧曹舜衣天寒脊生寄肉直大熱

資貧無炎衣

劉怨卜居曰貧窮宴享所今應病者任於綿約無貲惟粱菜之肖無緇袍襦衣之幣恥為出門不知所之

不蔬自該

唐宋挑撻蘇州人被褻宿宗人家能測長史以窮戚覡鄰道等衡止宴之地不肯服及則驚受則敝木皮某日啄

杜祁公貧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有二子不孝榮其母改適河陽錢氏公年十五六二兄皆以爲其母匿其財利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繼父之子孫以其有恩禮一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恩補官者數人 涑水

補以學職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日復謁文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以奉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大喜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孫秀才也 東軒筆錄

起於微賤 以下傑出

傅說舉於版築　膠鬲舉於魚鹽　伊尹耕於莘野

呂尚釣於渭濱　蕭何爲刀筆吏　灌嬰販繒

欒布窮困傭於齊爲酒人保　救處爲人所掠賣爲奴於燕

韓信寄食於漂母　朱買臣負薪行歌　卜式牧於田牧

弘羊擢於賈豎　衛青奮於奴僕　日磾出於降虜

梁鴻賃舂　班超傭書　黃霸有貲賈爲牟臀

竇少君安國爲人所掠賣至十餘家 文類小大

郭泰出於賤卒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

王嘉高畫傭賃夜則燒燭　王猛鬻畚

唐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爲相崇頗輕之閔其父嘗爲縣卒及閔爲君長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名 舊著傳

陳晉公恕少爲縣吏儆折節讀書中進士第歷官至參政

凌策侍郎其父嘗爲鎮所由父與拜安溫衛乞名溫衛滑稽命名曰教之善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衒之 玉壺清話

古今文集

雜著

逐貧賦　楊雄

容齋隨筆云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楊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

厚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黃書擬宜政奚奴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賦裁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余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于此　又云唐宣宗有文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爲證其文意亦工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槃徒行負笈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爲

舍汝遠竄昆侖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宗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殽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愆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予獨露居人皆怵惕予獨无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无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釋時論　晉王沉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於汙腴之墟有冰氏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方今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儜至乃空嚻者以泓噌爲雅量瑣慧者以淺利爲鎗鎗拉荅者有沉重之譽嗤闇者得清勤之聲嗆哼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眼閃[illegible]而遠視鼻齁齁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高會曹尚宴推言遷除消息官無小大問是誰力冰子釋然乃悟曰嗟少長於孔籬之門以趨於清寒之路不知熱勢自共遠鄉敬承明誨服我初素

庭誥　顏延年

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爲病也不惟形色麤黶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糧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嚘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无

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
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
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
欺陵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
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
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
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
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
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
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
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奸欺不忍害傷其次曰學窮
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群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
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

事□□□　十五

面醜心妍利居眾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
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
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
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
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
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
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于肥甘慕彼糠糜天下
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
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與賀生書　孫樵

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
溪碣窮陳拾遺以感興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
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論貧上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曰固知其為錢但怪
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
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
中見粟也耶　志林

顏蠋巧於安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
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
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
有如蠋之賢者也然而未極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
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
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
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
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事□□□　二

古詩

詠貧士　陶潛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弊襟不掩
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

詠史　左思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採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
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
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
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
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

斗儲潤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疎索丸游說李斯溝上業俯仰生榮華咄嗟褒貶枯骸何期富貴貨不覩身後果於杯觴一杯可爲達士模

效陶體　　白居易

商歌有貧人高聲蹔騎焉其我問何所苦四十無官白髮答云君一知位重多憂慮北里有寒士瘦羸鶴為擁出扶煮粥校入貼嫌作塵散賤無憂患心安體亦舒東鄰有富翁藏貨東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營暮計算晝夜不安居由此苦者匹婦配匹夫布裙行貨布短褐里有富者以此求人食一飽以有餘貯賤與貧富高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踰以寄觀馬北同一途但未知生死勝負兩何如遲疑未知間且以為娛

贈別崔純亮　　孟郊

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有礙非遐方長安大道傍小人智慮險平地生太行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與我懷離別俱迴遑譬如浸蘖泉流苦已日長忍泣目易衰忍憂形易傷項籍豈不壯賈生豈不良當其失意時涕泗各沾裳古人勸加餐此餐難自強一飯九祝噎一嗟十斷腸況是兒女怨怨氣凌彼蒼彼蒼若有知白日下清霜今朝始驚呼白日公茫茫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至死後悶

顏徒貧樂齋二首　　黃魯直

衡門低首過環堵容膝坐四傍無空牆付百物自寰蒙諦事真於終觀香曲肱卧飢來或乞食行道無不可小山作朋友香草當姬妾不須珠翠歌鳥鳥爲宮商夜月入幽芳兒啼無米浩歌繞屋梁

同谷歌末章　　杜甫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朱文公跋云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卒章歎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詩話

隨僧飯

羅[illegible]向揚州入不事產業以至困窮常投揚州惠昭寺隨僧飯力學未嘗第二十年間持節歸鄉里及授至僧房中書壁二三十年前此布未[illegible]西上虎將歸故時寫我詩前事到處塵埃長憶園對老共僧路拜沙鷗遊談笑遂飛春風一賞留流環殿唯有泉聲惬素機

飯後鍾見寺門

為貧宰相

晏文莊謂子黃州時寵顧公為郡掾文莊識之後〔晏文莊公〕謂不起文莊親視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而非所下顧公曰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一等人中貧爾後顧公作退老詩曰門園貧宰相副史富書生

建安祝穆和父編

人事部

禍福 樂禍 嫁禍

群書要語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書)天道福善禍淫(湯誥)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報之以禍(家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家語)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孟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老子)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襄二十三)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三)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春申君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枚乘)福不盈眦禍溢于世(賈誼)寶藏羅蹇乎市木未嘗在罪者誠乎董秦未嘗擇善(劉向諸天)禍(圈)莫自求禍也(孟子)凡禍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王符潛夫論)網羅未設鐵羽翮而倒施(潛夫論)夫獸深居而簡出鳥悅而以仰而四顧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免焉(賈子)(圖)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禮記)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洪範)自求多福(大雅)降福穰穰(頌)降福簡簡(頌)我受福祿如茨(瞻洛)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晉語)中外禔福(相如封禪書)休嘉砰隱溢(漢禮樂志)

因物求禍

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者其皮爲之災也(莊子)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莊子)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莊子)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淮南子)翠飾羽而體分象美牙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金樓子)麝腹臍而受殺鸚鵡慧而入籠(東華集)麝懷香以賈害狙以巧而招射(文選)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淮陰侯傳)凡物之生不有爲災殃與青黃乃木之災(韓文)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皮文)

因言求禍

惟口起羞(書)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論語)多言多敗口是禍之門也(家語)傷人之言深於矛戟(荀子)言輕則招憂(揚子)口語致罪(漢書)

詩句

吾生如寄耳何苦爲禍福(坡詩)乃身況許間誰復異旨揮失身陷危機(坡)世路迫窄多駭機(坡)勸君休嗟恨未必不爲福祉

因才取禍

直木忌先伐芬蘭哀自焚龜以靈故焦雉以文故斃(山谷)

古今事實

始凶終吉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又問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列子)

困乃爲福

勾踐之困於會稽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越世家)

失馬得馬

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墮而折髀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唯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淮南子)

福過災生

虞充曰小人祿薄福過災生

包藏禍心 以下係禍

趙孟曰楚使子圍聘于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府藏致禍 見府門

怨府禍梯

史記趙武靈王將以公子章欲作亂李兌謂相國肥義曰子胡不稱疾傳政毋為怨府毋為禍梯

不礼致禍

晉嵇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礼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以此憾之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帝既昵聽信會遂害之

貧殘遭亂

裴寂謂劉文靜曰貧賤如此復逢離亂兩紀

以勇死以智困 以下係因才致禍

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湘南子鼂錯以智死 亘論傳

以俊死以辯亡

鄧哥以俊死鄧析以辯亡 唐元載傳

料事見忌

楊脩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勑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廉之知狀忌脩後因事殺之

直言被害 以下係因言致禍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後晉三郤害伯宗 成十五

救罪遭刑

李陵降匈奴上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蘗其短上以遷誣罔為陵游說下遷腐刑

言致禍

張敞使掾絮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收舜繫獄死

誹謗遭誅

孔融以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東首

驕慢被殺

許攸恃功驕慢嘗於眾坐呼曹操小字曰阿瞞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

嘲語致殺

杜甫嘗醉登嚴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

歸咎二臣 以下係嫁禍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距心辭責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公孫丑下

無功嫁禍

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 通鑑

借以報讎

楚殺伍奢其子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

及其禍不可從也 左昭二十

嫁禍於人

秦王年少太后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宮中太后乃陰賜主腐者吏爵詐論之遂得侍太后私通 呂不韋傳

嫁禍於趙

韓謝曰韓氏所以不入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 趙世家

推惡利己

七國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己居守 漢書袁盎傳

樂禍 以下樂人禍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曰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 左莊二十

幸災

秦饑乞糴于晉二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背施幸災民所棄也 左僖十四

樂人之禍

王允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允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公孫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 後漢王允傳

乘人之弊

周伯仁好乘人之弊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 陸龜蒙

邰侯妾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邰棄為稷官烝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國名之同也然邰棄重瞳子項羽亦同瞳子求之類也矣

釋非道何如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裴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然他皆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以他人乎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荊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悄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有至者及一年有司與叔將過之可邪有些辭侯已閒求諫豈不恥其財士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曉其客得祿位者皆冤得金玉者以身參遊漸者或刑戮是叔將之身初大逃者五六以為見戮者八九見其時殘于天地抵置於杅士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忠而為平汝若忠為社稷之臣則正直不進非忠讓不言作手足斧鉞口能出萬言猶不然不倦汝若為祿位之臣猶當之赫二之路顯二之禍下野果焉齒食而已汝怨不得權勢而在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學窮而我內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唐中宗贊 歐陽永叔

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

古詩

顏跖 歐陽永叔

顏回飲瓢水陋巷臥曲肱盜跖饜人肝九州恣橫行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死朽化無形為世尚遭戮筆誅甚刀刑思其生得所欲大能且腥顏一聖人徒生为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顏跖所榮死也至今不光

辨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生死得失閑豈難重壁
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避禍 防患 思患

（箋註要語）君子安死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老氏全身遠害
君子 楊子 天下學士逃難解 楊子 昔者 其身
其餘幾 文十七 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楊子 雲中白鶴非樊籠
之網所能羅矣 魏邴原傳
句 舉足長逝偽此頭惟避謗 黃崔死諸一九發棄在
非不近人何為必愛好 蘇川

古今事實

隱諱逃難

楚子伐蕭王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 大夫 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河魚腹疾奈何 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己 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見幾先去

范蠡與勾踐既滅吳乃為書辭王乘舟浮海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劒種遂自殺

鼓簫乞食

伍子胥載薪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簫乞食於吳市 范睢傳

布匿廣柳

季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籍滅高祖購求千金布匿濮陽周氏迺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 喪車也

醴酒不設

楚元王敬禮申公穆生不嗜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解衣而進

陳平自楚間行以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有金寶目之欲殺平平心恐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止

匿職張儉

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竟坐焉

避難浮海

後漢逢萌字子康為亭長尉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殺家人走

後漢任文公曉天官風星秘要爲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疾走日數十廻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

詐死避禍

杜根和熹鄧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根盛以縑囊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逃竄及鄧氏誅根方歸徵拜侍御史

畏劉輿膩

范陽王虓鎮鄴以劉輿爲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 劉輿傳

散黨避禍

范滂以鉤黨坐繫獄後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滂應對賓客滂謂陶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 本傳

稱佳避禍

司馬徽字德操括囊長噤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佳豈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言亦復佳 世說

詐醉免禍

晉王允之字景猷總角從伯敦謂無以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言慮王敦疑己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爲廷尉允之還省告以敦鳳謀議曰舒與王導俱啓明帝

思歸免禍

張翰字季鷹吳人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去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人貴其曠率

晉書文苑傳

弔宦官喪 見弔喪門

野服免禍

裴度晚節以偃仰爲自安計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本傳

闔戶避謗

陸贄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 本傳

買田自汚

乖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拋箸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詈久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乖崖知禍必及己乃延三大户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私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汚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爲之賢者不爲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君子

防患不早 以下係防患

班子謂楚襄王曰見兎而顧犬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戰國策

危言自恐

張惠夫躬蹈危言而論日恐遭害者恐不知略云玄靈淡泊兮安淑亡疇集權芳變為朽枸兮道若浮萍動烈幾兮叢棘棘一揭可棲兮從忠恐身被搦間兮覺顏析奠忍毋往兮洋洋江流兮沉淵心拘結兮傷俯仰天光兮白刻照上帝兮我幾我貞為我嗟行雲為我陰嘆若是兮欲何納與神疏兮撫其袂游魂迴兮反亡胡雄失據兮世我後數年卒如其言

人為之危

唐嚴武為劍南節度郊挨章欽為判官因小怒殺之房琯以故相又當薦武後為拯內刺史武倨慢不為礼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以為房與杜危之也

子月三十　十八

出入防患

李勃角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至五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稍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伏兵阻變

向敏中除平章事坐事出知永以鎮安靜部尺付西部得便宜從事會郊人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庑下幕中明日召宾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斬之既屏其尸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佐股慄 名臣

無忘檻車 以下係思患

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威公中鉤後魯囚檻管仲而送於齊二以

為祝謂威公曰願君无忘射鉤臣无忘檻車

不忘巾車

馮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忘巾車之恩○光武報曰茨於巾車故云巾車鄉名也

無忘創業

唐昭宗患宦官中尉專恣不可居遂召宰相王允平暨樓翊崇韜曰願陛下無忘創業之艱常加阿上則可使宦官畢安靖以承洪宗默然為遺允平起拜

古今文集

雜著

諷諫　王詢 文粹

以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為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前狂瞽人之所惡也致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酗人之所恥也務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酗誠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酗為藏身之教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酗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子月三十　十八

律詩

贈李鐔自維揚避亂東入中山　杜荀鶴

君行君不合知見君如此我傷悲稱殘三日兵戈後絕到孤村雨雪時着卧衣裳難辨洗旋求糧食莫供炊地爐不暖柴枝濕猶把蒙求授小兒

雜著 以下係防患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秪益爲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鹿門隱書序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夫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或曰仲尼作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褒貶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吾有不得已之義也曰大山崩鬼哭天裂地震

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悉災極天地故諱其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猶能伸鐵撫梁力杜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有力而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好角觝而忘政愛拔距而過賢者寒浞殺羿頑過每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蚩家氏亂賊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矣冰桑前羿羅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我其物以左道成其邪後世之君猶有怪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矣一言爲當世所行一行爲來世軌易衣而作時淫術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析若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仁也亂者不在於淫慢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歧哉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淳化中予將命之秋在道出故門有客授彭祖觀井圖以爲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然盈狀其位象幽伏表緒事一二予無取所爲若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井樹而繫之以絙佇秋欽形踞將而趾視眈然若將隊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之有若是夜身遠害之有若是後之君子將與效斯乎審好古者歷考其跡於傳記雖異而難信且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于座右曰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冰朽索之馭納隍是憂天子則之嗚休永保存而懼亡保于苞桑諸侯則之以國以昌若升朝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乃肥且鹹惟清競虛如盈士庶則之其道不窮不爭在醜無偏旌人則之其食乃阜吾省子行吾情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

保身說　　司馬君實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嗚乎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嗚呼其不可及也

律詩

仁者難逢　　邵堯夫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切勿恃何妨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病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解紛

羣書要語

解其紛之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 孟子

詩句

酒酣拔長劍倉卒解漫紛 太白 多言雖數窮微中或排難紛不忍棄其危 韓

古今事實

解驂贖衆

越石父賢在縲紲閒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入爲上客

解紛無所取

魯仲連游趙時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仲連見新垣衍言秦稱帝之害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五十里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不受平原乃置酒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以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illegible]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

爲鄰解紛

鄰通曰里婦亡肉姑以爲盜而逐之婦所善里母曰我今令而家返女矣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

以言免刑

韓信坐法當斬信乃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以爲治粟都尉

以貌免刑

張蒼坐法當斬解衣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後以爲代相遷爲計相令上

撫箏解紛

討安爲王臣作所謀事賊召桓伊飲燕安侍坐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illegible]上

執法解怨

權善才范懷義坐斫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狄仁傑奏二人罪不至死曰張釋之有言假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主臣不敢奉詔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

請察妄毀

讒者言韓滉在江南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泌對曰滉公忠儉素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illegible]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令滉[illegible]

百口保之

[illegible]誣奏[illegible]張[illegible]之[illegible]動[illegible]情上大怒詔[illegible]使殺之[illegible]詣帳請問上不忍發因引[illegible]出詔示籓二神色不變曰此乃殺也[illegible]曰君謹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召籓[illegible]長安[illegible]乃曰此皆爲惡者即日授秘書郎

除官解怨

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杜悰當爲宗閔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

有問曰更思其次宗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施
裕號為薦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帝謝曹者 出文宗

古今文集

觀者

上疏為四賢辨誣　　歐陽永叔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
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
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
不遠欲廣害善良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
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
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
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不可以他事動搖
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杜衍為人清慎
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
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
見則各異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
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
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
專也臣切見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
其善避權也　陛下開天章閣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條其事
仲淹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地綿而事必知凡百
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
久安而力效弱性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　祖宗故事
請　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
推避臣方怪仲淹等蒙　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
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　陛下

聖明有知人之聖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今此數人一
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為陛
下惜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

別集

人事部

建安祝穆和父編

施恩 報恩

群書要語

積而能散 曲禮 分散者仁之施也 儒行 分人以財謂之惠 滕上 愛施者仁之端 史記 樂分施而恥積藏 荀大略 報恩 無德不報 抑詩 猶為恩使命緣義輕 朱穆傳

務其次務施報 禮尚往來 曲禮 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傳二十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孟子 惡聲至必反之 同上 愛人者人恆愛之 敬人者人恆敬之 同上 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 耘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莊子

詩句 恩重泰山輕 … 傾家 … 大人 … 毛栗施行首 江山積翠仰荷天地德 … 報恩 恨無 … 隨侯珠以謝荊文 … 子恩定是酬恩日今朝奮命輕 … 人情宜報還不報 …

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並張衡四愁

古今事實

焚券市恩

馮驩貧之為孟嘗君客 孟嘗君收債於薛 將行 問市何物 曰君家寡有者市之 驩至薛 諸負債者悉來合券 悉焚之 皆稱萬歲 還 問何市而返 驩曰 奉君之命市君家寡有者 君之府藏 … 惟欠義耳 臣召諸負者合券而焚之 市義 即歸矣 孟嘗君為之喜

散財與貧

范蠡之陶為朱公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散與貧疏兄弟

散金宗族 見致身以宗族門

貧而好施

原憲 … 身衣服車馬 給妻子 內困 … 以振施貧窮 務赴人之急

租俸分給

梁商常曰 多藏厚亡 為子孫累 每租奉則及兩宮賞賜 便置中門外 未嘗入藏 悉分與昆弟中外 因年飢貴 多有餓者 輒令倉頭以牛車致米鹽菜錢於四城門外 乞貧民 不告其姓名 後漢

與米一囷 見米門

家溫濟飢

張儉貲計溫 初百姓飢荒 乃傾竭財產 為邑里共之 賴其存者以百數

殖財能施

後漢馬援扶風茂陵人 轉游隴漢間 謂賓客曰 丈夫為志 窮當益堅 老當益壯 因處田牧 有牛馬羊數千頭 穀數萬斛 既而歎曰 凡殖財產 貴能施賑也 否則守錢虜耳 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 身衣羊裘皮褲

乞人填門

後漢尚書令符雅 為人樂施 乞人填門 嘗曰 天下物所常 若令日富後日貧耳 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

臨終焚券

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 臨終遺令焚削文契 責家 [illegible] 爭往償之 諸子從敕 竟不受 晉陽秋

投瓜報瓊 以下係報恩

木瓜 美齊桓公也 衛國有狄人之敗 出處于漕 齊桓公救而封之 遺之車馬器服焉 衛人思之 欲厚報之 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 報之以瓊琚 匪報也 永以為好也

死而結草

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左宣十五

餓人報德

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左宣二

盜馬報恩

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而赦之後秦穆公擊晉三百人求從公為晉軍所圍皆推鋒爭死遂脫穆公反生得晉惠公 史記

退舍以報

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 左僖二十八

蛇珠雀環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 搜神記 後漢楊寶九歲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地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歸置巾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黃衣童子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環矣 續齊諧記

茅蕢報德

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楚以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餌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二士 戰國策

絕纓報德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纓願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已飲不絕纓者不懽群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君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帥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臣肝膽塗地頸血湔敵久矣遂平楚

報復有恩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之

漁父報德

楚欲殺伍胥二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舡知伍胥意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千金以予父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胥尚不取何用劍乎胥後每食必祝之曰祝江上丈人

以国士報

豫讓曰范中行眾人遇我我以眾人報之智伯国士遇我我以国士報之 戰国策

一飯必報

范睢一飯之德必償 本傳

徧報有德

蘇秦之燕貸百金為資及佩六国相印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一人尤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忘子子

之爲我欒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固望子深是以
後子

五不有報

蕭何爲沛主吏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三何独以五及高祖即帝位何爲丞相封鄭侯食邑八千戶乃益封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独贏奉二也

報漂母恩

韓信投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二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国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召辱己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本傳

盗妾報恩

爰盎爲吳相時有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從史言君知尔与侍者通乃亡歸盎驅自追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爰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校司馬中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辭謝之而去

魚報双珠

漢武帝游昆明池見大魚銜鈎而放之閒三日帝復游池濱得明月珠一双帝曰豈魚之報乎 三秦記

受恩報子

陶侃傳初范逵過侃逵因薦侃於廬江太守張夔後侃都督江州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珧爲湘東太守凡微時所荷一飡咸報

執友報恩 見故酒門

【古今文集】

古詩

結襪子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擲輕鴻毛

感恩 負恩

【事文要語】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隰桑 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左之所謂生死而骨肉也 左襄二十二 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莊子 決肌膚而藏骨髓 前漢孔奮志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任彥升讓表 肝腦塗地不足塞責 陳子昂 忍哀於無用之地施德於不報之所 柳文 身使嬋娟荷以受恩死輕鴻毛固得其所 韓類要

【負恩】未乾鴻析之墨已彎射羿之弓 歐集

【詩句】寸心銘佩字 杜 主人覆護恩曾書一綈袍 臨川 【負恩】咫尺炎涼變四時出君懷袖君詎知 韋應物

【古今事文】

背之不祥

武涉說韓信曰足下何不反漢与楚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言不聽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背之不祥

造門謝恩

何武每奏事京師載未嘗不造門謝恩

彎射羿弓 以下係背恩

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

閉糴負恩
晉餓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 左傳十五

負漢大恩
王莽使安陽侯見太后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 通鑑漢明紀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人臣盡私恩則盡公義 秦少游

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詆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愚切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竊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忠許國何者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原所親而殺原又為卓子而殺卓又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背忠於曹氏也必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益可見矣雖然敏中之所以負德裕也亦有說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以為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系與楊虞卿親家甚昵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无與於氣類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裕所不與也故因其勢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非罪而被斥天下皆知其冤矣使敏中素與德裕有隙為社稷而擠之況因之以進耶然則敏中其罪不忠於德裕亦不必忠於上也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未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若樂羊而以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不兩全僅當以道權其輕重者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文 三 七

詩話

是感舊恩

京當世必貴得遂為街卒新經鄭仔七八公素釋之及使關中方帥蜀畢士安於其勢貽之詩曰吞聲忍淚當日事積聚淮況

家恩

報讎 仇讎

（群書要語）
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禮記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禮記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
吉

（詩句）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 唐太宗 徒身報讎除張目視冤

讎壯朝思除國讎暮思除 四讎孟

古今事實

復九世仇

齊襄公享乎周紀侯譖之致公將復讎于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雖百代可也

吞炭報仇

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豫讓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癘吞炭為啞行乞於市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為報讎反臣於智伯今何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日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雖死不假襄子大義之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可以下報智伯遂伏劍自殺

報東門役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 隱五

不忘父讎

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定十四

嘗膽報讎

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 史記 越王念欲復怨夏則握火寒則抱冰 吳越春秋 臥薪嘗膽以雪夫椒之恥 攷文

鞭尸報讎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讒太子建及伍奢王殺太子建奔吳楚并殺奢及其子伍尚次子伍員奔吳及闔廬立使伍員興兵大破楚軍遂至郢楚昭王出奔子胥即員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申包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固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

報刖足讎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臏兩足涓為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涓倍日并行孫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報亡璧讎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執張儀答掠數百下不服釋之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若城

為韓報仇

張良其先韓人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誤中副車秦皇怒求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

殺子玉而喜 以下係快仇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也 僖廿八 公喜而後可知也 宣十二

被誅人喜

王甫父子磔時臧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illegible]

火炷燃臍

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塡滿街肆守尸吏為火炷置卓臍中燃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漢獻紀

人啖其肉

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俊臣仇家爭啖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踏成泥士民皆相賀於路曰今夕眠者始貼席矣 唐武紀

罷官相賀

吐突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上罷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以錢塞口 見機門

貶官人賀

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户市井皆相賀 唐穆紀

古今文集

雜著

復讎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讎據礼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礼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盖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没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由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无失其旨矣

戊午讜議序　朱元晦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无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尒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礼者曰君父之讎不与共戴天寝苫枕干不与共天下也而為之說曰復讎者可以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万世无疆之統則亦有万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国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万世而必報其仇者盖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痛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

姦謀之所前却而堅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僅
張諸將之兵屢以捷聞恢復之勢蓋已十八九成矣虜人於是
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
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
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
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
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撅却衆論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
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　國家忘讎敵之
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
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
踐履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
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　國家
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恥為事理之

當然而議者亦遂以為檜謀談者其徒之旗倡之百唯和之余宋
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
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為說不出乎利害之
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十里為虜人役之
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頗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
昔之言或告之曰此陋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
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国中則
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
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人志無所維繫而上之
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却顧而深歎
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
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
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

而今日人倫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不正也且
君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
若六軍萬姓之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
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禍變紛紛之餘邪說四起無
有俾而不使泯斷伐銷鑠使之無也未有不殘於此而反於
彼矣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泯之三綱所
未能復振已深之方此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於亦未能
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今幸以虜雖中外無事又慝在見
所謂万世必報之讎者自無所從發其憤矣竊伏世間不勝憤
懣謹因讀魏元履所以叙次戊午讜議為之慨然流涕盡傷其禍
發今之所以深悼不能已者姑論其始終禍變如此以發明元履
委叙之本意并以致草野孤臣區區義憤中之誠惶恐者復有望

焉則猶足以徵胡澹之万一而非張胡二公之所敢望也

論救銓復封事見家牒門　　胡明仲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　別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人事部

報怨 不修舊怨 不忘舊怨

羣書要語

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表記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憲問 報怨以直 西漢地理志言當作

詩曰 希怨猶逢怨多容竟作強柳怨仍須餘恨被德怨聊相娛

古今事實

范睢報賈

魏相魏齊答擊范睢睢佯死以卷以簀置廁中范睢得出後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之曰范叔固無恙乎曰然須賈曰今叔何事曰臣為人庸賃須賈哀之留与坐飲食乃取其一綈袍賜之因問秦相張君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為須賈待門下待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与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又曰范睢睚眦之怨必報 本傳

封羹頡

漢高祖怨丘嫂之轢釜封其子為羹頡侯 楚元王傳

假公報私

晁錯為御史大夫吏按袁盎受吳王財物言吳王不反抵罪及吳楚果反錯欲治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三國復其故地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召錯斬東市

斬醉尉

漢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与故穎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何武帝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与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以彌右北平盛秋

富貴快意

欒布為燕相至將軍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本傳

与諸君絕

元朔中徐偃言齊王有淫佚之行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与姊姦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无一人視獨洨孔車收葬焉上聞以車為長者 本傳

馬援報隗

馬援上書曰夫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与人怨

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願詣行在所陳滅隗囂計

外寬內忌

晉何曾性至孝純修飾官從事劉享嘗奏曾以銅鈎紛紺出
坐免後曾辟享爲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舉不以私隙
遂應辟曾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如此

言輕召怨

許攸恃功驕慢嘗於眾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冀
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 周顗曰今
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王導甚銜之顗爲王敦所害 本傳

孫秀報怨

孫秀嘗很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
書令岳於內省之因呼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

忘之

恩賞必報

欒布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
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本傳

與諸君絕

元朔中偃言齊王有淫佚之行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所
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
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
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主偃劫其
王令自殺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
葬焉上聞以車爲長者 本傳

馬援報隗

援上書曰夫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

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捶殿時笞之餘跳梁
四爲端吏所辱故報之

不平必報

張延賞與李晟有隙及韓滉入朝從容遂晟以感且使薦
延賞爲相復拜平章事晟宴禁中宣出端錦一端以示和解
晟爲子求婚延賞不許晟謂吾武夫雖有舊惡杯酒之間釋然者
難犯外雖而內含怒今未許婚舊怨未忘也 本傳

含怒欲殺

韓滉嘗許登殿武林學視曰殿擬之乃有此兒戒衛之一日欲
殺衛據之萬門武將以劍出于燕止左右曰其母救得止 本傳

含怒報怨

楊炎子吏部侍郎劉晏爲尚書以炎陷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
坐聚及炎執政內銜怒將爲載報仇遂罷晏貶忠州刺史炎必

欲傳其罪如庾準與晏有隙乃擢爲荊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
朱泚書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取官物脅節度使誅作亂炎證成之
建中元年密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爲冤

多修舊怨

李吉甫爲相多修舊怨憲宗知之 陟逢與劉瑑相善瑑罷討不速
逢吉毋悔之後逢吉作相逢爲郎官有薦陟逢知制誥者輒以故
事沮之陟遂出爲巴州刺史 又見同年門

小怨必報

李訓鄭注平生纖芥恩怨無不報 皆唐文宗紀

恩怨必報

桑維翰拜相故人韓惠通謁公默不語惠退曰桑公吾故人今
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別公曰吾奏子班名授子李十官
有一吏持箱中有黃勑及袍笏之類公寘酒開櫃曰失物奇

安宇宙敗相安為吾召來一如然札他日又曰范帖秀才何在
取相郤薄君子不念舊惡為吾作書召之當為一官帖至公前
史數人執帖云汝帖詆及罪當死斬帖大呼曰願然召我來安
官我何罪乃斬之魚乃遣還鄉　一日公坐小軒見帖來曰相
公免我死已帖昔日同場屋閑相詬謔乃戲笑耳相公何怒之
深也吾已訴于天帝矣公曰吾為子飯僧誦佛書可乎帖曰得
免之命而已公不久果死　青瑣

見誤避怨

晉侯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韓王普專政帝惡之欲聞其過一日
召侯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普飲早負才望之意侯盛言普開
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侯歸語諸弟張洎引論
譏其設曰我必不作此事然亦不語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
拜士為太宗後普有城於普又喜其進用之後普之郊出頭

河陽曹之能其危顧以動舊說福多途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守
與国七年普徙人相多遂有蓬萊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因叟報怨

高尚書公與韓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平魏公發富公守某州嘗
置為尉又不之任在路遷延富有所聞大怒及到遂不為交代
發人孫劾之方肯受官直在史節備韓魏公傳使人問富曹吊
錄看否知其不曾還以此事送下案中遣成案某後人雖修去
此事而有案底亦不可去者亦可謂毒但魏公年二十一卻使人
送魏公家上壽他便是富不如韓較寬　朱子語錄

不念舊惡　以下係不修舊怨

狄武襄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廉蘭交雖　見同列和門

鶴淮暎爪　見爪門

不報獄吏

漢韓安國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
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漢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
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
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冠賈交難　見同列和門

不挾私怨

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文正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
清獻遂并劾蜀公黨恭公十相怨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
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然當初蜀公為時
論不合求致仕或從容論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嘗欲斬公者
耶清獻曰吾方論国事豈暇恤私怨方為公薦恭公時世固不
以為過至清獻之言聞者尤莫服云　石林燕語

不念前事

孫文懿公眉州人少時家貧與田上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對
李昭言戲之云以君人物求試京師有錢人飲以登第三登乃復
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惡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
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於蔡州得束修之物持婦為一村
鎮術悉救之至公任近臣藏庫鎮術者部川絹綱至見公饋以
公賜之賜黃金一兩其盛德如此　聞見錄

不怨舊劾

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文
潞公謂曰　仁宗朝先參政為臺諫以言某論某亦罷相判
潭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
召唐某臣不敢行　仁宗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
與某同執政相知為深　聞見錄

不忘舊怨 以下不忘舊怨

陳希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云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後九日獨不預府宴登真興寺閣詩云憶弟恨如雲不散望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又詩案云任鳳翔府僉判爲中元節不過府廳罰銅八斤亦公弼按也坡作齋醮禱祈諸神文公弼以塗墨改定數往反至爲公弼作凌虛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年槖泉南則漢武帝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不足恃於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誇世而自足則過矣

公弼賢之矣因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詩話

恨不見知 見不見知門

古今文集

作詩快怨

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爲相時也禹錫爲靖安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亦然 朱語錄

紀事書語

陰報 善報 惡報

實數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易係 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史記

讎而則聽我中使重恐孝德門 孟從公樂萬壽餘慶及見孫

古今事實

斷蛇獲報 見陰德門

活千人必封

前漢王翁孺傳活千人其子孫必封吾所活者万餘人後世其興乎

于公高門

于定国父于公爲縣獄吏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国爲丞相

其後必興

鄧禹嘗歎曰吾將百万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

陰德獨知

隋李士謙家富好施每以振施爲務仁心所感晝夢天生子又其相乳或謂士謙子多陰德答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還寶獲報

白中令敏中未第詣胡盧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絮幅封裹櫛中女奴力勸置茶門闌車馬駢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櫚旁公爲守衛至日晏其主竟不至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以玉帶今夜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胡盧生曰秀才近陰德來年必第於極人臣 芝田錄

還玉帶獲報 見相門

義嫁獲報 見玉門

斷環報德 見雀門

其後必昌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避亂家安陸贊毅起萬功中居
人多舍客也每大雨則載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其客舍自
爲之至亦爲繕治又陸太若寒餒令縫盆月與田若晚得一子
即侍郎公紓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侍郎有五子長曰弼中登
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毅夫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
孫皆仕以官不絕選調出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墨史

殺降無後 以下係惡報

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
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
侯也 李廣傳 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本
贊

李廣之不侯世以爲殺已降余謂非特此而已其孫陵

陵尉不亦甚哉獲自投降誼豈止不侯而已耶至陵身自
虜庭而李氏夷滅其報豈不顯哉 塵史

客舍之報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
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
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夫爲法之敝一至此哉

獄壓之報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爲強奪民
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
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
報如此

當食萬羊 見羊門 以下係定數

預知死日 見死門并宜驗此

預知科名

金陵有僧嘗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
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詰之曰豈
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一人方
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筆談

預知大魁

柳道者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言能預言未兆或戲之曰今歲
狀元何姓答曰不黑不白非朱亦綠復問曰亦知其名字乃茎
下搭以示人後數日捷音至乃黃裳也 避齋閑覽

朱衣點頭 見報文門

出門遇讖

鄉人危叙應辛採省榜出門數步逢泥濘老嫗指示秀才可低
處過危即從之看榜高中有名是歲果及第 青箱雜記

洛陽牡丹 見牡丹門

成壞前定

至和二年成都人費孝先游青城詣老人村壞其竹牀孝先欲
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書云此床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
爲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償爲 括異志

古今文集

雜著

陰德論 李德裕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
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明生若陳平之言以爲世戒理當
然矣而丙丞相繼及子顯糾爲關内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二十
二歲復續而張湯札周子孫世有人名皆在觀位其故何哉丙
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曾有息以忠貞之故不負獻公

覬以託孤之義不忍北趙氏所以興之以死然不敢言功心
於史見孫徽君臣之分與亂賊之辨而保孫氏以終其心惻怛懇
於閨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言此因是全所以有命又堯記
雖北決定大策既而卻敵興之中割上伍之潮其深厚不伐古
所未有宜其優勝以爲有法爲者必有其報以及子孫是宜爲之
賢人世傳其美古所謂有後者使識是念其爲社稷衛邑而已哉
張社有後豈用法雖保而治者所能公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
所以然也

三槐堂銘　　蘇子瞻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中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　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其子魏國文正公相　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　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棲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棲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　魏公之業　與槐俱萌　封植之勤
必世乃成　既相　真宗　四方砥平
歸視其家　槐陰滿庭　吾儕小人　朝不及夕
相時射利　皇卹厥德　庶幾僥倖　不種而獲
不有君子　其何能國　三城之東　晉公所廬
鬱鬱三槐　惟德之符　嗚呼休哉

張佛子傳　　王世貞

予少之時聞都下有張佛子者惜其未之見也又慮好事者之偏辭也迷予之職御史得門下給事張身者始末之奇明年發[illegible]予因詰其始末身舉之書具本末閱而驚且歎曰是其後必昌也輒以身之言紀其實以垂鑒戒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仲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洎長因娶於趙氏亦未知曰明趙氏之鄰有鄭榮者世爲右軍巡院吏趙氏因以慶屬焉鄭氏告老遂補鄭氏之闕實祥符三年也慶之司獄嘗以私慎自持好樂施惠因　必親試至實有見數每戒其徒曰人之犯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其不勉則罪將移身起怨非飲食湯藥則其必加精潔常自戒其徒曰君所以使爲此乃以要福也慶亦是之但也所有法華經因就杖則爲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因有無辜者輒私釋之有其人乃叱之曰若無累我願以中媯若也罪遂遇因意自勉其因獄有獄鞫者慶以至誠感畫俗令其言以輸之

不以實而疑獄當決獄官往來屢為冤魂所苦袁氏年四十八
始五六年京師夜夢袁氏以疾而斃已三日矣而未斂也忽然而
不語數刻以手畫地若諭時病狀況言遂瞑因問告其家曰我
行一州從張不負身之往比州乃欲以欲得一清凉之物
見一白衣勝疑於槍夜稍袁氏曰汝不當往何為而來然亡之急
去世矣陰功甚厚子孫當享興其洪氏乃免袁未有嗣所為求此言
未終白衣人乃以手揖袁氏之背抛出極任逆乃復甦袁氏自
念常事白衣觀音頌其經以此感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以信不
疑佛子廼獲陰報也其後於是人因告張曰爾本張姓也乃述其
始末因問其姓張為遷年八十二一夕無病而卒袁氏使往之
明年生子乃其孫生三日有一道人上書於袁之門要見之延入
不復問其誰何既生何慶是本無嗣今乃聞舉兒喜於若子
平懷曰吾今四十九歲若有一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道者已信乎

陰功未易量也爾以不積善當求一朝一夕之勝學曰為善不獨謝
之有報又其子孫有文章者相繼而出也亦書保之嘉其事乃云
康公生是男既長記名於門下後有子以身乃衍其實於是知
學之深必大皇祐六年以宣徽出守太原因用門下舊從恩例
乃以其子之年勞上請朝廷補授以三班借職今身乃主六子
戒之曰世當謹書無怠乃誠奉無怠亦言之餘仍當有所授矣至
和元年六月入太原出奉從

書張佛子傳後　虞東

元祐末年予罷給事中家居除龍圖閣待制出守吾郡有張洪
者用余校閱後調出宣徽所撰佛子文予因詰洪曰張佛子非
爾族乎洪曰乃祖父也曰爾其者孰乎洪曰然元祐二年以左
藏庫副使終于家所謂六子者爾預之乎曰洪其長也又詰其
平曰銑曰鐸曰鐸二弟也於元豐五年同登甲第曰鍔

並預薦開封然後宣徽王公為外人崇寧元年予自高陽
闕明年試戶部侍郎鍔洪為檢討文字官是歲洪之子公裕公
宰亦同登於霍端友榜京師士大夫無不相傳為盛事信乎天
之福善人也如影響之速今洪又出宣徽所撰文求予為從
因勉從其善應之實以成前事之美云張佛子今贈左司郎
所師袁氏贈永德太君乃身之贈也崇寧二年錢塘虞書

論商鞅客舍之報 以下係發揮　林少穎

孟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自古用嚴刑以毒民
者未有不反於己然亦未有如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
舍客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
君歎曰嗚呼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無驗皆困秦民
卒以自困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虔黥也公子虔告
商君欲反始也虜公子卬魏襲而殺之也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

出奔至魏魏人以其襲公子卬之故拒而不納反送以歸秦遂遭
車裂之禍即是以觀孟子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哉

論三世為將　胡明仲

或謂李陵乃襲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蒙恬其
欲其子繼虎賁開封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于今用之
是何歟

論張湯宜無後　胡明仲

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簪紱盛大
則又為之說曰進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
然人之死善與惡天未必遂遂然而禍福之也孔子之子冊
何惡而殺之瞽瞍之子舜為何善而來之然舜之後不絕者自
千年盖丹朱之德既非朱所能逃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遏也上
以報甲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豈有寸功得善遭已者

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瘖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為天必譴然曰是宜夭宜貧宜无餘類也不遲緩不應則指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不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疏而取舍之者也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祐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也 嘗見

柳勝傳

柳勝字平之郊金鄉升平里人也濫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性鴆毒而鼠貪苟可攫財雖親族比鄰亦反眼不相顧其所居鄉素產書籍流布天下无問官族儒家皆畜書板以資生理鄉有

兩市相距僅一舍偏往來貿易惟人之便其印書傭工則有私約非納錢予然不許輒以傭售此乃小民欲擅衣食之源其習俗亦從古然矣勝視書市可為龍斷以罔其利不憚身為市魁攘取鬻書之權一聽於己則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鬻於彼市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行之未久適有征商其官殷述慶字夫負端老鄉鄉要里人也貪饕之声素著列郡鄉正与勝葬始至交欵勝往謁之一見首告以取財之法述慶大喜曰此同惡相济互為表裏勝被私以行科罰述慶假公以掊斂朴鄉人蔵惟而心不以為便仍以書籍越境售之勝乃嗾鄉之惡少怨邏捜捕如犯私醝遭罰者不知其幾傭工則各使納價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錢甚豐每遇休澣勝与述慶設燕對飲細計所得鳩聚以分錐書板之家悉怨其貪鄙不欲与競而諸傭工不堪其害怨嗟之声語言于

道於是郡縣旌者而訴于慶之神通宵夜礼阿哥王塔以詛以呪者餘二百人未半載勝果以暴死之日七竅血流如注不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殂曾无与主喪者使遣人馳訃報其家比其反則尸虫出户臭溢街巷過者掩鼻于時衆傭工相与鼓舞歌舞于市以幸二貪之死雖古之燃臍撰口有不足以喻其快也然尤有一異事勝家有老僕病怨与一黒犬同日而死越一宿僕犬皆復甦僕良久蹶然起坐徧躰汗流且告人曰吾適至一所若世之官府兵衛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猩紅袍廟坐殿上東西傳呼甚嚴堦下有數夜叉鬼押二罪人至皆囚首械繫每囚各有惡虵六纏繞其身而嚙之勢頗能認其一乃吾主人翁其一即征官也吾見之不覺戰慄須臾引問二囚皆若隱諱不實者後令綳拷捶撻痛楚之声至不忍聞又勅左右取呪詛者書來示二囚又取帖子一紙則具記吾為主人翁領錢數

而黒犬則常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為證二囚乃伏辯殿上若有呼者云柳勝殷述慶并押入地獄不以赦原亦不在輪廻之數恍惚閒夜叉鬼推吾及犬皆墮河水中及開目則此身乃在目欄上而黒犬亦鳴鳴然若有所訴者此後書市復通馳貿易如舊而傭工私約亦竟不可破云

壽樟先生贊曰始吾讀書至殺人破口詛呪特以為怨詈之辭讀春秋至香盟之事特以為要約之信耳殆至叔末凡有冤不能自伸者則質諸神而呪詛焉凶禍之報其應如響吁亦異矣余昔以貧故嘗効穆伯長所為亦為鄉人貪質取錢一萬一千余素懦旣性不喜訟且不暇呪詛又不能效昔人之報怨今觀柳勝之事適与余相類意者包藏禍心害人利己其必有冥報乎世之居鄉而不能如周処之去害居官而不能如吳隱之之酌泉飲於嗜利无恥者其亦知所警哉

冥數有報論 係冥數　李德裕

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謂无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脩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由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昔衛卜叶於沙丘為謚已久秦塞属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流丹烏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与天地合德与鬼神合吉凶斯求之數无所逃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餓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胸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閒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君守後一年南行万里則知識余者必因天譴譖余

以白鬼誅雖抱至寃不以爲恨也余嘗聞之遇異人非一稱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謂余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职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洒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為而事少主對曰君与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纘緒不入禁苑及尸丞御史有閣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与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鄭郡道士紫升賓階未及命駕謂余曰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与言叶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者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為余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自古銜冤殺世者多矣其報

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之說昧余嘗論之仁人上哲不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死而不校釋門達磨了空喻幻若不思報冤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悍殘任氣如伯有漸夫之流亦在其臨致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然則無能為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昇躋神明其次精爽既强則能為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總目

新集

三師部

三公 卷之一 太師 太傅 太保 卷之二

三公部

太尉 司徒 司空

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 卷之三

省官部

尚書省 尚書令 行尚書省 卷之四

中書省 行省 中書令 卷之五 左右丞相 卷之六

省官部

左右丞相 平章事 卷之七

省屬部

左右丞 參知政事 卷之八 左右司 都事 卷之九

六曹部

總尚書 總侍郎 總郎中 總員外郎 卷十

吏部尚書 吏部侍郎 吏部郎中 吏部員外郎

吏部分掌 【…封科】 應給制誥 應封廕 贈迁 ○舊司封 【勲封科】

【考選科】 文資選 右職選 富中選 諸科選 除由 磨由 司封 監當官別置外選 ○舊考功 卷之二十一

戶部尚書 戶部侍郎 戶部郎中 戶部員外郎

戶部分掌 【金科】 ○舊金部 【倉科】 ○舊倉部 【內度科】

【外度科】 ○舊度支 【…章科】 ○舊屬糧科院審計科

○舊屬審計院 卷之十二

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禮部郎中 禮部員外郎

禮部分掌 祠祭 蘸享 山陵 致祭 司天 醫卜 釋道 慶賜 忌辰 廟諱 旌表

○舊祠部 四方使客 ○舊主客 卷之十三

兵部尚書 兵部侍郎 兵部郎中 兵部員外郎

兵部分掌 儀仗 ○舊庫部 緊慢 置鋪驛遞 馬數 承發司 文字 車輅

合給牌劄 ○舊駕部 旌牧 卷之十四

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　刑部郎中　刑部員外郎
刑部分掌 關津機禁 城門啓閉 ○舊司門 卷之十五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工部郎中　工部員外郎
工部分掌 山林川澤之禁 ○舊虞部 都水監都水
○舊水部 卷之十六

樞密院部

樞密院 行樞密院同　樞密使　樞密副使

簽書　同僉書　都使 舊都承旨 卷之十七

御使臺部

御使臺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　侍御史
治書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檢法
登聞檢院　登聞鼓院 卷之十八

諸院部

宣徽院 左右宣徽使　客省使 引進使附

東西上閤門使　通使舍人　尚衣局
儀鸞局　收支局　尚食局　生料庫
尚藥局　果子庫　内藏庫　太醫院
御藥院　教坊　宮闈局　宮苑局
内侍局 卷之十九　翰林院　翰林學士承旨
翰林學士 卷之二十　諫院　左右諫議大夫
左右司諫　左右補闕　左右拾遺 卷之二十一

國史院 總史官附 卷之二十二

國史部

監修國史　修史　同修史　編修官 卷二十三
記注院　修起居注 卷之二十四　集賢院
昭文館 卷之二十五

諸寺部

大常寺　大常卿　大常少卿　大常寺丞

太常博士　大祝　奉禮郎　協律郎
大廟署令丞　郊社署令丞　諸陵署　提點山陵
大樂署卷二十六　大理寺卿　大理少卿　大理寺正
大理寺丞　大理司直　大理評事卷之二十七
大司農司農卿附　司農少卿　司農丞卷二十八

諸監部

秘書監　秘書少監　秘書丞　秘書郎
校書郎卷二十九　著作郎隸秘書監　著作佐郎

司天臺卷之三十　國子祭酒　國子司業　國子監丞
國子博士　國子助教國子教授附　大學博士
大學助教卷三十一　大府監　少監　監丞
左右藏庫使副使　大倉使副使　酒坊使副使　市買司使副使卷三十二
少府監　少監　監丞　文思署
尚方署　織染署　甄官署卷三十三　軍器監

都水監卷之三十四

殿司部

殿前都點檢　殿前左右二衛將軍
符寶郎　宮籍監　尚廄局　尚輦局
武庫署　武器署　頓舍官卷之三十五

諸庫局部

武衛庫　法物庫　交鈔庫　左右廂
惠民司　四方館卷之三十六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總目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目録 新集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卷之一

○三師部

三公

歷代沿革 各具本題之下更不重出後倣此

羣書要語 各具本題之下更不重出後倣此

古今事實

調鼐之任 冠冕百辟 委任三府 三公總務
一統萬類 職與天地 調和陰陽 位典常經
詔糾非法 扶號萬石 參鼎三足 朕之股心
人之喉咽 開德宣府 昭德塞違 主宣德化
猶天三光 天之三階 上應台階 下象山嶽
天子所師 中書議案 一代之偉 三公共選
大事咨訪 謠言奏事 改容禮貌 待以殊敬
一命受服 一品金章 加賜几杖 臨軒遣使
載與上殿 乘馬出遊 黃閣鴟尾 黃閣內昇
夢松生腹 闢車馬營 雀報白環 雀銜三蹏
工相佩刀 手文可占 父子居位 累世三公
黑頭三公 折臂三公 平世三公 格外三公
三公封侯 三百二十年 贊祭三公 兼領六卿
我不獨拜 吾不敢先 三公備員 天下無人
布被釣名 食不兼味 並除變員 坐見庶僚
九卷八座 手植三槐

古今文集

雜著 三槐堂銘 蘇軾

律詩 君臣慶會閣二首 汪藻

○卷之二

○三師部

太師

古今事實

賜杖免朝 贊拜不名 綸巾居位 鴻鵠遠志
積德自規 正色立朝 全德始終 就賜器幣
鑒書加賜 以尊老成 偏歷公孤 未嘗並除
特書加恩 獨班成拜 宗室特拜 元臣優拜

古今文集

雜著

除文彥博太師制 宋祁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蘇轍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軾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軾
回文太師啓 歐陽脩
上蔡太師生辰 汪藻
上蔡太師生辰 汪藻

太傅

古今事實

逃奔國盜 芟夷閹宦 正身立朝 在位修身
研覈是非 練達事體 無怨無譽 三讓彌高
百僚為式 賜爵封侯 尊向如賓 恩寵莫比

載車上殿　乘輿上殿　几杖不朝　賜几杖車馬
給帷帳床褥　賜女樂田畝　金印紫綬　三爲太傅
三世元老　不驕勢位　不持威儀　自號退傳
退閑杜老　進封國公

古今文集

雜著

除呂公弼樞密使檢校大傅制　張方平
王介甫贈太傅制　宋景文

律詩

紀送大傅國公歸闕　范仲庵　張大傅生日詩　晏元獻

太保

古今事實

作旅獒訓　相宅洛邑　尚德依仁　崇道弘化

明允篤誠　含宏遵養　對掌朝政　善於撫士
給兵千人　加置七官　即家封拜　門無雜賓
同日降制　再任加官　節度使除

古今文集

雜著

答史大保別紙　宋元獻

○卷之三

○三公部

太尉

古今事實

憂心如醉　冲心愈約　有不貳心　有三不惑
忠正不撓　恭慎自守　左袒安劉　入租助國
觸目琳珠　每顧鬚竪　奏劾近官　單坐使人

不受遺金　還所賜物　白鹿隨車　飛鵲隨印
使者八至　公台三登　以副衆望　爲立五廟
楊氏四世　唐興七人　金章紫綬　玄衣纁裳
置井滿坐　升殿賜坐

古今文集

雜著

段大尉逸事狀　柳宗元　上韓太尉書　蘇轍
賀文太尉啓　蘇軾

古詩

上劉侍中　楊巨源

律詩

御製段大尉碑詩　上羅鄴王

司徒

古今事實

丞相之職　五教之官　聖人在政　公子善職
股肱心膂　謀謨帷幄　明察守政　恭約盡忠
憂念王室　奏課殿最　自執牙籌　吏皆皂服
清貧蔬食　卧寢布被　家無儋石　子無立錐
遷還章綬　不污官府　拔與上殿　劒履上殿
詔頒天下　夢禾得秩　見虹策免　銅臭三公
落水三公

古今文集

律詩

故司徒李公光弼　杜甫

司空

古今事實

物得其所、 經爲儒宗 以亞三鼎 職班三事
才行授官 忠勤具望 在功臣右 得大臣節
儒雅有器 儒者爲榮 斷斷守善 不爲苛碎
不修威儀 不求名譽 削封事藁 上諫猶疏
掃第以待 夫轄通客 家無貲産 不營産業
貧郎更直 金轄同幷 白衣三公 列侯三公
便令掃除 願上印綬 立學士班 非有勞臣

古今文集

雜著

除文彦博守司空依前樞密使加食邑實封制 王珪

除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事制 蘇軾

除司空呂公著上表辭免不允批荅 蘇軾

律詩

挽宋司空 歐陽永叔

開府儀同三司

古今事實

歷敭文武 耆宿蓍英 閑居俸給 不以名稱
班同衮章 位登衮職 寵賜帳褥 詔賜几杖
令乘輅服 夢升台鉉 睹其勲績 不登台司
開府千餘 親筋百除

古今文集

雜著

除皇弟以守太保充保平鎮安等軍節度使依前開府儀同三司恭王制 曾肇

古詩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杜詩

律詩

上開府至紙缺下

特進

古今事實

位次三公 榮亞三公 尊爲國師 爲天子師
進達名士 極言進諫 特見優禮 特賜安車

古今文集

律詩

贈特進汝陽王 杜子美

○卷之四

○省官部

尚書省

古今事實

都堂居中 制勑用黄 百官總己 三公絶席
謹慎周密 中正弘遠 三人參錄 東西二錄
典職六年 典樞十年 志誅曹節 恥爲鄰臣
釰履上殿 讃名不拜 暴風拔木 天火示災

古今文集

雜著

尚書省謝車駕臨幸表 林希

尚書令

古今事實

端揆官 三獨坐 能識亡書 明習故事
駮議合意 臺閣舊符 宫闈故事 言音切直
清儉履道 頭軸輿輪 諫回帝車 不接賓客
不阿衆勢 皆愼選舉 每推兵役 剪邪截曲

旌賢退惡　治身無嫌　敷德仁民　號爲清能
爲世名公　二令君美　三日猶香　焚毀故案
停滯庶事　飛白題壁　高蟬趁帳　賜劍書名
乘車就席　儀禮玉立　尖頭筆人　何爲從舞
從表不受　空函忤意　書名見劾

古今文集
雜著
除呂蒙正尚書僕射制

行尚書省

見後行省

卷之五
○省官部

中書省

古今事實
有瑞柳樹　謂鳳凰池　爲東西臺　曰左右曹

古今文集
古詩
贈徐幹詩劉楨　直中書詩謝玄　中書郎詩下伯玉

行省

古今事實
理繁民兒　有王佐才　辦漕解圍　備擬全稿
專制河南　拜鎮東部

中書令

古今事實
銅印貂車　鳳閣鸞臺　尊寵任職　賢明選士

朝端稱宜　貴倖傾朝　中書兼掌　中書專任
中書五郎　中書令公　同車異車　太令小令
可謂清官　曰真忠臣　將授清顯　宜與機近
親臺草屋　召付紙筆　啓乞杖子　表乞除監
宰相參領　內樞兼管　平和有文　言語辯捷
風儀秀遠　進止詳華　若失一臂　爲第一功
執政事筆　介焉當閤　父子相失　妻子不粒
二百相逼　四俊見稱　倡封禪議　撰封禪頌
屏風偏坐　殿前再拜　創綠野堂　進金鏡錄
衣錦畫遊　布衣位相　力諫遜位　自後缺位
掌文誥職　有力筆才　奪我鳳池　相譜雞樹
命停嚴鼓　索焚表章　身爲安危　請言優劣
開國舊勳　台樞令德

古今文集

雜著
韓通贈中書令制劉敞

卷之六
○中書省部

左右丞相

古今事實
黃閣朱門　金印紫綬　柱石之臣　棟梁之用
有宰相器　有宰相體　五龍夾日　一柱承天
論功第一　人物第一　一代宗臣　一代偉臣
漢室伊周　江左夷吾　蕭曹丙魏　房杜姚宋
蕭曹畫一　丙魏相濟　謝安風流　嘉貞風操
不對錢穀　不問鬭傷　遜直濟文　應變守文
同管朝政　不閱訟牒　與仆植僵　獻可替否

不負天子 總領衆職 開誠布公 同心濟謀
憂邊見職 薦賢助國 開閣延賢 起家爲人
爲真宰相 爲救時相 以春秋相 以明經相
布衣登相 宗室進相 一日台司 一歲至相
二卄至相 十歲至相 八十爲相 二十三年
二十四考 爲兩朝相 再升三入 十拜四登
父子登相 兄弟並相 入如父年 八葉宰相
繼踵得相 九十八族 輩行不名 尊任不名
詔賜堂封 詔給堂饌 賜白羽扇 賜熟金銘
賜筋表直 賜酒賞言 拜相沙堤 朝會火城
金甌覆名 紗籠護身 以銀爲信 設榻以待
去卿失左右手 去卿如斷一臂
梶枝應相 槐音入相 焚香擇相 經函龍骨
宰相金榜 夢神授筆 夢錦半臂 夢金字牌

一言寤主 十字要君 懷慎伴食 味道摸稜
立本丹青 安男千秋 歇後鄭五 指鹿爲馬
牽犬逐兎 味道春臺 景佺秋花 嗟稱亡鏡
命御嚴鼓

古今文集 見下卷

○卷之七

○尚書省部

左右丞相

古今事實

文正大雅 萊公大忠 呂端持重 蒙正無隱
善惠大事 能斷大事 文武大政 危疑大節
用論語相 用讀書人 作釣魚詩 不殖貨產
不徼寵澤 不受苞苴 不爲驕倨 封還内降

奏稿内降 補奏後進 事不密啓 抑求使相
抑求節度 戒抑貪進 除卻例簿 不用浮薄
稍旌恬退 薦人不知 薦姪大用 夾袋疏賢
密借記名 不市私恩 大耐官職 爭事上前
決策親征 大事自決 細務進狀 奏陳水旱
奏辦災異 不賀蝗死 凡事問旦 屬意相婿
兼判樞院 出爲都督 士夫相慶 中外鼓舞
朝野想望 郡民遮留 兒童皆知誦 宦官不知名
名聞夷狄 屢問起居 天子命坐 元老不名
鼎鐺有耳 鼻能吸醋 賜商[illegible]學 賜車攻詩
趙呂並命 三拜當國 三居相位 再世三世爲相
祖孫兄弟並相 相三十年 未四十相
輔政十年 爲相一紀 兩入中書 三遷至相
乘舟偏重 推車主行

古今文集

雜著

梓人傳 柳子厚　政事堂記 李華
待漏院記 王元之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永叔
僕射議 杜佑　上光範書 韓退之
上杜相公書 曲華　賀陳丞相書 朱元晦
獻僕射相公　贈寇相公 陳充
沙路曲 李賀　題相州韓相公榮歸堂 永叔

詩話

老臥不去 詩占大拜 作詩相嘲 在中書十四秋
發唐衣鉢相傳

古今事實

平章事

僕射平章 丞宰平章 甘先平章 不帶平章
天子尊禮 天下重輕 中官昇堂 典章書壁
閱表得名 上疏著名 五日入中書 三日入中書
對盧杞姦邪 絶輔國求相 乘輿入門 求帶許郡
名教宗主 清白宰相 足爲老成 與聞重事
軍事參決 大事同議 大政共議 時游廟堂
上寵其榮 使間其年

古今文集

雜著

讓同平章事表 李嶠　爲趙燕子謝平章事表 權德輿
代杜司徒謝不章事表 劉禹錫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鄭獬
除呂公著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蘇軾

律詩

上平章上相公 魏野

卷之八

○省屬部

左右丞

古今事實

左君右君 左綱右轄 號曰神人 方於管轄
入座畏憚 三臺肅清 臺閣自肅 郎吏修整
職擁朕望 功滿留詔 豪貴拂席 有司供帳
記令史名 對三騶飲 匕箸不下 至門不開
不置僕射 怨對宰相 奏求良田 劾狀銀臺
美錦令製 挽弩自射 歷圍撲火 當食批案
短傴曲躬 儒被鄉器

古今文集

雜著

王右丞制 元厚之　蒲左丞制 元厚之
劉摯尚書右丞誥 蘇子由　謝除尚書右丞表 蘇子由
爲樊右丞讓官表　上韋左丞二十韻 杜甫
贈韋左丞丈濟 杜甫

參知政事

古今事實

推挽文詞 戴胄忠直 論除銀鈞 解賜佩刀
貢金不受 進爵以酬 路擾仁義 勸行仁義
參掌機密 輔贊聖德 守道耿介 風範端儀
剛毅守御 剛正立朝 稱爲五貴 不直一錢
眞宰相才 眞台輔器 中書總目 天章條事
兼樞密院 同議密事 面議政事 前陳利害

前稱是非 論禁朋黨 今薦人材 面折賈琰
頭毆劉樹 取法韓歐 勞曰裴度 太平宰輔
淸優學士 自節度除 與相職均 一貞押麻
輪日知印 秉持紀綱 轉官加階 慶喜得人
行且相鄉 黑頭公 殿子選 親諡批鱗
丁謂拂鬚 召毋陽坐 加父優恩 不交一談
不曉一句 同議都堂 坐退思岩

古今文集

雜著

蔡參政制 元厚之　章參政制 元厚之
讓知政事表 李嶠　辭免參知政事表 歐陽脩
謝除參知政事表 同上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樓鑰
辭免參知政事表 同上　謝除參知政事表 同上
上曾參政書 臨溪　與鄭參政劄 宋.晦庵

詩話　作釣魚詩見前參政類

〔入〕〇卷之九

〇省屬部

左右司　郎中　員外郎

古今事文類

毗佐助非　台佐加貂　玄冕蔽裳　玄纓纁裳

以文辭稱　以詩整稱　勵志獨立　草疏極言

稍前得人　掄選有序　公聽決事　都堂字白

沮大臣議　宮都司力　書數皆布　面折頤浩

出使除職　被劾失職　自書除目　學爲宰相

都事

古今事文類

絳服賢冠　朱衣執板　判事側坐　在任專學

有國士風　言右轄地

〔入〕〇卷之十

〇六曹部

總尚書

古今事文類

獨天喉舌　握任喉舌　試對第一　早拜見重

委以老成　帝意得人　典定舊制　閑練舊典

明習舊事　明習故事　典樞機　典機務

即古六卿　制法九品　論言正直　方毅廉貞

號朗蹇諤　前緝貫緻　宜擇溫厚　妙選德望

舉廟見稱　上疏薦拜　佩刀贊筆　班詔賜珠

古今文集

鄭宗後辟　杜預武庫　叱梁冀帶劍　呵虎賁置弓

雜著

上李實尚書韓愈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啓柳宗元

上河陽烏尚書欽獻文啓柳宗元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杜甫

暮春陪李尚書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杜甫

送李遜尚書赴襄陽八韻得長之

總侍郎

古今事文類

閑達故事　彌綸舊章　尚德之舉

古今文集

雜著

謝左丞謝除門下侍郎表汪藻　寄郎侍郎王介甫

送張侍郎韓愈　寄王侍郎杜甫

總郎中

古今事文類

含香握蘭　作文起草　粉署丹墀　青縑白被

夕對青瑣　月賜香墨　獨宿臺上　當伏省下

太微積星　太微後星　一曰依烏　號三列宿

拜舉孝廉　詔選清白　容儀端正　威容可視

皆須稱職　不可當能　豈郎才邪　至郎足矣

自起擅郎　皆主更直　糺彈遷出　給帳入直

職典樞機　才堪廊廟　白首郎署　一家郎官

被郡青天　上應列宿　馮勤任吏　趙萼高名

古今文集

古詩 天官送楊凝郎中賀正 韋應物

律詩

和趙郎中捕蝗韻 張喬　送陸郎中 錢起

送孜政朱郎中東歸 王介甫　喜李侍郎拜郎官入省 錢起

聞雄馮並拜臺郎 蘇味道　南省伴直 韋莊

賀楊十二郎拜省郎 白樂天　省中郎事 岑參

朝趙郎中 賀蘭遂

總員外郎

古今事實

散郎　副郎　獨專其選　司皆其選

古今文集

律詩

和王員外晴雪早朝 錢名　送郎官外 錢起

同錢員外郎中夜直 白居易　聽水部吳員外斷詩 同前

卷之十一

六曹部

吏部尚書

古今事實

周之天官　漢之選部　士稱君選　時皆推美

二世吏部　五人尚書　先進德行　好抑文雅

一時精選　十年進授　當舉此人　始得此人

法不如毛　代吏典院　率人以儉　執心平當

稱若神明　此談風月　清通簡要　周謹兼柔

不受一錢　不受餅金　饋餉不受　遊歌不離

一字賜人　三為此職　佩玉束帽　佩囊簪筆

毛玠崇車　褚炫紙帽　李膺題目　山公啓事

備儀法禮　作考殿法　被召即拜　加祿先呵

與官嗔笑　隨時浮沉　不許江總　獨識漫漢

下筆招怨　握坊歷舉　不書紙尾　蹹而下筆

吏掌當除　舉弱一揮　謝朓愧色　修裁失色

官有定價　士不問貲　人中作市井　後主借鼓吹

帝問何先　上應有序　諫屏勤戲　因論拜貴

古今文集

雜著

吏部尚書廳壁記 孫逖　為李尚書讓天官尚書表

辭除除權吏部尚書狀 樓鑰　謝除權吏部尚書表 同上

與趙尚書書 朱元晦

吏部侍郎

古今事實

銓衡之任　經綸之司　典選十載　典選六年

四代居選　旬月即拜　賜鏡以表　改職又除

大革前弊　不省私書　韋陟風采　裴楷風神

考叁知人　行儉知人　暫用孫張　掌選尊元

前有裴馬　後有盧李　弘景嚴正　忝義勤兼

汰擇士類　甄別士庶　識刃恭姓　令裴冕朝

李吏肅然　李士多附　與邊遠官　使江南選

閉門無禁　選才得宜　人推強直　帝謂勇決

吏不容私　吏不得肆　陳擢孤寒　孫論優伶

兩邑必容　點頭更擬　高枕而卧　非錢不行

古今文集

雜著

謝轉吏部侍郎表 歐陽修　代謝吏部侍郎表 樓鑰

謝吏部侍郎表鄒浩　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吳泳叔
第二辭免狀同上　辭免兼權吏部侍郎狀洪咨夔
謝吏部侍郎表周必大　謝吏部兼權直學士院表孫覿

吏部郎中

古今事實
超遷郎中　稍遷郎中　舉一吏郎　覓一吏部
崔光明決　劉罪風稜　阮咸寡欲　陸倕正人
設長名榜　定朝儀令　傾朝送別　百姓追送
庭植兩栽　師爲權瑞
對符選官　上常自選

古今文集
雜著
吏部郎中廳壁記孫狄及

吏部員外郎

古今事實
吏部省眼　南宮眉目　銓叙稱美　判析有條
清最許巍　吏事第一　銓制官吏　甄別能否
思刑吏奸　傒清選部　賑狀見文　上爲要顧

古今文集
雜著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權德輿

吏部分掌
（封誥科）應給制誥　○舊司封
應封蔭　贈選

古今事實
勅授　典封　公權入奏　孝武同省
上料舉議　此代言手

古今文集
雜著
官誥院題名記吳仍良　官誥院續題名記丁伯桂
官誥院續題名記江翰之

○勳封科
應封食邑實封　○舊司勳

古今事實
詞人稱首　郎吏得人　論安石配饗　凌奏給理事

吏部分掌
（考選科）文資選　右職選　宮中選　○舊考功
諸科選　諸司選　除由　磨由
司封　監當官別置外選

古今事實
鶴鬢　南曹　挾印赴行在　累書紛更
鄭澣敏識　仲舒文名　辭判精密　典選平允

進絀清明　黜陟詳當　不避權倖　務盡賢才
吏無以欺　人以爲便　非繇不可　得士遂清
譏改文莊　選指神明

古今文集
律詩
送考工崔郎中赴闕白居易
詩話
尋人物考工

卷之十二
○六曹部

戶部尚書

古今事實
明人養足　內相謀政　拜官今早　歲遷自擇

在內七年 主計八年 兄省許入 從兄同榮
張華王佐 杜預武庫 祿給白衣 歸護版使
清儉不改 清白自修 鄭有善績 崔有風望
掌計何憂 備物置用 儲義倉粟 掌户口政
改授刺史 少息貪吏 作會稽録 置裁省局

古今文集

雜著

讓地官尚書表 牛僧
再辭免户書狀 同上
辭免户部尚書狀 孫覿
辭免除權户部尚書狀 真德秀
謝除户書表 同上

户部侍郎

古今事實

秋正貳卿 進名宰相 四十位郎 三歷侍郎

文目新 一夭

議户版利病 叙歷代户口 獨無進獻 不受納賂
計析秋毫 詔視財賦 開河疏諫 例外執奏
財用非長 伏獵疑讀 自稱老奴 玩狎郎吏

古今文集

雜著

太常少卿趙瞻可户部侍郎誥
謝除户部侍郎表 蘇子由
再謝除户部侍郎表 同上
與户部錢侍郎書 朱元晦

律詩

送李户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 劉禹錫

户部郎中

古今事實

家號郎官 世尚儒李 户部二妙 正元十子

古今文集

儒衡風采 王質方雅 斷叔妹爭嫡 論宰相領度支

雜著

户部郎官廳壁記 施洵

户部員外郎

古今事實

准事有勞 奏錢第一 賞其清俊 異其進獻

古今文集

律詩

送白獻中新授員外郎西歸 白居易

户部分掌

（金科）〇舊金部

古今事實

主財帛輸委 掌庫藏出納 處自無愧 薾有父風

文目新 二十

户部分掌

（倉科）〇舊倉部

對友冶道 不督虛籍

古今事實

居部無言 為儒不附 掌出納事 掌給受事

古今文集

律詩

送倉部蕭員外 [illegible]

户部分掌

（内度科）（外度科）〇舊度支

古今事實

自職度支 始有副知 奏數千言 判出入案
奏理有由 敕求杜若 元理善算 兼領二曹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度支疏 權德輿
戶部分掌 糧草科 ○舊屬糧料院
古今事實
躬自檢校 除太常簿
戶部分掌 審計科 ○舊屬審計院
古今事實
以爲關鍵 不交權要
古今文集
雜著
審計院驗壁記 吳儆占 審計院題名記 同上

○六曹部

禮部尚書

古今事實
官領一曹 授御二藏 報御直言 召入決事
莅得鼎卦 藏茹殘線 泛毒礼經 稷議配饗
言高麗書 却西番貢馬
古今文集
雜著
礼部長貳壁記 洪邁 辭免礼部尚書兼翰苑狀 周必大
謝除礼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表 周必大

禮部侍郎

古今事實
侍郎入相 學士加榮 父子南省 兄弟礼部
重於宰相 選多公卿 韋涉裁監 柳玭省諮
瑞柳試士 擇增決事 直言時政 抗聲和議
不宜輕出 當專任用
古今文集
雜著
謝轉礼部侍郎表 范文正 謝除禮部侍郎表 周必大
辭免礼部侍郎兼直院兼侍讀狀 真德秀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院兼侍讀表 同上
律詩
送王侍郎教授

禮部郎中

古今事實
典儀曹郎 鮮朝儀者 南宮舍人 名表郎君
辭奪白名 論禮無屈 奏議詳雅 大儀專委
上加寵號 撰賜衣表
古今文集
雜著
礼部郎官驗壁記 洪邁 禮部郎官廳記 曾肯若
朝奉郎蘇軾可守礼部郎中誥 王安
律詩
寄同年禮部趙郎中 鄭谷 寄禮部劉郎中 令狐楚

禮部員外郎

古今事實
瑞錦案 清朝器 文章稱首 撰成咸服
少年超取 十年方轉 名德爲首 士林歎誦

古今文集 不許補館 不莫虜服 論明堂合祭 言海瀆祭典
律詩 春夕伴同年禮部趙員外直省 賈谷
禮部分學 祠祭 賦方 山陵祭祀 司天 監局 ○舊祠部
釋道 度牒 忌辰 廟諱 拜表
古今事實 三世為郎 二年在部 召拜祠部 命涉典祠
呼為冰廳 不博部門 言南北郊 職太廟事
才應禮樂 議有故實 不屢借道 不阿秦檜
古今文集 論樂舞非古 引經論薦新
雜著 與祠部陸員外書 韓愈

禮部分學 四方使客 ○舊主客
古今事實 起家為郎 主客稱職 夾對魏使 范接北使
若兵醞藉 因其失言
古今文集
古詩 答主客張郎中 張籍
律詩 答主客劉郎中 姚合 寄主客員外郎
六。卷之十四
○六曹部
兵部尚書
古今事實 為縉雲 斷鳳閣 以六曹領 為宰相兼

南省視事 峻路大用 數訪時政 召入坐語
居禁尚簡 指樹而讓 奏停參辭 坐失軍容
疏劾亂行 論制狄道
古今文集
雜著 為楊執中讓兵部尚書表 李嶠 為歐陽通讓夏官尚書表 同上
兵部尚書壁記 杜牧 兵部長貳題名記 周必大
青州謝上表 歐陽脩
兵部侍郎
古今事實 未幾拜相 仍令知選 父子同省 祖先有勳
能紹祖奕 故有家風 弘武諷帝 袁湜論諫
修奏八事 首奏四事 手畫形勝 密言恢復

古今文集 力詆和議 氣折虜醜
雜著 上兵部李侍郎書 韓愈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周必大
謝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表 周必大
謝除兵部侍郎 汪藻
兵部郎中
古今事實 奏決若流 公務脩整 所蒞有聲 吏幹有稱
掌判帳籍 掌勳官簿書 掌告身令
兵部員外郎
古今事實

嘉貞詳決　王倫贊者

古今文集

雜著

兵部郎官題名記 周必大

兵部分掌

儀仗 ○舊庫部

古今事實

掌戎器　皆有差等　示有止足　固辭不拜

諸對稱善

古今文集

古詩

寄贈庫部王郎中 盧綸

兵部分掌

驛傳 置鋪 驛走 遞馬 鋪兵 承發司文字 合符 牌劄 車輅 旗鼓 ○舊駕部

古今事實

孝昭闕諱　揚宗樹宋　公義竭忠　元亨清謹

如鄭美官　不憚前行

古今文集

律詩

駕部鄭郎中三十八丈尹武東周茶加金紫谷以未臧之外甥

諸事深因賀送鄭谷

○卷之十五

○六曹部

刑部尚書

古今事實

不前備胤　不屈仙客　覆獄數獄　上疏激切

岳笑固辭　隱甫自守　疑無留事　刑斷贓死

領羽林監　忌言省妖　律議違制　疑獄聽讞

議盜殺同黨法　奏刑不上大夫

古今文集

雜著

與歐翔邢尚書書 劉敞　謝刑部尚書表 歐陽脩

辭免除權刑部尚書狀○吳泳 第二辭免

第三辭免並同上

刑部侍郎

古今事實

宋之相才　棲楚肓枚　劉瑑妨類　王播格條

道裕言當　韓愈表諫　請輕亡珠罪　奏斥伶人戲

古今文集

論執殺人獄　平反遷官　平反被賜　平反辭賞

雜著

崔滌刑部侍郎致仕誥 王安石

刑部郎中

古今事實

充定律令　韓洎奏讞

刑部員外郎

古今事實

小三司使　第一課最　守法不撓　進直何加

又請小秋　可當是選　秋進知州　例藏刑部

刑部分掌

關津譏禁 城門啓閉 ○舊司門

古今事實

掌出入關道

古今文集 雜著 司門題壁記 任希夷　司門員外郎壁記 韓緯

人　卷之十六

○六曹部

工部尚書

古今事實 職任司空　代爲八座　長孫稱職　大義凜然

甚著勞績　不治産業　創軍國器　構太極殿

請各按人　召訪政事

古今文集 雜著

韓愈送鄭尚書序

工部侍郎

古今事實 有客相望　得中書賞　重惜名器　求拜退章

指陳實事　直言典學

工部郎中

古今事實 掌程式　知制誥

古今文集 律詩 贈工部郎中一首 王建

工部員外郎

古今事實 杜甫叙賦　齊係綠隸

工部分掌（山林川澤之禁）○舊虞部

古今事實 職掌山澤　虞衡之守

工部分掌（都水監都水）○舊水部

古今事實 掌津梁運漕

人　卷之十七

○樞密院部

樞密院

古今事實 天樞　西樞　專掌兵籍　專統兵機

三省聚議　三省同議　呈本院事　爭西府事

發營頭帖　陳朝綱體　周知世務　召問治要

托以腹心　收之桑榆　權衡人才　筆諭諸將

古今文集 雜著 上韓樞密書 蘇洵　上黃樞密書 朱元晦

古詩 王樞密 王吉甫

樞密使

古今事實 除麻開閣　宣麻公朝　東院行印　殿西候旨

號稱二府　典掌萬機　位極人臣　權侔宰相
百度宣理　諸軍寓真　周知四方　不錯一事
汰兵為民　戒軍掠錢　宣撫惟卿　兵權付卿
改詔救濫　獻財助賞　朝服侍上　公服危坐
爭事上前　親賜隸字　專使謂得人　天下望為相
不按罪名　請定常例　廚中賜食　道中奪印
張計召問　筋襲罷出　會議俛睡　讀奏不讎

古今文集

雜著

除富弼樞密使制 范鎮　除文彥博樞密使制 王珪
代汪樞密辭免表 汪洋　謝表
代汪副樞辭免表並同上

樞密副使

古今事文類

有宰輔才　有公輔器　士民相慶　士大相賀
持法守正　止倖去弊　議差役弊　補邊防闕
却偽蜀獻　辨轉運誅　奏事盡言　阿意希旨

古今文集

雜著

除歐陽脩樞密副使制 王珪　辭樞密副使表 歐陽脩
謝樞密副使表同上

律詩

賀蔡副樞子差授詩 王介甫

簽書

古今事文類

無正員　不次用　訪備邊事　建中興議

學士簽書　諫議簽書　宣徽簽書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劄子 樓鑰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表　謝簽書樞密院事表 並同上

同簽書

古今事文類

始於治平　諫議同簽　數擢淺才

都事

○舊都承旨

古今事文類

掌宣發命　檢察功過　請委謹事　為言邊防
正人宜留　又給兼領

古今文集

雜著

樞密院官屬題名記 呂晉秀

○卷之十八

○御史臺部

御史臺

古今事文類

烏府　蘭臺　準繩之司　紀綱之地
謂之三司　號為七貴　謂之八印　謂之三害
權要可稱　雄峻莫比　臺置六察　臺無長官
控制南司　御史南臺　謂外臺　閑北門
初拜章　獨擊鶚　彈宰相　論濮王
豸冠從事　裝重祭罪　繡衣直指　白簡待罪

進呈說了　京師絕無

古今文集
雜著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御史臺廳壁記 陳商
御史臺石柱題名記　烏臺賦 吳良器

御史大夫

古今事實
銀印青綬　金印紫綬　立朝正色　奏事忘食
博士退服　羣僚側目　入奏推班　直諫御船
貴戚逞樓　宰相避路　白黑分明　議論無拼
不避權勢　不屈王公　謝位勸功　坐位易勳
以名望拜　以長者稱　持印以視　執法而舉
請削侯地　奏去副封　布被飾詐　嘗糞驗疾

兄弟並拜

古今文集
雜著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御史中丞

古今事實
掌藏石室　執憲蘭臺　執憲轂下　執法殿中
銅印青綬　王佩絳幘　烏衣郎官　青箱御史
號三獨坐　稱三得人　近世獨步　一時髦彥
曰眞宰相　可謂王臣　號為老虎　號曰龍門
圖形臺省　兄弟並驕　三世居官　四世此職
得風憲體　選老成者　薦未相識　事必先白
出自朕選　不辱吾筆　奏劾贓吏　指切時事

百寮敬憚　百寮震肅　百官避路　王公避道
內外憚之　遠近畏之　氣貌孤峻　風望峻整
辟由憲長　官為臺長　長其筆端　為之紙貴
首進六事　讀傳數行　朝廷肅然　權豪斂肅
武官執憲　籠街喝道　横挺待賢　賜扇奏獻
法自貴始　恩不假人　鳳與鷹異　鷹揚虎視
引裾論奸　舉袖彈文　論宰相專恣　論元豐詔亭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中丞表 呂中丞　辭除御史中丞表 蘇子由
御史中丞壁記 李華　諸使兼御史中丞廳記 柳宗元
上孔中丞書 石介　與韋端書 朱元晦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修
古詩
贈孔中丞 蔡君謨
律詩
柳宗元詩　楊億詩

侍御史

古今事實
鐵柱不撓　繡衣直指　服獬豸冠　懸豹尾車
白筆御史　白兔御史　國之龜寶　朝之雄職
京師避馬　京尹避路　劾專廢立　奏無威儀
頭軔乘輿　獨埋車輪　持節出使　横劾當車
碎首玉階　奏事龍墀　彈劾十罪　決斷大獄
奏彰截角　驚祐隱落　爭漢王札　伸諫肯氣
劾龍錦媚　論惟怪寵　寫幽州圖　陳遼東狀
清要好官　和番判官　謹厚就職　忠義投任

攀鞭斃犍　烘堂不罰　脆梨佳味　貞栢勁節
霜鶻竟聚禽　鷹鸇視燕雀　蓋官見稀姓　蓋官言大事
獬豸不識字　犬馬不及者

古今文集

古詩

送蔣康叔赴御史府 王介甫

律詩

送康叔侍御 王介甫　西掖送蔣侍御還京 岑參
送裴侍御赴歲入京 岑參　送唐介貶英州別駕 李師中
贈錢侍御 李白　太原贈李高侍御 楊巨源
邊上送楊侍御鞫獄回 馬戴　寄西臺李侍御 施肩吾
寄尉遲侍御 李昭象　送魏侍御 岑參
贈喬侍御 陳子昂　送何侍御歸朝 杜子美
清峯貞栢

治書侍御史

古今事實

周廷三臺　意出衆表　典行臺獄　持協律令
青囊壓印　端笏糾姦　百寮震慄　百寮敬憚
服賜其公　制出無害　不服纖纖　謂之南奔

殿中侍御史

古今事實

廊廟之材　清朝之器　朝賦吏務　遊羽鵷鷺
鐵面御史　骨鯁殿院　天子御史　諫官御史
見惡能討　治獄無枉　押鐘鼓樓　出觀衆門
內出姓名　上稱仁勇　掌正朝班　與議大政
青相離班　請後還政　乞用舊臣　上言正人

恥為呈身　並為言事　辛辯不患　強禦不畏
彈一十八章　劾罷臺司劾二十三人　論宰相回佞
言大臣姦邪　十年將相　四其御史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殿中侍御史申省狀 洪咨夔

古詩

入奏行 杜甫

監察御史

古今事實

臺有三院　院有六察　亦曰蘭臺　謂之松廳
張膽報國　彈仗入閣　決獄乃雨　受命息風
夜加二階　時號四其　劾京兆尹　劾節度使

劾背闕望　諫犯法死　諫市舶利　論樂工爵
不樂檢局　不樂滋味　上林棲烏　中瀨鶺鴒
兄弟並居　兄弟代爲　銳爭新法　詠裂麻制
趣裝就職　劾奏犯令　乞治內降　乞罷苛率
課造營殿　諫出巡遊　嘆爲得鮮　期以大用
言紀綱五事　陳利病十事　極論宮市　極論權倖
歷閣按狀　卷簾與語　陳絕害屛邪　言正心窒欲
號夜叉鬼　為開口椒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察官奏劄 周必大　辭免除監察御史 洪咨夔
論按察風俗疏 李晦　王義方彈李義府疏

律詩

送沈興宗察院出湖南 王介甫

詩話
詠院中叢竹　詠棲烏

檢法

古今事實　鉤考簿書　分治職事　參預定刑　點檢文字

登聞檢院

古今事實　受四方書　置理檢使　置四匭　上東封書　論治跡　廣言路

古今文集　律詩　贈獻納使田舍人　杜甫

登聞鼓院

古今事實　建登聞鼓　東坡遠路　頒賜錦袍　撾登聞鼓　伊川再辭　改爲檢理　以懸闕左　故求閑局　以代謗木　恥自引去

卷之十九
○諸院部

宣徽院

左右宣徽使

古今事實　始領宣徽　待以笙毛　出爲節度　徑以入朝　用文武臣　置編修官

客省使

附　引進使

古今事實　謂之館主　隸於書察

東西上閤門使

古今事實　謂之館老　東上西閤　謂之喚仗　横行知閤　儕輩皆揮　宦官一阻

通事舍人

古今事實　詞令進止　贊於宣導　周旋吐納　書其忠信

尚衣局

儀鸞局

古今事實　造袞冕依式

收支局

尚食局

生料局

尚藥局

果子庫

内藏庫

太醫院

御藥院

教坊

宮闈局

宮苑司

以上諸局院庫公事並見本題之下

内侍局

古今事實

不除節度　餘官奉祠　宦有四星

古今文集

雜著

五代宦者論 歐陽脩　論宦官 范祖禹

卷之二十

○諸院部

翰林院

古今事實

移殿發放　召見金鑾　並用白麻　皆用麥紙

詔賜金印　親擇賜笏　居一品上　謂一條冰

時號内相　宣諭門客　論當世事　謫天上仙

號稱六絕　號試五題　不受謝金　何以潤筆

晝上禁署　橫梢文堂　賜青團扇　賜錦長襖

給綺綾被　賜紅錦袍　素號視聽　設視草臺

但用省報　不草詞頭　贊之時望　果失蹤跡

親近尾繡　同在鸞禁　嬰日降麻　聚蹶分草

人世仙境　詞臣仙職　建二書閣　有七盛事

神撼鈴索　鶯棲海棠

古今文集

雜著

謝宣召入翰林表 歐陽脩　謝宣召入院表 蔡子勝

再謝宣召入院表 同上　謝宣召入院狀 洪遵

謝宣召入院表 真西山　奏翰苑名稱劄子 周必大

律詩

懷夜直金鑾殿 李士卿　六月十六日宣鎖 洪咨夔

十一月五日鎖宿學士院 同上　召試學士院 王欽臣

翰林學士承旨

古今事實

娛老　院長　召詢時事　多識朝章

論事可否　敷事機密　獨承美命　九參大政

草立儲制　不草相麻　位學士上　賜功臣號

草直言詔　擬大言賦　進戒翟戒　古詰無加

近世無比　有旨不試　敷柱自得　賜飛白字

賜上尊酒　就院賜物　然燭引燭　得乘廄馬

得升丹鳳　五鳳齊飛　三體刻賜

古今文集

雜著

翰林承旨謝表 蘇子瞻　再入翰林謝表 同上

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奏狀 周必大

謝吏部尚書兼翰林承旨謝狀 周必大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 元稹

翰林學士

古今事實

北門學士　東頭學士　萬選學士　八甎學士

稱為三俊　謂之三昧　李謫仙　元才子

謂登瀛洲　謂金鑾殿　有大手筆　授大學士

文思如泉　辭速若射　筆無點竄　辭皆允切

書內庭文　翰中官事　論次新書　多知典故

浴堂召對　內庭貯相　禁中視草　兼內掌綸

號為內相　父在內職　侍御捧筆　宮嬪呵筆

力士脫靴　寶林賜食　山池曲宴　賜蓮池鱠

賜蓮花　御饌親賜　朝服始見　獲以纈袍

賜以寒衣　綠衣賜紫　品服賜金　更直與冊

不事辭藝　父子並命　兄弟對掌　兄弟相繼

便至公輔　即拜平章　作明河篇　進新樂章

作賜衣詩　草遼爵詔　號下水船　摘葉草制

豈掌抽筆　座主同任　門生對草　擢居清近

為鄉潤色　進狀連署　每事裁定　有宰相器

真侍從臣　為好長者　誠好翰林　神仙中人

甘泉從臣　禁中頗牧　當時楊劉　以宿儒處

非它官比　贊詔甚悅　視草甚勞　常戒諸子

因數老卒　步入掖門　雜坐客位　朱衣雙引

佩魚始賜　特賜出身　宜充修史　兄相弟草制

弟相兄草麻　一夕草五制　一夕草三制　如漢制誥

多至為相　學士又然　學士三入　父兄同為

古今文集

雜著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 呂伯恭

謝翰林學士宣召表 蘇子由　謝除翰林學士表 汪藻

代中書舍人謝除翰林學士表 周必大

謝除翰林學士表 洪邁　上歐內翰書 蘇老泉

詩

答馬侍御見贈 白居易　贈翰林 曹鄴

玉堂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 蘇子瞻

賀翰林侍郎二首 司空圖　王學士入翰林 劉禹錫

寄白學士 張籍　上翰林 鄭谷

玉堂即事 蘇魏公　贈張四學士 杜甫

詩話

翰林同入　主文同為　作詩懲歎

直學士院

古今事實

欲訪時事　皆用文士　緣宿入直　長春曲宴

馮敲草詔　團扇親賜　天筆數篇　乘輿每從

本官真拜　察官寓直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直學士院狀 吳遷　四辭免直學士院狀 真德秀

辭免權直學士院狀 同上

翰林侍讀學士

侍讀學士

古今事實

學有師法　奏陳經義　拾摘經史　分講經史

三侍學士　迭覈奏否　入院賜宴　罷職復名

選薦無功　旌閣備問　在朝清介　履行純謹

記問博學　敷引時事　著爲言千卷　上奎華五箴

錄帝範等篇　賜絲二百疋　賜錢五十萬

卷之三十一

○諸院部

諫院

古今事實

史丹青蒲　張湛白馬　頭觸乘輪　額叩龍墀

引裾而諫　回天之力　入閣諫事　側門論事

每事十論　欲陳十事　鳴陽鳳　殺上虎

謗時貴直　議論持平　綴兩省班　賜五品服

敷序大臣　力引石介

古今文集

雜著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諫院題名記　[illegible]

律詩

無題

左右諫議大夫

古今事實

王褒軼才　竟饒忠直　遂良諫免　儒術勁正

清謹高亮　公直寡正　有諫臣體　有諍臣風

讜言直氣　負氣敢言　數有忠言　切當聖心

直辭無改　箴規以諷　諫免死罪　諫止谷郎

諫用秦樂　上言制度　上言災異　上言宦官

創諫院印　置投書匭　仗下與言　閤中抗論

上疏極論　叩閤苦諍　八十四通　三百餘奏

諫拔香殿　諫望仙臺　戕桀集烏　冠蓋相道

雅甚本朝　糾正奸邪　書諫議得君　並爲供奉官

朕之汲黯　才若楊雄　月請諫紙　日赴內朝

入閤不許　直舍仍備　戲語帶墜　謂曰斗坡

古今文集

諫論啓后

雜著

爭臣論　韓愈　周師氏箴　呂伯恭

古詩

送鄆州知府宋諫議　王介甫　贈郎諫議十韻　杜子美

送張諫議赴闕　武元衡　寄韋諫議　王建

寄李貫之大諫拜命　劉禹錫

左右司諫

古今事實

述其激切　嘉其切直　進規納忠　詆排奸幸

惟能奉職　不負所職　出自宸選　不受上年

諫諍有體　君臣一體　法從龍象　座右龜鑑

賞一僭逆　獻四大體　所言四十事　存稾七十章

攻孫京無君　劾親王造錦　論執事八章　言外臺二人

稱職遷貢　司諫取美官

古今文集

雜著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律詩

諫垣轉對　鄭谷

左右補闕

古今事實

陛下侍臣　朕之直臣　職在諫曹　豈避雷霆
搢笏草狀　當官正言　以鯁見稱　以諫忤旨
更疏論執　更進諷諫　鯁亮無回　酬勞無愧
諫治金丹　論慎紀綱　號識補闕　斥立仗馬
同輦注目　無名子詩

古今文集

雜著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啓　柳子厚

律詩

贈陳三補闕　杜子美
答岑參補闕　同上
送李補闕
寄鄭補闕　羅隱
送邊補闕省覲　錢起

左右拾遺

古今事實

號為三賢　號稱六絕　精神昂然　詞旨典美
詞高行直　選重秩卑　自釋褐拜　為王者師
以文章薦　以對策遷　叩墀苦諫　守闕極論
立陛大言　論執強使　言無回忌　見事風生
有聞即奏　拍脊掉舌　歸登奇名　諫迎軒轅
諫營興泰　諫將中人　乞出宮人　目為柳[illegible]
御題魯直　謂之把麻　載新名目

古今文集

雜著

與李拾遺書　[illegible]

律詩

賀左省新除韋拾遺　鄭谷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獻張拾遺　李中
徵拜拾遺書情二首　[illegible]

○卷之二十二

諸院部

國史院 附 總史官

古今事實

皆稱良史　就續前史　皆出一家　咸稱二子
宜置左右　抱藏南山　號為猿史　為作佳傳
書有五難　典有五志　才有三長　吾有三恨
執簡以往　執書以奏　乞成漢史　敘成國書

古今文集

雜著

讀太史公自序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子厚
代進三朝國史表　呂伯恭
答劉秀才書　韓愈
國史院進三朝正史表　[illegible]

律詩

寄孫之翰國史　曾子固
酬魏少侍直史館　[illegible]
送分司陳郎中祇召直史館　劉禹錫
送史館劉道原　蘇子瞻
和尹諫議史館　[illegible]

○卷之二十三

○國史部

監修國史

古今事實

相臣總統　秘監總知　劉時敍記　論古宮室
委在正人　不敢虛美　陳五不可

古今文集

雜著

論日曆劄子

修史

古今事實

彤管記事　直筆正載　紀録爲職　核綜有才
宜選名才　宜遷秘監　三世踵修　四人並命
採穫無玷　神清冲澹　獨以付聳　無以易藻
訪求事迹　參較得失　遂獨秉筆　首獨委公
重臣兼領　少師增作　權重宰相　職兼中丞
書有賞音　才稱良史　作傳謝德　乞米作傳

集官重修　命自追修　精擇儒正　綜覈班紀
院吏均體　號實鐵宥

古今文集

雜著

爲蔡相公讓修國史表 權德輿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周必大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真德秀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同上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胡銓　謝侍講兼修國史表 同上
辭免陞兼實録院修撰狀 樓鑰　白衣充修撰

同修史

古今事實

記歷代史　上長編要　父子記事　父子同典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同修國史奏狀 洪适
辭免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狀 尚吞要
辭免兼實録院同修撰狀 樓鑰
辭免兼實録院同修撰奏狀 朱元晦

編修官

古今事實

更加清職　不預公議　修起居注　請同編修
辟同編修　編成卷帙　修定事迹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史事劄子 周必大

古詩

觀永叔五代史 劉原父　寄永叔修唐書 同上

請觀永叔五代史 劉敞

卷之二十四

諸院部

記注院　修起居注

古今事實

日注史星　稱左侍極　操筆赤墀　對仗承旨
執筆螭頭　置札玉階　善惡必書　君舉必書
不聞觀史　不當觀史　迴奏立侍　延英入侍
綴兩省班　兼諫院職　特用遂詢　無以易秉

古今文集

雜著

起居郎廳壁記　辭免除起居郎狀 吳泳叔
辭免起居舍人狀 真德秀

律詩

贈起居田舍人 杜甫　寄劉起居 姚合

寄姜起居　寄右史李定言 並同上

寄左省張起居 鄭谷　寄左省韋起居

〈卷之二十五〉

○諸院部

集賢院

【古今事實】集賢有人　學士加大　酒酣賦詩　餞送賦詩

稽古之力　寄宿之所　賜錢充食　賜宥屢奏

隔日講易　讌飲賦詩　父子相次　父子代爲

【古今文集】特授全給

古詩

集賢院即事 常衮　奉和常舍人集賢院 司空曙

和送赴集賢院 徐堅

昭文館

【歷代沿革】並見本題之下

〈卷之二十六〉

○諸寺部

太常寺

【古今事實】唐有四院　宋名三班

尚書兼行　禁林主判

礼樂之司　祭樂之司

太常卿

【古今事實】始起朝儀　稍定儀法　不是弦樂　不事權貴

雅經侃侃　德行堂堂　子傳父業　親與母與

不請爲留　先入見母　對中華段　起望省核

還第議事　臨軒作樂　改按樂章　振起廢禮

清貧守分　風流繼跡　驅千乘車　設九部樂

東面九賓　御衣一襲　紓服佩玉　布被瓦器

類礼十篇　修禮百卷　奏禮安典禮　議温成廟制

誤行黃道　感諷兩宮　戲璇宮圖　諭講官坐

儒怯改除　祠禱見龍

【古今文集】

雜著

謝再除太常卿充禮儀使表 高郢

謝除太常卿表 權德輿　臨祭使廳記 柳宗元

重修太常寺記 蘇軾　撰太常祠祭撥要序 楊傑

太常箚子 張孝祥

律詩

贈太常卿張均 杜甫

太常少卿

【古今事實】識録手樂　辦院咸作　增損雜樂　參定雅樂

令爲清卿　使教女樂　諷讓中令　請置太祝

同判太常　同知礼院　錫瑞錦　賜金紫

【古今文集】

雜著

太常少卿廳壁記（獨孤及）

太常寺丞

古今事實

上言得失　決定疑議　懷嫌不去　居官不遷

記東夷曲　復太廟制　詔閱工器　質論聖李

銅印墨綬　介幘皂衣

太常博士

古今事實

博士入相　郎中兼職　明練典故　參綜典儀

條次新禮　參修墜典　改集禮院　撰明堂儀

獲黃鍾樂　造方域圖　專攻府擬　詳曲臺儀

增損樂律　撰進禮書　撈遂胥吏　追補容典

太祝

正陰陽書　進清曉圖　宜謚文禮　改封衍聖

引誼固爭　援禮以對　議建七廟　請為別廟

奉詔措書　從祀賛導　議郊祀禮　夫子弟子

古今事實

好學溫良

奉禮郎

古今事實文集（並闕）

協律郎

古今事實

善新聲　識雅樂

太廟署　令　丞

古今事實文集（並闕）

郊社署　令　丞

古今事實文集（並闕）

諸陵署　令　丞

古今事實

為茂陵令

古今文集

雜著

陵令箴（漢胡廣）

提點山陵

太樂署

古今事實

擢拔抵罪　上疏求去

古今事實

應閣識　正雅樂　教官侵樂

古今文集

雜著

周官考太樂令注（徐筠）

卷之二十七

○諸寺部

大理寺卿

古今事實

石奢守法 李離伏罪 以稱朕意 曲盡人情
久在廷尉 超拜侍中 奉法持正 持法明審
戴胄據正 唐卿非冤 得贈為盛 治獄見稱
無阿朕意 誠在主上 更遺衣食 不樂法家
比擬于張 稱倖于張 不受賄錢 不賀獄空

古今文集

雜著

刑法下 楊特秀 爲宋大理寺獄戶賦 陸鎡

太理少卿

古今事實

行若登仙 薦為宰相 貢為長者 妙選正人
所守公法 綽論臧木 孫諫走馬 執法一心
有司常典 論清允己 論獄無冤 司刑平反

執論守正 請崇寬簡 當示大信 奏莫搖動
號為明習 議頻近亭 特以明恕

大理寺正

古今事實

南土秀望 寺中二絕 何家陰德 願協清嚴
董霸持平 比干濟活 罪有所疑 推察得情
上疏正論 表明律令 持法平允 議獄平允

大理寺丞

古今事實

生死所遇 生死不離 上大寶箴 鮮有才罪
用法寬平 斷獄無冤 策陳邊事 書言邊政

古今文集

古詩

江陵道中呈李孫二學士 韓愈

大理司直

古今事實

馳傳決獄 連署斷獄 先進魚書 進列理官

大理評事

古今事實

擢拜理評 改授殺直 其為買平 不宜屠膾
以行能遷 上便宜除 反覆詰對 叱咤風生
居九寺右 號三紫官

古今文集

雜著

涿郡大守上宣帝書 魚呂 崔評事墓銘 韓愈
裴評事墓銘 柳宗元

○卷之二十八

○諸寺部

大司農 附 司農卿

古今事實

行不貪權 居厥節儉 以清明掌 以清白稱
稱為名卿 稱以清正 論議便宜 李閎博通
北儒不選 非德不交 漢宗儒李 晉寵貞華

古今文集

雜著

司農寺壁記

司農少卿

古今事實
賜緡數十四　貯錢三千萬　責任甚重　委和糴役官錢
可嘉態本　親擢高選

司農丞

古今事實
給邊省運　菅諸會計　介通叛惡

〔八〕卷之二十九
○諸監部

秘書監

古今事實
仙室蓬觀　外臺內閣　秘府之室　策府之山
稱曰蝕臺　改為蘭臺　故稱芸臺　謂之木天
省多文士　書為中經　十八學士　四明狂客
猶其五經　謂之五絕　自摸竹書　自作石頌
以為病坊　以為登瀛　經籍清要　一見秘書
三入東觀　圖籍博學　圖書養性　校定秘籍
參預朝政　談論規諷　論議持正　兼該詞學
讚述符命　以文章召　以文士直　更迭補外
同在館閣　賜飛帛書　賜紫章服　作白頭老
勝枝頭乾　奪其秀異　稱曰道遙　宣明史籍
刊正奇字　刻置木偶　瘦若枯腊

古今文集
雜著
代宰臣以下賀車駕幸秘書省表 呂伯恭
古詩
登秘書省閣詩序 胡盈川　館閣續題名記 張宦

和閣老舍人曝書會詩 錢穆父　和秘閣曝書會詩 之奇
賀車駕幸秘書省二首 呂伯恭
恭和御製秋日幸秘書省近體詩 呂伯恭
恭和御筆幸秘書省詩二首 周必大
送孫從之秘監歸朝供職 周必大
秘閣伴直 鄭谷　寄胡文定及劉恭父 朱元晦
送胡文定秘閣供職 朱元晦　東觀曝書會詩 孔常甫
送鄭僕英 張孝祥　秘省後廳 白居易
嚴酬盧秘書 王建　呈袁秘監 劉克莊
偶作寄王秘書 齊己
詩話
詠石榴詩

秘書少監

古今事實
儒素兄孫　才德兼茂　刊正書字　刊定圖籍
父子並命　兄弟繼職　談臺閣典章　修五朝大典
具疏引古證　落筆如泉湧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狀 周必大
劉攽秘書少監制 錢勰
古詩
和孫莘老少監 黃山谷　和孫少監 同上
律詩
再任秘書少監 王禹偁　寄孫少監 秦少游

秘書丞

古今事實
紱服墨綬 銅印黄綬 宜乘鹿車 若在緗韋
職近日月 李偏古今 呼為辞君 繆以為郎
天水比丞 起家為丞 著書敘錄 數奏文賦
王儉求校 栢嗣知名 宜得才人 更以清官
曰第一官 惟得一人

秘書郎

古今事實
典校秘書 審正圖籍 專精學問 編韞圖籍
思三都賦 博士年事 弱冠齊名 別駕接名
五歲見奇 十五對策 有限有競 不清不要
朱紫今別 簡素不同 宋敎製詩 上官祖章
休沐誦書 元日奏頌 李同館奏 久次秘書

古今文集
雜著
秘書郎壁記 補衍興 辭免秘書郎狀 朱元晦

校書郎

古今事實
青藜照書 白虎校論 詔領秘書 賜副秘書
神童校書 進士中補 講解傳記 窮覽典籍
整齊脫誤 校閱書籍 可比衛公 可為國器
書傍勸學 騎驢詠詩 作神雀頌 作顯宗頌
以貢書言 以升急務 求正六經 疏論大將
為復孔卿 現益脫郎 未嘗一至門 未嘗詣執政

古今文集
屏事益讀書 安分不介意

雜著
送鄭尚校理序 胡銓
古詩
題林御閣 韓子蒼 送李校書 杜甫
題李白畫像 韓子蒼 聞竇羣申遷校書郎作贈以道
送吉校書東歸 司空曙 代秘書贈弘文館校書李商隱
和寄崔校書 許景先 酬韋校書 薛能
寄子先校書 黃山谷 答張徹校書 韓退之
寄黃君直校書 賀方回

○卷之二十
○諸監部

著作郎 隸秘書監

古今事實
直筆東觀 著作東觀 採摭前記 博習舊聞
五彼著作 三世繼為 有史才選 為文士冠
謂之館閣 甚有清才 請議限斷 裒次與裒
面折僚友 謂成門戶 撰百家類 料四部書
上明堂賦 作酒難箴 作育德傳 造衆與藏
作劍閣銘 因定孔儀 刪除典籍 老有士望
顧義自守 才謝呂望 徒取班馬 姊母著郎
上東著作 非獻不可 引駁與論

古今文集
雜著
著作記壁記 李華 雙權樹賦 盧照鄰同崔少監作
律詩
送王龜齡自著作丞外補 洪适

著作佐郎

(古今人物)
學行清修 雅姿清亮 為文華瞻 擢姿清選
作南郊賦 投西觀書 賦懽喜詩 作滲汜賦
才堪著作 書喜者述 并召賜緋 知遇賜名
兼修國史 為後春秋 校勘館圖 久在館閣
文學知名 才學世家 十年不調 三十方為
不為令吏 與免遠官

司天臺

(古今事實)
司天曆候 日官底日 作渾天 敘三辰
奏五官正 奏五星差 增六十甲子
獻九卷新曆 造渾儀式
言渾儀制

保章大夫

靈臺郎

挈壺郎

(歷代沿革) 並見本題之下

(古今文集)
雜著
辨陳壽蜀不置史官論 唐子西
律詩
司天臺 李山甫

○諸監部

國子祭酒

(古今事實)
司成館 祭酒堂 佩蒼玉 服朱衣
一位元長 三世國師 以几杖授 以安車迎
以學相兼 用同姓為 盧誕人師 蘇劉耆儒
皇子開義 生徒開喜 數陳義理 酬應詰辨
請備學徒 請崇文學 忠正亮直 清叔潛敏
學行文質 言學選限 輸光學錢 皆用故事
引皆名儒 此人何在 終身不恨 以散地處
能八風舞 所為大儒 宜勵老成 無逾揚時
皆推注解

(古今文集)
雜著
謝成均祭酒表 李商 唐國子舞賦
詩集
楊祭酒贈項斯詩 石鼓歌 韓退之
元豐感事詩 宋行中

國子司業

(古今事實)
孔氏三世 引告諸生 勸諭後生 當得名儒
請誦古詩 嘗寫九經 所修儀注 諸生請留
諸生迎服 不奏瑞之 表上經義

(古今文集)
雜著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柳宗元
上巳日太學聽彈琴詩序 韓退之

送司業楊巨源序 韓退之　祭竇司業文 同上

詩集

送司業詩 陳后山

國子監丞

古今事實

上書八千言

古今文集

雜著

丞廳連理樹賦 王廣貞

國子博士

古今事實

章甫冠　兩梁冠　端委佩玉　袞冕服冕

八世皆為　百年最盛　被詔特命　掃門徧閱

論勝賜席　待詔金馬　論經石渠　參講禮樂

遣使關東　使行風俗　使録冤獄　天下宗師

寫世表領　說書稱著　得人為慶　博通五經

考定經義　叙採制禮　賈誼通書　韓嬰詩易

孔氏尚書　小戴說禮　張禹對易　匡衡解頤

朱雲折角　以經著姓　通經奪席　論難溫恭

詞義鋒起　發揚風雅　訓授道義　五經並授

為詩最精　廣文自始　經行宜充　稱九經庫

有倚席譏　瘦羊博士　不冠博士　李斎講易

昭素通經　轉對內殿　名重朝廷

古今文集

雜著

進李辭賦 韓愈

贈鄭虔博士 杜子美

議楊綰條貢舉狀 賈至

律詩

送國子博士令狐與元覲省 劉禹錫

國子助教 附 國子教授

古今事實

以經文授

以能詩名

古今文集

雜著

國子助教薛君墓銘 韓愈

太學博士

古今事實

服大夫冕　比王府官　馬光升堂　德明賜帛

六儒並授　一時皆冠　徵質疑滯　講甚精博

諸生攜卷　李生文名　精選博士　薦除博士

恩錫有差　披首奏對

古今文集

雜著

除太學博士謝陳丞相啓 呂伯恭

再至李省作 王介甫

除書亭博士初朝謁呈諸學 朱元章

太學助教

古今事實

李訓別與　邢湟始除

古今文集

雜著

詩集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柳宗元　四門助教廳壁記 同上

贈敬脞助教 釋元可

卷之三十二

○諸監部

太府監

古今事實　省閱錢帛　專任錢穀　為人嚴慤　任職清白

古今文集

雜著　太府寺廳壁記 鄭畋　太府寺廳壁記 張東

少監

古今事實　問孫卿年　畏尹卿筆

古今文集

雜著　謝除太府少卿表 周必大

監丞

古今事實　置印給劍

左右藏庫　使　副使

古今事實　庫藏充溢　貨幹山積　皆納於庫　不同諸司

召試直集賢　高科濫充庫

太倉　使　副使

古今事實　倉粟紅腐　天倉天囷　九於掌庾　記其姓名

酒坊　使　副使

古今事實　兼撿封管

市買司　使　副

古今事實　奉法不避　以廉自將　論皆大計　不售一物

卷之三十三

○諸監部

少府監

古今事實　王覩守法　師度相地　受一大錢　省億萬貴

勤苦賜秩　營創賜俸　作玉真觀　修九成宮

度用省費　崇飾雕麗　工無虛張　躬親作工

古今文集

架道為橋梁　上疏省宮人

雜著　將作監廳壁記 孫樵　將作監題名記 京鏜

少監

古今事實　以幹力稱　以工巧進

監丞

古今事實

營繕不奢　薦對改官

文思署

歷代沿革　見本題下

尚方署

古今事實

將作秘劍　奪賜錦袍

古今文集

雜著

尚方令箴　後漢崔寔

織染署

甄官署

歷代沿革　並見本題之下

○卷之二十四

○諸監部

軍器監

古今事實

掌繕甲弩　制造軍器　邊備修舉　制度精緻

澹然無求　益知上春

古今文集

雜著

軍器監廳壁記　[illegible]

都水監

古今事實

陳䁿巧思　趙抃辭命

○卷之二十五

○殿前司

殿前都點檢

古今事實

號為控鶴　令寓捕蝗　見稱將軍　為樞密使

兼領二司　禮絶二府　見字執撾杖　與學士分道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二衛事劄子　洪遵

殿前左右二衛將軍

古今事實

入直殿中　分司丹禁　典飛騎　佩横刀

詔乗馬　延入閤　察姦中事　管天下兵

天子押衙　駙馬都尉　視下聽事　俸給納官

許作領護　常領宿衛　金帶投地　騶道盈巷

摧擿奸伏　不畏強禦　莅官勁正　論奏風采

劬從妖巫　捕繫惡少　警衛禁街　明閑宿衛

累從征討　多識舊儀　臨難不屈　謀乱不從

屢坐彈琵琶　使至不開門　清儉常布衣　清謹無纖隙

得卿勝數萬　用卿重此官　躍馬万衆中　領兵戍咸陽

典羽林二十年　授宿衛二十年

命羣臣李善射　仕官當作金吾

【古今文集】討論環衛制度

雜著　原十六衛　唐杜牧

符寶郎

【古今事實】掌天子璽　次中丞位　不肯授璽

【古今文集】

雜著　符節令箴　崔

宮籍監

【歷代沿革】見本題下

尚廐局

【古今事實】萬歲為使　毛仲領監

【古今文集】

雜著　監牧碑頌

尚輦局

【古今事實】鈎車之制　司輅之職

武庫署

【古今事實】職閑無事　終當大到

武器署

頓舍官

【歷代沿革】見○卷之三十六　並見本題之下

○諸庫局部

武衛庫

【古今事實】檢校落閑　掌諸門開闔

文臣少卿　由太守上佐

【古今文集】律詩　寄羽林盧大夫

法物庫

交鈔庫

【古今文集】

雜著　交引庫廳壁記　吳必大

左右廂

【古今事實】遂除御史

惠民司

【古今事實】救民疾苦　能大其官

四方舘

【古今事實】熟於舘事　謂之舘主

謂於舘老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三師部

三公

【歷代沿革】太師太傅太保古官唐虞有百揆之職即三公殷太甲以伊尹為太保紂以箕子為太師周成王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以貳之至是始有定制三公之職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然未嘗備官周禮有六卿無三公周公以冢宰兼太師則三公止為兼官而未嘗有專職可見矣秦不師古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漢魏秦夢】卄附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復置太師太傅〻付始尊師傅位在三公上謂之上公後漢魏晉江左因之[illegible]特尊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非勳德崇重者不居而三公則魏晉之舊也北齊因之後周遠擬周制置三公三孤以為論道之官隋唐復依魏晉之法置三師三公三師不主事三公參議國之大事置府僚與其人則闕宋初無所改政和二年詔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非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並罷依周制立三少以貳三公紹興復置太尉於三少之下大元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漢唐舊制也三師師範一人儀刑四海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羣書要語】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書周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禮冬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禮秋官保保其身体〻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前漢賈誼傳

三公者内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 地官鄉老注
王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 春官上公九命爲伯同上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
就貳車九乘 秋官 公佩山玄玉而朱組綬 記玉藻 鼎折足覆公
餗注知小謀大不勝其任也 易鼎卦 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 公
羊 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恭己而已矣 荀 天設三光以照明天
子立三公以明理 亘寬論 三公銓時論道 袁宏名臣贊 三公者
百僚之奉萬民之表也 漢詔 三公天子之股肱也 崔寔政論
詩句 三公運權衡 李白 三槐老更茂 東坡 蟬冕三公府 山谷 三
師禮數重 石山 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 韓 明君越羲軒天老
坐三台 李白 五雲多勳是三台 杜 五嶽祭秩比三公 韓文衡山
詩 公望冠巖廊 唐楊巨源詩 鍾鼎勳庸大山河誠誓長道協陶
鈞力恩留日月光一言歸社稷九命備圭璋 同上

古今事類

槐鼎之任

漢光武尤信讖言以王梁孫成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

冠冕百辟

晉職品令冠冕百辟從容論道自非勳崇德重無以居之

委任三府

後漢郎顗拜章曰選擧牧守委任三府 注 三府三公也

三公總務

代宗大曆四年詔西漢以二府分理東京以三公總務

一統萬類

王嘉傳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
職

職典天地

晉衛瓘奏曰三公職典天地參掌人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

調和陰陽

漢丙吉爲相出逢牛喘吉問牛行幾里或以譏吉吉曰方春少
陽用事未可太熱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調和陰陽
職所當憂是以問之 又 傅子曰三公佐天子理陰陽無所不統
又 說苑三公正天下調陰陽節風雨

位典常經

漢王莽改丞相御史大夫禪位三公典五常九經以總方畧
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

詔糾非法

後漢章帝二年詔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
法宣振威風

秩號萬石

梁制十八班班高者爲貴上公班第十八秩萬石 六典注 又 漢
制三公號稱萬石 百官表

象鼎三足

後漢彭宣傳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覆亂美實 又 環濟要略
云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 又 楊秉傳三公鼎司無所不
統 又 顯宗紀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詔曰鼎象三公豈公卿
奉職得其理耶 又 韓非子背私曰公象鼎足也數三者法三光
也

朕之腹心

師丹傳策免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正率百僚和
合天下者也

人之喉咽

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

均注曰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道宣君命動於人則宜
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如言有條理 分紀

開德宣符

天文上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
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晉天文志

昭德塞違

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
中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所以昭德塞違也同上

主宣德化

天文志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
七政和陰陽之官也

猶天三光

漢成帝時何武建言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天之三光備三
公官各有分職宜建三公官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又蕭望之言
三公任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歲首日月失光咎在臣等
前本傳

天之三階

漢東方朔對武帝曰願陳泰階六符應邵注曰泰階六符經曰
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
為士庶人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之階三階平
則陰陽和風雨時天下大安東方朔傳

上應台階

後漢郎顗傳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注三公上象天之台階
下與人君同體者也又周禮大宗伯疏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
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

下象山嶽

陳忠薦曰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嶽股肱元首鼎足居職以和
陰陽調訓五品

天子所師

漢哀平間始尊師傅之位明雖天子必有所師又唐百官志三
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

中書讀策

唐張延賞奏故事冊拜三公中書令讀策侍中奉禮如闕即以
宰相攝之

一代之偉

魏文帝即位時司空華歆司徒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
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後人殆難繼也

三公共選

晉劉寔作崇讓論以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用之此為一
公缺三公議選之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
公自共選一公

大事咨訪

魏初三公無事希預朝政高柔上疏曰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
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
三公朝朔望之日可特延入講論得失文帝嘉納焉分紀又隋
百官志三公參議國之大事置府僚

謡言奏事

蔡邕上疏曰五年制書令三公謡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
志注漢官儀曰三公聽采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
謡言也

改容禮貌

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

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三公云
三公之責皆天子之所以改容而禮貌之也前漢賈誼傳

待以殊敬

安帝朝陳忠上疏曰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出則監察而董是非後漢陳忠傳

一命袞服

王制曰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袞龍與王者之後同

一品金章

齊職儀云三師品第一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

加賜几杖

沈慶之廢帝時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賀常乘豬鼻無幰車履行田園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慶之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

臨軒遣使

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縣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有樂今大拜輔相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從焉

載輿上殿

魏志大傅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朝見使載輿車虎賁舁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

乘馬出遊

晉王戎位雖總鼎司而委事僚案閒乘小馬從便門而出遊見者不知其為三公也

黃閤鴟尾

陳舊制三公黃閤聽事置鴟尾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侍中驃騎大將軍時詔摩訶開黃閤門施行馬聽事寢堂並置鴟尾分紀

黃閤內屏

隋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設內屏百官志

夢松生腹

丁固夢松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吾其為公卒如夢焉

聞車馬聲

晉魏舒未達時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産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寢者誰曰魏公舒自知當為公矣其後果為司徒

雀報白環

弘農楊寶若嘗見一黃雀墜樹下為螻蟻所困寶愍之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放之後寶讀書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臣為鴟梟所搏賴君拯濟今當使南海不得復往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登三公辭去遂絶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為三公續齊諧記

雀啣三鱣

楊震明經博覽不應州郡禮辟後有冠雀啣三鱣魚墜堂下都講取魚進曰蛇鱣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後位三公後漢本傳

工相佩刀

晉呂虔有佩刀命工相之當為三公虔以贈別駕王祥曰以子有台輔之望故相贈後祥果為太保臨薨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歷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手文可占

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橫文上節便絶占者以為此文通

位無極侃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上仍作八公字以紙裹之公字愈
明異苑

父子居位
晉司馬望字安平王孚之長子有才偉早著名咸熙中位司徒入
晉封義陽王遷太傅大司馬時孚爲太宰父子居上公位百代
以來未之有也

累世三公
漢楊彪傳贊有恭孝稱位至司馬太尉自以累世三公恥
爲魏臣乃不復行又袁安袁紹四世五公

黒頭三公
晉諸葛恢傳爲臨沂令名亞王導庾亮謂曰明府當作黒頭三
公又後魏書宗室元彧少有才學當時甚美侍中崔光見而謂
人曰黒頭侍中當此人也

折臂三公
有善相墓者言羊祜祖墓所有帝王氣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
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三公 晉王祜傳

平世三公
晉武帝云羊徽蔡廓可爲平世三公 南史

格外三公
齊明帝即位陳顯達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爲三公事雖職典連
率人以爲格外三公 陳顯達傳

三公封侯
崔邑爲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侯自此始也

三登公台
後漢胡廣在公台三十餘年禮任甚優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
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之士與故吏陳蕃李咸
並爲三司蕃等每朝輒稱疾避時人榮之

督察三公
光武時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上疏不宜令
有司察公輔之名

兼領六卿
周成王立三公而云官不必備惟其人以書傳考之皆兼領六
卿未嘗特置也 容齋隨筆

我不獨拜
世說王丞相既拜司徒歎曰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

吾不敢先
後漢董憲字叔度同郡陳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
敢先佩印綬

三公備員
後漢光武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

天下無人
晉陸玩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

布被釣名
汲黯曰弘位三公俸禄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
有之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以釣名 公孫弘傳

食不兼味
長孫道生拜司空加侍中性忠厚廉謹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
食不兼味一能皮障泥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 分紀 又漢紀
荀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

並除雙貝
真宗天禧元年司徒平章事王旦彭王元儼同日降制加太保
三公並除雙貝

坐見庶僚

元豐三年除太尉判河南文彥博至河南未交印先就第廟坐以見監司既交府事見監司府官如常式或以問彥博彥博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尹見監司矣六年請老拜太師致仕事畧

九居八座

張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世罕其比事畧

手植三槐

王文正公旦沉默好學父祐器之常曰此兒異日必為三公輔臣因手植三槐於庭以為識

（古今文集）雜著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　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　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　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余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　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律詩

君臣慶會閣二首　汪藻

相第新成寶閣開簫韶声自九天來恩榮遠遣王人出燕喜仍宣禁從陪　御筆冊青爭炳煥宸章雲漢共昭回君臣慶會誠難得舜禹方資稷契才

萬疊彤雲拂曉開使華親自日边來恩頒御墨函初啓燕及群臣鼎有陪仙掌共承香露滴客槎擬泛斗星回人間未識乾坤象斧藻先漲造化才

一德君臣運有開千齡盛事冠將來神仙迥与人寰隔賓主親緣國論陪賀慶有情均鼓舞攀雲无路獨遲回尚憐鳳被奎文潤曾長宗等樂育才

南江 富大用 時可編

○三師部

太師

歷代沿革 太師古官也殷紂時箕子周武王時太公成王時周公並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周武王時周公旦爲太宰掌邦治居六卿之首太師之職秦漢不常置平帝始復置漢東京獻帝初董卓爲太師卓誅又廢魏世不置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太師居首以景帝名師置太宰以代之太宰即古之太師也後齊補後魏置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唐置太師一人以儀刑四海宋朝尤重太師趙韓王以勳文潞公以年方得之比曠年不拜自司空五遷方至太師大元

詳見三公類

群書要語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詩節南山 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大雅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同上 太師維垣注墻也太師爲垣墻屏蔽之義詩板篇 王若曰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書畢命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書 太師官之極五代史 天子禮樂是經學業不法凡是之屬太師訓之同上 太公股肱周室夾太師以表東海左傳僖廿四 冠三公之首爲四逸之儀六帖 文王得尚父於磻溪以爲師史記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記文王世子 伊尹奉嗣王歸于亳王拜手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書太甲 登拜師垣曾文肅除皇叔錄制 以一品之貴紹聖除制 躋上公之品秩初寮除鄭紳制 公師 帝師類要 德茂師台揚大年制 公師極品曾曲阜制 帝師維垣公是制 維師極品曲阜行太師制 卿勳在朝社名聞華夷東坡文太師口宣

詩句 我公厭富貴常苦勲業尋東坡次韻韓太師 文武成功後居爲百辟師韓愈賀裴公 元輝極上台山谷

古今事實

賜杖免朝

前漢平帝即位太后稱制王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乃以孔光爲太傅明年徙光爲太師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及莽爲宰衡位諸侯王上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無朝十日一賜食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位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

贊拜不名

隋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子孫雖襁褓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比

綸巾居位

蜀李壽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綸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晉書

鴻鵠遠志

漢獻帝時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皇甫嵩與卓爭權後嵩爲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爾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爲鳳凰耳卓笑曰卿早服何得不拜

舊德自處

馮道爲太師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稱譽五代史

正色立朝

顏真卿德宗立拜太師立朝正色剛而有禮贊云晚節偃蹇爲

毅臣所摛發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唐本傳

全德始終

裴度拜太師平章事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薨天下莫不思其風烈本傳

就賜器幣

宋朝淳化二年遣右正言張康齎太師趙普生辰器幣鞍馬就西京賜之故事非同平章無生辰國信之例上以普勳舊故特異其禮會要

璽書加賜

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俸仍遣其弟齎詔賜之又遣使以璽書賜普曰朕以居守之重屢煩耆老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仍賜鋼羊上尊酒太師其愛精神以副眷注之意東都事畧

以尊老成

文彥博召赴闕司馬公言其今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遂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至都堂商量重事事畧

徧歷公孤

文彥博凝簡莊重有大臣躰位將相者五十餘年徧歷公孤兩以太師致仕雖位貌隆重而平居接物謙抑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雍程顥程頤以道學名世而彥博與之交遊元豐中與富弼等十一人爲洛陽耆英會同上

未嘗並除

故事太師未嘗並除紹聖初始有文潞公彥博吳榮王顥宣和中蔡魯公京童貫鄭平樂王紳靖康初燕王俁越王偲紹興中申王檜張循王俊紹興末史會稽王浩嗣秀王伯圭朝野

雜記明野雜記

特拜加恩

建隆至紹熙宰臣生拜太師者五趙普文彥博蔡京秦檜史浩惟蔡秦二人以相臣特拜其他皆還政加恩云朝野雜記

獨班獄拜

元祐元年四月詔守太師致仕文彥博赴闕獨班起居獄拜肩輿至下馬處子弟一人扶掖出入儀制依見任宰臣會要

宗室特拜

本朝親王生拜太師者五人楚王元佐燕王元儼吳王顥燕王俁越王偲皆以父兄行而得之紹熙中嗣秀王伯圭以宗室特拜太師蓋王以光宗爲親叔父用優禮也同上

元臣優拜

西京留守太保趙普爲太師西京養疾以普開國元臣故優拜非常例也分紀

雜著

除文彥博太師制　鄧潤甫

師傅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毆官老成重於典刑天下所以資其智廼資舊德時謂元勳謀合祖宗之心名載鼎彝之器申頒贊策播告外朝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文彥博鄉大而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旄鉞入則總我鈞衡文武兼備其才夷險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紀于茲傅說之總百官萬邦其乂爵隆無富溢之累名遂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用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朝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爲底于極治晉陪多井申衍真封於戲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爲孺子

之師知我貴矣無愧前哲往亶一極用格多盤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蘇轍

周公未嘗之魯老亦居豐留侯晚雖彊飯終不任事蓋委寄之重初無間然而止足之風所不敢廢惟我有舊歷事祖宗纘服之初復命以位雖師保之地優秩不煩而丘樊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高風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文彥博克孝而忠允文且武其在師旅有方召之動其在朝廷有崇環之業士民視其去就夷狄聽其威名時更四朝躬蹈一節先皇帝駿勞以事既許其歸越予訪落之年凛有涉淵之志起之既老待以仰成出入五年終始全德進而論道日聞典訓之言倚以折衝率靖邊防之警晏成功而不處指莫景以求安勤請屢聞誠心莫奪顧瞻閭井近在洛師郭氏有永巷之殊裴公有綠野之勝豈以稽紘之累久致形氣之勞貴極上公既無復加

之爵秩分領全祿仍畀父還之節旌增廣舊封益衍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從父老之遊於戲音聲不遐尚有就問之禮几杖以俟復期親祀之陪勿以進退之殊而廢謀猷之告式燕且喜俾壽而康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　蘇軾

昔師尚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此諸葛亮所以屈張昭也而衛武公百年猶儆儆於國曰無以我老耄而捨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誨申公也今卿壽考康寧而退託衰病自引求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議其後乎姑安厥官以荅公論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　蘇軾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獻於當世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　先帝之眷生民之欲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

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齊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樂節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回文太師啓　歐陽脩

方脩啓切承顯奉制恩存雅眷寵拜伏惟驩慶恭惟太師太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若來覲昊旒之邃喜聞寵錫之榮從容話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　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以為一面之重維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軒四支不足恥擾於蠻夷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即期祇覲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賀兆以無由積感悰而徒切

律詩

上蔡太師生辰　汪藻

萬古儲英兆生辰鎮劍秋方春回勝律隨帝下神霄早歲陪輿運清忠服遠從二篇俱說命兩紀獨承堯為國隆堂陛中天斡斗杓光華歸使謀謨論載民謡九牧金成鼎三山石峙橋元圭來薦錫神貺獻新雕堂起勞心次音諧角徵韶軍書人一統符瑞歲千條璧海材逾盛沙場虜不驕獻琛皆象譯入穀有毋髫郟鄏雙封國班超五日朝蕃謀從昔合顯業更誰昭眷禮群臣異恩光此日饒授園開地壯傍闕築堤遙供帳移金屋歌鐘賣綺寮名園藏茂族華閣錫名堯詔蹕迂臨幸宸毫紀宴招弟兄聯袞繡孫子列蟬貂印琢金為彩魚懸玉在腰中姻連粲沁外族綴塗椒帝千傳杯杓宮娥倩鼓簫果新無獨享美或親調

上蔡太師生辰　汪藻

宇宙將昭泰風雲必會同帝師黃閣老人美曾真頭公慶節同堯

曆新陽朊觿筒儀韶來彩鳳占夢得真熊壽考天資膂神露獄降嵩典儀尊赤舄歌詠美彤弓夷險無殊節誠明信保躬濟川先撥揖導潞集飛鴻炳炳冊青筆堂宜社稷忠斗杓還列宿簾陛倚曾登文武俱為憲詩書執此隆規模三代遠謀略萬夫雄宇畫諸王品文章兩漢風早登青瑣闥頻入紫微宮器敵無餘刃才豪妙吐虹聲光連日月氣縣俯華戎天上經綸合人間制作工向來疑庶績誰復閣清衷經誦三雍富冊車四海通地歸銅柱北春滿玉關東養士菁莪盛論才駿馬空聖時方寄勿賢業助昭融螭紐乾符正龍文帝綍崇伊湯咸有德旁社不言功禮秩群臣異恩波此日豐彤章頒琬琰相第列棨幨東壁文昭爛西崑氣鬱蔥節旄藏棨戟茅土啟雞蒙衮繡卿雲裏貂蟬瑞靄中御食金鼎實帶神厩玉花驄達品波全濶天鈞樂未終禁香紛縹緲朝佩雜玲瓏芝草盈田紫蟠桃照海紅後彫疑秀鬢難老湛方瞳氷質期姑射丹砂煥葛洪諸機神宇定睟表德符充瑞鶴千年羽靈蓍五色叢舊傳調鼎客今識釣璜翁世世聯台衮年年拱帝聰欲知耆壽永元氣等無窮

太傅

歷代沿革

太傅古官也太傅品秩冠服同太宰 成王 即位周公為之後康叔畢公亦為之 秦 無其職 漢 惠帝崩高后元年以丞相王陵為少帝大傅金印紫綬位在三公上 後漢 光武惟置太傅有府寮拜故密令卓茂為之明帝以鄧禹為之章帝已下初即位皆置太傅錄尚書事 魏 初唯置太傅以鍾繇為之 晉 宣帝為魏太傅齊唯置太傅 梁 武帝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太傅 陳 以為贈 後魏 置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 唐 置太傅一人 大元 見三公類

羣書要語

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 禮周官

天子不惠於庶人不信於諸侯不戒於戎事凡事之屬大傅之任 大戴記

傅相天子於德義 書孔安國注

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師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而審喻之大傅在前 記文王世子

詩句 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謂辭翰器乃是經濟賢 皮日休白太傅詩

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 注 賢相太傅謝安也 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

古今事對

逃奔國盜 昔使隨會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左傳

芟夷閹宦 陳蕃年十五嘗閒處一室庭宇蕪穢不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竇太后臨朝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其志欲芟夷閹宦以清本朝

正身立朝 趙熹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

在位修身 和帝即位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內侯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諍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

研覈是非 曹植輔臣論曰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可則阿保不傾群言系于口而研覈是非典誥總于心而唯所用之者遂拜太傅

練達事體

後漢胡廣字伯始爲太傅年八十四練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本傳

无咎无譽

後漢胡廣贊曰鄧張作傅无咎无譽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撓

三讓彌高

和帝策鄧彪曰元功之族三讓彌高可令爲太傅百官志

百僚爲式

鄧彪在位清白爲百僚式和帝即位拜太傅多有諫爭漢本傳

賜爵封侯

漢元帝即位蕭望之周堪本以師傅見尊重後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前將軍蕭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給事中蕭望之傳

北向如賓

漢明帝以鄧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注臣當北向尊如賓故令東向鄧禹傳

恩寵莫比

和帝即位幼弱以鄧彪有高名海內歸仁召爲太傅百官總己以聽之恩寵之隆莫與爲比通典

載車上殿 見三公門

乘輿上殿

晉何曾爲太傅乞遜位詔令會朝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魏太傅鍾繇故事焉本傳

几杖不朝

晉鄭沖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韜德深邃履行高潔可謂朝之雋老爰以年高告退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几杖不朝本紀

賜几杖車馬

光武即位詔曰前密令卓茂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賜几杖車馬卓茂傳

給帷帳床褥

後漢張禹拜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幼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床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歸府每朝贊與三公絕席本傳

賜女樂田畝

北齊高歸彥作亂冀州段韶與東安王婁叡率衆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歸彥田園一千畝

金印紫綬 見宰相

三爲太傅

後魏淮陽王欣大統中爲太傅文帝爲欣曰王三爲太傅再爲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有此例欣遜謝而已

三世元老

章帝詔曰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其以憙爲傅時年八十餘每在朝堂言不稱老東觀漢紀

不驕勢位

後周王盟爲太傅盟性弘雅仁而泛愛雖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

不持威儀

達奚武拜太傅賤時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門不施戟常晝掩一扉或謂武曰公位冠羣后功名蓋代出入儀衛不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適事

威儀乎言者慚而退（分紀）

自號退傅

張士遜上章請老就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謝事自士遜始也就第十年而薨年八十士遜歸老號退傅啓國於鄧范仲淹適守鄧州士遜還鄉仲淹置酒高會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東都事畧）

退閉杜門

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太傅奉朝請秦檜主和議世忠乃力求閑退自此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亦罕得見（係年錄）

進封國公

紹興十一年少師樞密使濟國公張俊除太傅進封廣國公又十一月太保樞密使韓世忠除太傅仍奉朝請

雜著

除呂公弼樞密使檢校太傅制　張方平

本朝之制地分二府之嚴執政之臣共幹庶邦之重文武承式兵民是周屬任賢明總司使職誕敷明制敷告大廷具官呂公弼器緼純明機靈精遠環林任重中樞賛多棟梁雅音自和合清廟之琴瑟登貳樞機之密洽聞議慮之長榮陳憂國之言多發便時之策深明王体有簡朕心宜陞帝傅之崇以正本兵之任爰田增賦真食衍封名器益隆典章允稱於戲信而能用嘗思明哲之難知無不爲期盡臣鄰之益祇若休命以賛大猷

王介甫贈太傅制　宋景文

勑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知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絶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某少學孔孟晩師瞿曇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文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樵漁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摹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賻贈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大命可贈太傅

律詩

紀送太傅相公歸闕　范仲淹

縉紳誰敢比差肩獨向昌朝協半千首會雲龍游少海親扶日月上中天碧油西就元戎鎮黄閤三提冢宰權坐致唐虞成大化退居師傅楷高年閑披丹訣開爐竈醉度清歌被管絃同榜幾人登將相滿朝今日望神仙松楸薙草恩綸孝里巷揮金過昔賢歸赴凝辰知允就輕數拜舞壽觴前

張太傅生日詩　晏元獻

三陟槐庭二將壇冊書文武載勲賢爵榮尚峻經邦秩耆耋方臨釣渭年清會別開金谷墅新吟多雜采珠篇鴛羹今日增華耀海內簪紳共祝延

太保

歷代沿革

大保古官商太甲時伊尹爲之周成王時召公爲之漢平帝元始元年初置金印紫綬次太傅始用王舜爲之後漢至魏不置末年以鄭沖爲之晉武初以王祥

爲太保進爵爲公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太
保陳以贈官後魏置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唐以太保一人天
寶以前唯以其官贈寵卒謚而已【太元】見三公類

【羣書要語】入則有保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
也 記文王世子 慎其身者謹安護之 禮記注 保安
也以道安人主者也書曰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 禮地官 既
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 書 太保保安天子
於德義 尚書注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注 伊尹爲保衡言天下
之所取平 書君奭 昔先正保衡 說命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
汝克敬 君奭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書召誥 太
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 通典

【詩句】詔出未央宮登壇近總戎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弓抱
関西月旌翻渭北風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 岑參軍送太保

【古今事實】

作旅獒訓

周武王時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作旅獒用訓于王

相宅洛邑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
相宅

尚德依仁

晉帝詔曰太保何曾尚德依仁明允篤誠翼贊先皇光濟帝業
分紀

崇道弘化

王隱晉書曰王祥自休徵拜太保制曰晉文元老高行淸粹朕所
倚毗以崇道弘化

明允篤誠

太保衛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 晉起居注

含素遲暮

晉書贊曰鄭沖含素王祥遲暮沖與祥俱曾爲太保沖後遷爲
太傅

對掌朝政

晉汝南王亮爲錄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 分紀

善於撫士

蜀李雄錄曰雄異母兄始字伯敬爲太保善於撫士衆多歸之
時人爲之語曰欲養老爲太保

給兵千人

晉衛瓘字伯玉告老遜位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
長史司馬從事郎掾屬惠帝即位復給瓘千兵

加置七官

晉武初踐祚以王祥爲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

即家封拜

趙光逢以司徒致仕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 五代史

門無雜賓

晉王祥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
賓族孫王戎歎曰太保可謂淸達矣

同日降制

宋天禧元年司徒平章事王旦荊王元儼同日降制加太保二
公併除雙貢自此始也

再任加封

熙寧元年潞國公文彥博守太保兼侍中再任彥博辭太保止
受所加封賜任從之 會要

使相改除

紹興十年少保萬壽觀使兼三鎮節度使劉光世除太保少師充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除太保

古今文集

雜著

答史太保別紙　朱元晦

責昨者狂妄輒以瞽言仰瀆崇聽自循分守當得譴斥之罪不謂高明博大無所不容誨答諄諄磬竭底蘊三復自幸不惟私以免於罪戾爲喜而又得側聞前此告猷之益天下已有陰受其賜者尤切增氣尚恨未得躬扣昌言之目以發蒙昧耳今者邊事益急變異荐臻人無智愚共以爲懼然熹淺陋切以爲境外之傳未足憂而讒告之深爲可畏也今朝廷於其不足慮者既已過爲之防而於其深可畏者反未有處甚甚惑焉夫以灾異而求直言歷世相傳具有故實明公身爲天下大老誠有憂國之心不當備及細務願以此意爲上一言使幽險之情得以上通則天下之言皆明公之言而明目達聰感召和氣皆明公之功矣感激容貸之恩懷不能已敢復言之俯伏俟罪

十五

○三公部

太尉

歷代沿革

堯時舜爲太尉秦時金印紫綬掌武事漢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孝文三年置七年省武帝建元二年置五年省元狩六年法周制更名大司馬世祖建武二十七年罷大司馬復置太尉靈帝末以劉虞爲大司馬而太尉如故魏太尉品第一梁武初同宋齊之舊有太尉後魏置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後魏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正光以後並置唐太尉一人宋仍唐舊政和二年御筆改太尉爲武選一品之任在節度使上

太元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

群書要語

孟夏之月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月令 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亞獻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則與二公通諫諍之 本注 三公星在北斗杓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太尉司空之象也 天文錄

詩句

對扶陪謝衛把劍賓奈君材 別爲太尉墓家呼小太尉國號大凉公 杜牧贈李晟宦至太尉子愿亦贈太尉

古今事實

憂心如醉

劉寬爲太尉常於坐被酒睡伏靈帝問曰太尉醉耶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冲心愈約

郗鑒爲太尉雖在公位冲心愈約務謙日昃誦玩墳索自少至

一

長身無擇行　有不貳心

冲帝詔書曰太尉趙峻二世掌典樞衡有匪石不貳之心

有三不惑

楊秉為太尉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天下稱為名公

忠正不撓

冲帝詔書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金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為太尉

恭慎自守

王龔為太尉在位恭慎自守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

左袒安劉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大臣上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帝崩呂氏謀為亂太尉勃持節入北軍呼曰為劉氏者袒左為呂氏者袒右軍皆袒左為劉氏

入粟助國

張禹為太尉時連歲災荒府藏空虛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

觸目琳珠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往別屋見秀猶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琳琅与珠玉世說

每顧髮竪

唐宣宗即位李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為森竪翌日罷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奏劾近官

楊秉除太尉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贓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遽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

單坐使人

靈帝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礼錢千万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其所之往輙迎致礼敬厚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 注騶騎士也

不受遺金

太尉沈隆嘗有所薦舉其人後為官者於閤中以金遺隆隆散而責之言人不知也詐不敢泄泄父母兄弟隆曰神已知之其可取耶遂絕之崔鴻前燕錄

還所賜物

李咸孤特自立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省以先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弊牛車而去

白鹿隨車

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国鹿為吉凶国拜賀曰聞三公車圖畫作鹿明府當為宰相後果為太尉

飛鵲墮印

後漢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鵲飛翔翔下墮地人取化為一圓石顥椎破之得金印曰忠孝侯印顥表上聞藏之

秘府靈帝時至太尉 博物志

使者八至

晉桓溫授侍中太尉固讓不受旬月之間使者八至軺車相望
於道

公台三登

胡廣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礼任甚優凢一履司空再作
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

以副衆望

孫皓詔曰范慎勳德俱茂朕所倚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可為
太尉

為立五廟

唐李晟為太尉詔為晟立五廟官給牲牢祭器牀帳礼官相儀
以孫冝後李晟子愬亦為太尉

楊氏四世

楊震秉賜彪四世為太尉德業相繼為東京名族

唐與七人

唐李德裕拜太尉固讓言唐與太尉惟七人臣願守舊秩足矣
帝曰吾恨無官酬公無固辞

金章紫綬

齊太尉品第一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玄玉

玄衣纁裳

晉制郊廟太尉冕服七旒玄衣纁裳服七章

置屛隔坐

鄭弘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奇之召署督郵後弘
為太尉時奉将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正朔朝見弘曲躬而
自卑帝問之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屛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

事文宋竇儀為太尉朝廷賜錦被共肉雲母屛風

升殿賜坐

宋天禧元年王旦加太尉入謝使座上以其羸瘠拜起頗難命
謁者扶掖升殿賜坐勞問又遣其子大理評事雍賚官告賜之
加襲衣金帯鞍勒馬如宰臣例

古今文集

雜著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
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无賴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
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
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
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

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
人无寇暴死以亂天子边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
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
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留溝中太尉列卒取
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
召太尉曰将柰何太尉曰无傷也請辞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
太尉太尉盡辞去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
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
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柰何欲以亂敗郭氏
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
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〻且亂〻天子边欲誰歸罪〻且及
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
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

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譁者死大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迎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无禍

上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寛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称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覧名山大川与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学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皃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遊者不過其鄰里郷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无高山大野可登覧以自廣百氏之書雖无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没故决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壮觀以知天下之巨麗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壮与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皃之秀偉与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黄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壮然後可以尽天下之大觀而无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帰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帰益治其文且学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賀文太尉啓　　蘇軾

伏審妥辭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斎壇異恩聳觀兵民交慶盛功茂業大則極名器而後称推德度宏達故処富貴而若无蔚為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為人師信及三川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為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黄髪而見武王既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懾北虜係頸長纓約束河公軌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傅之鼎帰尋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軾適官有限趨侍无緣踊躍之心宣寫難尽

古詩

上刘侍中　　楊巨源

命代生申甫承家埒禹湯慶膺間氣師律動新動重廊大山河誠誓長道叶陶鈞力思迴日月光一言弘社稷九命備琳瑯朱門重旌戟丹詔半緗綢射鵰天更碧吹角塞仍黄功垂貞石遠名耿色絲香斷礦貔武臨池識鳳皇珠影含空織瓔枝映座旁運容雄劍漢公望冠巖廊

律詩

御製段太尉碑詩

多難全高節時清煞相君閑堂標古篆南霧降天文

上羅鄴　　羅隱

岩室東迴陸赤丘少年水殿擁青油坐調金鼎尊明主横把琱弓傲列侯

司徒

歷代沿革 少昊氏以鳥名官而祝鳩氏為司徒堯時舜為司徒舜攝帝位命契為司徒契玄孫曰微亦為夏司徒周地官司徒掌邦教秦為丞相官漢西京初不置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以孔光為之光武二十七年去大字自漢歷魏置為三公及晉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宋有丞相又置司徒齊以丞相為贈官而司徒品秩冠服同丞相梁朝服冕同太尉梁又兩置陳氏以丞相為贈官後魏正光之後復兩置北齊廢丞相乾明中又兩置後周並廢丞相置司徒宋因之

群書要語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書舜典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万民周官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記王制 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月令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国以天下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礼地官 乃建邦国以土圭正其地而制其域同上 以五礼防万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同上 以保息六養万民同上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注農父司徒也書酒誥 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万国咸寧者謂之司徒古今通論 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詩鄭風 司徒清鑒懸明鏡杜詩沈兵馬

古今事實

丞相之職

晉何曾以太保侍中領司徒曾固讓詔曰司徒舊丞相之職自古及今總論人物化治之本以君弘道故選於衆而得盤桓累所聞也

五教之官

晉石苞拜大司馬策免以公歸第詔以苞為司徒雖以過防受黜拜授五教之官深陳農桑本務明其書課居五年天下稱之

聖人在政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為司徒

父子善職

鄭武公父子並為司徒善於其職国人宜之鄭風緇衣詩

股肱心膂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今命尒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毋忝祖考

謀謨帷幄

漢光武即位於鄗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深執忠孝為朕謀謨帷幄决勝千里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為鄭侯邑萬戶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

明察守正

侯霸字君房為大司徒封關内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

恭約尽忠

馮勤字偉伯迁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宴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貲之身忠臣孝子覧照前世以為鍳誠尽心於国事君无二則爵賞光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尽忠号称職任

憂念王室

袁安為司徒毎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奏課農桑

石苞為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

自執牙籌

晉王戎拜司徒雖位總台司而委事僚案間從小馬從便門而出遊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実聚銭不知紀極毎自執牙籌昼夜筭計恒若不足而又倹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

吏皆皂服

王渾迁司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及吏為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識体

清貧蔬食

華歆為司徒素清貧文帝出詔曰司徒国之儁老所以和陰陽理庶事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无謂也特賜御衣

卧麄布被

刘寵為司徒卧麄布被

家無擔石

華歆文帝時為司徒素清貧禄賜以振施親戚故家无擔石之儲公卿常並賜没入家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

子無立錐

范迁為司徒有宅数畝田不過一頃復推与其兄子其妻常曰君有四子無立錐之計

逕還章綬

魏舒字陽元為司徒年過致仕有遜讓章而无居宅乃斬以俸秩之餘為第一所舒素為人先行而後言故未嘗語親疎言當遜位九年正月整法服入殿朝會畢能逕還奉送章綬内外莫有知舒此情者

不污官府

山濤為司徒固辞已勑断章表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没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

板輿上殿

晉司徒傅祗疾遜位不許板輿上殿

劒履上殿

晉何曾以太傅領司徒累遜位詔以司徒所掌煩務不可以久勞耆艾其進位大朝會乗輿劒履上殿如漢蕭何魏鍾繇故事

詔頒天下

宋宰相呂夷簡詔特外司徒依前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表懇讓不敢當乃降詔上令録其詔書頒于天下使四海之人知朝廷有退讓之臣

夢禾得秩

蔡茂字子礼為司徒在職清倹匪懈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

上有三穗禾挑取之得其中穗輙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賀曰夫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公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

見虹策免

郎顗上章曰切見今月十四日乙卯時白虹貫日見日旁氣色白而純者名曰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日旁政變常也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則譏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宜黜司徒以應天意〔注〕韓詩外傳曰三公者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林崩絶川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殖五谷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時劉崎為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

銅臭三公

崔烈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烈入錢五百万得為司徒於是声誉衰減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称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謂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

落水三公

宋謝超宗為人恃才使氣多凌忽司徒褚彦回因送湖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超宗抚掌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彦回出水沾湿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声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彦回太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我不賣袁劉得富貴焉能免寒士

乎

古今詩集

律詩

故司徒李公光弼　　杜甫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苶竟何人灑涕巴東峽

司空

歷代沿革

司空古官少昊氏以鳥紀官爽鳩氏司空也舜攝位以禹為司空契之子曰冥為夏司空商湯時咎單為司空周時司空為冬官掌邦事成王以毛公為司空春秋時宋以武公之諱改司空為司城晉改司空為冥叔秦置御史大夫省司空漢西京初不置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光武二十七年去大字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魏省御史大夫置司空景初二年以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晉以荀顗為之歷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省御史大夫置司空後周二戒並廢隋氏諱忠以御史中丞為大夫故又置司空唐司空一人宋仍之

【群書要語】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書舜典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周官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記王制 營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空 春秋元命苞 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所則飭司空 家語 凡營城起邑浚溝洫脩墳坊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埽除樂器大喪則掌將校復土凡國有大造大疑諫諍與太尉同 後漢百官志本注 下理坤道上和乾元爲司空 漢官解詁 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空空尚主之況於天乎 白虎通 使國无枉理法錯刑消事均民服者謂之司空 古今通語

【詩句】司空見慣渾閒事惱殺蘇州刺史腸 杜牧

【古今事實】

物得其所

魯定公以孔子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家語

經爲儒宗

漢師丹爲大司空冀充唐林上疏曰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耇海內未見其大過先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爵邑使奉朝請

内亞三鼎

齊孔稚圭爲王敬則謝司空表曰故李通豪賤以親寵登用王基才勇以声華入選先帝擢臣以榮華陛下申臣以富貴遂得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内亞三鼎外齊四岳蟬佩之映則左右交輝龜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軒輪徐動則劍騎如雲飛蓋暫停則歌鍾成列撫金寵吹響其前鳴笳鳳管屬其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史臧臣若不逢明主則孤城之戍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尨黃爽而變五緯躡青帷而調四序

戢班三事

梁刘孝儀爲臨川王解司空表曰臣以庸薄謬膺重戢班三事任總六條表袞坐槐既闕論道馳傳軾棠尤慚爲政而備司土地仰燮陰陽今水沴乃作旱魃爲灾乞降茲台步協此天人

才行授官

唐長孫无忌策拜司空固辭不許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授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才行所適雖然讎不棄魏徵等是也朕若以无忌居右兄之愛當多遺子女金帛何須委以重官蓋是取其才行尔

忠勤具望

晉荀番爲司空刘琨奏曰司空荀番朝廷之舊官繼世忠勤乃心皇家具瞻之望唯番而已宜增位号授分陝之重

在功臣右

漢竇融拜冀州牧十餘日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召會進見容皃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

得大臣節

漢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顯宗數嗟嘆以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儒雅有畧

晉張華彊記默識四海之内可指諸掌拜司空儒雅有籌畧盡忠匡輔雖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華之功也

儒者爲榮

漢伏恭爲太僕帝臨辟雍於行礼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

斷斷守善

漢謝弼上封事曰今之四公惟司空刘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

不爲苛碎

後魏伊馥拜司空及爲三公清約自守爲政存大綱而已不爲苛碎

不修威儀

漢第五倫爲司空奉公以節言事无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併封上其无私如此性質少文來在位以清白称時人方之貢禹然少醖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

不求名譽

漢任隗拜司空義行内修不求名譽以沉正見重於世

削封事稾

漢陳羣司空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羣覽正始中詔選群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上諫獵疏

王朗爲司空文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諫帝報曰覧表雖魏絳称虞箴以諷晋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还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掃第以待

趙瑤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温謂曰第五伯魚從蜀郡爲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

去藉通客

陳寵爲司空府故事以吏至時自公以下皆屬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関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

家無貲産

宋弘爲大司空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貲産以清行致称

不營産業

晋司空王基著德立勳治身清素不營産業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詔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員郎更直

唐裴寂兼司空遣尚書員外郎一人每日更直寂第其見崇貴如此太宗祠南郊命寂与長孫无忌同昇金輅寂固辞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勳无忌亦宣力於朕同載參乗非公而誰遂同乗而歸

金輅同昇見前

白衣三公

漢荀爽董卓秉政徵之起家凡九十五日而爲司空時号爲白衣登三公

列侯三公

魏司空閻孟康奏切見司隷校尉崔林禀自然之正性体高雅之宏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囬則史魚之儔清論守約則季文之匹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便令掃除

五代馮道入朝拜司空唐制三公爲加官无單拜者或云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策授又云祭祀時便令掃除道聞之曰司空掃戮也吾无所憚既而知非乃止

顯上印綬

漢彭宣自御史大夫轉爲司空會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

上書言年齒老鈍數伏疾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

立宰士班

宋天禧四年以資政大學士太保致仕王欽若爲司空職如故時欽若求侍東宮講讀以輔世兼領三少品序非便表求換秩乃有是命止立宰士班

非賞勞臣

宋熙寧二年宰臣曾公亮司徒兼侍中韓琦提舉兩朝實錄乞有不推恩上以爲有例而公亮奏臣當遷司空琦太保三公非賞勞之臣從之

古今文集

雜著

除文彥博守司空依前樞密使加食邑實封制　王珪

朕若稽先王維御羣品左謀金鉉之老以經治於廟堂右屬鴻樞之良以定策於帷幄厥有成績可勿褒乎具官某風力肅明器資俊傑臨至剛有轉圜之易定大謀如執王之堅逮事神文之朝已緝熙於昇路追言聖考之遇又密勿於機廷肆涼昧之丕承會精神於翼贊雖兵民之異本亦文武之交修未隆賚冊之恩曷摅圖庸之寀其保宏父允贊乘陽碩望名位之私終繫老成之助於戲有若閎夭尚迪文王之彝周俾阿衡以專商家之美往爲爾烈永承于休

除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事制　蘇軾

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宰仁智在爲宜告治朝以孚大号具官某訏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予昭陵蓋

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烈作召公老固無易於眾賢而乃屢貴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万幾之煩是用迂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避朝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旁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俾斯人專美唐世

除司空呂公著上表辭免不允批答　蘇軾

夫国以得人爲疆如猛獸之衛藜藿以積賢爲寶如珠玉之茂山川洪然無爲物自蒙利故從公發議則溜青勲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詞則孫權面顧數張昭之不在得失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蓋實在此国計之重可無復辭

律詩

挽宋司空　歐陽永叔

文章天下無双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德周旋三事著嘉謨從容進退声名泰寵錫哀榮礼數優棠棣從來歎友愛九原相望拱松楸

開府儀同三司

歷代沿革

（漢文帝元年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章帝建初三年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三司之名始此殤帝延平元年鄧隲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此（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始此晉羊祜爲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自是以後又有如開府同三司之儀者自祐始焉宋大宰已下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公大司馬以下至諸將軍開府者爲武公梁置位次三公從一品隋開皇中以爲四品散官煬帝改爲從一品同漢魏之

制位次王公(宋)武德改為輕車都尉後以開封儀同三司為文散官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宋)因唐節度使兼平章事號使相元豐定官制既罷同平章事遂以節制開府為使相而文武寄祿官亦存之(元)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

【羣書要語】階極儀台 權衡嚴靈蕃欽聖王納制九命俾尊於開府 唐大詔令 開府崇階視儀上宰 曲阜行箴遠 贈使相制 班同袞章 斉王儉拜儀同三司章 位次王公 隋 宜進秩於八命儀亞槐庭 宗敕制 班同三事 東觀記 位逾九卿 班同三府 袁宏漢紀 礼隆八命秩比三台 常袞加杜晃儀同制 秩視三公 南史武神夢紫書以飛冊拔品同儀比視鉉莫殊 王僧孺代表 心馳紫路賛文石而莫由目送白雲拜承明而未果 江憥謝儀同三司表 開府之榮名重矣頃優其礼命視於文品為第一 南豊擬制臣 七蒙紫書聽休皇極地均樓月既無迹以成高位若乘風故不行而自遠論其才望有愧茂弘先佩印綬常羞叔度 梁庾肩吾武陵王拜儀同章

【詩句】清新庾開府 杜 開府當朝傑 杜

【古今事實】

歷勳文武

晉泰始八年詔曰衛將軍羊祜歷文武有佐命之勳其為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

著信蠻夷

隋何稠為散騎常侍安集嶺南欽州刺史甯猛方欲為逆至是請身入朝稠為之約詣京師後猛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勳授開府 同史稠

開居俸給

開元以前舊例開府特進雖不帶事官皆給俸祿與朝會皆崇官

盛德罷劇就閒者居之

不以名稱

宋璟不以名稱止曰宋開府

班同袞章

王儉拜儀同三司班同袞章

位登袞職

徐孝嗣加儀同三司孝嗣閑詣敬容謂左右曰吾德慚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固辭不受 斉書

寵賜帳褥

晉太始七年以鄭袤為司空稱疾上送印綬至于十數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五十萬

詔賜几杖

蔡謨 晉 先皇太后詔以謨為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遣謁者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遂以疾篤不朝詔賜几杖門施行馬

乘輅服

李賢遷 隋 儀同三司太祖西巡至原州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礼其後又至原州令賢乘輅備服儀以諸侯會遇礼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

夢升台鉉

陳章昭達字伯通[illegible]初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夢昭達升台鉉及旦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否卿何以償對曰臣當效犬馬之勞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陳

疇其勳績

元康詔中書監光祿大夫張華歷世腹心情所馮賴故疇其勳績使儀同三司而處中把損謙遜高志其以光祿大夫儀同三

司本職如故

不登公司

華虞為太子少傅甚得輔導之義河南尹韓壽賈后之妹夫次以女配虞孫閻虞拒不許深以為恨故不登公司疾篤乃進位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開府千餘

北齊後王驕縱無度諸濫得富貴者將數萬人庶姓封王者百數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馬及鷹犬乃有儀同之號開雞亦號開府

執笏百餘

隋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坐礼之拜太師子孫雖襁褓必拜儀同其一門執笏百有餘人

古今文集

雜著

除皇弟似守太保充保平鎮安等軍節度使依前開府儀同三司蔡王制　曾肇

朕惟本朝之制厚公族之恩列第京師不忍使之去國兼榮特相未始責以治民豈惟致敦叙之仁抑亦隆夾輔之勢矧吾寵弟實位真王念方屬於妙齡將即安於外邸雖云吝亦能不夾懷肆茶徵章用學群聽具昭尚神明之胄鍾祺祝之祥氣稟溫良生知避悌雅愛圖書之習凤堅忠孝之誠桐葉既封已復盤維之寄棣華致好毋敦和樂之私比遵朝著之趍尚勵宮隅之遂學觀啟奏祈避禁嚴志雖實回情實未忍思在宗之誼宜忘原隰之褒顧開府以時維發国家之典延疇毅曰增峻官儀更兩鎮之節旄正三師之位叙兼陪采賦益壯宗藩於戲周詔孟侯則曰無康好逸漢詔諸子亦云無近宵人盖位不期驕者人

惰之常雖至益戒者前哲所尚挂服休命永綏令名

古詩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杜甫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空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勲業青冥上交情氣概中未為珠履客已見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

律詩

上開府　范純仁

三紀中書更有誰致君堯舜以身憂頻年力請方歸第天子臨軒冊太師

特進

歷代沿革

漢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自宣帝用太子外祖許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而特進之名始見於此其後或領城門兵將家吏如五府王商或見礼如丞相得置從事史張禹或給事中視尚書事許嘉或奉朝請傅喜或議大政張禹其職不一後漢皇后兄弟率為特進侯一洪及魏晉以為加官元康中惠帝定令特進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宋齊時位排公陳因之後魏北齊用人皆以特拙隋文帝以為散官不治事煬

而散官為文散官雖不帶職事皆給俸祿得預朝會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罷處閑者居之【宋】元豐新制改尚書左右僕射為特進居文階之首大觀着令非宰臣不除大觀二年修成中書敕令格式四十卷請非宰臣不除特進改和間辭昂以觀文殿學士向時中以門下侍郎並帶特進繼改金紫光祿大夫今後非宰臣不得除官制舊典除改非宰相不除特進大觀已有此法非起於政和也【太元】開府儀同三司之下有特進

【羣書要語】

特進以加文武之德齊者 隋百官志 二品崇階 謝國策制 諸侯勲德之盛則就加特進以寵之 李光顏除特進制 位次三公居驃騎儀同之上非茂勲俊德曷以甄之 李德裕集抑策刘公神道 朝位特見 刘院特進制 特進崇班自昔冠諸侯之上 馮延巳制 大見信用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躬佩其綬曷曰太平 張九齡上姚令公書

【古今事實】

位次三公

後漢樊宏位特進次三公

榮亞三公

李德裕謝加特進狀漢制進以文昂列侍清祠榮亞三公品居第二自非李深張禹功重竇融則何以膺是寵章

尊為国師

謝承後漢書云趙典尊為国師位特進寢則布被瓦器而食

為天子師

張禹雖居家以特進為天子師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議 漢書

進達名士

曹勝加位特進其所進達皆海內名士

極言進諫

陸識拜執金吾加特進入則極言正諫至与賓客語不及国事寡仲山甫匪躬之節所用掾吏皆天下俊哲 司馬彪後漢書

特見優礼

後魏刁雍拜特進以年高特見優礼

特賜安車

後漢梁商位特進賜安車駟馬

【古今文集】

律詩

贈特進汝陽王 杜子美

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学業醇儒富詞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

【新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 新集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省官部

尚書省

歷代沿革 尚書省猶唐虞之大麓之職也書納于大麓王肅注云堯納舜於尊顯之官大錄萬機之政周官司書鄭玄云若今尚書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至漢武帝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密者始領尚書事昭帝時霍光以大將軍領尚書事成帝初王鳳以大司馬領冊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憙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此始和帝時太尉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爲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摠己之義魏晉罷之漢初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及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於是始有曹名摠謂之尚書臺亦謂之中臺大事八座連名而有不合得建異議二漢亦爲少府魏晉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爲之自置中書省有監令掌侯衡之任而尚書之權漸減矣宋曰尚書寺居建禮門內亦曰尚書省亦謂之內臺梁陳掌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受事而已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分尚書置三十六曹及諸外置令大夫主之四年又復尚書置三十六曹天賜元年後罷別置武職修勤二職分主省務神䴥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及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北齊尚書省亦有錄令僕射摠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亦謂之北省後齊北王以太子監國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後周無尚書隋高祖時尚書省事無不摠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摠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曹事是爲八座屬官左右丞各一人都事八人分司管轄唐制略同尚書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堂東有吏戶禮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西有兵刑工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而天下之事盡矣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爲中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爲文昌臺垂拱元年又改爲都臺咸通初復舊長安三年又改爲中臺神龍初復爲尚書省亦謂之南省宋國初尚書省掌六曹諸司文書施行制命舉省內紀綱程式正御史糾不當者聽內外杖程辨訴凡六曹不能決者總而決之大元元豐用古制建尚書省總領紀綱儀刑端揆禁(?)尚書令左右丞相及平章政事二人任宰相之職掌丞天子平章萬機其屬有左丞右丞及參知政事二人執政之官爲宰相之貳佐治省事又有左司掌總察吏戶禮三部受事付事右司掌總察兵刑工三部受事付事二司各有郎中員外郎都事等員在外別置行省

群書要語 翰苑杭明堂讀賦闕漢謝朓表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唐蕭曰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六典尚書方寔之本王化所由宜參貳親賢以康庶政晉武帝詔天下樞要在於尚書章陳傳文昌天府晉百官表注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宜得大賢乃可使厲議特平焉桓譚新論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東漢李固疏

詩句 尚書北斗尊顏真卿集 德發後是依北斗寒三台能只隔片雲

閤周家冢宰均四海漢制尚書本百官揔 楊誠齋詩

都堂居中

唐制尚書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堂東西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 司封祠部等

勑用黃

唐高宗時勑曰制勑施行既為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虫蠹自今尚書省頒下諸州縣並用黃紙

百官揔已

太尉鄧彪元勲之族三讓弥高海內歸仁為羣賢首聰明康強可謂老成人矣其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揔已以聽 漢和帝策書

三公絕席

張禹拜太傅錄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謹慎周密

前漢張安世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又安世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匿名迹遠權執如此 本傳

中正弘遠

晉元皇元年詔司徒王渾秉德中正識量弘遠歷位內外文武勳績著在方策宜參總機衡以亮天工其令錄尚書事 晉書

三人參錄

太尉趙峻二世掌典機衡有匪石不貳之心大司農李固公侯之胄忠直不回有史魚之風今以峻為太傅固為太尉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

東西二錄

晉宗室會稽王道子進位丞相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勢傾天下道子世子元顯又加錄尚書事道子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

典職六年

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牟融為太尉錄尚書事

典樞十年

孔光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不希旨苟合

志誅曹節

竇后臨朝以陳蕃為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志誅常侍曹節等以其謟事太后多行貪虐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及事泄曹節矯詔誅武等蕃遂見害

恥為魏臣

魏楊彪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為三公恥為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魏文帝即王位欲以彪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為三公值危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不奪其意

劒履上殿

汝南文成王亮為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增掾屬十人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

讚拜不名

晉泰和元年詔會稽王昱承洪緒乃聞善黍損徽五教使刑其瞻其以日立為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劒六十人

暴風拔木

北海王祥初遷大將軍錄尚書事祥已拜命其夜有暴風震電拔木倒立識者知其不終 後魏書

天火示災

東晉元興元年舍下火見時桓玄用事出鎮姑熟名雖在外實遙錄尚書故天火示不復用也 續晉記

翰者

尚書省謝車駕臨幸表　林希

天臺肇建具崇喉舌之司帝車下臨增重陛廉之寄非常之遇視古無偏恭惟 皇帝陛下天縱多能日新盛德刻除叢弊裁制萬微考先王之董治旨立尚書以為政本紀綱條理見微旨於新書捌作規模別彼司於著位盡慶之積年而成於茲日開諸前世而驗於方今忽紆清蹕之傳榮登鴻都之觀且北辰居極外環象斗之宮而黃道所經旁及積星之位晦威顏於咫尺被法語之丁寧救以在公退而交儆分曹飼屬燦然周典之文望輦拜因陋彼漢郎之嘆躬役宗誠孫進禁從相趨先獲侍於宸遊皆稱襲窺於聖作歡声載溢慶幸遇於一時信史備書流美談於萬世臣等叨膺重任久負明恩顧懷備位之慚第勵速辰之幸敢忘策勵期稱龍臨

尚書令

歷代沿革

秦置尚書令丞屬少府漢因之武昭之後其任稍重至武帝時任中尚書官元帝時弘恭石顯相繼為中書令元帝被疾不親政事遂委任焉及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建言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非古制請罷中尚書 中書與尚書奏事故建言之 及光武親總吏職權歸尚書三公但受成事而已自魏至晉宋齊秩皆千石品並第三梁加秩中二千石班第十六陳加品至第一後魏北齊及隋皆品第二唐因之太宗初為秦王嘗著尚書令其後人臣莫敢為遂廢其官其國政樞密皆委中書至代宗以親賢有大勳遂特拜尚書令

五代 梁開平二年詔升尚書令為正一品宋朝因之

大元

尚書令一人正一品

群書要語

總百官之得失管王政之開塞者端右之職也 晉書

國家司總括百揆憲範王猷式是群辟故必簡德而拔萃才而受 謝石疏

百揆之首總參機衡出納朝政治績之所內也 晉起居注

寵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風雨不迷隋我密關闕我王猷王猷允塞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賴良才尤曰我智官不能任發言如絲其出如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 魏 宋尚書令箴

平京兆帝地資緒極天 王表 謝朓封尚書令表 揚職方機總任百揆權衡庶物準的群僚可以助日月之光華增天地之高厚 北齊邢子才謝表

尚書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令總統之 隋百官志

天府文昌萬方之數天官冢宰無所不統禮尊三獨事總百揆 江總讓表

昔之冢司今日端揆 同上

司會治本冢宰朝端搢紳所屬儀刑攸在 同上

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

管轄喉舌非稱職竊位與譏劉向知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陛下之喉舌李固疏八座之亭百揆之首白帖

古今事實

端揆官

漢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令為端揆之官

三獨坐

後漢尚書令主贊奏事揔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

能識亡書

前漢張安世以父任為郎太子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奇其材擢為尚書令

明習故事

漢侯霸字君房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典故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漢黃瓊字世英遷尚書令明習故事號為宿贍

直言無撓

漢申屠剛為尚書令謇謇為直言無所屈撓

駁議合意

後漢宋均為尚書令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駁議未嘗不合上意本傳

臺閣舊習

漢黃香遷僕射月餘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上惜其幹用臺閣舊習遂見尊重香亦勤力憂公畏慎周密每月奏議所建畫未嘗流布

宮闈故事

陳忠為尚書令數進忠言辭旨弘麗前後所奏悉條於宮闈為故事

言旨切直

任昉為尚書令職典樞機竭忠於國數條便宜譏刺時政以補闕失言旨切直

清儉篤道

晉太康元年詔曰夫總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開塞者端右之職世自漢以來每選此官常慎其人議郎王戎清儉篤道肅勳著于已試其以戎為尚書令

頭軔輿輪

後漢申屠剛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

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遂止

諫回帝車

陳寵為尚書令明帝幸至尚書門蹻閣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寵曰此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若不稱職則請就黜帝慚回車

不接賓客

陳蕃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不阿豪勢

楊雄拜尚書令平心正直選舉高妙進善嫉惡不阿豪勢

皆慎選舉

左雄為尚書令限年四十九先試經學後舉孝廉故雄為令在位者各肅清時稱曰左雄為尚書天下皆慎選舉

甄擢英俊

衛良拜尚書令每當選案披擢天下英俊及二千石長吏功次者用之

剪邪截曲

刘祐拜尚書令正身儀容剪邪截曲不撓在臣

旌賢退惡

羊陟拜尚書令明審選舉旌賢退惡

治身无嫌

唐約字仲謙拜尚書令自與樞機號有直言美策以補袞主上每作表疏皆手自書之歷官任職不言貨利之事當公法不阿所私京師號曰治身无嫌唐仲謙

厥德仁明

郢賓字喬卿爲尚書令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郢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號爲清能

呂文字季陽代董允爲尚書令庶事無留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爲政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外用俗吏故聲名損於郡縣時

爲世名公

管恭爲尚書令創制朝儀庶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

二令君美

荀彧守尚書令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三日猶香

荀彧爲尚書令持節持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意撓公劉季和每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

焚毀故案

魏荀彧爲尚書令嘗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故案奇策密謀不得尽聞非正道不用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海內英俊咸宗焉

停滞無事

蜀費禕字文偉代蔣琬爲尚書令時戰國多事衆務煩猥禕識略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當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博奕每尽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旬日之間事多停滯允乃嘆曰人才力相懸若此非吾所及

飛白題壁

梁王僧虔爲尚書令爲飛白書題尚書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蹶引之不已則遠是故去之宜疾賞時嗟賞以比座右銘

高蟬趨帳

梁何敬容爲尚書令專預機密後以罪免職後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喧譁如昔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曳豐貂以步天閣高蟬而趨武帳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人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恩懷仁冀君侯之後用也君侯宜杜門念失无有所通

賜劍書名

郅壽爲尚書令云奇爲僕射章帝賜諸尚書劍惟壽奇等三人手自著姓名尚書令韓稜楚龍淵僕射郅壽

乘車就席

齊謝朏徵為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謁仍角巾自輿詣雲
龍門既見乘小車就席

儀體玉立

山濤啓事尚書令李徹廷縣缺宜得其人征南將軍羊祜躰儀
玉立可以整肅朝廷

尖頭筆公

後魏古弼為尚書令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
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還臺
先斬此奴弼頭尖太武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屬官惶
怖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盤遊其罪小也不備
不虞使戎寇恣逆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馬之志
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慮苟使國家
有利吾寧避死乎大武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

何為復讓

晉王述每得官無所辭為尚書令子坦之勸讓述曰汝言我不
堪邪但曰非也但克讓自是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

復表不受

唐代宗以郭子儀為尚書令子儀辭以太宗嘗居此官累聖相
承曠而不置詔不允勅令宰相百官於尚書省送上子儀復表
讓不受

空函忤意

桓温素忌殷浩因其北征軍敗乃上疏請擯浩於是浩坐廢
為庶人後溫復欲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之將答
書慮有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絶

書名見嘲

何敬容為尚書令貪侈為時所嗤鄙其書名敬字則大作苟小
為文容字則大為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
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為漏禁中語故嘲謂曰至當有客姓吉
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古今文集

○雜著

除呂蒙正尚書僕射制

邦國政治蓋出於中樞朝廷紀綱盡歸於會府㫖乃端揆之任
率居師長之臣苟非台鉉之賢曷慰搢紳之望具官呂蒙正挺生
英氣符合昌期自光夢卜之求遂荷鹽梅之寄諒明匪懈亮直
不渝爰自太宰拜持政柄洎和鼎鉉實時維老成朕欽若丕圖建
用皇極毗賴經綸大猷罔不協於康哉而勵翼小心亦備觀於勤
止頗聲隆平之望宜均勞逸之功長是中臺式茲百辟

行尚書省

見後行省

南江　富　大用　時可編

○都省部

中書省

歷代沿革　魏黃初初改秘書省為中書省武帝以秘書并中書省 晉 中書省職置主書令史及中書省監令各一人 後周 中書省管司王言及司進御之音樂并司倫官又領舍人省掌署勅行下宣旨勞問循內史省並各一人煬帝大業十二年改內史省為中書省 唐 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龍朔元年改曰西臺光宅元年改中書省曰鳳閣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省五年復為中書省 宋 中書省掌進御庶務宣奉命令除授省臺寺監長貳館閣帶職提舉官已上甚諫章奏臣僚陳請與革發罰及內外取旨之事又有尚書門下省謂之三省 大元 初有尚書省續以中書省為都省有中書令右丞相左丞相平章重事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參知政事參書省事斷事官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事管勾承發司照磨經歷知事管勾在外又置行中書省至元二十四年復改為尚書省

古今事實

有瑞柳樹

呂渭援礼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貞元元年車駕還京後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樹渭試進士取瑞柳為題上聞而嘉之

謂鳳凰池

中書省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 通典

為東西臺

治平二年祖無擇言門下中書與尚書三省其長官皆宰相之任今乃在省在西右省在東不可乞將中書省與門下省對移

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為東西臺

曰左右曹

漢歷郡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為右曹又稱西掖

古今文集

古詩

贈徐幹詩　劉楨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直中書省詩　謝玄暉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万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沉映珠網紅藥當堦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明情已獨閑春物方駘蕩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中書郎詩　卞伯玉

大方信包含優渥遂不已躍鱗龍鳳池揮翰紫宸裏

行省

歷代沿革　自魏晉有之謂之行臺魏末晉文帝時諸葛誕敗駙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晉永嘉四年東海王越師衆許昌以行臺自隨 後魏 亦置行臺孝武永熙三年罷諸行臺尋復以渤海王高歡為大行臺隨機裁處 後周 亦皆隨權制而置員為 隋 置行臺省有尚書令僕射都事侍郎等員並隨其所管之道置於外州

謂之行臺尚書省。**唐**武德初以諸道軍務事繁，分置行臺尚書省。貞觀以後罷。後諸道只各置採訪等使，兼判尚書事。蓋行臺之遺制也。**宋**無行臺省。**大元**外道置行省，行左右丞、參政、僉行省、斷事官、同僉省、員參議、郎中、員外郎、都事、照磨、管勾。

羣書要語

匡維將士，鎮撫彊埸，儲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顏氏家訓。張延雋為晉州行臺左丞。

古人事實

理邊民第

北齊武定八年，辛術為東南道行臺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勅術曰：江淮初附，百姓離向京師，留卿為行臺，欲理審民冤枉，監理牧守。曰令以後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理後表。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

有王佐才 文新五

北史：蘇綽為周文帝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臺中咸稱其能。僕射周惠達稱其有王佐才。時文帝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乃召問，綽具對如流。文帝嘉之，乃令綽並馬至池。及夜還，留綽問以政道，臥而聽之。文帝乃起，整衣冠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

辦槽解圍

獨孤永業，後主時為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忽速，是故不出。乃連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將軍至，乃解圍去。

備艇全橋

北齊張亮為行臺左丞。高仲密之叛也，與斛律金守河陽。周太祖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鎖，鎖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鎖向岸，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力也。

專制河南

侯景為南道大行臺，位司徒。言於神武曰：恨不得兵三万，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翁，以作太平寺主。神武壯其言，使擁兵十万，專制河南，仗任若己之半體。

拜鎮東都

劉爽通判陝東道行臺左僕射，時從討王世充。世充平，論功第一，拜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東都。

中書令

文新三五

歷代沿革

周官內史掌王之八柄，掌書王命，蓋其任也。**漢**有中書謁者令丞，屬少府。自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司馬遷被腐刑之後，為中書令，即其任也。宣帝任中尚書宦者為令僕射。元帝亦以宦者為中書令，謂中人為无外黨，遂委以政事，事无大小皆決之。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中書宦者，更以士人為之。後漢省。獻帝時，魏武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此又中書之任也。**魏**黃初初置中書令，為秘書改令為監，與尚書奏事。又置監與令各一人，秩並千石。而中書與尚書奏事，若密詔下州郡及邊將，則不由尚書，權自此重矣。**晉**監令並第三品，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舊尚書并掌詔奏，故有中書官而詔悉由中書也。**東晉**更重其職，多以諸公領之。中興之後，以中書之任併入散騎省，後復置之。**宋**

宋亦置監令。梁中書監令並增秩至二千石。陳因之以中書分爲二十一局，各掌尚書諸曹，總國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後魏置監令各一人，監爲正一品，令爲正二品。北齊後周依周官春官府置內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蓋比中書監令之任。後又增爲上大夫。隋文帝廢三公府僚令，書令與侍中知政事，遂爲宰相之職。煬帝十二年改爲內書省。唐武德初爲內史省，龍朔二年改令爲右相，光宅二年改內史，開元初改紫微令。宋中書令正一品，以檢校官兼中書令者謂之使相。國初未定官制，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惟贈官有之。太祖太宗時加中書令者，惟趙普一人。大元中書省有中書令，爲宰相之職，掌丞天子，平章萬機。

群書要語

掌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釐萬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唐六典

啓門天達，鳳沼神深，絲綸王言，出納帝命。宋謝中書令表

職掌詔命。王獻之中書令帖

古今事實

銅印軺車

晉制中書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軺車。

鳳閣鸞臺

自隋唐以來，除改百官必有誥勑，而其制蓋須中書門下省，故劉禕之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勑。

尊寵任職

前漢司馬遷既被腐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

賢明選士

蕭望之以中書政事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因舊，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而欲更置士人。

朝端稱宜

太寧初，肅祖詔溫嶠曰：卿既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深密。今欲卿以爲中書令。朝端咸稱以爲宜。

貴倖傾朝

石君防與弘恭皆少年腐刑爲黃門，以選爲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以恭爲令，君防爲僕射，恭死，君防爲令，貴倖傾朝。

中書並掌

魏黃初中改秘書爲中書，以劉放爲監，孫資爲令，遂並掌機密，歷文明齊王三世。

中書專任

蔣濟字子通，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政，外內翕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人臣匪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无忘於左右。

中書五郎

晉諸公讚：陳准爲中書令，張華爲監，與華俱勵機密而推崇之。每至直詔書，九小大先示華，了方措意。華得詔書不復示准者，省中號准爲中書五郎。其從容如此。

中書令公

高允爲中書令，魏文帝重之，不名，呼爲令公。

同車異車

晉記：初，中監令常同車入朝，及和嶠爲令，荀勗爲監，嶠意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

大令小令

晉陽秋：中書王獻之卒，以王珉爲中書令，世稱大王令、小王令。珉父洽，永和中爲中書令，卒。此珉復紹父人，以爲奕世令聞。

可謂清官

晉王延之代張緒為中書令何偃嘆曰晉以子者李珉為此職令以延之代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授之者實為未易

曰真忠臣

高允為中書令高宗礼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言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而諫之使人知惡而家內隱處此豈有以父親恐惡而彰於外也今国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也

將授清顯

晉王洽為中書令年二十九將授之從兄胡之遺書曰弟今二十九便居清顯要任敢不敬以先為弟啓義讓之路弟若年至四五十之間雖復起登公輔亦非吾所稱況降此遠者耶洽遂

不拜

宜處機近

王珉傳詔曰新除侍中珉才學廣贍理識清通宜處機近以參時務其以珉為長兼中書令

親幸草屋

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妻子不粒高宗是日幸允第草屋數間布被縕袍高宗歎息久之曰古人之清豈有如此即賜帛五百疋 北史

召付紙筆

徐光幼有文才年十三王陽攻頓丘掠光令牧馬光但書柱作詩賦左右以白石勒勒令召光付紙筆光立作頌賜衣服遷中書令 晉載記

登乞授子

晉諸公贊華廙為中書監時多事不泄啓世祖乞授子薈秀詔先時荀勖為中書監病風後使息暢書啓事皆前後相承以子弟管之

表乞除監

王導表曰臣表乞得中書監持節專一所司端誠保傅惟力是視有詔曰昔荀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池卿諸人賀我耶願足下處之勿疑

宰相參領

王獻之為中書令琅琊王為中書監表曰中書職掌詔命非輕才所能独任自晉建国常命宰相參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弥徽德音四塞者也

內樞兼管

宋泰始起居注王言之職總司清要中將軍丹陽尹王景文夙尚弘簡情度淹粹忠規茂續宜賛国道宜兼管內樞以重其任

子和有文

吳志胡冲字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令

言語辯捷

裴尚有俊才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令

風儀秀逸

後魏任城王澄為中書令蕭順使庚華來見澄音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中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今以文見美也

進止詳華

唐溫彥博遷中書令突厥降詔議所以安边者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捍蔽而魏征廷爭徵不勝其辭天子卒從之其後突厥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彥博書觧令每關四

方風臚傳誥命若成誦無遺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高祖嘗笑所
臣遣秦王諭旨既而顧左右曰何如遲疑傳

若失一臂

薛收子元超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国手
勅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朕務関中事卿悉専之

爲第一功

房元齡太宗即位爲中書令策功班賞第一與杜如晦長孫无
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

執政事筆

裴炎輔太子是爲中宗改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
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元齡以僕射魏証以太子太師皆知門
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

蕭至忠爲中書令時宗楚客韋巨源楊再思李嶠
務自安无所彌正至忠介其間独不能隨時抑揚然歸重帝亦
曰宰相中至忠最憐我

父子相失

崔湜拜中書令時父挹以吏部尚書致仕而性貪鄙爲人請託
以干湜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在東宮數幸其第申欵
密

妻子不粒 見前擬十五章宰字注

二負相逼

初嘉貞在兵部而張説已爲侍郎及皆相説位在其下議論无
所讓故説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憚娟帝
幸太原嘉祐以贓聞説勸嘉貞素服待罪不謁遂出爲幽州刺
史説代其處嘉貞恨悔謂人曰中書令幸二負何相逼如此

四俊見稱

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
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
稱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

倡封禪議

張説進中書舍人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旨

撰封禪頌

東封還爲尚書右丞兼中書令詔説撰封禪壇頌刻之太山以
奉成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禪説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
當從者説皆引所厚超階五品從兵推加勲而不賜爵怨其專

屏風隔坐

紀隲景皇時爲中書令隲父亮爲尚書令每朝會語以屏風隔
坐

殿前再拜

大安元年有胡人入丞龍門殿前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令付
郁虞候治之

創綠野堂

裴度從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
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
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凉臺
暑館號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
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而精神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
度安否開成二年以病而還東都真拜中書令

進金鏡錄

張九齡爲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官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
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

衣錦晝遊

魏元忠為右僕射兼中書令請歸鄉拜掃特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幷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勑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

布衣位相

岑文本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爾今无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耶故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又賚賜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

力諫遜位

郝處俊遷中書令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陛下為子而守之不宜持国以與人

自後缺位

玄宗時宰相蕭嵩加中書令自張說為中書令後缺此位四年嵩得之常帶河東節度使

掌文誥職

張九齡一代詞宗為中書令引韋陟為中書舍人與孫逖深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為美談

有刀筆才

吳兢薛瑩條例吳事曰胡中意性調爽心識解暢有刀筆才閑於時事為中書令雖不能匡矯亦自守不能苟求容媚

奪我鳳池

荀勗自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池何賀之有

指謂雞樹

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能幾指謂放資也

命停嚴鼓

太宗車駕征遼中書令岑文本卒帝親臨視撫之流涕其夕帝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鼓聲所不忍聞命停之

焚表章

馬周為中書令臨終索陳事表草快手自焚之慨然曰以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之名吾弗為也

身為安危

郭子儀為中書令二十四考以身為天下安危言行錄

請言優劣

唐開元二年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舊例議事請舍人同簽狀凡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却使雷同情有不盡臣以為執見不同者望請別作連本狀同奏若狀語交牙恐煩聖思臣既見官長望於兩狀後略言二理優劣聽進止則人各盡能官無留事勑曰可

開國舊勳

宋趙普端拱初三入相稱疾上表致仕以普為西京留守河南尹加中書令懇辭再四太宗賜手詔曰開國舊勳惟卿一人而已不同他等毋即固避

台樞令德

王旦罷相楊億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等奏議曰太尉王旦踐歷台樞將二十載紀律用張方夏咸服謂然令德洽于民瞻贈太尉中書令

文集

雜著

韓通贈中書令制　劉敞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具官定交霸府委質前朝荷戈共歷於艱貞錫壤迭分於戎律朕以三靈睠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疇異渥奄焉遇害良用憮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之舊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　新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六　新集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都省部

左右丞相

歷代沿革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堯以舜宅百揆舜舉八元八愷為十六相成湯始置二相伊尹居右仲虺居左高宗得傅說爰立作相置諸左右周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秦悼武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昭襄始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漢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即位周勃為右丞相位第一陳平為左丞相位第二勃免平專為丞相武帝用劉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為兩府虛其右以待四方之賢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魏黃初元年改為司徒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後置大丞相第一品又有相國晉罷丞相復司徒永昌元年罷司徒并丞相後或有相國或丞相省置无常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為宰相之任宋孝武以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齊以丞相為贈官梁罷相國置丞相罷司徒陳又置相之位丞相上並為贈官魏置以為宰相但以它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无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闕不置其真為宰相者不居此官後周置大冢宰其後亦置左右丞相及楊堅為大丞相遂罷右右丞相隋有內史納言是為宰相亦有它官參與焉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以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朝政此丞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

為尚書省長官与侍中中書令号為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輕
授嘗以他官居宰相而假以他官如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
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与政事及平章軍国重事之名是
也武后龍朔元年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尚書僕射
為文昌後復改爲宋沿唐制以三公至列曹侍郎同平章事
為宰相　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虛而
不除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為兩相然中書揆
而議之門下審而復之尚書承而行之則是首相不復与朝
廷議論矣元祐初司馬公相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
事紹聖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
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蔡京以太師
總領三省号公相乃發尚書令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
亦虛而不除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
中何文縝将拜相乃先乞復太少宰為僕射吳正仲當制請
更為丞相不從建炎三年呂元直初相議者請併三省為一
於是元直解中書侍郎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道七年十
二月詔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大元置左右丞相位
在尚書令之下平章政事之上

【翰墨書要語】

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書舜典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同上 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 帝曰時咨若時登庸 同上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益稷 乃
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皐陶拜手稽首乃賡載歌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同上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長發 夢帝
賚予良弼以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岩
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置諸左右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
旱用汝作霖雨 說命 肅肅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
明之 烝民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
舌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並同上 理百官而察万民平邦国
而和天下 楊盈川集 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研卓犖為傑
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韓進學解 宰相所以代天
者也輔賛弥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烏臻是域
唐李翱集 當左輔右弼之寄擲代天典物之名典領百僚陶
景化 唐代宗大暦二年詔 九功不叙咨尔緝熙五品不時咨尔
寅亮以廣大其志无微不察為公常其道以素對裕其体以臨下
唐李絳制 位愈高而志愈下禄愈厚而人愈懷 唐元稹加借制
授咨鼎位光賛大猷允亮亦場在帝左右又一秉忠導善達四
方之志以往納來成天下之務 杜佑 武明七德文洽九歌揆
才斯全鼎味以適 呂元衡制 宰相者上佐陛下理陰陽之宜下遂
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 韓文 揆黃鼎而燮五緯躔
胥惟而調四序 孔稚圭為王儉讓司空表 天方賚予人具瞻
尒 孫逖讓制

【詩句】

經濟帰儒宰 后山郡太守詩 皇佐揚天惠四時无交兵 曹子建
一氣轉洪鈞 杜 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 文粲 公鼎軸老功
斡力健伍 韓文公 書相山略峻清文王經瑕 同上 稷契光虞舜
伊吕翼商周 南吏王維 少有宰輔志 材館經春瑞氣浮當時曾
約相東遊 白樂天 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 杜牧 早歲天教
察兩明時帝用補龍山 王建上裴相公 終當持一筆并入獨
生 劉禹錫送令狐相公 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樓臺 魏野上寇萊
公 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无為 王仁裕上傅相国 玉鼎
升董閣金章謁紫宸 任希古 今朝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
中 歐陽詩 但令端委坐廟堂北狄西戎談笑了 蘇東坡 不羨老圃秋
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 韓魏公詩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 杜

乎。又詩吾嫈房与杜魁然真宰輔黄閣三十年清風一万古 唐史日休 左轄頻虚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 杜 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湖滿調和鼎鼐新 杜 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厚宴龍津 李德裕詩

古今事實

黄閣朱門

鄭玄云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三公与天子礼秩相亞故黄其閤以示謙不敢斥天子疑是漢舊制也 又 漢舊儀丞相聽事閤曰黄閤

金印紫綬

漢丞相金印紫綬黄綠黒幘所以異車服於百辟也 百官表 又 丞相二国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万機 同上 又 天子之相号為丞相黄金印而尊无敵秩加二千石之上 賈誼新書

柱石之臣

丞相王商国家之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詘節 前元后傳 又 宰相国家柱石不可不強 吳陸凱傳

棟梁之用

隋太業中高孝基謂之曰公有濟変之才當為棟梁之用 又 宰相之門豫章栝栢雖小已有棟梁之器 南史陸凱傳

有宰相器

何武初為郡吏時太守何壽知武有宰相器 前本傳 又 范愷明經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及從吏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謂其有宰相器 又 孟康薦崔琳曰切見司隸崔琳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公司万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衮職之良材 後魏崔琳傳

有宰相体

後朱浮論吳起与田文論功不及若三朱買臣並公孫弘十業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体也

五龍夾日

狄仁傑家耻舊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而人不及知故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潜授五龍夾日以飛世以為知言 本傳

一柱承天

姚崇与張説有隙崇死謂其子曰我死張説未平尔以我平日宝玩及列于前如説屬目即奔以獻之就問其求神道碑継得即便刻以示外此人見澤稍後即悔彼不頋則吾扶无噍類矣子如其言説未畢屬目稍去後即以獻之遂求所為文説許之故其碑曰一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淺暑之功深後説悔来索則碑已摸刻矣説歎曰死姚崇猶能弄生張説後諸不行 唐紀

論功第一

漢高祖五年論功行封上以蕭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功臣皆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又論位次皆曰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曰曹參野戦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漢与楚相守滎陽数年軍无見粮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全関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雖无參等百数何缺於漢柰何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

人物第一

唐李嶠同平章事帝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之羽儀乎 本傳

一代家臣

蕭何曹參起秦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位冠群公為一代家臣 蕭曹世家贊

一代偉人

姚狄蘇宋皆一代偉人或三入相再入相未有不久於其事能成今名焉 狄氏家子文

漢室伊周

周勃登輔佐正国家誅諸呂立孝文為漢室伊周 周勃傳

江左夷吾

晋桓彝稱王導為丞相𥬠見導極談世事還謂周顗曰向見江左管夷吾无復憂矣

蕭曹丙魏

近覩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声 丙吉贊

房杜姚宋

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持正守法二人志操不同然叶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得比焉 姚宋贊

蕭曹畫一

蕭何薨曹參聞之告舍人曰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二代何為相事无所変更遵何之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本傳

丙魏相濟

漢魏相為相丙吉代之相厳毅吉能濟以寬同心為政上皆重之

謝安風流

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 南史

嘉貞風操

初天兵使張嘉貞入朝或告其反按无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辞曰国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恐塞言路天子以為忠且許以相及宋璟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詔韋抗曰朕常記其風操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因閱表疏遂得其名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本傳

不對錢穀

周勃為右丞相上問勃一歲决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謝不知上問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君主何事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万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内抚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 王陵傳

不問鬬傷

丙吉出逢群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使騎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前後失問吉曰民鬬傷京兆尹職當禁捕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牛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三公典調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為知大体 魏相傳

遜直濟文

太宗定禍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以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 房杜贊

應変守文

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 姚崇贊

同管朝政

如晦與元齡同管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其職當時浩然

不閱訟牒

太宗謂房元齡曰公為僕射當廣朕耳目訪賢才比閱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勑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 房元齡傳

興仆植僵

太宗用元齡如晦於大亂之後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全雖數百年猶蒙其功然求所以致之之跡不可見 房杜贊

獻可替否

唐蘇頲與宋璟同當国相得歡甚璟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国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過之 通鑑

不負天子

陸贄為相所言皆拂帝短或規其太過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贄本傳

總領衆職

前魏相字弱翁宣帝即位遂為丞相帝始親万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 本傳

開誠布公

蜀先主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丞相其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評曰亮之為国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可謂識治之良材 諸葛亮傳

同心濟謀

唐杜如晦方為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如晦長於斷而元齡善謀二人深相知故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 本傳

憂邊思職

前丙吉代魏相為丞相吉馭吏出見驛騎馳赤白囊馭吏隨至公車知虜入雲中代郡白狀吉召東曹案邊長吏科條其人詔問虜所入郡邑吉具對見謂憂邊思職 本傳

薦賢助国

李吉甫執政謂裴垍曰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君精鑒為我言之垍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稱得人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

開閣延賢

公孫弘既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材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躬自菲薄俸祿皆以給之 西京雜記

起家薦人

田蚡以肺腑為相起家薦人或至二千石權移主上 本傳

為真宰相

隋高熲有文武之大略明達政務朝野推服識者以為真宰相 本傳 又上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略達時令 文中子 又王商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謁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真漢相矣

為救時相

唐姚崇在告政事委積元宗謂盧懷慎曰朕以天下事委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出須臾裁決俱盡頗謂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終其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祇可謂救時相崇曰救時相豈易得

哉

以春秋相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宰相 前食貨志

以明經相

韋賢爲丞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宰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 本傳

布衣登相

漢制常以列侯爲相唯公孫弘布衣登相位武帝乃封爲平津侯其後爲故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 通典

宗室進相

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鑠亡天下李程私柔任位無所發明其餘皆以材稱職號爲賢宰相 唐贊

一日台司

唐王擬爲相只一日中書五年十一月除昭義節度擬上表乞免詞曰六年內署雖叨捧日之榮一日台司未展致君之懇 商部新書

一歲至相

唐李訓起流人一歲而至宰相

二朞至相

張鎬起布衣二朞而至宰相

十年至相

李絳十年之間位至宰相

八十爲相

張東之爲相年且八十矣

二十三年

房元齡以盛德居相位二十三年

二十四考

郭子儀校中書令二十四考

爲兩朝相

隋高熲重文協兩朝有文武大略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論者以眞宰相

再升三入

唐宰相再入者長孫無忌狄仁傑李吉甫三入者劉幽求張廷賞鄭畋四入者韋巨源姚元崇韋安石五入者蕭瑀裴度戚源及宋璟謝表云再升台座三入冢司

十拜四登

裴度十拜相詔四登師壇除平章事新

父子丞相

前漢平當傳云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又唐蕭曹子至德父

子繼爲相

兄弟並相

卞粹以清辨兄弟六人並登宰輔世稱卞氏六龍

入如父年

唐李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復相今德裕自鎮南外入相一如父之年

八葉皆相

唐蕭瑀傳自瑀逮遘凡八葉皆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繼踵皆相

後楊震論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之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逮秉業載德繼踵宰相信哉先世韋平方之蔑矣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国

九十八族

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其盛有如此者

輩行不名

陸贄以才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

尊任不名

李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

詔賜堂封

唐源乾曜同紫微黄門平章事帝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並同上

詔給堂食

唐開平詔丞相尊位而堂椆未給無以食錢其令日食萬錢之半錦通典一

賜白羽扇

張九齡在位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末自況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忘本傳

賜熟釜銘

鍾繇魏國初建拜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玆度矩三國志本傳

賜筯表直

宋璟為宰相朝野人心歸美嘗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筯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帝曰非賜汝金盖賜卿筯以表卿直也開元遺事

賜酒賞言

李吉甫盛贊天子德意憲宗欣然絳曰今日西戎內訌烽燧相接誠陛下焦心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酴醾酒唐李絳傳

拜相沙堤

唐故事凡拜相之後札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東街名曰沙堤

朝會火城

每元日冬至大朝會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珂傘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以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衆皆撲燭以避之李肇國史補

金甌覆名

唐元宗命相皆先御書其名案上會太子入侍上以金甌覆其名而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知其誰耶射中賜卮酒肅宗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通鑑

紗籠護身

唐卜者胡盧生筮卜甚驗李藩嘗問生生曰貴人也在紗籠中李問所由終不復言後有新羅生言宰相冥司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也唐紀

以銀為信

鄴侯傳代宗欲相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為信怨除銀青光祿大夫泌知載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設榻以待

唐制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李峴去即敕吏撤去唐志

去卿失左右手

房元齡為相十五年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帝遣使謂曰避讓美德也國家相賴久一日去卿如亡左右手本傳

去卿如斷一臂

高宗幸洛陽詔薛振為太子居守上曰朕之留卿若失一日若

斷一臂閑西重事忝以委卿 本傳

槐枝應相

相国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望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国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惟福一人歴七鎮使相

槐音入相

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声木 見因話録一

焚香擇相

唐廢帝欲擇宰相問於左右皆言盧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內瑠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五代史

經函龍骨

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時常持經經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立於側時人以為裴氏祥上元中遵慶為宰輔云 廣異記

宰相金榜

崔昭槼死復生云見冥間列榜備書人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並列長鐵榜曉之 唐書

夢神授筆

五代唐末帝時馬裔孫赴闕宿羅府其地有神祠夜夢神手授二筆及為翰林學士裔孫以為契夢筆之兆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如夢中所授者 太平廣記

夢錦半臂

正元中相国竇參為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以錦半臂賜之既寤念曰臂者庇也大臣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上以其功君顯位將給半祿俾我致政乎客有解曰半臂者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出宣帝志

夢金字牌

唐任相鵬舉父夢有所之見一大牌云是宰相碑也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列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其鳥偏傍曳脚而為其字乃名鵬舉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 異聞録

一言寤主

漢田千秋無他材能術業特以一言寤主旬月取宰相世未有也

十事要君

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 姚崇傳贊

懷慎伴食

盧懷慎開元中遷黃門監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味道摸稜

蘇味道前後居相位數年不能有所發明依違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為蘇摸稜

立本丹青

唐閻立本既輔政但以俗材應務無宰相器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時人有語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妄男千秋

武帝征和三年以車千秋為丞相千秋無材能學術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世未有也後漢使至匈奴單

于怪而問之曰聞漢初拜丞相以何用得之使者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本傳

歇後鄭五

鄭綮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署其側曰可礼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俳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体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請屬綮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謝不聽立朝偘然無復故態

指鹿為馬

李斯既死趙高為丞相事无大小輒決於高高欲為乱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皆畏趙高遂有望夷之禍

牽犬逐兎

秦用李斯之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秦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即位聽趙高之譖使高按斯下獄搒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自以為於國有功实無反心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棄去弗奏於是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与其中子俱執顧謂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可得乎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味道春雪

唐武后時三月大雨雪蘇味道以為瑞率群臣入賀王求禮曰宰相調燮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淵為瑞雷耶

景佺秋花

唐武后時季秋以梨花示宰相以為祥衆賀杜景佺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為災今草木黃落而木復花瀆陰陽也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來臣位宰相助天治物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武后曰此真宰相也

嘆称亡鏡

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一鏡亡矣

命停嚴鼓

太宗將伐遼時岑文本為中書令凡所籌度一以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而終其夕太宗聞嚴鼓之声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六

新集

【新集】南江 富大用 時可編

人○都省部

左右丞相

【古今事實】

文正大雅

宋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范文正集

萊公大忠

寇萊公當国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郤夷狄修宗廟天下謂之大忠同上

呂端持重

呂端為相持重戢大体每奏對同列多以諸公宰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曰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言行錄

蒙正無隱

呂蒙正為相遇事敢言上嘉其无隱長編

善処大事

大中祥符九年上謂左右曰王旦善処大事真宰相也同上

能斷大事

元祐元年司馬光言切見文彥博沉敏有謀略知国家治体能斷大事功效顯著此天下所以共知也

文武大政

景德元年上每得边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卿等當詳閱边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

危疑大節

韓魏公琦為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国家知无不為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坐置天下於大寧公之力也

用論語相

趙韓王普傳太宗時普曰臣用論語一半佐太祖定天下一半佐陛下致太平普為相日每終歸朝則亟闔户自啓一篋取一書而讀之終日雖家人不測也及翌旦出則是事決矣用是為常後普薨家人始得開是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又】李沆嘗喜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長編

用讀書人

太祖云作宰相須用儒者又云宰相須用讀書人嘗勸趙普以讀書普晚年手不釋卷會要

作釣魚詩

呂正惠公參知政事多獨召便殿語以移晷時呂蒙正為相會曲宴後苑上作釣魚詩斷章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言行錄

不殖貲產

上因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貲產真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嘗對近臣称果朝宰相以為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長編

不徼寵澤

呂文穆公蒙正為相国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姻戚徼寵澤言行錄

不受苞苴

慶曆中杜衍爲相包孝肅公不敢到其門時號清白宰相 事要

不爲驕侈

上曰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官不爲驕侈兄子睢欲奏進士旦

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言行錄

封還內降

寶元四年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裁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上前諫官歐陽脩見上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長編

奏格內降

趙忠簡公鼎任左僕射平章事公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之所當召用者各條疏座右一一奏而行之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爲賢相言行錄

補奏復進

韓王趙普嘗欲用某人爲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徐拾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其後果稱其職長編

事不容啓

真宗問李沆曰人皆有密啓卿何獨無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非讒則佞臣常惡之

抑求使相

李沆爲相石保吉求爲使相仁宗以問公公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遂寢其事

抑求節度

王文正公旦爲相管者劉承規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不過留後

戒抑貪進

王文正公曰可惜張師德向文簡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向公稱道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長編

除郎例簿

景德二年寇準在中書喜用寒儁每搭多自任同列忌之嘗除官同列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以進賢退不肖也卻而不視同上

不用浮薄

真宗初即位李沆爲相帝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如梅詢曾致堯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人皆不進用

稍旌恬退

文潞公爲相因進對言昔開德音以搢紳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又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知愧乃薦王安世韓維張瓌皆擢用焉

薦人不知

王文正公所薦人未嘗知寇準私公求爲使相公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

薦姪大用

呂文穆公致仕真宗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材也遂至大用

夾袋疏賢

呂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天下无事甚善但人言无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密籍記名

王文正公為相賓客滿坐无敢以私干之者公察其可与言者召与語詢問四方利病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

不市私恩

李沆為相有來差遣見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以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若其不足用者既失所望又无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又 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市恩意於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顧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以須使知出我門下耶

大耐官職

向文簡除右僕射上謂李昌武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賓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无一人昌武入見之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公但唯二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眷倚殊絕何以至此公復唯二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勳業之盛礼命之重公亦唯二使人至廚中問有飲宴者亦寂无一人明旦再對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言行錄

爭事上前

韓魏公言慶曆中与范希文富彦国同在兩府上前爭事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正如推車子其心主於行而已 魏王別錄

決策親征

澶淵之役寇公首乞親征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上召問之公曰誰為此謀者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上悟遂決澶淵之行公在澶淵每夕与楊億飲博謳歌諧謔諠呼達旦或就寢則鼻息如雷上使人視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時人比之謝安 長編

大事自決

韓魏公琦為相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章則曰問西厅至於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宰相体 同上

細務進狀

治平三年上謂宰臣曰朕日与卿等相見每欲從容議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多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者摘有司中書降敕而已 長編

奏陳水旱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王旦為參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声色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 言行錄

奏辨災異

富弼傳神宗朝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至者弼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无幾矣

即上書明其决不欲者事略

不賀蝗死

李沆為相時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縣

凡事問旦

真宗朝王旦拜平章事外抚四夷内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声洋溢旦之力也两府凡有大事真宗曰曾与王旦議否旦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分類

屬意相端 見前作鈎魚詩

兼判樞院

慶曆二年上曰軍国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改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發樞密院上乃命平章事呂夷簡兼判院事而章得象兼使慶曆五年宰臣賈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有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相輔亦帶使名至于国初尚循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两司兼持大柄向以関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廷防邊有序願罷兼樞密使從之長編

出為都督

紹興七年金虜与刘豫合兵入寇以右僕射張俊為江淮都督出視師

士夫相慶

文彦博富弼並命是日宣制上遣小黄門覘於庭士大夫皆相慶得人後數日歐陽脩奏事上以語脩且曰古人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並同上

中外鼓舞

陳康伯時虜兵拜犯淮甸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即家居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制出中外鼓舞言行録

朝野爭望

蘇頌自至和中入相居京師閭巷之人皆聞頌名至是朝野相慶明日上語執政曰蘇頌甚慰人望長編

都民遮留

司馬公過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都民遮道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

兒童皆知誦

施點守巫与誠齋楊先生以書遺公曰若盛德大業不積宏模兒童走卒皆知公而誦之至於斟酌元氣調和鼓羹极然有所兼容慨然无所顧慕用力勞而收效博者其知之天知之非兒童走卒所与知也言行録

又 司馬君实作相蘇東坡以詩賀之曰兒童誦君实走卒知司馬

宦官不知名

仁宗問王素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充其任仁宗曰如此則富弼可素曰陛下得人矣長編

名聞夷狄

富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称曰富公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処安否

屢問起居

司馬光為政逾年而病居其半既及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急務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遼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光起居而遼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边隙長編

天子命坐

宋初宰相見天子必命坐賜茶有大政事則面議之自餘號令刑賞但入熟狀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

元老不名

真宗初即位對宰相皆不呼名呂端等再拜懇請帝曰公等顧命元老朕何敢比先帝乎 長編 又淳熙七年上宣諭曰每日常朝可同後殿之儀不必呼丞相名趙雄奏君前臣名礼也臣豈敢當陛下欲少更朝儀須俟他日有碩德在位施行未晚不可自微臣始 孝宗聖政

鼎鐺有耳

開宝九年雷德驤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貨上怒叱之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之臣乎 長編

鼻能吸醋

范魯公質嘉謀傳量時称名相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即可為宰相矣

賜商霖字

張文忠公商英傳時久旱不雨彗出天公商英拜相之夕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書商霖一尺字賜之

賜車攻詩

趙鼎為相上御書車攻詩宣示宰執鼎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与卿等夙夜勉厲以修政事攘夷狄 言行録

趙呂並命

端拱元年参知政事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上諭趙普曰卿勿以位高多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賢良弭愛憎何憂軍国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与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故与普俱命 長編

三相當國

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當國咸平中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當國至和中文潞公富鄭公刘丞相當国 退朝録 又嘉熙初喬行簡平章事李宗勉史嵩之為左右相 邸報

三居相位

宋朝以來三居相位惟趙普与呂蒙正 事畧

再世三世為相

宋朝再世父子宰相二家呂許公申公韓魏公儀公 朝野雜記 又三世宰相呂文穆公從子文靖從孫正献近時史越王浩子衛王彌遠孫嵩之三世為相

祖孫兄弟並相

祖孫宰相者一家曾魯公致道兄弟宰相者一家韓康公莊敏

相三十年

端拱元年五月普常戒其子弟曰吾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国私家之事吾无預焉尔等各宜勉励勿重吾過故自有命升宰相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為其親屬求恩澤者 長編

末四十相

宋朝末四十相者范堯民三十一吳元中何文縝皆三十張魏公三十九 朝野雜記

輔政十年

王曾姿質端厚人莫敢干以私其名重天下前後輔政十年其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仲淹伏其言 長編

爲相一紀

王旦登柄用凡十八年為相首末凡一紀 国史

兩入中書

李文正以司空致仕於家灯夕以公輿就其宅召至賜坐親酌飲之曰昉两入中書未常傷人害物宜其所享如此 言行錄(文)

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皆再入 退朝錄(文)宋朝三入中書惟呂文穆趙韓王同上

三迁至相

宋琪興国八年正月以兵部員外郎爲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参知政事十一月拜平章事

乘舟偏重

紹聖初章子厚召入相与陳瓘同舟因論国事陳瓘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寧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

推車主行 見前争事上前

雜著

梓人傳　柳子厚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処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无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无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隷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国視国知天下其遠迩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

能者進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万国理矣相道既得万国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体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无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

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挾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比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尔而去不承吾道吾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潜其名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迁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无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越一方之命変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与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乱不可以啓之於萌伐棄不賞削奔不封閭荒不救見鐘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朝堂之上搏狙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鉞有酖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誅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乱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擁九重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道変為機組道变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国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誡无罪記云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万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宜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于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尔況宰相乎朝廷自国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之門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声金門未闢玉漏猶滴相君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思所進之佞臣在朝思所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仍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迩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万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君有憂色構巧辭以悦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言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哉復有无毀无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偶為主請誌院壁用示于執政者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

礼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韓琦也則不然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僕射議

杜佑

按僕射秦官其名則微其職甚細東漢以後雖委任漸重職司會府而非百僚師長之職也又按丞相亦秦官秦氏每羣臣上表皆云丞相臣某爲首漢之宗臣蕭何爲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錢二千石中黄若欲斬内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廢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爲首大司馬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嘗置左右未嘗改爲相國亦爲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爲三公於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以至三公爲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其後爲丞相或爲相國或爲大丞相雖名爲之名其實一也晉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劉義宣齊高帝梁武帝尒朱榮侯景陳武帝齊高歡後周文帝皆爲之歷代多非爲常人臣之職亦多爲贈官然自秦以降資其百僚之長今尚書令總領衆務提舉綱目僕射貳之誠爲崇重且非統国政宰天下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宜以崇榮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僚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遂叶伊尹仲虺爲左右相周公召公相成王爲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僕射則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案前代錄尚書霍光張安世王鳳趙熹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諸葛恪齊明帝之徒或是三師或是三公或是大將軍大司馬兼之皆秉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己以太宰輔也其時別自有令僕令僕射雖嘗改爲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極上有三師三公尚書令七人崇比前代丞相受任也其襲舊名與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案前代假持節得殺二千石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数班秩皆如三公置府辟吏今並豈有其實乎此例甚衆不可遍舉安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與丞相之實而爲百僚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以隔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隔品僚屬其可絕禮乎斯不然矣

諍議

上光範書

韓退之

正月二十七日韓愈再拜獻書相公閤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孟子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

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後十九日復上書曰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自納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後二十九日復上書曰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

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

上杜相公書　曾鞏

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異焉知此而已矣舜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歟後之為宰相者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耶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擬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无忌岑文本主謀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紀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玄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

則李文靖其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不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爲者耶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卑賤而已李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職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其知宰相職者其誰哉故成之閣下爲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雖退於朝雖然邪者與之爲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務然自信崇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爲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繫門下以出於是與人佐人主立州縣考爲累日之格以勸考旨崇素以損益之數爲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首且以起百官擾職之隳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真宰相職若非閣下其誰哉使免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愧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爲宰相者哉若鞏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万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嘆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遂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嘆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

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墻之下也故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爲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

賀陳丞相書　朱元晦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以至秉鈞凡所論執皆係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渠渠然惟懼其一旦以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爲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待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爲上言之爲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亢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竊聞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切所憫然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未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

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既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推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足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无乃復有進於此者而意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尤足以終遂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日之悒然也抑嘗又有請焉蓋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官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補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強敵在前以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為也事豈不肯深有所疑蓋見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之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覆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賀而冒以為請伏惟明公識及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推之誠知天下其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无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律詩

獻僕射相公　薛許昌

清如冰室重如山百辟嚴趨礼絕班聲廣外聞雁要膳平人長見及開顔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无私白日閑致邦垂衣更何事幾多詩句詠關關

贈寇相公　陳充

十年閑覩濟川舟今日開懷叔九疇道合白符伊鼎用人賢非在傅岩求襄邑更善民無病稼穡先知歲有秋長与聖朝恢壽域冷霞難訪赤松遊

沙路曲　李賀

柳陰半眠丞相樹珮馬釘聆踏沙路帝前替笏移南山獨垂重印押千官金窠篆字紅屈盤沙路帰来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雨

題相州韓相公荣帰堂　歐陽永叔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尤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勒元勲不須授簡樽前客好辛平津自有文

詩話

老鳳不去

曾貫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寅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无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餓烏臺上噤无声未幾曾公亦去東軒筆錄

詩占大拜

唐韋相国罷右司員外郎寄寓荆州作詩云印將金鎖二簾用王鈞鈞即京兆大拜氣勢詩中已見之矣北窓瑣言

作詩相嘲

楊收王鐸逢皆同年也收作相逢作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无水謾通神收大嗤之王拜相逢又作詩曰昨日鴻毛万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鐸又愁之

在中書十四秋

真宗時王旦拜平章事外抗四夷内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声洋溢旦之力也两府凡有大事真宗曰曾与王旦議否旦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陝郊処士魏野以詩寄旦曰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四人西祀東封俱礼畢好来相伴赤松遊旦感悟遂求退

登庸夜鉢相傳

邵氏聞見錄范魯公質舉進士主文和凝愛其文以第十三登第謂質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質以爲榮有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後果爲相

平章事

歷代沿革

唐太宗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之名蓋始於此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之後終唐之世不能改唐百官志

宋舊相特命平決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中王文正公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辭不拜慶曆初呂文靖公亦以首相求

罷拜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自太師落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潞公五日一朝申公兩日一朝開禧元年初置平章軍國事以命韓侂胄蓋侂胄繫御比中公省同字則其体尤尊比潞公省重字則其所干者廣見朝野雜記嘉熙後又加以重字以喬行簡等爲之位在丞相之上

大元 尚書省設平章政事二人位在左右二相下

羣書要語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書堯典 坐朝問道垂拱平章周興嗣文 金紱重名銀章貴服劉禹錫代平章事表

古今事實

僕射平章

正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

冢宰平章

裴冕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代宗立詔攝冢宰固辭以疾乞閑日入政事堂平章事帝優之聽入閤不趨爲御小延英召對唐本傳

皆先平章

唐李珏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

不帶平章

唐裴度奏狀不帶平章事昭愍皇帝謂韋處厚曰度既曾爲宰相何無平章事處厚因奏爲逢吉所擠裴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遂於舊銜減落帝曰何至是耶遂復詔同平章事

天子尊禮

杜佑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乞致仕詔三五日

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礼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因乞骸骨許之分紀

天下重輕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三五日一入中書狀貌不踰中人而神觀爽邁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同上

中官昇堂

唐故事宰相不預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丞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詔令至中書者引之昇政事堂仍致搨待之李現爲相即令去搨

典章書壁

李晟爲平章事性剛介往往形言然無人唱和者但舉六典之舊章書之於壁其經緯大略無所施

閱表得名

宋璟龍帝欲用張嘉貞而忘其名夜召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為北方大將姓張而複名卿為朕思之夜半因閱文臣表奏一閱而得其名遂以為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張嘉貞傳）

上簿署名

鄭綮每以詩託諷中人有誦于帝前者昭宗意其有蘊未及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綮傳）

五日入中書

鄭覃以疾乞去位有詔辭太子太師許以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分紀）

三日入中書

裴度數引疾不任機事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同上）

對盧杞姦邪

唐李勉以檢校司徒平章事貞元初帝起盧杞為刺史袁高述詔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奸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時韙其對

絕輔国求相

裴冕為僕射平章事時李輔国驕甚求為宰臣肅宗曰以功勳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国諷冕興章薦己帝密謂宰臣蕭華曰輔国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国深銜之

乘輿入門

五代盧程自太原觀察判官命為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驕傲塵頭位宰上不嘗受命之日即乘肩輿騶導喧沸帝聞呵導之声詢于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帝駭異登樓視之笑

求帶許郡

漢蘇逢吉為司空平章事貪黷貨財無所顧避求仕人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時秦王從曮字求吉至闕下逢吉謂王之裔必有重寶乃遣人求先人玉帶且以一郡許之求吉辭以秦亡纔有者不堪奉獻逢吉乃市一玉帶價數千緡使求吉償其直

名教宗主

五代趙光逢為平章事嘗有女真寄黃金一鎰於其室亂離女真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其舊封尚在兩丁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闇室搢紳咸仰以為名教宗主

清白宰相

宋慶曆間杜衍為平章事苞苴賄貨不敢到其門時號為清白宰相

足尊老成

文彥博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覿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為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国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遂下制如公言（事畧）

与聞重事

平章軍国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王呂二公所平章重事之日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事則大典礼大刑政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帥臣以上乃与聞之比申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関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朝野雜記）

重事參決

天禧元年王旦大尉兼侍中許五日一赴起居每起居日入中

書或遇軍国重事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 分紀

大事同議

慶曆二年詔宰臣呂夷簡毎有軍国大事与中書樞密院同議以聞以夷簡宿疾在身故有是命 同上

大政共議

文彥博平章軍国重事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執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与輔臣共議

時游都堂

東坡行呂公著平章制發奏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万幾之煩又云毋廢議論時游都堂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国事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議軍国事

士艷其榮

元祐元年以呂公著平章軍国朝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国事四人其二人則呂公著父子也士艷其榮 通略

使問其年

文潞公彥博平章軍国重事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奉詔館客与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契丹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覩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讓同平章事表　李嶠

臣嶠言高品吳千金至奉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徐泗濠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者初受恩榮若登庸日淺退以慶恭如履春冰 中謝 臣聞以德詔官以勞定賞苟或虛受人才勸心臣自守方隅累更時歲荷此廣台力之寄之冬皆報政之能愧无可稱以答高位豈意聖慈弘獎天澤存加以數賚之榮名被衛盡之陋濟懼生己義有玷大猷伏以宰相之職安危是注其在當否繫于慘舒唯以材升則无平進者不失德則副者生之心苟非其人或致夷戎之哂臣雖愚昧嘗覽前古豈敢冒恭逢安竊位報思事理萬夷務竟若以汴河要津遭進所切除方假援師旅未寧論尚上冀君謀下貞我律竟期而進爵指可平勵衆之先是臣之志所行其事必在正名所加節制安服師旅至於銀青貴服金紱重名動載无聞豈宜濫及伏乞賜寢前命備昇恩褒微臣有遂心之宜至朝无不稱之服名器斯慎退爰有開避迹盼風孰不知勸

為劉栖子謝平章事表　權德輿

祇荷成命撫請詞書心負恭驚荷抃失所 中謝 臣聞救措化源參和燮大上合一德以平六符苟非其人所擇斯重臣本庸薄業无器能徒以文技獲參代業此宥多事陳力清時累叨渥恩踐履省簷頃歲本職中禁草議而宮遂忝左掖列於近侍顧慚內訟已厲班官豈謂恩私特加擢任非據伏自循省不知所安且臣夫冬尚守郎吏今纔一歲遂備台司苟非全才難塞公議雖勤劬匪懈以事君之誠而宣化賦政恐累知臣之舉生成雖報復餘其變伏以西奉德音不敢更有陳讓拜章感涕上答何階无任荷戴惶懼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代杜司徒讓同平章事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蒙恩授起踐約衞地大 中謝 臣昧死陳讓冒奏審言不令因辭恩厚命輕位高責重 中謝 臣聞天下安危注意將相處論道其體之地當總戎作鎮之權兼叶夢而求无階秉鉞之寄

登壇以拜不兼調鼎之榮授受惟艱伊昔猶尔况臣庸瑣何以克堪陛下玄造曲成大明私照俾掌戎律復參廟謨龍光之命在臣已極藁葵之效於国何施謹當竭微誠奉遵至教伏天威以慴不順敷聖澤以遂羣生上分旰食之憂下塞素餐之責力誠不足公實念茲伏乞皇明俯賜照監臣悟居官必退守簡維不獲伏謝形兹陛露升排心存闕下同犬馬之戀恩身在淮湞仰雲天而結思无任懇悃爭營之至

除文彥博平章軍国重事制 見太師部　鄧潤甫

除呂公著司空同平章軍国事制 見司空　鄧潤甫

律詩

上平章王相公　魏野

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礼畢好來相伴赤松游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七

新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八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新集

台省屬部

左右丞

歷代沿革

漢成帝建始四年置尚書員五人有四丞光武始減其二唯置左右丞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服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至晉不改晉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給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及諸器用民户租布刑獄兵器督錄遠近文書章表奏事宋齊梁陳皆有是官唐龍朔元年改左右丞曰左右肅機咸亨元年復舊名五代梁開平二年改左右丞為左右司侍郎避廟諱也至後唐同光元年復舊宋元祐令尚書左右丞並正二品為執政官大元以為宰相之貳佐治省事

群書要語

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機密之會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 傳咸答李光序

古今事實

左君右君

漢制丞郎見二丞呼曰左君右君 宋百官志

左綱右轄

白居易為授庾承宣尚書右丞制云吾前命崔從持左綱今乃命承宣操右轄俾戴劉魏杜專美於貞觀中

號曰神人

張諫少修志節性聰明有令才鄉曲號曰神人除尚書侍郎左丞進對威儀辭言辨遠帝深奇之 後漢書

方於管轄
唐劉洎上䟽曰尚書萬機是爲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
方於管轄
八座畏憚
晉荀勖爲左丞廉察諸曹八座已下皆側目憚之
三臺肅清
晉劉毅爲尚書右丞正色在朝三臺肅清
臺閣自肅
晉傅咸爲右丞臺閣大小望風自肅諸公憚
郎吏修整
韋弘景素以鯁亮稱及拜左丞居綱轄之地郎吏望風修整
職稱朕望
唐戴冑拜尚書右丞尋遷左丞太宗謂冑曰尚書省天下綱維

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與令僕保之於
卿當稱朕所望也冑性明敏勵斷明速議者以爲左右丞稱職
武德以來一人而已
功滿詔留
黄香拜左丞功滿當遷詔書留增秩拜尚書遷僕射東觀漢記
豪貴拂席
王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諸王駙馬豪貴之家無不拂席
迎之乾元中爲尚書右丞
有司供帳
張説代源乾曜爲左丞視事之日上勑所司供帳設音樂内出
御食御製詩一篇以叙其事
記令史名
劉覧除尚書左丞大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當官清正無所

私
對三騶飲
南史尚書左丞給三騶謝幾卿性不拘朝憲嘗預宴游苑不得
醉而歸因詣道邊酒鑪停車褰帷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
幾卿處之自若
上殿不下
吳賀琛遷尚書左丞并參禮儀事琛前後凡郊廟諸儀多所創
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
琛容止都雅故時人以此呼之
至門不開
北齊張耀爲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守文宣夜還耀不開
門勒兵嚴備久至看面然後開迎文宣笑曰君欲學郅君章也
賜以錦袍以其忠勤遂見親待

不置僕射
唐貞觀中宇文節爲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江夏王
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節遂奏之太宗大悦賜帛二百疋勞之
曰朕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怒對宰相
顔真卿爲尚書左丞代宗車駕自陝府還真卿請先謁五陵孔
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
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
再破除邪載深銜之
奏求良田
隋楊汪爲兵部侍郎數年文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
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與良田
爲報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尋拜汪尚書汪明習法令果於

剖斷時獲稱職

劾競銀窑

隋郎茂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窑茂奏劾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寵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僚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羨錦令製

崔思謙初拜右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羨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

挽弩自射

晉郤詵為尚書左丞糾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此為挽弩自射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舉唯才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洪聞悅服

壓圍按火

趙涓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火發處與東宮相近代宗疑之涓為巡使俾令即訊涓因壓圍按擾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既奏代宗稱賞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涓究理詳明及刺衢州年考既深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當食批案

唐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親族衆多為言左司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者乎昉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

古今新八　四

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短傴曲鉤

唐崔善為武德中歷尚書左丞甚得時譽諸曹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祖聞勞勉之因購流言者加其罪

懦被擲器

晉王國寶因酒坐怒右丞祖台之攘袂呼喚以盤盞樂器擲台之為有司所彈烈宗詔曰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其免官

古今文集

雜著

王右丞制　元厚之

朕循唐制復文昌府以今僕執國大政而丞為之式禮復秩峻茲謂輔臣其官甚亮直清明有猷有守服在禁近厥聞惟休茲用命爾以中大夫正秩于右轄於戲庶習雖逸法難為初凡厥有官弗徙弗迪亦惟朕政未發于中其能允諧時汝之任往服朕命厥惟懋哉

蒲左丞制　元厚之

向右丞某官聞孝才猷該洽通敏自朕識拔揚于禁嚴是用命爾以中大夫正秩于左綱於戲若昔大猷訓迪在位時朕恍汝協濟茲惟抵辟可以肅列曹惟若德可以庇庶績圖休于永冀尚懋哉

劉摯尚書右丞誥　蘇子由

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宗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擢開大政舊俗已淺此風寢衰容悅習承亦業不用

文新八　五一

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謇諤之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早以御史小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晏開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洽忽所閑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己實難衡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謝除尚書右丞表　蘇子由

涣汗之恩已行而不及偃僂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慚公議恭惟　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体觀先正耆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偽之真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少儒早竊揭狂偶竊方聞之選中年流落既安縣尹之卑遭時之人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間强為議論之場雖皆空言安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無清賢遷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罷安能越六聯之滯論雖復黽勉就職愧歉何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弟之非將建大廈以覆群生故收衆材而無棄物然臣負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潔己無私或不孤於托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躋不渝始終少荅恩造

為揆左丞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俯臨慙懼頻自失如大鯨之海但資寬樞載臣龜之山未如恩重臣聞尚書百揆蝌虎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宮左轄晉昇孔坦諒直當時漢拜楊喬閑練故事庶得百僚有憚於會府諸侯取法於京師臣實謏才謬登清貴猥從開起草苔紊朝綱剖竹頒條近貽人擯俯歷中外無聞聲肅殺圖再緒貢賦未均於九州銅印更攝威儀不檢於三署次郎補缺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難此受稱詢求俊乂側訪瓌奇以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興化致理時無間言況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儻蒙垂收紫泥衍矜丹誠禹臣保陳力之言惡累有責成之地無任兢胃惶悚之極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古詩

上韋左丞二十韻　杜甫

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樟深出地滄海闊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縉紳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鄰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回首驅流俗生涯似眾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為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贈韋左丞丈濟　杜甫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時議歸前列天倫恨莫俱鴒原荒宿草鳳沼接亨衢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混泥塗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參知政事

歷代沿革

後魏古弼爲尚書令參知政事隋蘇威高熲等參預朝政唐劉洎張文瓘皆參知政事魏徵杜淹等參預朝政崔仁師等參知機務此其始也宋乾德二年太祖已相趙普畏其專將擇官以爲副而難其名於召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今可用之遂命薛居正呂餘慶爲參知政事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視事殿廷別設塼位於宰相後勑尾書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半之蓋帝意未欲令居正等名与普齊也〈會要○史臣錢若水等曰按唐高宗實錄用郭待舉爲參知政事蓋以其資淺止令同承受平章事至於參政矣穀言失之〉開寶六年詔參政薛居正等於都堂與宰相同議公事又詔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宜令與居正等同知雍熙四年御史言文德殿常朝百官皆有塼位唯參知政事未有詔令依位排砌至道元年詔參政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其塼位先異宜合爲一並得升都堂二年詔自今參知政事不知印押班塼位列宰相後不升政事堂然押勑齊衘行並馬至今不易參政行丞相事多不踰年淳熙初葉夢錫龔實之行丞相近三年言者以爲懷私嘉泰許深甫爲參政命陳勉之兼權又除袁起巖蓋三員也嘉定初命雷孝仲婁彥發樓大防亦三員遂爲故事大元尚書省置參知政事二人爲宰相之貳佐治省事

羣書要語

參聞政本職重端副〈唐李嶠制〉宜緝台階之政〈唐崔日用制〉燮贊化源參知鼎實〈柳子厚代謝表〉擢參相府貳秩台衡〈楊億謝表〉須陪議於宰序〈賜曾公亮批〉豫大政於萬機下丞相之一等〈實錄〉贊貳國鈞參圖廟論〈歐陽集〉贊樞貳職侍講金華紫府引真參謀玉鉉〈陳希烈制〉參聞政道陪貳宰司〈賜曾公亮批〉詩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太宗賜蕭瑀〉

古今事實

崔湜文詞

唐崔湜初執政也年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自吟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時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翰林盛事本傳〉

戴胄忠直

唐戴胄爲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戴胄於我无骨肉之親其實忠直厲行情深体國

諭除銀鉤

隋蘇威与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宫中以銀爲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本傳〉

解賜佩刀

唐魏徵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他日宴群臣帝曰納忠諫正朕違爲国家長利徵而已雖有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本傳〉

貢金不受

褚遂良進黄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貢金遂良曰討弑君之罪不受其賂〈分紀〉

進爵以酬

唐戴胄爲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厲行情深体国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勞尔〈本傳〉

紹復仁義

魏諮与杜淹等以秘書監參預朝政上問徵与諸葛亮孰賢云云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致之堯舜雖亮无以抗本傳

勸行仁義

魏徵字玄成正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於是帝即位四年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本傳

參掌機密

魏文帝即位劉放孫資轉為左右丞參掌機密評曰劉放文翰孫資勤謹並管喉舌權聞當時三国志

輔賛聖德

施大資顯字聖与自除參書未一日即參大政總軍国之務若凡六載所建明為多尤以輸忠切諫輔賛聖德為心言行録

守道耿介

唐蕭瑀復參預朝政帝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瑀於尔時不以利怵死懼社稷之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无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本傳

風範端凝

李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俄除叅知政事戢衆

剛毅守節

薛簡肅公奎字宿藝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与政尤挺立無所牽隨言行録

剛正立朝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在政府七年務裁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同上

稱為五貴

隋蘇威字文述裴矩裴蘊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蘇威傳

不直一錢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事詣昉於上前人有言於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後盧敗昉知政事及盧事昉頗為擇辭之上因言曰盧多遜常毀卿不直一錢昉乃信上由此益重昉常目之為善人

真宰相才

寇萊公準召為參知政事嘗奏事切直太宗怒起輒攀帝衣復坐事决乃退太宗曰此真宰相材也太宗實録

真合輔器

趙公普為相呂端為參政嘗語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色真公輔之器也

中書總目

歐陽文忠公脩字永叔公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公与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加祐之政世多以為得言行録

天章條事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為參知政事每進見上以太平責之既而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退而條列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言行録　又宋元憲公庠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上出詔目問天下利病事公時

參知政事獨進曰臣等願至中書條上既退草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同上

兼樞密院

趙忠簡公鼎字元鎮等執奏事上詔子亟度沈与求並兼權樞密趙鼎曰仁宗陝西用兵宰臣兼樞密今臣既兼而參与亦令兼權則事歸一躰無前人所謂密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矣言行錄

同議邊事

紹興四年六月臣僚言仁宗皇帝康定初陝西用兵知樞密院晏殊言近詔邊事宰臣參議而參知政事獨不與聞乞自今並許同議仍令書檢帝曰議政之臣所當同国休戚詔皆從之望檢會康定故事應密院邊事之大者詔參知政事同議仍書檢詔依見行條例仍自今三省官通書檢中興會要

面議政事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著輙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与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為主言行錄

前陳利害

王文忠公堯臣字伯庸在政事堂議論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上前所陳利害甚多言行錄

前辯是非

唐質肅公介拜參知政事与同列論政事未嘗阿屈雖在帝前必究功辯折要是非之歸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相望其風采一日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荊棘則甚多矣

論禁朋黨

慶曆四年上与執政論及朋黨事參政范仲淹對曰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国家何害涑水記聞

令薦人材

趙忠簡公鼎在洪二年召還除參知政事上令鼎薦人材公即以朱震范同呂祉陳橐呂本中林季仲薦察士之言行錄

面折賈琰

竇偁与賈琰同事太宗府中太宗嘗与諸王府射琰稱賛而多矯誕偁叱之太宗不楽因罷會白太祖出偁澄州後為參知政事太宗謂曰卿何以至此曰陛下以藩邸舊恩至此太宗曰非也卿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戰源

頭毆刘樹

後魏古弼太武時為尚書令參知政事方欲奏除減苑囿遇太武與刘樹圍棊弼捽樹頭毆其背太武竒弼公直皆可其奏以与百姓通鑑

取法韓歐

周益国文忠公必大除參知政事上曰近見卿遇事殊不依違執政之於宰相事任非遠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脩殿上日有所爭退則懽然無間敢為可法言行錄

勞曰裴度

慶曆中貝州兵士王則反明鎬師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上欣然委之凱旋除平章事及見上勞之曰卿朕之裴度也戰源

太平宰輔

王文正參預朝政一日便殿論边事退文正歎曰何日边候撤警使吾輩得為太平宰輔李文靖公不答至中書召文正語之

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 言行錄

清俊學士

孫夢得為參知政事曰俸祿差厚輒與學士亦不甚相遠但清俊不如學士而勞責過之 東齋記事

自節度除

丁謂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參知政事以當降麻盛文肅為學士以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銜之 倦遊錄

與相職均

張方平除參政制曰參議大政雖下丞相一等至於坐斷廟堂之論上則斡元化以調四時下則憲至仁以澤方類近則群元仰首以承德遠則殊俗交臂以待命蓋與宰相之職業均 丁咏

一員押麻

凡鎖院文臣職事官承務郎釐務官通直郎以上明日赴文德殿聽麻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政一員押麻麻卷自內出閤門啓御封兩吏對展宣贊舍人南面搢笏叉手摘首尾詞及階官以授參政參政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詔令及冊后之類則宰相文武百僚俱入 淳熙玉堂雜記

輪日知印

至道元年詔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輪日知印押正衙其位塼先異位宜合為一商議軍國政事並得升都堂閏七月衛改 會要

乘傳赴闕

淳化四年知大名府趙昌言乘傳赴闕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即日赴中書視事 長編

轉官加階

王冀公以參知政事判大名府召還加邑封契丹方講好真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謝特命以衣帶鞍馬賜之自後二府轉官加階勳封邑入謝皆有對賜 分紀

慶喜得人

薛簡肅公奎拜參知政事公嘗使契丹議論服其坐中及聞公用皆喜曰是得人矣 六一文

行且相卿

契丹謀入寇畢文簡公士安首疏五事帝多納用中書闕相乃進公參知政事帝曰未也行且相卿 言行錄

魚頭公

魯肅簡公參大政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公屢折之帝前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同上

骰子選

丁謂作參政或率揚文公賀之公曰骰子選耳何足道哉 東齋筆錄

魏徵批鱗

魏徵參預朝政帝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見其嫵媚耳對曰陛下導臣使言臣不敢數批逆鱗哉 本傳

丁謂拂鬚

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於中書有羹污中書寇準鬚謂與拂之準曰君為參預大臣而與官長拂鬚耶謂顧左右深愧恨之

召母賜坐

賈黃中兩受詔知貢舉多揀拔寒俊號為無私又掌吏部選事品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賜

坐與語曰敎子如此眞所謂今之孟母也因賦詩以美之賜予甚厚 高宗書

加父優恩

參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未詳吳正肅與尚書張公安道掘副陳堯叟張文孝吳文肅田登用而朝廷多優加其父恩命焉 春明退朝錄

不交一談

張泊爲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準知吏部選事泊掌考功爲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以自大泊夙夜坐曹每冠帶候準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之後既同秉大政準亦忘之泊奉事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

不曉一句

張泊爲參知政事嘗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廊廟上有所詢問乃默然不言深失訏謨之体端曰泊雖有所言皆不過俾揣陛下意耳上默然明日泊上疏徵貫稍之棄珠崖事類樂灵武以省關隴餉饋上初有意既而悔之覧奏不悅却以付泊謂曰卿所謂朕不曉一句泊皇恐流汗而退

同議都堂

會要開寶六年六月詔參政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宰相趙普同議公事

坐退思巖

魯宗道爲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謂之退思巖雖妻子亦不許入 国老閑談

雜著

蔡參政制 元厚之

勑卿輔之任爲朕股肱惟高謀博識可以濟太平之功惟同德一心可以成天下之務居嘗遴選尤謂才難具官某孝足以造微智足以適變向緣禁近遂長憲臺繩愆糾繆而多所替襄指佞彈邪而無所廻隱維持大法以尊君愛国爲心排沮異端以陳紀立經爲務詢求列位尓实忠嘉斷自朕心進參大政夫惟以公滅私則無朋淫之毁以忠事上則有輔德之休祗服訓辞往欽朕命可特授

章參政制 元厚之

勑朕若稽古正名千百工惟門下二品副侍中之職与聞国論寶左右予具官某禀資慥明通達治体昔陪宰府出殿帥藩今玆命尓躋秩于東省尓其念哉民之利病在賦政之臧否在官人官非其人政或失當出納自尓往惟欽哉

讓知政事表 李嶠

有命自天光寵踰量如集于木若隕于淵中謝臣聞簡賢任能百揆所以時叙設官失職九流於是咸隳隆替所寄義不可輕臣才实凡庸志無遠大叨簪纓遂升臺閣嶔金門而遊石室掌抓史而參鳳綸披蜉蝣之衣徙切榮寵攀鴛鷺之羽久軼户牖甘受妨賢之責勿承非次之恩猶使參預機衡献替帷幄济巨之舟楫味和羹之鹽梅以挈瓶之智陪負鼎之遊將何以祗奉帝帷弼亮皇極况冊書所蒞鼓舞通於四時鑪錘所裁綱紀行於万俗動関政体豈易其人臣才缺行疎藝殫術淺同子房之多病異吳漢之強力策安寫之秩未報其軀資排壁之材宜勝其任將恐貽災傾悚取辱敗軍蹊其骸名未嘗足惜害公撓法政焉足難敢緣陳力之義輕布由衷之請伏冀九霄垂澤二舍迴光鑒臣不移之愚矜臣難奪之志特停過謀改命才賢則器盈满之凶不累於凡鄙棟隆之吉永光於聖代

辭免參知政事表　　歐陽脩

職參論道宜極選於一時援非其人實致閑於衆聽因命所被
蹐踖難安中謝伏念臣本以材能從繇幸會列于侍從白首无
聞置在樞機素飧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
事幸輕動関利害豈止曠官之誚每懷誤國之憂竊惟政事之
臣實代天工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材賢伏望　皇帝陛下
收誤獎之恩廣僉諧之訪憫疲駑之已試備見无庸求俊乂以
在庭擢之不次俾或安於舊職異免速於罪辜報效之誠殞棄
後已

謝除參知政事表　　歐陽脩

贊貳國鈞參聞妙論謂宜不次之選豈得非常之材乃以叙遷
比之承乏誤恩過被訴讓靡從中謝伏念臣少迫賤貧偶勤學
問儒者博而寡要况匪多聞文章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
奉耳嘉之會驟蒙拔擢之私助言語侍從之流速今踰紀玷出
納樞機之任初乏可稱幸先理之未加每欲逡巡而忍丟敢
期眷眷俾与政機優以寵章進其爵秩望非素冀衆議与憂并此
盖伏遇　皇帝陛下堯德聰明禹躬勤儉博求俊乂以濟治康
謂臣既樸且愚必能循於忠謹雖羸而懦尚可策其疲駑猥以
備員遂叨冒寵敢不益堅素守自勉不強惟殫犬馬之勞上荅
乾坤之造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樓鑰

承命下臨抚躬增惕竊以中書之本万化同資參預之良近弼
之寄二臣足称倚毗之重敢言推擇誤及凡庸伏念臣猥從
班明塵宥府才再周於月琯已疊被於恩綸玩愒自慙於事功
而何補衰疲既甚况疾病之復侵方將俟便介之旋便請掛表
冠而退忽蒙寵渥俾与政機載攷舊章間有三人之同列若稽
近比未聞兩地之數員伏望　皇帝陛下俯察由衷曲矜過分
收還成渥願求賜於俞音茂柬英才以共扶於興運

辭免參知政事表　　樓鑰

進參政柄誠出誤恩冒貢遜函未回淵聽祈布懇祈之切敢辭
俯漚之恭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中身今既老十載排根之已甚
實信賢於保全一朝収召而復還又屢叨於深擢非敢忘知止
之義盖欲竪圖報之心今則疾疢交侵筋強頹而自覷年齡云
迈顧納祿之未能使在旬月之間猶有葵藿之補庶迁而上已
分已逾而况據案牘而書名雖具員而何益對冕旒而奏事无
長策之可陳誤寵所加群言必駭伏望　皇帝陛下念經綸之
事重思輔贊之才難別選英髦俾作調元之助毋容衰瘁更諂
蹤吹之譏或畀舊班俾存孤迹

謝除參知政事表　　樓鑰

充貳樞庭方慚玩偈晉陪宰路遽被推迁倍深臨谷之危莫遂
循牆之請中謝竊以朝廷建輔號天子之四鄰政事參聞下丞
相之一等定名稱於乾德復官制於建炎必求異能乃副隆委
伏念臣頹齡易迫壯志日凋再掌吏銓但守停年之格濫居宥
府未寬與戎之憂雖祖竭於謭才終莫裨於末議頁二宜去有
七奔堪佰矣斯假將顧天而致禱誤恩押至真踏地以靡遑况
汞釣當軸之虛負而知印押班之分曰秉與漢章之約仍從商
皓之游命服賠須復賜天閑之駿爰田增衍更開公社之封昔
在本兵尚為僥冒兹叨助理尤懼曠瘝兹盖伏遇　皇帝陛下
盛德又新至誠樂與折衝樽俎坐底於外寧聚精會神力先於
內治東求俊乂寘在弼諧肆令衰退之蹤亦忝廷登之數臣敢
不益殫愚慮仰替宏規曰都曰俞願竊賡歌之喜知足知止
庶幾從吉老之私

上曾參政書　臨溪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驅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勢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為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无以報吾君下將无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无義无命而苟悅之為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无所避之也勢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无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无不可為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為者盖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為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為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為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无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為養非所謂為人子事親之義也其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擧之而已亦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宦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覽之而已亦然以某之賤未宜得此於門墻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為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覆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狹而自私不恕己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耶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之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與鄭參政劄　朱晦菴

山野疏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竊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緣會少有建竪以自效於當世不意晚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驟聽病中聞之憤悶鬱結寘死無路也欲草疏白面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竭更諫以為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擊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以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舍笑入地無所恨矣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秉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纏擾不遂所懷則喜素心尚在本末能平一旦遇事感觸不能自已更以垂死之年自貽投竄之禍亦非參政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身任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竊揣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垂死之言無復倫次唯此一念炯然如丹伏惟明公念之

詩話

作釣魚詩見前參政類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六省屬部

左右司　郎中　員外郎

歷代沿革　隋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品同諸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　唐武德初省貞觀初復置改為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左右承務咸亨中復舊名掌副左右丞所管諸司事天后永昌元年復增置左右司員外郎各一人神龍初省後復置　宋朝以為階官元豐正名始實有職掌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凡四員掌奉諸司之綱紀號為都司亦曰左右曹元豐六年都司置御史為主行彈劾御史按察失職七年御史房置籍以書御史六曹官糾核之多寡當否為殿最紹聖初詔都司以歲終點檢六曹稽違太多者某姓名取旨二年詔御史臺察六曹稽緩違失者送左司記定建炎三年以置檢正省左右司二員明年復隆興元年詔左右司郎官各差一員減罷二員二年詔左司書擬吏戶禮機速房右司書擬兵刑工賞功房文字後以右司掌刑房事任為劇乃置二員　大元　左司掌總察吏戶禮三部受事付事右司掌總察兵刑工三部受事付事各置郎中員外郎都事其屬有祗候郎君架閣庫管勾同管勾等人

群書要語　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三公之喉舌（若汝出生宮傳）　二十四司呼左右司為都公（唐書董正六曹）　亦渝省闥紀綱百司　左右司掌受付六曹之事而奉正文書之稽失（四朝志）　奉稽違署符目知宿直為丞之貳（六典）　掌奉諸司之綱紀與百寮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同上）　位應列宿爵綜通班總八座之繁司承方幾之要務衎衎會府掌北斗之璣衡肅肅禮闈控南宮之樞奧（張彥昌勸許鑑文）　尚書政本左右司綱紀之地故郎選異於諸曹（南豐擬制）　都司分治六官事无巨細畢陳于前若網在綱振之則舉弛之則廢（李城除孫覓制）　中書都司主以郎吏非獨付受書奏亦以助正紀綱（除張東國等制）　升冠都司之右（趙叔制）　都司紀綱之地非習知臺閣故事不在茲選（同上）　參司左曹　參司右曹（同上）

古今事實

毗佐助鼎　太尉司徒司空長史秩凡千石號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應劭漢官儀）

台佐加貂　諸球字仲宝為司徒右長史加貂佐加貂始自球（南史）

玄冕黻裳　隋煬帝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宋因改曰郎中服章與諸司郎中並同玄冕五旒衣无章裳刺黻一章兩梁冠

玄纓纁裳　天后永昌元年始置左右司員外郎各一人時顧琮自侍御史陳元璬自以洛州司戶遷其朝服與諸司員外郎並爵弁玄纓纁裳青衣纁裳一梁冠

以文辭應　白敏中字用晦為左司員外郎武宗雅聞白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病足宰相李德裕薦敏中文辭類其兄而有器識

以詳整稱　武元衡字伯蒼遷左司郎中詳整任職時以詳整稱重

勵志獨立

隋骨儀為右司郎中于時政漸濁亂貨賂公行士夫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 隋書

草疏極言

張栻字敬夫除右司員外郎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栻夜草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栻復奏上意感悟命得中寢 楊誠齋集

精簡得人

太宗朝劉洎上疏曰尚書万機乃為政本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將救茲弊宜且精簡四員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一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 唐書

掄選有序

吳王潛為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甲簿堙沒潛雍容款接坐客常滿隨才而接人人自以為得徐知誥相吳掄選有序潛之力也 九國志

公廳決事

劉摯傳摯遷右司郎中初宰掾每於執政分廳時請間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旨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

都堂坐白

張維字振綱留為左司郎中遇事有未便輒詣都堂坐白或甚曰瑣瑣辨切非朝官体公曰都司助調鼎鼐幾微所關若視吏籤擬輒涉筆書不置可否安用我輩耶 晦菴集

沮大臣議

倪濤字巨濟遷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為固位計濤獨曰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无輕議以貽後患宰相王黼怒曰左司敢沮軍耶罷之 東都事略本傳

宣都司力

葉顒除右司時孝宗初即位欲清中書之務增宰士之員公膺首選遷左司一日帝召諫官曰葉顒在都司二年甚宣力然與宰相為朋黨諫官對曰臣不識葉顒聞之公論不然因其陳求外補帝默然良久曰非卿則朕无以知此人越翌日除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 楊誠齋集

書戒曾布

陳瓘為右司員外郎以書獻曾布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皆閣下之過也布讀之大怒辨論移時瓘指事敘言辭色不撓堂吏比肩竦觀又以日錄辨国用須知繫申三省遂出知泰州 丁未錄

面折頤浩

紹興二年時方審量濫賞以左右司領之呂頤浩當国時有繳舍右司員外郎王岡輒持不可曰公秉国鈞於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謂何此始有所歸矣頤浩嘿然 中興系年錄

出使除職

元豐六年七月左司郎中范雍直龍圖閣河北轉運使都司出使除職自此始元祐元年范子奇范純夫自左右司出為河北京東轉運皆用雍例直龍圖閣 長編

被劾失職

許鎰為左司郎中不稱職張琥為劾之云位膺列宿爵綰通班總八座之繁司承方機之要務 唐書

自書除目

王震字子發元豐四年開天章閣初用官制大除拜詔震与吳

雍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面授右司員外郎直使自書條目時
論榮之　新正宗實録本傳

李為宰相

紹興十三年三省擬進右司郎中上謂輔臣曰神宗聖訓云左
右司便是李為宰相豈可不謹擇　會要

都事

歷代沿革

本尚書都令史之職令史並前漢官也漢尚書臺
令史秩二百石魏都令史皆八品晉尚書都令史八
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選五人品
並第八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正八品上唐置
六人從七品上自晉宋齊後魏北齊隋置八者當八座之數
梁陳置五者當五曹之數唐置六者當六曹之數宋尚書省
都事正八品大元於左右二司各置都事亦古制也

古今事實

絳服賢冠

都令史絳朝服進賢一梁冠官品第八廩月八斗　晉百官表注

朱衣執板

自魏晉宋齊正令史書令史皆有品秩朱衣執板進賢一梁冠
齊職儀

判事側坐

尚書郎判事正坐都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　北齊故事

在任尊李

虞溥字允元為偏將軍領兵備隴西在任尊李以郎中補尚書
都令史

有國士風

胡孟字長舒補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其面有斑
頭諸事不決皆言當問斑面

言古葬地

太康六年尚書郎令史王銓上言古葬必於不食之地不妨民
令率士之臣各附京邑求墓地廣種松柏臣恐數十年後民稀
松栢相望非求安之制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九

新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新集

六曹部

總尚書

歷代沿革

尚書古官也周爲内史周禮司會中大夫二人戰國時有尚冠尚衣之屬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爲五曹後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工作鹽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六曹是時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魏改選部爲吏部又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晉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爲六曹而無五兵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宋齊梁各有六尚書又有起部尚書起部不常以五官攝則權置事畢省隨承梁置尚書五員後魏分尚書三十六曹置代人令史譯令史書令史各一人隋改爲六部尚書分司曹務直宿禁省如漢之制唐因隋制六典建官龍朔二年改尚書爲太常伯咸亨元年依舊宋初監唐制置之齊以尚書郎曹出領外司熙寧始新官制以六曹尚書侍郎爲長貳元祐置權尚書大元因唐宋舊置六部各以尚書爲之長

群書要語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尚書）維仲山甫王之喉舌（詩）士之權貴不過尚書（漢官解詁）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釋名）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奏之故曰尚書（同上）尚書萬事之本朕所責成也而稟秩偷薄（宋孝武帝詔）（漢明帝詔）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謹歟（後漢官）儀天下樞要在於尚書（李固傳）太宗嘗謂戴胄曰尚書總領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戴胄傳）漢置五曹今分六尚近喻喉舌遠譬斗樞（齊幻禮表）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斯乃文昌天府（隋百官志）文昌政本司會要樞況其五曹斯納百揆（南史）八座之任非賢莫居（魏志）讓臣聞尚書百揆翊亮庶政故天上有北斗中樞陛下有南昌左轄（魏于□□選官表）尚書職任機樞總領禁闥（後魏郎茂傳）入作納言光輝紫極（韋賢鄭崇）彤鄉文昌升鐘（□□傳）（魏□書宣□）（□□□）綜掌分務發揮政源（魏志王肅云）

詩句

尚書北斗尊（顏眞卿集）持衡明漢德□□後上台辰（杜甫）北斗司喉舌東方領縉紳　亦曾隨王命　尚書踐台斗（並同上）尚書總庶事官人承法憲（□□□□詩）解組便歸閑處士折花岩笑病尚書（歐公）朝罷人人識鄭崇直言如在履聲中（劉攽）上方行賜尚書馬路人不識呼尚書但見氣雄千夫我知懷祖自許正作尚書已過優（並同上王述字懷祖司馬光詩之）斧名而壽之斬之　尚書氣與秋天杳（杜）

古今事實

猶天喉舌

李固疏曰陛下有尚書猶天之北斗北斗為天喉舌尚書陛下之喉舌李固傳

擢任喉舌

後漢左雄虞詡上疏薦之曰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任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尚書

試對第一

後漢翟酺時尚書有闕詔將大夫以上試對政事第一天文道術以第一者補之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翟酺傳

早拜見重

梁蔡景歷拜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日午後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

委以老成

晉山濤轉尚書表辭年老詔曰方今多事正賴良國委以老成

帝喜得人

梁明少遐知名之士位都官尚書簡文帝謂人曰我不喜明少遐作尚書喜朝廷得人南史

典定舊制

伏湛字惠公拜尚書典定舊制後漢書

閑練舊典

李固薦楊淮閑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益部耆舊雜傳

明習舊事

王愽拜尚書明敏習漢家舊事分紀

明習故事

侯霸光武時拜尚書時無典故事朝廷又少近臣霸明習故事每春下寬大之書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

典樞機

韋彪上疏曰欲急世所務當先除其患源在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決之不可私也華嶠後漢書

典樞機

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漢官儀

即古六卿

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徐宣又居斯位不忝厥職魏志

制法九品

陳羣為尚書制九品為官人之法同上

謹言正直

朱穆為尚書謹言正直謝承後漢書

方毅廉身

黃琬方毅廉身為尚書續漢書

魏朗蹇諤

魏朗字少英入為尚書再升紫閣蹇諤禁省不屈豪右謝承後漢書

荀組寬敏

荀組字伯條拜尚書組性明寬敏於衆職以厲羣僚秉機平正直道而行是時內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同上

宜擇溫厚

高堪正規初上五事曰知尚書八座人之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修絜者任之尚朴素黜浮偽使家識孝慈人知廉恥自然禮節興矣本傳

妙選俊乂

唐元宗欲用牛仙客爲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以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貴之地妙選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拔𣑋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通鑑

舉觴見屬

後魏肅宗舉觴爲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故以杯屬元凱侍坐者莫不仰羨 北史

上疏薦拜

後左雄虞詡上疏薦之曰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任喉舌之官由是拜尚書

佩刀簪筆

尚書佩契刀囊鋭拔加簪筆焉 裴子王書 又周捨問劉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云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武帝數十年注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 南史

班詔賜珠

顯宗拜鍾離意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子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 後漢本傳

鄭崇履声

前漢鄭崇字子游爲尚書僕射數諫諍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声 本傳

杜預武庫

杜預爲尚書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代爲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王隱晉書

叱梁冀帶劒

後漢張陵字處仲爲尚書省歲朝梁冀帶劒入省陵叱冀令出敕虎賁奪其劒百僚肅然冀弟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昔之舉君所以自罰也陵曰今申公憲以報私恩 本傳

呵虎賁置弓

宋穆拜尚書正月百官朝賀虎賁當陛下置弓於地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穆乃呵之曰天子弓當戴之首上乃敢置地大不敬即收虎賁付詔獄治罪莫不肅然 張璠漢記

古今文集

雜著

上李實尚書 韓愈

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啓 柳宗元

某啓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家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流涕慶幸之際出自望外伏惟尚書鷄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司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譬之涉蓬瀛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声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歔欷晝詠宵興願爲廝役以報恩渥瞻仰霄漢邈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奠而何施縈檻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

居輕縣威儀倍增戰越

上何陽烏尚書欲獻文啓　柳宗元

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兩河定亂三城建功鼎彝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控制東方隱然長城司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飽聞德声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踴躍不先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績重複增崇小子又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摛練細賞揚大功垂之不朽瞻望齋濃意慕交深冒黷威嚴伏增戰越

律詩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杜甫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峯硉兀火雲昇思霑道暍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氷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暮春陪李尚書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　杜甫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樽移晚興桂楫帶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客地衰白遠來過

送李愬尚書赴襄陽八韻　韓退之

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壤畫星搖動旗分獸簸揚五營兵轉關千里地還方控帶荊門遠飄浮漢水長賜書寬舊郡戰馬隔鄰疆縱猾雷霆迅觀恭玉石忙風流峴首客花艷大堤倡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總侍郎

歷代沿革

初秦置侍郎無員分隸三署主執戟侍宮殿出則充車騎漢因之侍郎秩四百石以其為郎內侍故曰侍郎侍郎六卿之副凡諸郎掌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以侍衛之故通謂之侍郎武帝時東方朔為郎後楊雄為侍郎當時謂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尚書亦有侍郎初入臺称郎中滿歲稱侍郎梁尚書郎入臺功高者轉為侍郎隋煬帝三年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並正第四品今之侍郎其置自此始又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吏部為選部郎礼部為儀曹郎兵部為兵曹郎刑部為憲曹郎工部為起曹郎以異六侍郎之名唐武德六年廢六司侍郎貞觀二年復又降為正四品下惟吏部侍郎為正四品上咸亨元年復為侍郎總章元年吏部兵部各增侍郎一員宋以為階官至元豐官制行始有職掌元祐二年初置權侍郎從四品如未歷給事中中書舍人及侍制以上者並帶權字祿賜比諫議大夫崇寧罷權侍郎建炎四年復置大元仍之置六部侍郎

羣書要語

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揚雄解嘲　周歷五曹之副建明萬事之本中臺政本思齊書章六卿貳職令之盛選唐用元稹序　文昌貳卿位次八座東坡除陸佃制　六卿之副百工牧焉唐制侍郎掌貳令之職朝廷大政參議焉臨軒冊命為使則持冊書授之四夷來朝則授其表疏而奏之獻贄幣則受以付有司唐百官志　侍郎自皇朝以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積歷清要實具茂者无以居之類要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後漢百官志

詩句

客曾與天通出入請禁中李白　召登金華省我入銀臺門同上　登臨懐侍郎杜甫　三賢惟侍從卓犖傾鄒枚韓　侍從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何時歸韋得　發中氣參從排天振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臺中作侍郎杜子美　響切曉嫋佩煙濃近侍香柳　優游侍從臣左右天子顧六一　朱王殿清霜綴曉班　曉登

玉墀侍珠旒並同上與君持橐侍帷幄同到温室觀堯蓂東坡
萊府侍臣鳴玉佩山谷大似不蒙稽古力至今猶看侍臣冠見
山谷

古人事實　閑達故事

後漢陽球字方正為尚書侍郎閑達故事臣奏議為臺閣所
崇信本傳

彌綸舊章

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伏事冊舜彌綸舊章謝承後漢書

尚德之舉

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顓宜當之韓愈舉韋顗自代狀

古今文集

雜著

辤左丞謝除門下侍郎表　汪藻

又參帷幄方侯黜陟進貳機衡遂叨圖舊臣寵已成之命唯深
非據之憂席寵過隆撫躬何幸中謝伏念臣粤從孤遠遭值聖
明少誦師言每倍書而違俗晚陪國論更充位以妨賢豈家洞監
之誤知保孤衷而平進肆竭股肱之力何塵毫髮之功豈伊白
首之衰蹤堪此黃扉之重任雖緣人乏實玷詔除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齊聖疏通萬物之理灼見群臣之心
猥憐樸學之愚俾權樞周行之至要第崇資顯秩當收有用之
材方治世昌辰尤急可觀之效誓勤鞭策力振綱維與多士以
同寅丁承休德殫百身而圖報敢爱餘生

律詩

寄鄭侍郎　王介甫

兩朝人物嘆賢豪凜凜清風晚見褒江漢但歸滄海闊丘陵雖
學泰山高放懷詩酒棲先息四首功名世自勞久願作公撑旌
答恨無三畝斷蓬蒿

送張侍郎　韓愈

司徒東鎮馳書謁丞相西來走馬迎兩府元臣今轉密一方逋
寇不難平

寄王侍郎　杜甫

何限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風物悲遊
子登臨憶侍郎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

總郎中

歷代沿革　初秦置郎中令其屬官有三署五官中郎將左中
郎右中郎將凡三署署中有郎中每員多至千人
分隷三署主執戟侍宿殿出則充車騎漢因之郎中之名猶

因三署未號置尚書郎四人分掌尚書事時謂為郎中署
長光武分尚書為六曹每一人尚書則領六郎凡三十六郎
自漢以來尚書諸曹郎中侍郎或不兩置魏自黃初改秘書
為中書置通事郎掌詔草而尚書郎有二十三人非復漢時
職任晉宋齊唯置郎中梁陳兩置後魏北齊唯置郎中隋以
諱忠不置郎中煬帝改曰郎唐改郎為郎中龍朔二年改為
大夫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元豐官制行郎官理部
守以上資任者為郎中郎中員外郎亦自為兩等頗自優歷
而授之後來相承必欲以閑外知州資序為郎中於是拜員
外者具改官實歷歲月申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細滿八
考則陞知州乃作正郎別命詞給告常有旨初除郎官雖資
壓已高且為員外郎俟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中大元六部
各置郎中

舊選尚書郎極清望也山濤啓事　鄧遐有才義論
者以為宰士之俊宜用為郎同上　臺郎皆朝之俊
選當足勵事宜辨正凝滯也裴愷表　今以劣弱之質任將責之
官以無用之才管繁劇之任且臺郎清顯論望宜充若郭璞表
章奏郎吏之選必資時秀元和制誥　宜序天臺之望同上　濫跡
星署職親發揮草臺　久參奏議頗練朝章宜從肅成之近俾
轉分曹之次勵以彌綸之職當茲俊茂之選　宜正列星之次
俾承賜筆之寵省理辨疑時稱簡達　高選髦士以分劇曹並
同上　優遊省闥珥筆華軒潘岳贈陸機　握蘭建禮總郎官劉孝
儀為江關謝射為十表　翔于郎署蔡文明　陪錦帳坐漢百官志　往
自星郎爰秉天憲楊国忠制　嘉乃令子為吾宰郎元微之行韋
審規父渤制　郎官古之元士天下之務多所關決其於損益大
矣常袞制　處謝曰臺郎顯職乃筮仕之通階晁期　臺郎御史邦

之俊茂若出宰牧守頌声興矣晉起居注　晉尚書郎選極清美
號為大臣之副通典

詩　郎官清要為世稱[illegible]　馨香粉署妍士為是先帝
白髮郎東坡　雞舌遙聽共賜香　君為尚書郎坐擁百吏繁
東川得望郎坐與西掌重並同上　喜得郎劉筆嗟為臺閣分遠
從南斗外遙仰列星文蘇味道　郎官有錦帳杜

古今事實

含香握蘭

尚書郎伏奏事黃門郎對揖跪受故稱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
丹墀應劭漢官儀　又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
氣息芬芳也宋百官志

作文起草

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晝夜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外漢官儀

粉署丹墀

粉署郎署也以諸郎官握蘭含香故云声香又謂之畫省以粉
畫之故言粉署又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以丹朱漆
地故謂之丹墀通典

青縑白被

尚書郎入直官給青縑白綾被或以錦被給帷帳茵褥通中枕
太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
子一等漢官儀

夕對青瑣

黃門郎日夕入對青瑣門拜同上

月賜筆墨

漢尚書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通典

獨宿臺上

黃香為尚書郎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聞而善之顯

常伏省下

馮豹為尚書郎每奏事未報常伏省下或自昏至明天子默使
人持被覆之摯虞三輔決錄

太微積星

後漢楊秉疏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宰百里

太微後星

太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史記

一曰依烏

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郎府也三省郎中是其職
也晉天文志

號三列宿

皇考祖叔皆正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

郎中李武同省時號三列宿

拜舉孝廉

胡廣舉孝廉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恪勤職事所掌兼治兩曹續漢書梁覩武集選舉令云國家舊法選尚書郎以取孝廉也

詔選清白

安帝元初六年詔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出補令丞尉後漢記

容儀端正

田鳳字季宗為尚書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三輔決録

威容可視

杜畿為尚書郎威容可視華嶠國志

皆須稱職

永昌五年勅六官分事四方取則尚書郎皆是妙選須稱職司馬焉唐會要

不可賞能

開成四年鹽鐵推官姚勗鞫問河陰縣吏得實除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上疏以郎官朝廷之清選不可以賞能吏續通典

豈郎才邪

李林甫源乾曜執政乾曜子絜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才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同上

至郎足矣

孔若思勵李操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水一石明自足意同上

自起撞郎

明帝性褊察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甚怒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鍾離意傳

皆主更直

五官中郎將一人主五官郎五官郎中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衛諸殿門後百官志

襆被逕出

魏舒為尚書郎時郎選或有非其人者論者欲沙汰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逕出同僚素無清論咸有愧色談者莫不諒其高晉本傳

給帳入直

尚書郎入直官給帷帳氈褥侍史二人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奏事明光殿宋百官志

職典樞機

徐防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謹奏事二廿未嘗有過云顯

才堪郎廟

索靖子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晉書

白首郎署

馮唐以孝廉為郎中署長白首屈於郎荀悅漢紀

一家郎官

韋虛心父子兄弟更踐郎署時稱郎官家舊唐書

披覩青天

樂廣為尚書郎與何晏鄧颺等談講衛瓘見而奇之曰常恐微言將絕今復聞之命諸子造焉謂曰人之水鏡也每見此人瑩然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隱晉書

上應列宿

後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明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本紀

馮勤佳吏

馮勤除爲郎中毎引進帝顧左右曰佳乎吏也 後漢本傳

趙華高名

趙華早擅高名任官途五十年累經眼摘蹇蹶備至入仕三十年方露省官

古今文集

古詩

天星送楊疑郎中賀正　韓昌黎

天星牢落雞喔咿僕夫起餐車載脂正當窮冬寒未已借問君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期侍從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歸何時

律詩

和趙郎中捕蝗韻　蘇子瞻

麥穗人許長穀苗牛可沒天公獨何意忍使蝗虫發驅攘著令典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我馬亦款矻飛騰漸云少筋力亦已竭苟無百篇詩何以醒睡兀初如疏畎澮漸若決溟渤往來低十吏平生輕妄書熟視笑魏勃愛君有逸氣詩壁專斬伐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慎無及世事向空書咄咄

送陸郎中　錢起

華邊仍戀主夅酒復悲歌粉署含香別轅門載筆過旄声出漢戎柳色過障河相憐情雖盡離居春草多

送致政朱郎中東歸　王介甫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巳上印書辭北闕歸留冠蓋錢東門馮唐老有爲郎幾蹉跎終無任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喜李侍御拜郎官入省　錢起

粉署花驄入冊書紫誥垂直廬鷩漏近賜被覔霜移漢主前瑤席稜侯詩鳳池飛隊後行鴈空羨上林枝

聞崔馬並拜臺郎　蘇味道

振鷺齊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覽各披雲喜得鄧朝舉嗟為臺閣分遠從南斗外遙仰列星文

南省伴直　韋莊

文昌二十四仙曹盡倚紅簷種露桃一洞煙霞人迹少六行槐柳馬声高星分夜彩寒侵帳蘭惹春香綠映袍何事愛留詩客宿滿庭風雨竹蕭騷

賀楊十二新拜省郎　白樂天

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牆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

省中即事　岑參

華省參為郎蹉跎鬢已蒼到來還樸被歸倒且含香

朝廻郎中　賀遂涉

員外由來羨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

總員外郎

歷代沿革

晉宋尚書省置員外郎分判曹事隋開皇三年尚書省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謂本員之外復置郎也掌貳其曹之版籍侍郎闕則攝其曹事此今員外郎所由始也 通典 注 歷代尚書郎各以晉名為秩者或謂之侍郎皆無員外之號前代文傳又戒官要錄或有言員外郎者蓋錯

員外郎散騎侍郎且非尚書之職也煬帝三年每司減一郎
置承務郎一人同開皇員外之職【唐】尚書諸曹各置員外郎
部置二人龍朔咸亨光宅並隨改復【宋】元豐官制六曹郎官
理郡守以上資任者郎中通判以下資序者為員外郎雖理
知州資序未嘗曾歷知州及監司開封府推判官者止除員
外郎【元】六部各置員外郎
【羣書要語】任外郎之貢承諸曹之務郎文恭行王彥郎制階中
臺之局寘副郎之聯王聚制俾升文昌用副郎選
公是行頒明建制
【古今事實】散郎漢書常璩注
外郎散郎也
副郎

韋侯以考功副郎守盛山韓文盛山十二詩序
員外郎唐朝弥重其選通典
司皆其選
職員令二十四司皆其選也
【古今文集】
律詩
和王員外晴雪早朝　鄭谷
紫微晴雪帶恩光繞仗偏隨鴛鷺行長信月留寧避曉宜春花
滿不飛香獨看積素凝清禁已覺輕寒讓太陽題柱盛名兼絕
唱風流誰繼漢田郎
送郎員外　韓翃
風流不減杜陵時五十為郎未是遲孺子亦知名下士樂人爭
唱卷中詩身齊吏部還多醉心顧尚書自有期要路眼看知己
在不應窮巷久低眉
同錢員外禁中夜直　白居易
宮漏三聲知夜半好風涼月滿松筠此時閑坐寂無語藥樹影
中唯兩人
聽水部吳員外新詩　白居易
朱紱仙郎白雪歌和人雖小愛人多明朝步向詩家道水部如
今不姓何

新編古今書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一　〔新集〕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六曹部

吏部尚書

〔歷代沿革〕

吏部尚書〔周〕之天官卿也〔漢〕成帝置列曹尚書四人其一曰常侍曹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靈帝〕改吏部為選部〔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部事右於諸曹尚書〔晉〕吏部尚書一人〔宋〕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書後還置一人〔齊梁陳〕皆曰吏部尚書自漢及魏接此職右並云吏部尚書若拔諸曹尚書五云尚書然此官歷代班序常尊不與諸曹同也自魏至梁並第三〔梁〕定十八班以多為貴吏部尚書班十四諸曹尚書班十三〔後魏〕尚書分品流列曹〔隋〕吏部尚書統吏部侍郎二人主爵侍郎一人司勳侍郎二人考功侍郎一人〔唐〕因隋制吏部尚書一員正三品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太常伯光宅元年改為天官尚書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改為文部至德初復舊總判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四曹事〔宋〕張昭為尚書獨掌京官七品元豐官制行以審官東院歸吏部尚書左選審官西院歸吏部尚書右選。〔大元〕因唐宋舊置吏部掌天下文武官吏選授勳封考課廉能出給制誥等事吏部令史分掌名頭以尚書為之長

〔羣書要語〕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書周官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 礼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 同上　尚書万事之本選部五曹之右 當集吏部尚書制　轄乃鈞衡專兹銓鏡 唐大詔令　掄論官材澄汰流品比諸內史選姚扶清 舊制　銓管九流品藻儒彥

李嶠表　選曹冠六卿統百職 自集　天官大宰秩序常尊自昔迄今冠諸卿首 同上　藻鑒流品具資清識 唐臨冊　尔其懸衡甄物虛心持士 同上　文昌六卿 楊億代表　中臺職司願講求於故實 宋央朝會時聯近於清光 同上　合左右之聯歸簿領者凡六十案奏文武之士在考覈者逾二万員 李清臣表　天官冢宰之崇文昌選部之重 錢彥遠表　尚書總統百度具為古官吏部表率六曹號為重任　天官之任人物所宗以撥煩治劇之才行激濁揚清之政 並同上　漢章民曹魏仍東掾毛孝先以清公見美盧子叢以貞固任職 張鎬表　梁交輔雖容自守當時恨其寡答山巨源意存賞拔不免与世沉浮 同上　東西兩漢左雄孤絕於前南北二晉山濤莫嗣於後 沈約代表　自非伯豪之天下稱能仲子之時人歸德孝先之拔奇抑偽巨源之黜邪宰善然後可以銓鏡流品平均衡石 梁王筠為第六叔讓吏尚書表　去歲冬初因元光博士示余以百寮郡亞冢司銓千秋之一日九遷自爽之十旬猶至于方之微臣未為速達 任昉為范雲讓吏部尚書表　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 劉毅於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闚天求其博哉 宜免分別 景宣書　假勢風塵非由羽翮從得推遷就列傴僂當時曹無群雅議禮之名証有銅雀獻賦之敏而政本宜樂司會叔切 温子升讓吏部尚書表

〔詩句〕

臂中无冰鑑敢當吏部銓 山谷　丘山岌岌連天峻汚水澄澄徹底清 王丘崔丙掌吏部許人為之語云　分把衡彩照千里銓衡總九流 劉斌和許給事傷牛尚書　持衡留藻鑑玲瓏上星辰 杜

〔古今事實〕

周之天官

吏部尚書周之天官卿也六典又掌文官選授判天官司勳司封考功等四司職員令

漢之選部

吏曹尚書典選舉齊祀爲三公曹靈帝末梁鵠爲選部後百官志注

七穎居選

梁王泰山仲通能擇人士人七穎居其選官頌之爲吏書衣冠傾屬梁書

時皆推美

李尚書又王尚書丘崔賀客沔掌吏部甚獲當時之美

二世吏部

謝舉字言揚曾吏部舉祖莊於宋代掌典選至舉又三爲此職前代未有梁書

五人尚書

謝莊子朏朏子瀹瀹子覽覽孫溫六代五人皆爲吏部尚書[illegible]

先選德行

隋牛弘爲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進用多稱職吏見隋書

好抑文雅

唐戴胄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爲[illegible]

一時精選

唐九齡入相用嚴挺之爲尚書左丞知吏部選陸景融知兵部選皆爲一時精選分紀

十年進拔

韋世康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多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illegible]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成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

於熏汝輩云何子初嗣答曰大人潔身浴德名遂官成盈滿之誡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嚴命

當舉此人

吳隱之字處默有孝行母亡每號哭韓康伯母輒泣謂康伯曰汝後居詮衡之職當舉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因進用之遂歷清要晉中興書

始得此人

韋思謙舉進士累補應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坐公事黜舊制多未敘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而棄大德遂擢授監察御史由是知名

法不如毛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代吏舉阮

魏盧毓字子家爲吏部尚書魏文帝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並魏志

率人以儉

魏毛玠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

執心平當

晉劉雄字公平遷吏部尚書執心平當本傳

擿若神明

梁范雲性機警且善屬文爲吏部尚書居選部寄任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應答如流無所壅滞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明拜

人莫不服其明瞻服官分紀

止談風月

梁徐勉為吏部尚書居選官彝倫有叙嘗与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官勉正色答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无私本傳

清通簡要

鍾會見王戎裴楷總角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其時天下无復滯才列義聚世説

周謹廉素

大康四年治選曹銓管人才宜得忠恪寡欲抑華崇本者尚書宋整周謹廉素以道自居是其人也其以整為吏部尚書晉起居注

不受一錢

文新十一

晉鄧攸守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息食素不受一錢於人本傳

不受餅金

褚彥回為吏部尚書有一人求官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間出金示之曰人无知者彥回曰自應得官无假此物若以見与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本傳

饋餉不受

江湛為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私財饋餉盈門一无所受南史

遊處不雜

袁昂雅有人鑒遊處不雜為吏部尚書梁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本傳

一字拔人

蔡克居選官句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山簡常与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裴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正選官曰山子之言發於今矣晉書

三為此職

謝莊遷吏部尚書徂莊於宋代再典選至是又三為此職前代未有本傳 又唐韋夏卿凡三掌選銓叙平允議者与之

佩玉兼貂

晉令吏部尚書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佩囊簪筆

尚書佩契刀囊執板簪筆袁子正書

毛玠柴車

毛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民到于今稱之行狀

褚炫紙帽

文新十二

南齊褚炫為吏部尚書炫居身清正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入左右常捧一黃紙帽風吹紙剝殆盡南史

李肅題目

李肅字偉恭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以此人服之擢為選部尚書其選舉為得才同上

山公啓事

晉山濤為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除尚書僕射領吏部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山濤傳

備儀注禮

牛弘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召諸儒論新礼殺輕重弘所立議衆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拜讓斯須

之間儀注悉備素嘆曰衣冠礼楽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隋書

作考課法

盧毓為吏部尚書文帝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誉有四窓八達之誚帝疾之詔選挙莫取有名者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盧毓曰名不可以得異人而可以得常士王者正以循名按常為戒但當有以驗其後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誉相進退故真偽渾淆虚實相蒙帝納其言詔作考課法

被召即拝

晋少帝即位以蔡謨為吏部尚書不拝乃以王徳恵代之恵被召即拝未嘗接見客有与書求官輙置書閣上及去取其封如初時談者以謨之不拝恵之即拝事雖異而意同 南史

加禄先呵

王弘自領選将加栄禄於人者毎先呵責然後施行若美相賜接者必无所諂人問其故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抚劳便成与主分功若求者絶官叙之分既无以為恵又不微借顔色即大成怨府問者悦伏

与官嗔笑

謝荘代顔竣為吏書竣容皃厳毅常有不可犯之色荘風姿温美有喧譁常歓笑荅之時人語曰顔吏部嗔而与人官謝吏部笑而不与人官

隨時浮沉

王戎領吏部尚書自戎居選未嘗進一寒素退一虚名理一冤枉殺一疽嫉隨時浮沉門調戸選

不許江総

陳孔奐為吏部尚書太子叔宝欲以江総為太子詹事奐曰江総有陳陸之才而无園綺之実太子深以為恨自乃言於陳主将許之奐乃啓顧選叔重之才以居輔道 陳紀

獨識漫漢

東魏以楊愔典選嘗六十人為一甲愔令其自叙読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无有悞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経見我不下以方麹障面我何以不識卿漫漢驚服 三国典略

下筆招怨

鄭抜為吏部揚身未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当時由是招怨言

拍翁厲声

元順為吏部尚書時朱暉素事高陽王雍欲以為廷尉評頻煩託順〻不為用雍抚几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祖元順何人以身成命順抗言白羽翁徐謂雍曰高祖迁宅中土朝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万古而朱暉小人身為省吏何合為廷尉清官雍曰身為丞相録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為官順厲声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

不署紙尾

宋廢帝時蔡廓為吏書徐羨之謂傅亮曰黄門已下悉委蔡自此已上固宜共参同異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紙尾也遂辞不拝 建康実録

隨而下筆

唐裴光庭為相兼吏部尚書与中書令蕭嵩争権不協及為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光庭卒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出為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為光庭腹心専知吏部過官毎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

秉筆當除

韋巨源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吏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皆諸宰相近屬楊再思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尓耳 唐書

舉扇一揮

蕭子顯爲吏部尚書負才氣見凡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揮而衣冠切恨之 齊書

謝朓慙色

初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以投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才人無慙小已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遂有慙色 梁書

脩義失色

元脩義選吏部尚書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小大皆有定價時高居者先叙上黨郡闕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拒居不与居大言不遜對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

官有定價

元暉遷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疋中郡一千小郡五百 北史

士不問賢

崔亮後魏時爲吏部尚書爲停年格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 同前

人中作市井

袁真爲監軍范立平爲吏部尚書坐語袁曰卿此選還不失護軍袁曰立平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語林

後主借鼓吹

梁蔡徵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荅曰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奏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啓

帝問何先

宋葉顒權吏部尚書乾道九年召對便殿賜坐賜茶礼畢他日帝曰吏部條例朕亦置一通在禁中又問卿當官以何爲先對曰以公忠爲先帝曰卿宜无忘此二字後五日除簽書越二日兼參政 楊誠齋集

上嘆有序

宋晏敦復爲吏部尚書上嘗嘆曰敦復凝重剛方當世介然行總有序摘發精明事无姦滯山濤毛玠无以過之 周平園集

諫穿鞠戲

陳俊卿謚正獻爲吏部尚書時上未能穿鞠戲公上疏力諫入對上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决意用卿矣十二月拜同知兼參政

因論耗費

吏部尚書張燾因對論甲庫卒工巧以蕩上心酬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日增俸給賜賚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言雖于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 中興系年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吏部尚書廳壁記 孫逖

吏部尚書昔在周爲大宰之職其建設徒屬敷陳事典則周官備之矣秦滅古法始置尚書僕增其制創立選部故靈帝以梁鵠爲選部尚書後以魏改選部尚書爲吏部尚書自晉宋至于北

冢宰因之字文周依周官置大冢宰卿一人蓋其任也隋並周制復曰吏部尚書皇朝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吏部光宅元年改為天官尚書神龍元年又為吏部尚書綜九流之要為六官之長故郎位亞貫在于茲自武德以來多以宰相兼領一彼一此更為出入才難不其然乎皇帝在位之二十二年缺其官選于衆乃命武部公自兵部尚書拜焉公地惟宗英才則人傑忠孝自律孫叢成德式是軌度詳于衡石國之利也所及遠故天監有度俾多吉士踐此位者四十八人今纂名已著於國史故筆宜存於壁閣繫以日月自得春秋之義記其代遷更是公拜之表以備官寮列為壁記焉

為李晉謝授天官尚書表　　李嶠

寵命載臨震懼交集竊以自國初以來官無措中國臣聞俊乂在官百揆所以時叙名器妄假九流於是咸曠書同隆替義雖不越

臣才踈行缺智乏千舍無千里之資一經乏三冬之數徒以遭逢昌運巧雁時幸雨露之曲成遇山川之廣納遂得差肩有冕務此踈流品出入臺省周旋階闥將今四王坐葉枯朽榮水搏風頗斯服封省丞司衡鏡亟易星花雖智力已窮而清通未效朱紫多雜徵滑莫辨且其抵罪觸綱猶積愆譏翻乃假寵增服更至天對是用何恩內訟以榮為憂且夫八座位隆五曹望重執南宮之喉舌象北斗之樞機式資英傑實典賢實自非孝先先直方輔八舍忠山濤之簡靜萬泉彌綸之以精妍窮何以對揚天哲厭塞人望願斯政不貫綜國家豈臣庸愚所堪尹丞伏願迴光宸照返汗收恩察臣由衷之請矜臣陳力之議則朝端允穆天下至公四始輟在梁之譏六爻無負乘之累矣無任懇懼之至

辭免除權吏部尚書狀　　樓鑰

寵光下逮惕懼交深竊以選部攸司是曰六官之長文昌攝重亦叨八座之稱縱難求傑異之才猶當取殘勳之舊臣一登仕路三入修門年餘歲逮晝錦於始望無心荏苒於危機惟茲璵闇幾更日瑣遇事輒發旋自積於私忱許自為多方自責於呵譴敢期眷獎亟賜褒遷在由夕拜之聯擢試天官之貳任青於東觀乃視草於北門揣愚分以何堪恐公言之不伏伏望　皇帝陛下收還成命改畀真賢俾退服於舊班無斷伸於歸望

謝除權吏部尚書表　　樓鑰

允負殊闕自顧臣功排長祝由勿蒙眷寵仰惟　皇慈之至渥揣微分以何堪中謝竊以選部特衡鳳儀六卿之長文昌聽覆實為八座之聯非素推公方不足以抑吏奸非夙有德望不足以厭輿論雖黃緞之下無參異同而搢紳之流鮮不關係宜求精緻

之彥以當要劇之司伏念臣才不逮人拿旋泥古一為支郡三入修門又侍上皇頒異數之无補明澄叨預詔書何極樞之有加代言非措辭之工扯拙對群寺之器何拘謹龍之論屢寬斧鉞之誅去省眼若五年後踏登於冢宰雖班六者一載適當刻於從臣甚林兼內制之文史館修信書之筆屬盈已甚控避莫由頒御府之龍衣荏之帶繫天閑之良馬寵以雕鞍但喜兼寵之私敢忘稽古之效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萬惡盡才難益持愛之選優容眾物獨負設竽之愧宜黜而遷以榮惟臣才不深思僥冒勉忍疲庸為山以啓事之書知非所以擇其儕年之格何足言勞尚效典選之平少助官人之道

與趙尚書書　　朱元晦

竊者竊聞柰拔追詔入長天官大以尚書寄寶之隆宜在廟堂

參訢同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郎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去甚夫啓罪之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无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独爲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爲力者不審明公何以处之竊嘗推懷於其大者未有安而不待属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志嘗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計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必賓門墻與之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无事之不成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爲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墻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喜始得覩於進退官属之際則見明公之所与者率多碌々凡庸雖財偖何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脩事業衆所稱以爲當擧而得之者也而况於其考行蘊蓄真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任於輔相之列則將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属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艱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爲明公願之而辱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恕其狂易試加察焉蓋不惟明公所自擧而凡所爲属之同列以拗賢者之路若宜皆在誨指之中則熹之虛實可覩矣來使回自三山熹前此已發拜啓薄冗姑此少申賀礼而亦不敢爲无益之空言也未由趨拜猶屬伏乞以時爲國自重

吏部侍郎

歷代沿革

吏部侍郎周之小宰中大夫也漢以來尚書侍郎今郎中之任北齊陸卬兄弟爲相代兵吏部郎冷侍郎也隋煬帝三年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並正四品以下銓補多歸之唐武德初因隋舊置吏部尚書掌六品七品選侍郎銓掌八品九品選龍朔二年改爲司列少常伯咸亨初改爲吏部侍郎光宅初改爲天官侍郎神龍初復爲吏部侍郎天寶十一載改爲文部侍郎至德二載復爲吏部侍郎本一員總章二年加一員以裴行儉爲之本員爲中銓新加員爲東銓 通典云唐列三銓尚書掌其一侍郎分其二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所掌其一爲中銓其一爲東銓 宋元豐官制行以流內銓歸吏部侍郎左選 元豐初御史黃履言天下選人名在吏部者且万人乘其家牒以式往藉時射改官制先詔復內銓稱尚書吏部官制行歸侍部侍郎左選 以三班院歸吏部侍郎右選 三班院舊置勾抹不中者拘括闕以之級宰三年能主簿元豐初又詔与審官東院流內銓各省任簿一官制行歸吏部侍郎右選 侍郎從三品掌文臣未改秩者凡始命或有數員皆試而後選若應遷格則團甲同郎官引見於便殿回宗奏授官右選掌武臣未陞朝若凡所任而試不中等及已入官而未應選者皆勿任正闕若選路分都監將官閤門祗候都總管司承受皆以名上樞密院視朝入閤則執文武班簿對立官制尚書侍郎通治曹事奏事則同班惟吏選分領四選有所論奏則各以選事同所隸郎官上殿 續會要 初置二員餘須左選吏承之右選

大元仍唐宋制置吏部侍郎

羣書要語

小宰之職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 周礼司小宰之職任佐平邦典與重朝倫參我咨啓属於清

鑒當弼諧燮之操不遺刈楚之材晏公類要尚書六職天官首
之撰論官材澄汰流品比諸內史選抄猶倩尒其以裴玄祖于
為心白集敕公行綽制用能權機之務俾居行鏡之職唐大詔令
掌銓行之品藻宜叙九流楊億代表吏部典省選等表尒於所屬
之官有行封爵議勳覆稽功課之事咸以會為侍郎貳之其長
可不重哉南豐擬制夫以天官之二治要卿之選譜書拔萃條
格紛委苟非其人則士之失職而無告者多矣東坡集天官四
銓總覈人物澄清流品陰禄卿制文昌一卿位次八座陸佃制
吏部古之天官而侍郎小宰之職曲阜傳堯俞制
詩句持行留鑑衡聽樓上星辰注見素為吏部侍郎銓選平允
上星辰以言其親帝之旁杜南宮舊故人白馬金盤陀雅筆映
千古見賢心齊紀舊注以南宮為礼部非也按天官書南宮朱
鳥權行大微三公之庭將相執法郎位衆星

古今事實

銓衡之任

唐掌選部流內六品以下官是為銓衡之任凡初仕進者無不
仰為通典

銓綜之司

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子憲為何內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
來集關者時焉載為吏部侍郎書曰無乃往者集朝廷咸曰宜
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也

典選十載

楊纂長於吏道所任皆有声績俄又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
餘載人論稱為允當

典選六年

唐席豫為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卿前為考功職事平允故有
此授顓典選六年有公事又忘疲瘁精力于官僚能功拔擢
無所遺銓綜六年以平允聞並唐書

四代居選

旁顓叔拜天官侍郎自其高祖至顓叔四代咸居選部時論榮
之分紀

旬月即拜

何麗字伯始文孝廉天下第一旬月拜吏部侍郎

賜鏡以表

高麗遇為吏侍凡所銓綜時稱平允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
其精鑒焉

改職又除

唐崔玄暐拜天官侍郎每介然自守都絕請謁頗為執政所忌
轉文昌左丞月餘則天謂曰自卿改職以來選司大有罪過或
聞令史乃設齋自慶此欲盛為貪惡耳今要卿復舊任又除天
官侍郎

大革前弊

唐宋璟為吏書与侍郎李又盧從愿等大革前弊取捨平允銓
綜有叙

不省私書

孔緯字化文權要有所私託書盈几不省並唐本傳

韋陟風采

韋陟迁吏侍選人多偽集与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擿辨無不服
者

裴楷風神

晉裴楷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謂之玉山照人

尋益知人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謹絶倫房元齡杜如晦与選
孝基特加賞異後以為知人 隋書

行儉知人

裴行儉為吏部侍郎典選有知人之鑒見王勮与蘇味道謂人
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後勮果為天官侍郎味道至相位

獎用孫張

王丘遷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獎用如孫逖張鏡微皆
時茂秀

掌選韓元

吏侍鄭杲任韓思復為太常博士元希聲為京兆士曹嘗謂人
曰今年掌選韓元二子則吏部不負朝廷矣 唐會要

前有裴馬

唐裴行儉馬載為吏部侍郎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
稱為裴馬

後有盧李

盧從愿睿宗時拜吏部侍郎中宗之後選司頗失綱紀從愿精
心調理大稱平允李朝隱同時典選時人稱曰前有裴馬後有
盧李

弘景藏正

韋弘景轉吏部侍郎銓綜平允權邪憚其藏正不敢干以非道

岑羲勁廉

岑羲進吏侍時崔湜鄭愔及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勁
廉為時議嘉仰 並本傳

汰擇士類

温彥博遷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欲汰擇士類衆術不能厭衆訟
盈庭時議頗譏

甄別士庶

陸彥師為吏侍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
別於士庶 同上

識刀某姓

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時有選人姓刀又有王元忠並被
放乃密与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刀改為丁王改為士擬授官後
卽添成文字至遠一覧便曰今年銓覆万人總識姓名安有丁
士姓名此必刀某也省內以為神明 會要

令裴署嘲

温彥博為吏侍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解嘲謔彥
博卽令嘲屏墻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
許遮賢路彥博慚而与官 唐語林

李下无蹊

李知遠知選吏甫然敍事又號李下无蹊又李文進吏侍請謁
不行時人語曰李下无蹊徑 本傳

李士多附

李季卿拜吏部侍郎俄而兼御史大夫奉使河南江淮宣撫振
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在銓衡數年季卿有宇量性識博
達与善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以進賢為務士以此多附之

与邊遠官

唐崔鄲判吏部東銓春文宗召三銓謂之曰卿等比選令錄如
何注擬鄲曰資序相當問以為治之術見可否而擬之帝曰依
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擬對曰与邊遠慢官帝曰以不肖之才治
邊民則疾苦可知也朝廷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
尋拜吏部侍郎

便江南選

唐貞元初刘滋為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吉師貞元後天下蝗旱谷價翔貴選人不得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称举職並分紀

開門无禁

姜晦為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体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与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尽除之大開銓門示无所禁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削規成以為不可竟銓衡得所賄賂不行举朝服歎

選才得宜

刘林甫正觀初迁吏部侍郎初赴選者以十一月為始至春即停選林甫奏請四時听隨到注擬當時咸以為便時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尽來赴集將万餘人林甫選才銓擢咸得其宜時人以林甫典選比隋之高孝基趙李

人推強直

韋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氈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无宜拜卧時人推其強直

帝謂勇決

隋楊恭仁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作乱煬帝制恭仁率兵經略与玄感戰於破陵大敗之軍旋煬帝召入内殿謂曰我聞破陵之軍唯卿力戰功最難比由知卿奉法清慎都不知勇決如此

吏不容私

蔡北海先生亢礼維揚兵革之後省曹簿書残毀殆尽公再執銓行時為吏部侍郎與其故衣冠調集与朝政公革討論漫无成案可按若公援椽該審條出一言以决吏不得容其私詔重刊七司條勒公所建明悉若干今自丹省府除授官有案驗

李益龍撰行狀

吏不得肆

洪文安公遵字景嚴公為吏部侍郎先是選人諸曹改秩子舉一出吏手公乃隨事疏理吏不得肆言行錄

陳權孤寒

陳堯咨判流内銓舊制選人皆用奏举乃得改京寺官而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特為陳其功狀而升擢之紀綜

孫論僥倖

孫逢吉字從之進吏部侍郎朱公熹之去公力救之侍郎彭公龜年補外又言不應為近習而逐正人一日會食部中或報王喜除閤門祗候公曰此乃僥倖當於内庭致朱侍講容止以為龍鍾若宜可以污清選當我疏力争否則於經筵論之飛語上聞内批為郡播芳 嚴集

屬邑必容

崔晉卿知吏部選事性練案選人有訴訟案牘官者雖至數千言或声色忤属者晉卿必含容之拜吏部侍郎前後典選五年政既寬弛胥吏多因緣為姦賄賂大行

點頭更擬

蘇晉為吏部侍郎裴光庭知尚書事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庭以為侮己出晉汝州刺史

高枕而卧

許子儒以天后長壽中官至天官侍郎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鏡為意委令史句直以腹心注官之次子儒但高枕而卧時云句直平配由是補授失序无復綱紀道路以為口實

非錢不行

鄭俠掌選贓汚狼籍有選人資錢千緡上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

文集

雜著

謝轉吏部侍郎表　歐陽脩

驟膺湊渥備瀝愚誠雖至顯於困避煩言之爲難重乎人令出莫回戒命於已行抵受以還竊懼失節臣某中謝伏念臣素未通於家本材不足以經綸但知守拙以爲忠每務師心而自信徒以遭逢先帝拔自衆人久參侍從之聯遂玷機衡之二而屬大猶啓兆嗣纘膺期方爲政之清明思百度之修理内量譾薄實憂以聖而責愚矧迫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謂皇慈曲被寵數屢加當覃大慶之初已无功而冒賞曾未踰年之久復進秩以叨榮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政惟新用人務實謂才難於求施恩恍使以忘勞憫其勤劬錫以優洽雖恩踰於望表亦能興其憂并誓殫犬馬之微少荅乾坤之造

代謝吏部侍郎表　樓鑰

代言西掖方拜誤恩攝貳東銓復叨改命循墻莫避臨谷增危中謝伏念臣淺落无堪迂疏自信正以經營於菽水故嘗希望於斗升昨自外官恭趨藏召擢則内朝之寵列覩觀上聖之能飛五歷粉闈一叅月寺簪筆遊於慕无補書之可稱符今廣庭幸徽盟之復締冒杜史詞臣之選兼宮端宝牒之司初无左右之先容久出聖神之親擢忽承帝制俾倅天官一新寵紫之荣仍假銓衡之長莫由成深徒激懦衷伏蓋伏遇　皇帝陛下虚以受人明於分職推臣孤立於宦路借以末光謂臣曾歷於劇曹付之重委臣敢不寅遵邦憲嚴制吏姦朝夕論思雖荒之嚴吾之言傳書期會庶免追揚馬之名

謝吏部侍郎表　鄭僑

代言西掖已冒至榮列職中臺更塵高選拜恩僝湮撫已兢慚中謝竊以六典治邦周重天官之任三銓綜吏唐推文部之權洪惟神考之正名肇法先王之成憲迄至今日益昭聖功宜得真才以貳選事而臣猥從發府特荷哀憐俾擢貢於近班獲預聞於機要事　陛下有如上帝敢萌一念之欺仰　陛下何嘗高山終乏纖埃之補未工空飡之責遽叨越次之升省言思之可謂幸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孝隆繼志道廣用中欲多士之无朋故孤立者尚進欲四方之不擾故愚守者并容愛李斯心俾祇厥存臣敢不激昂遭遇勉竭獻爲念此餘生實神聖之再造誓殫綿力報寵祿之殊私

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　吳求叔

溪若出綸霈于閶闔命寵以甘泉耆從以侍臣爲邦家之光選部典銓以小宰爲人物之鑑臣晞稍望爲稱親除如臣者猥自邊陬躐登朝序才能甚短如鼎彝之不可以杜重文体近浮如玉之不可以爲穀偶值清朝之更化忽陪羣彥以同升綠當記注之筵復玷詞掖之選赤墀載筆幾歸言動之容紅燭燃窗兩被傳宣之寵雖曰儒生之榮遇每慚仕者之高風方戒滿盈又叨甄擢官清易嵩甫半歲而三遷恩重難酬不一月而再命倘冒承於殊渥恐交嘖於煩言伏望　聖慈俯矜愚悃於賛書之未出擇髦士之攸宜庶安私情允愜公論

第二辭免狀　吳求叔

重惟吏侍之選實高諸曹非知人之明不足以鑑裁流品非秉法之正不足以檢柅吏姦比若其丮貳之初以卯退朝以辰入局典吏抱案選官端坐變惜分陰僅可區撥而才不周於繁劇智不足於聯綿以所不能之人居所甚重之職因循之久易生

茹冠豈圖異澤復畀陳人若貪亦負乘冒昧以處則必以膚踐招於騰敗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得從罷免庶幾上不以累聖鑒下不以溢愚分

辭免兼權吏部侍郎申省狀　洪咨夔

蒙恩使審閲命兹惕然竊以詞垣四禁稽綬為先選部二稱繁劇尤甚專掌尚虞於弗勝兼官必至於多遺伏念某蠢問空疎林識謝隨領內史之職幸乎一而未能參小宰之聯共其二以何有能代庖而越俎將毀瓦而畫墁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念御焉不容於窮力而牧羊每患於多岐俾避舊官亟寢新命少安愚分實戴隆私

謝吏部侍郎表　周必大

最近叨居鳳閣稼官之資武文迭試吏曆掄部之榮屢叨須在簡之珍宝帶錫章身之寵仰慙主眷俯愧輿言臣某中謝臣聞

古之銓綜存乎人今之銓綜一於法存乎人固可以得士然其弊也寧由乎舉之不公一於法固可以絶私然其弊也或致賢愚之同滞而況簿書紛若胥吏雜然苟稽察之弗精將混淆而莫辨欲酌古今之中制當令人法之並行譙猶戢於吏姦亦少伸於士氣豈容虛受以累明揚伏念臣性鄙智迂志卑才下早親翰墨第為書生陳蕃之談久侍軒墀初之禁從論思之語引去則殊私之未報欲留則高位之難安方進退之靡寧忽選除之下逮躐聯於猥冰之俱而頓形提市之羞被此光寵若為稱塞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乾行不息日照無私知人非堯帝之難巧任奚患選擬有臯陶之幸枉直自分夫何一介之臣乃冠貳卿之列臣敢不遵承法令振拔滞淹虽識水鑑之明上裨哲姑守權衡之信仰助公平苟不奪知斯為報國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孫覿

承流吏部方叨右省之除推貳選曹吏代北來之直厥民深厚小巳凌兢中謝臣聞虞書三載黜陟之文周官羣吏誅賞之法歷時千載分經四銓圖籍浩繁官曹猥雜諸郎寄坐老吏專家一年干戈倥擾之餘一時水火焚燎之後千蠧橫潰三吏旁穿世號把推坐嘲銅臭士無固志端若視馬曹然官不即工但冝書紙尾耳深惟流弊常激聖衷使夫人皆從容而自居則誰當以奮發而為意猶慮而上焫有意於厲精奏刀欲前了無施於盤錯空殫綿力實負初心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德方亨太明繼照深鑒百王之弊一清多士之源偶以乏才遂當殊獎國雖有欲速之戒矯枉在剸致之功輸夙夜之勞僅逃愚公之志效涓壓之報庶逃鄧伯之譏

吏部郎中

歷代沿革

周官太宰屬官有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秦有郎中以其為郎侍衛居中故曰郎中僅選尚書郎初從三署郎以補之初入尚書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故郎中之名猶因三署舊號後漢置吏部郎中职在選舉(晉)用人校於時選其諸曹郎功高者遷吏部郎中歷代品級皆高於諸曹郎魏晉宋齊吏部郎品第五諸曹郎第六(梁)吏部郎品第四班第十一陳因梁後魏北齊吏部郎品正第四上諸曹郎品正第六上後周依周官隋煬帝改吏部郎為選部郎唐吏部郎中一人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大夫咸亨光宅神龍並隋曹改復一人掌小選未入仕而吏京司若復分九品通謂之行署其應選之人以未入九流故謂之流外銓(宋)元豐官制行置吏部郎中四人尚書選二人侍郎選各一人參掌選事而分治之凡序位有品選官有格分任有職寓禄有階皆

以吏稽考審核其狀實成於長二而後行焉建炎三年詔三
選各一員大元仍唐宋舊置吏部郎中二人

羣書要語

乃統吾徒是称小選 唐于揚仲宣碑 六官之屬吏部首之 白集除李見制 參我六典冠于諸曹云有
銓書以雅瞰匪擇乃筆以決臧否剖綜析滯揮翰如流選部以
清繁公是賴 上同 銓衡無品歷選實餘六條表才盛吾東之
佐礼勳司兩之重高選髦士以分劇曹 常楚郎負外制 天官之
屬吾為劇曹 初寧土琮制 任參六典選重一時 頻叟尚書正本
而吏部天官綜叙羣才以成天下之治郎於典領其選甚高
豈脩豊撰制

詩句吏部提英鑒片善蒙采錄 黄山谷 吏部信才傑文鋒振奇
響詞与金石諧思逐風雲上 梁沈約陪齊謝眺 兩人同門事征
西今日君先擇茱兑 裴度柳公綽俱為判官公綽先入為郎度以詩戲云

古今事實

超迁郎中

後漢吏部郎典劇多超迁者

稍迁郎中

斉庚杲之司空刘勔見而奇之曰是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稍
迁吏部郎中參選大事 斉書

筝一吏部

後魏庚頑創業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為武筝一吏部郎令
郎三日假尋曰朕已得之矣乃徵其兄為之其日參選事垂三十
年廉謹明決尚書曰非崔郎中選事不辦

覓一吏部

諸其兄每屬所親覓一佳吏部 鄭白与縣宰徐寧海岱清士郎

迁吏部

崔亮明決

後魏孝文帝欲創業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為朕筝一吏部
郎令郎三日假尋曰朕已得之矣乃徵崔亮為之亮字敬儒自
參選事垂二十年廉謹明決尚書曰非崔郎中選事不辦 北史

刘晁風猷

刘晁清太中為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晁性君寛易而典
選曹按吏有風猷 五代史

阮咸寡欲

山濤舉阮咸為吏部郎中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世説

陸崔正人

吏部郎典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巳而乃當能正人 議郎杜
黙徳稷亦住大子洗子崔諒中郎陸淮皆有意正人其以不當
審有可用者否 山濤啓事

設長名榜

吏部郎中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列銓注期限等法又定州縣升
降官資高下以為故事長名榜自此始也 選舉志

定朝儀令

後魏鄭渊博覧經書太祖定中原擢為吏部郎渊明解制度多
識故事与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楽及国丈章詔表多渊所
為也

傾朝送別

何尚之字彦徳為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及至郡父叔度
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
此是送吏部郎中非関何彦徳也昔殷浩亦甞作豫章定省送
別者甚衆及廢從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无敢相窺

百姓追送

褚翔爲義興太守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老少追送出境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囑易意号爲平允遷侍中

庭植嘉樹

顔憲之爲尚書吏部郎其祖凱之晉爲吏部於庭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後果爲此職

師爲模楷

隋李德林爲吏部郎陸昂命其子与德林周旋誡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爲模楷

尉得迁官

晁補之字无咎爲吏部郎中有類外尉爲獲盜八人法當改官吾功曹獲盜不同獻由泪其賞持之不決尉客京乂窘甚詣公訴之公憫然一日當奏郎爲上之七日得迁官於是吏畏服部无留事下未錄又見張文潜集

上常目送

曾肇謚文昭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殿引選人上常目送之出殿門而已 揚龜山撰行狀

古今文集

雜著

吏部郎中廳壁記　獨孤及

大微五帝星座後十五星曰郎位秦漢之君則而家之乃建郎中至魏世祖分尚書曹爲六部各六人今之吏部魏之選曹也掌選文武銓覈以正公卿大夫士羣吏之品位凡廢置之柄官府之序歲終令天下郡縣會計致事而郎官起草立議操而成之然後尚書受成於郎中之選非楚金百鍊頻弓六鈞不与也故居官者不由選曹郎而進罔以見其才之餘地亦尤刀刱之刃

米豈若大牛切大王則雖曰我且以爲鎭鄉人尤疑之由其塗而升聚必環周三臺翔飛兩楹發喉舌秉刀尺若什七八諸曹郎莫敢也歲在乙巳河南賀若公用貞幹詩直實流歷位仕歲公爲外郎也東曹荊然如得水鏡洽餘抗也吳人漸〻若逢陽春今也來思八法在手操割成務弥綸舊章職如初攻常以前於執躅我之章敘而武德以來爵署鼎新者數官曹易名者五若姓不表年不紀是發德世將來何觀故謹而列之俾我曹之春秋存乎右壁其選部司列天官文部之目各因其所革時之先後冠於其首以爲志云

吏部員外郎

歷代沿革

周官大宰屬官有上士蓋今員外之任也宋百官階次有員外郎後周依周官隋文帝開皇六年尚書省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帳品從第六謂曹郎本員之外復置郎煬帝二年廢尚書諸曹各置員外郎一人吏部置二人唐龍朔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尚書諸司員外郎正七品大元置吏部員外郎一人

羣書要語

吏部員外郎掌選院謂之南曹 注 其曹在銓曹之南故謂之南曹 唐六典 吏部員外郎二人掌文選以三銓之法官天下之材其投試銓注与流内畧同謂之小選 唐百官志

詩句吏部官才傑文鋒振奇其詞与金石諧因緣風雲上 梁沈約梓有銘賦 吏部提英髦凡書蒙采録 黄山谷 今日君先捧紫泥 御公縛与裴度俱爲判官錚入爲吏部郎度作詩戲云

古今事實

吏部有眼

唐吏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舊說吏部爲省眼

南宮眉目

韋陟字商衡爲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宮爲眉目往選士爲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挐盤錯一瞬而剖 劉禹錫撰神道碑

銓叙稱美

唐崔鄲安貞秀偉神清重雅人望而安之爲吏部員外郎奸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不至留滯銓叙之美爲時所稱

判析有條

唐李栖筠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栖筠判析有條奸吏氣奪號爲神明

簿最詳緻

薛淑遷吏部員外郎性強直明吏事在南曹五年簿最詳緻

吏事第一

裴遵慶遷吏部員外郎𢷬判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湊會府每歲吏部選人盈萬遵慶敏識強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

鈐制官吏

唐皇甫鏄爲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凡三年頗能鈐制官吏改吏部郎中

甄別能否

唐牛徽遷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曹猥濫吏爲奸欺每歲選人四千餘人徽性貞剛特爲起請由是銓叙稱正能否旌別物議稱之

思制吏奸

紹興三十年以劉珙爲吏部員外郎珙在銓曹時吾吏爲奸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置令式其中使選人集者得出入繙閱吾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

復清選部

劉崇望字希徒轉吏部員外郎崔安潛爲吏部尚書崇望判南曹滌除宿弊復清選部 唐書

朕欲見久

陳傅良奏事入修門頹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歎曰幾年陳君今尚可使外補耶奏留爲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抱負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 攻媿集

上爲瞿頷

張栻召爲吏部員外郎劇室用史正志爲發運使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栻爲上言之上曰正志以爲非取之民公對曰今州縣財賦大抵無餘不過巧爲之名以取之於民耳上聞之瞿然頷栻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閱實如栻言即詔罷之 楊誠齋集

古今文集

雜著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廷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乃冠以曹名用諸曹功次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寖劇因家紀律昭明官脩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爲大夫者滿歲皆調於公下啓奏賦祿以先有司初上元中太官趙郡李公敬玄爲常伯以優托官簿差次裁成端本舉末不得不重乃請外郎一人顓南曹之任其後或詔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攝居之皆謂其才

而慎斯挙也大抵應具命者多士必屬耳目焉以其公私能否之間不可過也以事之委曾吏之奇衮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明閑習察或深刻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披贄六職得之吏易疾若傅曽太原王仲舒字弘中温毅廉直惰方敏資風神蒙奬邁乎彝倫貞元十年冬尤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壁一右諫列儀曹考功凡十八年实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堅明忠恕行理官業程品具挙尤違自紀然後以狀之成贊於軍宰小宰能退者不讀受禄者不遲恢恢然投其盤而芒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爲折中矣昔春秋書士谷曰堪其事也賓諸曰署所以朝夕覆君命也上因官署而挙事任春秋正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於引川斗不書

吏部分字

封 應給制誥　　舊司封

應封後　贈近

六典封十一　廿一

歷代沿革

舊主爵部 **北斉** 置主爵郎中一人 **隋** 文帝爲主爵侍郎煬帝改爲主爵郎 **唐** 龍朔二年改司封大夫咸亨元年復加光宅元年改司封郎中神龍元年復故開元二十四年復爲司封 **宋** 於右掖門置院四司誥身案並集于此以備中書除改本司郎官各主其事淳化五年始專置官司於省内凡官誥各以本司誥身印印之文臣用吏部武臣用兵部王公命婦用司封加勳用司勳并文武官将校誥身及封贈官誥院提挙一人以知制誥充判院一人以带職京朝官充元封五年行官制文武誥身屬吏部蕃官誥屬兵部封贈及命婦誥屬司封加勳并将校告屬司勳官誥院四部誥身案及吏人皆事隸本部七年併司封司勳誥身案入吏部預書庫收掌崇寧四年吏部專置造官誥局五年罷令尚書右選主管大觀元年復置慕改爲官誥院仍隸左右司三年復罷歸吏部政和三年六月詔依舊置官誥院差官一員主管少府監鑄印記吏部製造誥身案記爲文建炎以來因仍不改 **大元** 元専曹官封誥以令史分頭掌之

羣書要語

司封郎中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并爵九等 唐百官志

封爵之恩施於内外国之典也主以郎吏寵秩其優 曽欣豊除王祖道制 宜寵左曹之秩用優主爵之名 胡森制

古今事實

執秩

晋文公作執秩以正其官 注 執秩主爵之官 左傳

典封

[illegible]勤爲郎中給事尚書使与諸侯封事 本傳

公権入奏

唐柳公権爲司封員外郎入奏帝曰見卿筆蹟久矣因問用筆法權曰心正則筆正乃可法矣 本傳

文新一一　廿二

孝武同省

正觀中韋姿武爲主爵郎中与兄弟同省時號三列宿 唐史

上科文議

宋王介甫用事議論者畏遠朝官多之官誥院介甫欲變更科挙上疑焉以公議上悟曰吾故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 蘇穎濱撰東坡行狀

此代言手

宋京鐘字仲遠参政龍茂良薦公于孝宗轉主管官誥院先是茂良帥潛曽白得公所奏之文奇之曰此汪彦章代言手也尤敢兩月詔從臣挙良縣令爲執法官給事中王希呂以公應詔即召見曰卿議論通明有用材也是日除監察御史 楊誠齋集

古今文集

雜著

官誥院題名記　虞似良

士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凡除授誥命必録院以給之則吾是職者為甚重而不輕矣故謹其付給而守其貳令視他司為嚴唐制自官誥身分掌於其所部文則吏部掌之武則兵部掌之宗室命婦司封掌之考校動績司勲掌之国初悉因唐舊置院於右掖門之左凡吏兵封勲四司之告牒集諸此淳化五年始專置局命中書舍人一員提舉而以朝官一員判局事於是職任頗重元豐官制始以文武官誥身悉隷吏部而以番官隷兵部崇寧大觀或罷或不大抵廢則皆歸吏部右選政和復置院仍差主管官二員中興以来因仍不改然自紹興至今四十餘年中間官吏殆无有記之者名氏刻泐漫不可見事之因循苟且豈特此哉似良不才承之是官思有以紀會同寮魏君相与討究自薛億而下得五十五人勒諸石庶使来者尚有考也乾道七年十月既望記

官誥院續題名記　丁伯桂

誥院題名石昉於乾道七禩紹熙改元易而大之紹定辛卯之秋燬既為修屋与石俱燬院既新乃求舊題副墨寄之石立新石列為二經始於趙君与籌成於林君某謂余曾君是官諗識之欽惟皇朝以名器礪天下士命詞於西掖而受給於誥部要使爵德賞功之意暫行域中光被万物所係亦大矣往昔名公卒多發軔于此不但亢台衡持從橐登要路為足垂榮其人節行者聞某人勲業赫奕一目畢見使来者知所勸其亦補助教道之一紹定六年十一月既望記

官誥院續題名記　汪詢之

乾道辛卯官誥院始刻題名石易于紹熙庚戌燬于紹定辛卯

今江淮大使觀文趙公与簒来尼厥職爰立二石為行之右二十七年當寶祐六年石凡當續僕適承之乃暨同僚姜君士龍圖辞以諗于公公捐楮一千給佐其費又在外舉郎之曾君是官者致助各有差於是石續而三矣恭惟国朝以好爵縻天下士文武之臣各以其職受命而榮辱予奪之柄廷寄於盈尺之誥司存顧不嚴且重歟凡得書名於石者當以羔羊素絲之詩厲其節以緇衣恶文之賢養其才又以朝廷之所以褒德懋功者自懋其器業使前者規後者随輝聯光映声實流国家將於是有賴焉豈直能大其官而已是年五月既望記

勲封科　應封食邑實封如王一万户郡王五千户之類又親王公主應国封號之類。舊司勲

歴代沿革　周官有司勲上士一人凡有功者司勲詔之後周長官有司勲一人掌功勲之賞隋文帝立司勲侍郎一人煬帝改為司勲郎唐武徳初為司勲郎中龍朔元年改為司勲大夫掌邦国官人之勲級凡勲十有二等十二轉自上柱国至武騎尉凡十二凡有功之人合授勲官者皆委之覆定然後奏擬宋司勲掌賜勲定賞録用世勢凡官吏軍民應賞而隷有司施行者則審覆而駁其繆誤　大元　元専曹官有勲封科以令史分頭掌之

羣書要語　司勲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勲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賞无常輕重眡功周礼掌校定勲績論功行賞職員令

古今文類　詞人稱首　唐張九齡遷司勲員外郎張説謂人曰後来詞人稱首本傳

郎吏得人

啓張楯惠為張嘉貞奏對㗊〻武后悅擢楯遷司勳郎中酬其
得人時功狀盈几郎吏不決嘉貞以為辞決廷无留牒 加正

論安石配享

宋趙忠簡公鼎字元鎮公為司勳郎官乃上言自王安石用事肆
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蔡京托名紹述又祖安石
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尤配享廟廷而京黨未族何以收人
而召和氣哉 言行録

駮奏檜擅事

宋陳文正公康伯字長卿自公為郎 時為司勳郎官 秦檜方擅
事公雅有素乃澹然其中檜雖称公靜重常越用他人公不以
為意在省五年始為軍器監 同上

考選科

諸科選　文資選　右職選　宮中選
諸司選　除由　磨由　司計

又新一一　卅十一

監當官別置外選　舊考功
漢曹郎一人掌天下歲尽集課元帝時京房作考
功課吏之法然其職不在尚書至光武改尚書三

歷代沿革

公曹主歲書考課〻諸州郡魏尚書郎曹有考功郎中一人
宋齊並置功論郎中梁有功論侍郎隋文帝置考功侍郎煬
帝改考功郎唐龍朔改為司績大夫武德舊令考功郎中監
試貢舉人正觀以來乃以考功員外郎專掌貢舉省郎之殊
美者至開元移貢舉於礼部而考功員外郎分判而已宋考
功判司事一人以带職朝官或元職事朝官充凡考課之法
分隸他司或以他司專領本司但掌覆太常擬謚及幕府州
縣官流外較考之事元豊官制行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
事續會要初除蔡峋蔡京 典書 掌文武官叙蔭勳賞任考課
之政令凡命官隨所隸選以其職事具注於曆給之於其屬
州若司歲書其功過應升遷選授者驗曆按法而叙進之有
負殿則正其罪罰以七事考監司以四善三最考守令凡改
服色者以年勞計之應謚者覆太常所定行狀報尚書省官
集議以聞凡立碑碣名額之事掌之舊置考課院其定殿最
皆有考辞大元无專曹官有考選科以令史分頭主之

羣書要語

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
其屬功過善惡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內之官
叙以四善〻狀之外有二十七最 唐百官志 又功臣家傳碑頌
誄謚等事 同上 主羣吏之課而議其殊賞郎於天臺任屬尤重
曾飼豈淙蔡京制 計羣吏之治而明黜陟之法臺郎典列列於
左曹 又除呂和卿制

詩句

称意新官又少年秋清身健好朝天 白樂天送霍考功

古今事實

又新一一　卅六

鶴廳
唐考功員外郎廳事有薛稷畫鶴宋之問為贊 西京雜記

南曹 見後裴諝事

挾印赴行在
唐裴諝遷考功郎中代宗幸陝諝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上
曰疾風知勁草 本傳

墨書絕吏奸
唐王徽轉考功員外郎時考簿上中下字朱書吏緣為奸多有
揩改徽白僕射請以墨書

鄭澣敏識
鄭澣為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者
澣採得其情條奏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識 分紀

仲舒文名

王仲舒有文名遷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

辭判精密

裴垍遷考功員外郎侍郎鄭珣瑜考校辭判研覈精密皆值才實

典選平允

嚴挺之開元中爲考功郎中典選二年大稱平允並本傳

進絕清明

馬懷素遷考功員外郎進絕清明拜吏侍元宗曰卿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

黜陟詳當

趙宗儒傳正元六年領考功事黜陟詳當先所回避

不避權倖

穆宗即位召李渤爲考功員外郎校定京官考不避權倖皆行黜陟

務覈實才

唐王丘傳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異時多請託丘務覈實其才

吏先以辦

王仲舒弘中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先以辦 韓文王公神道碑

人以爲便

考功員外郎魏玒字邦達守監察御史玒在考功郎選案積不存吏緣爲姦川陝官到部者多以微文沮抑往反輒經年玒請細節不圖處案先放行人以爲便 中興系年錄

非蘇不可

韓休作蘇頲集序云爲考功員外郎開府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蘇君不可遂拜考功員外郎

得王遂請

王信字成之權考功郎有選人張公選仍一年免銓至是改秩吏妄引後令抵之公鈞察其故吏怖服又有三蜀士竇蘇式吏受賂爲追地趙衛公爲王書以囑公持弗聽已而轉搢天官閱審成績村掌愧歎嘵激不已至白于上前他日上謂尚書蔡洸曰考功得王信銓曹無遊若私相詰指爲神明 仝上

諡改文莊

宋劉敞判尚書考功仁宗賜夏竦諡曰文正敞言諡者有司之事也竦之行邪而陛下諡之以正不應法疏三上仁宗爲更竦諡曰文莊 東都事略

律詩

送考功崔郎中赴闕　白居易

翔鸞新宮又小弇秋凉身健好朝天青雲至了无多路却要徐驅穩著鞭

詩話

專心望考功

唐李尚容爲侍御史自以才望清華必當入省常望前行及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悵張恭忠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腳蹭蹬落省郎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二 新集

南 江 富大用 時可編

六曹部

戶部尚書

歷代沿革

戶部尚書周之地官卿也漢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人主財帛委輸成帝置尚書五人其三曰民曹主人吏上尚書事後漢以民曹主繕修功作當工官之任吳有戶部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寺專掌軍國支計又置左民尚書晉初省之有度支皆主筭也東晉帝時有右民尚書宋陳置左戶尚書並掌戶籍知工官之事後魏北齊有度支尚書後周置地官府大司徒卿隋初有度支尚書後則并後周民部之職開皇三年改度支爲民部唐因之貞觀改爲戶部龍朔改爲司元太常伯光宅改地官尚書神龍復爲戶部宋初除宰設爲戶部尚書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欲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而舊三司財用事有在五曹寺監者並歸戶部則利權歸一詔尚書省立法左右曹錢穀尚書兼總使周知其數量入爲出而制國用大元仍唐宋舊置戶部掌民籍貢賦官吏俸祿府庫錢穀歲計支用權衡度量法式坑冶錢幣寶貨恩賜之事置令史分掌名頭尚書爲之長

羣書要語

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 周礼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周上 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 周礼注 大司徒孫戒受灋以百官之成貢於天子 記王制 司徒脩六礼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 周上 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書舜典 農父若保 酒誥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周官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君牙 鄭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 詩緇衣序 祝鳩氏司徒也 左傳 地官理財能制於輕重 唐大詔令崔群制 掌司徒之邦教制民曹之地征綜事飾屬居其要會幹時須才始可典領 帝集制 昔元凱之處斯職法司徒之班行者五十餘條以資當時之急 同上 虞書五教實委司徒之周礼六卿爰開地官之位莫不織成都邑編緝氓黎設九土之綱維成四方之經緯班國中大牙之制疆場綺分應壤論馬齒之規井田疇次戶標九等俱陳万國之圖人有十倫並掛三年之籍 張説集 注 西都賦曰疆場綺分又云原隰龍鱗之次應壤詩曰九州相錯雜相次如馬齒 九等攸辨百姓以親 唐制戶部之於中臺爲冠司徒之職 南豐擬制 民曹上卿 同上 序首曹於左轄 歲奏類宜叅司會之職以揔經費之方 同上 紫極入座亦總庶黃居冊升六曹惟賢是擇 唐擬李承冕戶部尚書制 亦總地始掌會計而經國紀綱式叙征賦益饒 崔敦制 及領地官且司邦賦會計事劇出納孔殷投利刃而皆虛委衆絲而必理 裴垍制

古今事實

明公展足

景雲中盧從愿爲吏部侍郎杜暹注鄭縣尉後爲戶部尚書盧自益州長史入朝杜立於上乃曰選人定何如盧曰亦由僕藻鑑遂使明公展千里足

內相領政

王琚佐明皇平内難爲户部尚書帝於琚眷委特異預大政事號内宰相並本傳

拜官令早

蔡景歷拜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日午後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陳書

歲迁自擇

唐高宗以竇德玄舊臣自殿中少監爲御史大夫歲中迁司元大常伯又任十餘人皆帝自擇會要

在内七年

晉杜預在内八年損益万機不可勝數朝野称之

主計八年

唐王紹進户部尚書眷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政事多關訪紹亦未甞一言漏於人唐書

兄省許入

劉洽爲御史中丞漑爲左民尚書舊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乃許入漑省亦以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

從兄同榮

唐鄭善果爲民部尚書制与裴叔等十人每奏事及侍立並令升殿与從兄元璹在其數時以爲榮分紀

張華王佐

張華爲度支尚書有王佐之才

杜預武庫

杜預爲度支尚書號杜武庫言无所不有並本傳

掾給白衣

梁何胤爲左民尚書後辭官隱於若耶山雲門寺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

帰讓版使

韋㬋辭判户部帰謂甥姪曰已讓版使矣佳話録

清儉不改

晉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无氈席後迁中領軍清儉不改每月所得祿絟留身粮餘悉分賑親族本傳

清白自修

劉漑爲左民尚書漑美風儀善容止所至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声色梁書

鄭有善績

唐鄭善果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正身奉法甚有善績

崔有風望

崔從字子乂爲户部尚書爲人嚴偉立朝棱棱有風望本傳

掌計何憂

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国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安平王孚問左右曰有兄風否荅曰似兄帝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轉度支尚書晉安平王孚傳

備物置用

杜預爲度支尚書内以利人外以救边備物置用洽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

備義倉粟

長孫平開皇三年爲度支尚書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等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書

掌户口政

唐户部尚書掌天下户口井田之政令凡徭賦職貢之方經費

賙給之算藏貨藏備之寧悉以答之 六典

改授刺史

唐太宗幸靈微宮授司農卿李緯民部尚書房元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元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好髭鬚更无他語太宗遂改授緯潞州刺史

少息貪吏

国朝李常字公擇号山房為户部尚書常文士少吏幹或疑不勝任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貪吏望風稍克之患庶幾少息 長編

作會稽録

李常為户書作元祐會稽録三十卷 本傳

置裁省局

韓忠彥字師朴 謚文定 召為户部尚書時元祐會稽録初成入狹而用廣忠彥憂之因言歛節財用遂裁省冗費置局於户部 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讓地官尚書表　　李嶠

无涯之恩忽降霄極非據之暢坐致冕字某 中謝 臣少无奇志長之異能短步非疾於驊騮翔飛自同於燕雀逢聖神之再造属天地之兼容鄭璞齊竽濫混声價秦冠漢綬叨跋名級步鵷池之清切陟鴛渚之便審出入五臺周旋三閣行膺貢重之任遂服尋章之寵万機損益簸於庸陋之心百揆詳濫滯於膏肓之疾爰發皇睠特留寵眷假優閑之秩雖入杏壇參瑚琏之謀尚和梅鼎筱延舟楫之李竟微股肱之效挈瓶之智患在於空虛賦室之災惧深於覆溺方陳骸骨之請遂荷雲霄之命負乘之責前誇未除忝越之譏後恩仍及坯振蜉蝣之羽欲參龍鳳之行赤紱妨賢物知不可素飧冒位臣所切顏況八座樞機五曹要劇上儀七星之象旁理万邦之教自非元凱之明允忠肅陳韓之敏璞淵深將何以釐正版圖援安邦国臣之褊狹誠則貪叨朝有典章敢叨非望伏乞回乾坤之曲澤收雨露之殊私廣訪訏謨詳求棫樸更引舍賢之彥俾臨均土之司則受任得材无愆振鷺之美官方有序不失貫魚之次

辭免除權户部尚書狀　　真德秀

文昌在從列為最高版曹於国計為甚重自仲由之才聖門僅許以治千乘之賦況如臣之不肖而使攝大司徒之職治天下之賦其為不稱亦已明矣伏念臣曩負罪衍叛所指目保全覆燾盡出聖君居閒數載而于之祠奉祠踰年而畀之郡甫及下考遽命全閩感激恩光殫竭朽鈍每思異恩之報不敢徇苟且之謀私願朝廷假以歲月俾幾斯人受一分之賜少寬九重不忘遠之憂區區寸忱可以對越實无一念別覬寵榮豈圖到官僅尔四月絲綸之命忽降自天仰惟陛下更化以來大明黜陟英髦俗俗聚在朝廷臣於是豈不願親近日月之光還跡鵷鷺之列而自量衰劣冥暗冒昧而前必致顛躓伏望聖慈俯賜憫恤收回涣汗用稱師言

再辭免户書狀　　真德秀

需章有請涣汗未回讀溫詔之丁寧重微衷之感激伏念臣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政在私門固合進難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召而夕行矧惟去国之十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愁无路可輸畎畝之忠詎意逢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於閩嶠心已奮於闕庭盡即敬承敢云固避惟是天臺高選地官劇曹位在納言難踵褱門之武職專治賦媿亡晏寡之才僭

濱磨煦莫選寔淫或改司於閒局或仍綴於舊班庶残上無濫子之嫌器名增重下免僥逾之愧庶取獲全

謝除戶書表　真德秀

十連鶺錄媿潘閬之冏功一札過歸叨地官之進長班躐陪於踐斗懼深重於稜氷中謝伏念臣素守朴忠濫膺迪簡嚢被初元之召旹蹟迩服之榮自退身於山林寖逖違於軒陛爰時之髮益白悵去國之十年恋闕之心如丹敢忘君於一飯屬嵩蒙起廢再玷承流早蓋分符甦復既還於舊物青其投鉞綪行仍忝於故鄉曽坐席之未温忽賜環之已及方躬攬宗開於公道而彙征必萃於群賢啟國孤跡之漂流亦忝清朝之記録且民部周司徒之任豈惟稽戶口於版圖尚書古納言之官盖實尊喉舌之樞要誤拜演綸之渥冒叨畏壅之華退省驚疲曷勝荷負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剛天健玄離日新親庶政以廣揚大明黜陟臨百官而昭德洞察忠邪念臣早奉紫宸之聯知臣粗厲素絲之節輟還近班俾侍清光臣敢不期稱僅私勉堅初志生財有道難衡源流本末之知事君勿欺願竭獻納論思之報

辭免戶部尚書狀　孫覿

竊以群胡南牧大駕東廵奸雄奮臂而呼將士倒戈而至千官逃散万室驚奔芻粮委於煨燼之餘金繒桁於寇盜之手理兩朝衰乱之緒仰繫上智之明振一時之絕之變當重計臣之選各有司之出納制万貨之低昂孰能拔虱於肯綮之間多多益辦是宜簪所於音声之際一一而收選任或非其人誤国莫大於此如臣者本以簿書刀筆備藩官之寄又以文章言語參侍從之華忽被詔除俾承人乏念惟剏樂戎之急推兵民足食之先宜得命世經綸之才安用老生陳腐之說智有所不及甚眞操刀製錦之傷猶有所不爲何顏越爼代庖之事

戶部侍郎

歷代沿革

隋煬帝始置民部侍郎 唐因之後改為戶部龍朔二年改為司元少常伯咸亨元年復為戶部侍郎

宋戶部之職皆歸三司元豐官制行戶部始總邦計置侍郎二員左曹五案戶口案稅賦案農田案檢法案知雜案右曹五案常平案免役案坑塲案檢法案知雜案左曹除陳安石右曹除李定紹興四年七月詔戶部侍郎二員通治左右曹職事以權吏部侍郎刘岑有請故有是命

大元仍唐宋舊置戶部侍郎

群書要語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周禮 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崔群撰退之除崔羣制 下制民產上緫國用地官之貳實參總焉南豊撰制 往副民部孰知汝宜同上 俾參版曹之聯孙覿制 君牙之貳成支為地卿之貳茇委典司理財先示於節廉利物每懲其聚斂唐大詔令李程 周有地官小司徒佐數五教親置度支尚書以濟軍国之用政有余地然後兼之常某授戶部侍郎專判度支制 善其職者爲登大任中茲選者莫匪正人白集

古今事實

秩正貳卿

韋表微爲中書舍人俄拜戶部侍郎職如故時自長慶寶曆国家比多变故凡在翰林例無滿歲由是表微自監察六七年間秩正貳卿備承恩渥盛于一時

進爲宰相

唐戶部侍郎有二員判使按者別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選宰華重宰相多由此進權群既相盖隋代之六典

四十位郎

晉潘孟陽為戶部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尒之才而位丞郎使吾憂之

三歷侍郎

李元紘歷工兵吏三侍郎上大令宰臣及公卿以下精擇堪為戶部者多有薦元紘者乃拜戶部侍郎元紘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議得失以奏之上大悅因賜衣一副 本傳

議戶版利病

楊瑒為戶侍帝召大臣議戶版瑒言利病甚詳帝咨賞

敘歷代戶口

唐太宗問盧承慶歷代戶口多少之數承慶敘夏殷已後迄周隋皆有依據

獨无進獻

李絳為戶侍憲宗問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无何也絳曰將戶部錢進入內藏是用官物以求結私恩上加其直

不受納賂

唐牛僧孺拜戶部侍郎初韓弘入朝父子俱卒諸孤幼小穆宗命中使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穆宗按簿甚喜若无何議命相首可僧孺之名

計析秋毫

張平叔国之材臣也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之劇月綱條甚張況師旅未息調度方急倚成取濟非尒而誰 白居易除張叔戶侍制

詔視財賦

潘孟陽權知戶部侍郎詔馳驛江淮視財賦孟陽侍氣豪侈所至招金錢多補吏吾世大喪 並唐書

開河疏諫

宋元祐五年王議者欲開河減水之策戶部侍郎蘇轍上疏諫曰臣為戶曹右曹云云戶部休職寄在此河若復滅默誰當言者推斷在聖心盡罷其議

例外執奏

宋柳約字元礼權戶部侍郎感激奮厲悉力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以進 周益公集

財用非長

王彥威開成初為戶侍判度支彥威於儒學亦善吏事但經總財用出入米鹽非所長也

伏獵誤讀

蕭炅不知書嘗與嚴挺之稱伏獵為伏臘挺之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乎乃出之 本傳

自称老奴

唐張平叔為戶侍狡險大言因王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希公利以便私發侍多狎之既有寵於上進退便僻雜以優諧或自称老奴无復大臣之体

玩狎郎吏

嘗奏事畢降階復休上每笑咨之在班列玩狎郎吏謔肆无忌推鹽法請宰相為之使因自求権攝之任 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誥 蘇軾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

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厭惡之具官素諳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矣自熙寧權臣邪計將使四方之人知所以耆老舊德君此官者蓋有喬命之意焉

謝除户部侍郎表　蘇子由

璇垣清閑奉鉛槧以逾年民部劇煩以金穀而爲職事非素學命不獲辭伏念臣起於南畝世未弄書權在近班訖无小補開口論事適衰心延納之初引筆代言非書寫命横之際稱祿而已功何足云計日以言時亦未幾方自憂於汰去豈復意於超升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聖无私静深照物坐関工師之衆灼知精偽之端察臣朴愚憐臣孤遠才雖未能以雍務性則不喜於爲邪試之劇曹冀其來效然臣觀今右部之政正值昔日新法之餘召募寅於鹽茶差發虐於户少事既難辦法尚通方尚賴聖慈之明指責民力之微臣之陳拙徒自勉強苟少裨於茲歲亦圖報之万一

再謝除户部侍郎表　蘇子由

田野之姿入朝未幾侍從之貴冒寵已多方懷去之憂敢有超遷之望中謝伏以右曹之政本專賦役之煩近歲以來役益金倉之權下関民力上計邦儲朝廷議論積年於茲吏民封章継日以上置局未遑於成法付部要責其奏功將以通四方之宜爲一代之典自非精練吏事通知民情何以上副憂勤下寬疲瘵如臣淺陋豈能克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資乗時孝先述志明於因革之故達於利病之源上覽祖宗之成規下采今昔之公議昭然獨斷惠此小民謂臣出自賤寒或知劬勞之意性本愚拙庶无希合之情更越叙擢付以要務臣敢不上体聖慮勉盡鄙心

與户部鍾侍郎書　朱元晦

熹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執事熹昨得見於省户下忽々五年中間來使閩部熹方退伏田里有俯仰出入之故雖不得嗣望履舄之餘光亦嘗以章少叙丈所致書藏爲數字之記以通於左右是後乃不敢有所聞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聽否也比來聞安陞伏讀蘿王中乃聞執事復爲天子出使巴蜀万里之外弛去逋負綿緡之在官者以數百巨万計爾節來還天子嘉之下所議奏於四方擢執事置尚書者郎以計下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揣弑於版曹務以均節財用使安元元爲職除目既聞四方豈顒然不悦喜以爲執事之能以所甞施於蜀者東緩此民貧且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前樂之政也今執事之位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執蓋熹聞之天子撫馭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寛大詔書拯民市征口筭與逃戶役者之布又詔税民毋會其踰歲以就成數及詔這執事使爲泥其逋負如前所陳若熹愚切以爲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而之有甚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爲利也明矣而况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御之无藝而取之無名者所斷以經總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嫌間莫肯自竭尽以助聰明宣德意前日之爲户部者又爲之變符擬急郵傳切責刑獄刑下之州州取辦於縣縣轉以相承急於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賞與意外當趣无所不至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爲民所逋貫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僅多之數制爲定額責使償之自户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

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為於民也此又与盜鐘掩耳之見无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為說誑惑朝聽耳計今天下州縣以此為號而率取其民者无慮什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符來速吏鞭治捶擊以必得為效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与撫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得其二三並緣為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為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卹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聖其制之无藝取之无名甚矣夫以天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猶一切出捐而无所吝況如此者惟其未之知耳一有言者則无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有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經總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无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言尚書省御史臺則昔之督為是者其罪亦无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靜之風下副四方幽隱之望无使西南徼外巴賨邛莋之民夷獨受賜也豈不休哉其踈遠之跡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辱教誨焉今也適在此位為可言者誠不自知其愚且賤思有補盛德之万一以故敢獻書以聞

律詩

送李戶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　刘禹錫

昔年內署振雄鋒今日東都結去思宮女猶傳洞簫賦國人先錄衮衣詩華昌邦復文昌位別鶴重帰太一池想到金門侍称藉一時驚喜見風儀

户部郎中

歷代沿革　周官司徒屬官有下大夫盖郎中之任也　漢尚書郎一人主力口墾田　魏張溫為戶曹郎　晉有左民郎曹有度部郎中又為左人右人後又為人部人曹皆戶部也　宋兼置右民郎曹　梁　陳及宋　齊唯有民部曹　後周為左戶曹郎　北齊有左民郎曹　隋初民部郎曹置侍郎二人煬帝除侍字改民部郎　唐為郎中高宗改為戶部能朔為司元大夫後復故郎中員外郎各二人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姻婚繼嗣之事以男女之黃小中丁老為帳籍以永業口分園宅均其土田以租庸調斂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以為尚書侍郎之貳其後以諸行郎官判錢穀而戶部度支郎官失其職　宋元豐改官制罷三司歸戶部左右曹而三司之名始泯矣舊置三司使即尚書副使即侍郎權發遣副使即權侍郎三司判官推官及判子司官即郎中員外郎之任　大元仍唐宋舊置戶部郎中二人

羣書要語

地官為郎　杜牧行韓賓制　郎官皆為清秩　杜牧

恭制　参我地官之屬首於時俊之科　類要

後以人曹郎佐掌邦計　元稹之行高允

詩句　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幸知抄署裏翻作土山頭　書杜

洪范自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而員外郎賈楚戲詠云

古人事實

家號郎官

唐韋維為郎當時柳于庭及憲兄弟居郎省對之顏數容自叙謙後至郎中者數人世号郎官家　世尚儒李

宋淳化中戶部郎中張郁父正仕至戶部郎中世尚儒學号書樓張家 長編

戶部二妙

韋維字文紀為戶部郎中善裁割時員外郎宋之問善詩故稱戶部二妙 詩話

正元十子

唐盧綸為戶部郎中有詩名於正元中與李端司空曙々徒名為十才子形於圖畫以美其名 同上

儒衡風采

唐武儒衡迁戶部郎論事有風采 本傳

王贊方雅

唐王贊為戶部郎中以方雅特立除諫議大夫 劉禹錫為神道

斷叔妹爭嫡

隋高構轉民部郎中時有叔姪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之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中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之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遍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 隋書

論爭相領度支

唐武儒衡迁戶部郎時皇甫鎛以爭相領度支剝下益上儒衡上疏論列氣象高雅論事有風采 唐書

古今文集

雜著

戶部郎官廳壁記　施溫舒

國家分置六部各統其屬々之所治各有攸司戶部之屬五其所治之事若民訟若賦役若供饋給賜若貨財出納若倉廩委積雖各掌其一而書判之冗會計之勞符檄之多要書爲尋也

中興以來五十年間凡同舍郎更代之姓名迁授之歲月漫不可考淳熙五年今樞密同知謝公為左曹得二石為題名未就而迁御史既登西府諸同舍曰事求全則難成從簡則易就據紹興至隆興遠矣與籍雖存非一朝所能討也姑李關典當若首隆興之元而序次之其所未備則後之博雅君子孜諸國史而詳焉必有任其責者同舍皆曰然於是乎刻之淳熙八年十二月記

戶部員外郎

歷代沿革

周 官司徒屬官有上士蓋今員外之任 後周 依周官 隋 開皇置民部員外郎 煬帝改民曹承務郎 唐 改民部員外郎 正觀明慶咸亨龍朔光宅神龍並隨曹改換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領天下州縣戶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為貢賦之差分十道以總之 宋 尚書諸司郎中正七品 大元 仍唐宋舊置戶部員外郎二人

戶部員外郎掌戶口賦役貢獻蠲免優復婣婚繼嗣之事 唐百官志 為尚書侍郎之貳 同上

群書要語

詞司錦帳隨時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置不雁列星文 趙蕤 光羨賀詩

古今事文

涖事有声

唐狄仁傑薦子光明為員外郎涖事有声 唐書

奏議第一

唐裴向累為櫟陽渭南令奏議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 同上

賞其清俊

唐戶部與吏部郎司時吏部移牒令戶部列隸以備交通品太

一為戶部員外郎咨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雜樹棘時賞其清俊

異其進獻

唐張濬累轉度支員外郎黃巢將逼闕輔濬托疾請告侍其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逾年供須衛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問曰卿為縣令安操心至此康對曰臣為薩吏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指臣也帝異之急召至行在拜兵部郎中

古今文集

律詩

送白敏中欲授戶部員外郎西歸　白居易

千里歸程三伏天官新身健馬翩翩行衝赤日加餐飯上到青雲穩着鞭

戶部分㕘

金科

○諸金部

歷代沿革

周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漢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主財帛委輸蓋金部之任也魏晉宋齊後魏北齊並有金部郎梁陳隋為侍郎唐龍朔中為司珍大夫咸亨復天宝改司金郎中至德復舊建中初罷以晏㙐鐵等使天下錢穀委金部倉部中書門下揀兩司郎官准格式調掌舉復置使宋金部判司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凡庫藏出納之節金宝財貨之用皆歸於三司而權衡度量之制主於太府寺本司無所掌元豐官制行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初除晁端彥參掌給納天下之泉幣計其歲所輸數歸於應受之府藏以待邦国之用而鈎考平准市舶榷易商税香茶塩礬之數以周知其登耗凡造升斗尺秤皆以法頒

其禁令若事應諮決擬書者視度支分案七左藏右藏錢帛推易請給掌法知雜案大元戶部令史分掌名頭有金科

羣書要語

大寶曰位夏陳納貢之書聚人曰財漢有藏錢之府莫不取之以道用之以時不役人以奉身不遺人以供国自雅壹重賦東要為墟鴻都賣官西園成市張藝集

財用金谷有出納之政權衡度量有制作之法司珍之任實典治焉南豐晁端彥制

郎吏文昌之高選司珍民部之劇曹曲阜陳然制

司金劇部命汝典之孫升制

職金之任劉奉張輔之制

古今事實

主財帛輸委

漢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主財帛委輸蓋金部郎曹之任也職林

掌庫藏出納

唐金部郎中掌庫藏出納之節金宝財貨之用權衡度量之制皆總其文籍而頒其節制六典

盧自無愧

隋盧昌衡為僕射祖孝徵所薦遷金部郎孝徵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矣隋書

蕭有父風

蕭穎士字茂挺終於楊州功曹子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諒直有功曹之風並唐書

對及治道

宋王師愈召除金部郎官數召對言事上孝宗賜書曰比間奏對頗及治道之具而未詳也尚有可裨政躰而宜於今者亟復條奏其眷待之渥一時在廷之臣莫得望焉

不督虛籍

王師愈為金部郎戶部尚書揚以取諸郡積逋緡錢七百萬付

金部使督之公曰此錢徒有名耳督之未必有得而文移一下所擾不知幾何人且中外一体若邦計未裕不若歸諸君父以寺寬免豈宜奉此虛籍以罔上而病民耶特其事不下

戶部分掌　倉科　舊倉部

歷代沿革　周地官有廩人下大夫爲倉人司祿之長掌九穀之數賙賜稍食以知足不足蓋倉部之任也魏晉宋齊後魏北齊並有倉部郎中梁陳爲侍郎並以度支領倉部後周地官府有司倉下大夫一人隋置倉部侍郎開皇三年改度支爲民部領之唐因隋曰倉部郎龍朔二年改司庾大夫天寶中爲司儲宋倉部判司事一人以无職事官充凡倉庾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皆歸三司而別置提點倉場官以稽察本司初除辟正彥建炎三年詔罷司農寺本寺諸倉場事務隸倉部紹興三年復舊大元戶部令史分掌名頭有倉科

羣書要語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國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 周礼　出納必恡有司之常貳上下之價則汪昧者受敝雜苦良之貨則豪右者受贏榷一推公乃罔不同推平推实乃罔不吉 元微之行從李睦制　歲漕東南粟六百万石以实中都茲用命汝以廩人之職推當於會計則无曠厥官 曲阜除王宗望制　倉庾賦入之政祿廩賙助之法臺郎典領列於右曹 南豐餘幹正彥制

古今事實　居部无言

唐畢諴爲倉部郎中故事要家势人鄣倉爲二部居之者不撓賦役之括然如劬素官无異言名相知之迁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

爲屬不附

孟簡爲倉部員外郎王叔文爲戶部侍郎簡爲其屬中立正色凝然不附 並唐書

掌出納事

唐倉部郎中掌天下儲庫出納租稅祿粮倉廩之事 六典

掌給受事

宋倉部郎中掌國之倉場儲積及其給受之事列案有六倉場上供給納糴米掌法知雜 神宗正史職官制

古今文集

律詩

送倉部蕭員外　韋應物

襆被蹉跎老江國情人邂逅此相逢不隨鴛鷺朝天去遥想蓬萊臺閣重

戶部分掌　內度科　外度科　○舊度支

歷代沿革　漢有度支侍郎魏晉宋齊後魏北齊並有度支郎中梁陳隋並爲侍郎開皇三年改度支尚書爲民部尚書始民部領之唐因焉龍朔二年改爲司度大夫咸亨元年復故掌支度國用租賦多少之數物產豐約之宜每歲計其所出而支其所用宋度支判司事一人列六案 度支案發運案支供案賞賜案掌法案知雜案 以无職事朝官充凡朝廷之支費皆歸三司本司无所掌元豐官制行郎中員外郎始实行本司事初除陳向參掌計度天下之經費以貢賦租稅之入而爲之出小事則擬畫大事則諮其長　大元　戶部令史

分掌名頭有内外度科

羣書要語

嗚鶴登朝含雞伏省轉旅之敏未見稱奇聚米之能無間播美張耆之善等國用詎肯留情（張鷟）勤之攷計軍儲曽何介意年支国賦爲政之嘉猷歲計軍儲邦家之要務 位叅計會職綰度支 支度要部 成制財物多寡之數物生豐約之宜司度之曹典貳爲重 馀陵向制度支掌支度國用租賦多少之數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路之利每歲計其所出而支其所用 六典

古今事實

自職度支

狄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部常闕人求之未得乃自職之 唐語林

始有副知

蘇弁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仍命立於正郎之首有副知之名自蘇弁始也 六典

奏數千言

崔仁師爲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奏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令杜正倫齎本與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大奇之 唐書

判出入案

唐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郎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

奏理奪田

張仲方少朗秀父友高郢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爲国器後爲金州刺史郡人有田產爲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究入爲度支郎中

勑求杜若

正觀中勑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采杜若乃責坊州貢之當時以爲笑 筆談

元理善算

曹元理善算四筋知一國之粟不差升斗也 西京雜記

兼領三曹

宋徐宗說在度支會右曹金部皆闕官因令兼領三曹會谷纖悉之地而宗說素有心計於天下經費出入盈縮之數莫不通知老吏爲之斂手 中興係年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度支疏 權德輿

十一月十二日將仕郎守右補闕臣權德輿謹昧死頓首上疏皇帝陛下臣聞建官惟賢任人以器細大畢效輕重無遺蓋就其所長以求至當古人所以有優於趙魏而劣於滕薛敗於粟邑而理於蜀陽誠才各有所極也伏見司農少卿權判度支裴延齡早以文學累居官次固而似守刻而少通徒有專勤之心且非適時之器往者貳大農之卿長司太倉之出納號爲稱職蓋有恒規陛下急於獎能切於賞善權委邦賦冀有成績且度支所務至重量入爲出從古所難使物無遺利而不可竭竭則害生須使節無隱情而不可刻刻則傷人和調其盈虛制其損益上繫邦本下係元元苟非全才通識則有所壅自延齡受任已近半載群議紛然皆曰非宜且權其輕重固与守之之才不同也儲經費之功懋遷移用之法貴無留事以酌乎中簿領簡書周行郡国失於苛細利病相萬一物未理所軫皇情而延齡切於感恩昧於量功思有以效強所不通則有枉尺直尋之心況以闒之計吏伺其隙人售其奸因緣掌蔽觸類滋長致遠恐泥李斯實傷冀時甚敗羣之何補伏料聖意又未正按延齡

職名似觀其能否以爲進退官司閭里衆口一心評議諫諍所不可遏伏望與一二宰臣時有裁議或詔問度支郎官使得以事實條對苟言者蠻妄盡有以辨之或才實未称恐難久勳儲擇能代命以他官以全延齡以便天下上副求理之意下遂陳力之宜則事任交修職業不廢臣忝備陛下諫諍之官常服師訓緘默自貽無以爲容院嗣宗口不言人之短臣心常師之但以束帶立朝則異於是職當獻納豈敢顧身其有所開心有所見義在與隱以奉聖明言而獲皋臣之死所不勝戰惕款之至伏惟陛下裁擇

戶部分掌 **糧草料** 轄運天下糧草總關規畫等事

○舊爲糧料院

歷代沿革 **宋** 仍舊制以三司大將軍爲都糧料使自開寶六年以著作佐郎陸光範充改用京官自此始太平興國五年分諸司馬軍步軍爲三院八年以馬軍步軍合爲一院雍熙四年命供奉官陳從晦均當諸司糧料供奉官曾祚均當馬步軍糧料自後復分馬步軍爲兩院或以諸司使副分主之端拱二年復以京朝官主之元豐未併馬步軍與諸司爲二院隸太府來掌以法式頒廩祿凡文武百官諸司諸軍俸料以券歷給中興以來行在有諸軍諸司糧料院鎮江建康有分差諸軍糧料院鄂州有分差戶部糧料院四川總所有分差戶部與閥糧料院分差利州戶部糧料院六院官例以京官知縣有政績者爲之故恩蹟殺畧視職事官而不入雜壓紹興間胡汝明以料院除監察御史遂迁副端乾道復相繼入臺者有宋敦書等數人而六院彌重號爲察官儲矣紹興間復入雜厭淳熙間削去近歲復乘班在五寺簿下太學博士上 **大元** 戶部令史分掌名頭有糧草料

文新十二 十三

宮正均其稍食又云月終則會其稍食 周礼

羣書要語

今事實

躬自檢校

宋汪大猷字仲嘉幹辦行在糧料院文書盈几日不給視公間摘一二無不切中老吏驚嘆謂未有也或言権貨務左藏庫有羨儲朝旨以委公躬自檢校得其實以對 攻媿集

除太常簿

宋林正惠公大中字和叔幹辦諸司糧料院求外補同擬者四人孝宗指公与討衡姓名曰此二人佳可除職事官遂除太常寺簿 同上

戶部分掌 **審計料** 審計天下見在錢帛司支年月

○舊屬審計院

歷代沿革 **宋** 以三司使總邦計司名有院以乘中外泉穀出入之政蓋審計之府也然案牘叢委典者不能徧察而奸弊爲淳化三年始用戶部使樊知古奏則其冗籍復別爲院置官領之以騐稍食之要貳置院之初特掌騎兵徒兵給受之數猶未及諸司也元豐三年合步騎兩院爲一遂以其一主諸司自宮禁朝廷下至斗食佐史凡賦祿者以式法審其名數而稽其辭名者唯郊賜給已乃審錄有疑予則詔以法凡四方之計籍上于大農則逆其會凡有司議調度會賦出則與焉設員二曰左右聽分案六史八人舊爲諸軍諸司專勾司建炎元年改諸軍諸司審計官 **大元** 戶部令史分掌名頭有審計料

文新十二 十四

古今事實

以爲關鍵

宋紹興五年臣僚言臣切惟國家之賦禄以糧審為關鍵糧審之劾給以法令為程式 中興會要

不交權要

宋辛次膺監諸司審計司未嘗登權要門參知政事孟庾被詔薦其才遂召對是日除虞部員外郎 胡澹菴集

古今文集

雜著

審計院廳壁記　吳博古

審計非古官也而原於古古者凡官府皆有要會而財用稍食之會尤詳国初以三司使總邦計司各有院以稟中外泉穀出入之政蓋會計之府也然案牘叢委要者不能偏察而姦弊容焉淳化三年始用户部使樊知古奏剏其凡籍模別為院置官[illegible]領之以聽稍食之要貳置院之初特掌騎兵從兵給受之數猶末及諸司也元豐三年合步騎兩院為一遂以其一主諸司上自宮禁朝廷下至斗食佐史凡賦禄者以式法審其名數而稽其舛名者唯效賜給已乃審禄有疑予則詔以法凡四方之計籍上于大農則逆其會凡有司議調度會賦出則詔焉設員二曰左右聽分案六吏八人然吏考縣官禄賜之費月長歲滋如江河下流愈遠愈闊其浸淫未易隄障也自至道末歲給中都官吏不過十數万紙縻寕月四万今又倍之百司吏禄又殊耗特其蓋居兵費四之一豈掾務涉筆者當无捄於經費抑端本澄源不在有司歟然糧審為大農閑細備據會要而觀則倖穿以有蹊寖藏必有冗損益本末益可觀已院故无記前人名氏不傳三山林君湜建安周君暐斷自南渡紹興以官簿録之石亦不苟於其職矣故為書職掌大畧於其端以詔來者院舊曰專勾中興避御嫌名更今名云淳熙十四年九月既望記

審計院題名記　吳博古

秋九月諸司審計司作題名為余為之記江陰呂君巽芦陵孫君逢吉從余曰兩院皆君昔所仕寕獨遺其一也敢繼以請余觀舊事自淳化紹熙之始以三班掌事後稍更用京朝官中興選任尤寵善職者徑登郎省將使指近比非試邑有聞者不在選中臺省欽爲於焉是擇士脫州縣登朝於焉問津其輕重視昔何如而官是者昧焉不見姓名於後寕非缺歟諸君寬補闕遺而余陳朽亦庫聯得書寕非幸歟顧併任余文將為兩院重兹寕也寕非曾歟余嘗閱東寕會兵費籍喟然嘆曰本邦維財盡財維兵觀本与奏相盈寕盡即是焉觀之詭掌一歲審放之最錢以緍計粮以斛計帛以疋計績以两計者百二十有四倭僅足以贍中都之兵列戍二垂者不預焉秦漢以來雖或連兵歷歲費不啻此今寕与秦遠期与天下休養而无涯之費如故民力安得不蛩耶惟九重儉慈不以一毫妨經費曰民与兵是恤是圖是以民无怨咨曰縣官所以征取於我者凡以衛我也兵无觖望曰縣官所以衣食於我者極此固不薄於我也然欲使兵絕虛籍国不徒費士得全禀帥以不飢則任職者可不閔民力之不易念官賦之難乎求是以佐公家之万一乎汝幸本末大畧与諸司同不復書姑以所嘗更者書以為後遺

淳熙十四年十月四日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二　新集

南江　富大用　時可編

六曹部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周之春官也。漢成帝置尚書四人，其四曰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光武分六曹，吏部曹兼掌選舉齋祀事，皆禮部也。魏尚書有祠部曹。東晉置祠部尚書，掌廟祧之礼。宋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齊梁陳皆有祠部尚書。後魏稱儀曹尚書。後周依周官置春官大宗伯卿。隋為礼部尚書。唐因之。龍朔改為司礼太常伯，咸亨復，光宅為春官尚書，神龍復舊。宋元豐正名，始除尚書。元祐六年以梁燾為礼部尚書。大元仍唐宋舊，置礼部，掌凡礼樂祠祭燕享貢舉釋道四方使客諸番進貢犒設帳設之事，置令史分掌，名題以尚書為長。

歷代沿革

羣書要語

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礼。（周礼）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書周官）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典）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周礼）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國。（同上）夏父弗忌為宗伯。（左傳）宗伯秩礼，是為大儀。（李尋制）春曹尚書，元績行工，插制礼臣不佞。（蔵詩公碑）春官古卿，是用授汝。（南豐撥制）擢登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位。（晏公類要）貴在南宮之列，贊成大猷。典朕三礼，大舜咨於垂夷；分職六卿，成王任於彤伯。建茲歲首，宴曰春官，敦叙九族之親，欽若五常之教，祀天郊地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振其機要。（張鶯集）昔舜命伯夷典礼，於舜，樂正于周，并為宗伯之任，今礼部尚書蓋其任也。（南豐撥制）正礼闈以充負，吝惟千古之儀文，宜付一人之儒彦。（撥劇）部移省清曹，職表制，光明書禁，省務總要，擢建礼仙門，職惟喉舌。（張錫制）典礼之於有司，非人莫濟；秩宗之於省戶，其選則高。（同上）五星聯曜，耀紫宮之曲；百官根本，聯曹建礼之門。（請之輔）

詩　又乎自覩初尚書踐台斗（注）以王珪拜礼部尚書，後以侍郎執政。（杜送王評事）

古今事實

管攝二曹

後魏孝文征馬圈，留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管攝二曹。（北史）

授卿二職

唐高宗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故授卿以二職。即日拜礼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

報卿直言

陳叔達，初建成元吉譖太宗，陰行諸毀，高祖惑其言，將有所貶。叔達固諫乃止。太宗時拜礼部尚書，勞之曰：武德間公有直言，故以報卿。

召入決事

唐睿宗朝，薛稷為礼部尚書，以翊贊功，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羣臣。

筮得鼎卦

李綱，字文紀，初仕隋，官不進，筮之得鼎卦。筮人曰：君當為卿輔，待易乃如志。至唐，終礼部尚書。（唐書）

藝如織綿

僞蜀韓昭仕為礼部尚書，兼琴棊書筭射法，悉皆涉獵。李台嘏曰：

韓八座仕藝如淅襪線無一條長 北夢瑣言

馮善礼經

唐崔涓歷秘書監太子賓客既善礼經朝廷每有疑議皆取决焉卒贈礼部尚書

稷議配饗

宋豐稷為礼部尚書哲宗升祔議功臣配饗稷以為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者謂二人得罪於哲宗朝或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配享中宗皆非得罪於中宗者哉 通畧

言高麗市書

高麗貢使請買書籍朝廷以故事盡許之禮部尚書蘇軾言漢東平王求諸子太史公書猶不許今可與乎詔曾經買者許依例 同上

却西番貢馬

宋元祐西番有貢駿馬汗血者事下礼部軾時為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豈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 蘇東坡三馬贊序

古今文集 雜著

礼部長貳壁記　洪邁

起建炎丁未至今二十四年凡礼部侍郎尚書爲名氏可見者毋慮五十有八人其在事歲月若除舊拜新雜出於掌故省牘或脫不具然大畧在是矣曰元豐定官制歸天下萬務於文昌曹分職戢頗采用周官惟六典尚書官品第二侍郎品第三皆法從爲華閭朝廷所以尊榮之甚寵由是得政者爲行並袟雙爲其貳吏朝日而坐出費弊治不過搜擿視成報之以章程抗之以挈此思屬聚於几案此其勢不能待独賓自便獨宗伯不其然閒平時緝熙事會類亦王官之一句有曰天子奉演禮大朝賜大號肩與天地宗廟此蒙致享之事衆史載撰閣筆詞不占措乃雖容風議好酌國體援之古可驗揆之今可行若鑿客啟為之兆特規守成法視故府鍾鼓玉帛尚嘗有司之後而已斯上所選置正用第一品亦其理也中興之年十四而以是進者六故相國秦陽公清河公江寧公吳興公今相國緒雲公弋陽公礪磷落落如晨星龍騎北斗淵耀下飾煒然一時固宜登載來嘉使後之君子有所瞻仰新安余公乃命郎吏謹具年次書諸石紹興二十年九月初一日記

辭免礼部尚書兼翰苑奏狀　周必大

自天有命與地指臣為禮學礼代言班高選國初傳嚴雖嘗兼領然宗伯猶是階官未孚屬也元祐中獨蘇軾文章名高摘此兩職然亦先後送居不關並命自紹興至于乾道流與求孫近胡以僚楊椿汪應辰但是六卿徙將兼權學士有以見名

器之重不輕畀附如此今臣至愚極陋無一可取積勞遭遇編歷清華懷恩負之意而口不能宣取報國之誠而力不能逮前此奏對母及祖宗時居內制者大率久任則臣拳拳之志粗亦可推第念衰侵疾未說挽求閑散陛下海涵天覆已極隆寬乃復過有擢淮超視一品真兼翰苑度越前規龍厚而愈加位高而益進方聖主大開公路昭明旨官何乃眷私小臣獨用其全此臣所以既懷沾溢之懼又慮仰玷聖明淵衷藏天殆不容已伏望睿慈察臣悃愊非敢礼辞特頒詔旨亟寢成命清賢異數留待奇才庶安危察迂荷保全之賜

謝除礼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表　周必大

宗伯綴文昌之坐已高眷覆之班翰林依華盡冥之星尚玷綸之直當輩華持於公器獨畀臣常愧於私人 中謝 臣竊若曰古豪英之才擅觀當今文學之士或抑屈其在茅之下或陸沉州

搽之中瞻城南尺五之天致身無路想玉階方寸之地通籍幾人況乎出入禁嚴周旋侍從論思獻納日近清光衣被服成歲叨傲數向踐負一時之望安能待報論之人如臣者不足以知方才不足以應務家壁四立甘為窮陋之民君門九重敢起躋攀之念而自親逢聖作首奉詔除蘭知特厚於羣臣獎擢編更於華貫官益崇而效蔑祿愈富而報微左降固宜右遷何有忽拜便蕃之命疊加優異之恩飾屬春官光貳卿之舊次攝文禁苑忝四命之新榮煥賁帶以章身飾鞶纓而發駿正使資躬數器尚慶稱塞之難矧伊初之寸長何意超踰之甚周章就列術促懷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叶舜華志恢禹迹明明在下雖洞照於群情浩浩其天每包函於萬類爵稍損於爵秩恐或棄於菲菲遂致凡才亦塵顯仕臣敢不悉其愚慮稱是寵褒銑令文章期助漢家之制討論潤色敢睎鄭國之賢荀逭素飧豈

驪洪造

禮部侍郎

歷代沿革

隋煬帝初置礼部侍郎唐因之龍朔中為司礼少常伯咸亨復舊掌策試貢舉及齋郎弘崇國子生等事舊制考功員外郎典貢舉開元中李昂為進士李權所訴朝議以考功位輕不足以臨多士次年遂以礼部侍郎掌焉宋元豐正名除户部侍郎謝景溫為礼部侍郎自此始正除尚書闕大元仍唐宋舊置礼部侍郎

古今要語

小宗伯之職掌建国之神位周礼礼部侍郎周之春官小宗伯也六典貳宗伯之掌礼典諸侯之貢士取類唐制可使典礼以和神人可使考文以第俊秀白集卓貝之制擢以八座貳于秩宗豈惟神人之和兼考秀之目職

制唐制秩亞春官南宮制稱秩元祀春官舊職舉秀與兼國朝兼領兼文儒碩茂裁鑑精實望于一時者不在此也職掌禮闈儀曹與郊祀之礼獻賢能之書今小宗伯實兼二事兼直清公正者不足以處之白集舉貢之礼侍

古今事實

詩句 望郎到處香風生鄭谷和礼部盧侍郎南宮喜故人白馬金鞍隨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麻他杜甫寄礼部賈侍郎

侍郎入相

常袞自礼部侍郎入相時潘炎為舍人引麻因戲之曰留取破麻鞋著及袞視事不浹旬果拜南部新書

學士加榮

賀知章從太常少卿遷礼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詔說謂學臣源侍中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加二榮命並為學士之光輝然學士與侍郎二者孰為美燕公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履歷清要望實具美者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者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愈也唐書

父子南省

崔挹子湜先是湜為兵部侍郎挹為礼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有此事

兄弟礼部

崔氏兄弟六人邠鄘鄲凡為礼部五吏部冊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並唐書

重於宰相

韋綬為禮部侍郎取士抑浮華先行實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為陛下柬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

選多公卿

唐賈餗為中書舍人後正拜禮部侍郎所選士七十五人得其名人多至公卿

韋涉裁鑒

唐韋涉字殷卿為禮部侍郎於裁鑒尤長 本傳

柳璟寬信

唐柳璟字德輝為禮部侍郎為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遊於門者他日皆顯於世

瑞柳試士

呂渭字君載遷禮部侍郎始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為瑞柳渭試進士取瑞柳為題帝聞而嘉之 唐書

梯墻決事

惠文太子薨詔禮部選挽郎侍郎賀知章取捨非允為門蔭子弟喧訴盈庭知章於是以梯登墻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 舊唐書

直言時政

宋劉正夫字德初除禮部侍郎彗見詔求直言正夫條奏時政十餘事大略重名器輕賦斂戢干戈節賜予選人材惜民力監祖宗成憲謹持盈守成之道徽宗嘉納之 東都事略

抗聲和議

宋禮部侍郎曾開知婺州先是秦檜語和議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一爾檜矍然驚其言遂命出守 中興繫年錄

不宜輕出

宋中丞張守 謚文靖 除禮部侍郎力辭不拜上命呂頤浩召至政事堂中諭以正人不宜輕去朝廷守乃受命 中興繫年錄

當專任用

宋張魏公復除知興元府已登舟除禮部侍郎召對便殿上慰勞宣諭曰朕將有為正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為朕留意當專任用 朱晦庵集

古今文集 雜著

謝轉禮部侍郎表 范文正

渙涯自天震惶無地循墻弗獲致寇是虞 中謝 伏念臣布素寒姿斗筲微器初縻下士之祿忽塵上聖之知歷升近班嘗預大政深自感激誓為因循仰祖宗之謨請行故事懷社稷之計動發危言雖欲必盡其心豈能久安於位遽彰無狀誠合有誅而聖意始終天慈曠蕩尚寘名於秘殿復分竹於善藩天拙云藏人言用息莫圖課最敢覬龍光伏蒙皇帝陛下雷霆震威日月迩照未忘闇舊不次推恩擢貳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緯成命知故辭數甚隆徒執謙以弗諧正服榮而為懼臣敢不夕惕三省寅恭一心進而盡憂國憂民之心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上酬聖遇用竭愚衷

謝除禮部侍郎表 周必大

掌秘府之圖書久玷英游之列奉甘泉之筆案驟汙法從之班恩厚踰涯感深次骨 中謝 臣聞知人繇乎堯哲分職著於周官明三德以有家所以撫五辰而凝庶績佐六卿而率屬所以倡九牧而阜兆民何畏巧言其惟吉士如臣者以一介甚疏之跡荷兩朝特達之知槐市蓬山早塵甄選烏臺霞掖浸陟要班洎

中返於江湖亦旋歸於魏闕踰年于此片善莫聞心眼踖以不安頗忸怩而罔措所期顯黜乃誤殊遷惟宗伯古之清曹惟貳卿今之膴仕礼樂自天子出雖上稟於聖謨選臣則有司存當俯求於故實夫何鄙朴而許攝承夙夜直哉惟清莫遂夔龍之遂文章煥焉可述更慙乘馬之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冠古聰明御圖勤儉辯臣鄰之邪正昭示抑揚閔風俗之隳偷力加勸沮知臣無可用之實察臣粗有不欺之愚特假龍榮俾陪亞旅臣敢不益堅素守更厲丹心效守職之小忠詎塞論思之責竭事君之大節或酬覆燾之仁

辭免礼部侍郎兼直院兼侍讀狀　真德秀

內史之除俶逾三日秩宗之命遽下九天仍經幄之新榮兼詞林之舊直此則代崇儒之典取謂龍光揭嗣皇訪落之初可輕畀付頃姑求者自視闕然礼樂詩書少雖涉獵文章翰墨久已

荒疎分閫二年憂民一意痒痾由己敢辭夙夜之勞絲髮無功徒致陰陽之沴精神晚憒形體支離頃屬夏秋之交嘗陳香火之請蒙恩未許寵渥是慚詎意龍飛首被駟召甫登西掖旋貳南宮陳善責難蓋平時之自許經好學適盛旦之親逢所願依日月之光期或資涓埃之補而某自與痾疢未底全安閣策遺文都忘前習記誦常語且出他人豈堪持橐備之身而輙造清華之選仰祈數奏俯狗愚衷特賦祠庭庶少瘳狗馬之疾心存帝闕終殫輸螻蟻之忠

謝除礼部侍郎兼直院兼侍讀表　真德秀

龍飛九五幸逢真主之興駟召再三俾造邇臣之列職親地邃恩鉅人微中謝臣竊惟國勢之重輕系視人材之聚散王多吉士則若鳴鳳之集梧桐朝有直臣則若猛獸之衛藜藿和声聞而妖声自息正氣勝而邪氣罔干是以元祐真年尽起諸老隆興初政畢延群賢正塗既開治象可卜於赫成昌適追先猷宜得白首耆文之英以重清時獻納之選伏念臣孝雖志道材弗踰人忝乙第於慶元臨軒之初綴三館於嘉定改紘之始鼇瀛久直曾微華國之文蛾陛屡前徒抱愛君之志越從子節遊易外藩尚勤宸室之席前瞻鼎湖之弓隨義輪東出方溥海之仰瞻漢礼西來先時驟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掖班已躋於儀曹金華玉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竊太史之秘藏自惟何人叨此殊獎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全純懿學務緝熙念皇天右士之監臨居儀競畏察君子小人之消長實兆興衰謂臣雖無適用之材知臣粗有不欺之節擢躋近服許貢微忠臣敢不戒在苟容期於美報惟礼可以為國願膺晏嬰之言非道不敢前陳竊效孟軻之敬

律詩

寄左侍郎放榜　劉禹錫

礼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名声徧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

禮部郎中

歷代沿革

周官大宗伯屬官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有殿中郎儀曹郎殿中掌表疏儀曹掌吉凶礼制皆礼部郎中之職也後周依周官隋礼部曹置侍郎一人煬帝改儀曹曹為之稱郎中武德二年復為禮部龍朔二年改司礼大夫光宅神龍隨曹改復宋元豐正名初除到省上部為之大朝會則上書奏番國貢物凡慶賀若謝則郎中員外郎分撰表文建炎三年詔礼部郎官一員兼主客大元仍唐宋舊置礼部郎中

群書要語

春官之屬（吳公類要）容臺是則儀閣成推（唐彭景直禮部郎制）儀曹之任實精文雅郎吏之選必資時秀（唐授禮部郎制）張燈起草參動南宮（許公集）賜筆禮闈進居天臺之屬（張賈制）裁書南閣（常袞制）大儀之呈部位甚近宗伯之屬禮為司清（公是集）未俎豆之議書為典常成憲之文傳為口實秩清任重時儒所資不次之用多此途出（曲阜行上官均制）儀曹郎選參訂禮文兼瑕廢奏非富儒莫易勲也（周上）掌佐尚書侍郎舉其儀制而辨其名數掌凡五禮之儀二百五十有一（六典）掌禮樂學校儀式制度衣冠符印表疏册命祥瑞鋪設喪葬贈賻及宮人等（通典注）

詩句

惟此禮部公（東坡也）實泉發舊井彌此久廢瓶召還又勝纏（山谷）須知百日掌絲綸（禮部百日內須知制誥故王元之與宋繇事詩云）

古今事實

真儀曹郎

孔遏為齊尚書儀曹郎凡廢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孔遏真所謂儀曹也（南齊書）

解朝儀者

梁武帝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帝即日除儀曹郎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凝滯吏部任昉常謂之孔獨誦（梁書）

南宮舍人

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唐職林）又宋神宗與宰執議更官制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可除劉攽王琛（聞見錄）

名表郎官

宋元豐官制禮部郎中謂之名表郎官別有印曰名表郎印（石林燕語）

辭章自名

唐薛稷字嗣通為禮部郎中以辭章自名

論議無雙

唐李翱為禮部郎中性峭鯁論議無所屈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並唐書）

奏議詳雅

唐王宏中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服其能（韓愈撰墓碑）

大儀專委

唐劉杳字士深博綜群書為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大儀專委杳（南史）

止加尊號

宋劉敞字原父天子將親大祫于太廟宰相欲加上尊號公以禮部郎領名表欲相請撰表公說止之遂上疏章凡四天子猶公奏曰我甚不當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公於是忤時相[illegible]

撰賜衣表

舊大朝會詩賀及春秋謝賜衣請上聽政之類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禮部郎官之職大觀以後朝廷慶賀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京乃命中書舍人雜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於是開參取其稟或摘其一二聯次比成之當時謂之集句表禮部所撰惟春秋兩謝賜衣表而已（石林燕語）

古今文集

雜著

禮部郎官廳壁記　洪遵

鈞之為郎然一十四司給執劇易不得同日語中以其時拍不急之官省郎員七以主客合於禮部號為兩曹而所掌猶不過腰削印瑞郊廟禮文與士子科第日所程判其多不能以百天明省門開錄大丞相以下畢入聽治吾同舍郎南共選此理財文書繇午吏四鏡不少置獨儀曹之廷可設醫問于方理囊簡呻吟畢作書字事業倦則偃一榻上遲食時覺起摩睡眼以出卒食舒舒而行伺丞相上馬已即去至元豪毛可用以為勤以白長官者其官同祿之入又同而佚勞相絕顧如此頗之不厚難矣哉曠曠當有記以識歲月識名氏今亡有也問諸掌固掌固不知蓋其官閑其吏緩閑與緩相遭苟其類飛非一日竇然予歎老吏貧太史越數月而後頗得其梗概乃探建炎以來至于今日相參實始抃書其卒甚云紹興三十年七月八日記

禮部郎官題記　黃疇若

紹興三十年涉内翰邁昉作中興以來禮部郎官題名記自建炎元祀六月至開禧三年四月由祖秀實而下凡八十七人繼字竟及跌後來元以書今國子載司業溪涎伐石以續而題其名於端屬余記歲月于上惟禮部有儀曹郎蓋古春官之屬觀務及唐多選名士典領雖不治文書比他曹為閑暇然極其至要則協禮樂以熱宗伯治神人以和上下至於事筆研於其間者亦必蒙悍俊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乃稱是豈細事思敏艱大反不若縱橫計財甲乙論刑之為易易耳故覽前誌之未忝冀方來之知勉作豪無詩書葉獲光大以對于前聞人願不俾欲毋枝指駢睫曰丞相上馬去吾事畢矣開禧丁卯九月丙戌掾章某記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誥　王褒

尔議論文章卓然名世而失職漫久於今未伸今茲命尔為郎以待不次之選孔子曰如或知尔則何以哉維尔之才不患無位

律詩

寄同年禮部趙郎中　鄭谷

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澄澹轉中儀擲闈紅燭趨朝路蘭縱清香宿省時彩筆煙霞供不足綸闈鸞鳳詞來遲自憐孤宦誰相念倚杖空吟一首詩

寄禮部劉郎中　令狐楚

一別三年在上京仙垣終日選群英除書每下皆先看唯有劉郎无姓名

禮部員外郎

歷代沿革

【周】官大宗伯屬官有上士蓋今員外郎之任也【後】【周】依為【隋】開皇六年置禮部員外郎煬帝改儀曹承務郎【唐】武德初改禮部員外郎龍朔二年改司禮員外郎咸亨光宅神龍隨曹改復【宋】諸司員外郎正七品【大元】仍唐宋條置禮部員外郎

羣書要語

官有挾清而選妙者其儀曹員外郎之謂乎　白集

布張元夫制　於飛青真翔集禁陛由茲去者十八九焉　同上

禮部郎中員外郎凡講求制度損益儀物則審擇有司所上之狀以次諮之而質於尚書省　宋朝會要

【詩】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　唐書說○員外郎廳前大石諸州所納鉄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員郎所掌

【古今事實】

瑞錦窠

禮官說員外郎為瑞錦窠　退朝錄

清朝錄　以下係員外郎

唐李班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朝之器豈宜[illegible]擢材乎
除禮部員外郎

文章稱首

唐劉禹錫柳文存子厚以文章稱首入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又
柳子厚文章卓偉精緻 唐賦林

撰定戚服

唐韋叔夏授禮部員外郎則天將享明堂受制與當時大儒撰
定儀注衆咸推服之 唐書

少年超取

僕年二十三甚少年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 柳
宗元與蕭俛書

十年方轉

唐劉禹錫為禮部員外郎方與日者從容啟文昌入謁既去日
者謂禹錫曰員外須待十年之後此客入相方轉正曹郎耳自
是禹錫以竄逐出外官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
錄異記

文獻十三　十五

名德為首

唐崔瀣峯止秀峙謂玉而冠者為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夫以流
品相尚惟名德者為之首 唐書

士林稱誦

宋汪大猷字仲嘉除禮部員外郎南宮名表一出士林稱誦之
樓攻媿集

不許補館

唐許孟容德宗召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館諸
生孟容舉令式不許公主訴于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
遷本曹郎中

不草廣牋

宋吳燧晉陵人為禮部員外郎會立張邦昌法當郎草牋表公
麾不可指揮引繩自裁有幸非常者儳曰僕請為之由是獲免
而王時雍用筆尖戳事堂公發憤罵時雍曰反虜吾不能擊汝
如段秀實郎時雍面頸發赤不能對公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
疾篤於家 中興系年錄注 真楊墓誌

論明堂合祭

宋王居正剛中紹興元年除禮部員外郎上將祀明堂公立議
請合祭天地奉太祖太宗配詔禮部議長撫州守臣言甘露降
圖以聞公請卻其圖勿內臺臣繼劾守奪其州 呂東萊文集

言海瀆祭典

宋李文簡公燾正除禮部員外郎中興祭典未備兵興海瀆先
農先蠶風雨雷師九祠以酒脯代牲牢兩賜失節郡國水災以
此勿復舊

文獻十二　十六

古今文集

律詩

春夕伴同年禮部趙員外省宿　鄭谷

錦帳名郎重錦科清宵寓直縱吟哦水含玉鏡春寒在粉傳仙
闈月色多視草即應歸鳥掖搴簾知道暫經過流鶯百囀和殘
漏猶把芳樽藉綠莎

禮部分掌

祠祭　藏享　山陵致祭　司天　醫卜　釋道
變牒　忌辰　廟諱　旌表　舊祠部

歷代沿革

東晉而下逮於北齊皆有祠部郎後周春官府有
典祠中大夫隋有祠部郎唐改為郎中龍朔中改
為司禋大夫後復故宋祠部判司事一人以无職事朝官充
凡祠祀享祭皆隸太常禮院而天文刻漏歸於司天監本司

但掌祠祭晝日休暇令受諸州僧尼道士女官童行之籍給
剃度受戒文牒而已元豐改制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
參掌天下典祀國忌廟諱凡本司所治之事月奏祠祭晝日
及休假令節即神祠封爵號則覆太常所定以上尚書省應
宮觀寺院僧道買籍書其名額歲較醫官功過而賞罰之。

【大元】无專曹官以令史分名頭掌之

【群書要語】
祭以祀神人道之極也祠曹所領躰莫重焉 南豐
類令緣制追隆礼之禋曹 胡文恭賜曹旭制 冰蘗
素號无事 紹興呂本中制

【詩句】又隨若部朝天去 陳右山送鄭祠部 仰承宗廟儀權度昔
祠部執四公臺中宴會

【古今事實】

三世為郎

賀德基三世傳礼季祖文發父遜至德基三世為祠部郎德基於
礼記稱為精明 南史

二年在部

宋葉夢得字少蘊迁祠部員外郎召對上喜因問在祠部幾時
對行及二年上曰如是久乎朕即當不次擢用後數日遂除起
居郎 長編

召拜祠部

晉周捨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吏部尚書范雲重其才器言
之梁武帝召拜尚書祠部郎礼儀損益多自捨出也

命涉典祠

宋富弼子紹庭除祠部員外制云惟尔先正相予祖宗尔少長
義方習以成性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朕亦何嘉典祠
之清選而命汝涉焉以勸夫孝於親者往其欽哉 東都事畧

呼為冰廳

祠部呼為冰廳 去声 言其清且冷也 因話錄

不博都門

唐省中語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 同上

言南北郊

魏徐遵為祀部上言南北郊又論明堂宗廟殿廷皆有證 魏志

職太廟事

晉改立太廟蔡謨為祠部郎職其事 類

才應礼樂

晉許允之字之奇才應礼樂擢為祠部郎 同

議有故實

後魏裴脩兼祠部曹每有疑議脩援斷酌咸有故實 北史

不度僧道

宋陳襄字述古號古靈先生判尚書祠部時醫姓僧道以護遣表
度十僧道殷奏列于朝二年度道士一蒸皆執奏不行 神宗實録

不阿秦檜

宋胡寅字文定之子迁祠部員外與秦檜議論不合時檜為權宰
檜問兒子近除如何寅曰以議以公相必不能甚京之迹檜怒
以言首罷 紹興正論

論樂辨古

姚察為尚書祠部侍郎舊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縣之樂八佾
之舞至梁武帝以為事人礼縟事神礼簡古无宮縣之文陳初
承用莫有損益高宗欲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為非時碩學
名儒咸希旨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群議據梁樂為是當時莫不
憑服

引經論為新

趙彥若為祠部員外郎先是宗廟薦新仲秋用茭萌不經彥若以蒲白彥若曰蒲春始生可食秋則過時不可以薦乃據引經傳改從春薦國史

古今文集

雜著

與祠部陸員外書　韓愈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升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己任者術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一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亦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體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強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群玉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群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者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茲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群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之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宴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

禮部分掌

四方使客　。舊主客

歷代沿革

主客之職〔周〕有之〔漢〕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主匈奴單于營部蓋主客之任也〔魏〕有南主客〔晉〕主客分左右南北〔宋〕置主客〔齊〕〔梁〕皆因之〔隋〕為主客郎大業改司蕃郎文帝置主客員外郎煬帝為承務郎〔唐〕龍朔改司蕃大夫〔宋〕主客與所掌建炎三年併歸禮部郎官一員兼主客掌諸番國朝貢及國信禮物并封冊奉享之事〔大元〕令史分掌名頭四方使客隸於禮部

古今事實

起家為郎

後漢何邃少有美望公府中十辟一無所就由是名重華夏起家為尚書主客郎

主客称職

後魏李繪為尚書南主客郎繪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為称職

庾對魏使

庾杲之為主客郎對魏使二問杲之曰百姓郡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欲歸𨗇京洛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魏使縮鼻而不答南史

范接北使

梁范胥為国子博士有口辯官兼主客郎頻接北使

美其臨措

匈奴使李道固至詔使主客郎京兆等接對道固稱美其臨措對答利

因其失言

魏收為主客郎接梁使謝珽徐陵時徐陵為散騎常侍使魏二人接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收嘲徐陵曰今日之熱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礼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因之數日

（古今文集）

古詩

寄主客張郎中　姚合

年長方慕道金丹事參差故園歸未得秋風思難持寒拙公府棄扑靜高人知以我弃拔稷皆旭蔀相離吟詩紅葉寺對酒黄菊籬所賞未及畢後遊良有期繁二華音步得二旅客姿未同山中夫國當殊路岐

律詩

寄主客刘郎中　姚合

漢朝共許賈生賢遷謫還應是宿緣仰德多時方會面拜兄何暇更論年嵩山晴色來城裏洛水寒光出岸邊清景早朝吟罷思題詩應費教州牋

寄主客員外郎　姚合

蟬稀蟲唧二露重思侭二靜者多便迥家不見秋同歸方欲就微美我聊療今日滄江上何人理釣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二

（新集）

六曹部

兵部尚書

歷代沿革

兵部尚書（周）之夏官大司馬卿也（漢）置五曹未有主兵之任（魏）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晉）大始中有五兵尚書（宋）（齊）（梁）（陳）皆有之（後魏）置七兵尚書後周置大司馬卿一人（隋）改兵部尚書（唐）龍朔元年改司戎太常伯咸亨復光宅改夏官尚書神龍復天寶改武部尚書至德復掌武官選舉總判兵部職方駕部庫部事其分領選舉亦為三銓如吏部（宋）尚書掌武舉民兵廂土軍內溥及蕃夷官員承襲之事凡聯其什伍而教之戰兵部武選之制攷貢舉法若遣將出兵露布奏捷必告於廟其屬有司取一郡縣地圖蕃夷歸附之事隸焉曰駕部輦輅車乘廐牧驛傳之事隸焉曰庫部軍器儀仗鹵簿供帳之事隸焉元豐五年九月詔應沿邊義勇保甲事並隸樞密院其餘民兵悉隸兵部建炎三年併衛尉寺歸兵部（大元）仍唐宋舊置兵部掌兵籍軍戎鎮戍廐牧鋪驛車輅儀仗郡邑圖志險阻障塞之事置令史分掌名頭以尚書為長

群書要語

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 周礼　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夏官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官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 書酒誥（注）圻父司馬也　圻父予王之爪牙 詩　雎鳩氏司馬也 左傳　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制軍詰禁以糺邦国領校人牧師職方司兵之屬即今兵部之任也 通典　尚書大司馬亦曰夏卿 取林　大司馬者武官也大總武事制馬為武者取其健行 釋名　兵部為西曹 崔融選人議　惟茲夏官實掌戎政 白居易行御公綽制　緝熙九法董正六師 孫逖授李林甫制　九法以正邦国 梁肅讓五兵尚書疏　中臺政事所出兵部司馬之任 南豊擬制　夏官掌武超進崇資 楊億代表　文昌七兵之秩 同上　周礼命卿司馬掌国征之事 陳襄表　恭守戎曹訓齊武郡簡稽之務重国是毀 許公集　周之九法歷代用焉故夏官之重高位久虛 錢珝授陸扆兵部尚書制　武選隸於天官兵政總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 東坡表　掌天下兵衛武官選授之政令九軍師戍卒之籍山川要害之圖廐牧甲仗之數 六典

古今事實

為縉雲
黄帝夏官為縉雲 史記

觀鳳凰
黄帝坐玄扈之樓上與司馬容光臨觀鳳凰之至 河圖

以三公領
周成王時畢公為三公兼領司馬之職 釋名

為宰相兼
唐姚崇為宰相兼兵部尚書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暗記 譚

南省視事
唐李輔国為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 唐書

峽路大用
唐朱滔為兵部尚書自得峽路必當大用斗川多方沮之 同上

數訪時政
唐王起字舉之為兵部尚書文宗數訪逮時政起因積雨頗寬逐臣 唐取林

召入坐語

宋黄中為兵部尚書兼侍讀每當入直上常先遣人候視至則亟召入坐語從容月必一再見公知無不言 林文公撰黄墓銘

居榮尚簡

唐李懷遠除兵部尚書雖久居榮位而彌尚簡率常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何假別求聞者歎羨 通典

指樹而懷

唐吳湊為京兆尹以能政兼兵部尚書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

奏停參辭

唐令狐楚諸道新授方鎮節度使等具弓劍帶器仗就尚書省兵部參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事不由舊斯為改常未聞省閣之門忽內弓刀之器鄭注外蒙恩寵內蓄兇狂首創奸謀將興亂兆致王璠郭行餘之輩敢驅將吏直詣闕庭震驚乘輿騷動京国雖既往不咎而其源尚開伏乞速令停罷如須參謝即具公服從之

坐失軍容

唐元宗初即位十一月講武於驪山兵部尚書郭元振坐虧失軍容將斬以徇張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功於社稷雖軍令不可加刑乃配流新州

蹕劾亂行

宋祀南郊蘇軾以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礼畢特至青城忽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百餘乘衝突而來公呼御營巡檢使立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其国大

夫人某大長公主也公即於青城上䟽劾之明日中使傳命申勑有司嚴整仗衛 言行錄

論制狄道

宋兵部尚書王庶論制狄之道在於民周文王問太公以為国太公曰愛民而已兵書無不本諸愛民者上覧曰大臣才也遂拜樞密副使 中興係年錄

古文集

雜著

為楊執柔讓夏官尚書表　李嶠

光寵載臨震悸交集臣某中謝臣學無所成志不遠及徒以憑託實漢接南陽之近親戚會風雲附西京之外戚遂得叨恩藉幸服冕乘軒將英雀而同化共鴛鳳而並翼自升紫軒闢接武卿士徒黍河海之象竟乏消塵之效竊位妨賢自甘彞黜循涯揣分敢希遐裝而聖造不貲天波累洽仍降非常之澤更申喻筭之命豈惟連芳八座上比七星固亦分職五曹卑司九法昔唸登百揆命喉舌之官晉簡兵僚崇元凱之秩自叨緘後此選尤難自非宿望通才高賢舊德何以別邦国之大典膺腹心之所寄臣尸黍無成實彰於既往朽劣不遠難冀於將來雖踰報俊而至公之道未廣於朝新則作哲之明近謬於庸菲恐人物解躰衣冠失望伏乞曲迴沖鑒俯絕過恩更弘尚德之全不失能官之授則濟濟斯寮自有悅於多士區區庸鄙倘無譏於候人

為歐陽通讓夏官尚書表　李嶠

非常之恩忽萃庸朽叨罷服而增醜奉如絲而自失臣通中謝臣聞思皇多士必求於俊乂惟帝念功不寄於保庸臣識量兀凌志業乏千金之刃筆之吏能無俎豆之經術徒以積勞為黍文

官成貢承日月之末光霑雨露之孜賛丈二之組毋歉於假籍
尺一之制更慚於庸識俛仰數惶舜咨友則夫以天臺峻密帝
猷發曠端揆隆於八座樞衡總於萬機非夫才賢兼能綜理況
周官司馬有甲兵之職漢服珥貂兼喉舌之任歷觀前載此選
尤難安可以搏操散材擬質小器比德陳劍差蹤鄭後豈無慚
於翟籠實有懼於妨官今聖暦惟新王化資始天工其代帝難
所急伏願特寢過恩旁求實用塞多幸之路開至公之道則巨
鱗微墜朝有得賢之頌惟鵜在梁長無曠官之責

兵部尚書壁記　　杜頠

周官大司馬師今兵部尚書掌邦國之政以九法封國以九
伐正邦以籍我職以侶我牧孔有萬類皋成兆民討謀戎馬之
事丞切鈞衡之地自我唐受命訖于今居夏官者乘焉或列於
台階者甚莫矣所以任必以親以德以勳以賢稱如清風質我

玄化率惟茲有典用保乂有邦二十一年冬十二月詔工部尚
書李公與之政勤以時道濟於物優游府衙爲詞宗以公匠
之英受親賢之寄稽參帝命位官吏要才載秀天衡是掌邦理
東遐歲夏四月皇帝將崇徵德報徵功乃命再從兄開府儀同
三司持節朔方節度副大使兼禮部尚書上柱國信安郡王禕
禮樂天付衣冠人秀忠以匡濟文以經綸謀明道高功格化洽
昭乃王度簡于帝心九命可以見其賢四征可以觀其績鎮朔
方以無名之討八年而正覊平攻石堡以不陣之師一旬而戎
狄懾服犄閱之役用兵以奇故杖鉞而兵勝大河之戰戎軍以
嶷故坐帷而寵捷建秦常之禮則神人叶上下和從夏卿之政
則萬國平六卿睦辨九州之國知其奸究同其貢利以六馬之
物駕理以則講獻以時操五兵之要以辨功理以待軍事此九
職司馬政之所統也王勤政以和是以我輸允轄拒旅以蒐舍

禽以苗理治以獮大閱以狩此四田司馬教之所被也王敬教
以就禮是以祀與孔明初則以法示其令也終則以伐明其德
也九功惟序九序惟歌是用陳既往之烈俟今來之美以書于
壁

兵部長貳題名記　　周必大

大小司馬著於周官歷代沿革可考也本朝做唐六典曰兵部
凡民兵驛置番兵剩員武舉投試武藝金吾街司人兵及大將
出征告廟破賊露布內臣遷補若蕃夷萬戶授官封之事皆主
之曰職方凡天下地圖城隍保塞烽候之數蕃夷歸明內附之
事皆主之曰駕部掌凡輦輅車乘廄牧雜畜乘具傳驛之政令
辨其出入之數曰庫部掌凡軍器儀仗鹵簿法式隨軍防城什
物及凡供帳之事是爲四司而其王判率用他官所謂長貳始
以寄祿而已尚書今銀青光祿大夫也侍郎今正議大夫也位

序既高非宰執侍從鮮能至故方任事時自協乃職有如歸班
掬弗敢替盡規之義名公鉅卿磊落相望抑有由也元豐肇新
官制尚書從二品侍郎從三品實典曹各率名稱正矣而武選
隸天官兵政歸西府其職視唐猶簡況於成周乎雖然古號六
卿今曰近臣使其告猷可以沃上心陳力可以大厥官則天下
國家將陰受其賜焉在事之繁簡也若乃自貳貳有司視成於
胥吏繳法不爾編課不爾毀得而無愧乎其五年之閱兩以他
官承攝惟亞去秋湯留真秩因攝而能瘁身勤而才不逮夙夜
以思何顏如之暇日視別部率有碑記紀前人名氏乃起中興
之元逮今五十年得長貳百人而兼行其事者在焉抵梧疏略
有所不免大駭其是矣元祐二年始置權侍郎從四品明年置
權尚書正三品崇寧改元遂元豐之舊紹興四年後權侍郎紹
興八年又復權尚書而建炎三年行郎六曹惟吏部備官餘長

貳五置近歲以來乃或並除損益時也何常之有故具列于土
俾來者得攷觀焉淳熙三年十一月記

青州謝上表　　歐陽脩

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面俾綏東土之人祗荷寵靈
徒知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學非通敏材實空疎幸逢千載之
休明誤被三朝之獎擢久陪法從常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
先衰世路可畏而命亦多蹇頃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寬刑於皇
慈未忍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承優渥以尉疲殘惟孤拙之無堪
蹈艱危而已甚世之所榮者臣之所懼人以為寵者臣以為憂
是故瓶殫悃愊之誠累黷高明之聽迫於危懇罔避煩辭而聖
度弃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叮寧知成命之難回勉醜顔
而祗受而況全齊舊壤負海奧區民俗富完而鑿井耕田各安
其業詔條寬大而奉法守職足以循官内省庸虛奚勝忝幸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新求治天覆推仁謂簪履雖為於賤微尚
堪收錄而犬馬苟豐於芻養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勵疲羸勤思
夙夜無期盡瘁少荅鴻私

兵部侍郎

歷代沿革

兵部侍郎周官夏官小司馬中大夫也漢以來有
尚書侍郎後周依周官隋置兵部侍郎唐因之龍
朔為司戎少常伯光宅中為夏官侍郎後復故舊制一員正
三品總章元年加一員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令凡軍
以籍統隸者閱習按試選募遷補宋元豐正名除許將試兵
部侍郎自此始也大元仍之置兵部侍郎

羣書要語

小司馬之職周礼　祈父之貳夏卿之亞張九齡為
裴光庭碑　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贊九命俱
受元戎之律伯樂州記　惟茲夏官實掌戎政簡稽調補今方其
時司馬貳卿佐平邦國白集除鄭公綽兵部侍郎制　六卿之亞
皆高選也而夏官實主武事還貳祈父用均爾勞[illegible]曲阜除陳塡

古今事實

末幾拜相

蔣伸字大直為兵部侍郎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咨天下得失伸
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復對卿矣伸不喻未幾拜相云

仍令知選

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侍郎仍知選事承慶
辭曰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
卿卿何不自信也

父子同省

唐崔湜為兵部侍郎父挹為兵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副貳有

唐未有

祖先有勳

唐衛文公為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名在黜中公召
而謂曰子之祖先勳在王府豈以常格並優秩而遣之

能紹祖史

唐盧元輔端靖介正能紹其祖奕本傳

故有家風

唐太宗以楊恭禮有文武材擢為兵部侍郎入參機務出統戎
攻戰太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

弘武諷帝

唐楊弘武為司戎少常伯遷西臺帝嘗謂曰卿在戎司授官多
非其才何耶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右
言帝笑不罪

韋澳論諫

唐韋澳遷兵部侍郎與同察蕭寘深為宣宗所遇每一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政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輒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旨多從之

條奏八事

宋許將入為兵部侍郎條奏八事以為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 東都事畧

首奏四事

宋周文忠公樞兵部侍郎首奏四事曰重侍從增臺諫擇監司郡守久任監司郡守上曰皆今日要務也 言行錄

手畫形勝

宋王敏節庶為兵部侍郎對便殿口陳手畫秦隴形勝利害上大喜即日遷兵部尚書 北盟會編

密言恢復

宋周簡惠公葵除兵部侍郎完顏亮斃張公自督府來朝密言恢復公請對謂不可輕舉東兵數千言上唯唯五月敗書聞上思公言以左中大夫參知政事 平園集

力詆和議

宋兵部侍郎張燾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虜關人上欲以公為直院且早出燾大駭曰愈不敢出矣若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旨哉燾蓋患之不過一去檜不能奪遂止 中興係年錄

氣折羣醜

宋李文敏公邴乃為兵部侍郎苗劉反露刃宮門上登樓撫諭公丞趨前叱苗劉等兇黨稍息公扣宰相朱勝非問計策傳籌皆在公反覆譬諭人為公危公無懼色太后垂簾勝非奏變故以來能助朝廷者惟李邴鄭瑴乃除公翰林學士上賜親札略曰卿毅然正辭氣折羣醜万衆動色具臣靦顔 周益公集

古今文集

雜著

上兵部李侍郎書 韓愈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

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閤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寗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周必大

褒遷過分震懼兼至臣竊以本朝置侍從官特異前代蓋欲其精白一心論思獻納增重王國非專使治有司之事而已自元豐改官制雖稍倚周唐舊典分治六曹然班列浸高職業稍簡委用之意夫豈徒然若將以尊官尤號清選臣以凡庸之材特達之知五年之間兩兼攝貳略無補報有玷周行至於寓直禁林執經崇政最為華近今忝冒若陛下虛心以求議論而臣喑無一言陛下勵精以集事功而臣儒不舉職尚冀次序已是保全復用何名更叨真拜而况早來奏對之際備聞天語雖未披於心腹已灼知其肺肝伏望聖明矜其自量非敢飾避特反惟行之令誓堅圖報之心

謝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表　周必大

通班內閣已塵次對之華列屬中臺復冒亞卿之寵申命委於之直增光五路之游稽首拜嘉省躬知愧臣某中謝臣竊以司戎任重視草才難自非文武之兼資為國家之遴簡歷考正元而後惟陸贄衛次公之並充載稽南渡以來有汪藻綦崇禮之故事如臣末學雖企前修徒夙幸於遭逢獲偏儀於清要愚叅悾侗之性每辱照知荒唐倣敝之詞數蒙嘉獎首尾纔經於五載揚承兩貳於七兵未嘗明以假之心矧敢覬為真之命擴貢金之帶驟拜新榮上白玉之堂使仍舊貫大恩所被小己奚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時行緝熙日就運堯帝之德而奄有四海方懋乃聖乃神之功立周王之政而灼見俊心不輕常伯常任之選孰公儒綫叨此詔除況賓綸緊之所長尤匪寢鑑之可稱臣敢不竭其忠藎濟以靖共體元豐建主於官名願效論思之實念開寶初增於禁直勉圖潤色之工萬分可酬九殞何憚

謝除兵部侍郎表　汪藻

來省褫官方祈病免中臺分職乃誤優遷資逢世以非宜寵逾涯而益懼中謝伏念臣江湖退者章句小儒材不過庸僅及下中之品學雖志老安知左右之原偶陪多士之遊幸備公朝之選備吟清貫遂綴迩聯旋遭值於干戈獲奉承於鞶鞫才因事見初無橫草之功裁易養期乃有召新之疾屢投誠於魏闕將歸卧於漳濱猥蒙內史之書俾貳文昌之秩戎昭所繫儒綫奚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憂勤無逸光復祖宗之舊既已配天兼收文武之長未嘗偏日惟臣瑣質負國明恩竭股肱之力而徒有此心譬腹背之毛而何裨於用耗羨蠹食羞愧神明不辭勉效於秋毫顛恐遠先於朝露周六典治凡之職雖幸叨居漢九卿賜告之恩終期得請

兵部郎中

歷代沿革

周官大司馬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魏有五兵郎曹晉有七兵皆置郎中宋有中兵外兵騎兵後省騎兵齊因之梁陳有左右中兵左右外兵騎兵郎曹皆置侍郎亦郎中任也後魏因梁陳舊隋初為兵部侍郎又改兵曹郎唐武德改兵部郎中龍朔改司戎大夫咸亨光宅神龍隨曹改復宋初除潘良器本曹所治之事郎中貟外郎參掌之建炎三年併省冗職以兵部郎中兼職方大元置兵部郎中

羣書要語

既參夏官之屬元和制誥　夏官之劇既參戎事之殺　擢受五兵之部　司武之屬重于文昌並同上　七兵之曹郎吏之選其寵南豐潘良器制　姑寵七兵之秩用服一臺之華胡文恭呂公弼制　外兵之員凱輔制　夏卿首曹中臺妙選張子韶排　往踐五兵之屬公是行周田乂亦制

員一任侍從不居外省 元微之行楊嗣復制

【古今事實】

奏決若流

姚崇爲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拜侍郎

公務脩整

唐裴光庭轉兵部郎中既歷清要人未之許及在職公務脩整衆皆嘆服

所歷有聲

唐盧奕慎之子與兄奐齊名開元中任京兆司錄參軍天寶初爲鄠縣令兵部郎中所歷有聲皆如奐之所治也

吏幹有稱

李憕驟歷兵部郎中憕有吏幹明於凡案甚有當官之稱

掌判帳判簿

唐兵部郎中二員一員掌判帳及天下武官之階品衛府之名數一員掌判簿以總軍戎差遣之名數 唐志

掌勳官簿書

掌武職勳官三衛及兵士簿書朝集祿賜假告委敘武職告身事

掌告身令

蕭愿宰相傾之子性淳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爲兵部郎中日掌告身印章恩之次頗怠職事父傾爲吏部尚書代愿視印篆其散率如此 五代史

兵部員外郎

【歷代沿革】

周官大司馬屬官有輿司馬上士後周依焉蓋員外郎之任也隋開皇六年置兵部員外郎煬帝改兵曹承務郎唐改兵部員外郎龍朔二年改司戎員外郎咸亨光宅神龍隨曹改復宋諸司員外郎正七品兵部本曹所治之事員外郎參掌之大元仍唐宋舊置兵部員外郎

【格言】

員外郎二人一人掌貢舉及雜請之事凡應舉之人有謀略才藝平射筒射皆待命以舉若州府歲貢皆勘責文狀而引試焉一人掌選院謂之南選曹每歲選人有解狀簿書資歷考課必由之以覈其實乃上三銓進用則書焉 六典

嘉貞詳決

唐張嘉貞爲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

正倫賢者

唐魏徵薦杜正倫擢兵部員外郎太宗勞之曰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 唐書

【古今文集】

雜著

兵部郎官題名記 周必大

本朝除郎之路雖廣而其要有三館閣一也寺監丞二也監司郡守三也近歲窒其二卿監或可徑至而郎非歷監司郡守不可得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司馬列屬四中興初僅存備官建炎三年夏始以駕兼庫以兵兼職方其選清故平居無事多處文學之臣其權重故從軍若將命則往往假以爲寵此其大略也隆興改元之五月復裁內外官於是駕部又當省而郎適贊讀王府有詔聽留需其遷勿補厥後間嘗並置要爲有故而一員之制定矣夫既與聞要官之政迺刻長貳題名會同舍郎亦告石具以辭見屬老矣不文呫畢莫能措姑效掌故彙前人名氏

且粗記其因華云淳熙三年十二月十日周某記

兵部分掌

儀杖　。舊庫部

歷代沿革

周礼夏官有司甲下大夫爲司戈盾弓矢之長各辨其物以待軍事皆庫部之任也魏始置庫部郎晉以後有部中後周有小武藏大夫隋初爲庫部侍郎煬帝爲承務唐龍朔改司庫大夫咸亨復又爲庫部員外郎龍朔以來隨曹改復六典宋駕庫二部皆無所掌建炎中以駕部兼領大元兵部令史分掌名頭

群書要語

掌戎器

唐庫部郎中員外郎掌戎器鹵簿儀仗唐書

古今事實

皆有美譽

唐陸象先弟景倩景融景獻景裔歷河南令庫部郎中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象先兄弟相善嘗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甚爲當時所稱

示有止足

唐孔若思明經累遷庫部郎中若思嘗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水滿於坐右以示有止足之意唐書

固辭不拜

宋江智深元嘉末除庫部郎中時尚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

詭對稱善

宋文帝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帝問尚書庫部郎中顧琛曰庫內仗有幾許琛詭對曰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多秘不言帝既悔失言及琛詭對善之

古今文集

古詩

寄贈庫部王郎中時充押羅使　盧綸

譯語漢名臣從天令若春叙辭皆詔旨稱官即星辰草木承風偃雲雷施澤均威微治要尉恩合讓田人泉貨方將散京抵白此陳五營俱吞萬千里不停輪未遠金門籍旋清玉塞塵碩儒推要重良友頌功頻鶴髮逢新鏡龍門躍舊鱗荷君偏有問深感浩難申

兵部分掌

驛傳置鋪驛走遞馬數　承發司文字

車輅　合給牌劄　厩牧

。舊駕部

歷代沿革

周夏官之屬有輿司馬有校人主馬之官有牧師掌牧放布巾車掌公車之政及王之五輅皆駕部之本也魏晉尚書有駕部郎宋駕部屬左民尚書梁有之後魏與北齊並曰駕部郎中隋曰侍郎屬兵部唐龍朔改司輿大夫咸亨復故天寶中改司駕至德復故宋駕部司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輿輦車乘隸於大僕傳驛給受一出於樞密院厩牧之政總於群牧司本司無所掌元豐改制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參掌輿輦車馬驛置厩牧之事大礼則戒有司具五輅凡奉使之官赴闕視其官職及所治事給馬如格官文書則量其遲速附馬步急遞應內外監牧租入多寡孳産登耗皆檢察焉建炎三年以駕部兼庫部復併大僕寺歸駕部紹興元年復裁內外官於是駕部又當省而即適焚蘋王府而詔聽留需其遷切補厥後間或一置而一員之

制定矣【大元】因之兵部令史分掌名頭無專曹官

【群書足要語】

夏官輿司馬周礼　權司輿馬之政　如寧除李倫制

輿馬輦乗之奉郵驛園牧之治中臺要務士以郎

官莅焉措制　甲冑弓矢之器乗輿國儀之式武藏之任郎選其

高　南臺駕部奉車都尉

【詩句】幽閑靜境別無事惟有南宮老駕兄　白居易贈駕部吳郎中

【古今事實】

孝昭閱簿

北齊馮子琮爲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帝嘗閱簿領試令口陳

子琮闇對無有遺失　外紀

楊素拊床

李靖在隋爲駕部員外郎左僕射楊素拊床謂曰卿終當坐此

公義竭忠

隋辛公義爲駕部郎勾檢馬牧所獲十餘萬匹帝嘉曰唯我公

義奉國竭忠　通典

元亮清謹

崔元亮字晦叔爲駕部員外郎清謹介特濬如也　本傳

如處美官

唐畢誠字存之爲駕部員外郎故事要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爲

辱誠沛然如處美官　本傳　互見倉部

不愧前行

中行刑户不愧前行駕庫　唐國史補

【古今文集】

律詩

駕部鄭郎中三十八丈君或東周恭加金紫谷以赤

泓之外恩積事深因賀送　鄭谷

杳浮玉階曉解天袍拂漸香耕少年郎署轉曹蝉久次京河亞

尹是優賢縱游雲水無公事貴伴琴書有俸錢今日龍門看松

雪探春明日向平泉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前集】

南　江　富　大用　時可　編

○六曹部

刑部尚書

歷代沿革

刑部尚書周之秋官卿也漢成帝時尚書初置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光武改三公曹主考課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辭訟罪法（晉初依漢置三公尚書掌刑獄太康中省三公尚書以吏部尚書兼領刑獄宋始置都官尚書掌刑獄後魏北齊皆置都官尚書後周置大司寇卿隋初曰都官尚書開皇三年改為刑部唐龍朔二年改司刑太常伯咸亨復故武后改為秋官尚書神龍元年復天寶改司憲至德復舊宋刑部尚書侍郎郎中上為階官尚書掌天下刑獄之政令而侍郎郎中員外郎分治其事大元刑部掌律令格式審定刑名奴婢配隸關津譏禁城門啓閉之事置令史分掌名額以尚書為長

群書要語

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 周禮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書立政　司寇掌邦政詰姦慝刑暴亂 周官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周禮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同上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聽之於棘木之下以獄之成告于王 記王制　大司寇以其成從質於天子 同上　昔太子僕來奔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左傳　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　爽鳩氏司寇也 並同上　弼我五教掌茲三典 常袞制　掌其三典詰姦四方　史 宋祁新書　越司秋典 顏眞卿公集　設官分職以司臯事 中興題名　秋官古卿 南豐擬制　中臺八座典司邦禁 同上　冊筆平刑寀副

一人之欽 並紹興奏議　寂問之臣掌秋官 曲阜制　秋卿恤刑事元枉撓又云紹薇帝於謳謠盡例成於法理 唐大詔令　國之二柄在德與刑邦之三典惟清克慎大舜有欽恤之言穆王有哀矜之教爽鳩之為司寇務在澤人臯陶之作士師期於致理 張舊云

古人事實

不可僭擬

梁羊侃為都官尚書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梁書

不與仙客

唐崔隱甫梗介自守以強正稱為刑部尚書帝欲相之也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至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中其志也 唐崔隱甫傳

覆獄歔欷

唐劉祥道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欷累歎奏決之日為之不食

上疏激切

唐顏眞卿為檢校刑書永泰中元載引用私黨請百官凡欲論事必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聞奏眞卿上疏曰天寶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陛下不早寤漸成孤立矣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

屈突固辭

屈突通為刑書自以不習文固辭改工部 並唐書

隱甫自守見上

庭無留事

孝通之拜刑書夜則宿省直吞突公務庭无留事 本傳

刑斷減死

唐柳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且其子在以妻而殺其母非教也竟得減死

領羽林監

梁元帝以沈重領江陵迁都官尚書領羽林監又令於合歡殿講周礼 後周書

息官省妖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案皆携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内下舍門中有閤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閤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皆之際无故有声尤或見人著衣冠從中出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郎居之經兩載妖変皆息時人咸以為貞正所致

建議違制

宋王文正公曾在審刑日建議違制親被乃坐罪未幾外郡有以具獄聞章聖俾以違制坐之公以制非親被請從違失上可其奏 言行録

疑獄聽讞

宋燕肅字穆之知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而州郡憚得罪不敢讞故宪獄常多肅建請諸路疑獄皆聽讞有不當者釋其罪自是全活者衆 東都事畧

議盜殺同黨法

宋韓忠獻琦知審院先是盜殺同黨既自已就捕例不抵死公曰此但并有其貲或就滅其口非有自新改過之心无足矜者請更議其法乃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毋得原

奏刑不上大夫

宋蘇頌字子容神宗朝知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受財枉法抵死法官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公奏古者刑不上大夫今刑為徒隷恐汙辱衣冠耳仲宣由是得免杖黥止流海外自是命官刑无杖黥者

古今文集

雜著

與鳳翔邢尚書書 韓愈

今閤下為王爪牙為国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洸洸乎功業逐日以新名声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説云豈非待士之道嘗未盡乎遇士之礼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閤下之勢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為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尽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无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閤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閤下之形容矣

謝刑部尚書表 歐陽脩

職清書殿宜為儒者之榮地蔽天臺乃亦刑官之重内循謭薄

仰玷先華臣某中謝伏念臣質禀迂愚粗知業藝因時幸會遂竊龍榮克拾遺補闕之勤常陪決從非大冊高文之手久預翰林晚綴宰寮俾閩國論荷二朝之眷遇每深懦衰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祿居滿盈而不戒積咎釁以自貽屬聖緒之嗣興叛皇明而繼照誣言詰服已大釋於群疑危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馬盡思於報效桑榆奈迫於衰遲屢貢悃私上干聰睿遂蒙開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余生本期避寵倩貧顧秩益更忝榮被優遷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御極孝育推仁閔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謂疲駑之力竭雖責遠圖曲彰至慈俯從誠請仍拾舊物特示殊恩顧非木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領雖難強於筋骸若丹心尤自期於塵露

辭免除權刑部尚書狀　吳永叔

臣欽聞出綍愧若踐冰伏念臣某蜀之鄙人亡所肖似自爲青袍朝士已閱九年及玷碧落侍臣亦幾二載制詞共千百篇而經綸少奏對凡十八疏而獻納疎聖恩重於丘山臣報微於毫髮蓋嘗以疾病之遭逢而請外以鄉邦之顛覆而丐祠謂天高曾莫聽乃揠從於小宰遂晉長於秋卿華以一迁重於拜命載念士官之所掌實於国脉而相關舜不賴皋陶之明何以布好生之德周不得蘇公之敬安能審用罰之中必推良臣始称公選若冒司於其事恐紛致於人言欲望陛下矜察愚衷收回成渙量能授職亟改畀於時髦叔法清刑庶共登於便道小臣獲免曠官之刺陛下不失知人之明

第二辭免　吳永叔

臣聞才爲造物之所珍名者道家之深忌二陸以吳中之秀入洛宮幾盈而毀來兩蘇以西州之彥同朝位益高而謗起矧不令之兄弟亡前脩之典刑而臣糅詞垣叨塵榮筆荷禁職親地禁終日不離文字之間選妙秩清群才半入銓衡之下雖不能於鏤采亀不解於雕虫致彼脊說紛右犯毋荷陛下保全之力寔如皇天生育之仁曾未報於隆恩遽復叨於異擢亟騰免牘以俟俞音盼春詔之十行寵荷褒嘉之寵掌秋官之三典愈非克當之才敢避忠賢庶安愚分

第三辭免　吳永叔

切謂文吕高於法從冕部重於諸曹欲讞獄繫非膚敏之才不足以剖析情僞刑章紛委非諳通之識不足以分別科條如某謏夲綴文未閑讀律使之討論潤色尚能奏薄技於詞林若曰糾其議詢何以宅嘉師於王国倘非遜避恐速顛躋伏望朝廷察其被寵之若驚諒其控辭之非僞爲數陳於九陛庶畢達於孤忠俾守舊官亟回新命

刑部侍郎

歷代沿革 **周** 周之秋官小司寇中大夫也 **漢** 以来尚書侍郎 **後周** 依周官 **隋** 煬帝置刑部侍郎 **唐** 因之龍朔改爲司刑少常伯光宅中爲秋官侍郎天宝中爲憲部侍郎掌律令刑法覆按大理及諸司所奏之事 **宋** 元豐正名除大理卿崔台符爲之 **大元** 仍唐宋舊置刑部侍郎

群書要語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詢焉 周礼

周之秋官小司寇中大夫也 六典

擢亞秋官 韓文

貳于刑獄 刑掾制

秋官亞卿 曲阜制

秋卿之貳

佐平邦害 類要

秩貳秋官

參批邦典 南豐後制

俾践白雲之司 裴度制

當宜室受讞之際思蒲萄飲酒之言 制

子曰罪尔勿罪于曰寬爾勿寬 周上

小司寇之職以五聽聽獄訟求民情

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周禮）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政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勤之辟七曰議貴之辟八曰議賓之辟（同上）刑部侍郎一員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今其屬有四總其職務行其制命凡中外咸質正焉（唐職官制）唐有大獄即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謂之大三司使（唐職林）

古今事實

柬之相才

狄仁傑薦張柬之宰相才召為洛州司馬仁傑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張柬之傳）

棲楚言授

寶曆初宣中書以諫議大夫劉棲楚為刑侍丞郎宣授自此始（唐書）

劉瑑統類

劉瑑轉刑侍精於法律選制勅可用者議其輕重成一家書號大中統類奏行之

王播格條

王播轉刑侍精於法律法寺讞獄科條繁雜播備奏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僚屬歎服

道裕言當

唐太宗時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妙擇其人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矣往昔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刑未具此言當矣虽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

韓愈表諫

韓愈為刑侍憲宗遣使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

請輕亡珠罪

宋呂公孺字稚卿元祐初為刑侍原廣亡珠繫治甚久公孺言殿中主者不一前後代者未嘗以服御相授且諱曰宮嬪往還不一有所亡豈可指意吏卒獄虽具願非聖裁不可上深以為然（國史本傳）

奏除伶人戲

元祐中柏府辛凝祥池宴從臣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有此詔付伶官于理（澠水燕談）

論執殺人獄

初刑部有劫殺人獄侍郎彭汝礪引例乞加貸執政不以為是降特旨皆殺之汝礪執不可（長編）

平反遷官

范百祿字功父除刑部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鬬殺情可矜者讞于朝法官援例貸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以為不疑原情而以為无可憫則不可百祿在刑部用法多所平反遷吏部侍郎（東都事略）

平反被賜

陳貫公康伯謚文正兼刑部侍郎前此有司專用權臣風旨為獄重輕公平反之故家多被其賜（言行錄）

平反辭賞

張文忠公九成兼刑侍一日法寺以成案上大辟公閱首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誣服者也奏雪之時法官抵罰而朝論欲以為賞公辭曰職在詳刑而賞衆以邀賞可乎（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誥　王安石

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况吾近臣恩紀所[illegible]宜增位序以示褒優爾具官某比以明揚久於煩使入參侍從出備藩維踐更滋多寄屬推允引年辭位得礼之宜進貳秋卿以榮老息古之士者非苟自秩其身唯直行抵法以助成王德尔所知也往其懋哉

刑部郎中

歷代沿革　周礼大司寇屬官有士師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　漢尚書有三公曹　後漢有二千石曹　魏有都官曹皆掌刑法獄訟之事晉宋齊並以三公郎曹掌刑獄置郎中一人隋初省三公曹置刑部曹掌刑法置侍郎一人唐因之武德改刑部郎中龍朔改司刑大夫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復改宋元豐正名　初除胡瑗往建炎詔刑郎以二員為額紹興詔見任郎官依元豐舊法分左右廳治事從右司汪應辰之詔也大元仍唐宋舊置刑部郎中

羣書要語　周礼大司寇屬官有士師下大夫蓋郎官之任也　六典　宜正秋臺之職准丞郎員之務　胡文恭詞制　刑者所以助治聖人尤謹中臺參綜郎選甚高　南豐除韓晉卿制　用罪議刑國網作重白雲司職人命是懸　陸表類

古今事實　充定律令

魏有定科郎吾貴充定律令以裴楷為之　職林

韓決奏讞

宋韓晉卿擢刑部郎中天下人辟請讞執政以為煩將劾不應讞者晉卿適白事省中因曰獄不下奏讞者欲天下獄悉從奏決晉卿曰恐罪人之死於獄多于伏辜者皆從之　長編

刑部員外郎

歷代沿革　周礼大司寇屬官有上士後周依之蓋員外之任也隋開皇六年置刑部員外郎煬帝改憲部承務郎唐因之武德三年改刑部員外郎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因之大元仍唐宋舊置刑部員外郎一人

羣書要語　郎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讞為尚書侍郎之貳　唐書　嚴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碍恕縱則生奸惟是四者持刑之權　元稹馮宿刑部員外制

古今事實　小三司使

唐有大獄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夫大理寺官為之以決疑讞之小三司使　職林

第一課最

韋安卿以課最第一轉長安令改刑部員外郎　分生

守法不撓

唐杜景佺為刑部員外郎守法不撓　本傳

遺直何加

令狐峘大曆中為刑部員外郎上疏諫山陵事詔荅曰古之遺直何以加焉　本傳

又請小秋

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　尚書故實

可當其選

侍御史王綋自居殿中能察非法連輸庶獄多協平允加以溫恭尊可當其選一歲之獄決在秋冬今方其時宜敬乃職曰

秩進知州

至道初張昱爲刑部員外郎兩川安撫奏於蔡接昱諸司使知雅州上以省郎之重不欲換他職故進秩加賜令服而還

例藏刑部

元祐元年三省言中書置刑房檢例官從之獨刑部員外郎劉賡上疏言元豊官制以例藏刑部可比則取鈔不可則取旨令非故事詔如所請而例復藏刑部自是中外奏讞无所避矣 九朝通略

刑部[illegible]字

閱律楼禁　城門啓閉　○舊司門

歷代沿革

周礼大司徒屬官有司門上士司門下大夫後周依周官有小司門隋開皇置司門侍郎煬帝去侍

字又置員外郎煬帝改承務郎唐因之加中字龍朔改司門大夫咸亨復宋因之大元刑部令史分掌名頭无專曹官

司門掌授管鑰以啓閉国門 周礼

[illegible]

古今事實

掌出入闌遺

郎中員外郎掌門關出入之籍及闌遺之物 唐書 又掌門籍關梔及道路所闌遺物之事 通典

古今文集

雜著

司門廳壁記　任希夷

門官之設尚矣在周爲司門在漢其名不一曰戶郎曰門候皆其任也宋朝監門用內三品元豊中裕陵聖訓卽內侍者以與外庭臣僚无交際得以尽情幾察自中興駐蹕臨安三省樞密院俱列皇城之外內侍不時至則參之小使臣人微官卑不足以誰何嘉定六年秋始用諫大夫請增置監門官一員以京朝官有治理效者爲之初命奉議郎前知嚴州淳安縣楊恕而內侍猶爲幾察道稽制也于時政事之府更葺一新堂宇崇成休勢隆峻嚴嚴翬翬輪焉奐焉至於門廡控術而莫不斥而大之氣象休美過者祗肅於是更置專官以重其任蓋將謹命令所出之原尊朝廷无競之勢示于外者若是則嚴于中者可知施于下者若是則發乎上者又可知矣居是職者可不思以称上旨歟或以語楊君曰昕庭退朝飛蓋來下袞繡焜煌車騎雜遝呵道告門先声震攝凡出入于斯多達官顯人從以蒼頭廬兒譁譁嘩于不特御者洋洋而已司門之官逡巡踧踖兩旁之側其於伺察也不亦難乎又將不有以動其中乎則告之曰昔蕭望之射策甲科尚爲小苑東門候仲翁以抱關譏之以各從其志其後卒爲漢名傳蓋一命以上皆有常職所當尽吾事而已奚有於他慕哉楊君勉之併以告諸來者

司門員外郎壁記　權德輿

周官司門爲司徒之屬今爲司寇之屬員外郎於周爲上士後数更其名至隋爲承務郎武德初方定爲今制秩從六品上大凡自漢魏以還典曹星郎雖時有汙隆官有輕重或百職耗斁雜而多端而郎位曒然未嘗有以非進越非其任者蓋亦公貴仕多由此塗出所以儲時才練官業也於是爲方今東書尉候通道旁午而斯任尤劇彭城仲子淩脩詞以筮仕說經有師道自博士祠部郎稍遷于玆且以南臺銓綜之勤久次而後至循性自牧闇然君子之道也況大雅之匪懈孔門之政事古謂家法又於講貫遺脩砥礪其可量邪至若門關出入之籍設險閉

乖之義識而不荏守而不紊列在令典端如貫珠故可略於此
仲侯以故志鑾璧之際欲纂輯成使部夫書而補之皇元辛巳
歲夏六月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五 新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六 新集

南 江 富 大用 時可編

六曹部

工部尚書

歷代沿革

周之冬官卿也漢成帝初置尚書有民曹主吏人上書光武改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事魏置左民尚書晉宋有起部尚書後周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隋有工部尚書唐因之龍朔改為司平咸亨復武后改為冬官神龍復舊判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事宋工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凡城池土木工役皆隸三司修造案本曹無所掌元豐官制行尚書工部掌天下城池宮室舟車器械符印錢寶之事百工山澤溝洫屯田之政令是時尚書猶未除人紹興三年併少府監歸工部以文思院隸焉 文思院舊屬少府監至是以少府監併於工部故文思院隸焉 官乃今工部尚書是 大元工部掌修造營建法式諸作工匠屯田山林川澤之禁江河隄岸道路橋梁之事置令史分掌名頭以尚書為長

羣書要語

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 周禮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 書舜典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同上 宏父定辟 注 宏父司空 酒誥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周官 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周禮 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 同上 鳲鳩氏司空也 左傳 五雉為五工正 同上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禮考工記 程品之重有若百工既令之先尤難六職 唐大詔令 冬卿常伯 柳億代謝表 中臺起曹訓匠建

事帝曲且擬備尚書漢公卿也言動可否爲人耳目固不專於率四屬程百工修位於冬官而已 白集聲費其之制 平百官之上書飭五材以辨器非国之璧礦詳於典制則不可以綜事訓工建明理本也 常集 五材足宜百工推叙城郭都鄙定其規士畫及工商得其所 記室新書

古今事實

職在司空

唐張鷟位當玄武之官職在司空之任虞舜之代伯禹統其班周成之朝毛公執其地

代爲八座

唐閻立本代兄立德爲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爲八座時人榮之

長孫祇職

長孫平爲工部尚書名爲祇職 隋書

大義剛烈

李大義爲工書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

甚著勞績

鄭善果爲工部尚書正身奉法甚著勞績 唐新語

不治產業

于休烈爲工部尚書不治產業與賢下善推穀士甚衆 舊唐書

創軍国器

陳從易爲起部尚書巧思過人軍国器械多所創立 陳書

構太極殿

初侯景之亂殿被焚承聖中議營之獨欠一柱至陳高祖時忽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構太極殿

請斥佞人

宋元符二年曾布之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稷工部尚書稷力丐補外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佞人方刱於奏章之語上問佞人爲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 紹年備要

召訪政事

張忠簡公關擢工部尚書兼侍讀初上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遞宿學士院朝夕宣召商確古今諮訪政事公入對亢數知无不言豪引疾丐閑上曰朕所以知外事皆賴尚書工部一書相從久忍言去邪

古今文集

雜著

韓愈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隷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礼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若大府与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国有大事諮而後行隷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皆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狝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国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

或時候風潮朝貢蕃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賊殺无風魚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国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体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践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入師滄景徳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徳可称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无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悦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帰疾也

工部侍郎

文類一十六 四

歷代沿革 周之冬官小司空中大夫也隋煬帝改置工部侍郎工部尚書統侍郎二人唐因之龍朔改為司平少常伯咸亨復他時曹名或改而官不易宋元豐正名初除熊本大元仍宋制置之

群書要語 百工惟時命汝典制 常袞制 起曹書殿兼而委之 白集工侍兼集賢殿制 共工之貳 南豐擬制 飭五材程匠事冬官龍列俾介厥司 同上 冬官之貳方此得人疇若予工汝為已試 曲阜郭知章制 疇若予工汝往為允紀綱繕修之政杜塞淫巧之作 曲阜制

古今事實

有宰相望

唐李懷鈞字貞一為工部侍郎魁然有宰相望 本傳

得中書貢

帝問蘇頲有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者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 唐書

重惜名器

宋太祖重惜名器錢昱自白州刺史求文資得秘書監遷工部侍郎連典数郡无治声上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以任丞郎改郢州團練使 本紀

求拜退章

宋端拱元年工部侍郎同知朝京官考課宋德驤求致政先是与趙普不協普再入相制下之日德驤方立朝不覺惕懼遂拜章求退普之嫌也

指陳实事

宋張忠簡權工部侍郎給札待從舉議條具時務公上十事時應詔數十人惟公与国子司業王十朋指陳十事庄言權倖无所回隱明日上召兩人對內殿大加称賞賜酒看花因授御書一軸

首言典学

楊龜山先生時為工部侍郎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学為務以君德在是故也尋命兼侍讀 長編

工部郎中

文類一十八 子

歷代沿革 周礼大司空屬官下大夫盖郎中之任也晉宋齊皆有起部郎中宋起部郎不常置梁陳改置起部侍郎隋初為工部侍郎煬帝改起部唐武德改工部郎中龍朔改司平大夫咸亨復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元豐正名初除范子奇高遵惠大元因之置工部郎中

群書要語 冬卿之屬 公是行李敞之制 中臺起曹郎選尤重 曲阜制 宮室城隍程匠度材之事郎於起部其選

甚高(淘豐花子鈎衡)郎吏今之高選工官號為劇曹(張元方制)
【詩句】身老省郎在家須農事歸(杜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同上夜雨蒲書懷)部官幸備員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　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　馨香粉署研(亞杜詩注公時乃工部員郎不能詣省徒想其官署之外美耳)

【古今事實】

掌程式

唐工部郎中員外郎掌經營與造之衆務凡城池之修濬土木之繕葺工匠程式咸經度之(六典)【又】掌與造工匠諸公廨舍宇五行紙筆之事(職員令)

知制誥

宋范杲以工部郎中知制誥(會要)

【古今文集】

律詩

贈工部郎中一首　王建

金炉煙裏要班頭欲得歸山可自由每度報朝愁入閤在先教示小千牛

工部員外郎

【歷代沿革】【後周】依周礼制置小司空上士員外之職也【隋】開皇六年置工部員外郎煬帝改起部承務郎【唐】改為工部員外郎龍朔三年改司平員外郎咸亨元年光宅神龍隨改復【宋】仍唐舊【大元】置二人

【羣書要語】隋朝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帳籍昔園弘景代之高義始竊四十為尚書郎而不遂國朝選著尤因其良(元稹授雜議工部員外郎制)

【詩句】馨香粉署妍(杜詩)【注】公時為工部員外郎不能詣省徒想其官署妍美耳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杜詩)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杜奉寄別書懷)郎官幸備員(同上)　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同上)

【古今事實】

杜甫獻賦

杜甫有詩名元宗時獻朝獻太清宮賦拜官祿山陷京師元宗幸蜀肅宗即位於靈武甫間關奔詣行在拜左拾遺因房琯罷相甫諫不納請告省家後嚴武辟為幕府拜工部員外郎劍南西川節度府參謀(官本記)

蔣係泣諫

蔣係遷工部員外郎又遷郎中宰相宋申錫為北軍羅織罪在不測係與諫官崔玄亮泣諫於玉階之下申錫方減死時論稱之(唐書)

【工部分掌】

山林川澤之禁　虞部

【歷代沿革】【周】礼有山虞澤虞並虞部之職也【魏】始有虞部郎中【晉】因之【宋】【齊】省【梁】【陳】為侍郎【隋】為承務郎【唐】龍朔為司虞大夫咸亨復舊曹改復【宋】虞部無所掌以屯田郎兼之【大元】工部以令史分掌

【羣書要語】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周礼)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書舜典)

【古今事實】

職掌山澤

唐郎中員外郎掌京都衢衖苑囿山澤草木及百官蕃客時蔬

薪炭供頓畋獵之事唐書

虞衡之守

蒐田以時澤梁有禁虞衡之守所以遂嘉生參化育 南豐擬制

【工部分掌】 都水監都水　舊水部

【歷代沿革】【後周】冬官有司水中大夫有司水上士【隋】文帝有水部侍郎煬帝改承務郎【唐】復故龍朔改司水大夫咸亨復曹改復【宋】水部无所掌【大元】設都水監都水一員並隸工部

【羣書要語】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 周礼

【詩句】省中官最美無似水曹郎 李餘慶

【古今事實】

掌津濟運漕

唐郎中員外郎掌津濟船艫渠梁隄堰溝洫漁捕運漕碾磑之事 唐書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六 【新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七 【新集】

南　江　富　大用　時可編

【今】樞密院部

樞密院 行樞密院同

【歷代沿革】【唐】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使始以宦者爲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堂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承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永泰中宦官董秀參掌樞密事長慶中王守澄知樞密事舊左右軍容多入爲樞密亦無視事之廳後僖昭時楊復恭西門季玄欲奪宰相權乃於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此其始也【後梁】革唐世宦官之弊開平元年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唐】莊宗同光元年復以崇政院爲樞密院【晉】天福中以桑維翰知樞密院事四年廢樞密院以劉處讓兼樞密院奏請多不稱旨又處讓丁內艱遂廢其院開運元年復置【周】顯德六年范質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宋】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太平興國四年以石熙載爲樞密直學士以簽書院事簽書之名始此淳化三年以張遜知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逵同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此時陳升之三至樞府神宗欲稍異其礼乃以爲知院元豐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不從然以密院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專以兵機軍政爲職【大元】置樞密院掌凡武備機密之事有樞密使同知又有副使簽書同簽書其屬有判官經歷都事照磨管勾等職在外又置行樞密院自副使始以下諸職皆同

【羣書要語】樞密院掌天子之機務及天下边境軍馬之政令 會要 宥密之府總樞密於萬微 王禹偁制 樞謨請密 王曾制 聽斷神機之劇 小畜集 典溫省之務 胡文恭行王疇妻制 仍冠中樞 溫公撰龐公碑 宜冠聯於樞省 王岐公集 天樞環樞神兵會府 又彥博制 北樞之躔 筦典神務 賜張耆詔 擢贊上樞 回蔡樞 旋冠謨於宥省 贈曾公亮批劄 樞要之司 六一集 密勿之司 楊文公表 樞使知院典機務掌兵政出納密命以佐邦治 續會要 知院掌佐天子執兵政 同上 宜總鴻樞 溫公集 冊地廻翔便總萬機之任 岸表類

【詩句】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敬忽曰衍汝來汝予黃髮遂長樞府兵政無蹤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重厚如勃 石徂徠聖德詩

【古今事實】

天樞

後漢皇帝紀注春秋運斗樞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琁第三璣此

西樞

熙寧三年詔曰國家以西樞内輔翊贊本兵任爲重矣

專掌兵籍

李綱除知樞密院奏云祖宗之法樞密院事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軍諸路帥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維持軍政乃世不易之法也 傳信錄

專統兵機

李綱以右丞被命樞筦奏云伏蒙聖恩除知樞密院事以被命鴻樞專統兵機宜得魁奇英偉之人以居其任 同上

三省聚議

常事密院自行至涉边則三省聚議謂之開南廳 紀呂原明家塾

三省同議

神宗改官制大事三省共密院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官皆同簽付樞密院行之小事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院先同對樞密退待於殿廬三省始留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爲定制 同前

呈本院事

施大資點與樞密周公呈本院事上曰適來一二事卿等各陳所見甚聞朝廷大體公復奏曰臣蒙陛下擢用日愧素餐豈蒙聖訓敢不竭股肱之力 言行錄

爭西府事

韓魏公曰慶曆中王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甞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盖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爲己也 魏公别錄

發合頭帖

郭崇韜安重誨爲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劄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 家塾廣記

陳朝廷体

施大資點與樞密周公陳本院事上曰卿等各陳所見甚聞朝廷大體

周知世務

李諮字仲詢謚憲成爲知樞密院事諮性明達周知世務処劇若閒暇在樞府抑僥倖号爲称職 東都事畧

召問治要

張忠定公燾字子公孝宗受禪召除同知樞密院事問爲治之要公言內治乃可以外攘頒詔百執事赴都省給札條具上大

喜於是士大欲言不能自達者纖悉聞矣 言行録

托以腹心

呂公著復同知樞密院事神宗手詔曰顧在廷之人有可以托中外腹心之寄均呈家休戚之重无逾卿者可亟起視事

收之桑榆

呂公著拜同知樞密院事公著謝因奏曰臣老於間外蒙陛下收之桑榆唯知拳拳納忠以報恩

權衡人才

呂公著好士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所聞參覈以待上求上嘗謂輔臣曰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於稱物也 通略

筆識諸將

劉忠肅公珙字共父乾道三年擢同知樞密院公以本兵柄於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領官下至裨將佐日召三四人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 晦菴文集

古今文集 雜著

上韓樞密書 蘇洵

太尉執事洵著書无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无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絶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无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大湖萬世之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无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无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无足怪者昔者刘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无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鬭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与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国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刘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无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无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无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无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无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旦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万以爲酒食餽餉之用杵声未絶城郭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无所諱忌問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犂畚築列于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万傳呼勞問之声不絶者數十

里猶且晌晌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如何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处優植恩而取名与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执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与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惧謗好名則多植私恩惧謗則执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号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懽心而大尉遂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边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

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乱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无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大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无務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无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惟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厉武威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体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上黃樞密書　朱晦庵

竊謂虜酋隕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此蓋天命眷顧宗廟社稷之靈蕭清中原以全畀付莫大之慶海內同之然熹之愚慮獨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于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至于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時得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為海內所屬望者為之輔佐進賢退奸條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為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高武烈之請使諸將惰心六軍解体虜騎横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強事急而粮已匱於是飛輓未及兩月而冢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向非天佑皇家降罰于彼則勝負之决蓋未可知今日之事其

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效舉師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君臣相戒兢慎祗肅政柄任益脩政理以答揚上天眷顧之命不宜坐虜鄰國之難以幸為利而遽自以為安也抑今中原之地幅員萬里虜人奔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非以計取之則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熹竊以為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粮以食使東南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以有以大慰其來蘇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後藩籬密而可恃必使虜人他日痛定力全之後不能復窺吾盧龍之塞然後朝謁陵廟還反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然今日朝廷之上侍從之列誰為能辦此者惟□人之賢起而未用者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之政則賢於今日秉均之士獨恐朝廷終不盡用則無如之何□失今不早為計虜人士

馬精強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元顆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復恐其衆挾其喪君之恥以來脩怨于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歛民則民憔悴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擁中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習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无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又以待天幸之來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夜拳拳而不能已也顧衰病之餘氣短辭拙不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閤下以道學發跡致身廟堂在諸公間最有人望故熹敢以此言進觸冒威尊皇恐無地狂妄之罪惟左右者裁之

古詩

王樞密朴　王禹偁

西樞經緯才慷慨選其主文學中甲科風雲參霸府直躬在密勿未始畏強御發覽讀古書貫路視太祖澤欲浸生民休將還遼古拆寺過武宗排佛如韓愈蠢蠢群公弼使之甚禾秀兵威遂強盛人力不耗蠹世宗征淮甸委任當留務馬前拜侯伯皆下列甚斧叱咤氣生風將校汗如雨手築太平基胼胝不暇拃且贍人有望衰運時不與云云　世豈乏賢良材難具文武膺象過職和文章敵燕許可能隨衆人冥冥歸塵土

樞密使

歷代沿革

唐 初延英宰相奏事樞密使立侍得預聞 五代 後唐初以宦者爲之後梁始兼用士人 晉 天福四年廢樞密院開運元年復置周亦有之 宋 初魏仁浦以宰相兼樞密使建隆三年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爲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爲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自五代以來凡樞密院官皆文武參用

大中祥符七年以王嗣宗曹利用並爲檢校太保充樞密副使亦不帶正官 開寶九年以曹彬爲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使樞使帶節度自此始也 至道三年以鎮海軍節度曹彬兼侍中充樞密使彬自節鎮入罷旄鉞 太平興國六年以樞密副使石熙載爲户部尚書充樞密使以文資正官充使自此始也 大中祥符五年以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儒臣爲樞使兼使相自此始也 皇祐五年制以樞密使高若訥爲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群牧制置使故事罷樞密使當學士院降麻及若訥罷但令舍人草詞遂以爲例 元豐官制行罷使副紹興七年詔宰臣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故事置樞密使副使閏月詔宰臣兼使同月詔樞使立班序並依宰相例乾道五年以虞允文爲樞密使立班恩數並依宰臣 大元 亦置樞密使

又 詳見樞密院門

羣書要語

自昔貫襄於宦職宜總領於星樞 王禹偁制 置使典樞本兵總務 胡文恭制 法樞置弼陪幄議兵 同上 召置首樞付畀大柄 批答宋庠表 位登樞宥之冠 蘇魏公集 顯膺制命首贊樞庭 六一集 尚虛黃閣之居始建紫樞之位 光膺制命登贊国機 並同上 頃陪宸議於宰塗旋冠謨於宥省 歲表鄭 導上帝之命家在北樞本天下之兵倅于台府 參裨四輔冠領萬樞 並同上 位冠中書 除文彥博制

古今事實

降麻閤門

唐僖宗乾符六年以李順融爲樞密使降白麻於閤門出案与將相同 通鑑

宣麻公廟

舊例樞密使未帶使相省不宣麻至周太祖初潜歷試是任乃宣制於公朝今之宣麻自周太祖始 續翰林志

東院行印

後唐樞密使凡東西院二負宋朝亦東西院但行東院印 會要

殿西候旨

唐大中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畢密前受事

號稱二府

樞密使宋朝首命趙韓王普時號称二府礼遇无間每朝奏事與中書先後上所言兩不相知祖宗亦賴此以聞異同用分宰相之權 會要

典掌萬機

太平興國八年王顯充樞密使上召謂曰卿代非儒門必寡學問今在朕左右典掌万機固无暇博覧群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之曰讀此則可以免面墻矣 同前

位極人臣

莊宗朝郭崇韜為樞密使崇韜既位極人臣權兼内外謀猷獻納必盡忠規士族朝論頗以收獎人物内外翕然称之 五代史

權侔宰相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至梁始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後唐樞密之名然權侔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 安重誨傳

百度釐理

晉復置樞密院以桑維翰為使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釐理 五代史

諸軍稟畏

周太祖之将鎮鄴也蘇逢吉請落樞密使曰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洪肇曰兼帶樞密所兾諸軍稟畏逢吉曰此国家之事也且以内制外則順以外制内豈得便耶事雖不從物議多之

周知四方

曾魯国宣靖公公亮字明仲拜樞密使公在政府修紀綱除弊事裁損冗兵又吏制圖籍以周知四方兵數登耗三路屯戍報寡地里遠近 言行録

不錯一事

王文定公召拜樞密使公在右府憂边思戢動中機會江西賴文政郴寇陳峒李接之変淮陰劫寇等公應酬羽書号令賞罰明審平當上亦称其公発藴不差樞密錢良臣語公曰近郭隷宥云蒙宣諭王樞使在西府数年不曽錯一事 樓攻媿集

汰兵為民

龐潁公籍為樞密使以近世養兵之弊多而国用困竭於是大加簡閲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万餘人边儲由是稍蘇焉 言行録

戒軍掠錢

郭崇韜為樞密從魏王平蜀大軍入西川城戒諸軍剽掠法令嚴峻估一錢必論之以法市不改肆

宣撫惟卿

周文忠公必大除樞密使上曰卿在西府備殫忠勞若有边事宣抚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 言行録

兵權付卿

韓世忠除樞密使上諭世忠曰朕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

大爵宜合爲一以勿分彼此則兵功全而莫之能禦頭如丸木
者又何足掃除乎同上

改詔救濫

張居翰同光中爲樞密使僞蜀王衍既降詔迂其族於洛陽時
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爲變遣中官齎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
宜殺戮其詔已經印書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乃揩去行字
改爲家字及衍誅戮止族其家近屬而已其僞官及從行者尚
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之力也

獻財助賞

郭崇韜爲監修国史兼樞密使初崇韜收汴洛稍通賂遺親友
或規之崇韜曰余備位將相祿賜巨万但僞梁之日遺賂成風
今西方侯藩多梁之舊將皆吾射鉤斬袪之人也一旦革面化
爲吾人堅拒其請得无惧乎及禋郊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

朝服侍上

唐昭宗初即位有事于圜丘宿于武德殿時兩中尉兩樞密
皆朝服侍上

公服危坐

曹武惠王彬帝前密論天下事无不合上意而公堂會議如不
能言太祖益所器重在宥密嘗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
以礼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閤宴居不妄通賓客一鼓方寢
已侍漏禁門矣雖霜雪不易其操如此者凡八年同上

爭事上前

慶曆三年杜衍爲樞密使范仲淹出衍門下時爲參知政事數
爭事上前衍无愠色而仲淹益敬服之東都事畧

親賜隸字

夏竦爲平章事臺諫交言其非改樞密使上親隸忠俊二字賜
之又賜文行忠信四字以勉之同上

屢使謂得人

王德用武臣也仁宗朝再入樞府爲使是時富弼偕契丹使來
徠用伴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富公爲相可謂得人矣
長編

天下望爲相

田況拜樞密使天下顒顒望爲宰相以致太平

不按匿名

長興三年邢州洺州戍兵還見說於殿庭遺下匿名書論本指
揮元霸率斂人錢物帝令張從賓按問樞密使范延光奏曰匿
名文字准格不治禁訟端也不宜按問乃止

請定常例

大中祥符中詔樞密使帶檢校平章事者不告引止於本廳替
謁時王欽若陳堯叟上言請定常例先是曹彬以樞密使兼相
不告引故止用彬例

厨中賜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
與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
門謝則与諸司使副班于庭中故朝中爲之語曰厨中賜食階
下謝衣

道中奪印

曹利用天禧三年爲樞密使後拜爲鄆国公退朝歸私第道中
有狂人奪其印以爲不祥未幾以姪訥所累而貶死天下冤之

帳卧召問

莊宗即位郭崇韜爲樞密院使時李紹宏請棄鄆州与汴人盟
以河爲界莊宗不悅獨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親御

六軍長驅倍道直指大梁汴城兵望風自潰既若僞王授首賊
渠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必定莊宗躍然而興曰正合吾意
莊宗入汴皆崇韜之謀也

笏擊罷出

張著初以恩幸爲樞密使時晏殊爲樞密副使上言著初无他
才能徒以恩幸遂極寵榮天下有私徇非才之議忤太后旨坐
以笏擊僕出守南京上蚤知其不當罷然不得已乃曰他日朕
當大用之終以爲相

會議俛睡

房暠與趙延壽同爲樞密使時薛文遇劉延朗居中用事其聽
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但隨勢可否不爲事先每朝廷議事暠与
學士等環坐會議多於衆中俛首而睡其避事如此

讀奏不曉

五代後唐明宗不知書每四方章奏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重
誨多不曉文義

古今文集

雜著

除富弼樞密使制　范鎮

兵布于天下而至衆故統之有本元謀出於堂上而無窮故資
之於明哲是以基于靜密式暢遠猷始乎幾微能成大務若時
付畀茲謂剛䂓前推恩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特進行禮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上柱国河南郡開国
公富弼文武相資柔剛並適誠貫金石材隆棟梁往在先朝當
爲上宰至言無隱精慮有開乃國計之是毗以親喪而遂去況
夫西漢而下迄唐以還訖于本朝凡厥公相率就起復以爲權
宜而㢸固抗礼經懇辭恩詔三年始事四海具瞻再炳台符之

文蕆崇樞極之任重陪多賦庸示褒章於戲天命甚難神器至
重始初纘紹正賴經綸垂元老之来歸皆衆賢之同濟庶我京
德罔累襃圖

除文彥博樞密使賜功臣制　王珪

天極環極上通帝位之紀神兵會府内嚴師律之謀朕方垂講
不平進德常武雖天下無事思備禦之不敢忘蓋王者有征視
安危之不敢忽適登髦傑資以輔予具官某器閎而深材敏以
濟早著歸人之望素負聖哲之知以忠孝之名形家國之盛節
以文武之略輯將相之大猷肆纂命於皇圖乃離憂於衰紀治
終哀戚甫見儀刑屬疆事之方興煩師旅之載舉折衝境外方
將出膺於王靈收畫幄中曷若坐圖於廟勝宜長機廷之務置
符嚴石之瞻於戲遏飪北戎未厭貪騃之志再盟西夏猶萌狂
悖之圖終停奇勳用恢遠馭

代汪樞密辭免表　汪藻

入參廟算方伏顯幽進長樞庭更叨圖舊仰荷襃揚之過失深
悉涵之憂瑕布腹心仰干旒扆中謝臣竊以聖主之用人也必
量其材之所至忠臣之事主也先度其力之所堪故爲之上者
雁傷知人之明爲之下者得逃曠職之累一失此道兩垂厥宜
如臣者初之經綸特緣遭遇一紀服周行之末一朝居多士之
先昨叨近弼之除已過平生之望豈有方更於晦朔居然躐次
於鈞衡雖至無知敢忘自揆伏望皇帝陛下以隆賞天物以獨
斷馭臣知愚誠蓋出於由衷於成命何嫌於反汗別求賢佐共
圖宏濟之功無使孤蹤益重疾顛之禍

謝表　汪藻

本柄于中久汙樞機之地進班其首更叨綸綍之恩儤春奬之
非常私環材而不已安危所繫榮懼交深中謝伏念臣生江湖

之鄉非廊廟之器偶扞防於牧圉蒙記録於冕旒當中興無守武之材有慙吉甫乃一見受腹心之寄自比留侯壽胥推擇之恭遂処竊鞶之任謀參帷幄戰總韜鈐求言困苦之屯方賴廟謨之勝外有交侵之強虜內多竊發之姦民兩河未復於輿圖二聖尚勞於岳狩非其莫濟得士斯昌豈伊草茅之微儒堪此朝廷之大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治先稽古志在宅中躬堯舜之仁雖欲躋民於富壽攄高文之憤不忘克己於憂勤詳延左右之臣猥及下中之品臣敢不兼收群策務究遠猷念國家嘗膽之憂適當今日豈臣子捐軀之報或後古人

代汪副樞辭免表　汪藻

聖神有作方收海內之人豪緜薄何功遽本朝廷之兵柄頓超踰之已甚雖膚憎以知辭中謝竊惟樞筦之司實次鈞衡之任唯時初載順信獲助於天人宜帝遂圖安危注意於將相倘以小人而大受孰宣元老之壯猷如某者生本寒鄉出從多士早從外補甘心薄領之勞晏歯周行敢意功名之會昨屬尚書之謀夏猥承明詔以臨州內撫三軍雖無奇策外乘一障僅守故封會帥幕之肇開總兵符而入持扞防牧圉跋履山川逮九五御圖之初預三千同德之列負鷄蛾而趍天下自知罪戾之多聽鼓鞞而思將臣敢幸搜揚之及既委腹心之寄仍加脉貌之優非不顧榮惧終速謗伏望皇帝陛下特垂淵聽俯諒危衷收渙汗之誤恩責捐軀之後效義非所処雖匹夫不可以利回請有可矜在明主固宜容於理奪　餘見樞密院類

樞密副使

歷代沿革

五代 梁崇政院置副使一人周末闕 **宋** 建隆中始以樞密直學士趙普及宣徽北院使李処耘等兼樞密副使自五代以來凡樞密院皆參用文武大中祥符七年以王嗣宗曹利用並為檢校太保充樞密院副使不帶正官 **元** 樞密院有樞密使及副使行樞密院則只曰副使始

古今事實

有宰輔才

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輔才器不宜局在兵庭上從其請以仲淹參知政事　長編

有公輔器

韓琦初罷相上問誰可以為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違　言行録

士民相慶

呂正獻公公著拜樞密副使初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歡抃咨嗟　言行録

士夫相賀

慶曆初元昊納款遂召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天下聞之士夫皆酌酒相賀曰上用韓琦仲淹非惟社稷幸乃天下生民之幸　長編

持法守正

王文忠公堯臣為樞密副使持法守正以身任天下事凡濫恩倖請各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其大者皆著為定令在位六年廢戢修舉皆有條理

止倖去弊

富弼除樞副仁宗責成於公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遣中使二人更督之公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

北守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悦矣

議差役弊

熙寧中韓絳爲樞密副使神宗問天下遺利公對求遺利莫若盡地力退具疏以謂害農之弊莫甚於差役請委侍從集議

補邊防闕

歐陽公脩爲樞密副使公在二府與曾魯公取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長編

卻僞蜀獻

沈義倫爲隨軍轉運使入成都獨居僧寺蔬食僞蜀有以珍宝爲獻者皆卻之東歸總圖書數卷上嘉其清廉擢爲樞密副使長編

文集一十七　十四

黜轉運誅

李繼隆爲轉運使盧之翰有除遂奏轉運之軍粮太宗怒召中使付三函令取之翰及某人首丞相呂端不敢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朕所以擢任以爾爲賢不乃不材如是耶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无材使得待罪二府臣當不避死亡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焉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言行録

奏事及言

韓琦爲樞密副使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悦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

阿意希旨

王沔臨事明察有通時之用頗苛碎深刻不以至誠待人能阿意希旨以自固祿位與張齊賢同任樞密副使頗不協

古今文集

雜著

除歐陽脩樞密副使制　王疇

夫詩美召虎以有文武故賢特之士無施不可朕惟天下之重兵本之寄委于廊廟之臣責其謀謨之用則待遇之意付畀之際敢不慎乎苟非材英望重易圖任具官某學通古今之宜性符德道之直議論明正操履高爽久居禁近之從屢更中外之事選所踐試光著聲實今樞筦之地籌勝是經擢貳大猷適符休績惟公忠可以寅亮可以就功往其慎哉無廢朕命

文集十七　十九

辭樞密副使表　歐陽脩

成命始行輿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臣某中謝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係於萬機禮遇均隆擬於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繫體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學古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任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怒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措危躬於禍機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嘗乞方州幾于十請瀝愚誠之懇至被明詔之丁寧惟大度并包撫荷優容之賜而群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豈謂伏遇

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憐舊物以不遺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

能自知者猶得爲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俾回渙渥更選儁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謝樞密副使表　歐陽脩

右樞虛府充位宜求於儁賢多士盈庭誤選乃先於庸妄既牢辭之靡獲徒以寵而爲憂臣某中謝伏念臣少本賤愚初無志慮爲小人之事力不勝於負薪程有司之文學止期於干祿過被仁恩之樂育早從英俊之並遊遂叨侍從之流又玷論思之地方時求治殆無補於分毫顧質早衰況漸凋於鬢髮但思藏縮敢望甄陞矧惟贊萬事之機必也極一時之選豈容濫得猥以備員當命令之始行方惶惑以失措而睿恩至渥召旨甚嚴莫諧懇避之誠徒負貪榮之愧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垂日月之光憐樸直之無他謂疲駑之可免俾承關之以效拙勤臣敢不奮勵無能之姿感激難遇之會職思以位庶免於曠官謀不以身少期於報国

律詩

賀發副樞平羌慶捷詩　王介甫

城郭明王據兩使軍前一日送降旗羌兵自此無傳箭漢甲如今不解累嘉府上公聯舊代朝廷稱慶其新儀国家道泰西戎喙還見詩人詠串夷

簽書

【歷代沿革】

宋太平興國四年石熙載元懿公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簽書之名自此始也八年張齊賢王沔並以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端拱元年以内客省使楊守一爲宣徽北院使簽書密院事景德三年韓崇訓檢校太傅馬知節爲檢校太保並簽書樞密院事天禧四年以華州觀察使曹瑋爲宣徽北院使鎮国軍留後簽書樞密院事簽書兼藩鎮自此始也元豐官制行使副簽書樂罷元祐初復置簽書樞密院事初除皆帶密直及罷政乃拜端明殿學士王彥霖罷仲爲靖康初李回首拜延康殿學士簽書延康今爲端明自是遂爲故事大元詳見前樞密院

【古今事實】

簽書無正員爲使之貳續會要

無正員

不次用

王巖叟元祐六年拜簽書樞密院事由謝廷和太皇太后諭曰知君才望故不次進用公遜謝而退曰願陛下用人之際更加審察邪正難辨之少差治亂所係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二聖深然之言行錄

訪備邊事

馮拯簽書樞密院真宗訪以邊事拯以爲備邊之要當須扼襟喉據險陰以制敵之衝若於保州威虜閒依徐河以布陳累壃其勢足以決勝事畧

建中興議

權邦彥字朝美紹興間公在樞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謂宜乘機者三又建中興之議言行錄

學士簽書

太平興國四年石元懿始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春明退朝錄

檢校簽書

景德三年馬正惠以檢校太傅韓公崇訓以檢校太保並簽書樞密院事又王德用字元輔累任拜檢校太保簽書密院事會要

諫議簽書

以国八年張齊賢王沔並以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同上

宣徽簽書

端拱元年以内客省使楊守一為宣徽北院使簽書密院事塡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劄子　　樓鑰

惕閑溴涅俯覆危衷伏念臣三際聖君四汙朝蹟仕廿平進惟義命之是安心實靡他以樸忠而自立頃嘗去国本為秦親置敢投閑久作山林之計匿瑕含垢率由天地之仁雖屢遭摧剥之餘然不至拔根之甚茲逢更化首辱召還既叨長於六官且忝歸於衆職實為過分何敢僥求况已越於纖心比再祈於納祿不圖睿眷擢置樞臣典選固難尚能自勉本兵尤重安得冒居寵加祕殿之名兼預儲寮之列誤恩下逮群聽皆驚殊非衰迹之所堪抑亦多言之可畏伏望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畀英髦俾仍獻納之班馴遂退休之志倘獲免妨賢之誚庶不累知人之明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表　　樓鑰

誤恩下逮俾貳以聯遊牘上陳未頒俞旨仰冒蓋高之聽不嫌再瀆之煩（中謝）洪惟累朝特重右府豈獨為三軍五兵之本抑使聞一日萬機之微才則甚難官何必備顧愚臣之無取荷上意之深知起之掛冠閒廢之餘勉以待棠清華之舊強顏處久告老未諧尚不堪朝夕之論思何以裨夙夜之宥密進當承明之直更列元良之賓攝已奚堪逾涯莫甚欲望皇帝陛下俯垂淵鑒洞察悃衷念已迫於桑榆益居閒地倘未遺於簪履姑寘從班別求經濟之材以翊昇平之運

謝簽書樞密院事表

銓部為真猶未經於蒲歲拔廷遊貳乃遽陞於須臾遜避靡遑周章增惕（中謝）竊以官莫崇於執政職尤重於本兵必求文武之全材以任国家之重事邊隅甫定尚勤宵旰之憂邦域以寧允藉謀猷之助豈疲癃之可與幾微如臣者資實腐儒仕叨法從由文司於封駁故多積於死佹十載歸閒仰戴乾坤之施一朝收召復覩日月之明不堪聽樓之華復上垂車之請敢期誤渥俾貳洪樞血氣既衰止合奉身而去軍旅未學曷知基命之嚴玷書殿之清班忝儲商之下客披繡鶴於上駟東鞶帶以襲衣采食有加寵榮已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人惟求舊政務圖新謂代言於受禪之初未忘孤迹迨趣還於更化之始深閔凋年豈云術業之可稱蓋自眷私之過厚遂容僥倖切愛號臣敢不深感隆恩愈堅晚節老當益壯固欲殫報主之忠羞實無能終恐負知人之鑒

同簽書

古今事實

始於治平

樞密院舊制無同簽書樞密院事者治平始以郭逵為之（神宗正史職官志）治平二年令郭逵以宣徽使為同簽書樞密院事（長編）

諫議同簽

太平興國八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並以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春明退朝錄）

勳賓淺才

簽書大抵以勳資淺之人若簽書一經親祠方進同知及樞副若武臣擢預国政只除同簽書（職源）

都事

舊都承旨

歷代沿革

都事舊無其官宋樞密院有都承旨似其職也蓋
自太平興國中以楊守一充都承旨都承旨自守
一始是時都承旨多用士人真宗後稍稍遂用吏人歐陽脩
建言請復舊制不克行熙寧二年始以東上閤門使李評為
樞密都承旨不用院吏而更用士人自評始也熙寧五年以
尚書比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司修起居注曾孝寬為起居舍
人充史館修撰兼都承旨先是或用士人亦止於右職中選
用文館兼領自孝寬始也元豐三年用張誠一為客省使都
承旨自是都承後用武臣元祐中復以文臣帶待制充都承
旨至崇寧以後則專用武臣矣紹興二年權禮部侍郎趙子
畫充徽猷閣待制密院都承旨自改官制後除大臣自子畫

始建炎四年高宗在會稽以武臣辛道宗為都承旨頗用事紹
興元年十二月辛道宗既免乃詔依元祐職制置都承旨一
員並差兩制為之大元樞密院可與都承旨而有都事之官
名異而職則同也

羣書要語

宣納密命曲阜除范純礼制 贊右府訏謨之微同
上樞機之地親承密旨雖在副介亦須得人曲阜
除曹誘制 陪輔惟幄以承密旨除刘奉臣制 右府管天下之機
務而承旨佐佑參總焉洪木除張誠一制

掌宣密命

都承旨副承旨掌承宣密命通領院務若便殿侍立閱試禁衛
兵校則隨事敷奏承所得旨以授有司四朝志

檢察功過

都承旨從五品副承旨正六品通領院務及承百司之事檢察
主事以下功過而陞黜之凡御崇政延和殿則陞以侍立若禁
衛兵校試技藝及蕃國入見則隨事敷奏所得旨以授有司宋正史職官志

請委疆事

王巖叟字彥霖為樞密都承旨湖北諸蠻互出擾邊公事請以
疆事委荊南唐義問遂以章檄文諭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
勿為僥倖功賞之意其後終底綏寧言行錄

為言邊防

洪文安遵兼權樞密院都承旨公既以近臣兼承密旨邊防民
隱每為上言三衙春夏牧馬直孤城仰給蘇湖秀三州適積水
害田有司頓請倍輸憂麥以補芻粟北虜索劉孝恭等二百家
公皆執不可重吾刑弊命公料簡公區別良窳衆謂非熟於軍
旅者不能也上以是有大用意周益公集

正人宜留

劉安世作都承旨待制范相純仁之出由安世章疏已而復拜
呂相大防遂擬安世真文宣仁難之呂云劉安世曾言范純仁
今既復用宜少避之宣仁曰今既不作言事官自不相妨其後
樞密院奏事宣仁由前語韓師朴忠彥如呂之對宣仁曰如此
正人宜且留朝廷遂輟言行錄

文館兼領

熙寧五年以尚書比部員外郎曾孝寬充史館修撰兼都承旨
文館兼領自此始

古今文集

雜著

樞密院官屬題名記 楊廷秀

此記為都承旨作其間以事其事不事其事反覆為言則今日

建都事之職亦此意也中書樞密院曰二府國朝之制也亦因也樞密之屬曰都承旨副承旨曰檢詳曰編修在祖宗時都承旨則曾孝寬韓縝檢詳則王存劉奉世編修則顧臨錢長卿皆其選也中興損益至今日都承旨檢詳各一員編修二員蓋六十年矣而壁記未立今都承旨李公昌圖乃克爲之屬其記爲士之言曰樞屬與宰屬異劇與暇也暇者無事乎不也樞屬無事乎亦非邪無是事無是官有是官斯有是事矣有是事則必事其事事其事則不暇矣曰暇者無乃不事其事而強委之曰無事乎事其事矣樞屬之職足乎未也等而上之曰使曰副曰知院曰同知曰僉書曰同僉書其號殊其建不並其爲長貳均也建其長又建其貳又建其屬者何上之遺下之裨也下無以裨其上而曰吾惟事其事足也可乎古者工以藝諫蛾畫以士師諫工與士師非諫職也然事君之誼猶非職者乎無也而爲樞屬顧曰吾暇無事也否則曰吾事其事足矣否則曰吾裨其上足矣至於事君之誼則曰思不出位又曰不如守官外乎此非吾職也然則古之工與士師過矣豈惟工與士師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然則孟子亦過矣其然乎不然吾徒獨得而不思其職也淳熙十三年五月三日廬陵楊某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七 新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八 新集

南江 富大用 時可編

御史臺部

御史臺

歷代沿革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戰國亦有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則皆記事之職至秦漢爲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漢以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謂之三臺）梁及後魏北齊通謂之南臺北齊御史臺亦兼糾彈劾後周曰司憲唐曰御史臺高宗龍朔中改爲憲臺武后時改爲肅政臺後去肅政之名但爲左右御史臺宋沿唐制設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御制三院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以張賢爲監察御史正名舉職自此始也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天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處御史之官卑者舊儀臺察有六監司元豐三年李定請復六察於是以御史專領六察（元豐三年御史臺言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隸吏察戶部三司及司農寺隸戶察刑部大理寺審刑院隸刑察兵部武學隸兵察禮部祠部太常寺隸禮察少府將作等隸工察從之）

太元 御史臺掌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內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付臺治之登聞檢院隸焉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其下有侍御史治書御史各二人又有殿中侍御史二人又有監察御史及典事之官其屬有架閣庫管勾檢法獄丞等職

羣書要語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書贊（周禮春官）柏寺圖書之府蘭臺章奏之庭踰鮑宣之冊入類胡廣之三登許宣之明習文法周處之寵黜權豪（公類要）烏臺嚴秩埋輪鐵冠爰佩崇班威高石室朱帷霧徹初停州縣之聳白簡霜飛宜屏權豪之氣（唐中宗受蘇瓌制）中朝執憲之司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俟整齊（五代會要）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唐太和敕）執簡彈奏是惟邦直（李回制）事總朝綱職司天憲（五代會要）霜威揚地風采收聲（同上）執憲準繩之司所以提振紀綱端肅內外（白集行狀存誡制）御史府自中執憲暨察視之官皆顯秩也（白集）總憲度於朝端植風聲於天下（柳文）秦漢以降御史府莫不用剛果勁正之士維持紀綱李代而還埋輪破柱之徒絕不復出（元微之行裴注制）前代有埋輪都亭之奏唐朝有觸豸正殿之劾（杜牧行李舒制）謂掌天憲

（同上）御史府不以一職名盡總察群司典掌發政（元微之行高允恭制）察糾彈劾丈夫之直錯枉不避親貴糺慝繩違務從公正（云云）寄之鷹隼用其豺狼（唐大詔令）以掌刑法典章糾正台官之罪（唐百官志）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關則風憲貞肅事類則紀綱轉輕（唐會要）彰善癉惡激濁揚清御史職也（唐大詔令）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唐百官志）熒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

詩句

迴迹清臺峻（送贈王元）駐盛府栢青蒼殊章動綉衣風連臺閣起霜就簡花飛（蘇味道贈御史入臺）稜稜直指烈烈方書參差王鳴佩紛衣登車（元希聲四言詩）烏府先生鐵作肝霜風卷地不知寒（東坡贈劉覲言事貶官）老持臺憲減霜稜（林逋）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東坡）鷙擊如摧枯食蘗不知苦（山谷）御史霜降威行私不容粟（同上）白簡威猶凜青山興已濃（東坡）時來上青冥稅仰但一節老言回丘山聲利恐不棄（荊公送孫向泉赴御史府）

故事

烏府

前漢御史府井舍百餘區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止朝去夕來（朱博傳）又成帝時御史臺有烏集故謂之烏臺

蘭臺

御史臺丞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漢官儀）又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前漢百官表）又曰栢臺（見烏府注）又曰南臺（見烏臺注）陳子昂為陳舍人讓官表云執憲南臺又曰肅政臺（見前注）

准繩之司

唐高宗問羣臣幸御史大夫崔萬年尉揚子帝曰斯人常服居

公視事其可以為准繩司乎

紀綱之地

唐大中三年中丞魏謩兼判戶部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綜戶部事從之（會要）又曰御史臺朝廷綱紀綱紀正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治（魏謩傳）

謂之三司

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唐百官志）又高宗武后之際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案謂之三司（六典）

號為七貴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閤則侍御監奏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殿其次用七品紫宸殿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塼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為七貴（聽園史

謂之八印

臺印隨從印左巡印右巡印監倉印監庫印監察印出使印謂之八印（唐書臺記）

謂之三告

宋朝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會要）

雄要可稱

正觀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故御史稱為雄要（通典）

雄峻莫比

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同上）

臺置六察

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二人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唐百官志）又太和七年敕文云御史臺所置六察分糾百司又大中元年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唐會要）

臺元長官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諮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許則彈大夫不知白誰也（唐會要）

控制南司

北魏崔暹為御史中尉尚書移牒索御史監選不与又暹為僕射還索御史宋遊道判云崔僕射昔在憲司饋禁北省今居礼閣控制南司遂不与（北史）

卿処南臺

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通典注）

謂外臺

唐至德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為之謂之外臺（職林）

開北門

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肅殺之義（鄴都故事）又或曰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開北門（譚賓錄）

初擊隼

漢家授署御史多以立秋蓋以風霜始發鷹隼初擊（杜牧之集制）

獨擊鶚

王敏懿公素字仲儀既升臺憲威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為獨擊鶚（同上）

彈宰相

王陶彈宰相韓琦不押班琦乞出詔琦起視事曰覽臺諫之忽陳規邦疑之浸略（丁未錄）

論濮王

治平元年正月臺官論濮王事甚急呂誨等疏已七八上不聽遂皆納敕告求去而執政方密啓禁中自定乃尊濮王為皇（言行錄）

豸冠彈事

肅宗乾道二年制御史臺欲彈事不須進狀仍服豸冠（唐會要）

鷺車察衆

舊制御史以鷺羽飾車以白鷺見泉中魚象御史察微隱之罪（唐書儀）

繡衣直指

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注）衣以

綉者尊寵之也前漢百官表

白簡侍旦

晉傅玄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襟坐以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進呈訖了

治平中執政恃權以沮言者凡臺諫官言入輙以進呈訖寢之時謂之訖了臺吏亦爲之沮赧每白御史言某事文訖了也贊谿

京師絕無

英宗新即位任事者益尊凡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官不留一人京師爲之語曰絕市無臺官

古今文集

雜著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爲之記臣肇伏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爲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国以致執法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晉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歷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爲三臺大夫更爲三公而中丞爲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爲三獨坐隋唐遂置大夫天下有冤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爲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爲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總攝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爲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姦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爲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爲三院未至者則爲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乃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繞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驤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七十年寖以圮壞神宗皇帝俾圖程工以授有司會闕大夫聽事建鄉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之義乃形勢痺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事闢門東鄉增痺爲崇培下爲高其視規撫宏遠矣繼志述事屬于後又今上即政之初務先烈儉土木之功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虛

員始省僚寀闢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措畫斷自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功用人力十万五千爲屋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貶而亢爽過之門閎耽耽堂室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圄深靚嚴固案牘簿書樓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稱諸與京於是爲稱昔周人若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爲盛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无私賞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泥欒苟完而耐寺是崇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闢言路聰無不聞明无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无窮顧臣之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万一哉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

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无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己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施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无矮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称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御史臺廳壁記　陳貫

宋朝三院御史皆得論政事糾官邪元豐紹聖著于中令其用峻故其選精一時列職其間悉踐天子親擢太上中興大明固是耳目所寄必惟其人紹興更化詔除公正之士以革締交合黨之風已而又降札書刊元豐手詔于臺院蓋欲尊用忠純靡回之人以成篤厚之政先後丁寧昭若日月龍蛇飛動琁琰光耀翚翥相傳家法不改矣我宋維持紀綱之盛事允職于此者宜有考焉紹興辛酉嘗裒集建炎以後名氏歲月續載其上所載人以官聲闕時汰遂刪碑磨滅面背參覽者既病來者復無以容賈以罷要録東按嘗待罪其間既又弊蠢既葺新之於是又與同列謀易新石更以歲月後先從其時日使皆粲然无所牴牾於以登載中興以來風憲得人之盛以傳不朽顧不足以增重紀綱之地乎石既具嘱賈識其顛何敢以疏拙辭紹興十四年九月既望記

御史臺石柱題名記

噫世移為紀俗亦隨居方法懸而有為名刑設而並用御史之職誰能廢焉所以防僭濫而窒奸邪也洎乎晉政夭邑梁為帝都霜臺遞然不易舊制我国家法有一定政無多門羣官兢脩百吏端肅中執憲劉公特俾直氣朝雅正人執物用長作事固遂自建隆之後或假秩外任或執法在廷悉列堅珉永示來葉時大宋御歷之四載歲在癸亥月建丁巳甲午日記

烏臺賦　張良器

士有利於鳴所者觀其憲臺降太液近蓬萊風威四聳霜氣傍催地號曹而獨秀官對禁而分開揆紛必理峯職惟才門凌晨而肅出樹夕陽而烏來拔良表正弾衆繩四下以飛鶩凄其凝矣時爲搏擊吁可畏哉嚴城巷叙響臺乘登庭直狀臨而逾明爲迹殺而愈剗故座有彝法門無濫板理從棲而庭幽事雖繁而人簡及夫食史無厭驀宗不戒踏舊貪俗洪威桂械致中典之論不令下人之凋殘百城相師而自若五兵又安而不惟是司也故以陰陽嗟長唱吉聲切蔡絲綸以遐縶騰錦車而遐留則致逢頑沮強邪惡懾聾驚馬而跼蹐仰緝衣而下拜是知上能遵堊下足安兆頡聰而朝班已肅推弾而邪慶増蕨無究職能請循其始官則秦置臺於漢起或掌方書或称柱史宋何以忠雅標欲栢陳以剛直著表上封則起於鄭均埋輪則遠聞張紀憲司之人方側目暴勝之名兼首指皆王秀珠明鷹隼鷙視既斡術而助化亦圖国而遠恥莫不才挾主以成功主因才而共理唐鑄王琪蓋臣惟哲法有藏刻臺兼負辭易宗啓宇奮迅覇雄歐獨坐而情雄親群司而位緝耦入陰搏撃影而覺搖纂黨奸雄觀形而膽折豈徒以舉動惊索遂巡朝列儀君道之將行庭從玆而振節

歴代沿革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秦官也漢因之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称大夫掌副丞相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哀

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魏建安
置御史大夫孔疏後周並不置大夫而以中丞為臺主隋諱
中字依秦漢置御史大夫降為正四品唐武德中改御史臺
大夫從三品龍朔改為大司憲咸亨復為大夫光宅中分為
左右臺大夫及廢右臺去左右字從三品掌以刑法典章糾
正百官之罪惡五代會昌六年升御史大夫為正三品宋以
御史大夫為兼官正二品大元以御史大夫為從二品

群書要語

內承風化外任統理才茂行潔達於從政谷永上疏

辟臺要秩非德靡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楊左

思受擢拔左臺大夫制

古今事實

銀印青綬

漢制御史大夫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百官志

金印紫綬

成帝綏和元年更御史大夫為大司空金印紫綬

立朝正色

唐李景讓為御史大夫正色立朝時元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
日景讓上書言不可使外戚強盛乃罷朝兩日

奏事忘食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

博士退服

漢倪寬為御史大夫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
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寬為
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
知人

羣僚側目

唐開元中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引故事奏以不便帝謂曰卿為
御史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又憲司故事大夫以下監
察御史競為官政略無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事無大小悉令諮
決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殆半羣僚側目

入奏擁姬

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
昌騎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曰陛下即桀紂主也於是上笑之
然尤憚昌

直諫御舡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諫諍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舡
廣德當乘輿免冠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污
車輪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
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貴戚泥樓

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內臣貴戚泥樓有看街樓閣皆泥之畏其
彈劾本傳

宰相避路

唐制大夫中丞午後三刻出回避宰相如午前出宰相回避大
夫中丞書叢談

白黑分明

薛宣以明習文法詔補為御史中丞是時宣為中丞執法殿中
外總部刺史數言政事奏部刺史郡国二千石所貶退稱進
白黑分明由是知名谷永上疏曰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
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
以充其缺竊見少府薛宣才茂行潔達於從政是用越職陳宣
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大夫

謙論无拂

陳万年為御史大夫尚丞相于定國並位八年論議无所拂

不避權勢

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滞何所迴避朝弾暮黜亦可矣

不屈王公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謇諤顔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為譏荅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雕鶚鷹鸇豈衆禽之偶柰何屈以狎之

謝位勸功

韋挺拜御史大夫太宗嘗謂挺曰御之任御史大夫猶朕意耳左右大臣无為挺者卿勉之哉挺謝曰臣駑怯不足以辱高位且臣非勲舊而超処藩邸故寮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不許

坐位易處

杜延年亦明法律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処

以名望拜

李光素拜御史大夫自真元中位缺久難其人至是光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听

以長者称

張歐為御史大夫未嘗言按人官属称為長者亦不敢拔上具獄事有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也如此

持印以視

周昌為御史大夫後為趙相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御史大夫趙堯傳

執法而舉

叔孫通起朝儀會長樂宮成置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輙引去本傳

請削侯地

晁錯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奏上上令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嬰有隙

奏去副封

漢故事上書為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之有不善屛去不奏及魏相為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布被飾詐

汲黯謂上曰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无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已下至於小吏无差誠如黯言且无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讓益賢之

嘗糞驗疾

御史大夫魏元忠臥疾諸御史盡省之郭霸獨居後請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悚霸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即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

兄弟並拜

肅宗幸靈武李峴遣召至行在拜扶風太守既收京師拜户部尚書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峴兄峘為武部侍郎成都尹兼御史大夫乾元初玄宗還京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時長安士庶皆榮之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有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惟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至直指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將其偽以正于朝暗我衣冠不仁者遠奸畏於是爲君子蓋致之雄踣澂德輕重致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職副丞相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哉大政以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禹周之賢內周漢不實之俗登人於五福爲樂於九歌俗維雍熙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御史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服義守在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

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措威声以接徽以授我徒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或分爲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征所位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弥尊任難其人多不動德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崇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榮德也明禮經嗣續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嶽鎮定嘉量平均心爲百行之宗性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崇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下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貴細戮爲大躰復故事爲新政小人畏法君子爽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難壁列先政之名記而叙公以爲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守衛瑞睽或知故失援求之因至翰詞之藉籍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

歷代沿革

周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凡宮之糾禁即御史中丞之任也 周礼注曰小宰若今御史中丞 **秦**時御史有二丞其一御史丞其一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 **漢**因之 亦謂中丞爲中執法 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 **晉** **宋**以下不置大夫以中丞爲臺主自**東** **梁**謂之南司 **後魏**爲御史中尉 **後周**有司憲中大夫 **隋**以國諱省中丞以治書侍御史二人代中丞之任 **唐**制大夫掌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爲之貳 **五代**亦有之 **宋**沿唐制大夫無正員止爲兼官中丞除正員外或帶他官者尚書則曰其官兼御史中丞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其官給事中諫議則曰某官權御史中丞事以有知雜御史一員副中丞判臺事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姦慝肅朝廷紀綱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 兩朝國朝 元豐七年詔中丞雜壓在六曹侍郎之上 **大元**以御史中丞爲從三品

君臣要語

簡上霜凝筆端風起 崔鄴爲御史中丞 望嚴憲府名重 法冠 獬豸冠全新書 內外獨坐外總百寮 同上 稱增右笙之漸 君大詔令 有守者可以執憲執私者可以閑邪 了集柳公綽 則燿燿天文宿星晃環要之執法其櫃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蕭肅清道路 傳成作中丞箴 惡者有在繩亦必直下提綱振纖切使能殖無礼指遂安措羽翼 同上 周以執挂漢制綱本替白筆而繩違馭驄馬而明目故能出則督察万里入則糾劾百僚揚雄而言指事畢當必須名高尚衙綱僚重選漢

南謂諤諤清風翮翮妙技八焉蘇若直也如絃北史斉司馬子瑞爲
中丞選御史云憲臺持綱亦資糾正胡文恭行狀拍剖繩驕諸
路白簡深刻宋何尚之与顧恕中丞書總憲度於朝端拉風声
於天下其所以肅宇君正于人者尤可知也孫公于學御史中丞
丁巽訖中朝執憲之司四海繩遺之地凡居中外皆俟整斉五
代會要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奉
拄錯直以正大臣々當操其力以死繼之傅獻簡公言行錄

詩句 白簡光朝刻形驕出禁中錢景

古今事實

掌藏石室

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
祕書前百官表 **又** 中丞有石室藏祕書圖讖之屬環濟要略

執憲蘭臺

漢中丞故二千石爲之或選侍御高第執憲中司通典注 **又** 丞
故二千石執憲中司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僚
又 傳騎荐中丞執法中司百僚敬服

執憲轂下

谷永疏曰薛宣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奉錯
時當從史

執法殿中

薛宣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前本傳漢元帝擢陳
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諸御史內執法殿中公卿
以下皆畏憚之本傳

銅印青綬

後漢中丞兩梁冠銅印青綬漢儀

玉佩絳幘

宋中丞銅印黑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大介幘絳朝服通典

烏衣郎官

王僧虔爲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僧虔爲此官乃曰
此是烏衣郎坐處南史

青箱御史

王淮之自曾祖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其家世相傳並語江
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命御史中丞爲百寮所憚
自彪之至淮之四世此職焉南史

號三獨坐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
京師號曰三獨坐後漢史

稱二得人

宋張昇論康節仁宗諭執政曰張昇清直可任風憲乃以爲御

史中丞時富弼爲相歐陽脩爲翰林學士論者以爲二得人也
仁宗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朴學
愚忠仰託睿聖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
報國者少殊陛下孤立也仁宗亦爲之感動實錄

近世獨步

梁江淹字文通爲中丞明帝曰今君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寮也
淹乃弾中書令謝朏等內外肅然帝曰自宋以來無嚴明中丞
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又** 江淹兼中丞弾劾不避權勢

一時髦彥

江左中丞雖一時髦彥然膏粱名士猶不樂通典

曰真宰相

武元衡任中丞延英對罷憲宗目送之曰真宰相持平無私綱
條甚舉本傳

可謂王臣

能遠迁御史中丞上每嘆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忠長至勁可謂王臣 晉史

號為老虎

晉桓鴻為中丞明法直繩无所阿避號為老虎 晉書 又 蕭惠開為中丞詔曰蕃法直繩不阿權戚 又 傅咸為中丞明法直繩内外震肅 南史

號曰龍門

任昉為中丞晉陵轄凌項其識者殷芸刘溉刘孺劉顯刘孝綽陸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南史

圖形臺省

張緬為中丞號為勁直梁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厲當官埍

兄弟並驄

梁張纘字孝卿為中丞兄纘為僕射元日朝會文百司就列兄弟並道驄兩分騎人榮之 三朝要略

三世居官

虞荄拜御史中丞自悽謹恢及荄三世居此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 唐本傳

四世此職 見前青箱御

得風憲体

王安正皇祐中為中丞會張堯佐一日領四使留百官班廷議不可又狄青為樞密使力爭不能奪因請改言職上称其得風憲之体遂除觀文殿学士

選老成者

仁宗嘗言中丞紀綱之首須選老成者為之朕弄印久矣無如吾同姓命趙槩為之

薦求相識

孫奭拜為御史中丞薦蔣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君未嘗去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荅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称於天下 東軒筆錄

省必先白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刘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歸田録

出自朕選

唐介召為御史中丞太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声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 同上

不奪吾筆

程文簡公琳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節文曰是不奪吾筆矣

奏劾贓吏

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性鯁直无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汙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荅武帝聞之以問杲杲曰有之帝曰識睦之否荅曰不識其人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

指切時事

張昇為中丞仁宗以昇指切時事无所避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朴忠遇仰託聖主甚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若多而赤心報国者少以陛下孤立也仁宗亦為之感動 仁宗实録

百寮嚴憚

馬馘字倣卿拜中丞嚴峻彈劾按章中明舊典奉法察案无所回

避百寮憚之 東觀

百寮震肅

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云云百寮震肅莫敢犯禁 南史

百官避路

江左拜中丞不得援入尚書省中丞閣道至百官避路 分紀

王公避道

後魏御史中尉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道王公逐避 北史

內外憚之

宋荀伯子為中丞立朝正色內外憚之 南史

遠近畏之

後魏李彪遠近畏之豪右屏迹高祖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也 北史

氣貌孤峻

崔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貴要為中丞用從自代

風望峻整

高元裕開成中遷中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

辟由憲長

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獨孤朗為中丞時崔河鄭居中不由憲長而除授朗拒不納 通典

官為憲長

唐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當為憲臺之長 武宗會要

畏其筆端

劉瑀性使氣尚人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實不畏其筆端

為之紙貴

江文蔚常為御史中丞國朝自王業後啣數百年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故權右振悚朝野喧騰爭寫彈文為之紙貴 徐騎省為志

首進六事

胡宗愈元祐中為中丞首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法畏天且言陛下從吉之初若留神於此六者則治道成矣 事略

讀傳數行

豐稷為中丞時宦寺恣橫稷懷唐書上殿為上讀仇士良傳數行上曰已諭稷稷不問讀畢 九朝通略

朝廷肅然

徐陵為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陵乃引南臺官屬奏彈之自是朝廷肅然 南史

權豪震肅

晉周顗為中丞奏石崇子彤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 本傳

武冠執囊

梁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鞲執青儀囊在前 南史

能街喝道

舒元輿上疏曰元和長慶中中丞呵止不過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能街喝道以崇高自大 唐書

橫挺待賢

御史臺有閣吏隸臺中四十年者當之時以所執之挺挺待中丞賢否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凡為中丞惟恐其直挺詢

為中丞一日視其擬且范問曰尔擬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論宮人造食不撰者數四夫又數戒之數四大凡役人若授以法觀其成何俟喋喋之煩若使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其心却之不知救之直也范大笑慚明日視之擬復橫矣東軒筆錄

賜翁美獻

張詠為御史中丞時其宗人令進所著述且称文善取常執綃金龍翁以賜之曰美今日獻文事言行錄

法自貴始

韓康前公絳權御史中丞孫沔呂臻等守蒲祀法從官從登請賞其衆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言行錄

恩不假人

杜衍為中丞曰宰相而下畏之曰是不肯以恩意假人者也事略

鳳凰鷹隼

上曰牛僧孺可為大夫鄭覃曰頃為中丞未嘗搏擊恐无風望上曰鳳凰鷹隼事異文宗實錄

鷹揚虎視見顏魯書話

引裾論奸

仁宗以夏竦為樞密使言官諫爭論其奸邪上未省遽起中丞王拱辰引上裾前後十八疏乃罷言行錄

举袖彈文

熙寧王介甫初拜參政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入對而翰林學士司馬溫公侍講邇英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於路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举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衆何以論之獻可曰王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在侍從或可容置之政府則天下必受其弊上新嗣位朝夕與謀者二三執政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願可緩耶未幾介甫變法百姓騷然溫公退居洛陽每曰呂獻可之先見乎所不及聞見錄

論宰相專恣

宰相呂頤浩專恣中丞趙鼎論之遷鼎翰林學士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當勅驛不就遷吏書復辭章十數上頤浩罷鼎即出視中丞事系年錄

論元豐調亭

蘇轍為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朝呂微仲劉莘老皆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亭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以劄子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吾極中理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言行錄

雜著

辭免中丞表　呂中丞

綴持案綱參聯諫列時須遴柬宜屬全才閫命使當惴惴跼蹐中謝伏念臣品出中下能之寸長錫承剌閑之基粗知仁義之訓惟堅信道不悟違時出入諫垣者九年遷謫靡行者四郡向因聖見稍近天光被聖訓之奬褒為孤忠而有立自惟疏遠之迹何勝特達之知一身至微万死寧報顧國眷按益厚見輝旋自以朝廷之班進陟中司之任不離言職更踐清途行匪風節之著聞言無猷補神之聚論興之廷起勵群逵擬高伏遇　陛下勵精求治更張大化博求俊乂振舉朝綱宜得名臣以肅時政一有虛授妖以至公敢明委照之明追寢已行之命知人則哲

無補於君創量力而為俾克全於臣節氷淵是懼進退无從

謝除御史中丞表　　蘇子由

視草禁中既極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東序之求兼延閣之寵名增南司之榮耀退循陋拙徒積矜危中謝伏以仁祖在宥五年于今恭儉无為四方称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去而寬弛相尋弊故之難救事雖除而條綱尚紊民貧未可終逐吏疏難於責効是謂守成之難兼有功精之實若棼絲之一紊措同疑於无疑如臣才力之微勉強何及此蓋伏遇　大皇太后陛下德性上善政貴日新閲風俗之情媮審詞說之虛僞知評耳之利行察遜志之多非是以度越嘉賢收拔微賤然臣迂闊之質砥礪莫加厭市之餘寵既台之无補昔已效於諫垣文不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恩深未報才短實為扯有事君之小心每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悔蓬蒿之白洪臨而措呪亦難鵲之常措志殺捐驅之報未加授命之最拜伏在廷俯仰增愧

御史中丞壁記　　李華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无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為成於習於隆需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嚴若兵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踣邪佞延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備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維國綱雖臨府事故中丞寵焉尊若珍兒人之象扶君子之道各行其志无所牽束行止高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肅政体宜之晉宋元魏以還无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觖龠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簡殺不可犯也屬時清无獄朝尚寬政行著忠厚王化根於周室仁及草木而階梯流乎頌聲漢文雅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革盛德刑措義刑莫矣為用察察闕闕以尚王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号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門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爲大夫太府少卿度公爲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若儒碩老翠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体沉浮經德昂直貝武溫文而清直遵王路以故多方由夫身而卓百度此外及餘事也古之御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肖後之代名号冠綬之差祿秩位員之數辞尚簡要况皆知之今不書者文也華昧貌論承命組次群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更也勉以副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記

諸使兼御史中丞廳壁記　　柳宗元

古者受命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我職无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号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千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絶域以和戎按州部專貸食而柔遠人固王畧布風俗和闕石大者哉復于內拓疆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声其用遂矣假是名以治厥戎而尊其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声於天下其所以賛乎君正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損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号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乎事　柳文

上孔中丞書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没後世有子思焉安国焉皆違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尽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墻伏於其家乃躍起舍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

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二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後方世唯孔氏子孫无有得之者後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声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下閣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国家為二帝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无君已无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春秋為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乱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两觀之下攝相魯則齊終不敢窺其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廷尚有奸臣敢在位天下盜賊未除是夫子道猶

未克只今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与他府並旧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臣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乱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之相有依違苟且敗上罔下貪猥忘諫專權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悖不順將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与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号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与御史府抗威争礼而反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与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礼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徒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

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献可替否持諫獻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吏觀其能遵吏三大藩皆卓然有治声聞於天府次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處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声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録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　陛下獨决万機采登俊良黜逐孅人革故鼎新百度修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為某官時忠鯁直諒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声名藹然發動朝野不四五年敢踰任今為某官位彌高身彌貴議遂屈曲逢私避畏有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觀此勢力爭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業蔽其目

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異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鄉之忠鯁直諒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進之媒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刺於天下也豈有稍得然謀夫衣食者敢正色直己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貽與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嚚嚚然繁言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求終與中途脫節而有倫變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執蹤論天下利害聲小人必爭口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從了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舉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曰予实有

施及国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敍吾民耳群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恠也閤下亦當大聲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與臺端書

朱元晦

熹未見顔色比辱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蒙敎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謙及疎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若行之甚感甚愧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辭以對嘗竊聞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処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温又有不可以須刻差殊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役而無所施耳乃若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自孤之操權貴莫能逞納用其言屛去邪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藥海内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甘以委執事之心所以姑役事於此者蓋亦以爲之光耳其必將有以滌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爲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底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以爲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竊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日爲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撓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勝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嗚金鼓耀戈甲而噪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齊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虓怒奔烈之勢竟以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究其所思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以名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扶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閑遂通縱臾使人主之心怙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邇於卑近而亡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奸邪堵立蓋其所以爲天下国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揚于王庭深積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夫以吾力爲嘉雖不武尚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否耶此門三月皆擇巳畧明王言之矣顧疏賤之言未足取信或以取疾譴已業業以後嚴諱惟執事毋以爲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此布曾孫忞區區之心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引領臺末勝拳拳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脩

某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眞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

太祖皇帝也嘗為其事擢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　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擢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擢以進　太祖大怒裂其奏擲陛上中令色不動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　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若彼之取尔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耶是偶舉之耶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尔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既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弾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也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儒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其宜敢優云若欲舉賢也願无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切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古詩

贈孔中丞　晉江總

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聞驄欲動詠披霧即依然晤昔同寀今隨年代改惜閣藏書處唯君故人在故人名位高俗簡蘭擢豪誰狗悍九難從知泣二毛

律詩

柳宗元詩

憲府初收迹丹墀共拜章分行參瑞獸傳㬅亂宮鴉

楊憑詩

聯鑣乘騶入九逵內朝簪筆必前墀天家御史非凡格曾向崑崙服紫芝

侍御史

【歷代沿革】

【周】御史掌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以其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 老聃嘗為柱下史 【秦】改為侍御史張蒼自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文書即其任也【漢】因秦制置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後漢】亦有掌察舉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漢所掌凡五曹 令曹印曹供曹馬曹乘曹 【魏】置八人當大朝會殿中御史督百官側臨殿而坐【隋】【唐】又置内供奉掌糾舉百僚侍御史殿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為南床百日察其行止出入揖讓夫就殿中以下皆與舉而隨之廷中元年以侍御史分掌公廨推弾自是雜端之任輕矣【宋】以中丞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舊以中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 左右巡使分糾不如法者文官違失右巡主之武官違失左巡主之 大夫掌肅正朝廷綱紀又以儀法糾治百官之罪失而中丞侍御史為之貳【大元】置侍御史二人位御史中丞之下

【群玉要語】

䇿服鋪衣能督百寮 孫權詔宣御書 御史吾耳目之官也非清明勁正不泥不撓者安可使辯淑慝振紀綱廣吾之聰明乎 同上 王中為侍御史劾我之鉄冠豸之

綠印元綬之行首既新制。當憲府雄極之任。徐騎省行狀。八座
糾雜制。並服豸冠。式司綱憲。同上行王仲連制　寧是幹用。使持
憲綱。同上行歷文徽制　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楊荆州詩序。司官
理書御史　始以御史在長慶寶曆之際。斥拂時務。勁切肯近。林
牧行高元裕制　敷以播揚。俾參中司。曲阜侯　播揚一畢。無王綿
筆以奏不法。往貳中憲。同上　白執簡。頻振憲風。同上行盛簡制

詩句　倚閣持斧翁。殺奸長沙客。杜甫踏吳十侍御　來登御史筆
同上晴窗十侍御　驄馬得秋氣。法星懸火旻。劉禹錫牛從事侍
侍御歸朝　曉隨天仗入。紫陌內直空臺古。栢寒。韓翃謝廷深宿
署。直指戒水心。鄭味道贈臺中諸友

古今文集

鐵柱不撓

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曰柱後。以鐵為之。言其審固不撓也。應劭漢官儀　文　漢張蒼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前百官表

繡衣直指

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前百官表

服獬豸冠

獬豸冠。按禮圖曰。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如淳注　獬豸冠。秦制也。法官服之。按董巴注　云。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淳。應劭曰。此獸主觸不直。故執法者象之。楚王獲神羊。以為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後漢輿服志

懸豸革車

大駕屬車八十一乘。皆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豸尾。薛綜注　曰。侍御史載之。

白筆御史

魏當大朝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坐。帝問此何官。何所主。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如今者直備位。但既音餌筆耳。三國魏志

白兎御史

王弘義遷侍御史。始□□求傍舍瓜不与。乃膳言園有白兎。縣集眾捕逐。畦蔬無遺。內史李昭德曰。古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兎御史

國之寵宝

侍御或為侍御史。當朝正色。百僚敬憚。上嘉之曰。御或正色之士。國之寵宝

朝之雄職

王義方曰。陛下拜臣侍御史。整朝廷之雄職。本傳

京師避馬

桓典為侍御史。執政無所避。常乘驄馬。京師畏之。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本傳

京尹避路

唐故事。京尹遇侍御諸衢。當避。唐書故

劾害發立

嚴延年遷侍御史。時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延年劾奏霍光專廢立。无人臣禮。奏雖寢。朝廷肅然憚之。前本傳

奏无威儀

陳翔拜侍御史。元日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請收冀理罪。時人奇之。後漢史

頭朝乘輿

申屠剛字巨卿。建武初拜侍御史。遷尚書令。窮三　[illegible]元所□

拔關蜀米平上嘗欲近出則止不聽則以頭叩乘車輪使馬不得前 東觀漢記

埋車輪

張綱為侍御史安帝時遣八使徇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兄弟 後漢本傳

持節出使

維立為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

橫劍當車

种暠順帝時為侍御史中常侍高梵受勑迎太子不齎詔書暠橫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常侍无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

碎首玉階

王義方劾李義甫曰碎首玉階庶明臣節 本傳

奏事龍墀

搆制入閤侍御史一員在龍墀邊依次彈奏公事 唐六典

彈劾七罪

刘忠肅公摯為侍御史彈劾蔡確其罪有十又論章惇凶悍輕鋭并大臣体皆罷

决斷大獄

庾峻為秘書丞遍觀古今見聞奇節長安大獄久不決轉為侍御史斷之朝野称慶 王隱晉書

奏疏截角

刘暾字長升遷侍御史武庫失火尚書郎彭𣈶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彭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曰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君何敢恃寵作威福求紙筆奏之彭伏不敢言 晉傳

驚被膽落

唐敬宗朝安州節度使李祐入朝違詔進奉侍御史溫造彈之祐懼出待罪股戰流汗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溫御史矣 溫造傳

争濮王礼

范忠宣公純仁為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礼大臣专從官異論公請如從官儀公在臺数言人所難言及争濮王礼引誼據經辯斥大臣尤切繇是名震天下 言行録

伸諫省氣

林正惠公大中除侍御史鄧司諫朋以忤旨移將作監公請曲加優容許復為職丞相留公公乃去公乘間條奏乞召還洵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為言職而伸諫省之氣誦丞相之賢他人不敢為也

劾籠錦媚

質肅公唐介為御史張堯佐再除宣徽使介爭之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進灯籠錦媚貴妃致位宰相請逐彥博仁宗怒貶介英州別駕 [illegible] 晁以道云

仁宗貶唐介嶺南遣中使賜介金又盡其家置之便殿 言行録

論帷幄寵

彭思永字季長召為侍御史極論內降官賞之弊以為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為節度使公独抗疏極言仁宗震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為上言其忠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罷臺職 言行録

寫函州圖

後漢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後漢書

陳遼東狀

唐賈言忠為侍御史時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粮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召具山川地勢且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大悅

清要好官

唐李素立高祖令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户上曰此官要而不清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授侍御史唐史

唐宣宗欲為韋宙好官拜侍御史職林

和蕃判官

唐蕭辯隱居毗陵以節槩聞召為左拾遺遷侍御史入蕃使州官辭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為拾遺延

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辟進之臣用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為侍御史分紀

謹厚就職

黄贊除中丞新除侍御史呂誨常彈黜過失遷延引避黜言常屬誨為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忌類得終為其要誨乃就職通書

忠義復任

劉忠肅公摯擢侍御史公自熙寧以言去位踰十六年乃復任言責好倭刻薄之吏事狀顯著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信可為重任未幾大用焉言行錄

牽鞭侍揖

舊御史遭長官於途皆免帽降乘長官亦斂轡辟而止焉乾封中王本立為侍御史意氣頗高途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鞍斂轡輕重無常開元以來但牽鞭緊揖而已通典

烘堂不罰

侍御史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者雜端大笑則閤座皆笑謂之烘堂烘堂不罰

脆梨佳味

裏行及試員外為合口椒殺中生薑侍御為脆梨漸入佳味賈言忠撰監察本草

貞柏勁節

御史臺侍御史廳前有兩株柏總章中李元同張仁禕為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贊云臺有貞柏徒植清臺霜勁雪葉風開始逢鵲喜終見烏來類通典

鷹鸇豈衆禽

乾封二年韋仁約除御史之為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仁約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衔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攝州縣誠曠職耳

鵰鶚視燕雀

唐王志愔為左臺侍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皂鵰言其顧瞻人吏如鵰鶚之視燕雀也

臺官用稀姓

景祐中有郎吏皮仲容街衢為一輕薄子所戲遂前賀之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何以知之對曰朝廷所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臺官言大事

皇祐中侍御史徐宗況奏以年首州長盧江口建併刹時聚運使希當塗之旨上言天長六合城壁皆五代設險蚌亦故事然朕方恃德不恃險設或有大冦益一小邑雖有城池亦不足禦御為臺官為朕言取国家大事未幾出知潁州

獬豸不識字

則天將不利於王室羅織之徒已衆矣將授侯思止為游擊將軍高元礼呼之為侯大曰国家用人不以若言侯大不識字即奏云獬豸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如其間思止以獬豸對則天天授三年乃拜左臺侍御史

犬馬不及言

皇祐中侍御史宋禧上言乙宮中養羅江狗以備不虞上曰養兵百万威制夷狄尚慮不可備不虞御今宮中養狗无謂也曹潁叔言朝言不及犬馬而禧被黙於是有宋羅江之號

古詩

送孫康叔赴御史府　王介甫

古人喜經綸万事歎強聒時來上青冥俛仰但一節危言回丘山声利尽毫末由來治乱体宿昔心已達肯隨俗好悪議論輕自決還風何翠家憂寐待豪傑天書下東南趣召赴嚴闕長林騁朝倫高行隱家閭新除酎聞望宿縕行施設念非吾忘形此理未易談

律詩

送康叔侍御　王介甫

詔取名郎入憲臺此時方急济時才聖聰應已虛心待牙牘每无側目猜白筆直知榷可畏皂囊還請上親開信聞諫諍能醫国飛報頻隨驛騎來

西亭送蔣侍御還京　岑參

忽聞驄馬至喜見故人來欲語多時別先愁計日回山河宜晚眺雲霧待君開為報烏臺客須憐白髮催

送裴侍御赴歸入京　岑參

奕世驄馬郎元日謁明光立處聞天語朝回惹御香臺寒柏樹綠江暖柳條黃惜別津亭暮揮戈憶魯陽

送唐介貶英州別駕　李師中

孤忠自許衆不與特立敢言人所難去国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游英俊顔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

贈韋侍御　李白

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階前虎士羅干將

太原贈李當侍御　楊巨源

路入桑乾塞雁飛東郎年少有光輝春風走馬三千里不廢看花著綉衣

边上送楊侍御鞫獄回　馬戴

獄成冤雪晚霜開多用威情塞雁回飛將送迎遥避馬離亭不敢勸金杯

寄西臺李侍御　施肩吾

二千余里採璵璠到処傷心在磲堆唯有綉衣周柱史独將珠玉掛西臺

寄別延侍御　李昭象

我眼青峰弄陰陣君戴貂蟬白玉參照向謝公樓上望九華山色在西南

送裴侍御　岑參

羨他驄馬郎元日謁明光立仗聞天語朝回惹御香
贈喬侍御　陳子昂
漢廷榮巧宦雲閣薄边功可憐驄馬使白首為誰雄
送何侍御歸朝　杜子美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
鬢天隅把綉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
詩話
清臺貞柏
御史臺侍御史厅前有兩株柏總章中李元同張仁禕為侍御
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贊云爰有貞和彼植靖恭爾位霜勁秋
棠風開始逢鵲噪終見烏來

治書侍御史

【沿革】漢宣帝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
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蓋其始也魏置治書侍
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晉惟治書侍
御史四員太始四年又置黄沙獄治書侍御史一人後并河
南遂省黄沙治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之宋齊只置一人
梁置二人後魏太和八年為持書侍御史後齊亦置二人隋
開皇中有持書侍御史一人為大夫之貳唐貞元中避高宗
諱省之依前代置御史中丞宋元治書御史之官大元侍御
史下又有治書侍御史二人

【古今事實】周遷三臺
後漢蔡邕以侍御史遷持書御史又遷尚書三日之間周遷三
臺

意出衆表
劉子翊為持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辨析多出衆人
意表
典行臺獄
魏于觀明帝幸許昌召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幸
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旨
持協律令
魏職品令云乘輿臨幸文諸軍視事則持書侍御史協律令於
附側以備顧問
青囊盛印
何充答曰廷尉遷治書侍御史宋齊已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
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
端笏整容

柳彧為持書侍御史時左僕射楊素當途貴幸素嘗以小譴勑送
南臺素恃貴坐彧牀彧自外來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勑
理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廷辨詰事狀素由是銜
之
百寮震慄
梁毗陸知命並拜持書侍御史在朝侃然正色時齊王暕驕縱
昵近小人知命奏劾百寮震慄
百寮敬憚
柳彧為持書侍御史常朝正色為百寮敬憚上嘉其直謂彧曰
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苟容而已賜錢十万米百石
服賜其公
游元兼持書侍御史宇文述軍敗帝令元理其獄述時貴倖勢
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

親賢履正是寄當各身責己以勸事君乃遣人相告欲何所道持之頗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於是賜朝服一襲

制出無畏

唐孫伏伽爲持書侍御史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其家無畏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

不復議讞

頃者廷尉多牆面而苟免故位治書侍御史不復議讞里語曰縣官漫漫冤死者半

謂之南奔

謝幾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爲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不復理

殿中侍御史

歷代沿革

漢蘭臺遣御史二人居殿中伺察非法側陛而坐故曰殿中侍御史晉至北齊皆有隋改爲殿內侍御史煬帝省唐武德置殿中侍御史四員貞觀增二人掌殿庭供奉之儀京畿諸州兵皆隸焉彈糾違失號爲副端正班列於閤門之外有離立失列言語而不肅則糾罰之其正冬大會則乘馬加彈紋文明元年又置殿中裏行宋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掌言事分糾大朝會及朔望六參官班序元豐八年詔殿中侍御史須於事駁察御史兼言事大元置殿中侍御史二人每遇侍朝立於龍墀之下專掌朝見之儀

群書要語

執法殿中御史議論田皇陳師錫制　授武夔能遊羽鵷鷺章衡傳

詩句

峨豸忝備列韓愈答張徹　白簡光明列於驕出禁中楊凱

駢肩顯背爭揮動繡衣蘇味道

古今事實

廊廟之材

唐張行成少師事劉炫炫曰張子体局方正廊廟材也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威權太宗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本傳

清廟之器

唐李玨字待價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當以搏擊才比除禮部員外郎同上

朝散黑沙見前沿革

遊羽鵷鷺

上官儀位宰相時以雍州司士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遊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韋絢傳

鐵面御史

趙清獻公抃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爲鐵面御史

骨鯁殿院

杜莘老爲御史極言無隱取捄所指如王繼先張去爲皆罷去之及罷失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爲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賤隸誦說前朝骨鯁敢言之臣必曰杜殿院云中興系年錄

天子御史

龐莊敏公籍入爲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爲之用獨龐公天子御史耳言行錄

諫官御史見前御史門

見惡能討

宋游道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游道 南史

治獄无枉

唐崔仁師正觀初改殿中侍御史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填係獄詔仁師按覆止坐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及勑使覆訊諸囚皆叩頭曰崔公仁恕必无枉者舉无異辭由是知名 本傳

押鐘鼓樓

唐天成二年御史臺奏每遇入閤日欲依常朝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樓位各綴供奉官班出入所貴共為糾察從之 五代會要

出觀象門

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无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掖鳳闕南望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 唐會要

內出姓名

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送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實錄

上称仁勇

紹興末金虜謀入寇宦官張去為陰沮戰議且請避狄陳俊卿為殿中侍御史請斬之上愕然曰公仁者之勇 楊誠齋集

掌正朝班

殿中侍御史掌殿廷供奉之儀正班列於閤門之外糾離班語不肅者 唐百官志

又 唐臨初為殿中侍御史大夫韋挺以朝班不整責之臨曰此小事不足介意

參議大政

張行成字德立為殿中侍御史糾察嚴正嘗侍宴太宗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當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自是有大政事令參試焉 唐本傳

責相離班

正元覩轉殿中侍御史曰例每日更直於殿有三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離班偶語元覩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常典 本傳

請后還政

傅獻簡公堯俞英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皇太后同听政上疾平公上疏請太后還政未听頻闡內侍任守忠有惎語公又上疏太后遂還政而逐守中等

乞用舊臣

陳正獻公俊卿任殿中侍御史時金虜謀入寇曰臣惜張忠獻在謫居湖湘中外翕然歸之上心益疑公上疏乞除一近郡以繫人心上大悟明日除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 楊誠齋集

上言正人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除殿中侍御史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荊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如脩輩无幾今皆欲請郡者以不能詘事權要傷之者衆矣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言行錄

恥為呈身

皇祐中詔中丞孫抃舉御史抃舉吳中復或曰公平生不識中復何由知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我豈求識面哉臺官遂

殿中侍御史

並為言事

慶曆五年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並為言事御史唐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是始除之 會要

辛辣不患

殿中為辭尚亦曰主妻寅辛辣而不為患 吳音忠本章

強禦不畏

宋朝紹興三十一年杜莘老為殿中侍御史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 系年錄

彈一十八章

呂誨字獻可端之孫也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公主從扣禁門劾奏公主閣官者寬逐之彈樞密使宋庠不稱且賂之望御升之為樞密副使誨言唐介趙抃論升之交結中人不可大用章十八上卒与升之俱罷

劾罷監司劾二十三人

殿中侍御史常同為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肅然 中興系年錄

論宰相回佞

何剡字聖從為監察御史遷殿中擢御史知雜上疏論宰相陳執中寡學術參知政事丁度輕脫夏竦回佞皆不協人望親從官謀為不軌獨發獲殿而速日賊未得內臣楊懷敏侍夏竦與其免失職之過剡劾其罪章累上懷敏遂斥去 事略

言大臣奸邪

汪徹字明遠為殿中侍御史上言昔慶曆初京師一日無雲而雷仁宗以天變如此由夏竦奸邪亟命黜之前日無雲而雷人

僚賢畏其亦多盡在大臣 言行錄

十年將相

河東鈇濟使章郇公言聞文彥博者有稱呂許公曰可召來面詢之召至堂上許公不交一談但睥睨不已郇公因言河東事曰彥博鄉里無所不知及退許公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逐自殿中侍御史時受不出十年出將入相 言行錄

四其御史

郭弘霸為左臺殿中侍御史則天召見弘霸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為左臺侍御史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殿中侍御史申省狀　洪咨夔

承駭異遷寵惕危衷竊惟揆後更文之官尤重殿中執法之選職修明於國是用整肅於朝綱與從琴瑟之更張類多矛盾之正五邊師之或和或戰工值兩強叛臣之貌是竊非必求一勝決治亂安危之機瞬抑揚進退之機時副基端允論時望如棋者誤家見按堪剸糾繩謂專當主於可行何人心之援援而弁必无於偏重乃王道之平平方包不校之羞忍旨非常之擢渦疏鳥府供奉亦嫌絕仁之內出姓名固聲喬於美報唐介之願解言職正恐負於隆知欲望朝廷特賜駁奏元學日月別求晏能接武之英威厲風霜庶折豺狼當道之氣

古詩

入奏行　杜甫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无朋如一陂清水出万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廚金盌凍洗滌

須執見以寧君驅政用疎通合典與成聯最貴耽又傑兵革未息人未穌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麄寶氏檢察應時須連根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边郡可圖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宜殊繡衣春當誓漢方絲服自向疑關妨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无爲君酤酒滿眼酤爲奴白飯馬青芻

監察御史

歷代沿革

秦有監御史掌監郡漢惠帝六年相國奏遣御史監三部監者二歲更常以十一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州置監御史宣帝遣御史察計簿不實者監察之名蓋取於此東晋武帝大元中置檢校御史知行馬外事宋書曰古司隸校尉知行馬外事晉江左罷司隸置檢校御史掌行馬外事古書曰謂以吳混之意也官宋齊梁陳並置後魏北齊復置十二人隋改檢校御史爲監察御史蓋取秦監御史之義以名之凡十二人煬帝增置十六人唐武德初置八人正觀二十二年加二人又置監察御史裏行以馬周爲之自此便以爲官之名宋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以他官領之太平興國二年詔本司自擧屬官俾正名舉職天禧元年詔別置御史六員不兼他職月須一員奏事有急務听非時入對以殿中丞劉平爲監察御史用新詔也慶曆四年中丞韓絳請置裏行從之熙寧二年除秀州軍事推官李定權監察御史裏行用選人爲御史自定始也宋敏求繳詞頭云去歲驟用京官今又纂取官便昇朝著峻怨糾繩之地臣恐未厭衆議五年詔秘書殿中內侍省不隸六察如有違慢委言事御史彈奏七年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爲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爲監察御史掌吏部禮兵刑工之事往京百司而察其繆誤八年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徽宗時如辟雍大成府等李太官局翰林儀鸞司東西上閤門客省引進四方館皆不隸臺察崇寧間大臣欲其便己而南臺御史亦有不言事者自大觀臣僚申請而殿中六尚辟雍大晟府等李太官局翰林儀鸞司皆隸六察自余應求有言而東西上閤門客省引進四方館復隸御史自胡舜陟申請而本臺始增入御史言事之文乾道二年詔自今非曾經兩任縣令不得除監察御史著爲條令 **大元** 御史臺置監察御史又置曲手

奏言事實

繡衣始拜珥筆升朝臺閣以之生風豪貴由之斂手 陳子昂集 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 劉夢得集 俾冠惠文往事刺督 曲阜陈傳擢制

古今事實

臺有三院

唐御史臺有三院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

院有六察

唐監察御史有六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庫耗減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爲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材異等藏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百官志

亦曰蘭臺

晉孝武置檢校御史掌行馬外事亦蘭臺之職 通典詳見俗革

謂之松厅

察院諸厅各有他名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礼察厅謂之松厅南有古松也 因話録

文新十八 四十

張膽報国

韋思謙為監察劾褚遂良及再相出之或弔之答曰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国恩終不能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 本傳

隨仗入閤

唐監察御史耽知朝堂正門无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棲鳳閣南視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至開元七年勅並隨仗入閤 會要

決獄乃雨

顏真卿字清臣為監察御史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辯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為御史雨 德宗實錄

受命息風

唐陸方元為監察御史則天使安輯嶺外將涉風濤甚狂舟人不敢登帆方元曰我受命无私神豈害我遂命濟而風息 本傳

夜加二階

韓思彥為監察御史上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 唐史

時号四其

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監察御史時号四其御史 同上

劾京兆尹

德宗即位之初侍御史朱敖請復舊制置朱衣豸冠於内廊有犯者御史則以彈奏上許之建中元年監察御史張著冠豸冠劾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嚴郢於紫微殿削郢御史中丞而著賜緋魚袋自是日懸衣冠于宣政之左廊 續通典

劾節度使

元稹拜監察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凡十余

年 本傳

劾背趺坐

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偃蹇多不知礼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趺而坐勉劾之肅宗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本傳

諫犯法死

唐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与天下共之一法動搖則无所措手足臣忝法司不敢奉旨帝乃從之 分紀

諫市舶利

元宗有胡人言市舶利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国大事臣雖冒觸灸癉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无益聖德上遽命而罷

論樂工爵

馬周為中郎將常何家為何條二十余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未至遣使四輩趣及見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乃上疏論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今超受高爵與外廷朝會鳴玉曳履臣切恥之帝善其言 本傳

不樂檢局

柳渾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放曠不樂檢局乃求補外宰相惜其才 唐本傳

不樂滋味

韋表微擢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撥白冐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上林棲烏見詩話

中雛鸂鶒

河南伊闕縣前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灘出石燦金砂清澈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有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双鸂鶒僧孺因奉杯祝曰既成有灘何惜鸂鶒言訖一双鸂鶒飛下灘中不旬日僧孺拜察院劇談錄

兄弟並居

楊假楊收並遺直之子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為監察御史兄弟並居憲府特為新例

兄弟代為

韋貫之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又為右補闕纁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私並本傳

戩爭新法

張戩字天祺除監察御史爭新法章數十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无名之使方擾又詣中書爭之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參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參政亦不少矣淵源錄

詠裂麻制

韓詠為監察御史言夕惟演為丁謂交結不赴臺州命入相謂人曰若相惟演當取麻制裂之國史本傳

趣裝就職

劉忠肅公摯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无為安居計未及陛對首上疏論事劉元城集

劾奏犯令

劉庠字希道除監察御史裏行奏宸庫失盜庠劾奏近侍欲皇城司者初禁銷金李珣犯令庠言法行當自貴近始英宗曰朕宜私一李珣邪珣乃仁宗外家君行之天下謂何同上

乞治內降

傅堯俞為監察御史裏行朱晦于潁士求內降監汲口鎮而都水監復薦之公言密院既不治潁士求內降罪而都水又安知其可任而奉之上下相結送相阿徇其益害將不但一汲口鎮而已乃罷潁士權倖憚焉言行錄

乞罷常平

張戩召為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陳古道引大体不苟言細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東都事略

諫造宮殿

唐李善感為監察御史裏行永淳初造奉天宮於嵩陽縣又於監田造万全宮善感極諫時人以此稱之分紀

諫出遊

楊虞卿為監察御史穆宗初立多出遊逸荒恣上疏切諫帝令宰臣云虞卿所上疏切諫可賞後宰臣令狐楚因以納諫為賀

嘆為得体

明道先生為御史時為裏行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体

期以大用

明道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程伊川文集

言紀綱五事

呂大防字微仲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之除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

陳利病十事

彭汝礪字器資權監察御史裏行公在言職非唐虞三代不論
列對上十事陳得失利病多人所難言者 言行錄

極論宮市

韓愈操守堅正鯁言无所忌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
怒貶山陽令

極論權嬖

裴度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授切 本傳

歷圓按狀

趙涓永泰初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焚東宮廚近代宗深疑
之涓周歷據圓按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德宗時在
東宮常感涓二究理詳細及判衢州年考既深為韓滉不相得
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其名謂宰臣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
對曰然即拜尚書左丞

卷簾與語

張嘉貞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
官請以己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為之言嘉貞奏曰以臣
草茅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
日月恐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
御史

陳絕害屏邪

王岩叟召為監察御史上疏極陳時事之弊以謂不絕害源百
姓无由繁生不屏群邪太平終是難致

言正心窒欲

明道先生顥權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甚多要以正心窒欲
求賢育材為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
為卿戒之 伊川撰行狀

號夜叉兒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酷虐為業臺中號為鬼面夜叉 朝野僉載

為開口板

監察為開口板並微散裏行及試員外為合口板 言志本草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察官奏箚 周必大

臣天有命蹐地无容伏念臣舊自寒鄉最為冗士獻言於召
試之日蒙擢於面對之初久並英游莫伸薄效不謂記更
誤選掄分直棲鳳之南俾貳事行馬之外臣猶日駭人謂斯何敢
陳量己之言衍覆出綸之澤俾安舊次免累聖知

辭免除監察御史 洪咨夔

臣伏自天兢惕无地竊以公議国家之命脈人材朝廷之精神
方其未出則望之如景星如鳳凰及其既用則倚之為蓍龜為
獬豸元祐王岩叟之召明道范仲淹之來際時所推皆此其選
皇上奮勵於十年之久天下望治於踰月之間轉機括以作新
厉搢紳而更始紀綱所繫風憲可輕如某者積困窮途甫還儕
著條問不足以窺王猷之遠議論不足以扶国是之公首玷親
除必速官謗况未嘗作縣難以入臺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非
常之誤澤畀有望之時庶使危蹤少安微分

論巡察風俗疏 李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
綱紀礼法之準繩无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
禁網尚疏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无
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
於別準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

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
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余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
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尽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惰於職而
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請量其功程而其節制使
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
曰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无不包矣无為多張
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万務非无事也機要之動揔在四方是
則冠蓋相望郵馹継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
傳驛大减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白非分州統理无由
濟其繁務請小大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
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奸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
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耳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
闕其於励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不

邪發摘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
之以心旣假温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尽力而效死矣
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王義方彈李義府疏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遑更有鞠劾然天子置三
公九卿一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旣濟鹽梅相成然
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独謂皆由聖旨昔唐堯
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寬恕失之
於逢萌魏武勇略失之於張遼此亜英雄之主莫不失之於前
得之於後陛下継聖撫有万邦蛮陬夷落猶懼刑綱況輦轂咫
尺奸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是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
義自取絞縊此事弥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
口此則殺生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奸佞臣闇獲霜堅

氷積小成大請乞重勘當畢正義致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
奸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不退義方三叱上既无言義府趍出
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養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
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皆通
達不能尽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駑祗奉皇眷而反憑附城
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群小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
恐漏泄其謀殞无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尤輕回天
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
霜簡与秋典共清忠臣与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
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断以申典憲 唐書

律詩

送沈興宗察院出湖南　王介甫

諫書千口兒誦中朝路爭看一馬騶決節飽曽衡海霧楚帆聊

復借湖風皇華命使今為重直道酧君遠亦同投老承明无補
助得為湘守即隨公

詩話

詠院中叢竹

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乃詠院中叢
竹以寄意焉曰擢擢當軒竹青青耐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
成竿 劇談

詠棲烏

李大亮劉洎奏李義甫召見試令詠棲烏立成詩曰日裏颺朝
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我將全
樹借汝豈惟一枝拜監察御史 唐史

一

按法 漢隋有御史臺主簿至宋熙寧十一年改主簿作檢
法官各一員係長式同京官充元豐四年罷 見宣

和二年御史臺申請六年復置各一員元祐三年改檢法官
爲主簿紹聖三年因董敦逸奏請復置兼檢詳法律 續會要
四朝志又職官志云國初沿唐制御史臺有推直官元豊
官制行始罷推直而置檢法按四朝志推直罷於改官制之
時而檢法之置乃在熙寧十年當考大元御史臺亦有檢法

【古今事實】

鉤考簿書

宋御史臺其屬有檢詳法律主簿鉤考簿書皆掌頒其谷各一人
從八品 神宗正史職官志

分治職事

元豊六年九月中丞黄履言本臺有主簿兼檢法官二員乞復
置分治職事招置主簿并檢法官一員 會要

參預定刑

中丞黄履奏本臺主簿檢法官係分掌班籍參預定刑所領職
事與他司不同 同上

點檢文字

御史臺主簿掌受事發辰勾稽失兼簿書之谷之事元豊三
年李定請增置一員點校六案文字元祐元年大理寺左斷刑
架閣庫專委主簿主管 續會要

登聞檢院

【歷代沿革】唐天寶九載改理匭使爲獻納使後又改知匭使
宋雍熙元年改匭爲檢東曰延恩曰崇仁南招諫曰
思諫西申冤曰申明北通玄曰招賢 景德四年改爲登聞檢
院命樞密直學士張詠判 仍差內品監門不得閲所入章録
諫議大夫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
私利害軍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冤濫及奇方異術皆受以
通進凡進狀者先鼓院若爲所抑則詣檢院 外有理檢使今
不置始於淳化三年置理檢院於乾元門之西北廊以知制
誥夫若水領之後廢制也至道三年廢天聖七年上因讀唐
史見匭函洗下民冤枉之事乃謂左右曰天下九州之大豈
無冤枉之人若至京師檢院鼓院理雪者如是州縣官吏抑
塞刑獄轉運使不能理雪又若不爲申理則赤子無告矣乃
置匭函仍專命御史中丞爲理檢使以分此中興之初因舊
制置局于闕門之前 旧在宣徽門外使繇門下省 南渡以来
創治所於和寧門之下紹興戊寅後承平之制移置合双闕
之左 大元 置登聞檢院又置同知一員

【[illegible]】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書 乃立掌匭之司
設通事之吏職在達下情于上天徹王言于有位

李華含光紫微

【古今事實】受四方書

唐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乃
鑄匭 百官志

置四區匭

武后置匭四區東曰延恩有以奔人勸農之事及賦頌求官爵
者投之南曰招諫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言正諫者投之西曰伸
冤有被陳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有言玄象非常災變及隱秘
者投之以正諫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知匭事 唐書

論治体

宋朝監登聞檢院吕祉字安老特轉一官守右正言祉上疏論
致治之体疏入召對復進三策上嘉納之遂有是命

廣言路

紹興十年臣寮奏疏云国家置檢鼓院所以典匭函廣言路通下情也

置理檢使

咸平改登聞院曰登聞檢院鼓司曰登聞鼓院自是匭函遂廢天聖間復於檢院鼓院各以匭函為檢匣凡言大事朝政闕失或訴冤未辯者悉令投匣以進即言涉奇邪无得通聞置檢理使領之 隆平集

【[illegible]】

上東封書

田錫字表聖入判登聞檢院因奉寧節獻詩一十韵太宗和賜又上東封書望日命知制誥 真宗實錄

律詩

贈獻納使田舍人 杜甫

獻納司存雨露边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宫女開函近御筵

登聞鼓院

【[illegible]】宋文帝元嘉九年魏主詔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南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於公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百姓巳窮九重莫達若欲曰中投肺石函唐大曆十四年詔天下冤滯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尽者听撾登聞鼓宋曰鼓司以内臣掌之鼓在宣德門南街北廊至道三年命太子中舍王濟勾當鼓司用朝臣勾當自此始景德四年詔改為登聞鼓院掌諸上封而進之以達万人之情缾諫正言凡文武臣寮閤門无例通進文字並先經登聞鼓院進状未

經鼓院者檢院不得收接建炎元年因舊制置局于闕門之前 高宗即位於南京召李綱為宰相綱奏曰人主莫大於兼听廣覽使下情得以上通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而士民之匹夫之獻計尤多而投鼓院猶不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亦先務也遂置登聞檢院鼓院於行在便门

外 三年專錄諫院【大元】亦置登聞鼓院掌奏告御史其臺登聞檢院理斷不當之事

【[illegible]】九重嚴邃非叫閽之可聞万邦遐曠因表疏而方達其有冤未申投匭 唐大詔令 古者朝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 出漢書 万邦之事无隔於九重獻替之謀不遺於听覽 唐大詔令

【[illegible]】

建登聞鼓

太宗旁求諫諍俯察謳謡廣延不諱之書建登聞之鼓于時在朝无闕政四海无棄人不遺听覽其登聞鼓者委金吾將軍收進不得擁有傷損亦不須令人遮擁禁止其理匭使但任投匭人移表状於匭中依常進來不須留副本併妄有止遏

撾登聞鼓

唐大曆十四年詔天下冤滯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尽者听撾登聞鼓

【[illegible]】

以懸鼓左

宋元嘉九年魏主詔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 通鑑

以代謗木

[illegible]元年制下自宰臣上及公卿並須投匭論及時政得失仰上左中正請白官一人知匭務知招其直言以代誹謗之木其匭

翰久出入 續通典

東坡遠器

蘇軾字子瞻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韓琦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其進用然不若朝廷培養之而後用也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

伊川再辭

程伊川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詞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 文集

故求閑局

呂申公者謚正獻差判登聞鼓院公研精講學无進趨之意嘗為王介甫相封而嘆曰今天下雖小康然堯舜之道知其不可復行以故求閑局將以遂其志 言行錄

恥自引去

李椿字壽翁監登聞鼓院僩覲寵方盛同舍人走其門公恥之自引去 晦庵集

預賜錦袍

景德二年改鼓司為登聞鼓院即命周起并文惠判鼓院會十月賜近臣錦袍特預之 真宗實錄

改為檢匣

見前聞檢院同

南江 富大用時可 編

諸院部

宣徽院 左右宣徽使

歷代沿革

唐置宣徽使始以宦者為之天祐元年留宣徽南北院等九使餘並停二年廢宣徽南北院凡有公事並於中書論請 梁復以王殷為宣徽使省南北院使而有副使 後唐復南北院使省副使 晉漢周皆因之 宋舊制二使通掌院事共院異廨止用南院印 元置宣徽院有左宣徽使又有右宣徽使又有同知宣徽院事同僉書宣徽院事宣徽判官掌朝會燕享凡殿廷禮數管轄閤門橫班諸司

古今事實

始領宣徽

宋開寶九年以潘美依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充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此始 又以樞密副使楚昭輔權宣徽南院使以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權宣徽北院使

出為節度

至道元年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柴禹錫為鎮寧軍節度使太宗謂之曰舊制自宣徽出不過防禦使朕今委卿節旄亦可謂優異也

用文武臣

至和元年趙抃言近非次除宣徽使節度使頗為煩數今後文臣須曾歷中書樞密院任用加之德望為人推服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元額只是二員至如使相之任体兒本重更當慎惜

置編修官

熙寧九年五月宣徽北院使王拱辰言本院前後所受宣劄條例文字及逐旋聖旨指揮不可遺墜乞行編修所貴朝廷故事永久可備檢用從之六月差著作佐郎何洵直充編修官就本院置局十年八月編成條例二十五冊上之

待以空宅

夏鄭公爲宣徽北院使自河中府徙判蔡州道經許昌時李邯鄲爲守乃徙居他所空使宅以待之夏公以爲知体

徑以入朝

景德四年十二月承天節百官上壽於崇德殿宣徽使當宣荅時知樞密院王欽若權宣徽使事欽若在病假知樞密院陳堯叟復以故不入宰相議以參知政事權宣荅真宗曰宣徽使三司使皆不坐可令丁謂攝事是日欽若徑入朝押謂班承勑不復攝事

客省使 引進使附

歷代沿革 唐開元中始置諸使其後增置 宋定内客省使客省使閤門使謂之横班初以檢校官爲之嘉祐三年詔客省引進各置使一員副使六員内客省使凡崇政殿受朝則升東階侍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酒餼饔餼宰相近臣禁衛將校節儀諸州進奉使賜物回詔之事引進使掌文武官正謝辭国忌賜香諸道章表奏事 太元因之置客省使副使各一人又置引進使副使各一人

古今事類

謂之舘主

宋永初置南北賓客舘主四方賓客之事因改爲四方舘舊儀於通事舍人中以宿長一人總知舘事謂之舘主凡四方貢納及章表皆受之類要

隸於臺察

紹興三年詔客省四方舘並隸臺察

東西上閤門使

歷代沿革 五代唐天祐二年勑東上西上閤門制置各別至於常事則以東上爲先或大忌進名遂用西閤爲使 宋横班有東上閤門使西上閤門使凡取禀旨命供奉乘輿朝會游宴及贊導三公群臣蕃国朝見辭謝糾彈失儀之事使副專之政和官制横班使副之名改爲大夫而其職任則命内外官知焉其後所除緫名知閤門事仍兼客省四方舘之職紹興五年詔左武大夫以上並称知閤門事若官未至右武大夫者即称同知同兼序在閤門之下即副使也今 太元置東上閤門使二人副使二人西上閤門使二人副使二人又有通事舍人承奉班都知内承奉班押班等員

羣書要語

既崇三揖之儀爰設九賓之禮 張蓋葛集 内朝之使若朱華一閤贊相上下時爲榮近 政和制 上閤之閤同上 思得戎班之俊長吾賓贊之寮其服端閤統司謁者肅奏或於表著之位傳臚句於陛康之閤龍墀行俞簡奏制主禁閤之謁 胡文恭行向傳戩制 練習朝章 曲阜制 推朱華之上閤當大微之法宮置副介之名用承諸使 胡文恭行馬懷德制

古今事類

謂之舘老

咸平四年故事閤門長一人判四方舘謂之舘老 長編 又續通典以爲唐故事

謂之喚仗

国朝承五代之弊文德殿東西有上閤門而无上閤按唐宣政殿門之中朝也是爲正衙紫宸直其北是謂上閤蓋自晉太極有東西閤天子閤以听政閤之名起於此方唐盛時立仗於宣政天子坐紫宸而金吾殿中細仗自東西閤門入謂之喚仗今文德殿唐宣政正衙也而垂拱直其北紫宸乃在東偏文德殿東西但有上閤二門未審以何處爲上閤直參攷典故正上閤之名俟有唐盛事焉 文昌雜録

侪輩皆聳

太祖朝客省使張保續爲衛尉卿判客省閤門事保續在閤門前後四十年宣贊詞令听者皆聳侪輩推其能故特寵之 長編

宦官一沮

仁宗時内殿崇班錢晦累遷閤門使宦官王守忠領節度觀察留後牒閤門定朝位燕坐晦因對言天子大朝會宦官坐殿上必爲四夷所笑守忠又欲以礼服進酒晦以爲不可礼官議与晦同而言事官亦言守忠由是一沮

東上西閤

唐天祐二年勅東上西上閤門制置各別至於常事則以東上居先或大忌進名遂用西閤爲便與緣閤豎擇權以陰陽叙立不思南面但啓西門詳其称礼似爽規儀自今定依舊制 通

横行知閤

紹興元年詔主管閤門宋錢孫轉横行一官落權字上曰錢孫乃潘邸内知客稍習閤門儀注而法非横行不許知閤門故与轉横行一官 中興會要

通事舍人

歷代沿革

故事閤門无通事舍人而通事舍人沿唐制白刺中書省始抽赴閤門並稱閤門祗候其後直授閤門通事舍人非舊制也天禧中去閤門二字政和六年詔以閤門通事舍人名行欽俗可改爲宣贊舍人 太元 閤門置通事舍人二員

群書要語

有大行人小行人 周礼 漢謁者隨行。相導通奏之節宣揚拜起之儀引而贊之不聞失礼 白集李㝡制

辨色而朝古啓輯瑞以會方方正錯立族談之儀宣注意登聞之命辭二濟濟進退以時名爲侍臣以賛導吾左右者通事舍人之任也 元集京兆制 舊與通事本隸西臺近制建官則領于閤非善音吐有姿貌者不得与選 胡文恭行李惟宝制 典謁天墀之華 王威制 特陞宣納之名 同上 宣納禁戰於上閤而轉清 曹修制 再隷宋華之閤又侍赤墀之墀 宋陽尾制 特陞贊於殿中 同上 典司中謁 李繼明制 參典中涓之謁 王文思制 宣傳辭令扣揖儀矩閑於其事必得其人 曲阜行高世卿制 上閤賛導之官武列之高選 賈佑制 宮闈一閤処天下戶班之俊而守寄務於之職者其選尤高 龍淡除目輝制

古今事實

詞令進止

唐崔崇礼以節義自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詞令進止觀者皆竦 職林

周旋吐納

孫處約曰得爲通事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

熟於宣導

晋天福二年檢校兵部尚書陳璜守衛尉卿兼通事舍人判館事以其熟於宣導故雖位三品猶總管事

書曰忠信

仁宗時李惟賢為閤門通事舍人在閤門習朝廷儀制數奏事稱旨仁宗嘗書忠信李惟賢五字賜之後又賜以李惟賢忠孝勤謹七字

尚衣局

歷代沿革

周礼有司服中士二人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戰國有尚衣尚冠之職秦漢少府屬官有御府令丞掌供御服後漢有掌冠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事魏因之晉屬光祿勳宋大明中改尚方曰左右御府各置其令丞一人後廢帝初初省御府置中署其後又置至齊高祖省文帝置梁陳无御府其職隸左尚方後魏有掌服郎北齊門下省統主衣局都統各二人後周有司服上士

二人中士二人隋門下省有御府局監二人大業三年分隸門下省其後又改為尚衣局有直長四人主衣十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冕大夫咸亨復舊又有尚衣奉御掌供天子衣服詳其制度辨其名數而供其進御直長為之貳宋初置內衣庫使副使後去內字大元置尚衣局亦有使副使各一人

古今事實

造衮冕依式

唐閻立德隋殿內少監毗之子也毗初以裝飾知名立德与弟立本早傳家業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衮冕衣裘等六服并腰輿傘扇咸依典式時人稱之

儀鸞局

歷代沿革

唐置儀鸞使後置同知院使五代梁開平初改儀鸞使宋置儀鸞使副使大元置儀鸞局有使副使各一人

收支局

歷代沿革

大元始置都監一人同監二人

尚食局

歷代沿革

周禮有饍夫內饔食醫中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秦置六尚有尚食漢因之後亦皆至北齊門下省統六局尚食局有典御二人丞監各四人又有中侍中省統二局有中尚食局後周有內膳上士

二人中士四人凡進食必先嘗之又有主食主膳至隋開皇初門下省統尚食局有典御二人直長四人食醫四人大業三年分隸殿內改典御為奉御員各二人唐龍朔二年改為奉膳大夫咸亨復舊掌供天子之常膳隨四時之禁適五味之宜五代梁有尚食使副使大元置尚食局有使副使各一人

生料庫

歷代沿革

大元始置生料庫有都監同監又有收支都監同監等員

尚藥局

歷代沿革

自陳梁後魏已往皆太醫兼其職北齊門下省統尚藥局有典御二人侍御師四人尚藥監四人摠

御藥之事又集書省統三局有中尚藥局典御丞各二人中謁者僕射一人拋知中宮醫藥之事隋門下省統尚藥局置典御侍御醫直長醫師大業三年分屬殿內改為奉御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醫大夫咸亨復舊宋權置香藥庫置使大元置尚藥局有使副使及都監各一人

果子庫

歷代沿革 大元始置果子庫有都監同監各一人

內藏庫

歷代沿革 宋太平興國初置庫及使名大元內藏庫有使副使又有提領庫都監同監掌內府珍寶財物

太醫院

歷代沿革 周有醫師上士下士秦漢少府屬有太醫令丞後漢又有藥丞一人魏因之晉宗正屬官有太醫令丞過江省宗正而太醫以給門下省宋齊太醫令丞隸侍中梁隸門下省陳因之後魏有太醫博士助教後周又有太醫下大夫小醫上士隋有太醫令丞又有主藥藥園師咒禁博士煬帝又置醫監醫正唐有太醫署令丞太常醫藥之法丞為之貳宋亦置太醫令丞熙寧八年又置太醫局別置提舉一員判局二員管勾一員大元置太醫院有使副使判官各一員掌醫藥之法

翰墨書要語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書 在膏之上肓之下醫莫曰疾不可為也左 無妄之藥不可試也易 動不肆勤靜不害宜有疾歸天醫无能恤太上防疾其次明乎腠理未入骨髓奈何 崔寔太醫令箴 侍醫尋疾曲阜行醫播壽制 和六飲六膳以會其時察五色五声以知其變元集高端制

御藥院

歷代沿革 周礼有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周制不用官闍 宋御藥院主管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按驗方書修合藥劑以待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凡藥必品嘗而後進大祭祀朝會巡幸行幸則扶持左右饋進膳羞亦如之凡遷轉之序初除祗候以進左右也自祗候中選任主管兼圖天章閣謂之閣長次遷管後苑次遷管內東門謂之門司次遷御藥謂之藥局自此為侍從由御藥擢押班即除昭宣使

翰墨書要語 受辭藥藏之親胡文恭行王從礼制 擢升御府曲阜制

教坊

歷代沿革 周大司樂中大夫樂師下大夫四人掌成均之法以樂舞教國子又有大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声秦漢奉常屬官有太樂令丞又少府屬官有樂府令丞後漢太常樂令一人魏復為太樂令丞晉元帝并太樂於鼓吹宋太常有太樂令丞齊因之梁太常屬官有太樂令又別領清商丞太樂有庫丞陳因之後魏太和十五年置太樂官有太樂博士北齊太常寺有太樂令丞後周有司樂上士中士隋太常寺統太樂令丞二人唐因之武德後置內教坊于禁中如意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官為使開元

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側有音声博士京師置左右教坊掌俳優雑劇自是不隷太常以中官為教坊使【宋】楽府隷太常寺【大元】置教坊有使副使判官各一人

宮闈局

【歴代沿革】【唐】内侍省有五局官屬一曰掖庭局主宮嬪簿二曰宮闈局掌門闈三曰奚官局治宮中疾病生死四曰内僕局主供帳燈燭五曰内府局主中藏給納局有令丞各二人皆宦者為之宮闈局掌侍奉宮闈出入管鑰【宋】不置【大元】仍唐舊亦置宮闈局有使副使各一人又有随殿位都監同監之員

宮苑司

【歴代沿革】【五代】梁有宮苑使副使【宋】因之【大元】置宮苑司有令丞各一人

内侍局

【歴代沿革】【夏商】以前制【周】礼有閽人寺人内竪皆其職也【春秋】齊有竪刁【晋】有寺人披【秦】有寺人【秦漢】加官有中常侍参用士人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後漢】中常侍特异内事顧問應對永平中定員四人小黄門十人（漢旧儀曰中常侍得出入卧内禁中諸省中）明帝以後改以金璫右貂太熹太后称制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两宮自此悉用閹人不調他士【後魏】有大長秋（初漢景帝改將作為大長秋）又置内侍長四人掌顧問拾遺應對【北齊】有中侍中省【隋】曰内侍省置内侍二人内常侍二人（内侍即旧長秋内常侍即旧中常侍）煬帝改為長秋監【唐】復為内侍省龍朔改省為監光宅為司宮臺神龍復號内侍省官有内侍四内常侍六初太宗定制内侍不立三品官以内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閽門守御廷内掃除稟食而已開元天宝中始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宋】有内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改入内内班院又改入内黄門班院又改内侍省入内内侍班院景德三年其東門取索司可併隷内東門司餘入内都知司内東門都知司内侍省入内内侍班院可並為入内内侍省以舊司隷之國初有内班院淳化五年八月改内班為黄門九月改黄門為内侍黄門院為内侍省入内内侍省與内侍省號為前後省而入内省比前省尤為親近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隷入内内侍省拱侍殿中備洒掃之職役使雑品者隷内侍省入内内侍省（號北司内侍省號南班）入内内侍省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東朝供奉官西頭供奉官内侍殿頭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門内侍省有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内東頭供奉官内西頭供奉官内侍殿頭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門自供奉官至黄門以一百八十人為定員凡内侍初補曰小黄門經恩遷補則為内侍黄門後省官闕則以前省官補押班次迁副都知次迁都知遂為内臣之極品熙寧中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知押班遂省各以轉入先後相壓永為定式其官稱則有内客省使延福宮使宣慶使宣政使昭宣使国初所置元豊閣議改官制張誠一欲易都知押班之名置殿中監以易内侍省既而宰執進呈神宗曰祖宗為此名盖有深意豈可輕議以見且仍舊制至政和二年始遂改焉【大元】置内侍局有令二人丞三人局長二人

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書序曰有奔走詩手握王爵口銜天憲後漢宦官傳論超登宮卿之位○職參天機並同上服勞宮省龍漢除游回制彌光貂冠之任胡文恭行麥允制臨職內宰曲阜除閤安制

古今事實

不除節度

皇祐間王守中不除節度觀察使而止給其俸何剡抗疏爭辯以為不可其後孫抃亦以節度使所以尊寵將帥專置軍事安危成敗一以係焉豈宜中官得加其任

餘昔奉祠

祖宗成法內侍為承宣觀察者帶揃行雖有一二正任皆老疾歷年既多乃祠祿然後予之中與以來此選尤遴以高孝兩朝言之其為正任承宣使者不過數人不除節度

宦有四星

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坐之西通典

古今文集

雜著

五代宦官論　歐陽脩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福伏於帷闥則向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前史所載宦官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可得而去也唐昭宗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官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復其轍也可為悲矣莊宗未滅梁時張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為樞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昵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莊宗頗疑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啟明州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為之也當此時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成取唐而代之耶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其他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殺之都亭驛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宏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

瓊遂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潘瓊遜迎廢帝于路廢帝惡而殺之嗚呼人情豈安哉自非聖哲不能久而无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尤若此者盖其在位差久也其爲大害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於斯二人有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

論宦官　　范祖禹

臣聞書曰爲治同道罔不興爲乱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轍蓋爲乱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銜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

靈帝之時十常侍握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者黨獄殺天下名士於是黄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決尚書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国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国末年寢疾輔国以兵劫迁明皇於西内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憂崩肅宗以驚没貴爲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国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晩吐蕃寇陷京師播迁于陜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憲宗服金丹躁怒爲陳洪進所弑敬宗爲刘克明所弑文宗欲言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鬱憤以至于没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爲父天下大乱黄巢賊起播遷

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国老呼昭宗爲負心門生天子刘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内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劫迁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国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爲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援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爲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学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太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乱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間構兩宮致慈聖太后与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尽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宦官清肅至熙寧元豊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爲恩幸憲握兵熙河兼領二路王中

正擁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勑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盛竊陝府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洛陷没在熙河擅殺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无時休息推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爲国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万姓朝廷止從寛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尤存　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一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无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批政言其有過先罷二人以舍人繳詞頭且駭然前來指揮有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　陛下与太皇太后同听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无凶人故天下安静臣歷

觀近古内外兩請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　陛下奈何先自壞之　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　家已成之業四方万里垂拱而听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　陛下何不恪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康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爲政出宮掖无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　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爲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体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往前豈得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比是　陛下左右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内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

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无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内外爲小人所惧外興師旅内興百役先帝未嘗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爲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顧　陛下復近小人盡以此也　陛下誠能听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内臣指揮未到者別与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万口一辞以爲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　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爲哉自聞近臣兩次指揮以来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争执陷　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　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爲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　陛下爲令德之主惟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敢進苦切之言　陛下每留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納自任今茲事体实係朝政汚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寧不忍嘿嘿坐視敢冒万死而獻其忠惟　陛下裁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九

新集

南　江　富　大用　時可　編

諸院部

翰林院

歷代沿革 唐 翰林故事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蓋天下以藝能伎術見召者之所處學士院開元二十六年置在翰林院之南別户向東前代即與舊名正觀中虞世南等以弘文館學士會于禁中內參謀猷號十八學士其後永徽中黃門侍郎顧琮有麗正之稱開元初中書令張說又有集賢之目未有典司玄宗以四隩大同萬樞委積詔勑文誥悉由中書或慮當劇而不周務速而時滯宜有偏掌由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別建學士院俾掌內命至德以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其掌詔敕自此北翰林院始兼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迁取其便近 五代 晉高祖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並歸中書舍人少年開運元年勑翰林學士為中書舍人分為兩制各置六員 宋 學士院在樞密宣徽院之比表其深嚴宥密又謂之北扉在浴堂之南便於應詔至和二年詔學士院從官兩員掌專一管勾編録國朝以來所撰制詔文字 大元 翰林院置翰林學士承旨及翰林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翰林待制翰林修撰應奉翰林文字等官掌制撰詞命之事凡應奉文字自翰林學士承旨至直學士銜內帶知制詔應奉銜內帶同知制誥

羣書要語 翰林樞機宥密之地 李肇翰林志 清華之地 太宗賜蘇易簡御扎 北院之置尤為切近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 韋執誼翰林故事 驂鑣得御廄之駿出入有內司之導豐珍滲膳取給大官衾裯服御資於中庫恩之厚也 同上 備侍顧問辨駁是非典持縑牘受遺奉務凡一世得失動爲藏否職之重也 並同上 若乃職任之清切曹局之嚴凝礼遇優渥賜与蕃縟 金坡故事 發揮大猷藻繪上命雙簡片削可以動乎人神 翰林故事 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 李肇志 玉署之設密迩紫闥每夜衛既上宮鑰並入有大號令大除拜边境急奏推天子与學士知之雖數躡之士充滿千廬與司翰墨一人而已居是職者豈不貴重乎 金坡遺事 鼎新大壯敞金馬之直廬 同上 紹推翰墨之司專掌絲綸之命 翰林志後唐李士劉昫奏

詩句 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 李白 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杜君王曉坐金鑾殿只待相如草詔來 李商隱 銀花懸院牓神撼引風鈴 李德裕 月上花塼簾捲後柳遮鈴索雨初晴 錢若 [illegible] 玉堂作詔出紫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來香 楊徽之玉堂詩 謾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 張耒詩

古今事實

移殿金坡

唐制駕在大內則明福門外置學士院駕在興慶宮則金明門內置院德宗移院於金鑾坡 翰林志

召見金鑾

唐元宗召李白見於金鑾殿降輦步迎如見園綺 李白傳

並用白麻

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其後翰林學士專

掌内命選用益重中書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不得由於斯 翰林志 又元和初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曰制書並用白麻不用印 會要

皆用麥紙

李德裕漫紅點書詔皆用麥汁持紙 海錄碎事

詔賜金印

晉開運中賜學士院書詔金印一面 翰林志

親擇賜笏

李絳初入院憲宗親擇笏以賜之

居一品上

唐故事凡内宴班居一品之上

謂一條冰

陳彭年兼数職皆文翰清秘之目人見其官銜謂為一條冰 歸事

時號内相

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内相 白氏六帖

宣諭門客

唐武后朝曽宣諭卿等是我門客 李衛公詩話

論當世事

李白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

謫天上仙

李白以翰林斥去放浪江湖嘗夜月乘舟采石達金陵白衣宫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

號稱六絶

唐李邕號翰林六絶謂文章書翰等六事過人 唐志

號試五題

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皆試麻制答蕃書批荅各一道詩賦各一首號曰試五題 續通典

不受謝金

寶曆元年路隋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去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邪終无所納 續通典

何以潤筆

草麻潤筆自唐有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德林作詔高[illegible]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為方伯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

書玉堂署

宋太宗以玉堂之設其來尚矣但虛傳其號而无正名乃於紅綃上御書飛白四字題曰玉堂之署以賜蘇易簡公捧歸私第以慶耀其親擇日懸掛仍具扃鑰于玉堂之上自待詔院吏而下咸列賀于庭公曰自唐置學士來幾三百年今日方知貴矣即日詔宰輔暨兩制詞臣就院勑設宴帳仍各賦長韻詩以紀其事其詩目曰禁林讌會集

榜摛文堂

政和五年御書摛文堂榜賜學士院 續會要

賜青團扇

唐翰林初選者試制書批荅三首内庫給青綺被紫絲複之類端午賜青團扇 並翰林志

賜錦長襖

學士舊規十月賜錦長襖国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鵰錦 金坡遺事

給綺綾被

凡初任者本院賜宴營幕使宿設帳幄尚食使供珍饌酒坊供美酒是爲勅設宴賜衣内殿給青綺綾被青綾單帕紫絲簽白布手巾之類 蘇續志

賜紅錦袍

十月朔舊賜對衣紅錦袍淳化二年代以細花盤鵰錦袍下丞相一等 蘇續志

素號槐廳

學士院第三所閣子有一巨槐素號槐廳所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 蘇易簡續志

設視草臺

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但存空臺 筆談

但用咨報

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劄子不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此唐學士舊規也 歸田錄

不草詞頭

胡宿知制誥内都知郭懷敏黄偵中外出爲和州都監召復故職宿還詞頭不草制 事略

贄乏時望

太宗曰郭贄藩邸時門人朕命掌誥制書一出人或哂之蓋其素乏時望朕亦爲之赧顔亦終不令入翰林也 長編

杲失躁競

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於是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不使居内 同上

親近冕旒

雍熙三年敕曰兩制詞臣公朝精選典司誥命親近冕旒 會要

同在鰲禁

宋公白賈公黄中皆先達鉅儒同在鰲禁 筆談

隻日降麻

翰林所著撰拜免公王將相妃主曰制賞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分事曰敕曰御札五品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敕批羣臣表曰批答獎勵曰獎諭賜外國書曰蕃書齋醮曰青詞祭詞釋曰齋文教坊致語曰白話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賜曰口宣此外有祝文碑文神道碑樂章詩頌春帖子之類撰述進入遇有除拜以双日鎖院隻日降麻 翰林志

聚廳分草

或郊禋行慶制命填委必聚所分草之 蘇續志

人世仙境

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擬瀛洲之象也脩篁皓鶴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内務不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眞人世之仙境也 蘇續志

詞臣仙職

太宗皇帝至上林春融千花乃并妍麗冠絕上以曲宴宰衡勳舊召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鉤奉觴賦詩終日而罷上嘗謂近臣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翊日凡所進詩悉遍御毫屬和以賜焉 分紀

建二書閣

先是内院逼近禁闈地復狹窄前後書詔繁委多所損闕蘇易簡乃於玉堂後廡建二書閣東西交映藻繪閣飾自是文籍有所附焉閣之上下悉畫煙嵐曉景以布之 蘇志

有七盛事

學士今日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宝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二也特定草麻利物三也改賜外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勑設供帳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有以見聖君待文臣之優厚也 李昉禁林讌會詩序

神撼鈴索

唐翰林院有懸鈴以備夜直警急文書出入皆引之以代傳呼長慶中李德裕爲學士時河北用兵一夜鈴有声如人引其索視之則无人後往往如此使人持棒潜伺于下終無所覩而數數鳴動不已院中諸公私共准其鳴時皆應用兵處耗声則急緩亦如之曾莫之差衆咸畏之元稹詩云神撼引鈴索 翰林故事

又 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於門外俟小判官出授授訖授院吏院吏授

學士自五代以來其制久廢蘇易簡因召對上言可其奏自是院復置鈴索焉 蘇續志

鵲棲海棠

宋朝學士院有双鵲常棲於海棠上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因謂之靈鵲異公詩云都翻靈鵲心應喜 金坡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謝宣召入翰林表　歐陽脩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賞識朝廷之故事縉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侍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献納固加內相之名夙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才不適方員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入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退之際已齎灑於霜毛慰勞有加賜閑擠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羇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議論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寒偷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 皇帝陛下俯擠舊物曲軫宸慈因向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脩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申薄效少答鴻恩

謝宣召入院表　蘇子瞻

詔誥春溫再命而俊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常聞豈學生之敢望省循非称愧汗交深 中謝 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职親事袐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禄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知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

賜篆御浮化之殊文宝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礼愈難其人而臣以空踈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万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脈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存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慚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再謝宣召入院表　同前

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飧之愧辭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從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礼絕同僚數幾李泌坐上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顓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　陛下出於獨斷決用而无疑曾

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爲而无一可保全已奉權用何名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人心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諸侯親覩其有成功不見治迹斷斷而无他技寔用老成推其類以及臣顧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死生不移

謝宣召入院狀　洪邁

王言出綍從霄漢以來宣君命在門𨻶望閶而改觀光生圭蓽榮動簪纓伏念臣文習卑凡學尤坻滯久汗井泉之寀從冉開長樂之鐘声披雲覩青天幸親逢於聖旦閣道通冊地忽驟覬於仙晨其諸稽古之榮實於瑶深之懼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聰溥博義閎宣昭煥有文章已極高明之蘊旁招俊乂不遺嵬瑣之微俾彼皇華施于私室臣敢不祇承寵惠勉策駑姿冀見山東德化之成方竊窺於大澤動河北武夫之聽或有助於中興

謝宣召入院表　真西山

來從甯服未宣民版之勞召寘此庭猥被宸綸之寵光生里巷榮動簪紳竊覩列聖之用人惟侍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旨而暫間終必奔遐而復用備除翰苑在瑑滁出守之餘軾侍禁庭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嚴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弗競䟽拙自將掌　先皇内制者六年每慙越俎迨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墻以馳驅州縣之頻且廢放山林之久見聞寡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边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叨清貴之妙簡獲玷久虗之選幾成三入之榮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肆筆成文解絃更化志乎群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边垂或訪河西之事必有端良之彥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乏臣敢不益堅晚節思答

隆知賜宮錦而寵草節之能雖非敢望即金鑾而擢任賢之要則所自期

奏翰苑名稱劄子　周必大

臣近者忘其冒昧輒引故事恭乞　宸翰刻寘玉堂寵賁宣諭何字可代　英廟嫌名伏緣直廬之類皆未穩當倉猝未知所對連日思索敢爲二說仰瀆　睿聽臣竊見唐有集賢殿書院蓋集賢殿之書院也其後置學士院往往因所御宮殿而寓直焉若駕在大内即置院於明福門駕在興慶宮則置院於金明門德宗嘗召學士對浴堂則又移院於金鑾殿此正如漢有玉堂殿而許臣下待詔於其側唐置書院於集賢殿以處文學之士也今擬作玉堂之院未審聖意以爲然否臣又聞漢因避諱改禁中爲省中自是相承凡官舍在禁庭者通謂之省除三省不可比擬外如後省散騎省秘書省殿中省其名不一杜甫詩

曰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始此義也若作玉堂之省亦頗近古或二者皆不可用即乞出自聖裁臣妄陳管見罪當萬坐无任戰慄之至

律詩

憶夜直金鑾殿　李紳

日當銀漢玉繩低深聽簫韶碧落齊門壓紫垣高綺樹閣連青瑣近丹梯墨宣外渥催飛詔草撒深恩促換題明日獨歸花路遇可憐人世隔雲霓

六月十六日宣鎖　洪咨夔

禁門深鑰寂無譁濃墨淋漓两相麻唱徹五更天未曉一池月浸紫薇花

十一月五日鎖學士院　前人

樓頭禁鼓試初撾催草江淮督使麻落紙一簾風雨疾不知斜

墨陣翻鴉

召試學士院　王欽臣

翠翠陰陰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墻

翰林學士承旨

歷代沿革

唐 玄宗始置翰林學士而无承旨憲宗又置學士承旨永貞元年始命鄭絪爲之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居東第一閣 五代 後唐明宗天成八年勑翰林學士入院必以先後爲定唯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 宋 承旨不常置於院中以久次者一人充 大元 翰林院置學士承旨又置學士及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之員

羣書要語

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 唐制詞

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 唐文粹號令

典冊皆吏其手 李德裕集

詩句

翰林承旨貴清淨玉堂中 太宗賜蘇易簡詩 白麻紅燭夜倚偏紫薇天 溫庭筠 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 杜甫贈張四學士 翰林遍華蓋餘力破滄溟紫語仍兼綍黃麻似六經 同上 紫殿承恩歲金鑾入直年人歸三島路日過八花塼 韓偓 詔出紫泥封去閤朝回蓮燭賜香來 楊徽之玉堂作 紛署重遊來懶講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鰲峯最上頭 宋邢守益用以翰林承旨召以詩寄丞相

古今事實

廷老

鄭絪爲內廷之老首定大計 翰林志

院長

沈傳師入翰林爲學士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於宰相自知必不能因稱疾出 本傳

召詢時事

韋處厚爲承旨與同僚庸宣爲宣宗器遇二人同直无不召見詢訪時事

多識朝章

唐穆宗以杜元穎多識朝章拜爲中書舍人學士承旨 本傳

論事可否

唐韋處厚凡有邦国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詔處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遂留至旦必論其可否 本傳

處事機密

唐韓偓昭宗時進承旨處事機密與帝意合 本傳

獨承密命

翰林院例置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正元以後爲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通典

九參大政

自永貞鄭絪爲承旨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大政若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積繼居九丞相二名鄉之後 唐元稹承旨院記

草立儲制

順宗風噤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中外洶懼召鄭絪草立儲制絪搦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乃定憲宗絪之力也即位拜平章事

不草相麻

韓偓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毋喪詔还位偓當草制曰腕可斷麻不可草。

位宰士上

唐舊制宰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雁對朝閣參會常班以官為上下憲宗永貞元年始命鄭絪為承旨位在諸宰士上居東第一閣承旨院記人後唐明宗勑今後宰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惟承旨一員不計官資先後在宰士上五代史

賜功臣號

後唐同光中賜承旨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中同上

草直言詔

韓維除翰林宰士承旨神宗命公草詔求直言詔出人情大悅

擬大言賦

淳化四年上章宋王大言賦賜蘇易簡因擬宋玉作大言賦以

獻

進欹器戒

蘇易簡為承旨嘗㮣直以水試欹器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欹器耶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念終如始固万世之業則幸甚並言行錄

古誥无加

張方平為承旨神宗親劄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而又善以多為少意博辭寡雖古訓誥亦无以加也

近世无比

王拱辰自承旨除參政不数日以憂服去除以宣徽使召熙寧閒王珪為承旨韓絳感之曰行將入宣徽矣未幾除參政遂大拜近世承旨之達无比此也同上

有旨不試

故事知制誥必試仁宗知歐陽脩有文有旨不試後以承旨解章得象以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事略

禀性自得

賜飛白字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志二卷太宗賜御詩二章又詔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謂宰相曰卿可召至中書授之他日為翰林中美事會要

賜上尊酒

淳化二年十二月承旨蘇易簡於本院會宰士等觀飛白及二等書体帝聞之賜上尊酒太官設饌各賦七言詩宰相參政亦各賦詩易簡悉以上聞翌日帝曰朕諷讀数四有以見儒墨之盛宰士之貴也同上

就院賜物

近例就院轉官惟承旨則賜分物勑設如初拜之礼餘不得比矣蘇録志

然竟引燭

玉堂東承旨閣子窻格上有火然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宰士已寢遽起无燭具衣冠宮嬪自窻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筆談

得乘厩馬

秉輿奉郊廟承旨得乘厩馬自浴堂殿由內朝以從蘇志

得升丹鳳

揭雞竿布大澤得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則上直禁中

五鳳齊飛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宰士承旨邑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

參政宋爲尚書盡賦詩附

三體刻賜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請以御賜二詩刻石帝爲眞草行三體命待詔刻石以賜易簡 蘇志

古今文集

雜著

翰林承旨謝表 蘇子瞻

使星下燭生逢華之光華天澤旁流及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伾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寄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以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亡及召而還恍於夢寐入覲迎勞并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哭丹心之未報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嘆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累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再入翰林謝表 蘇子瞻

衰遲無用寵既溢於當年天眷有加恩復隆於晚節使華臨卒天語丁寧塗里巷之驚觀歎朝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庸累塵誥使初無已試之效但多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淮要除投牒嘗无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容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觀群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實饒之狂察臣忠鯁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奏狀 周必大

寵光下集感懼中深切以文部設官卿列二銓之首禁林分職命尊一老之承諒非望實之交孚安得恩榮之並受如臣者性資昏鈍問學荒蕪綿力薄材事業每居於人後高官厚祿選除常在於衆先分當未答於殊知積累更多於幸會儀曹再至扎文獲預於討論翰苑重游典冊屢參於潤色已溢錙銖之量方隆天地之恩外朝高南省之班內直冠北扉之秩求閑而劇既難強於精神宜退而迂亦懼招於議論思選賢之義篤乎通慢之誅伏望 皇帝陛下明君知臣慈父愛子察臣吏才素短記所付之銓衡悔臣筆力已衰難復貴之翰墨收還異數改畀賢能庶幾毛玠之清可踰於魏毋使鄭絪之箴獨見於唐

謝吏部尚書兼翰林承旨謝表 周必大

頻年入侍偏爲清近之班兩職並陞復冒殊尤之寵貴服章於朽質被顯策於名駒異渥鼎來危衷震惕中謝臣伏聞漢以尚書爲喉舌唐以翰苑爲腹心明光書省之嚴要龍接武俗殿金鑾之邃頗牧在中凡預選掄已爲稀闊矧冒膺於切組足增耀於簪紳如臣者天分弗高人才甚下自惟始願不踰州縣之間誰意晚塗濫躋賢豪之上探分敬祈於罷免跳榮更誤於褒遷冠秩序於南宮進班聯於東閣胡瞻騶特以勲受祿之无功兼取熊魚弥愧舍生而取義二儀施大一介命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聖神廣運使人也器隨長而以无遺與物爲

春學根芟而畢遂是容賤士仍黜高門惟聖朝法令之具存初不勞於裁鑒而明主德功之俱懋亦何待於論思第當竭丹尺以不欺且復盡一心而无隱庶持孤節仰報鴻私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　元稹

舊制學士无得以承旨爲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班第以齒官爲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絪爲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位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廄馬自浴殿由内朝以從揭雞竿而布大澤則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直上禁中以俟大凡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他人无得而參求自異也法不當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大政其不至者衛公韶及門而返事適然也至於張則弄相印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果命也已若此則安

可以昧陋不肖之稹繼污九丞相一名卿之後乎俛瞻仰覩如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明而又使欲惡敬曲攻於内且決事於冥冥之中若之无暴揚報校之慮遂忿行於私易易也然而陰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猶奉枉錯直可乎哉使若之心忽忽而爲他人盡敎若之所爲而終不自愧斯可矣昔吕恭王餘畫先賢於屋壁以自警臨我以一門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述其遷授書于座隅

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

翰林學士

歷代沿革　唐太宗時名儒學士時召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爲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繼以詔敕文告悉由中書多壅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選用益重而礼遇益親至號爲内相又以爲天子私人凡學士无定員下自校書郎上及諸曹尚書皆爲之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　晉　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自是舍人晝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内制至開運元年復置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各置六員　宋　翰林學士掌内制凡詔赦國書及宫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節度使除拜則學士草詞授待詔書就以進赦降德音則先進草大詔令及外國書則具本取旨得畫亦如之凡拜宰相或事重者宣召面諭旨則給筆札書所得旨稟奏歸院具詞以進餘遣内侍撥中書省熟狀亦如之已畫旨而有未盡則論奏貼正乘輿

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凡初命爲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淳化二年以翰林學士賈黄中蘇易簡同知京朝官考課李沆權判吏部流内銓故事學士掌内庭書詔指揮邊事曉達邊謀天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豫外司公事蓋防纖微間或漏省中語故學士院當在金鑾殿側號爲深嚴自太祖以來藉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礼院事天聖元年詔學士遇雙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也

羣書要語　學士不文章則不可爲　金坡遺事　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礼尤寵　戢　林中厩之馬代其勞内厨之膳給其食　白居易集　居是職者人物之選亦已極矣濡墨之榮亦已至矣　蘇易簡集　非從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　東坡謝表　〻公未爲近臣所者皆

文士之詞也以才學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後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裁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裁命將之誥昭而毅 劉禹錫韋處厚集記 先後左右以道獻替豈特專文墨視草而已 丁封錄 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 王禹偁賀同在翰林而拜相者

【詩句】君臣千載會書曰忠孝一生心 太宗賜蘇易簡詩 着保與居調飲食副于前席待名賢 貞宗賜楊億詩 何處春深好春來學士家鳳書裁五色馬鬣剪三花 白居易 視草北門唐學士擁旌西去漢將軍 馮道送承旨盧質赴河中節度 紫殿承恩歲歲金鑾入直年年人歸三島路日過八花磚 韓偓詩 紫薇花動詞初出紅蠟香殘誥未封 温庭筠上蕭翰林 青綸輝映軽前古丹地深嚴隔世塵 翰林中宴李德裕詩 宸章寵耀詠詞林 李沆玉堂作 六鰲雲海冠蓬萊玉署深嚴枕斗魁 歐文公 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沛春霖 李昉集林燕會作 我无謫仙句待詔沈香亭空騎內廐馬仙仗隨雲駢 東坡 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 黃山谷 故人飛上金鑾殿敢贈文翁竝歐父 玉堂揮翰手如飛 東坡 玉堂畫捲文書入鈴索不搖鐘漏永 同上

【古今事實】

北門學士

劉禕之遷右弘文館直學士高宗密与參決政事以分宰相權時稱北門學士 唐本傳

東頭學士

敬宗喜為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劉栖楚薦熊望

萬選學士

張薦為文詞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唐書

入甎學士

北廳前階有花甎道冬中以日影過五甎為直入之候李程性懶常過八甎乃至衆呼為八甎學士 李程傳

稱為三俊

唐李紳能歌詩諷誦多在人口穆宗召為學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 唐書

謂之三昧

學士每下直出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之大三昧言去纏縛而就解脫也 翰林志

李謫仙

李白天寶初至長安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天上李謫仙人也薦之元宗召至金鑾殿奏頌一篇詔供奉翰林 本傳

元才子

唐穆宗在東宮有妃嬪誦元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是稹所為宮中呼為元才子荊南監軍崔潭峻歸朝出連昌宮詞一篇奏御穆宗大悅即日拜祠部郎中知制誥後遷翰林學士

謂登瀛洲

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每訪以詩書政事號十八學士命閻立本圖像以章禮賢天下仰慕謂之登瀛洲

置金鑾殿

李白召見奏頌一篇帝大悅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无知者 李白集序

有大手筆

唐李德裕吉甫之子穆宗即位召入翰林為學士禁中書詔大手筆多令德裕草之 本傳

授大學士

張說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帝欲授大學士辭曰學士本无大称固辭乃免 本傳

文思如泉

唐陸贄爲學士從幸奉天時機務填委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同舍皆服其能嘗啓德宗今盜徧天下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陛下誠能以言謝天下使詔書无所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无不揮涕感激多贄所爲也 本傳

辭速若射

陸扆進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扆工屬辭敏速若射注然一時書命同寮自以爲不及昭宗優遇之 本傳

文翰門二　廿一

筆無點竄

杜讓能以學士從僖宗在蜀關東用兵書詔叢委讓能詞才敏速筆无點竄動中事機帝嘉之 本傳

辭皆允切

唐劉瑑字子全擢翰林學士時宣宗始復關隴歲勛叢委詔書數十下筆遽成辭皆允切

善內庭文

昭宗嘗令宮作賦詔學士皆和獨陸扆先成帝覧之歎曰正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後无繼者今朕得之 陸扆傳

論中官事

李絳字深之元和中爲翰林學士孜孜以正諫爲已任嘗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又次君臣成敗爲連屏 本傳

論次新書

劉禕之少以文辭称遷右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与元万頃等召入禁中論次新書 本傳

多知典故

張垍以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能伺候人主意博涉經史多知典故

浴堂召對

柳公權爲翰林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尤未盡不敢取燭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 本傳

內庭貯相

唐之貴文至矣後王寖承多以国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踰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實八九 劉禹錫李絳集記

禁中視草

文翰門二　廿二

常衮翰林學士制視草北宮 又 唐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雖蒙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 翰林志

簾內揮翰

唐李吉甫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除宰相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垍尽紙筆之後乃相慶賀礼絶之敬生於座中及明日院中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 翰林志

號爲內相

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帝所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 本傳

久在內職

鄭絪爲翰林知制誥在內職十二年小心兢謙上遇之頗厚

侍御擡輦

姚崇爲翰林學士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中外榮之

宮嬪呵筆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勅宮妃十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白遂取其書其受聖眷如此 並開元遺事

力士脫靴

李白少有逸才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於朝遣召與筠俱待詔翰林白嗜酒日飲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已卧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沉醉殿上引足令力士脫靴

寶牀賜食

李白召見明皇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国政

山池曲宴

宣宗雅好儒士每山池曲宴与學士屬和詩每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時論以大中之政有正觀風 通鑑

賜蓬池鱠

李白詩曰荷浄蓬池鱠天寒郢水醪唐學士初上賜食是蓬池鱠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和冰而飲盖禁中郢水酒坊所出

賜蓮花炬

令狐趙公大中初當便殿召對夜久方能宣賜金蓮花燭送歸院院吏以下謂是駕來俄傳學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至尊方有之

御饌賜

唐德宗雅尚文雅注意其選乗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无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浴堂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而出

朝服始見

宋陶穀爲學士嘗召對太祖御便殿穀至望見上將前復却者数四左右傳宣甚急穀終徬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趍出又王曾爲翰林學士直日貞宗首召之燕衣坐便殿謂曰渴欲見卿因不及朝服无謂朕嫚近臣

覆以纈袍

唐韋綬德宗時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参逮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時大寒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其待遇如此 韋綬傳

賜以寒衣

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有衣否餘慶云往時賜衣不須更作上曰乃常例尔遂特賜繒纊令爲寒衣

綠衣賜紫

後唐莊宗即位除馮道爲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綠衣賜紫 五代史

品服賜金

宋李昉權爲知制誥尚衣緋出守荆南召爲學士閤門奏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賜緋乃并賜三品之服

更大典冊

李德裕權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 本傳

不專辞藝

德宗以毀文昌張仲仁爲學士韋貫之以爲學士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辞藝奏罷之 唐書

父子並命

趙宗儒父驊德宗欲寵其門使一日並命翰林

兄弟對掌

趙光逢爲翰林學士光裔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命書士歆羨之

兄弟相繼

于休烈二子益肅及休烈相繼爲翰林

便至公輔

穆宗登極段文昌杜元穎不離內庭便至公輔及宝曆以後韋處厚路隨授遷亦自翰林由是稍爲故事或不至者以爲耻翰林內志

即拜平章

唐劉瑑始在翰林帝素札遇至是手詔追还後請閤帝視案上曆謂瑑曰爲朕擇良日瑑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逐相即詔拜中書下平章事本傳

作明河篇

宋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志其詩末曰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还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慚憤口過謂口臭耳

進新樂章

是時禁中初重木芍藥明皇在沉香亭謂左右曰對名花賞妃子豈可用舊樂爲就翰林命李白進新樂章白應詔揮筆立成其一章曰名花傾国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開元遺事

作賜衣詩

柳公權充翰林書詔學士從幸未央宮苑中上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边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声曰去歲虽无戦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歎賞久之

草遣將詔

封敖爲翰林學士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边將詔警句曰傷居尔体痛在朕躬武宗覧而善之賜以宮錦

號下水船

姚洎爲學士梁祖問及裴廷裕曰頗知其人思敏洎曰向在翰林号下水船梁祖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甚慚摭言

摘葉草制

李琪每臨沉坐石摘木葉試草制詞宋梁時果爲翰林學士

夢掌抽筆

僞蜀辛夤遜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迁翰林學士未幾果然

座主同任

李澣爲翰林學士常升殿侍宴辭衣綠左右揖令退澣叱之遂賜緋与座主和凝同任學士會凝入相澣當草制命開凝閣盡取器玩圖書以歸其微率如此摭言

門生對草

封敖之子舜卿開平中与門生鄭致雍同入翰林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拙澁每對草綸誥不勝困弊託致雍秉筆當時譏者以爲座主辱門生

擢居清近

宋陳彭年新授翰林學士上賜歌詩一首因謂向敏中曰頃命學士率曾賜詩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又益慎密多聞好學

辭有俗者

爲鄉閭色

宋錢若水爲翰林學士草詔既成以進上笑曰朕欲爲鄉閭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命筆親竄數字引咎深切尤爲稽當

進狀連署

唐崔群爲翰林學士常以讜言正論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學士進狀並取崔群連署方許進來

每事裁定

宋陳彭年爲學士檢討典故質正文義每一事具載經史子籍備而後已上曰詳定所事无大小皆俟彭年裁制而後定一句不可廢也

有宰相器

王旦爲翰林學士中外皆以爲有宰相器眞宗嘗以事下殿眞宗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必斯人也事書

眞侍從臣

歐陽脩在翰林仁宗見御閤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學士所撰之文也乃悉取宮中帖子閱之見其篇二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眞侍從之臣也言行錄

爲好長者

晁迥字明遠迁翰林學士眞宗称迥爲好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无過褒而得代言之体事畧

識好翰林

神宗語吳奎曰已召王安石識好翰林學士也

神仙中人

周麟之爲學士姿儀偉落進止凝重班冠王笋望之者意神仙中人言行錄

甘泉從臣

元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陳渾楊億爲學士有乞郡表畧曰虛忝甘泉之從臣徒作若敖之餓鬼自後乃得判他局東軒筆錄

禁中頗牧

晁誠爲翰林學士党項羌擾河西宣宗召學士對誠論破羌之狀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即用誠守河西本傳又宋朝李文定公迪眞宗時爲學士上問陝西兵戎何對曰臣向在本道以小冊書兵馬糧草之數以備調發今猶置佩袋中帝令探取之曰黃門取紙筆令具疏帝曰不意頗牧復在吾禁中本傳

當時楊劉

劉筠字子儀仁宗即位復召爲翰林學士筠自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与楊億齊名當時号爲楊劉二入禁林事畧

以宿儒處

乾德元年竇儀爲翰林學士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頃自翰林迁端明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會要

非它官比

淳化四年以張洎錢若水並爲翰林學士洎等趨上帝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比朕常重此官故事學士趨上有勑設當令設之同前

覽詔甚悅

錢宣靖公若水爲學士太宗礼遇殊厚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迁存狐兔之三穴潛疑光嗣特首風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言行錄

視草甚勞

周必大爲學士乃見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元汗馬之勞致此

爵位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翰苑年錄
常戒諸子
李昉素病心悸每數歲一發常語諸子曰我典誥命三十年勞
役憂思而致是疾不曹當戒之
因歎老卒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擒思甚苦操觚循堦而行忽
見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之曰汝字乎
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步入掖門
國朝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職自歐陽脩黃
始將名步行學士皆自左掖門下馬步入筆談
雜坐客位
國朝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坐于堂遇事許會直者

宮宰相出迎近時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
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筆談
朱衣隻引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李昉以太宗在南衙朱衣一
人前引昉亦去其一遂為例翰林志
佩魚始賜
蒲宗孟為翰林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而官儀未稱自今
宜佩魚學士佩魚自宗孟始事略
特賜出身
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熙寧末特除翰林學士宗孟中休孫振補
賜出身用維例亦除翰林學士國朝以來不由科第除者此二
人同上按韓首試中以兄億執政不就廷試後為館職以至兩
制未嘗賜第也

宜充修史
元祐二年勅新授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張策脩撰職名搨畢
不擁內廷寄重宜充兼修國史續通典
兄相弟草制
曾文昭公肇字子開上命曾公相適視草禁中因學數事為戒
宋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士論榮之言行錄又韓絳初
韓子華絳拜相其弟持國維在翰苑神宗前期預令草制注意
以寵持國懇辭兄弟之嫌得請元符末曾子宣要立其弟子開
直北門特命草麻亦豫寵也翰苑四六談塵
弟相兄草麻
錢惟演云希白易於予為從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予參鈞衡
之命時希白自當制世称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金坡遺事
一夕草五制

晁宗慤字世良真宗時為翰林學士一夕草除將相五制事略
一夕草三制
哲宗元祐初除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左僕射范純仁右
僕射上御閣殿見學士蘇軾曰呂公著以疾求去不欲煩以事
故以三公留之是夕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軾一夕草三制
俱畢且歎酒賦詩次日以詩呈同院人皆服其精敏聞見錄
如漢制誥
治平四年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辭以不能四六上曰如兩
漢制誥可也內侍以誥置光懷中光不得已受於是上疏論修
心之要曰仁明武治國之要曰信賞必罰用人曰類能下勿以
為迂闊長編
多李為相
國朝自建隆至熙寧在翰苑者一百八人而入端揆者二十一

人太祖九人一相太宗二十三人四相　真宗十五人四相
仁宗五十二人九相　神宗十八人三相自建炎至淳熙在翰苑
者七十六人而入端揆者凡八人　高宗五十八人五相　孝
宗十八人三相朝野雜記

斈士久次

斈士久次者晁文元迥十六年王文恭珪十三年王文忠堯臣
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獻得象趙清獻抃楊内翰偉皆十一年
陶尚書穀丁文簡度皆十年邑尚書蒙正蘇參政易簡賈參政黄
中李昌武宗諤孫文懿抃胡文公宿皆九年徐常侍鉉楊文公
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迥宋宣獻綬歐陽公脩皆七年梁給事周
翰李相州維晏元獻殊馮章靖元皆六年熙寧後斈士率一二
年即遷久次者二四年而已高宗朝湯慶公孝宗朝周益公始
皆六年朝野雜記又斈士再入三入者宋文安兩入凡二十年

李相州孫文懿皆十二年楊文忠公范文忠公皆九年曾宣靖
馮文簡皆七年葉道卿張文定皆六年宋景文楊宣懿皆三入
而止五年渡江後周益公再入凡九年胡端明二入踰六年久
次者此二公而已同上

斈士三入

斈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三入王堯臣云三入翰林皆侍
詔宣獻公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五入而一不拜又渡江後
三入者二人胡端明交修王端明瞻兩入者十六人張文靖守
綦宗李宗禮沈忠憲與求陳齊政與義孫齊政近劉闓李才卿
李侍郎椿年洪文安遵錢給事周材洪文敏邁劉忠肅珙鄭賢
政聞周益公必大王曾公淮倪侍郎思

父兄同為

錢文僖公記父子入院一家李文正昌武以為極盛矣其後父
子入院者又有四家錢希白子飛梁仲秀莊庸蘇儀甫子容洪
忠宣景伯景嚴景盧兄弟入院三家二實有家學之二李文靖
相州二錢希白師聖以為極盛矣其後兄弟入院者又九宋二
陳文肅康肅二宋元憲景文二吳正肅正憲二韓康國持國二
蘇文忠文定二曾文肅文昭二字文仲理仲通三洪文惠文安
景盧然洪氏父子兄弟入翰苑者四人古今所未有也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中書舍人除翰林斈士誥　呂伯恭

内外兩制之取獨高翰苑之清華左右侍臣之選若孫林之
清密維時盛選屬我洪儒毅從而拔之瞻延入北門之直具官
某窮閣典文冠倫魁增主上之明洋洋顯重之對發命令渾渾
屢宴之書林有應聲最於途列是用進陟鑾坡之邃深居鈴索

之嚴密侍燕閑輔陪道志曾與謨於三代新瞻聽於四方近天
子之光允賴謀猷之啓次見王者之志濶觀詔命之發揮往服
寵章永昭眷佇

謝翰林斈士宣召表　蘇子由

成命莫回驚華之促召一家疎寵並登雲閣以懇情實儒者之
至榮宣平生之敢望中謝切以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侍奉至尊
講聞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服陸贄之智
逮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兼儀曹多容對問自恭黙
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日躋群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
博聞繼夜燭而時咨宜得儒良往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
拙疎十載江湖之間自群黜鳥五迁甚省之要求覘綿衆敢謂
乏人遂令至此效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心廣大海德并包物
无一介之微意求萬目之英臨朝訪道有元老之在前燕處清

尺援衆正而自助從容盛德稱致承平塵露至微海嶽奚補倏
列聖之故事今將其時因聞見以納忠臣亦有志

謝除翰林學士表　汪藻

挾才冒寵以謗文石之班優詔傳恩趣上玉堂之直既假朝言之權仍分御府之珍逃遜避莫從叨塵爲懼中謝伏以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多士尤重他官内數帝制之坦明外典軍書之警急孰非閎博雖酬踐濁之咨思或淹遲將錄舉鈞之石當得瓌傑來承燕閒如臣者猥以諸生起於選舉首尾藥名之二紀中間不調者十年會真人光復之初陪列辟駿奔之後驟由東掖遍歷高華既時愆清蹕之屢移方驛召群英之未至執鞠在道視草無人姑從東省之聯兼候北門之對旁因多病不勝狗馬之心頻賜寬恩任遂桑榆之暖孰云代匱遽使爲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志靖華夷憂深宵旰勵精於學每求稽古之臣累已以言欲致銷兵之福佁雖得要人豈當材臣敢不仰佩眷知力思補報絲綸行遠顧奚俟於丹青海嶽居微或有資於塵露

代中書舍人謝除翰林學士表　周必大

鳳擬演綸久俟黜幽之典參披裁詔誤叨儤直之榮拜命周章捫心愧汗中謝伏以禹謨舜典周誥商盤德意具孚雖本帝王之惻怛訓詞播告亦須臣下之討論惟坦然明白於一心故疑若流傳於万世矧惟聖代丕振文風承明著作之庭輩來俊彥金馬玉堂之士尤遴選掄宜得名儒專承内命如臣者斷无他技累有至愚粗知前哲之可師每歎小才之難強俛窶夜寐燭莫望美於金蓮遂户夕居班豈知於玉筍奮身一第糊口四方叨逢盛世之旁求獲與群賢而並驚驟寓典裸服在高華㥘色非長依巳窮於博拔論思莫效居有負於厚恩切幸保全敢希進擢豈謂忽從四尹躐賓北門以荒蕪之學而備顧問於禁林以觚皺之文而助發揮於睿藻龍蹤至矣權亦隨之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以日躋智由天錫垂拱視民之阜始終典學之修孔子多能集大成而自得高宗善任屈群策以無遺遂致來對俯令視草臣敢不告謀獻于后以聖王爲師聽僕譏於山東少補中興之治布堯言於天下庶无内相之慚

謝除翰林學士表　洪邁

禁直重趨功未施於起草除書亟下命忽泰於拜真人以爲榮自知不稱中謝伏念臣詞章甚陋問學尤疎習氣拘牽生死不離於文字宦游僥倖去來何計於鴻兒正値歷落之蹤趣點便蕃之召大恩無量舊觀頻置載惟玉筍之賠儀莫越金坡之要近在於聖世尤重正員幾二紀之提期董七人之占位君臣千載信嘉會以難逢兄弟一時乃英蹤之濫繼施生若此報答謂何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稽古重華参天施化坐明堂而朝群后方丕顯於斯文起晉陽而爲一門殊曲成於私覆肆容弱植提上華途臣敢不益所不能輕其最後視淮南之報賜每慚徐淮去塞北之煙塵敢曰彈[illegible]色

上歐陽内翰書　蘇老泉

洵布衣窮居常切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

見其事忽然仰天歎曰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无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〻乎其胷中若与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与蔡公復相継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盖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者則又汲〻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切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与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遜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出人者盖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与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与己大異時復内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律詩

答馬侍御見贈　　白　居易

繆入金門侍玉除煩君問我意何如蟠木詎堪明主用籠禽徒與故人踈苑花似雪同隨輦宮月如眉伴直廬淺薄求賢思自代嵇康莫寄絶交書

贈翰林　　賈　島

清重無瑕知内制從來礼絶外庭人看花在處多隨駕召宴先
得不乃身馬自賜來騎貴稱詩緣見徹語長新飛傳獨向名場
苦曾十餘年浪過春

玉堂銷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　蘇　子瞻

微雪霰霏霏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宮
壺雨露香

賀翰林侍郎二首　司空　圖

太白東歸鶴髮吟鏡湖空在酒船沈今朝忽見銀臺事卑晚重
徹入翰林

玉版徹書洞裏看流義新拜侍郎官文星書夜連台曜聖主方
知海內安

王學士入翰林　劉　禹錫

麻馬翩翩禁外逢是磋上漢杳難從定知欲報淮南詔促召王

孫入尤重

寄白學士　張　籍

自掌天書見客稀縱因休沐鎖雙扉幾回扶病欲相訪知向禁
中歸未歸

上翰林　鄭　澥

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今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銀燭紗
燒一寸花

玉堂即事　蘇　魏公

寡君從客對玉堂歸來院吏爲宣仁鄧醞獨賜尊常酒龍燭初
然淚有香把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声長百官班裏聽恩
制爭誦雄文出未央

贈張四學士　杜　甫

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賦詩拾翠
殿佐酒望雲亭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內分金帶赤恩與荔
枝青無復隨高鳳空餘泣聚螢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儻憶
山陽會悲歌在一聽

詩話

翰林同入

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王禹偁賀同在翰林而
入拜者云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

主文同爲

蘇參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白爲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爲翰林
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爲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爲尺
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陽文忠公亦然王禹偁南省主文相
距十五年同爲學士故歐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爲
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翰苑群書

作詩怨望

陶穀父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微同上旨
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
力之有穀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
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見之薄其怨望自是決意不
用矣東軒筆錄

直學士院

歷代沿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他官權攝者爲直官歷史云許敬宗直記室是也宋開寶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
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歷史云但以資淺者爲之其實正
官也六年以知制誥張澹權直翰林院凡他官入院學士謂
之直院學士俱闕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宋率以微官兼

直院若左右史少監類止称權直

詩句 白麻紅燭夜清瀛紫微天濕露花花似雪同隨輦宮月如眉伴直廬 李白答司馬侍御 裴殿承恩歲金壺入直年人歸三島路日過八花磚 韓偓 日上花磚嬾捲後柳遮鈴索雨晴初 錢若水玉堂作

古今事實

欲訪時事

周顯德五年詔翰林學士職居禁廷地居清近与班行而既異在朝請以宜殊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晚朝時世宗欲朝夕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皆用文士

開宝九年李文正盧相並直學士院太平興国元年湯悅徐鉉直學士院王克正張洎直舍人院四人皆江南文士也 翰苑遺事

褫宿入直

褫宿例自諸行尚書左右丞侍郎以下入直各有差 楊鉅翰林舊規

長春曲宴

蘇易簡為參知政事引故事為請詔自今當直學士与樞密直學士並預長春殿曲宴 楊文公談苑

馮鼓草詔

朱勝非字藏一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无几案公嘗馮鼓草詔然文氣嚴重如平時 繫年錄

圖寫親賜

汪藻字彥章直學士院草高麗答詔其不許入貢詔略曰壞晉館以納車乘无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顧輔臣称公得代言之體人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称公真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唐詩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 孫覿撰墓誌

天筆數嘉

周麟之受詔撰張循王碑文成奏御天筆批其後十八字曰詞銘敘事詳盡造語簡要披閱数四但有歎嘉士林傳誦以為寵

乘輿扈從

徐鳳字子儀遷將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乘輿出入它官攝內命者不在扈從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為故事 真西山集

本官真拜

李昉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已任學士太祖見昉在多遜下問其故宰相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院未即真拜真拜學士在多遜之上

察官寓直

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礼部侍郎同知貢舉內制既闕官有命監察御史王綸時暫兼權適刘婉儀進位貴妃綸草其制上称有典誥體竟至大用前此無察官寓直禁林亦盛事也 周益公文集

古今文集

雜著

乞免直學士院狀 洪邁

寵數荐隆兼官愈優受恩已多初已難称竊以代言之任最切於翰林直院之名實鄰於學士臣之孤陋衆所鄙夷未至預榮方幸攝官而承乏序升過分未能滿歲以為真曾是四壁若何啓顏頒寢已行之命少須試可之長庶使微踪獲安棲著

四辭免直學士院狀 真德秀

竊惟代言之儒者之至榮为命人臣之大罪夫以禁林之地最密

遂嚴儤直其間必簡鴻碩共猥以末學初无寸長幸逢千載之期猥叨再入之寵平生素望何敢及茲豈不願優游玉堂之廬容易金鑾之直何苦堅避自速嚴誅蓋以詔令之頒最關国躰文章之發皆本心源而某四黍節麾一周星紀視人猶已憂公如家緣積思慮之勞遂得煩悸之疾比方少愈猶未復常雖應酬牋翰之微莫能措手豈典掌絲綸之重可使強顏切自省循實難堪處昔唐韋洪景以草詔疎偪而降謫本朝范鎮以用事差誤而左遷彼皆名儒猶坐此失况某材既陋甚而疾復縈之倘冒昧以祗承必立臻於瞶敗用是彷徨累日不免仍控忱詞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上件職事實拜洪造保全之恩

辭免權直學士院狀　真　德秀

選掄特異寵擢殊常切惟翰苑之置官儆自開元之定制雖典司內命號為供奉之近班然遴簡外廷或以較藝而不選於皇學祖參酌有唐舊辦北門措直之名以處東觀論閣之英惟材是用寵戒之拘然自淳熙已來距今餘數十載乃若彥中而降居此惟二三人曾謂至難詎容輕畀矧　皇上事新於巧化欲王言設播於四方盍資討論潤色之英大闡溫厚坦明之制伏念某早緣干祿勉學為文僅知場屋剽竊之工焉識朝廷嚴重之辭頃從璧水入典道山老歲月於鉛槧猶慙乏補敵風雷於號令敢謂能勝偶緣直之匪貴俾試材而承乏身雖北扉誼有當辭昔在廣陵深嘉蘇軾欲循故實賦其深衷覬時宰臣啓奏之言尚俟人望重蓄之後況某未能為役何敢徼榮伏望朝廷特賜收還已行之誤恩暗可用之實能則名器不以假人允叶一時之公論文章足以華國漸還三代之遺風

翰林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

歷代沿革

唐開元三年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无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乃以馬懷素與褚無量更日侍讀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選耆儒日一人以稽史籍疑義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宋太宗始以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學士先是侍讀名秩未崇真宗首置此職擇老儒舊學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珍膳夜則迭宿多召對訪問或至中夕景德四年以翰林侍講學士工部尚書邢昺知曹州班在翰林學士之上從尚書班例侍講學士外使自邢昺始天禧三年以張知白為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府侍讀學士外使自知白始元豐官制廢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不置但以為兼官然必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資淺則為說書官歲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長至日遇隻日入侍迩英閣輪官講讀元祐七年復增學士之號元符元年省去建炎元年詔特差侍從官四員充講讀官遇萬機之暇令三省取旨就內殿講讀而翰林无講讀之員講讀官為經筵官矣元翰林院置侍讀侍講學士復舊制也

群書要語 儒學之臣入閣侍讀所以考質疑義其列於八分職始自開元而朕尤向之 南豐擬制

詩句 遥知丹地開黃卷 陳后山寄蘇侍讀 江沙踏破青鞋底却結絢絲侍禁廷 山谷

古今事實

學有師法

章處厚通五經傳覽史籍而文思贍逸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

入翰林為侍講學士
奏陳經義
李程字表臣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義
採摭經史
唐鄭覃文宗時為侍讀學士帝使採摭經史為要錄受其傳而
精考諸條摘問之隨即酬折无留
分講經史
韋処厚穆宗時与路隨並充翰林侍講學士召入太液亭命分
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體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
諷之道從容開納賜酒果而罷
三侍學士
唐文宗召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為侍講學士中書
舍人柳公權為書學士每有疑義即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

學以為常謂之三侍學士恩寵異等
迭處禁密
高少逸代元裕為侍讀學士兄弟迭処禁密時人榮之高元裕傳
入院賜宴
文宗朝李訓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
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
罷職復召
文宗朝鄭覃充翰林侍讀學士覃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
及李宗閔輔政以覃為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文宗好經義心
頗思之復召為侍講學士
遜謝无功
崔郾姿儀秀偉人望而慕之敬宗即位拜翰林侍讀學士旋進
中書舍人郾曰陛下使侍講屢年半歲不一問經義臣无功不

足副厚恩帝惝曰朕少間當請益本傳
旋閱備問
宋晏殊之子安期除侍讀學士經術不甚深而登進經筵日久
旋閱經史以備顧問
在朝清介
宋申錫寶曆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侍讀學士申錫在朝行
清謹介潔不趨黨与當長慶寶曆之間時風侈薄朋比大扇及
申錫初用時論以為改觀本傳
修行純謹
皇祐中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郭勸表乞致仕帝以勸脩行純
謹立身清約特降詔不允示優恩也會要
記問博學
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數暢經旨議論該洽上

嗟賞之錫髪鬢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
字賜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謹刑賞者治国
之本也時貴妃被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善朕恨用
卿晚矣
數引時事
邢昺傳昺字叔明真宗始置翰林侍讀學士首以命昺即於便
坐令講左氏春秋嘗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擇傳疏數引之
多及時事真宗甚嘉獎之
著爲官十卷
唐王起長於博洽文宗時為翰林學士起侍講時有僻字疑事
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對
上金華五箴
馮元明道五年為翰林侍講學士上金華五箴詔書寵之

録帝範等篇

宋綬字公垂為翰林學士兼侍讀遂録唐謝偃惟皇戒德武孝經論語郎要唐太宗所撰帝範開元臣僚所獻政典君臣正理論上之 事畧

賜絲二百疋

崔鄲為侍講學士与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絲二百疋

賜錢五十万

至和元年賜翰林學士楊安国錢五十万仍賜大寒暑每入謁時安国言衰憊不任侍經席願乞骸骨以帰故賜及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 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新集

諸院部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諫院

歷代沿革

秦始置 宋明道元年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於是以門下省為諫院從舊省於右掖之西置諫院自此始 大元置諫議大夫及司諫補闕拾遺皆以左右分員

羣書要語

保氏掌諫王惡 註 曰諫者以礼義正之 周礼地官

薇尹葵之官亦諫臣也 呂氏春秋注 齊桓公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辛過者三十人 封軓上崔相書 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則用皂囊也 漢官儀

古今事實

史丹青蒲

漢元帝寢疾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涕泣言 本傳

張湛白馬

漢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復諫矣 後張湛傳

頭軔乘輪

申屠剛常慕汲黯史鰌之為人光武嘗欲出遊諫不听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為止 後本傳

頓叩龍墀

唐敬宗好遊畋劉栖楚曰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之譏請碎首以謝遂以頭叩龍墀血被面

引裾而諫

魏文帝欲徙冀州十万户辛毗諫帝不荅而起隨而引其裾三

閣志

回天之力

張元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入閤諫事

唐王珪傳帝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諍王珪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閤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職林

側門論事

大曆十二年詔曰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進狀來所由門司不得輒有停滯如須側門論事亦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代宗實錄

每事十論

憲宗元和二年謂宰臣曰朕見文皇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四況朕之寡昧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欲陳十事

唐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人臣進言豈易哉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時以聞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一二今乃欲譴訶之使直言箝口非社稷利也本傳

鳴陽鳳

唐高宗自韓瑗褚遂良之死內外以言為諱高宗造奉天宮李善感始上書極言之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李善感傳

殿上虎

劉元成安世字器之遍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退則咨嗟歎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同上

諫時賣直

田錫字表聖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章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事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耶遂取焚之東都事略

議論持平

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要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言行錄

綴兩省班

熙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祿言今修起居注官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綴而不與非明職分勸官守之意詔今綴小兩省班職官分紀

賜五品服

歐陽文忠公脩慶曆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言行錄

數斥大臣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去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坐右以為龜鑑

力引石介

慶曆中余靖歐陽脩王素蔡襄為諫官力引石介時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

古今文集

雜著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諫院題名記　巫伋

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未以名官然亦尚矣秦漢以來始置諫大夫無常員大抵多至數十人秩皆比八百石蓋其員多則其選輕之㕍後或置或不置唐設六典職始專而任重焉由諫議大夫而上有散騎常侍爲之率其下又有補闕拾遺皆爲定員而分左右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均以言責也我朝因之雖㕍中詔更遺補爲司諫正言載新職名以示勸獎自是言責之官愈益重矣　主上中興綜核名實大正風憲惟是耳目之司尤加慎擇爰自建炎初載迄于今歷諫省者纔二十人弗備官實重其選也先是院吏皆間以幅紙標名氏于壁間久之迄次日月漫不可攷頃惟撰承人乏夙夜惕懼未知報稱且不能掇拾前迹以示來者實有愧焉於是命工鑱石實之所事姑以謹官守而重国體云尒若夫居官自記以媚已昔人所羞非唯不敢亦不暇紹興十九年夏四月記

律詩

御筆新除二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卅間万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二人以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左右諫議大夫

歷代沿革

秦郎中令屬官有諫大夫無常員多至數十人漢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後漢諫議大夫六百石後魏亦置諫議大夫後周集書省有諫議大夫七人後周地官府有保氏下大夫規諫於天子蓋此其任也武成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四員隋門下省有諫議大夫七人煬帝廢之唐武德中復置龍朔二年改爲正諫大夫後又置諫議大夫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復諫議大夫正元四年分爲左右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元和元年勅左諫議大夫宜去左字其右諫議大夫四員並任宋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官職差遣離以定俸入而不親職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勅許赴諫院供職者方爲諫官　真宗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職務三年以李虛巳爲諫議大夫充職其後員闕不補天聖初上封者以爲言詔以孔廷魯劉隨並爲右正言而諫大夫兼他職猶故慶曆四年詔自今除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元豐正名左右諫議大夫爲諫垣之長專言責焉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同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靖康元年詔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爲定制中興之初因舊制設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屬門下中書後省建炎三年詔諫議大夫不隸兩省別置局於後省之側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以登聞檢鼓院吏隸焉紹興元年詔中書門下兩省併爲中書省二

年詔中書門下後省諫院官吏並依舊迎二省内元置局処使
職【大元】置諫院堂規諫遺闕左右各立諫議大夫
【羣書要語】聖王置諫諍之官非以崇徳防逆孽之生也前荆
法志諫議曰納誨鄭氏綿談諫長丁未録【注】諫垣
之長也　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韓諫臣論
谷永曰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　朝無
諍臣則不知過漢蕭望之疏　動繫万乘轉移大計漢王商贊論
諫本仁義唐陸贄貴論　諫議大夫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
君敬其言而用其道況寮諤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
用耆徳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
備兩省四品之闕六帖貴臺一品制　亨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
朝夕交戒儆予之闕分左右以備箴諫思見大徳骨鯁正直者
文議論通古今喟然動上心所以贈其直而厚其禄也六帖鄭
朗大夫制　擢居首諫益厉謇諤白集鄭覃制　進增七諍之重胡
文泰行鋐夯遠制　政七人之華秩錢表顛　備員諫省　尸禄諫
垣　方諫行言聽之時居面折廷爭之任　養噤慨敢言之氣
負縱横適用之才並同上　俾職獻替僉曰汝宜南豊擬制　数其
工之罪不避尭所辨垣平之詐益叙漢徳一品集授元海諫議
大夫制魯公識碧莫如寘華於左右漢后緝協孰若列遊於公
卿同上　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咸預軒墀之列是爲耳目之
官宋景徳詔
【詩句】紫班聯鵠綺諫紙賜戕藤唐元稹　補衮諫官能用儒吾道
益黄山谷　惟修惟靖立朝讖々素相之後含忠獲衆並爲諫官
正色在列石徂徠慶曆聖德詩　余時忝諫臣丹陛実咫尺杜顔
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韓少室山人
索價高兩以諫官徴不起同上　盛卅千齡合宗工四海瞻云云

文新二十一　六

徳望充圭角儀形狀陛康王荊公送宋諫議開娛兇見諫議向
盧仝次韻

【古今事實】

王褒軼才
前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襄奏褒有軼才乃徴褒既至詔
褒爲聖主得賢臣頌擢爲諫大夫本傳

寛饒忠直
蓋寛饒對策高第遷諫大夫数上疏諫後奏封事上以寛饒怨
謗下其書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寛饒忠直憂國上書訟寛饒罪
曰臣以諫爲名不敢不言

遂良鯁亮
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太宗曰遂良鯁亮有学術竭誠親於朕

儒衡剛正
唐武儒衡字庭碩以户部侍郎知諫議大夫事剛正有風節

清謹高亮
梁商曰周舉清謹高亮可任諫議大夫後漢書周舉傳

公直寔正
後漢寔宠字孟達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
有補益於朝者本傳

有諫臣躰
唐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諫臣之躰上疏論時
政四條帝意嘉納並本傳

有諍臣風
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論事切直侍官周墀爲之惴慄公
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舍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
有諍臣之風令權卿諫議大夫柳公權傳

文新卅一　七

讜言直氣

唐吕元膺字景夫迁諫議大夫規駁諫議大夫争其敢出爲刺史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吕景夫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本傳

負氣敢言

高適字達夫明皇在蜀爲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臣側目本傳

数有忠言

後漢王良字仲子拜諫議大夫数有忠言以礼進止朝廷敬之後本傳

切當聖心

辛慶忌上書曰刘公前以縣令見今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絶切至當聖心者前刘輔傳

直辝无改

李法注剛有節上䟽論椒房宦官免官八年徵爲諫議大夫正言直辝无改於舊後本傳

箴規以諷

李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爲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丐爵寵至李景伯獨爲箴規語以諷帝不悦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本傳

諫免死罪

蕭鈞永徽中爲諫議大夫爭盜庫財死罪曰囚罪誠死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眞諫議也

諫止答郎

隋刘行本爲諫議大夫文帝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不願行本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听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所言耶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本傳

諫用夷樂

陳禪入拜諫議大夫時西南夷献樂及幻人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奉手大言曰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陳夷狄之技後本傳

上言制度

龍勝爲諫大夫数上書言百姓貧吏不良風俗薄制度太奢刑太深賦斂大重宜以儉約爲先

上言災異

劉向本名更生以名行脩飭擢爲諫大夫元帝即位與蕭望之等同心輔政乃上封事臣幸得以骨肉備九卿竊見災異並起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並本傳

上言宦官

劉陶拜諫議大夫靈帝時上疏言宦官之臣根不刻稷契伊周之徒而与比干龍逄爲儔袁松後書

剏諫院印

大曆十二年諫議大夫薛之輿奏諫官所上封章皆樞密每進一封即須門下中書兩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别賜剏諫院印至大和九年始剏諫院印以院之印爲文

置投書匭

唐武后垂拱二年置匭四區列朝堂東方青匭名曰延恩南方丹匭名曰招諫西方素匭名曰申寃北方玄匭名曰通玄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則進官志

仗下與言

唐宋璟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内供奉仗下与言得失

閤中抗論

唐鄭覃爲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覃与同職廷奏諫之帝初不悅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矣臣下尽規忠也謂覃曰閤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与卿延英相見時久无閤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上疏極論

陽城字亢宗初隱中條山德宗召拜諫議大夫初城未起搢紳想其風采既至草茅處諫官天下益惮之及受命他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見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甚城約牟延英閤上疏極論懷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叩閤苦諍

崔元亮清慎介特大和四年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爲宿望鄭注搆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閤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衆服其不撓

八十四通

殷侑爲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以語切出爲桂管觀察使

三百餘奏

魏鄭公徵字玄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日益親或引至臥内訪天下事公亦自以不世遇乃展尽底蘊无所隱凡三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徵与王珪同輔政珪曰以諫諍爲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

諫披香殿

蘇世長高祖拜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世長曰是殿雕麗非煬帝作耶帝曰卿好諫似直豈不知是朕作對曰瑤臺瓊室非創業所爲帝咨重其言後循涇陽大獲禽獸帝謂朝臣曰今日樂乎世長進曰陛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大樂帝曰狂態復發邪對曰臣私計則狂爲國計則忠矣

諫望仙臺

柳仲郢會昌初遷諫議大夫武帝延方士築望仙臺衷諫諍切帝遣中人慰謝 並本傳

戟架集烏

柳仲郢擢諫議大夫後每遷以烏集升平第庭木戟架皆滿五日乃散 唐本傳

冠蓋塞道

崔儆爲諫議大夫其群從數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于道每歲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 分紀

雅意本朝

蕭望之累遷諫議大夫時選通政事者爲郡國守拙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乃上疏曰陛下憂念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朝无諍臣則不知過国无達士則不知善願陛下選明經之士以爲内臣

糾正奸邪

蕭正甫公擬字照鄰遷右諫議入謝孝宗曰卿論議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恤仇怨故制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適上意也 言行錄

喜諫議得君
後漢張普惠爲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
惟喜諫議得君
並爲供奉官
元和六年御史中丞竇易直奏諫議大夫至拾遺御史中丞至
殿中侍御史並爲供奉官
朕之汲黯
田錫天資骨鯁宋白李直言極諫公對事奏經史中治躰之要
二十篇眞宗手詔褒獎拜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眞宗見之
色必莊嚴嘗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事略
才若楊雄
漢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楊雄之才明帝召作東辟雍
德陽諸觀銘拜諫議大夫

文新卅一　十三

月請諫紙
白居易与元稹書曰僕爲諫官月請諫紙詩曰月慚諫紙二百
張張夔集注唐肅宗制兩省官十月一上封
日赴內朝
宋慶曆三年田況言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在諫院每聞
一事皆諸外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
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每日赴內朝會要
入閤不許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大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閤
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幸老李公擇
在諫職三人者執荊公此論矣遂列奏請案行荊公不許曰是
又益兩參知政事呂氏家塾廣記
直舍仍舊
元祐元年王岩叟言近降旨兩省諫官出入各異戶勿与給事
中中書舍人通實欲限隔諫官不使在政事之地恐知本末欲
論列不果詔諫官直舍仍舊四朝志
戲語帶墜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戲語曰
帶墜筆談
饒上斗坡
先公嘗言故左省崔拔頌事宇宗謂因問坡義答曰唐諫議大
夫雖在給舍之上時諫議最爲方迁給事自給事迁舍人時有
自郎署拜諫議者驟立在給舍上朝中謂曰饒君斗上坡亦須
斗下坡來蓋言其卻爲給舍序班在下也後遂爲故事李氏談
諫諍廢后
孔道輔字原魯爲右諫議大夫上廢郭后道輔与范仲淹率諸
臺諫官詣閤門請對閤門不爲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監官
佞者闔扉拒之孔手拊門銅鐶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与我
曹入諫同上

文新卅一　十三

古今事實
雜著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
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
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
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
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
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
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

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无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

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无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无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国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乱国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

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周師氏箴

呂伯恭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遜曰踈曰驟遜則勢不接踈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曰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媺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斷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也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殘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用敢追述其事而為之箴曰

若昔忠臣　格君之非　啓心沃心　日化月移
雖有嘉猷　情或未信　勢疏地遠　千説一聽
蒼周之興　稽古建官　左右賢俊　治格多盤
時惟師氏　詔王以微　巽以入之　曰義曰理
原念微惡　水火背馳　火盛水竭　微勝惡微
燕閑移情　誠意懇款　先養所長　姑置所短
推復其源　善迎其端　輔翼聖學　功不可刊
侈麗之欲　將發復止　暴慢之慮　將萌復已
師氏之諫　惟一惟精　君失無迹　我諫無形
於惟群王　獨制萬乘　必求碩賢　牽以自近
旦承暮弼　前贊後襄　氣耗默移　其道大光
苟不鑑此　正直屏棄　僕隷之臣　諾諾唯唯
堂下日遠　堂上日高　雖復虐守　爲知民勞
聖人復作　斯理不易　小臣司規　敢告執戟

古詩

送鄆州知府宋諫議　王介甫

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天心初眷顧雲翼首離諸德望完圭角儀形壯陛廉徐鳴聲玉佩尺校碧牙籤綸掖清光注峦坡茂渥霑文明誠得主政瘦尚煩矻右府參機務東藩贊纂炎朝諛賓石畫兵略倚珠鈴坐鎭均勞逸斋居養智恬謳謡宣井邑惠化洽蒼黔進律朝章舊疏恩物議僉通班三殿遂從部十城兼申甫周之翰龜蒙魯所瞻地靈奎宿照野汶河漸首路龍旗盛提封虎節嚴賜衣緑錦文衛甲葬朱綬海谷移文白鉛堂燕豆添班春回紺幰問俗卷形襜冊檄尚嵩命熊熊渭水占治裝行入覲金晉衆重調鹽

贈鄭諫議十韻　杜子美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毛髮元遺恨波瀾獨老成野人寧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築居仙縹緲旅食歲崢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將期一諾重欻使寸心傾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

律詩

送張諫議赴闕　武元衡

詔書前日下丹霄頭戴儒冠脫旱貂旦夕柳營風漠漠雲愁江館雨蕭蕭鴛鴻得路爭先翥松柱凌霜貴後凋歸去朝端如有問玉關門外老班超

寄韋諫議　王建

百年看似暫時間頭白求官亦未閑獨有龍門韋諫議三徵不起戀青山

寄李諫議一作大諫拜命　劉禹錫

諫省新登直臣萬方驚喜捧絲綸則知天子明如日肯放淮南高臥人

左右司諫

歷代沿革

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二員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爲清選左屬門下右隷中書宋太宗端拱元年改左右補闕爲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爲左右正言元豐肇新官制左右司諫各一人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一人從七品同掌規諫諷諭凡朝廷有闕失大事則廷諍小事則論奏分隷兩省中興之初詔不隷兩省紹興二年復隷焉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奏請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不任糾彈之職孝宗從之　光宗在潛邸立大元置左右二司諫又有左

右補闕左右拾遺

羣書要語 左右諫官所宜法（觀吳公兢要）宜尔右省職在諷議（出自[illegible]）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凡在茲選実難其人（元祐擢拔士投右補闕勅）

詩句 推循推靖立朝讜讜表裏之從合忠獲嘉並為諫官正色在列

古今事實

述其激切

唐文宗以魏謩遷司諫並宜言於宰相切切太宗得徵參補闕失既成厥政我今得謩於疑似之間以能接諫庶幾致於无過之地命於狀內備述諫疏激切詔中書為之辭

嘉其切直

唐李贊為右遷司諫諫復斜封官上嘉其切直

進規納忠

韋處厚遷左司諫李絳請閤言帝注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隨数上疏其言忠切頗鄙未知不由是中外推其讜論

詆排奸幸

權德輿載之正元中為左司諫章奏不絕詆排奸幸与陽城為助（唐書權德輿墓碑）

惟能奉職

牛叢字表齡遷司諫数言事會宰相請稽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奉職為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同上）

不負所職

宋韓魏公為左司諫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嘗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如此（言行録）

出自宸選

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一人為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自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无敢言者執政皇恐（仁宗正史）

不受上宰

傅堯俞為司諫嘗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其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上旨言事臣不敢（言行録）

諫諍有體

江公望除遷左司諫公望諫諍有躰朝野稱為得人（事略）

君臣一體

江公望居司諫言君臣一躰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隳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躰病則元首為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軽付哉（言行録）

法筵龍象

崇政殿說書呂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礼書蘇軾在迩英箴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退為祖禹曰吾辭不獲當以楊畏為首時畏在言路而頗陰為子瞻所厚故希哲及之

座右龜鑑

包拯為司諫列上唐魏鄭三疏請致座右以為龜鑑別條七事多見采納（並同上）

賞 隱逸

宋朝咸平中南山處士种放對便殿尋授左司諫直眞宗曰賞一
諫人可勸天下 會要

獻四大體

田錫既得諫官即上疏獻軍国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 東都事畧

所言四十事

趙鼎除殿中范宗尹言於上曰故事无自司諫除殿中者乃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鼎在言路極稱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盖祖宗初除言官即置簿載其所言事考其多少當否已行者即朱銷其下外廷不知也 中興系年録

存藁七十章

韓魏国忠獻王琦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敓而焚之以效古人諱惡之義然恐无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於其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言行録

攻蔡京无君

陳忠肅公瓘爲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眴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䂓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无君自肆尋爲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因所親以自解瓘荅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已也遂攻之愈力 言行録

劾親王造錦

豐稷爲左司諫楊王顥荊王頵令成都承受官者造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抃同時進對退謂稷曰聞使君言使抃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 長編

論執政八章

王岩叟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并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奏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 言行録

言外臺二人

蕭正肅公燧拜左司諫首言辨邪正然後可爲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公疏二人乃大璫甘昇都承旨王抃所主上即罷之 同上

稱職遷貟

元祐六年三月中書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国除吏部貟外郎按故事臺諫官言事稱職者不次進擢其次亦叙遷美官或繆妄不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国除貟外郎謂以稱職而遷則貟外郎在司諫之下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改郎中 會要

司諫取美官

韓忠獻爲右司諫朝廷欲以知制誥寵其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 言行録

古今文集

雜著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倉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无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唯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

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立乎朝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於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无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无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无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无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无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

律詩

諫垣輟對　鄭谷

吾君英睿相君賢其奈寰區未晏然明日翠華春殿下不知何語可回天

左右補闕

歷代沿革

古无其官詩云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取此義後漢伏湛出入禁闈拾遺補闕魏文帝敕侍臣曰公卿等宜拾朕之闕晉武帝詔曰公卿等宜補闕拾遺獻可替否職官志御登殿侍中居左散騎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後魏孝文命侍中李冲補闕左右唐天后垂拱元年因其義創立四員左右各二員天授中左右各三員通前爲十員神龍初依舊各二員其才可則從不拘階叙大曆七年各加置兩員五代後唐同光元年補闕拾遺各置一半宋雍熙五年改左右補闕爲左右司諫大元有司諫又有補闕拾遺

君臣要語

補闕拾遺位居諫省參踐清華之列是爲獻納之司宋雍熙元年詔不隱惡以固位不飛直以奸名柳宗元爲補闕行制朕聞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所以節宣天子之嗜欲而弥縫其不至也元稹楊汝士授右補闕勑左右補闕開元以來尤爲清選通典左右補闕掌供奉規諷扈從乘輿唐六典

詩句 古今事實 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双南金 杜題省壁

陛下侍臣

舒元褒曰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 唐通典

朕之直臣

鄭餘慶子澣為右補闕獻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謂曰卿之令
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舍人 通典

職在諫曹

唐崔應與為左補闕時裴延齡以巧倖判度支應與上疏切諫
之臣職在諫曹今於群議敢瀝肝血伏待刑書

豈避雷霆

韋温為補闕時宋申錫被誣温昌言曰丞相操持有所不宜斥
乃奸人陷之吾等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
惡之名邪因率同列伏閣切爭之

援筆草狀

刘寬夫為右補闕陳岵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寬夫因對論
之敬宗怒曰陳岵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首末來
陳岵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首末唯援筆草狀即是微臣
若爭究推排恐傷天睠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當官正言

崔沔為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
詘

以鯁亮稱

路隨歸登寬言除左補闕以鯁亮稱 又 崔邠遷補闕上疏論裴
延齡以鯁亮知名 並唐本傳

以諫忤旨

唐李渤遷右補闕以諫忤旨下遷諮議參軍

更疏論執

唐崔植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闕失兩人
者更疏論執太宗嘉焉

更進諷諫

韋顗字周仁歷補闕與李正辭李約更進諷諫數移大事

鯁亮無回

唐景亮遷右補闕朱泚反勸德宗曰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
然之志義卓然與陸贄同在諫諍地書數上鯁亮亦所回避

酬勞尤愧

唐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遷補闕參謝之際宰相裴垍
延詰之曰獨孤與李補闕皆孜孜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无
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時若進擬不无疑緩休復悚息而
退 分紀

諫治金丹

裴潾憲宗朝遷左補闕帝餌方士治金丹服之頗躁潾上疏諫
帝怒貶江陵令

論壞紀綱

敬宗政事日僻補闕舒元褒李漢入閣論奏比除拜不由宰司
進擬恐論壞紀綱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
帝色变 並延老傳

號鐵補闕

唐乾寧中楊贍號鐵補闕 通典

斥立仗馬

唐李林甫居相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无敢正言者
補闕杜璡再上書斥為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君不見立仗

馬乎終日啞声而食三品芻豆一鳴則出之矣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絶矣本傳

同輩注目

唐享渠牟迁右補闕内供奉倣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殿對享相多庚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始注目矣

無名子詩

唐武后時官職濫雜有无名子作詩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

古今文集

雜著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啓　柳子厚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近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耻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是以遂役造之末迹列牒計之下列貴游求售聞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犒寧皆劈抚相示談笑見飛嘘吁送迎為進者噎无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磁砺辛不該横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令為賢於朝而獨于執者特以顧下念舊敗授儒業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授布衣從談作者之進退榜名卿之門抵掌發升學自躍躍進越无恥汙達者之視聽狂猾黑妄固不可為也復欲俛默蹐息疊足揖翼拜於公侯之閣號遊賢達之車塵悰悰股栗恪危懼榮者倦之弥怒厥心又不可為也若偵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氣平色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无推擇之行碌碌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躍无以趨泥塗不曲從无以中險艱不守常無以顯明分不執中无以趨夷軌今則鼓躍乎曲從乎

守其常而執厥中乎諾不知其宜矣進退无倚宵不遑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者名蹈純行為人高言為人信力奉援又時儒稱难子亟拜之况以發揚對曰衰燕石而襲玄圃常魚目而游碣海投取誚耳焉乎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礼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成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易勵尔何輝耀尔能言為建鋒最發夕被声聲而譽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蛻奮躍而縱海嚮綱之鳥奮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度為終身之遇乎曷不奉暁声之資絜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敢以為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為邑敢寡喜大賢所欲朗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兹之聞抑惟恃其鄙心而去就之惟執事不勝至願謹再拜

律詩

贈陳三補闕　杜子美

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皂鵰寒始急天馬老能行

荅岑參補闕

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蘂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送李補闕　韓退之

礼樂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振說獻替欲誰論馹馬歸城闕狂歌去海門還從清切禁再沐聖朝恩

送陸補闕省覲　錢起

東去有餘意春風生賜衣鳳凰銜詔下才子采蘭歸斟酒百花裏情人一笑稀別離須計日相望在彤闈

寄鄭補闕　羅隱

夫子門前數仞墻每經過處頗循遊將路從青瑣無因見恩容冊心不可忘未必便爲諫口隅只應貪草諫書怔別來愁悴知多少兩度槐花馬上黃

左右拾遺

【歷代沿革】古無其官漢以褚顗爲中郎署長出入禁闥補闕拾遺文帝初以給事中劉向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續漢書張衡爲侍中從容諷議拾遺左右【後魏】初置內侍長主拾遺應對文帝命侍中拾遺左右【唐】武后垂拱中因其義創立各二人員【五代】後唐補闕拾遺各置一半【宋】雍熙五年改左右拾遺爲左右正言【大元】諫院有補闕又有左右拾遺

【群書要語】今之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 杜公上田正言書 顧不以利祿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 同上

【詩句】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杜甫左省 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 杜甫左掖

【古今事實】

號爲三緊

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皆以才望清官標格孤秀者署之俗号爲三緊官 又拾遺立緊以其行立在北省之次獻可替否也評事出緊云云 赤尉坐緊云云 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其以爲榮也 西京雜記

號稱六絕

唐李邕義烈英邁正直詞辯文章書翰号六絕 並本傳

精神昂然

唐右拾遺張方回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精神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嘗曰張方回忠言人也

詞旨典美

陳子昂爲右拾遺上疏陳事詞旨皆典美

詞高行直

李邕少知名長安內史李嶠等薦邕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召拜右拾遺

選重秩卑

唐白居易上疏蒙恩授臣左拾遺謹按六典其選甚重其秩甚卑云云 所以卑秩者使位不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夫位未足惜身未足愛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 白集

自褐擢拜

張鎬有大志好王伯大略楊國忠聞鎬才薦之釋褐拜左拾遺元宗西狩徒步扈從遣詣肅宗所數論事

爲王者師

蕭嵩爲左拾遺表薦張鎬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尔元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 分紀

以文章薦

李渤刻意于學隱廬山更從少室元和初李巽韋況以文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

以對策遷

白居易敏晤絕人工文章元和中對策乙等遷左拾遺 並本傳

叩墀苦諫

劉栖楚爲拾遺敬宗遊畋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頭扣墀

苦諫本傳

守閤極論

唐王仲舒爲拾遺德宗信裴延齡逐陸贄仲舒与陽城等守延英閤極論延齡姧邪不可相後入閤帝顧曰是豈臣仲舒耶本傳 又 德宗欲相裴延齡諫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陽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金吾將軍張萬福賀曰諫議能如此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歲 韓文陽城附傳

立陛大言

唐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宋邕爲左拾遺立殿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乃可璟奏 李邕

論執強梗

白居易元和中爲左拾遺被遇憲宗事無不言湔剔抉摩多見聽可後對殿中論執強梗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 新本傳

言無回忌

王徽字昭文爲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告然歸重

見事風生

元和元年元稹爲左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以一自滯事無不言上疏論諫職曰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爲妄動拾遺補闕爲冗員以此祢供奉官与王珪魏徵爲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

有闕即奏

睦延老寶曆中爲右拾遺舒元褒等入閤論事敬宗厲声詰之元褒不能對延老曰臣等以諫爲職有闕即應論奏時人服其不撓

柏耆掉舌

唐柏耆志健而望高急於立名謁裴度願以一節掉舌下王承宗乃以左拾遺往承宗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耆擢拾遺由是声振一時 本傳

歸登寄名

唐歸登拜右拾遺時欲相裴延齡陽城熊執易等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動色願寄名雷霆之下安忍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無所回避時人稱重

諫迎軒轅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云云 卿等位當列職論在諫司開示來章深納誠意 分紀

諫營興泰

唐盧徵用爲左拾遺則天將營興泰宮徵用諫曰離宮別館亦以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務奉己者 同上

諫將中人

白居易爲左拾遺時王承宗叛詔吐突承璀出討居易諫曰唐家制度征伐專委將帥比年始以中人且承璀爲制將四方聞之必輕朝廷 本傳

乞出宮人

元和四年旱甚下詔蠲貸白居易見詔節未詳即乞盡免江淮兩制以救流瘠多出宮人帝頗采納

目爲柳癡

唐柳槩遷左拾遺公凡[illegible]對託爲戲奏時咎以其博奥目爲柳

箋

御題魯直

宋朝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即以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一日自訟於上前，願得罷去。上知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曰魯直。言行錄

謂之把麻

唐通事舍人宣語，多不知書，至宣讀輒失句度，故用拾遺團句，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六典

載新名曰

淳化中，左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循授任二百餘年，方自聖朝載新名目，言責之重，与古無比。鞘同上書見以

古今文集

雜著

與李拾遺書李渤　韓愈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睹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无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累，強梁之兇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与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迹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即与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踊躍俟企，傾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倘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

律詩

賀左省新除臺拾遺　鄭谷

初升諫署是真仙，浪透桃花恰五年。垂白郎官居座末，著緋人吏立階前。百僚班列趨丹陛，兩掖風清上碧天。從此追飛何處去，金鑾殿与玉堂連。

獻張拾遺　李中

官資清貴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金殿日聞親鳳扆，古辭時憶看漁磯。酒醒虛閣秋簾捲，吟對踈篁夕鳥歸。獻替當陳忠言，插鵬霄万里展雄飛。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无闕事，自覺諫書稀。

徵拜拾遺書情二首　貫冠卿

拾遺帝側知難得，官以才微恐不勝。好是中朝絕親友，九華山下詔來徵。

三千里外一微臣，二十年來任運身。今日忽蒙天子召，自慚驚動國中人。

〈〉諸院部

國史院 附 總史官

歷代沿革

史官自黄帝有之。〈夏商〉太史，〈周〉太史、小史、内史、外史，而侯国亦置焉。秦有太史令。〈漢〉至武帝始置，以司馬談爲之。談卒，子遷嗣。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修撰之職以他官領，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王莽改置柱下五史。後漢至〈隋〉，唯魏明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多隸秘書。○〈唐〉武德初因隋制，屬秘書省著作局。貞觀移史館於門下省，宰相監修。唐李元紘奏曰：太宗別置史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品卑而有才者亦直焉。〈宋〉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爲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典司圖籍之事。凡国史〈別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以藏之，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修院俗呼爲史院。天聖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爲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爲修史，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以上爲之，編修官以三館秘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充，史畢即停。元豐改官制，日曆隸国史案，每修前朝国史、実録則別置国史実録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爲修国史，餘侍從官爲同修国史，庶官爲編修官。実録院提舉官如国史，從官爲修撰，餘官爲檢討。元祐復置国史院，隸門下省。明年又置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復以国史院歸秘書省。中興即秘書省後建史館，以修神宗、哲宗兩朝実録，選本省官兼檢討、校勘，以侍從官充修撰。紹興五年又移史館於省之側，別爲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実録，乃即史館開実録院。明年以未修正史，詔罷史館，併爲実録院。紹興初実録、国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実録即置実録院，遇修国史即置修国史院。著作局唯修纂日曆，宰相監修但提大綱，檢討官搜閱校對，惟修撰実專史職，只據所送到時政記〈唐長壽中姚璹請仗下所言宰相撰録，号時政記，自璹始。五代以來中書樞密院皆致時政記。樞密院自李上編修。太平興国八年蘇易簡爲參政，自是中書皆參政編録，唯呂蒙正以宰相獨專其事。端拱以後樞密院事皆送中書同修爲一書，及王欽若、陳堯叟始乞別撰，不關中書，直送史館。〉起居注事見左右史門。銓次其事，排以日月，謂之日曆。紹興十八年詔置修国史院，修神、哲、徽宗三朝正史。〉〈大元〉国史院有監修国史、修史、同修史、編修官等員。

群書要語

国史〈同上〉得失之迹〈詩〉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周礼〉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左傳〉吾見百国春秋。〈墨子〉諸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予謂荀悦史乎史矣。〈文中子〉刻於玉版，藏於金匱，与天地相終。〈晁錯對策〉国史之興，将明得失，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温嶠表〉明乎国史所以弘闡大猷，觀乎人文所以化成天下。自非鈎深李海，囊括詞林，盛周公之典謨，懸仲尼之日月，則何以纂叙鴻業。〈齊高制〉紬史策之徽烈，俾垂作範之規，用成不刊之典。〈並同上〉王道之端，人事之紀，蹟勸教化，在於春秋，錯綜裁成，以歸良直。以中樞之餘力，掃東觀之全才。〈齊梁制〉情明簡策，推尔之休〈同上〉裁成義例之條〈牛僧孺制〉垂褒貶於国書。○資刊削之能，佇討論之美〈並同上〉擬史官之徽。〈姚蕭鄴制〉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迁董，兼蒞鄉雲。〈二班傳〉稽合異同，裁成褒貶〈同上〉掌東觀陽秋之重〈蕭遘制〉迁紫徽皇極之位，擅簡書刊集之司〈孫偓制〉官當侯古職，重陽秋。王

録制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明实録也曾鞏晉史以來
文寡之实足徵孔子因而修之同上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
人勸焉淫人懼焉類要可以懲惡而勸善典籍有國之明訓荀
悦紀序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
繼代之序礼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起居六典
【詩句】無金可寄東門傳有筆能欺柱下君陳瑩中送立之南歸
詩枕中鴻宝羞于進柱後惠文今乃寬何斯立次韻蔡提举詩
早辞右史春秋筆歸種東陵子母瓜李漢老送交舍人挽詩王嗜
良史筆金馬投天才楊師道詩

【古今事實】

皆称良史

自刘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辨
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悪故謂实録司

馬迁傳

就續前史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班固傳

皆出一家 詳見監修国史

刘知幾字子元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蕭至忠等皆領監修子
元奏記求罷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国史皆出一家未聞
藉功于衆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毎記事
載言則閣筆相視含毫不断頭白可期汗青無日本傳

咸称二子

論曰司馬迁班固父子議曰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
事核固文序事詳若固之序事贍而不穢詳而有体使讀者
亹亹不厭信其能成名也

宜置座右

子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
座右也同上

抱藏南山

韋述居史職二十年祿山乱述抱國史藏於南山能存國史譴

號爲穢史

尒朱榮於魏爲賊魏收以高氏出自尒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
悪而增其善於是衆口喧然號爲穢史並同上

爲作佳傳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請其子曰可覔千斛米見与當爲尊
公作佳傳丁不与之竟不爲立傳【又】北齊魏收修国史得楊休
之助因曰无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

書有五難

袁崧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

書不实録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典有五志

荀悦云立典有五志焉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
干宝釋云躰国經治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策則書之忠臣
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告專對之辞則書之才力技藝
殊異則書之

才有三長

刘知幾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学也識也【又】唐鄭惟忠嘗問
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子元曰史有三長才学識世罕兼之故
史才少本傳

吾有三恨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三恨不以
進士擢第一恨也不娶五姓女二恨也不得修國史三恨也

執簡以往

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尽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

執書以奏

魏謩詔還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誡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乞成漢史

蔡邕時爲五原太守王智盜詰邕謗訕朝廷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積十二年靈帝崩董卓聞名高辟之三日周歷三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

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収付廷尉治罪邕陳辭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誅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迁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於幼主左右既无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遂死獄中搢紳諸儒莫不流涕

叙成国書

魏司徒崔浩及弟覽高讜鄧穎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国書三十卷著作令史閔堪等素謟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国書以彰直筆遂營於天郊東方百步用功三百万浩書国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与搆浩於太武帝帝大怒按浩誅之尽夷其族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又讀誦

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厠中及浩幽執置檻内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談爲太史公太史公掌天官於唐都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龍門仕爲郎中奉使西征还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与從事發憤且卒而子迁適使返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

祖矣予死尔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論著且夫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予甚懼焉迁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七而迁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暦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礼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退而深惟欲遂其志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録秦紀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本紀十二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

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

荅劉秀才書　韓愈

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實錄則善惡自見矣然此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耶孔子作春秋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族誅魏收夭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得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而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衰退不可為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

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其功役也夫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必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勤而纂之足下亦宜勉之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子厚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鬭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

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國史院進三朝正史帝紀表　洪邁

三后在天謨著丕顯之猷百年積德惟憑信史之傳方論次之
開先仰威靈之如在載消昧旦輯冒宸嚴中謝臣竊自詔嚴孫
謀實為大訓必有不刊之典用扶可久之基穆穆裕陵制作禮
百王之冠巍巍哲廟規恢宏七世之觀迨昭考之勃興備盛朝
之盡美治安之極郡判所无禹繼舜舜繼堯顛三聖而守一道
事繫將將繫月宜一經以垂亡窮慨多歷於歲華訖未施於功
緒蓋士起異同之論而時更板蕩之餘視熙豐符祐之成矣是
非而雜揉孜崇觀政宣之志頗放失於舊聞賴故家遺俗之猶
存致偉蹟闊休之可紀參稽定貫允屬昌辰恭惟　皇帝陛下
宗祐宅心英端保念明烈祖之成德以燕邦惟正之供覩文王
之宗光著孝子述人之事欲壯西箱之御趣宣東觀之書臣寺
白愧衛虛敢知筆削書大事而小則簡牘殫緗素之勤藏名
山而副在京師然異汗青之望

代進　三朝国史表　呂伯恭

三后在天軼洪猷於今古百王冠德紀茂実於典謨爰勤信書
上干乙覽中賀臣切以炎宋開万年之祚裕陵發六葉之祥丕
顯哲宗於皇徽祖淵神心之相授煒聖烈之增光截纉武功疊
西羌湟鄯之績恢撫元祀躔原廟丘澤之規紛綸圖諜之符璀
璨携航之貢輯猥經而建爭嗣養化源實六典以訓官世嚴朝
著前揖商王之躅俯卑唐帝之抚運啓中興統承丕緒南陽基
命建武之元號重開東觀紬書太初之後闕不録憚延新爭論
次舊聞迨繼照以龍飛甫終篇於麟獲視諸故府配五聖全履
之藏副在有司為千載石渠之鎮於斯為盛莫之与京恭惟
尊號孝通神明誠贊化育有典有則仰思祖武之繩記動記言
下叶孫謀之燕播諸琬琰炳若丹青臣猥總編摩功慚潤色莫
測乾坤之蘊第輸欽繁之勤述義載而征帝之書既垂成式由堯

舜文王之道願黔黎衷

律詩

寄孫之翰国史　曾子固

孫侯服載天下書崔嵬昔重百車伏羲以來可考數孰若百
作何有餘帰来已絶獲麟筆進用我詢敦奢儲合持詩書白虎
觀東護日月金華居

和尹諫議史館　王維

史館接天居霓裳侍玉除詞有百年禄山藏大史書君恩隆二
帝且莫上穹虛

酬魏少侍直史館　邢恕

蘿渠高鄰術專季美存韓谷喻難有屬筆削少能千

送分司陳郎中祗召直史館　刘禹錫

遠取南明貴公子重脩東觀帝王書當時載筆窺金匱暇日登

臨到石渠

送史館刘道原　蘇子瞻

十年閑坐樂憂獨百金構書收散亡揭來東觀弄冊墨聊惜舊
史誅姦強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二

〈〇諸院部

監修國史

歷代沿革 北齊詔魏收撰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而已 唐太宗以宰相監修國史又以他官兼領注房元齡為監修給事中余敬宗兼 唐制宰相四人內一人帶監修國史職 宋朝從唐制史館有監修皆宰相兼領故事宰相兼職皆內降制敕分乾德初以趙普兼監修止用劄非舊典也開寶中薛居正以參知政事監修自後參知政事亦有管勾修國史者不常置至道二年修太宗實錄宰臣呂端雖帶監修國史而不預焉其後重修太祖實錄遂詔呂端與錢若水等同修端罷相李沆繼成焉景德二年監修國史畢士安卒遂命參知政事王旦權領史館事實為監修國史之職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帶監修國史優延老臣也 宋朝有三館首相領昭文次相領集賢雖監修國史監修國史修日曆也故常帶入銜自元豐王珪後宰輔皆不入銜中興之六年命呂頤浩兼提舉監修國史當時國史但指日曆頤浩引元祐故事并及正史自是首相即兼監修監修之名廢于元豐而復於紹興紹興二十六年沈該万俟卨並為左右僕射始分監修提舉為二至今因之 權監修國史自錢處和始時湯進之去位陳長卿未至故以執政領之淳熙五年趙溫叔為右丞相除兼提舉國史院錢景魏為監修國史不帶權字景魏辭免周益公在翰林荅詔乞援故事仍帶權字許之自後率帶權字 大元置國史院有監修國史而無權字

群書要語 監綜史氏淵也大猷李固制 主張僕勸總領典墳以使書法彌精勳敷春秋之旨鄭朗制 兼刊綜之榮崔鄲制 踐黃樞之峻級總青簡之刊修丁擇制

詩句 探驪唐書天曆上撐持堯日慶雲開子建上武元衡

古今事實

相臣總統

唐大詔令令狐綯監修國史制史閣要重近代以來率命相臣總統其務

秘監總知

史通曰太宗以梁陳齊周隋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使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贊論徵多預焉

對時政記

李吉甫為監修國史時憲宗嘗御延英問時政記記何事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時政記是也

論古宮室

許敬宗拜侍中監修國史高宗常幸故長安城按蹕徘徊視古區廢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為此池以肄戰帝乃詔弘文學士討論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

委在正人

天福六年監修國史趙瑩奏歷代前覧故事文冊之重委在正人編修之官擇諳練士並晉書

不敢虛美

太宗謂監修国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

陳五不可

劉知幾景龍初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国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並監修国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国史之弊於是求罷史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国史皆出一家惟漢東觀集羣儒称述无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无日一不可漢郡国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惟詢採二史不注起居百官郡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今作者如林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

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无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禀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

雜著

論日曆劄子

臣伏以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戒示後世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国者莫不以史職為重臣伏見国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大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職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体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无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无舉職之時使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臣切見趙元昊自初叛至復称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纂修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

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蘇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分明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為警戒此国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

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修史

歷代沿革 **唐** 初令狐德棻請修近代史遂命修撰名始於此唐史館修撰四人掌修国史 **宋** 從唐制史館有修撰以他官領取最上一員判館事故事史館每月撰日曆皆判館與修撰官直館分季撰録其後止脩撰官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為史館修撰紳即樞密使王欽若所引不令修纂止命權判吏部銓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方掌修撰天聖元年右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有司引紳例亦不修日曆乾興元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修撰官舊四人今只二人望擇館閣官一員充之　元豐官制行国史録秘書省元祐中就門下省置局號国史院紹聖初復還秘書省舊有修撰官至是改為修國史以列曹尚書翰林学士充同修國史以侍郎以下充 四朝志 紹興初實録国史皆属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實録即置實録院遇修国史即置国史院二十八年以修神宗哲宗徽宗正史置院修史一人同修史一人編修官二人 中興會要 同修国史故事未有以庶官為之者隆興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權中舍始特命焉乾道洪景盧亦以起居舍人兼同修蓋用此例嘉泰後呂務觀李季章皆踵為之 **大元** 國史院監修国史之下有修史

群書要語 可使執簡列為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拘 白集除韓愈制 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 同上 寬定闕文裁成義類此仲尼春秋之職業也 元微之行獨孤朗制 臣適執筆録太史 韓文 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晋朝推美 史通論 丘明之傳博采衆記 晏公類要 屬刊集於国典 楊億策 討論一代之善惡而撰次之 荊公行范正制 眷言筆削宜屬英髦 通典

古今事類

彤管記事

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史官載事用彤管以記事 古今注

直筆正載

唐李翱轉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臣得秉筆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今善惡皆取行狀諡議蓋行狀多虛美今請但指事實直載事功

紀録為職

元和十四年史館修撰李翱奏臣謬得秉筆史館以紀録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職也

核綜有才

蔣乂外祖吳兢位史官幼從外家肆史得其書核綜羣籍有史才

宜選名才

朱敬則兼修国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

宜遷秘監

貞元十一年史館修撰張薦為左諫議大夫修撰如故裴延齡言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之官史臣修撰書朝廷得失

之事則領史職者不爲諫議且迁秘書少監續通典

三世踵修

蔣乂迁起居舍人兼史任乂子伸大中二年爲史館修撰借歷

史館修撰

四人並命

大和元年以諫議大夫王彥威户部郎中楊漢公祠部員外郎

蘇滌右補闕裴休並以本官充史館修撰故事史官不過三員

少或止於兩員至是四人並命時論深以爲非同上

採獲無玷

淳化二年史館修撰楊徽之次對上言徽之採獲無玷州郡來

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

冲澹刻意

天聖中國史王安簡謝陽夏黃唐卿李邯鄲爲編修官安簡神

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戲爲向曰王貌閑如鶴黃吟苦似猿

獨以付鞏

曾鞏字子固天子察公賢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事

見称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修撰近世修史必衆選文士

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

無以易濂

汪顯謨濂字彥章公言自元符以來並無日曆此国之重事願

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濂矣出知湖

州詔領日曆如故辟官爲二員且賜史館修撰餐錢言行錄

訪求事迹

李燾能撰奏宗礼行狀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公奏神宗实

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蔡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

史官不無過失实乞將朱墨本参照修定哲宗实錄蔡京提舉

編修多是增飾語言変易是非殆非实錄之躰乞於舊臣之家

訪求當時文字事迹參照上悉如所請

參較得失

徐勳字元功爲中書舍人修神宗正史上言宜取當時輔相家

記錄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東都事畧

遂獨秉筆

宋祁字子京寶昌朝建議修唐書命祁與王堯臣楊察張方平

爲修撰又命范鎮邵必宋敏求呂夏卿爲編修而以昌朝提舉

後相継出外祁遂獨秉史筆同上

首獨委公

蔡北海先生家礼行狀云王上採議臣之言盤置史官紹興二十年爲史館修撰以復承平之舊筆削之任首獨委公士艶其

榮

重臣兼領

宋孫甦題修国史制古之良史实難其人掌邦国之事明懲勸

之道是以政駿弘閑茂先博物異自重臣或膺兼領

少師增作

龍朔中許敬宗以太子少師增前作唐史成百卷總統史任

權重宰相

唐朱敬則兼修国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韋安石閱其稾

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能制生人史

官兼制生死本傳又褚遂良傳遂良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

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權重宰相戒人

君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

職兼中丞

李士王珪奏中丞賈黯前以李士修　仁宗实錄自領臺憲不

後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點定以実録就本院修撰有議事即
赴院詔令三五日一赴院修撰

書有賞音

范曄論撰書之意曰吾文之傑思殆无一字空設此書行應有
賞音者自古体正而思精未有此也

才稱良史

晉陳壽除著作郎撰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称其善叙事有
良史才

作傳謝德

北齊魏収修国史得揚休之助因曰无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

乞米作傳

見國史門

集官重修

太宗語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實録中多有漏略可集
史官重加修撰

命自追修

程琳字天球奉服勤詞举科中選仁宗時修真宗実録而起居
注闕命自追修書成遂修起居注（東都事畧）

精擇譔正

唐精擇史臣詔修撰国史義在典実自非操履純白業量該通
譔正有聞方堪此任所以承前職居史官必就中簡擇灼然為
衆所推者方今著述近日以來但知此職即知修撰非推編輯
疏舛亦恐漏泄史事今後宜秀史官内簡擇堪任修史人録名
進内（並唐書）

綜覈班紀

古之王者代有史官以日繫月展辭比事孝而必書用存有法
言而不法是謂空言褒貶之重慎也自非經術文雅進德修
業出忠入孝匡俗佐時為朕宝臣有邦良輔者孰可綜覈班紀
發揮著撰（唐大詔令蘇頲行張説等監修国史勅令）

譏吳均体

南史吳均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
齊書求借斉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
之書称帝為斉明帝佐命帝惡其実録以其書不実使中書舎人劉
之遴詰問数十條竟支離无對勅付省焚之均有俊才騈清拔
有古氣好事者或斅之謂之吳均躰

譏貫鐵帯

五代人賈緯充史舘修撰以筆削為已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
任情晉兵部尚書致政日薄緯之為人不甚見礼緯深銜之及叙
維翰傳称維翰身没之後有白金八千鋌時翰林学士徐台符

緯邑人也与緯相善謂緯曰切聞吾友叙桑魏公白金之数不
亦多乎但以十目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為白金数百鋌
緯長於記注應用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目之
為貫鐵帯

古今文集

雜著

為齊相公讓修国史表　權德輿

省已无取受恩殊常侌陟寵榮未及陳露今日中使奉宣進止
授臣此職切自思忖非所克堪感戴屏營罔知所據伏以褒貶
書否裁成義類事縣其際往哲攸難臣謬踐台司无補皇化每
愛擾戕上負聰明豈足以再紆宸慈累忝榮遷稽前古之舜訓
昭聖朝之法誠立言載筆豈易其人量力循涯自知不可又自
貞元四年李泌後宰臣遂不兼此職蓋以論者慎重留於聖心

自非時謂全才何以遠循故事用此內省以榮爲憂況君宰必
書時同堯舜之理任人以器顧无迁固之能所覬殊私特寢成命

辭免兼修国史奏狀　周必大

謬才非称聞命若驚切惟建官以六太爲先实兼載筆作楽以
一變而兄所貴專門若時聖代之信書才藉春卿之精識明是
非於五紀昭功德於四朝自行首表鴻鴈之行寀備迁固馬牛
之走如臣者含毫无取濫吹有年紹興正是書林晉參於編次
乾道躋於禁路復貳於纂修逮玆三入之榮厚甚九重之眷然
而叨塵數職權力難勝度越宿儒隱心尤愧伏望　陛下擴大
明而委照矜小技之知難以書專屬於名家庶次始仍於舊貫
免令尸素反滯汗青干犯宸嚴臣无任震悚俟罪之至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真德秀

恭聆明詔有揚于中堂閱先儒曾鞏有言以爲唐虞有神明之

性微妙之德爲二典者不獨記其事迹并与其深微之意而傳
之蓋當時執簡持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恭惟中興三聖揖遜
相承无愧堯舜豐功大業㢡耀古今必有名世之士知聖人之
意者然後能揚洪烈敷繹熙上擬典謨之盛如臣者才識非長
問學最淺昨在初元嘗与筆削莫措一辭今復何爲再叨妙選
況蜀之耆儒家擅史學承命修纂尤謂得之豈容未至踰越其
上用敢頻首以請伏望　皇慈收回渙渥顓命耆儒總領厥事
庶幾鉅典不日崇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真德秀

聞命惕然以榮爲懼臣伏見先朝臣曾鞏著論以爲古之良史
其明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志足以通難
知之意其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称史職之重
若此而使臣者濫厠其間竊恐頭白可期汗青无日如昔人所

誚也況臣叨握小宗見再控避兼官太史尤難冒居伏望　聖
慈併回誤渥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

辭免兼修国史奏狀　洪迈

恩輝狎至榮懼交中竊以史官之權從昔所重自四朝大典開
院以來幾三十年臣三預編摩兩叨脩纂初无才學識之三長
以裨筆削若自去歲蒙恩紀録召從外郡俾續紬金匱石室之
書類聖孝發揮功緒竊願期年于茲行有汗青之望庶得少逃
罪悔上荅恩知今乃猥緣晉除就陞職次顧此重任顧何以堪
伏望　聖慈矜存姑令仍舊其兼侍講一節更不敢輒辭所有
兼修国史恩命臣未敢祗受

謝侍講兼修國史表　洪邁

七閏去朝久隔鈞天之虬夢一朝得覲重趨册地之班仰戴爲私
俯慙駑鈍中謝伏念臣本无能解績有功逾禁路持荷蒙古禁

於清貫大州剖竹旋待罪於輔藩殘報亡分擢遷頻冒敢謂全
封之收召趣前宣席之對揚祿以真祠還其故步勸漢殿光祿
之講妄用腐儒纂周官右室之文復爲太史拜訓辭之甚厚知
符任之益專自顧㽇愚將何荅報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道齊
堯舜仁恭祖宗下建武之詔書正尔按張於治具數正元元之朝
士獨旃流落之孤蹤肆垂紀録之恩俾卒汗青之業臣敢不旁
搜遺緒廣記備言竊闚丘李之光明謹次舊聞之放失抱遺經
而究終始詎辭佔畢之勤藏名山而副京師実有遭逢之幸

辭免陞兼實録院修撰狀　樓鑰

累被恩榮祗增戰灼竊以恩陵在位著三紀之治功儒館修書
垂百王之憲則宜求良史以賛宏摹臣才不逮中職多共二比
門視草顧五技之巳窮東觀濫巾曾一辭之未措剝乍躐選曹
之長方將謝史筆之兼敢謂寵光進升論撰給暨至充尚要編

力之弗勝顧後漏前安用膚才之備數仰祈睿監奪畀實能庶
大典之速成免公朝之虛授
詩話

白衣充修撰

丁謂与孫何齊名翰林学士王禹偁延譽於帝曰謂与何可使
白衣充修撰由此声名藉甚禹偁嘗与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
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

同修史

歷代沿革 宋舊有修撰官紹聖初方改為修国史以列曹尚
書翰林学士充之同修国史以侍郎以下充之
大元国史院修史之下有同修史餘見国史門

古今事實

記歷代史

呂夏卿博覧強記而於歷代史尤該洽与修 仁宗實錄同修
起居注東都事畧

上長編要

李文簡公燾爲秘書時擢同修国史得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熙
寧修三經義法至是上四十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十八
年事散在史冊一覽難周别爲長編六十八卷總目五卷修撰事
目十卷上曰卿宿德耆儒宜在左右任史職言行錄

父子継掌

宋綬字公垂 仁宗朝同修国史後其子敏求爲史館修撰父
子継世掌史世以爲榮焉東都事畧 又 蘇頌以爲五朝正国史
二聖編年皆出宋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聖朝要略

父子同典

李燾擢同修国史先是子垕兼国史編修實録檢討迁校書著
作父子同典史事搢紳榮之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同修国史奏狀　洪迈

拜命綢水省捫心震兢切以史職至清儒流所重祖功宗德方資
潤色於上劣人禍天刑實懼照臨之在上頃以四朝之大典萃
於一介之鄙生方辭撰述之除更冒刪修之任叨二名之寵非
侍從而不居乃兩日之間荷光寵之曲拔尚稽贖免亟見器盈
伏望 皇帝陛下特寢新恩俾仍舊貫博選立言之事來充紬
室之官庶使孱庸獲逃曠敗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伏候勑旨

辭免同修国史実録院同修撰狀　洪咨夔

專官兼諧用亡討論分職紬書忽參撰次豪恩易奕揣分弗營

切以典謨所以記言春秋所以斷事六經不作二史相承馬迁
辨而不華猶坐是非之謬班固詳而有体尚譏仁義之輕迨其
下之紛紛從所傳之謝謝矧今脩明三館之制揚厉累朝之休
在国史則紀傳表志之纂裁在実録則日月時年之編係欲成
乃世之典宜得三長之才豈臣斐枉可攀筆削伏望 皇帝陛
下亟收寵涅別畀耆英必須異才之得人庶汗青之有日所有恩
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兼実録院同修撰狀　樓鑰

恩拜寵光伏增震懼竊惟 高皇帝中興之烈信遠迈於前王
必如太史公実録之書乃可傳於後世當求直筆仰贊宏摹如
臣吞愚遭世明盛自慚薄宦幸三入於脩門雖點從班未一登
於東觀爲真詞掖方柔誤恩共二史官敢迁清選欲望 皇帝
陛下俯垂睿照改畀時髦使專掌於王言庶或逃於公論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　朱元晦

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為伏惟　高宗皇帝中興撥亂創業成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万世宜得鴻博之士執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不逮人白首章句之間僅能略通訓詁入侍經幄已愧叨踰至於網羅舊聞勒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況復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冒昧彊所不能塵穢簡編以取嗤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羞

編修官

歷代沿革　宋 太平興國八年以楊文舉為国子監丞史館編修乾興八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修撰官只二人望擇館閣官二員充編修官遂詔集賢校理王舉正館閣校勘李淑同共編修紹興二十八年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差吏部郎葉謙亨胡沂校書汪澈兼編修官乾道四年詔国史院添置編修二員五年詔更添編修二員　大元 国史院同修史之下又有編修官

詩句 史筆應今詔胥差 王建上韓愈詩 端笏朝元殿歷稔朝雲陛詔刊廷閣書高議平津邸 王維詩

古今事實

更加清職

范文穆公成大除礼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上令更加清職遂兼国史院編修官 周益公集

不負公議

袁樞字機仲為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其事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宰相趙雄總史事歎曰无愧古人之良史 游擇撰行狀

范祖禹在書局分撰唐史考其成敗治乱得失之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元祐元年上表進其書

修起居注

呂夏卿時修唐書以夏卿為編修官夏卿博覧強記而於歷代史尤該洽与修仁宗實録同修起居注 東都事略

請同編修

劉恕為人強記於書无所不覧有史学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 同上

辟同編修

范祖禹字淳甫司馬文正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供職秘省時王荆公當国公未嘗往謁王安国与公善嘗諭以荆公意公竟不往見

編成卷帙

李燾編長編卷帙漸成蜀帥汪應辰乞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藏閣公遂進国初至治平一百八卷 言行録

修定事迹

李燾能撰泰宗礼行狀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公奏神宗實録畢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蔡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史官語言无不無失实乞将朱墨本参照修定哲宗實録蔡京擬奉編修多是增飾語言変易是非殆非实録之体乞於舊臣之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迹参照上来如所請 本朝會要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史事劄子　周必大

臣以非才被命纂脩四朝正史頼同寮協力裒類事实粗見功緒今當下筆之際事体尤難竊觀前朝国史雖是衆人分撰然

當時簽牘可以稽據是非可以詢問責成一手不至訛舛粤自南渡以來文籍散佚往々搜求散軼考證同異若非參合衆智深慮不相照應抵牾者多臣等與衆議分手撰述每遇一志一傳成篇並令在院官互相備閱庶幾首尾貫穿體製歸一無思慮不周之患如合聖意即乞特降指揮以憑遵守取　進止

古詩

觀永叔五代史　劉原父

大意曉有屬先生拔書叢是非原正始簡古斥辭費褒善傷獲麟疾邪記有黃虛心以至公撥亂豈多諱何必藏名山端如避羅罻

寄永叔修唐書　劉原父

故人青雲姿出入承明廬傳聞摘八經絕筆獲麟初必復藏南山尚能訪隱居

請觀永叔五代史　劉攽

結繩去淳古文章被事業穎紛南山竹淺賦困簡牒大賢乃獨樂逆軌誰復躡淵然霆審覓九四海俱煒々

諸院部

記注院　修起居注

歷代沿革

周　周官有左右史蓋今起居之本　漢　武帝有禁中起居注　後漢　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　後魏　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帝言及賓客酬答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　北齊　有起居省至隋置為職員列為侍臣與掌其事　唐　起居郎一人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貞觀中以給事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又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高宗永徽中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乃命起居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由因舊制勅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居記言之職唯編詔書不及他事太和中詔入閤日起居郎舍人具紙筆立螭頭下復正觀故事。宋沿唐制起居郎隸門下起居舍人隸中書號小兩省官皆為盛名　不典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修起居注凡二人天子御正殿記注官不侍左右唯朝會對立於香案前常日則吏番遞直於崇政殿延和殿行幸則從上出入皆所以書言動熙寧初詔諫官兼修注者因後殿侍立許奏事　起居郎舍人掌記天

子言動御正殿則侯於門廡外便殿則侍立行幸則從大朝會
則對立於殿下螭首之側凡朝廷命令赦宥禮樂法度損益因
革賞罰勸懲群臣進對文武臣除授及祭祀燕享臨幸引見之
事四時氣候四方符瑞戶口增減州縣廢置皆書以授著作官
六年詔左右史分記言動 七年詔邇英閣講讀罷有留身奏
事者許侍立紹聖元年中丞黃履言所奏或干機密難令侍立
乃止 大元有起注院掌記言動置修起居注

羣書要語

天子元端而居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記
玉藻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
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前漢藝文志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
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
君舉必書書惡成敗無不存焉 後漢荀悅傳 仲尼因魯史策書
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

之法 左傳序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 詩大序 莊二十四年曹劌曰
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春秋 大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
礙則有記過之史 賈誼政事疏 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
之書 禮春官 史官掌修国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
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於起居 六
典 掌載筆物 初學記 左右置史職 隋兩省 同上 執筆殿陛宣言
汝記 范祖禹制 左右史官號爲要地手列策書足以明枉直
之効 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 蘇轍制 珥筆記言才先東觀
曹許公集 甚陽珥彤記事於仙室 文選王元長詩序

詩句

名高三俊上官立右螭傍 陳后山寄張舍人 官清立在金
炉北仗下歸眠玉殿西 姚合寄周起居 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
猶得在蓬萊 元微之詩 白樂天

曰柱史星

宋一星曰柱史主記過古有左右史之象也 晉天文志

稱左侍極

柳玭爲左史其著序訓自称左侍極 柳玭家訓

操筆赤墀

鄭覃曰記注操筆赤墀下其書爲後世法不可用黨人 職林

對仗承旨

唐永徽已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巳下後謀議皆不得預聞
姚璹請撰時政記 百官志

執筆螭頭

唐鄭朗字有容爲起居郎文宗謂宰臣曰 云云 時朗執筆螭頭
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
執筆所記便名爲史故事不可取觀帝曰朕恐平宮閑語不關

理体垂將諸來切以爲取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識
既言朕遂進之 本傳 **又** 唐文宗勑左右省起居齎紙筆及筆於
螭頭下記言記事 大典

置札玉階

開成末韋絢以左補闕爲起居舍人時楊嗣復已除起居舍人
楊嗣復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謝奏
取進旨帝頷之李珏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於玉階欄檻之右
疾趨而置詞拜舞焉 嘉話錄

善惡必書

劉允濟爲著作郎修国史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臣賊子懼
此權頗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本傳

君舉必書

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

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曰君舉必書言存於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君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本傳

不聞觀史

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録何事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検誡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親自觀史上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耶遂良曰臣子當載筆君舉必記本傳

不當觀史

魏謩文宗時為舍人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主不可觀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蓋善惡不失不可為史乃止魏謩傳

迩英立侍

宋講讀官侍迩英皆立每問事則衆人齊對頗紛紛乃詔皆坐唯當講讀者以次立而記注亦坐石昌言奏記注官當立侍咨迩德音以詳記録不可坐遂令立侍長編

延英入侍

至和中知制誥賈黯言延英召侍臣講讀其諮訪之際動関政體乞令修注官侍閣中會要

綴兩省班

熙寧八年范百禄奏令修起居注則綴兩省班知諫院綴而不与長編

兼諫院職

熙寧二年四月刑部郎中秘閣校理同修起居注陳襄兼起居舍人知諫院工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官范純仁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會要

特用遂詢

唐詢言執政純用科名人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幾修注闕仁宗遂特用詢會要

无以易乘

初修起居缺中書擬人而彭乘在選中上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无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人久補外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敢過有所望耶上頗嘉之仁宗實

起居郎廳壁記　洪邁

兩省之官十有二唐制也今散騎常侍缺由諫大夫而下別為諫院同門而異戶唯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起居實同省其員亦十有二渡江以來蓋損三之一然亦未嘗備也給舍以法從為職凡紫微黃門之政無論大小實書之實行之其未始者得以告而還之兩起居日侍殿上備顧問皆名一時清切要官然去來姓名不謹分掌固四十年間已淺散不可致遇兄弟前後四入省峯致志焉遍去右史五年而後至乃莫成之獨建炎年時為不整叙或太具所來及所去官姑存之合為百六十有八人其重至三至者三十有三人今廊廟五公皆從吾省于青雲而直上異時莫盛焉権官不書獨紀南陽公所以尊宰相重吾省也題名成又請劉東相公大隷表其上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除起居郎狀　吳永叔

渙号自天震驚无地伏念某孤遠之士空疎之才入年鵷鷺之行屡陪天仗二載鳳凰之掖寄迩禁庭既躐甘泉法從之班復玷翰林供奉之選蹤簞筆之御歴恐小器之易盈所以兩上丐

祠之章一伸補外之請欲退閒而反進求休去而復迁至近九
重莫榮二史點螭頭之水必茹含千古之賀掛柱下之星必淹
貫百家之奪苟非俊傑曷稱選掄况直言未發於主前而將與
遜升於帝左倘冒居於龍數將啓至於煩言古事問高仲舒方
欲力解中書之職人瑞有鄭仁表豈宜疊叨記注之榮敢望公
朝別谷時彥仍以顯夫之前疏遂其補外之私情上无濫恩下
亦知止

辭免起居舍人狀　　眞德秀

某竊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
言之善否實治乱茶寧之樞機選擇端良者在左右操觚執簡
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无過之地曆是任者不其
重歟伏念某才弗適時學未聞道徒以文墨之淺技叨攝禁林首
尾四年漫云无補循名責實揆分乃宜遽蒙誤恩權與記注維
昔先正宗工猶多力辭不敢輕重顧如膚陋乃可冒居况今賢
俊布滿周行論德較能豈在人後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俾某姑
仍舊貫少逭譴訶精擇名儒以重螭陛

律詩

贈起居田舍人　　杜甫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
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窗點撿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
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寄劉起居　　姚合

九衢寒霧斂雙闕曙光分綵仗迎春日香煙接瑞雲珮声清漏
間天語侍臣聞莫笑馮唐老還來謁聖君

寄裴起居

千官曉立炉煙裏立近丹墀是起居彩筆專書皇帝語書成幾
卷太平書

寄右史李定言　　姚合

縱歸龍尾含雞舌更立螭頭運兎毫閶闔欲開金漏尽冕旒初
坐御香高

寄左省張起居　　鄭谷

含香復記言儒秩称當年點筆非常筆朝天最近天

寄左省韋起居　　鄭谷

風神何蘊藉張緒正當年端簡炉煙裏濡毫御案边

諸院部

集賢院

歷代沿革 唐 開元十三年召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爲集賢殿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宰相一人爲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爲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元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等官元和二年復置集賢校理四年置集賢御書院學士直學士如開元故事永泰時勳臣罷節制無職事皆待制于集賢門下凡十二人 宋 太平興國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館集賢院皆揔爲崇文院紹聖二年敕改集賢院爲直秘閣集賢院學士爲集賢殿修撰 大元 罷集賢院有大學士

羣書要語 掌刊緝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則考最於外 新唐百官志

詩句 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 張燕公詩

古今事實

集賢有人

貞元中集賢學士甚衆會詔問神策軍建立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諸學士悉不能對乃訪於蔣乂乂徵引根源甚詳悉宰臣高郢鄭珣瑜相顧曰集賢有人矣翌日詔兼判集賢院事乂祖瓌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明集賢殿學士父子代爲學士儒者榮之

學士加大

唐李泌爲相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如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

酒酣賦詩

開元十三年因奏封禪儀注敕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上制詩序羣臣賦詩上於坐上口詔改爲集賢殿時新造挑上令遍於席上散布各令諸官讀羣臣賦詩幷出彩羅令擲雙六頭得勝者分之宴訖賜銀器雜彩有差

餞送賦詩

賀知章拜集賢院學士後以年老上表請度爲道士歸鄉里詔許之上親製詩序令所司供帳百司餞送賦詩序別仍拜其子典設郎曾爲朝散大夫本郡會稽司馬侍養知章時以高疾昏耄而往到會稽無幾考終鄉里榮之 文粹大全

稽古之力

王珣質開元十年拜集賢院學士仍侍讀珣質山東宿儒褐衣召拜既入侍讀仍令侍皇太子讀書及壽王通等經賜束帛酒饌及床褥衣被等令珣質坐東上羅列所賜物金吾奉歸其家里巷觀者如堵家人迎門歡譟皆歎曰稽古之力信不虛也

寄宿之所

南唐徐鍇爲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曰此銳意羣籍不復問家事嘗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所居曰此寄宿之所爾

賜錢充食

唐開元中賜錢一千貫文以充食本時院內供擬稍厚中書舍人陸堅亦充翰林供奉每日入院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

秘供優厚將為聚費嘗謂人曰此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建議請一切罷之燕公明之曰書聞自古帝王功成理定則有奢縱之失或造池臺或耽声色豈如今日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学者今日麗正即是聖主礼樂之司永代模楷不易之道也所費者小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為達也上聞其言堅之因嘉徽減初也

賜賛褒美

張燕公等因献賦詩上各賜賛以美之○張説德重和鼎功踰濟川詞林秀発翰苑光輝○徐堅校文天祿論經上庠華詞旡羅雄下抑揚○賀知章礼樂之司文章之苑学優藝博才思高遠○趙冬曦白簡端蕤青史良直清詞雅韻博覧強識○康子元才識清遠言談幽秘四科文学六書仁義○侯行果洪鍾佇叩明鏡不疲專家儒業動中威儀○韋述戢琴山甫業委成六藝述作切始飛英○敬會真名乃会真迹惟契道樞衣講習臨筵振藻○趙玄默才比立明学兼儒墨叙述微婉講論道德東方類批遊天祿門嗣滑稽三冬足用六藝斯齊○李子剛才本流慶指摘盼芳諷諫遺闕搜發篇章○呂向族茂飛熊才方班馬考理編籍抑揚風雅○毋煚軒轅之任諫諍之職開詩闡礼有才有識○諸去泰才光於晉價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咸廙業郁郁高文英英博識持我刑憲是称諒直○余欽文章兩贍才術兼美思在窮經專学舊史○孫季良蓬山之秀芸閣之英雄詞卓傑雅思縱横○尋勅善寫真人貌学士等欲畫像書賛於含象亭屬車駕東行竟不果

隔日講易

開元十一年詔学士侯行果等每日侍讀周易其後皇太子奏請讀周易上謂人曰吾更選一明易而有名行亦无出於侯行果者又令行果隔日為皇太子講易

讌飲賦詩

時又頻賜酒饌学士等讌飲為樂前後賦詩奏上凡數百首時院内既有宰臣及侍講學承恩渥賜以甘瓜緑李及四方珍異燕公書曰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誦詩聞国政講易見天心當時詞人称美

父子相次

徐嶠授集賢院直学士即散騎常侍堅之子父子相次為学士

父子代為

同前集賢有人注

特授全給

宋皇祐四年知汝州資政殿学士呉育以疾乞尽落学士之職只守本官權領西京留司御史臺　仁宗曰聞呉育以力学損心以成此疾且呉育文行方為人之師表比欲召歸講帷以備顧問而致有此請宜特從之又曰若止守本官則俸入差減可特授集賢院学士以就全給宰臣等對曰陛下知育之深特育之學亦足以勵孤陋僥浮之俗天下聞之孰不知勸

古今文集

古詩

集賢院即事　常袞

穆穆上清居沉沉中祕書金鈿除内殿石甃寒渠花樹豪斜倚宮煙閣半虚縹帙抜錦緗翠軸卷瓊琚景潤冰文彩香銷蠹字魚舊儒弦遊劇勝芳七載餘比朝華更辭西漢盛藏徐侍講親華衷微吟步綺疎縱筆金墨妻賜硯玉蟾蜍

奉和常舍人集賢院　司空曙

藹藹鳳凰宮崇蘭玉署通宮附三台貴蒙開司氏宗卿台陳寓

命侍講發尭聊香卷青編內欽分綠字中綴籤從大史辦佩揖
羣公顏謝微文並鍾裴直事同

和送赴集賢院　徐堅

崇文德化洽新殿集賢初有非參高選首濫承明螢

昭文館

歷代沿革 後漢有東觀 北齊有崇文館 宋有玄史二館 南齊有總明館 梁有士林館 北齊有文林館 後周有崇文館皆著撰文史校理經籍之所也 唐武德初置修史館九年改爲弘文館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館習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其後又置講經博士儀鳳中置詳正學士校理圖籍武德後五品以上曰學士六品以上曰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他官領之神龍元年改曰昭文館以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改修文館景雲中復改爲昭文館開元七年又改爲弘文館 宋建隆復改爲昭文館初以昭文館隸于門下省後以昭文史館集賢謂之三館皆以宰相兼領大學士

大元 昭文館亦置大學士

南江　富　大用　時可　編

諸寺部

太常寺

歷代沿革 太常寺古之秩宗 周曰宗伯 秦曰奉常 漢初曰太常惠帝更仍秦舊景帝中六年復爲太常其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均官都水諸廟寢園令長丞有廱太宰太祝五時各一尉博士皆屬焉 後漢省太宰均官都水廱太祝五時各一尉凡十官 魏建初更仍秦舊黃初元年復爲太常 晉增置協律校尉 梁加寺字又置總章校尉 北齊置卿少卿各一人其屬有博士協律郎八書博士寺貞統諸陵太廟太樂衣冠鼓吹太祝太史太醫廩犧太宰等署 隋高祖因之置博士四人協律郎二人奉礼郎十六人統諸署煬帝罷太祝署 唐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二人龍朔元年改曰奉常寺咸亨元年復舊武后光宅元年又改曰司礼寺神龍元年復舊凡藏大饗之器服有天府御衣樂懸神厨四院 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而礼院自有判院同判院祥符中別建礼儀院輔臣主判而兩制爲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礼儀院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並兼礼儀事元豐正名始專其職焉元祐詔太常寺置長貳中興併省寺監獨存太常又命太常兼宗正紹興復隆興元年詔光禄寺併歸太常寺兼領丞一員罷 太元太常寺掌礼樂郊廟社稷之事有卿少卿丞博士太祝奉礼郎協律郎等官兼領太廟郊社諸陵太樂四署

群書要語

容臺 類要 礼寺 唐志 礼院 杜牧之行杜儀制太常

王者旌旂也畫日月有大事則建以行礼官奉

持之故曰奉常後改爲太常尊大之義也 漢書師古注 太常在六曹尚書之下而尚書丞郎同幕次謂之尚書裏行 職事 太常實礼樂之司 劉夢得集 居九寺之先冠九列之首 六帖 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国之礼漢之太常是也 周礼春官注 漢制總群臣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藏天子之旂常 職林

古今事實

唐有四院

唐制藏太尊之祭服有四院一曰天府院藏瑞應及伐国所獲之宝禘祫則陳于闕廷二曰御衣院藏天子祭服三曰樂懸院藏六樂之器四曰神廚院藏御廪及諸器

宋名三班

太常寺舊在興国坊今三班院是也 春明退朝錄

尚書裏行

崔日知任太常以歷年久每朝士參集常而尚書同列時人號爲尚書裏行 唐書 **又** 宋朝太常在六曹尚書之下而尚書丞郎同幕次謂之尚書裏行 李昉談錄

禁林主判

太常寺宋国初以來皆禁林之長主判而礼院自有判院同判院

礼樂之司

太常寔礼樂之司非儒者勿處 劉禹錫傳

声樂之司

本寺礼儀声樂之司官屬亦以選才也 兩京記

太常卿

歷代沿革

舜 命伯夷作秩宗典礼樂 **周** 春官太宗伯掌天神地示人鬼之祀即太常卿之任也 **秦** 曰奉常掌宗廟礼儀 **漢** 初改曰太常以列侯忠孝敬謹者居之秩中二千石武帝建元元年制太常職典天地兼掌宗廟 **後漢** 太常卿一人掌凡祭祀先奏其礼儀及行事賛天子以社稷郊時事重職尊在九卿之首 **魏晉宋齊** 皆置 **梁** 天監七年象四時置十二卿太常宗正司農爲春卿 **後魏** 太常与光祿勳衛尉爲三上卿位從一品下 **北齊** 太常爲寺置卿一人 **隋** 因之 **唐** 太常卿一人正三品龍朔二年卿曰正卿 **宋** 元祐官品令太常卿正四品 **大元** 仍古制太常寺置卿一人以少卿丞寺官爲之貳

群書要語

宗官 周礼春官注 上卿 蜀書 舊傳九卿之首 漢官解詁 常臣司宗 揚雄太常箴 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示而卜日宿詔大號治其大礼詔相王之大礼若王不与祭則攝位 周礼 大宗伯掌六樂 同上 翼翼太常實爲宗伯 崔駰太常箴

太常總礼樂之政兼伯夷后夔之事 東城趙君錫制 陪尚省之衣冠則容臺之礼樂 太平公主表 太常不是卿秘書不是監以其職品清重非他卿監比也 李昉談錄 太常卿位任特隆辛冠儒林舜通礼樂者可以居之 職員令

詩句

寵新卿典礼會盛客儀文 白居易賀王侍郎新拜太常 正名楷五字貴仕仰三珪 權德輿酬大常閻老 过官平生秉周礼投老奏龍旂 張文潜除奉常有感

古今事實

始起朝儀

前漢叔孫通爲博士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叔孫通説上曰願採古礼与秦儀雜就之於是遣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与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會長樂宮成諸侯皆朝謁者引以次入殿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

恐肅敬无敢誼譁失礼者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拜
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

稍定儀法

漢惠帝即位乃徙叔孫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
法皆通所論著

不畏強禦

張奐字然明拜太常立節可否之間強禦不敢奪也該覧群籍
古今詳備 續漢書

不事權貴

杜業有才能以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

難經伉伉

劉愷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後漢書

德行堂堂

邢顒字子昂時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昂文帝以為太常 魏志

子傳父業

亘榮子郁傳父業亦為太常初榮授朱普章句四十万言多浮辭
省定為十二万言由是有亘榮君大小章句 後漢傳

親導母輿

崔邠字処仁為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私第
去帽親導母輿都人榮之 唐本傳

不諧為妻

周澤為太常清齋遇疾妻憐其老闚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
送詔獄吏爭之不听語曰居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日不齋醉如泥

先入見母

北齊趙彥深拜卿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
至於此 北史

對中華殿

令狐德棻為卿高宗坐中華殿問王霸與先德棻對以任德任
刑為政以清心簡事為本帝悅厚賜之 唐書

起望省樓

崔日知恨不居八座為太常卿起樓与尚書省相對人謂之崔
公望省樓 国史纂異

還第攝事

晉太常王寔啓府舍狹不足移家毋鍾年高遂留于廢寺乞還
第攝事詔從之

臨軒作樂

蔡謨拜太常咸康四年臨軒謨奏臨軒宜有金石顯宗納焉臨
軒作樂自此始 晉書

改按樂章

王涯字廣津文宗時拜太常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
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二成獻
於梨園亭上悅

振起廢礼

唐元載秉政忌楊綰奏為祭酒天下清議益歸於綰乃遷綰
為太常充礼儀使以郊廟礼久廢綰振起之

清貧守分

和洽為太常清貧守分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加賜穀帛 魏史

風流繼軌

宗懍清重歷選所難漢晉已降莫非表軌皆爵則宣郡張奮諸
對則丁鴻劉愷猶尼父之文雅純深葉表之從容退默自此迄
茲風流繼軌以臣況之皆尤等級 梁陳隨代表

驅千乘車

魏王朗遷大常行候赤車十乘【文】唐大常表西京置一十二列首冠金吾東漢有三十九人多遷王緻戴之見之七族亞赤車之千乘 初學記

設九部樂

封敖爲大常御故事大常始視事殿設九部樂

東面九賓

桓榮爲大常上幸大常府榮東面而坐設九賓後爲五更祿終厥身 東觀漢記

御衣一襲

後漢楊賜拜大常詔賜御衣一襲

絳服佩玉

魏晉大常卿皆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布被瓦器

趙典爲大常雖處上卿而布被瓦器 謝承書典傳

類禮十篇

魏鄭公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帝美其書

修禮百卷

宋治平修禮書成百卷名曰太常因革禮初歐陽脩同判太常寺奏禮院文字散失請差官編脩嘉祐張洞奏用姚闢蘇洵編纂至是成書 瑣碎

奏濮安典禮

范鎮傳英宗即位中書奏請尊濮安懿王令禮官議詳典禮以聞鎮時判太常寺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稱皇考然議者尤非之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 言行錄

議溫成廟制

韓維知太常禮院先是溫成皇后立廟用樂公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禮者一切裁之以明陛下不私後宮之意

誤行黃道

陳彭年於禮文尤所詳練嘗攝太常卿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官畏其該洽不復詰問 筆談

感諷兩宮

劉敞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初即位有疾皇太后臨朝疾愈乃歸政適有小人言二宮不歡諫者或訐而過直公謂當以義理感諷兩宮時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公因講說舜至側微堯禪以位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上知其諷諫即慈壽閣之亦大喜 言行錄

獻琁宮圖

宋朝太常寺音律宮田揆以上所撰九弦琴五弦阮並協律以旋宮相生之法畫爲圖以獻上善之

論議自坐

劉敞字初知太常禮院會建言請官願得坐講下太常議敞曰侍臣侍天子燕對顧問且討論不可安坐自若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時議者不一卒如敞言 東都事略

懦怯改除

趙宗儒爲卿太常有嗣子樂非會期不作幼君荒誕教坊牒取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爲事在有司執守今不關白以宗儒懦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卿 唐書

詞禱見寵

王璵專以詞解中帝意有所祓禳人抵類巫覡肅宗立遷太常卿又以詞禱見寵

○雜著

謝再除太常卿充礼儀使表　高郢

累歲守齋每馳心於魏闕一朝聞命得備位於周行上黷叨忝之深下尉違離之思臣厶中謝臣聞秩宗之任典司三礼奉常之選班列九卿前古已來用人爲重非有望實不宜謬居臣昔叨此官已爲負乘之懼今接再歷信增濡翼之憂况專瑕礼儀別蒙委遇明時大礼方奉郊禋末學謏聞何微損益飲氷斯切俟罷駑蹇逢螻蟻之微无階報国犬馬之恋但旨歸朝

謝除太常卿表　權德輿

統和神人典司礼樂臣实庸菲謬叨寵榮臣厶中謝臣以書生凡蓋儒薄无堪生遇昌期累歷眘秩四掌誥命五居列曹迭叨礼卿乃佩相印竟无微效上答皇明自罷宰司再接宗伯旋忝保釐之任爵以留守之時准回多疾周郊接壤上勞聖慮下輯戎師臣不敢愛身不敢避事頓抗手疏備陳物宜尢被肺腑莫識己諱自承詔旨許募新軍实使懦夫增氣鐵甲仁者有勇纓修器甲招集驍雄每竭一心敢有貳事陛下要臣不逮全度特深出於殊私遂降新命沐浴皇澤從容大僚量力无庸于身何幸况太常者伯夷叔孫通之職臣尚其人五六年間再居此地感恩知懼揣分難任

監祭使廳記　柳宗元

礼檀弓曰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餘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餘也是以礼与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礼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礼凡大祠若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〻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至廳中尢畏其礼吏呼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御供祠之吏雖嘗有戒得以秩罰由是礼与敬无不足者

聖人之於祭祀非以神之也盖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无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无以教孝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无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脩其礼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皆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廚鐘鼓笙竽琴瑟干舞之樂簠簋篚幣兆之數必具于庭内樽彝罍洗俎豆籩簋之器必陳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賛礼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实設垂朴于堂下以脩官刑而群吏莫敢不備物羅委積于几上以嚴天憲而無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礼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主府服器之脩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稟之實其備而听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余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礼尚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而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末於簡書得爲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重修太常寺記　樓鑰

礼樂一也舜命伯夷作秩宗典朕三礼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不能言也命夔典樂教胄子而及詩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諧无相奪倫夔亦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戛擊鳴球以至鳥獸蹌〻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何樂之詳也三礼之書樂亦在焉而名書皆以礼春秋掌邦礼而大司樂以下咸焉則其夔之任已歸于一矣爲樂設官千餘自中大夫而下

府史胥徒凡一千三百餘其間上中下瞽至三百人眡瞭又三百人而舞者無筭尚无數抑何其備也孔子之時礼樂已闕其觀於周而歷聘諸国志固在於行道未始不切切於二者故問於老聃問於萇弘止於論語一書求之執礼固所雅言而言樂爲尤夥至聞韶而不知肉味且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所感深矣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説者或不知此章之意盖鄉人邦国所用之外樂歌多矣其声皆闕歌而善必使再歌之所謂和之者又得此一詩之声矣太史公知之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礼樂自此可得而述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豈若句云乎哉自大師摯適齊至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亦多不得其説甚而下皆樂工散之四方夫子謹志之如有欲用則皆知其所之殆所謂樂失求諸侯者邪安上治民莫善於礼夫人而能知之至於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焉可不求其故哉今又幾二千年礼既多廢樂尤失之皇朝累聖非不講明所謂礼者尚可求之簡冊一時鉅公論樂甚盛卒不可以復古盖其本亡矣樂之本在声无知之者而力求於尺度秬黍之末爲可歎也近世陳氏兄弟礼樂二書流傳於世礼尚可考樂亦名爲器而已耳　高宗嗣歷庶事草刱而卿列不以一日廢治駐蹕之增以法惠僧寺東偏隙地爲勑令所又衛之東則爲容臺尚不足以盡設礼樂之器遇闕習則列宮架於法惠寺中紹興三十一年少卿王公普始請易地會勑局中廢遂迁焉中爲寅清堂眈眈夏屋於是爲称法惠既廢爲懐遠驛又以爲臺諫官舍故易再建於寺之舊処而容臺不移於今五十年矣梁棟墮圮日有覆壓之虞卿少久闕嘉定二年崇慶張君鈞爲主簿已歎其不可居既承胄監又轉而丞於此時司農太府俱舍舊以趨新或謂亦可迁矣君曰此礼

樂之司庭宇宏敞位置崇嚴不應輕弃矧泉勝毋古人所避不若因而增葺之請于朝度材於天邑几而叢貲斂其貲而覲出納之節下之煩末吏曹之譏敢一切痛革之手賦工負祭其勤惰惰者至執扑以扶勤者或醵酒以勞百堵皆興衆役競勸始於三年之仲冬明年三月八日告畢用工三千五百有奇而内外既聳丹雘輝華於舊者有加而無不及觀者數謂工於營私者未必如是之敏且辦也發地得泉石刻名曰觀音且言飲者可以愈疾尤異其事之積潰而滌之泉甘目冽結亭其上扁以没古皆不在調度之數而宜其大有不足而反因撙節之有方餘錢三十萬歸之府中而寺有勅陌壽像及書籍歲久脱落又欲爲一碑未能也府師將作監王君栟復以爲助今皆如所圖不悖于素而求記於其自念老矣豈復爲文頃歲嘗叨簿正博士少列之命三以家諱而改除終不得進退周旋於其間致喜寺之新因君之請又欲以平日所聞者自見故弗辭君飽学工詞章沈嘿静重號爲士之秀而克勤小物乃如此沿之什邡劇邑也辦治有餘力今日董理官寺朝論翕然称之毋豈前後同寮協力以濟登茲不自以爲勞其言曰今之天下雖不易於爲而於其尚可爲之中卒至於不可爲者意其無不負之誠且不能充是心以往故也君之所存者如此宜乎見諸實用者有此也寺無他碑乾道七年黄公鈞爲壁記端後世以儀爲礼以器爲樂其於聖賢之道遠矣惟儀與器又皆因陋就寡浸非六經之故盖嘗誦其言而歎息今鍾鼓玉帛具在而官寺又備矣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者可不求其彷彿於古者乎

眡學太常祠祭撮要序　　楊　傑

宋朝歲祀天地五方帝神州宗朝大明夜明太社大稷大一九宮臘蜡爲大祀文宣武成風師雨師先農先蚕五龍爲中祀壽

星灵星中霤馬祭司寒司中司命司民司録為小祀凡大常典礼少府共服器光禄共酒斉黍稷果实醯醢將作共明水明火大府共香幣太僕共牛羊司農共豕俎有司應命人或為之駿然熙寧四年冬詔以諸寺监祠事隷于大常所以肅奉神之礼也大常初置主簿與膺官校命至為之日寺监群吏各执故習𢡟然不知祭酒之職事傑乃集諸司所職為奉通圖一卷以示之於是上知其綱下知其目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郊廟群祀然易明有司百执各揚其職職事相照罔不修奉命曰熙寧大常祠祭揔要云

太常劄子　張孝祥

恭惟陛下　凡郊廟并張安主懐柔百神獨考詩之薦末稱明德伏覩太常所奏樂章第其篇叙則有詳略之不同稽之文義則或違牾之弗協三歲之祀祠四時之常祀率用此也而習熟所傳有司典議臣其擢為恭惟　仁宗　仁宗寔始親制薦享樂章所以申景鑠宣至和假三灵之驩者炳然与日星兹著而當時輔臣猶奉詔而作者亦皆依末光垂典冊雅頌所編不足道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詔近臣凡取太常樂章更定篇次摽列部分具以奏御陛下万幾之暇用列聖故事釋宗廟郊禖親祠所用聲發睿思肆筆而成其餘分命大臣与兩制儒館之士一新撰述衮為成書下之太常以俟來歲閲見奏焉庶幾中興追継韶句施之無窮

○律詩

贈太常卿張均　杜甫

氣禀神仙迥恩承雨露低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珪通籍踰青瑣亨衢照紫泥弼諧方一展班序更何躋

太常少卿

歷代沿革

周小宗伯少卿之任秦漢元闕後魏太和初置少卿一人後周為小宗伯景明初少卿為第一清選隋置少卿一人煬帝置二人唐武德置一人正觀置二人龍朔改為奉常大夫宋少卿元豐事以為階序呂秩元豐正名始有職掌元祐元年呂純礼為少卿御史論門蔭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外補中興建炎三年詔太常少卿一員兼宗正少卿大元太常卿之下亦置少卿

羣書要語

介卿左傳君之卿佐同上小宗伯掌相祭祀之小礼凡大礼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

亞卿如大宗伯之礼周礼俾居列卿之副公長行呂務簡制太常貳卿尤為高選宴有侍從多出此途曲阜制參河海之亞類要官職亞河海之重胡以恭行制亞扶象河楊億代表奉常貳卿白居易除李常制宜參樓副之業以稱亘宗之遇曲阜制

儲司帝命詩書寵壇登礼樂卿杜牧莫崔少卿鎮夏州素尚寧知貴書清滅不厭貧白居易

古今事實

戢鎛于樂

魏荊斯徵字士元博覽群書尤精三礼兼解音律自魏雅樂廢缺博采遺逸始備又樂有鎛于者或自蜀得之皆莫戢識見之曰此鎛于也北史

辨阮咸作

元僧晏雲中授少卿行冲以所出跃後史无綱乃撰魏典三十篇學者向之有人得銅器似琵琶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也雅樂家遂寫之阮咸

增損雜樂

葉方石上元中遷少卿當時郊廟樂及讌會雜樂皆方石與姚玄辨增損之時人以為稱職

參定雅樂

張文收善音律太宗詔刻制礼樂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

今為清卿

齊太常少卿袁聿脩巡省河南兗州刺史邢劭與聿脩故舊尋於省中呼聿脩為清郎至是送絹為信聿脩不受與劭書曰瓜田李下古人所謹劭報書曰昔為清郎今為清卿矣 北史官分紀

使教女樂

唐太宗使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樂伎不進數被讓王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詬之天下其以士輕予通鑑

諷讓中令

薛稷遷太常少卿會鍾紹京為中書令稷諷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史素无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帝然之遂許讓中令

請置太祝

宋鮮于侁字子駿元祐初為少卿會無能太祝侁言神考釐定官制大常設奉礼太祝雖廢減乞復置仍請自朝廷擇有季行者授之戒詔從之

同判大常

呂公著嘉祐中同判大常寺數言濮王在殯請燕北使毋用樂輟上元遊幸廢溫成廟多見聽用 言行錄

同知礼院

張載字子厚號横渠先生嘉祐二年登第熙寧二年賜對除崇文院校書同知大常礼院

錫瑞錦

唐馮定字介夫為少卿文宗每聽樂鄙奉常習開元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文宗因吟其送客西江詩錫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

賜金紫

宋英宗賜少卿孔叔畧金紫叔畧以勞當遷上不欲以卿監當瑩牒之移故有賜後以為例 分紀

古今文集

○雜著

太常少卿廳壁記　獨孤　及

太常掌玉帛鍾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地神祇人鬼凡吉凶賓軍嘉之礼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九年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位亞一等以少參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為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不敢與太常齒襃德中上尤審官注意礼樂其選也以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課李公卿林也是用超拜公將以忠孝敬慎肅恭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紙不格方議酌前賢之遺塵而損益之乃瞻屋壁所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己丑皆雄而名之使如珠之貫貯衡指顧儼若對面目賢者吾得而師之不賢者吾遠而改之賢遠乎哉既進牘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為之志

太常寺丞

歷代沿革 **秦**奉常秦官有丞**漢**多以博士議郎為之蓋五礼六樂所自出也**後漢**諸丞皆掌行礼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歷代皆有之**唐**因隋太常丞從五品下凡享太廟則脩七祀于兩門之内分判寺事**宋**皇祐中詔特差近臣知礼官一員兼丞事李沁之請也建炎三年省紹興三年復置今**大元**太常寺亦置丞於少卿之下

羣書要語 丞於奉常參總礼樂之事 南豊制 擢丞礼樂之司 胡文公行王宅升制 入丞樂卿 丁山王臣制 丞諸樂卿替我邦礼 王珪制 奉常礼樂之司丞博士實參論議選用之重非他寺比 曲阜集周敦制

詩句 臨風曲臺草對月篠陂寒 趙氏與時挽博士兼太常丞斯驗 清宵出太常重携詩卷走古棠 劉大常丞出浚丞寿詩則為錫送王司馬之陝州

古今事實

上言得失
前漢谷永數上疏言得失

決疑議
陶夔之為丞凡宗廟疑議多所決定時人為之語曰定礼決疑問陶夔之 陶氏家傳

懷嫌不去
寔弘為丞父賢以弘當嗣太常取掌陵廟煩劇多過救弘自兄懷嫌不去官及賢疾篤弘坐朝事緊獄 八分紀

居官不遷
陳文惠公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十三年不遷 言行錄

記東夷曲
唐天后時李嗣真聞東夷三曲一逆校胡琴彈之无一声遺志

復太廟制
范希純為太常丞舊制太廟薦享遂至設常食一牙盤元豐四年奏罷之希純奏請復舊制易其名曰薦羞 東都事畧

詔閲工器
紹興十一年時大樂久廢詔太常丞周執羔肄舊聞閲工器而樂始備 中興系年錄

首論聖孝
李浩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至闕首論聖孝以為人主孝則其餘皆好无間而入矣 皆李輝撰行狀

銅印墨綬
後漢諸丞皆掌行礼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皆銅印墨綬晉宋銅印黃綬文官黑綬

介幘皁衣
晉宋九卿置丞進賢一梁冠介幘皁衣

太常博士

歷代沿革 **秦**官**漢**叔孫通為博士定礼制博士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後漢**置十四人**魏晉**時掌引道乘輿王公以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歷代皆有**隋**四人**唐**因之其為清選從七品資位与補闕同掌撰五礼儀注按三公三品以上功過善惡為之謚大礼則贊卿導引乘輿贊相祭祀定謚謚及祥瑞之事**宋**祥符中置博士二員後四員元豐正名初除何洵直博士掌講定五礼儀式有改革則據經審議凡於法應謚考其行狀撰定謚文有祠事則監視儀物掌凡贊道之事**中興**省丞簿而太常博士如故紹興九年諫議

大夫曾統言祖宗朝太常博士四員今見一員添置五一員除
貞元年從王太宝等議併省博士一員【大元】太常寺亦置博士

【羣書纂要】

曲臺博士我試改能曲阜行呂希純制特陞同絕
之屬胡文恭行呂降問制從司絕之相礼行吳奕
制抱真最相儀行劉攽礼制典苑儀於礼閣行景𧟰制典相儀礼
贊道秉輿行韋峴制資滄中之李講野外之最同上補迁礼閣
有贊道秉輿之委行蔣秘制儀真典司行許立制曲臺贊相之
儀並胡文恭行解賓王制訓礼曲臺夏英公行王正伯制崇時
謂博士為礼官亦有稱礼官大夫者晉中興博士之職端委佩
王朝之大典必詢度焉通典博士掌辨五礼之儀式奉先王之
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則与御以導贊其儀六典
朝廷礼制或損益有疑中外謚法或褒貶不決博士皆得建之
白集鄭畋制【又】太常博士定謚法掌儀注兩京雜記開元中以

太常礼儀声樂之司屬亦擇才博士尤為清雅雍洛靈異錄

【古今事實】

博士入相
崔龜從謂曰博士重官也由此選者繼登三事而又並時同位
者相望元和初權德輿李吉甫同在相位長慶中竇易直在中
書杜元穎授印使西蜀今僕射相公始与鄭文簡公甫中与韋
公琮同居中書余後叨重委因志所同以遺它日亦以知博士
之選為重焉時令狐綯父楚亦以博士入相時人榮之

郎中兼職
裴俊通古今祀儀為太常博士及至郎中每兼其職職林

明練典故
李吉甫貞元為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

參綴典儀
張薦貞元中帝親郊時更兵亂礼物殘替為參綴典儀略如舊
章

條次新礼
王彥威通識古今典礼求為太常散吏補檢討官彥威采隋唐
礼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礼上之拜博士【又】職林云為曲臺新礼
三十卷又採元和已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為續曲臺礼三十
卷

與修隆典
柳子厚為陳京褒後行狀云公為博士率死礼修隆典

改集礼院
令狐綯守兵侍同平章事其父南省上事故事送上而同列必
先集於少府監時白敏中崔龜從皆為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
其積者乃改集太常礼院因改為集礼院龜從手筆志其事六典

撰明堂儀
韋叔夏撰立明堂儀註與成推服分紀

獲古編樂
李嗣真為博士訪獲古編鍾樂家遂和

造方域圖
以才為博士造方域圖

專戎府檄
南唐高越遷博士進上兵起召賜金紫俾專戎府檄書九國志

詳曲臺儀
令狐楚曰叔孫通起帝典於枹鼓之中自此以還為生碩儒若
賈誼董仲舒公孫洪稱不以此進元帝詔丞相御史明於古今
通達國躰故為博士今行能在臣右者知其班末祿寡莫不以
博士為恨臣獨以為榮詳曲臺之儀法改庶僚之功行太常二

御炎泝事博士无參集之礼 呂安八新安

增損樂律

呂才正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不能决温彥博曰才天悟絶人
聞見一接輒究其妙王珪魏徵稱才製尺八十二枚与律諧契

撰進礼書

元祐五年太常博士陳祥道以所撰進礼書精密給事中范祖
禹言其精密過於聶崇義詔兩制詳之 通鑑

擯逐胥吏

陸亘為博士寺有祀生主典貞一作礼吏又於其事凡吉凶六儀
祀官不能逐坐訪貞々倚以倨傲元和冊皇太子貞參議倨傲
亘擯逐之胥吏失色

追補容典

商盈孫僖宗時為博士時喪乱後制度凋喪追補容典皆盈孫
折衷 又 昭宗將謁郊廟有司不知樂縣制度盈孫按周法以筭數

正陰陽書

呂才累遷太常博士太宗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世益
拘畏命才与宿學老師刪落煩訛共加刊正摭可用者為五十
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行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云

進清時圖

米充仁進撰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奇祝各二遂除春官外郎
人以為榮 九朝要略

宜謚文礼

王居正字剛中為太常博士朝廷從創王氏邪說之禍會故相
韓儀公忠彥請謚公引伐云熈寧初關近臣坐講之請有功名
教宜謚文礼讀者皆竦而韓氏子乃以故事未有以礼為謚者
謂宰相求易宰相以謂公公不為改 呂東萊集

改封衍聖

初無擇遷太常博士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孫宗愿為文宣公无
擇言唐開元中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
謚而加後嗣也遂改封宗愿為衍聖公 東都事略

引誼固爭

唐紹為博士中宗時始郊祝欽明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謟之
即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紹以為非礼引誼固爭詔礼
官議殺曲意同徇將欽明紹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據礼以對

德宗親郊柳冕攝博士據礼以對天子嘉異

議建七廟

尹知章遷太常博士中宗建言以京武昭王為七廟始祖知章
議武昭遠非王業所因乃止

請為別廟

陳正節遷太常博士玄宗奉昭成祔睿宗室而欲肅明皇后并
安焉正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礼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大
姒之德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美則
小呂以享先妣姜嫄也以先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帝
鄭曾皇后不配食祭宮于外以歲時致享肅明皇后同姜嫄晉宣
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又
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隆賀循說兄弟不相為後
商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
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為別廟又言兄弟共
世昭穆位同則毀一廟有天下者從祢而上事七廟者所統廣
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
中宗為別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謂獻承序詔

可並唐書

奉詔楷書

崇寧中米芾爲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堅小楷字作千字文以獻 九朝要略

從祀贊導

和峴字晦之凝之子也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贊導乘輿進退閑雅太祖謂近侍曰誰氏之子何相禮之明辯乎左右即以峴對尋拜刑部員外郎兼掌太常寺 太宗實錄

議郊祀禮

唐裴守真授博士高宗將封嵩山詔禮官議射牲守真曰按周禮因語郊祀天地自射其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生射牲至於餘祀无射牲之文 唐書

去孝弟字

崔黽從太和爲博士最明礼家沿革時享宗廟敬宗祝版稱皇帝孝弟乃去其孝弟從之又稱九宮皆明堂不容爲大祠詔皆可其議九宮遂爲中祠 職官分紀

太祝

歷代沿革 周 建天官先六大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 秦 奉常有太祝 漢 景帝中元六年更名祠祝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廟祀 後漢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凡国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 宋 北齊 皆置 隋 高祖置二人煬帝罷大祝署而留大祝八員屬寺後又增爲十人 唐 開元減置六人 宋 元祐官品令太祝從八品 大元 置太祝於博士之下因舊制也

羣書要語 太祝掌六祝之辭曰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以事鬼神祈福祥也 周礼天官

古今事文 好學溫良

陸猛好學溫良称於儒林以郎遷太祝令

奉禮郎

歷代沿革 後漢 大鴻臚有治礼郎四十七人 後魏 鴻臚寺司儀署有奉礼郎三十人 後周 有理礼中士下士各一人 隋 太常有奉礼郎十六人統郊社太廟諸陵煬帝減置六人 唐 二人從九品上掌朝會祭祀君臣之版位武德中改爲治礼郎置四人永徽改爲奉礼郎開元二十三年減一人 宋 元祐令從八品 大元 太常屬亦置此官

古今事實 闕

古今事文 闕

協律郎

歷代沿革 漢 武帝時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後漢 亦有之至 魏 武帝杜夔亦爲之 晉 改協律校尉 宋 齊 亦有其官 梁 太常屬官有協律校尉 後魏 有協律郎 北齊 二人 隋 唐 因之 宋 元祐令從八品 大元 太常屬亦置此官

羣書要語 掌和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氣八風五音之節凡大樂鼓吹教樂則監試之爲之課限凡淫聲過聲凶聲慢聲皆禁之使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慴暢於中發於外以應天地之和若祭祀享燕奏樂于庭則升堂執麾以爲之節制舉麾鼓柷而樂作偃麾戛敔而樂止 唐六典

古今事實 著新聲

前漢武帝時李延年善新聲以爲協律都尉

識舊樂

魏武帝平荆州得杜夔知音識舊樂以爲協律郎

太廟署 令 丞

歷代沿革 周有守祧之官掌先王之廟 漢太常屬官有諸廟令長丞 後漢高廟令世祖廟令各一人主守宗廟按行掃除無丞 宋太廟令一人領齋郎二十四人 隋 唐 元闕 宋別置太廟后廟宮闈内各一人以内侍充後改以入内侍充隸以本寺 大元置署隸太常有令丞各一人

古今事實文集 並闕

郊社署 令 丞

歷代沿革 周人建國左宗廟右社稷祭天於南郊之圜丘就陽位也祭地於北郊之方壇就陰位也故有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以時而祭則徵役於司隸帥其屬而修除之 秦 漢 後漢 晉山置太祝令丞 宋有明堂令丞掌宗祀五郊之事 晉有太祝及明堂令 梁太常御統明堂太社等令丞 北齊太廟令丞兼領郊祠崇虛二局丞郊祀掌五郊群神崇虛掌五嶽四瀆神祀 後周有司郊上中下士各一人 隋太常統郊社署又置門僕齋郎 唐郊社署令各一人丞掌五郊祭祀明堂之位祠祀祈禱之礼丞爲之式 宋嘉祐元年置真命將作監主簿石祖元爲之元祐令正九品 大元置署隸太常有令丞各一人

古今事實 闕

古今文集 闕

諸陵署 令 丞

歷代沿革 周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 漢太常屬官有諸陵令元光元年分諸陵邑 後漢每園令丞各一人令秩六百石 晉 宋隸太常 梁改曰陵監後復爲令班第二品第九 後周守陵每陵上士一人 隋諸陵每陵令各一人 唐因之開元二十五年諸陵廟隸宗正天寶十二年隸太常後改隸昭乾定橋五陵署爲臺升令爲五品上至德二年復隸宗正永泰元年隸太常大歷元年復隸宗正 後唐應順元年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人 宋元祐令陵臺令從六品 大元置署隸太常有令丞直長等官又置提點山陵使及副使

古今事實

爲茂陵令

漢司馬相如爲茂陵令

古今文集

○雜著

陵令箴 漢胡廣

昔在皇菲葬野衣薪礼非極哀不樹不封苞棺即周虞夏殷增壞不毁甫奢不害生是謂皇極百王此經故厚不可始皇薄不可王孫乃眷西漢爰矩孝文陵臣司墓敢告守人

提點山陵

群書要語 詩句 蓋草山陵戢事厭然能相信懷 音子卑子爲求泰山陵使專排有白叙數文作詞略云

古今事實

擅移抵罪

雲九恭擅移永定陵皇堂而丁謂比之朝廷命呂許公與魯肅公與傳按視盡得其迹及允恭等盜取金寶以力計狀聞抵允恭罪而謂罷黜

上疏求去

宋韓魏公嘉祐末以明戴功輔英宗既為永昭山陵使事畢而上不豫公先自上疏云自有唐至于五代山園使事訖求去今先帝已祔廟而臣職為山陵使事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則是不知典故天下且謂臣何神宗再三留之卧家不出

大樂署

歷代沿革

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舞教國子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又有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至秦漢奉常屬官有太樂令丞又少府屬官有樂府令丞後漢太常樂令一人秩六百石魏復為太樂令丞晉元帝併于鼓吹宋太常有太樂令丞齊梁因之又別領清商丞及有庫丞陳因之後魏太和間置太樂博士北齊置令丞後周有司樂上士中士隋令丞二人唐因之武德後置內教坊于禁中加意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官為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于蓬萊宮側有音聲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優雜伎自是不隸太常開成三年改法曲所為院曰仙韶院大宋置令丞隸太常寺

群書要語

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 宋書 掌教樂人調合鍾律以供邦國之祭祀享燕丞為之貳 唐六典 宮商角徵羽取在太樂 宋律曆志 隋唐五帝設為六樂 樹華太樂令

古今事實

應圖讖

明帝永平十二年曹晃奏尚書琁璣鈐曰有帝漢德洽作樂名太部改太樂令丞以應圖讖 後漢書

正雅樂

魏黃初中以杜夔為太樂令使正雅樂時散騎侍郎鄧靜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習宗祀之典舞師馮肅曉知前代諸舞夔悉創定之協律都尉

教宮伎樂

成帝咸和中命太樂令戴彖教宮伎樂賜米百石布二十疋 晉起居注

古今文集

○樂著

漢官考大樂令注　徐筠

按周官大司樂中大夫二人而屬于礼官之宗伯古者取士必繇乎學其教之也必先乎樂大司樂學官也掌成均之學政樂非四鍾鼓而教亦必非佔畢之謂而已自宗以後射策決科之學勝博士弟子員徒以區區之文為黜陟之令雖同領屬于礼官之太常而大司樂不復與聞學政專治樂事所謂樂德樂語非復先王之舊矣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六　新集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諸寺部

大理寺卿

歷代沿革

大理古司寇官也。唐虞命皐陶作士正五刑，孔安国曰理官也。周官為司寇。晉文公使李離為理。秦置廷尉，掌刑辟，有正左右監。漢因之。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復為廷尉。宣帝置左右廷尉平。哀帝復為大理，取天宮貴人之牢曰大理之義。後漢復為廷尉，郡国讞疑皆處當以報。魏復為大理，復改廷尉，以世宗為之。而郭氏尤盛（郭氏自弘後數世傳法律，子孫至廷尉者七人）。梁為秋卿，加卿字曰廷尉卿。北齊復為內之卿。隋為大理寺。唐因之，卿一人，少卿一人。龍朔二年改為詳刑寺，咸亨復。武后光宅元年改為司刑寺，神龍復。卿一人，掌鞫獄定刑，決諸疑讞。宋大理寺以朝官一員或二員判寺事，一員兼少卿事。建隆二年以工部尚書竇儀判寺事（會要故事，寺有長官兼判公事，得言判某官事，如工部尚書左丞崔祝兼判太常卿事是也。若止言寺事，則其位為丞正並可行之。竇儀兼判大常寺，又兼判大理寺事，皆一例也）。凡獄訟之事，隨官司決劾，不復聽訊，但掌斷天下奏獄，送審刑院詳讞，同書以上于朝。熙寧九年，神宗謂国初廢大理獄非是，以問孫洙。洙對合旨，於是下詔以京師官寺凡有獄皆繫開封府司錄司及左右軍巡三院，因逮捕多，雖繫隔訊，又暑多瘐死，因緣留滯，動涉歲時。稽參故事，宜屬理官，可復置大理獄。天下奏案，刑部審刑院詳斷，置卿一、少卿二、丞四，官制行左斷刑、右治獄各五案（大廳斷刑曰詳刑，詳讞官甚分詳奏，表右廳治獄曰左推右推，寺案知雜按治）。卿掌折獄詳刑，鞫獄之事，凡職務分左右，天下奏劾命官、將校及大辟囚以下以疑請讞者隸左斷刑，則司直評事詳斷，丞議之，正審之。若在京百司事當推治，或特旨委勘及係官之物應追究者隸右治獄，則丞專推鞫，審少卿分領其事，而卿總焉。建炎三年併省寺監，而大理如故，省卿而斷刑、治獄少卿各一員。今**大元**仍唐宋舊置大理寺，掌審斷天下奏案，凡刑獄之事以大理卿為之長。

群書要語

帝曰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書舜典）。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大禹謨）。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皐陶）。皐陶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文子）。大理曰大棘（鄭氏註）。大理掌折獄詳刑鞫獄之事（初學記）。凡聽五刑之訟，成獄辭，史氏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王制）。又聽獄於棘木之署（白氏六帖）。注：正，周鄉師之屬[illegible]。以五聽察其情：一曰氣聽，二曰色聽，三曰視聽，四曰声聽，五曰詞聽。以三慮盡其情：一曰明慎以讞獄，二曰哀矜以盡寬，三曰公平以鞫庶獄（六典）。舜命皐陶刑惟明允，漢尊定国道在寬仁（六帖）。漢用平允，任先張釋；鞫推明察，選在鍾繇。官尊九寺，位重三章（並同上）。大理寺專獄犴，視刑書，我国家生人之司命也（元稹之行表）。重允制榮加天寵，職祭寄司，必能利用文明，哀矜庶獄（陳子昂為司刑[illegible]）。官表遜參皐陶，叨唐作士，設為犴狴，九則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深，三槐九棘，以贊以聽，理臣司律，敢告執獄（[illegible]）。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人，不回不辟（揚雄廷尉箴）。古士官，為今理寺，典于庶獄，糾是群司（[illegible]）。

警句 上猶才大名不朽早朝至尊嘉求友 高適寄大理寺卿

古今事實

石奢守法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者公正好義王使為大理於是廷有殺人者奢追之即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舍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頸而死于廷 新序

李離伏罪

晉文公時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不辜自拘當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無罪臣之罪當死遂伏劍而死

以称朕意

唐臨累遷大理卿正觀八年閱獄囚係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合死上悟然謂曰昔東宮卿已事朕以疇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為国之要在用法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称朕意 唐史

曲尽人情

隋楊汪守大理卿帝將親省囚徒其時計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尽人情帝甚嘉之

久在廷尉

国初劇可久拜大理卿性沉毅方正在廷尉四十年用法平允以仁恕称 分紀

起拜侍中

張文瓘兼大理卿至官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文瓘有疾繋囚相与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称其執法平恕比之戴胄遷拜侍中大理諸囚一時慟哭其感動人心如此

奉法持正

鄭善果為卿奉法持正風績顯於公卿

持法明審

范說為卿持法明審 並翰林

戴胄據正

唐戴胄為大理卿犯顏據正多勵法意隨類指摘言若湧泉

唐卿非寃

唐臨遷大理卿高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眾號叫称寃臨所入者独无言帝怪問狀囚曰唐卿所斷既非寃濫所以絕意尔

得賢為盛

自劉以來有劉德威張文瓘唐臨為大理卿設官之重得賢之盛人到于今称之 白孔六帖

治獄見称

王毅為大理務在寬恕與鍾繇以治獄見称 同上

無阿朕意

唐正觀八年上謂大理寶誕曰法官御之長也朕以至公臨天下法之所行无捨親昵卿當保所長棄所短无阿朕意以虧憲典 不傳

誠在主上

劉德威為大理卿太宗問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云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无辜失出則便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之

更遺衣食

唐張道原拜大理卿何猶士澄得罪籍其家屬賜群臣道原曰禍福何常安可因已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豈仁者之心皆捨之一无所取更資以衣食遣之

不學法家

元澹遷大理卿不學法家因謝所居官 六帖

比漢于張

唐徐有功曰身爲大理人命所懸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安時人比漢于張 並唐書

称侔于張

晉儒商楊荊州誄曰惟此大理國之憲章聽參華呂称侔于張 初學記

不受贓錢

向敏中判大理寺時役入祖吉贓錢分賜僚吏敏中引鍾离意委珠事独不受 國史

不賀獄空

李諮大理奏結獄上顧輔臣曰棘寺嘗得剛正如李諮者爲之已而御閣上曰无務李諮遂除大理卿故事寺獄空上表賀公獨不奏 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刑法論　　　　楊　廷秀

臣聞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故其仁不窮仁行故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无此法之利也後之法非无仁義也利未見而害先焉者義數而仁窮而已義不可數數則民死仁不可窮窮則民狎狎則犯者衆而刑者數然則刑至於數者不生於刑之數而生於仁之窮民至於然者不生於然其刑而生於狎其法今夫民之情固喜溫而惡寒欲涼而畏熱也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夫狎之而死也是故愛極者恩之所從銷究其著猶之所自起古之聖人其法初不及後世之備也推使不仁之窮而民之狎也是以法立而刑不試後之法蓋詳且密矣然文詳而寡之也略網密而漏之也疎天下之民窺其略也則知其詳必至於不寡習其疎也則知其密必至於甚漏知其不寡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則犯之也頻刑安民不數而民安得不然哉嗟乎求用刑之疎者必至於用刑之數求天下之喜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然則所謂寡之略而漏之疎者何也一曰法不執而多爲之岐二曰法徒設而自廢其禁罪莫大於殺人罪至於殺人何以議爲也則亦殺之而已漢高帝如此其寬仁也入關之初欲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銳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以爲疑民亦不以爲請何則上下皆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殺以至於大乱哉此豈所謂當然而天下何便於此也故雖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殺人之罪以諂天下之心雖秦民之苦於秦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殺人爲帝之虐然則古之立法之意可知已矣而今之法不然殺人一也則有曰盜曰鬬之目焉則有曰故曰誤曰謀之别焉曰盜曰謀曰故者法之所以死也曰鬬則死生之間也曰誤則生矣果誤也而殺人也又况所謂誤者未必誤而所謂非謀非故者未必非謀非故也何則法不執而吏可賣吏可賣而民可道有司取具獄而讀之曰此眞誤殺也不知夫吏之竊笑也此之謂法不執而多爲之岐夫

民之所以畏法者何也非畏法也畏刑也法不用則為法法用之則為刑民不犯則為法民犯之則為刑是以畏之也有法而不用不如无法何則无法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是故布之号令不曰号令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其法至於為空言文具是无法賢於有法也古之法始乎必用而終乎无所用今之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者也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終乎无所用今之法有曰誣人以罪而不实者罪之以其罪自大辟以降皆是物也而用法者不然以一夫之片紙而與大獄鞫大罪也卒之所謂大獄者初无獄之可與所謂大罪者亦无罪之可鞫上之人則俱釋之而已矣受誣者至於破家亡身而誣人者其極不過杖而遣則姦民何憚而不屡誣善良以求利也哉獄訟何時而可清也故始乎法不用而終乎法不勝用此之謂法從殺而自廢其埶盡人有野於宅而盜於防者其始峻其墻而止出於一門又從而衛之以兵非以制其出者也以制其入者也夫是以盜不敢過未幾而廢夫稚牧者出入之迂也則鑿其東而門焉又鑿其西而門焉門多且徑而不能皆衛也則至於有門而不扃焉門多且徑則盜從其徑者而入之矣有門不扃則群盜揵臂而入矣法不執而多為之歧孰不從其徑而入哉法從殺而自廢其埶孰不揵臂而入哉臣頼朝廷詳慮而審処之如殺人者不死此法不可以更議而誣訴者罪以其罪此法可以必行議其所當殺而行其所不行則成康不式之事雖未易致也而宗文求措之風其猶可及也歟

烏巢大理寺獄户賦　韓鐵

皇帝恩霈旣頒道揚玄功化覃於万国之間苛慝不作烏巢於圄狴之内囹圄知空足驗時清可知刑措吝擁焉旻鑿靈懷獄吏之受賕網无加豈有虞人之惧安国從美於詳明何施善政治長不羅於縲絏豈見猶冤

大理少卿

歷代沿革

後魏置少卿北斉及隋因之唐置二人宋以朝官一員兼少卿事神宗置大理獄少卿一員以寔周輔揚汲為之分左斷刑右治獄元豐初循唐制帰百司獄于大理周輔首遷為少卿建炎中只省大理卿而少卿一員如故大元仍唐宋舊置大理少卿

君臣要語

迁少大理韓文君若亞列未副群情同上　參典之官南曹與奇貳正之選同上除韓亞日卿

詔曰佐棘克諧同因思啓聖中事雖亡後振理合有陰功

古今事实

行若登仙

唐倪若水開元初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騶未幾入為户部 唐書

薦為宰相

張柬之傳武后它日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迁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之乃授司刑少卿 唐書

真為長者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為御史中丞後曰中丞為大理卿

妙選正人

唐太宗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刻選正人用心存法无過戴胄者乃以為少卿 唐書敘語

所守公法

唐徐有功轉司刑少卿皇甫文備誣有功縱逆黨又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公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綽論撼木

隋高祖禁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者上令斬之綽曰此人當杖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乃止

孫諫走馬

孫伏伽轉大理少卿太宗嘗馬射上書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竊聞陛下猶自走馬射獵娛悅近臣竊為陛下有所不取也此私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得既為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奈社稷天下何太宗覽之大悅

執法一心

隋趙綽為少卿時刑侍辛亶嘗衣緋褌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罪不當死上怒將斬之對曰執法一心不可惜死上入良久乃釋之賜物三百段

有司當與

源師煬帝時為大理少卿帝出顯仁宮敕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律當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常典或宿衛近侍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並隋書

論情免死

吏部尚書長孫无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當死无忌罰銅二十斤戴胄駮曰若論其誤則為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上嘉之竟免校尉死

論獄无冤

戴胄論刑獄事皆无冤濫參處法意至析秋豪隨類指適言若湧泉一无遺纏帝益重之

司刑平反

徐有功為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織天下衣冠近族者數千百家有功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于定國

執論守正

崔昇兄元暐位宰相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元暐開陳其枉宋璟劾張昌宗不軌聖元暐頗助璟及有司正張昌宗罪而元暐弟昇為司刑少卿執論大辟兄弟守正

請崇賞簡

唐韓瑗武德初為大理少卿受詔掌定律令瑗言於高祖曰官吏至公自當奉法苟若徇己豈顧刑名請崇賞簡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採定開皇律行之

當示大信

戴胄遷大理少卿犯顏執法者甚多時有託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耶胄曰法者布大信於民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真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為陛下惜之帝大感悟

奏免搖動

太和四年大理少卿崔杞奏大理寺即陛下守法之司一定之

制不可搖動若朝永而暮改同罪而異刑則人何所措其手足哉（續通典）

號爲明習

仁宗時陳太素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寺號爲明習（宋令貞史）

議頗近厚

宋少卿王表多稱長者上謂宰執曰表以淳朴治獄既要人情又不可慘刻張守曰表雖依科議刑頗近厚（言行錄）

持以明恕

呂忠穆公頤浩爲相上謂宰執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衮面奏朕戒以持法明恕頤浩曰惟明克允乃用刑所先也

古今文集（闕）

大理寺正

歷代沿革

正（周）卿師之屬（秦）置廷尉正一人（漢）廷尉正監及平謂之廷尉三官秩千石（梁）服獬豸冠銅印墨綬第六品（隋）煬帝增置六人（唐）置二人龍朔改爲詳刑大夫光宅（中）爲司刑後復故掌議獄正科條凡丞斷罪有不當者則以法正之掌參議刑辟詳正科條之事（宋）神宗復置大理獄後置寺正元豐五年刑部奏乞分評事司直與正爲斷司丞與長貳爲議司凡斷案先上正看詳當否論難改正然後過議司復議建炎併省斷刑治獄寺正各置一員（大元）仍宋舊置大理寺正

羣書要語

成獄辭史以告于正王聽之（王制）鵷鴆作士雖參聽棘之言（許公集）爾其明習刑書往正寺事（初寮制）議刑與獄惟明克允（除某頊制）正於理官參貳爲重（南豐制）

詩句

古風真往哲雅道滥朝闈治獄威豪右銷時賴典墳（大理正任章和江陵擬古章寄朱持）垂印銀歎庭持斧柏臺綱（范成 送大理正攝御史詩）

古今事實

南士秀望

晉顧榮字彥先以南士秀望累遷廷尉正

寺中二絕

宋甘勳爲廷尉少卿蘇幹之爲正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幹之視表見裏蘇甘勳人以爲二絕（北史）

何家陰德

何氏家傳云比干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有老姥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佩綬者當如此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分紀）

顧協清嚴

顧協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將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南史）

黃霸持平

漢宣帝聞黃霸持法平召爲正數決獄廷中稱平

比干濟活

漢張湯與何比干同時爲寺正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所濟活者千數

罪宥所疑

魏司馬芝遷大理正有盜官絹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必致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

祖從其議魏志

推察得情

蘇瓊爲廷尉正時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也北史

上應正論

【唐】王志愔爲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人无所禁竊見大理官負多不奉法以縱罪爲寬恕以守文爲苛刻遂上應正論以見志唐書

奏明律令

【魏】陳琳橋玄奏琳明律令徵拜廷尉正

持法平允

【宋】范旻質之子也判大理寺正持法平允太宗實錄

陛　古今大七　一三

議獄平允

孔承恭遷大理正議獄平允權判大理少卿南豐制

大理寺丞

【歷代沿革】【晉】武帝咸寧中因曹志上書請廷尉置丞【隋】改爲勾檢官【唐】置丞六人掌分判寺事正刑之輕重【宋】神宗復置大理獄丞四員命卿少幸官元豐五年命莫君陳等九人爲大理寺丞始自朝廷差官也舊制斷刑寺丞六員建炎三年減三員治獄寺丞減一員【元】仍唐宋舊置大理寺丞

【羣書要語】前爲廷丞察獄詳刑頗聞敬謹白集行薛元賞制　眷茲廷尉設屬惟良尔通敏有称宜丞寺事初察制　宜丞棘路胡文恭行皇甫采制　往丞法卿張子諒制　參丞理官張肖制　進丞法司徐仲容制　進丞讞寺郭京制　稍遷讞丞刀總制　用除棘路之丞　往佁竹刑之書王尹制　擢丞京司典佁刑讞呂慎制　佁讞之丞尹立制　往司李法之讞李偉制黄帝李法見漢書胡建傳　進丞卿讞呂詹制　擢任法卿之丞參司刑讞之典並胡文恭行毛維瞻制　法卿貳丞公是行暢均制　往贊廷理并楷之制

【古今事實】生死所遇

唐杜景佺徐有功爲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止同理獄人称之曰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唐書

生死不離

胡元禮自丞遷少卿嘗出一死囚元禮判殺之曰元禮不離刑曹此人無活法李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人無死法竟以

閈　古文秋大七　十四

两状申日知果直御史臺記

上大寶箴

張蘊古太宗初即位上大寶箴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初河内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妄妖蘊古究其獄称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御史權萬紀劾蘊古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小子乃敢乱吾法邪令斬於東市太宗尋悔因發制凡決死皆命所司五覆奏自蘊古始

解善才罪

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柏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誅之仁傑曰陛下必用变法請從今日始臣不敢奉制殺善才陷陛下於無道帝意解善才因而免死並唐書

用法寬平

李日知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无冤濫者唐書

斷獄無冤

狄仁傑爲大理丞周歲斷獄一萬七千人時稱平恕无冤訴者

策陳邊事

宋天聖中大理寺丞石延年上書陳十事乞選練兵級言西夏必叛朝廷不以爲然及元昊反上思其言召見乞奉使河東籍兵回稱旨上曰知卿才久矣

書言還政

石延年迁大理丞上書言天子春秋已盛太后不當聽政及奉使河東回得秘閣校勘

古今文集

○古詩

江陵道中呈李孫三李學士　韓愈

樓樓法曹掾何殊事卑陬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台僑何况親犴獄敲搒發奸偷懸知失事勢恐自罹罝罘

大理司直

歷代沿革 後魏永安三年高穆奏置司直十人位在正監上不署曹事唯覆理御史檢劾事 隋置六人掌承制出使推覆若寺有疑獄則參議之 宋熙寧中置大理獄至元豐五年始命程嗣先四人爲司直建炎三年詔斷刑司直兼治獄司直其治獄司直罷 大元仍唐宋舊置大理司直

群書要語 闕

詩句 不耻青袍故尤宜白髮新 李嘉祐送韋司直西行詩 清絕聞詩語疏通豈法流傳家有衣鉢斷獄尽春秋 東坡和身朝奉李詩騶馭事天子辛苦在道路司直非冗官荒山甚无趣 杜甫送高司直尋封閬州詩

古今事實

馳傳决獄

唐王弥爲司直馳傳决獄所至仁平 唐書

連署斷獄

大理司直凡大理斷獄皆連署 白氏六帖

先進魚書

司直凡承制而出先請魚書以往 同上

進列理官

鍾郡彥除大理司直制 云云進列理官

大理評事

歷代沿革 漢宣帝初於廷尉置左右平秩六百石員四人 後漢光武省右平惟有左平掌平决詔獄冠法冠 魏晉以來無左右兩直謂之廷尉平 隋置大理評事 唐正觀中褚遂良議重法官奏置評事十員掌出使推覆後加爲十二員 宋熙寧置大理獄至元豐五年始命張仲熙等十二人爲評事隆興二年詔大理評事以八員爲額 大元仍唐宋舊置大理評事

群書要語 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 揚子 預參評於詔獄 唐陳子昂爲陳舍人讓官表 評刑北寺鵷鳩之政无聞 同上 俾參評讞之職 胡文恭行陳知德制 對司理法之平 王岐制 佐法卿之屬俾參詔獄之評 胡文恭行□□制 特寵法卿之評 張文定□□制 升預列卿平其疑法 陳叔度制 擢任刑評 崔公稱制 俾評刑於卿屬 俞□用制 刑讞是評 並胡文恭行馬琮制

俾參議讞 初寄小王恪制 秋官躡天下之獄而其屬能平亭其所
疑 王岐公集

詩句 廷評近要津 杜甫送王評事 勿嫌法官未登朝 韓詩評事
不黷律博士不學常 張籍送韋評事 行開明主用豈羨青雲
姿 岑參送顏評事 棘寺初銜命梅仙已誤身 劉禹錫寄復評事得命詩

古今事實

擢拜理評

唐杜暹授鄭尉以清節見知華州司馬揚孚公直士也深賞重之孚遷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司結罪孚謂人曰若此尉得罪則公清之士何以勸矣特薦之於執政由是擢拜大理評事

改授殿直

有陳舜封者本進士為大理評事因奏事頗言語捷給本正類倡優上詰之自言其父承業善弄參軍為郡知上謂宰相曰此雜類安得任清望官蓋執政不為國家區別品流之所致即改授殿直

其為置平

漢宣帝詔曰吏用法巧文浸深其為置廷平其務平之於是選用于定國黃霸等 漢書

不宜廣濫

晉顧榮遷拜廷尉平時趙王倫欲誅淮南王允官屬下廷尉議罪榮言不宜廣濫倫意解賴榮濟者甚衆 中興書

以行能遷

馬宮行能高潔遷廷尉平 並同上

上便宜除

晉何攀上便宜除廷尉平 晉史

反覆詰對

敬昭道為評事時沂州有反者註誤坐者四百餘人昭道反覆詰對執政無以奪註誤者悉免 唐新書

叱咤風生

王敬由為評事奉使河南叱咤風生到廣陵訪裴諶諶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妨郡將乎 廣記

居九寺首

唐姚正操云自余以評事入臺後相繼不絕韓琬以為不然自則天好法刑曹望居九寺之首以此評事多入臺迄今為雅例非正操所能升降也

號三聚官 又見拾遺門

拾遺在聚評事出聚亦尉坐聚聚者以其銜用按彈射不法也故俗號三聚官 又 大理刑獄之司自御已下每以明詳法理者為之吏部參注拾遺評事皆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署之俗號為三聚官 西京雜記

古今文集

○雜著

涿郡太守上宣帝書　鄭昌

聖王之法明刑者非以為理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不置廷評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人知所避姦吏無所弄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德怠則廷評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崔評事墓銘　韓愈

君諱翰博陵安平人通儒書江南人士多從之遊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貞元十五年終于家銘曰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而馳一日不見而死吁其可悲

裴評事墓誌　柳宗元

禑曰起居郎生均州刺史均州与其弟大理裴伯言更為刑部郎用文吏名于朝書杜礼書長子曰恭射進士𥠖進大理評事當伐蔡及鄆六帥為軍首贊佐有勞元和十四年終于河南銘曰世守不迁秀于士鄉不利有司𢍶客于梁梁委其躬乃相戎政官臣理屬官臣太子舍人理屬大理評事仍受国命南蔡北曹五載苗兵桀剛鞴理平視太平馬牛既𡨥告成于京棧車草草我来周道載飢載勞神奪其年形經于洛𥚃其爲如

〇諸寺部

大司農　附 司農卿

歷代沿革

少皞氏以九扈為九農正（邑通典作鳲 注 鳲扈也 扈有九種以為農號）舜命棄為后稷播時百穀 周礼有太府掌九賦九貢 秦 為治粟内史掌穀貨 漢 景帝為治粟内史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凡郡国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皆屬焉（通典云屬官有大倉均輸平準都内籍田五令丞）平帝改曰羲和以刘歆為之又改為納言 後漢 為大司農掌諸𥁕穀金帛及諸貨幣郡国四時上月旦見𥁕谷簿边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給報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郡国鹽官鉄官並屬歷代皆有 梁 置十二卿以署為寺官為 春卿 唐 有司農卿龍朔改為司稼武后復卿掌邦国倉儲委積之事（與四寺諸監並其出納總上林太倉鈎盾導官四署京師百官廩祿皆仰給焉朔會祭祀共御所須皆共焉孟春吉亥親籍田之礼有事於先農則奉進耒耜季冬藏氷祭司寒以黑牡秬黍仲春啟氷亦如之。）

宋制 司農寺判寺事二人以兩制或朝官以上充熙寧二年立常平斂散法三年詔以新法付司農寺而農田水利免役保甲等法悉自司農講行元豐官制行寺監不治外事遂循唐典正其職秩司農糟職悉歸户部右曹 續會要 司農掌倉儲委積之政令總苑囿庫務之事而謹其出納京都官吏祿廪諸路歲運至京師悉掌焉凡苑囿行幸排比及薦饗進御頒賜植藏之物与造麴蘗給薪炭皆戒有司以時辦具天子親耕籍田則奉耒耜所隷官屬凡五十倉二十有五草場十有二排岸司四園苑四 建炎三年詔罷司農寺紹興四年復置司農寺卿少各特

置正一員　大元　置大司農司有大司農及卿少卿丞等員

羣書要語

大府掌九賦九貢　注　云王者主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 周礼 太府下大夫 同上 九邑為九農正邑民無㑹者也 左傳 天倉者司農也 天文要集 司農少府國之泉也 史游急就篇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職在太倉司農掌之 漢律歷志 惟時大農爰司金谷粒民是戢帝王之盛實在農殖又曰農臣司均 楊雄文司農箴 敢授農政于彼野王倉盈庾億国富兵強 文選 乃司大農掌是六府 崔瑗 勸德誅陳粟萬石揚以敵之 漢武帝栢梁詩 阜茂豐物和鈞關石 張華藏 稿臣司農 同上 命尓司稷之位公是行 魏蕃撥制 冠儀農邑 慶元制 農天下之本也故国有九列而司農氏居其一焉 唐元稹行裴武授制 假以秩宗之崇用制国泉之重 同上

古今事實

行不齎粮

前漢鄭當時為大司農門下士責賤亡留門者執賓礼以下山東諸公翕然称鄭莊武帝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粮

居処節儉

漢宣帝時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為大司農居処節儉

以清明掌

漢朱邑為大司農張敞与邑書曰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 並出漢書

以清白称

高詡字季回以儒学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称 東觀漢紀

称為名卿

牛融為大司農性明達称為名卿 同上

称以清正一

後漢鄭衆為司農在位以清正称

論議便宜

耿国為大司農曉辺事能論議数上便宜事天子器之

李問博通

王孫端李問博通為大司農

非儒不選

唐裴武授制非牟融之循理康成之儒学不在茲選 元稹傳

非德不交

趙典字仲經為大司農閉門却掃非德不交 並續漢志

漢崇儒学

漢崇儒学選正鄭玄　注　以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乗所過長吏迎送 六帖

晉龍貞廉

晉龍貞廉任先崔氏　注　晉崔洪為司農手不執珠玉口不言貨財 六帖

古今文集

雜著

司農寺壁記　張雄

漢置九卿大司農其一也初由治粟内史變名之問矣専其責後又置五尚書分主曹事魏稍損益之始置度支尚書掌軍国支計而大司農之職分矣其属有度支左戸右戸倉部金部見於齊志隋吏左右戸曰戸部又更度支尚書曰戸部尚書唐因之初亡所革至中葉国用不足始置塩鉄使継又置度支使宋幾罷使名而以戸部侍郎判度支兼諸道租庸塩鉄使歴五代以戸部度支塩鉄為三司於是有三司使或以重臣判三司或以宰臣分判一司或以租庸使兼領三司至于国朝則置左右

計使總計使既又罷之三司使如初元豐官制行三司并入戶部惟常平免役新法与夫農田水利則隸司農太上中興司農勿用紹興三年復置一丞而卿少主簿缺缺復矣淳熙三年春治新寺宇舊題名弗称廼龕石以易之卿李椿爲維紀事維竊謂九卿非古也周官六卿与三少爲九漢儒附會之說也今倣周制爲六部以戶部掌國計而司農猶爲列卿贅矣況倉儲出納自昔太倉今主之六典大司農之屬猶今之倉部也以列卿而行太倉令日惟倉部要東是聽位雖高勢出倉部下至於軍餉肅給罷於奔命世謂走卿厥矣維下走也不敢謂痺而惟贅是羞又安能紀事乎然堯舜在上聖政日新稽古建官將有取於斯云

司農少卿

文部大八

歷代沿革 後魏 北齊 司農寺置少卿 隋 唐 因之 宋 元豐正名置少卿爲卿之貳建炎三年省紹興四年復置司農卿少各一員 大元 大司農之下有少卿

羣書要語 權貳農正曲阜行尊正身制升亞列卿之秩注司庶土之生兹爲勸官 胡文恭行司農少卿制

古今事實

賜絹數十四

唐韋機拜少卿有宦者於苑中犯法機杖而後奏高宗嗟賞賜絹數十四

貯錢三十萬

韋機受詔檢校東都營田苑囿之事高宗謂之曰宮館隋代所造漸將摧毀頗欲修葺又費財力如何機奏曰臣任司農向已十年前後省費今見貯錢三十萬貫若以供其理可不勞而就也上大悅 同上

責任甚重

國朝莫濟除少卿自禮部員外郎除魏杞奏曰濟常中詞科且掌南宮嚴奏狀議者以爲蹊徑未是上曰中都官不分清濁如司農責任亦甚重以士人除授亦无害也濟尋奏乞任責實詔所論甚當 同史

奏和糴沒官錢

李浩除少卿時朝廷和糴八百万石而董事者皆有遺恃賤糴惡濕以欺沒官錢戶部不敢詰公視事即奏請下有司治大理附會戶部以支爲擬公力爭曰是非旋見然且虧軍食上是其議 言行錄

可嘉熊本

熊本判司農寺丞神宗曰熊本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擬奏詳明可嘉也 東都事畧

親擢高斐

高斐字仲一上親擢爲司農少卿倉地里君始梁空數板米以是不腐 周益公集

司農丞

歷代沿革 秦 治粟內史有兩丞 漢 司農丞亦二人或謂之中丞平帝又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 後漢 司農丞一人部丞一人 魏 晉 因之銅印黃綬進賢一梁冠 宋 齊 以黃綬 唐 有六人掌判寺事少卿爲卿貳而丞參領寺事 宋 新法行呂惠卿請始置司農寺丞一員以農田水利免役保甲等法付司農熙寧五年增置丞四員仍与導輸出按察逐州保甲元豐四年留置請止留丞一員餘並罷明年改制以司

五

農舊職悉付户部右曹而始循唐典正其秩職建炎三年詔罷
司農寺紹興三年復置寺丞二員 **大元**大司農司有司農丞

羣書要語 擢貳農正出皁制大農事歸地官而丞事益簡粟城行李执劄厚亦自將其身蹈履繩撿擢丞農卿
以試亦能 張子湖行呂播除農丞制

古今事實

給边省運
漢耿壽昌為大司農中丞奏設常平倉給北边省轉運

管諸會計
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 漢書

介通嚴恕
國朝梁顥字子昂謚正簡迁司農寺丞在朝三年非公事未必
至丞相府樞密王綸知公恬退而未知其德性欲試以事一日
官吉浣失錦一端命公治之公請寬其慢藏之罪於是綸大喜
謂其客曰梁寺丞介而嚴通而恕真重器也 楊誠齋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八